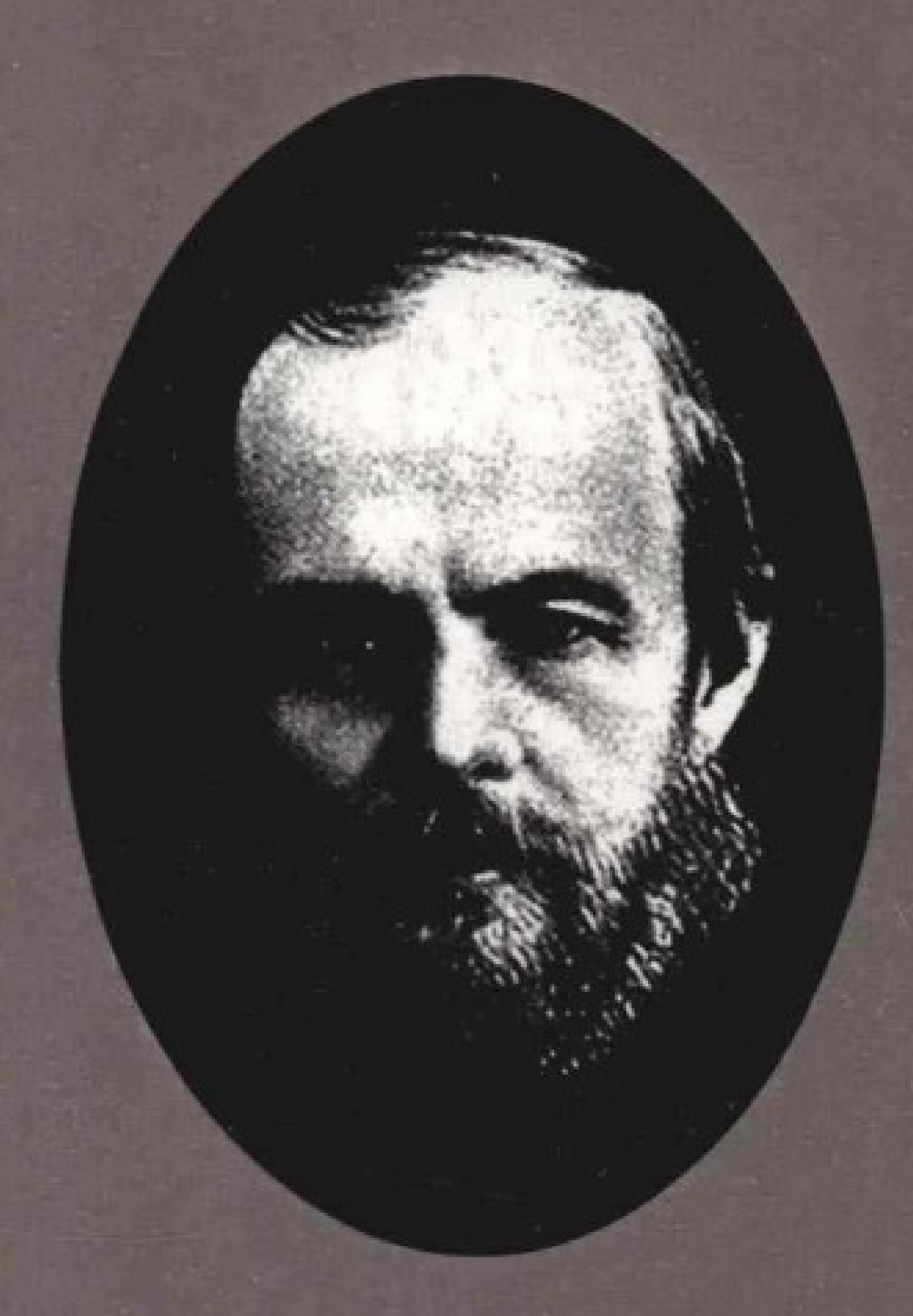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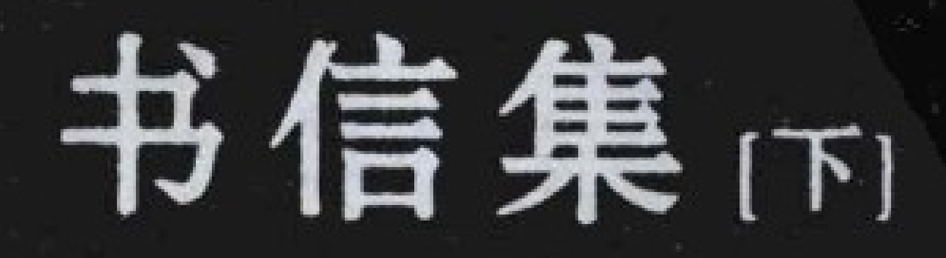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书信集[下]

郑文樾　朱逸森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ISBN 978-7-5434-7441-3

9 787543 474413 >

定价 75.20 元（上、下）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书信集[下]

陈 燊 主编
白春仁 刘文飞（按姓氏笔画顺序） 副主编
郑文樾 朱逸森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目　录

重返俄国

【附】

附录

致索·亚·伊万诺娃

(1869 年 1 月 25 日，佛罗伦萨)

我善良的亲爱的和深深尊敬的朋友索涅奇卡：

我没有马上回复您的信（信上您并未注明日期），良心的谴责把我折磨得要死，因为我太爱您了。但这不是我的罪过，今后的情况也不会再是这样。今后通信的准时性仅仅取决于您，而我将在收到您信的当天就回。由于每一封来自俄罗斯的信现在对我来说都是使我激动的大事（而您的信使我感到的是最甜蜜的激动），所以，如果您是爱我的话，请您经常给我写信。我这么久未给您回信的唯一原因是：我在完成长篇小说[①]之前把一切事情都撇开了，甚至对最需要回复的信也不作答。现在小说终于写完了！最后几章我是日以继夜地写，并且是怀着苦恼和极其不安的心情写的。在这之前一个月我写信给《俄国导报》编辑部说，如果它同意将第 12 期杂志的出版日子稍稍延后一些，那么全书都可以完成。我约定在俄历 1 月 15 日将小说的最后一部分稿子寄去，我还发了誓。实际情况又怎么样呢？我的老病一连发作了两次，所以我还是比原先约定的最后交稿日期晚了十天：大概只是在今天——1 月 25 日——小说的最后两章才能寄到编辑部。因此您可以想象我现在的心情是多么不安，我在担心他们可能已经先出版了这一期杂志，[②]

---

① 指长篇小说《白痴》。

② 《白痴》的结尾部分后来是作为《俄国导报》（1869 年，第 2 期）的附录出版的。

因为他们在 1 月 15 日未见到小说的结尾部分而失去耐心。这对我来说太可怕了：编辑部对我准是十分恼火，而我在这种时刻竟然身无分文，好像是故意为难似的给卡特科夫写信请他寄钱。

在佛罗伦萨这个地方，气候可能比在米兰和沃韦对我更为不利，所以癫痫发作得更经常。在六天内接连发作了两次，以至于我晚了十天才交稿。此外，在佛罗伦萨雨水太多。不过在出太阳的日子里这儿差不多就是天堂。难以想象会有什么地方比这里的天、空气和阳光更好的了。近两周冷过一阵，虽然并不太冷，但由于这里的住房结构低劣，我们就像地下室的老鼠一样挨了两个礼拜冻。不过现在我至少是已经干完了活儿，自由自在。这一年的工作把我折磨得太厉害了，以至我思想上还没有转过来。未来还是一个谜：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会决定干什么。但决定又必须做出。再过三个月，我们在国外就将两年。在我看来，这生活比流放到西伯利亚还要糟。这话我是认真说的，毫不夸大。我不理解生活在国外的俄国人。如果说此地有这么好的太阳和天空，有这么多真正的罕见的无法想象的实实在在地说只是佛罗伦萨才有的艺术珍品，那么在西伯利亚，在我从苦役中解脱出来之后，那里却有此地所缺乏的另外一些优越之处，主要的是那里有俄罗斯人和祖国，没有这些我便不能生活。可能，有朝一日您自己会体验到，会懂得，我这不是为了说漂亮话而夸大其词。不过，我对自己最近的未来仍然一无所知。我最初的认真的打算在今天已经部分地破灭。（我用了“认真的打算”这个说法，但是，作为一个没有资财、靠工作谋生的人，我的每一个打算自然都是基于冒险、依赖境遇的。）

这一打算就是：我的长篇小说[①] 出第2版，它将改善我的境况并使我回到俄国。但我并不满意这部长篇小说，它未能表达出我想要表达的东西的十分之一，虽说我至今仍不否定它并且喜爱我的未能圆满表达的思想。但不管怎么说它在公众中没有产生强烈的印象，因此即使能出第2版，它能带来的钱也将是不多的，我甚至想不出用这笔钱可以干什么。顺便说一句，我坐在这里，丝毫不知道俄罗斯的读者公众关于这部小说的意见。最初给我寄来过一些剪报，寄来过两次，其中充满了对小说的热情赞扬。但现在任何意见早已悄无声息了，最坏的是我全然不知道《俄国导报》出版者们本人的意见。不过，钱，只要我一提出请求，他们就会马上给我寄来，直到最近也是如此，由此我得出了多多少少是良好的结论。但我很可能会弄错了。现在迈科夫和斯特拉霍夫从彼得堡告知我：一家新的杂志《曙光》[②] 开始出版了，斯特拉霍夫任编辑。给我寄来了该杂志的第1期，并请求我同他们合作。我答应了，但我与《俄国导报》有联系，并且是经常性的合作（保持与一家杂志合作是最好的），再说早在我离开俄罗斯之前卡特科夫就预支我三千卢布。是的，算下来我现在还欠这家杂志很多钱，我把一切都合计了一下，连同从前的三千卢布，我共欠七千卢布，因此光凭这一点我就应该为《俄国导报》工作。现在《俄国导报》对我请求借钱一事所做的答复将决定一切。但我的境况仍然是不明朗的。我一定得回俄罗斯去，在这里我甚至会失去写作的可能性，因为我手头没有经常的和必不可少的写作素材，——也

① 指《白痴》。

② 在彼得堡出版的文学与政治杂志（月刊），是保守的斯拉夫派刊物，出版者、主编为文学家瓦·弗·卡什皮列夫（1836—1875）。

就是说没有俄罗斯现实生活（向我提供思想的俄罗斯现实生活）和俄罗斯人。而且每时每刻必须了解许多情况，却又无处可以查询。现在我头脑中有一部篇幅巨大的小说的构思，这部小说不管怎样，即使写得并不成功也会产生强烈印象，——这是就其题目本身来说的。这题目是无神论。（它不是对当代信念的揭露，它是另一种东西，是真正的叙事诗。）这自然而然地会吸引读者。它要求事先进行许多研究。[①] 两三个人物在我头脑中已经是栩栩如生，其中有一个狂热的天主教神父（类似 St. François Xavier[②]）。但是在这里不可能把这部小说写出来。我将出卖这部小说的第 2 版，并可从中获得许多钱。但在何年何月呢？两年之后。（不过，请您别把这个题目转告任何人。）为了生存，暂时只好写一些别的东西。这一切令人厌恶。应该使境况变成另一个样子。但境况又怎么能变化呢？

我的朋友，您知道吗，您是完全正确的，您说在俄罗斯我可以更迅速更轻松地获得多一倍的钱。举例来说，我头脑里有两个想法，出两种出版物。一个想法要求付出我的全部劳动，即它不会让我再从事诸如长篇小说的写作，但它会给我一笔十分可观的钱（在我看来这是毫无疑问的）。[③] 另一个想法是做一件几乎只是编纂性的机械性工作。这是一种一年一期的巨大

① 他要写的这个长篇小说《无神论》的构思形成于《白痴》完成之际。但这一小说后来没有写成，它的一些基本思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于 1868 年 12 月 11 日写给迈科夫的信中已有所述及。——俄编注

② 传教士弗朗齐斯克·克萨韦里（1506—1552），他在东方传播天主教，被天主教会尊奉为“圣者”。他大概会成为《无神论》中一个主人公的原型。——俄编注

③ 指的是他早就有了的、称之为《札记本》的构思，后来它体现在《作家日记》之中。——俄编注

的、对所有的人来说既是有益也是必备的案头书，大约有六十印张，用小号字印刷，它的发行量一定很大，它将在每年1月份出版。我不把这个想法告诉任何人，因为它极有把握，又很宝贵，赚钱是十拿九稳的；而需要我做的唯一工作就是编辑。[①] 当然这编辑工作应该是有思想的，应该多方研究业务，但这种编年鉴的全部工作不会影响我写长篇小说。由于我需要合作者，所以我倒想首先选择您做我的助手（干这件事也需要翻译），利润按比例分配。我请您相信，您得到的钱至少会十倍于您现在或将来在工作中得到的报酬。关于文学方面的想法，即关于出版物的想法，在我的一生中有过许多，我这么说毫不自夸。我将它们告知过书商，告知过克拉耶夫斯基，也告知过亡故的大哥。已经付诸实施的，也都带来了利润。[②] 至少我对我现在的一些想法是抱有希望的。但主要的想法仍然是我未来的大部头长篇小说。如果我不把它写出来，那它会折磨我。但在这里写是不可能的，而回国呢，那至少要还四千卢布的债，还要为回国后的头一年的生活准备上三千卢布（总共是七千卢布），否则，也是不可能的。

好啦，我的事已经谈够了，令人生厌了！不管怎样，这一切都应当解决，否则我准会苦恼死的。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也很苦恼，她现在又怀孕了。她正在给韦罗奇卡写信。我拥抱韦罗奇卡和你们大家。今天我梦见了你们大家，还梦见了已故的弟弟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也梦见了玛申卡。我非常开心。顺便说一下，玛申卡做得好极了，她教一节课不愿收低于两个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打算编纂这种“必备的案头书”的计划未能实现。——俄编注

② 显然指的是此前他与长兄米哈伊尔一起编辑出版的杂志《时代》和《时世》。

卢布的报酬。可怜的费佳却为境况所迫不得不降低自己的价格，这样他就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尽管他并没有过错。

索涅奇卡，我读您的信时，就像在同您晤谈。您信中的文笔活像您的谈话：思想深刻、断断续续、词句简洁。

我坐下写信时，想写许许多多，谈许许多多的事，但暂时到此为止就够了。老是谈自己，内容既枯燥又乏味。痛苦的事情不少：很久未给帕沙寄钱了，此外，我又不能归还最神圣的债务。[①] 已有两个半月未为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支付房租。近日我给前者和后者都寄了一些钱去，但我自己也很缺钱用。您看怎样，索涅奇卡，您一定要更加经常地给我写信，更多地谈谈您家的事情。我也要更详细地给您写信。不管怎样，这么做会更好些，我将尽一切努力争取在今年回到俄国。[②] 紧紧地拥抱您，拥抱您妈妈和所有的人。我们将团聚在一起，不再分离。我亲吻玛申卡，亲吻所有的孩子们。向叶连娜·帕夫洛芙娜致以诚挚的问候。衷心问候玛丽亚·谢尔盖耶芙娜。请来信详谈您在《俄国导报》编辑部中的奇遇和工作。柳比莫夫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人物。如果我能把与《俄国导报》的关系固定下来，我将同卡特科夫谈谈您的情况。我向您许下了不少愿，但什么都没有做到。环境不允许我这么做。现在我再拥抱您一次。

全身心衷心属于您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的地址：Italie, Florence, poste restante, à M-r Théo-

---

① 指陀思妥耶夫斯基欠伊万诺夫夫妇和迈科夫的债。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实际上直到 1871 年夏天才返回俄国。

dore Dostoiewsky.

又及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1869 年 2 月 26 日，佛罗伦萨)

尊敬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我每天都竭力想回复您那封热情洋溢和饶有趣味的信，可只是到现在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我已经好几次在心中思考给您复信，并且每天都给这封腹信补充一些内容，要是把所有这一切都写下来，那大概会有整整一本书了。起初我未及时复信是因为身体不好（发病后我又等了一阵，让头脑清醒过来），后来我迟迟不回信却多少也是由于您自己的过错：根据您的信我以为《曙光》不日就会出版，可它在第一个月之后又拖了多久啊！我原来想读了第 2 期后再回信，届时可谈出我的全部印象，因为我对这一切都非常关心。现在我尽量按着一定的顺序来写。

先谈我对《曙光》的主要印象。在我看来，《曙光》是一种可喜的和必要的现象。但这是我的看法，对许许多多人来说，在当今这个时刻它大概完全符合我日前在《呼声报》（这里能收到的唯一一张俄文报纸）上读到的关于《曙光》的印象。这是中间阶层和墨守成规的阶层的意见，即大多数人的意见的充分表达。这篇小文章显然是抱着敌对目的写成的，它毫无价值，不值一提，但有一个情况却使我感到它是十分有趣的：这篇短文的作者把杂志的思想忽略过去了。（他显然是忽

略了，因为如果他理解了杂志的意思，就决不会放过嘲笑它一番的机会。）他困惑地问道：出版这本杂志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促成了它的出现？它想说出一些什么新东西？大多数人大概也都要提出这样的问题。而由于每种杂志在出版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在公众中（甚至是完全冷漠的公众中）必然会开始形成它的反对派，因此《曙光》的这一反对派还将长久地发表它的意见。（如果杂志还将以自己的某些次要的失误来证明反对派是正确的，那就会很糟糕。）但这一切还无所谓，这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您是知道这样一种答话的："随他们去骂吧，就是说，他们并非默不作声，他们在说话。"毫无疑问，您（同我一样）相信任何一种新思想的成功都取决于少数派，这少数派肯定会赞成您（哪怕杂志也许还会有一些疏漏和错误）。到年底这个少数派一定会坚强起来，会稳定下来。我为什么说得如此肯定呢？因为《曙光》杂志有思想，正是那种现在所需要的思想，必不可少的思想，唯一的将会茁壮发展的思想，而所有其他的思想都只好求助于"祈祷"了。但这种思想是相当微妙和难于理解的，这一点您自己是清楚的。为了这一思想人家会称您为落后的人、堪察加人①、卖身投靠的人，而在人们开始理解它时，也就是在您把它阐释得更加清楚时尤其是这样，可是实际上在我们这个时代对我们来说这思想却是唯一先进的自由主义的思想。而当您把这种思想彻底解释清楚的时

① 此处原文为堪察加人（камчадалы）。在俄语中"堪察加"（камчатка）是学生用语，指课堂里最末几排课桌，从前有时让最劣等的学生坐。所以此信中的"堪察加人"当是用在这个意义上，亦即最劣等的人。

候，大家就一定会跟您走了。① 不过眼前因循守旧的人总是把陈旧落后的东西看做是自由主义和新思想。《祖国纪事》、《行动》② 现在无疑地算是最先进的刊物了。③ 对这一切您自己都非常清楚，而最重要的是，未来是属于您的。现在您可知道我害怕的是什么吗？我担心的是您（和你们中的许多人）会被艰巨的工作吓坏而抛弃巨大的事业。④ 啊，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这些工作是十分艰巨的，它们要求人有巨大的毅力和信仰，这一点您只有在很久以后才能完全了解。我认为是这样。对此当我和家兄一起搞编辑工作时曾略有所知。但是，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时代》和《时世》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方面从未达到如此坦诚和公开的程度，它们所遵循的多半是中间态度，尤其是在开始阶段。⑤ 而您却是从最尖端的问题开始的；您会更艰难一些，因此您必须站稳脚跟。

在您这两三年几乎保持沉默的时间里您显得更加好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这是我根据您的《贫困》和您发表在

① 《曙光》一开始就发表一些明显反映新斯拉夫主义倾向的论文，如尼·雅·丹尼列夫斯基的《俄国与欧洲》、尼·斯特拉霍夫论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当时曾指望该杂志成为“俄罗斯精神”的体现者。——俄编注

② 一本文艺-政治刊物，1866—1888 年在彼得堡出版，它继承《俄国言论》的民主主义倾向。

③ 在 19 世纪 60 年代的后半期，涅克拉索夫和萨尔蒂科夫-谢德林领导的《祖国纪事》和《行动》月刊替代了当时遭禁的《现代人》和《俄国言论》，代表着文学界的民主主义倾向，是最受进步阶层欢迎的刊物。

④ 《曙光》未能赢得读者的欢迎，在 1872 年初停刊。1871 年 2 月 22 日尼·斯特拉霍夫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说：“……公众显然不赞许《曙光》，杂志一下子就落得个坏名声……”

⑤ 《时代》起初确实力图在新闻界采取“中间”立场，同米·卡特科夫的《俄国导报》进行论争，力求同进步刊物搞好关系。

《曙光》上的文章[①]所得出的看法。我一贯欣赏您在叙述上的清晰明确和逻辑严密，而现在依我看来您更加无比地坚定了。很可惜，您在《曙光》上发表作品不是以《贫困》开始，也就是说我很遗憾，《贫困》发表得早了些。作为一本小册子，《贫困》大概只为少数人所注意，有许多人迄今甚至还不知道它的存在，也就是说还根本没有发现它。（您这本小册子日后会售罄的，请您相信吧！我确信，现在它已差不多卖完了。）顺便提一下，您是否已经觉察到我们俄罗斯批评界的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的每一个杰出批评家（别林斯基、格里戈里耶夫）好像一定是凭借着一个先进的作家登上舞台的，也就是说好像是他把自己的毕生事业用于阐释这个作家，并在自己的一生中不是通过别的途径，而是以阐释这个作家的形式来说出自己的全部思想。而且这一切做得很单纯，似乎是非这么做不可。我想说的是，我们的批评家在说明他的观点时总是同一个他所欣赏的作家携手并进的。可不是吗，别林斯基表明其观点所凭借的并不是他重新评价文学或名家，甚至也不是靠他论述普希金的文章，[②] 他所凭借的正是他在少年时代就很崇拜的果戈理。[③] 格里戈里耶夫则是靠他阐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创作并为之战斗而大显身手。而您则对列夫·托尔斯泰有着无限率真

① 指尼·斯特拉霍夫在1867年以小册子形式发表的系列文章《我们文学的贫困》和《论〈战争与和平〉》的第一篇文章。——俄编注

② 指别林斯基于1843—1846年发表于《祖国纪事》上的一组论普希金的文章。

③ 显然是指别林斯基的某些见解，例如他说过“我们在果戈理身上看到对俄国社会来说比普希金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果戈理更显得是社会诗人，因此是更符合社会精神的诗人”。——俄编注

的好感，自从我认识您以来都是如此。真的，在读了您发表在《曙光》上的文章后，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感觉到这篇文章是必须的，为了表述自己的观点您只能这样从列夫·托尔斯泰开始，即从他最新的一部作品[①]着手。(《呼声报》的一位杂文作者说您赞同列夫·托尔斯泰的历史宿命论。对这种蠢话当然不屑理睬，但问题不在这里，而是在于：他们从哪里找来了这些古怪的思想和说法？什么是历史宿命论？为什么正是那伙鼠目寸光的因循守旧者和蠢人总要把自己的思想搞得深奥莫测，使人家无法弄懂呢？须知他显然是想说一些什么的，至于他读过您的文章这一点则是毋庸置疑的。）正是您在读到博罗季诺会战[②]时所说的一番话既表达了托尔斯泰思想的全部实质，也表达了您对托尔斯泰的看法。似乎不可能比这表达得更清楚了。民族的俄罗斯的思想几乎表述得淋漓尽致。正是这一点他们不懂，将其曲解为宿命论！[③]有关文章的其余详细意见我要等读了文章的续篇（我至今尚未收到这续篇）后再说。文章的

---

① 指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

② 1812 年 9 月 7 日俄法军队在博罗季诺附近交战，俄军英勇顽强，使法军从此一蹶不振，从而注定了拿破仑一世军队的灭亡。《战争与和平》中描写了这一战役。博罗季诺旧译波罗金诺。

③ 尼·斯特拉霍夫在评述《战争与和平》时谈及博罗季诺战役，他认为：两军对垒，一方进攻，一方守卫。法军代表了一种世界主义思想，他们动用暴力，杀戮其他民族；俄军则代表了一种民族的思想，他们热心捍卫一种独特的天然形成的生活制度和精神。斯特拉霍夫说，在博罗季诺战场上提出了民族问题，而俄国人赞成民族性，并首次解决了这个问题。斯特拉霍夫还说，托尔斯泰相信生活，认为生活具有比理智所能把握的更大的意义，这一信念渗透在整部《战争与和平》之中，也许整部作品正是为了这个思想而写成的。《呼声报》的一位作者则指责斯特拉霍夫，说后者对历史事件的看法赞同了托尔斯泰的“幼稚的宿命观念”。——俄编注

思想明确，合乎逻辑，理解透彻，文笔又优雅之至。但有某些细节却是我所不能同意的。不言而喻，在面谈时我们就不会像在信中这么说了。归根结蒂我认为，您是我们目前批评界内拥有未来的唯一代表人物。但是您可知道我是怀着不安的心情读完您的来信的？我从您信中的语气发现您在激动而且为这样强烈激动而感到不安。我还为您不习惯于赶任务和顽强地工作而担忧。您一年内得写上三四篇大文章（您还得解释许许多多东西，这一点您可要相信），然而您却像是心灰意懒，一丁点儿小的事情也会像是大事似的使您感到犹豫。可是在杂志编辑部中，在自觉地阐明杂志的思想方面您却显然是一个最最必须的人物。没有您，杂志是办不好的（这话我只对您一个人说）。因此必须坚定地下决心去建树功绩，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长期地艰苦地去建树功绩，别理睬那许多令人不快的事情。任何不愉快的事与您的目的相比都低微得多，因此需要忍耐，要学会忍耐，总的来说就是要坚强。但您不能抛开事业，您甚至没有权利那么做；如果您那么做的话，我第一个要诅咒您。

现在简短地和您谈谈杂志对我产生的其他印象。（我对杂志的赞赏您已经知道：它有思想，有未来；它的方法是非常之好的；它公开自己的思想，毫不隐瞒，它否定中间立场，直接从尖端问题着手；但现在我来谈谈我印象中的不愉快的东西。）首先这本杂志的规模太小，太小气，这一点甚至在它的外表上也反映出来了。皮谢姆斯基长篇小说的印张（也就是对出版者来说代价最大的印张——这一点大家都明白）印刷得过分稀疏，即用大号铅字排印，我甚至从未见过这种情形。丹尼列夫

斯基[①]的文章是阐释杂志思想的主要文章之一，但它却印得十分小气，每期发的分量太少，坏的效果以后会显露出来。如果这篇文章有二十章，那么依我之见应该把全部文章在四期中载完，至多在五期中发完；每期分量多一些也没有关系，这样杂志也就表明了这篇文章是它的主要文章。否则，像现在这么登下去，文章将拉长到十期或者全年十二期之久，公众的眼睛会磨出老趼；总是看到它，公众似乎就会对它失去敬意。我这是从物质角度评判的，您也别轻视着眼于物质的看法，别轻视外观。文章少了些，的确，杂志的第 1 期给我这种印象。我觉得还应该加上两三篇小文章。这一期杂志中没有关于当前的迫切性的政论，也没有杂文。每月政治述评就像日报一样是必须的，对俄罗斯公众尤其是如此；您要注意，现在可是一个多事之秋。在我们这里好的政治时评家可以找到，（顺便说说，那个年轻文官，他在《时世》的最后几期上发表过政治述评，我连他的姓名都忘了。他非常、非常有才能，似乎是一个卓越的年轻人[②]）杂文家可就是另一回事了，在我们这里很难找到一个有才华的杂文家；尽是米纳耶夫习气和萨尔蒂科夫习气；[③]但是，我的上帝，当前每日发生的和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可真多啊，而阐释这些现象照样也能有助于阐明杂志的思想！顺便问问，戏剧杂文是谁写的？这是一篇非常令人愉快的文章，一

---

① 尼·雅·丹尼列夫斯基（1822—1885），俄国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他的主要著作《俄国与欧洲》具有泛斯拉夫主义色彩，宣扬以俄国为首的斯拉夫诸民族联合是历史发展的高级阶段。

② 可能是指康·涅姆舍维奇，政论家，《时世》杂志撰稿人。——俄编注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对以米纳耶夫和萨尔蒂科夫等为代表的进步倾向的杂文。按：德·德·米纳耶夫（1853—1889），诗人，民主主义者，写有针砭时政的讽刺性诗歌和小品文等。

篇符合实际的文章！

您在避免论战？大可不必。①论战是阐明思想的一种非常方便的方法，我们的公众非常喜欢读论战文章。例如，别林斯基所有的文章都是论战形式的。而且在论战中可以显示杂志的风度，让人尊敬它。再说不用论战手法甚至可能是有损于您本人的：与格里戈里耶夫相比，您的言语和表达能力无比地高超。②您的文章异常明晰，但您总是四平八稳的，这使您的文章看上去是抽象的。激动也是需要的，有时也需要鞭挞，需要屈尊俯就、议论一些最个别的现实的和迫切的小事情。这么做会使文章看上去是十分迫切需要的并能惊倒公众。

邮局刚提高了寄费，我马上就在《呼声报》上读到了《曙光》向订户们宣布提高杂志的价格。就是这么一回事，也是理所当然的，但订户马上会说："好啊，先生，你们毫不留情地要钱；Sine qua non；但你们自己也得准时呀！要不然你们起初是8日出版，而到第二个月里就推迟了一个礼拜。"哎呀，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办杂志头一年应该不遗余力。先兄说过："如果种田人家里已经完全没有口粮，但只要他已出去播种，那就别舍不得让他拿走家中的口粮，去撒到田里；好好地播种吧，不然的话，发不出芽长不出苗，也就不会有收获。"而您一下子就有两千个订户。您应该及时多做些牺牲，以求达到三千。本来肯定可以达到，第二年就可以轻松些。而现在您

①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回答斯特拉霍夫在1月29—31日写给他的信中说的话："我们暂时不打算进行论战，虚无主义者会替我们进行的。"——俄编注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赞赏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的批评方面的才能。这里指的是斯特拉霍夫的叙述简洁、形式明晰和逻辑严密。——俄编注

赢不到三千订户了，您给自己的未来增加了更多困难。不过，未来是属于您的，但需要顽强精神和艰苦劳动。在你们那里是谁在管理杂志社的紧要的业务部门？这个部门需要有一个坚定、顽强和富于热情的人。有时一昼夜间得跑三次印刷厂。

我在迫不及待地等待三篇文章的续篇，特别是您的和丹尼列夫斯基的。关于皮谢姆斯基的长篇小说[①]我现在不能说什么，应该继续读下去。不过在小说方面您的杂志比所有其他杂志都好："赖斯基"[②]，我以前就知道他没什么意思；而屠格涅夫发表在《俄国导报》上的那个中篇小说（我已读过）十分微不足道，但愿别写这种东西。[③] 根据皮谢姆斯基小说的第一部分我断定，在其余几个部分中不可能没有极富才华的东西。

十分感谢您，我尊敬的非常善良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您对我如此关心。我的健康状况和以前一样，也就是说癫痫病发作得也比在彼得堡时轻些。在最近一段时间里，也就是在一个半月之前，为了结束《白痴》我大忙了一阵。请您按照您的诺言告知您对《白痴》的意见，我贪婪地等待着您的意见。我对现实（在艺术中的现实）有着我自己的特殊观点，那被大多数人称为近乎离奇的和罕见的东西，对我说来有时却正是现实的东西的本质。依我看，现象的平常性质以及对现象的刻板看

① 指发表在《曙光》第 1 期上的长篇小说《40 年代的人们》(1869)。——俄编注

② "赖斯基"指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悬崖》(1869)，因他是该小说中的主人公的姓氏。《悬崖》发表在《欧洲通报》上。

③ 指屠格涅夫的《不幸的少女》(1869)。

法还不是现实主义，甚至刚好相反。① 在各种报纸的每一期上您都可以看到关于非常现实的事实的报道，也有关于许多十分古怪的事实的报道。在我们的作家们的眼里后者都是离奇的，所以他们也就不加以研究；然而它们却是现实，因为它们是事实。谁去发现它们、阐释它们并把它们记载下来呢？它们是连续不断的，每天都有的，而不是罕见的。如果我们的艺术家们的思想深度不能超过他们所描绘的作品中的人物，诸如（冈察洛夫的）赖斯基的思想深度，那又会怎么样呢？赖斯基算是个什么呢？是一种用刻板的方法描绘的伪俄罗斯的特征，那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什么都着手干，提出巨大的目标，却连一件小事情也完不成？可真是老古董！真是一种陈腐而又空洞的思想，而且完全是不真实的！是一种还在别林斯基健在时就有过的对俄罗斯性格的诬蔑。这种对现实的看法和理解是多么肤浅和低下，而且总是老一套。这样我们准会把整个现实从鼻子底下放走。谁去发现事实并加以深入研究呢？关于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我就不去说了，鬼知道它是什么东西！难道我的离奇的《白痴》不是现实，而且还是十分平常的现实吗！正是在目前，在我们的那些脱离了土壤的社会阶层中才会有这样的性格，这些阶层在现实中正变成为离奇的阶层。不过无需多说！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有许多地方是匆匆忙忙写成的，有许多地方写得冗长，不成功，但也有一些写得好的东西。我不是要维护这部长篇小说，而是要维护我的思想。请您来信，将您的意见告诉

①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于1860—1870年间的政论和书信中常常遇到一种说法：改革后的俄国生活有“离奇的”性质。这种对现实的了解也就决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他的现实主义下了“离奇的”（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ий）现实主义这样的定义。——俄编注（以前在我国有人译为“幻想的现实主义”——译者注）

我，而且要尽可能坦率。您骂得越多，我就越加珍视您的真诚。《俄国导报》没有来得及在第 12 期上刊登小说的结尾部分，他们答应将它印作增刊。我预计他们将随同第 2 期附送。真希望您能把结尾读完。我现在的处境挺麻烦。不过我自己对我的长篇小说有许多不满之处，可我还是它的生身父亲呢。

还有一件事：请您代我向丹尼列夫斯基、卡什皮列夫、格拉多夫斯基和所有关心我的人致谢，这是一。其次，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我指望您在一件对我来说非常棘手的事情上帮助我，并请求您在这件事中对我持友好的同情态度。事情是这样：

您信中写道，《曙光》杂志希望我与之合作，这使我感到十分荣幸。可我不得不这样来回答：由于我总是非常需要钱，并且我只靠工作来维持生活，所以我这一辈子，不论在哪里工作，总是不得不预支一些钱。是的，无论在什么地方也总是预支给我的。将近两年前我离开了俄国，当时我已欠了卡特科夫三千卢布的债，而且不是按《罪与罚》的老账来算，而是新借的。从那时起我又向卡特科夫预支了将近三千五百卢布。我现在仍是卡特科夫的撰稿人，但年内我未必能向《俄国导报》提供什么稿子。我现在有三个构想，我很珍惜它们。其中之一是一部很大的长篇小说。① 我想他们一定会选择长篇小说作为明年的开端。我现在有几个月是空闲的。当然，《俄国导报》在今年还会寄钱给我的，尽管我已经欠了他们一些债。但我的需要在增加（妻子又怀孕了），各种各样的开支很多，而最近这段时间我们的生活还是很节约的，真是省吃俭用。最近半年里

① 指长篇小说《无神论》的构思，参看本书 1869 年 1 月 25 日致索·亚·伊万诺娃的信。

我们总共才花了九百卢布，其中包括从沃韦迁到米兰、又从米兰迁到佛罗伦萨的费用，此外还从这九百卢布中抽出一百卢布寄给了帕沙和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现在我尚未收到卡特科夫寄来的钱，非常窘迫，几乎达到了极限。《俄国导报》是对的，因为我交稿晚了，而且我还请他们把账结清。我想，还得等三个礼拜左右他们才会把钱寄来；但主要的问题不在这方面，而在不久的将来。简单地说，我现在非常需要钱，因此我向《曙光》编辑部提出以下建议：第一，请现在给我预支一千卢布寄到佛罗伦萨来；第二，我自己保证，在今年9月1日之前，就是说在半年之后，向《曙光》编辑部提供一部中篇小说，说得更确切些，一部长篇小说，它的分量将与《穷人》相当或者说是十个印张；我不认为它会少些，也许，还会稍许多些。交稿时间我决不会拖延一天（在这方面我是相当认真的）。如果我哪怕只拖延一个月，那我决定不收取这部小说的其余稿酬。这部长篇小说的主题思想非常吸引我，这不是什么为了钱而写的东西，而是恰恰相反。我感到，与《罪与罚》相比，《白痴》在公众中的效果要差一些。因此现在我的自尊心又增强了，我要再一次造成强烈印象；而在《曙光》上引起人们的注意，对我来说比在《俄国导报》上更为有利。您看，我极其直率地把一切都告诉您了。我建议，一印张的稿酬为一百五十卢布（假如《曙光》的印张少一些，就按《俄国导报》的印张计算），就是说我将收到与《俄国导报》同等的稿酬，不能减少。（当年我和家兄预支给人家的还多一些）我尽力把稿子写得更好些；亲爱的，您自己明白，我的全部利益都在于此。①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曙光》之间未达成协议，因《曙光》编辑部不能寄钱给他。——俄编注

现在我向您本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提出一个特殊的请求：

（一）如果您认为这件事对杂志是适宜的，那就请您友好地促成它。（二）如果您能得到卡什皮列夫的同意，那么我非常恳切地请求您毫不拖延地做出如下安排后将钱寄给我：从这一千卢布中抽出二百卢布替我交给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迈科夫，并请转达我的衷心感谢，我欠他这笔钱已有一年多了。另外二百卢布请替我转交给我的妻妹玛丽亚·格里戈里耶芙娜·斯瓦特科夫斯卡娅（她知道此钱派什么用途），地址是：玛丽亚·格里戈里耶芙娜·斯瓦特科夫斯卡娅收，彼斯基区，第一陆军医院附近，雅罗斯拉夫街，1号，女房东。其余六百卢布请直接给我寄到佛罗伦萨来，地址是：Italie，Florence，à M-r Théodore Dostoiewsky，poste restante. 最后，（三）如果这一切都可以做到的话，请告知我，并毫不迟延地把钱寄给我。我是把您看做老朋友来请您办这件事的，因为我此刻非常需要钱，任何时候也没有这么需要过。还有一点，如果事情办不成，也请您马上告知，以免我徒然地抱着希望，而主要的是要让我知道。此外，如果这事可以成功，那么事成之前最好别告诉与此事无关的人。最后我希望，我将在9月1日前寄给《曙光》编辑部的那部长篇小说能在今秋的几期上刊登。这样按某些核算来讲对我更有利些。但如果编辑要在明年发表，我也不反对。总而言之，我听任编辑部处理，我不过是表示我的愿望而已。

现在我要向您这位老友和同事秘密地诉说我的极度不安：我欠了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一年多的这二百卢布似乎是他现在沉默的原因，他突然停止了同我的通信。12月间我曾请卡特科夫寄给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和帕沙一百卢布，寄到阿

波隆·尼古拉耶维奇名下（以前遇到这种情形总是这么做的），在我最后的一封信中我请他将这一百卢布转交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他大概以为我得到了一笔巨款，沐浴在黄金之中，不归还欠他的债，却请他转交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一百卢布。"有钱帮助别人，却没有钱还债！"他大概是这么想的。然而如果他知道我使自己陷于何种境地，那就好了。我在《俄国导报》借了许多钱（用于少不了的开支），近半年我和妻子穷困潦倒，甚至连我们最后的衣服什物现在也都送去典当了（请别把此事告诉任何人）。在长篇小说写完之前我不愿再向《俄国导报》恳求。但他们现在正在结账，至今迟迟不给我回音。当然，我做得不对，整整一年没有把钱归还，想到这一点我就十分痛苦，但这两年里我在国外总共才花费了三千五百卢布，这里还包括旅途费用，给彼得堡的亲人们寄钱，还有索尼娅，——没有钱可以还给他了。而他呢，他从未向我要过，于是我以为他可以再等一等，尽管我几乎每个月都在希望寄钱给他。大概是给了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的这一百卢布使他生气了，但须知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都快要饿死了，怎么能不帮她一把呢！在忧郁中我想：又一个忠诚的友人把我抛开了，——这想法折磨得我好苦。他没有对您说过什么吗？或者您知道些什么吗？如果知道，请告知，亲爱的！另一方面，我也感到奇怪，我同他之间从1846年就开始了的联系，有时还是友好的联系，只因为二百卢布就断绝了。而且我本来就是被大家遗忘了的人。① 您瞧，我写了多少！不过比起晤面和促膝谈心来，写这么点儿又算得了什么？冷冰冰的，没有说够，而

① 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夫人回忆说，当时他们夫妇俩住在佛罗伦萨，连一个可与之交谈的熟人也没有。——俄编注

且又辞不达意，——唉，我们总归有一天会晤面吧！可能，不管什么时候，这总能办到的。我是抱着一定的希望的。再见，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握您的手，并感谢您还记着我们。再一次向所有记得我的人问候。阿韦尔基耶夫怎样？替我向他问好。我多么惋惜多尔戈莫斯季耶夫[1]。

全身心属于您的和衷心忠于您
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注意：如果您将要给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二百卢布的话，那么，最善良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请您别忘了同时提一句：我自己将写信向他表示感谢。但现在我还不能写信告知他，因为我不能预先知道《曙光》编辑部的决定如何。

现在已是3月10日，但我仍未收到《曙光》的第2期。我每天去邮局，得到的回答总是：niente，niente。[2] 而且总是下雨，寒冷，真糟糕。

致索·亚·伊万诺娃

(1869年3月8日，佛罗伦萨)

亲爱的朋友索涅奇卡，在我提出我们准时通信后，您马上准时回复，而我呢，却首先违背了诺言，拖了两个多星期才给

① 伊·格·多尔戈莫斯季耶夫（卒于1867年），翻译家，《时代》和《时世》杂志的撰稿人。
② 意大利文：没有，没有。

您回信。我不能说是忙于工作，我的工作早已干完，并已交稿了；[1] 而是由于我的令人苦恼的处境。《俄国导报》在我提出有关钱的请求后七个礼拜（整整一个大斋期）才给了我答复，而钱只是现在才收到，尽管我在两个月前就将我极端困难的境况告诉了他们。我收到了编辑部来信，信中表示极大的歉意。因为他们未能及早寄出，延迟了的原因是编辑部事务繁忙，再加上每年年初都有的种种账务和杂事。这倒是事实，每年年初都是不能同他们打交道的，以往也总是如此，我记得，在1866年至1867年间他们也曾整月整月不把回音寄到彼得堡来。不过，我和妻子在佛罗伦萨并不能因道歉而感到轻松些，不，我们甚至是非常困难。要不就是向一位先生借了二百法郎，要不就是再零零碎碎地收到了一百法郎，那可真会困死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了。但在整个这段等待的时期里，最使我们担忧的却是情况不明。因此，我亲爱的朋友，我不仅提不起笔来给别人写信，甚至也不能给您写信。当然，他们保持了与我的合作关系，甚至是很乐于这么做，这可以从他们的信中看出来；否则，他们也不会预支钱给我。此外，我对卡特科夫不仅很满意，而且还感谢他给我预支。目前杂志都穷，不能预支；而我却在以劳作抵偿之前，即在发表长篇小说之前就向他们预支了好几千（四千）。因此我既不能生他们的气，也不能背弃他们，而主要的是，但愿做一个有益于他们的人。您信中说，传闻他们的杂志也不景气。这难道是真的吗？我感到好像并非如此，这么说当然不是因为我为他们撰稿，而是因为在我们俄国这绝对是一份最好的并坚定地意识到自己方向的杂志。不错，它枯燥，它上面刊载的文学作品并非总是好的。（固然它

---

① 指长篇小说《白痴》。

并不比其他杂志逊色；所有的上乘之作都是出现在他们这份杂志上的：《战争与和平》、《父与子》等等；昔日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公众对此还记忆犹新。①）它很少刊登文学批评（但如果有时刊登批评文章，那却是非常中肯的，特别是在不涉及所谓的雅文学的时候），但主要的是，每年杂志上必定刊出三四篇文章（每一位订阅者都知道这一点），它们是当代最求实、最切中时弊、最有特色和最需要的文章，主要的是，最有新意的文章一定只是在他们的杂志上而不是在任何别的杂志上发表，——对此读者是清楚的。因此我觉得，这家杂志尽管枯燥和似乎太专门，它是不会太不景气的。

1867 年卡特科夫本人当着柳比莫夫和编辑部秘书的面对我说，他们又增添了五百个订户，他在说时，把这一点归功于《罪与罚》。我相信，《白痴》不可能为杂志带来新的订户，对此我很遗憾，但也因而感到高兴的是，虽说这部小说明显地不成功，他们还是抓住我不放。他们带着歉意告诉我，不能在杂志的第 12 期上刊登《白痴》的结尾，但他们将单独地向订户们寄发。可是这对我来说是最糟糕的。就以您来说吧，您是否已经收到了小说的结尾？请写信告诉我。顺便说一下，今年他们仍把《俄国导报》给我寄到这里来，也许他们会随第 2 期一起寄来。已经有人从彼得堡写信来坦诚地告诉我说，虽然有许多人在骂《白痴》，虽然小说中有许多缺点，但是人们（即阅读小说的人们）仍怀着极大的兴趣在读它。而我需要的也只是这一点。至于说到缺点，那么我完全同意大家的意见，主要的

① 在 19 世纪 50—60 年代，《俄国导报》上发表作品的作家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外，还有：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外省散记》），屠格涅夫（《前夜》、《父与子》），托尔斯泰（《哥萨克》、《波利库什卡》和《战争与和平》的前两部）等等。——俄编注

是我自己在为这些缺点恼火，真想自己写一篇批评自己的文章。斯特拉霍夫想将他分析《白痴》的意见给我寄来，而他并不属于我的赞扬者之列。①

我一直在向您谈我自己，既然已经开始了这个话题，那就请您，我的亲爱的，继续听下去吧，因为这些文学情况按照某种组合构成了我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以及我回归俄罗斯的条件。我多么想拥抱你们大家，多么想永远和你们在一起！这是可能会实现的！更何况，我的朋友（您是完全理解我的），在我的文学事业中对我来说有其庄严的一面，有我的目的和希望。（不是要获取荣誉和金钱，而是要达到我的艺术的和诗学的观念的综合，也就是希望在我辞世之前就某个方面尽可能充分地表明我的看法。）现在我已想出了一个构思，以长篇小说为形式，这部长篇小说叫做《无神论》。我觉得，我会在这部小说中将自己的想法全都倾吐出来。您要知道，我的朋友，在这里我无法写这部小说，为了写这部小说，我必须身处俄罗斯，必须耳闻目睹，并且直接参与俄国的生活。还有一点，这部小说我应该写上两年。而在这里我无法做这件事，因此我只得写一些别的作品。这一切都使我感到在国外再生活下去是难以忍受的。您可知道，现在没有六千或者至少是五千卢布现金我是无论如何回不了俄国的。起初我曾寄希望于长篇小说，即寄希望于《白痴》取得成功。如果它获得了的成功与《罪与罚》相埒，我也就会有这五千卢布。而现在必须把这种打算寄托在以后的作品上，因此天晓得我何年何月才能回国。而我必须回去，必须。您在信中谈到了屠格涅夫，谈到了德国人。屠格涅

① 尼·斯特拉霍夫在1871年4月12日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坦率地说《白痴》是一部不成功的作品。——俄编注

夫在国外才思枯竭了，他的才华已经丧失殆尽，关于这一点甚至《呼声报》也曾指出。我倒不担心什么我会德意志化，因为我痛恨所有的德国人，但我需要俄罗斯，离开俄罗斯我会失去最后的力量和才能。我感觉到这一点，全身心地感觉到。

因此请您听我讲我的文学写作情况，它决定着我的现状，决定着我能否返回俄罗斯以及我的整个未来。我现在在继续写作：《曙光》通过斯特拉霍夫给我寄来了第二封信，这是编辑部正式约请我为他们撰稿。是集体约请，他们是斯特拉霍夫、编辑卡什皮列夫，还有几位我不认识的同仁(比方说格拉多夫斯基)和丹尼列夫斯基(我已二十年未见过他了)，——不是长篇小说家丹尼列夫斯基，而是另外一个，一个极其出色的人。此外，《曙光》杂志看来聚集了许多新的撰稿人，按其倾向性(纯俄罗斯的和民族的倾向)来说都是一些非常出色的人。《曙光》第1期正是以其坦诚而强烈的倾向和两篇主要的文章——斯特拉霍夫写的和丹尼列夫斯基写的——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印象。(索涅奇卡，您一定要读读斯特拉霍夫那篇文章。这样的批评文章您有生以来尚未读过。)[①]丹尼列夫斯基的文章《俄国与欧洲》很长，将在许多期上连载，这是一篇罕见的作品。这位丹尼列夫斯基以前曾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和傅立叶主义者，二十年前他因我们的案子牵连而被捕时就是一个出色的人。他曾遭放逐[②]，现在他回来了，成了一个地道俄罗斯的和富于民族

---

① 参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69年2月26日写给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俄编注

② 丹尼列夫斯基因受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之牵连而被捕，但未受审判，未被流放西伯利亚，而是被放逐到维亚特卡。据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激进派成员尼·斯佩什涅夫说，他最了解傅立叶学说。——俄编注

精神的人。在这之前他什么也没有写过（我特别向您推荐他的文章）。总的来说，这家杂志是有前途的，只要他们好歹能够和睦相处，特别是斯特拉霍夫，他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编辑，我认为他不太善于做接连不断的定期刊物的工作。可能是我看错了，愿上帝保佑。对他们所提的建议我回答说，我随时乐于同他们合作，但根据我的状况，我总是需要预支一些钱，卡特科夫向来是预支给我的，所以我也请求他们现在就预付我一千卢布做我的生活费用。（这并不多，再说我在写作期间又以什么为生呢？当我为另一家杂志写作时，总不该去向卡特科夫要钱吧。）几天前我已给他们发了信，现在我正在等待回音。我只知道一点：如果他们有钱，他们肯定会寄钱来的。不过，我也知道，他们可能没有钱，因为依据自己的经验我很清楚：创刊的第一年是很困难的。总的说来，如果他们寄给我一千卢布，我在金钱方面并无任何特别好处，因为从卡特科夫处我同样可以得到这么多钱，甚至还要多得多。只是在目前可以多得到一笔钱（而这是我现在非常需要的），而且从这一千卢布中我可以马上分出四百卢布去帮助帕沙和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此外还可以去偿付彼得堡的一笔难以忍受的折磨人的债务，这是一笔信誉债，没有立过什么票据①。单是为了这笔债务我才向他们要求预支一千卢布。除此之外，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小小的合算的地方，那就是我将在另一本杂志上出现在读者面前，如果产生好的印象，那么《俄国导报》编辑部将会更器重我。但我担心《俄国导报》编辑部的人会见怪，虽说我并未向他们允诺过专门为他们撰稿。因此，在空闲的时候我也可

---

① 显然是指欠阿·迈科夫的那笔债，参见 1869 年 2 月 26 日致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

以为别的杂志撰稿。但问题在于我还欠《俄国导报》差不多两千卢布，连同此次寄来的款项在内我总共收了他们七千卢布，而且都是预支的。他们可能为此而生气。但早在三个月以前我就写信对他们说，我为他们写的那部长篇小说并非在今年，而是将在明年即1870年发表。而我将为《曙光》写的作品是一部中篇小说，拟于四个月内写好，用去的时间正好只是在写作了十四个月之后打算用于游玩和休息的时间。但我还是害怕会出现一些流言飞语，将有损于我与《俄国导报》的关系。因此，索涅奇卡，您在那里可别无意中泄露了我与《曙光》有联系的事（因为您也与《俄国导报》编辑部有联系），别对任何人讲，甚至在有这种机会的时候也别讲。顺便问一下，您正在翻译什么？一定要来信告诉我，以便我能够读您的译作。一定要告知。

瞧，我向您详细叙述了我当前的一些希望。我主要的指望是《白痴》和我将在《曙光》发表的一部中篇小说（它将在今年发表）能于年底售完后出第2版，[①] 这样我就真正有可能考虑返回俄国的事情。我已向您说明，这对我来说在各方面都是非常必须的。但我更想看到您和待在你们大家身边。我们在这里太寂寞了。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现在正忙于她自己的事情[②]，但这将是靠近9月的时候，不知道届时我将在何处，我们俩对佛罗伦萨都已经厌烦透了。必须迁居到一个地方去避暑和度过9月，在一个固定和安静的地方住下，——我是为了写作，而安娜是为了9月。[③] 届时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的母亲将

① 中篇小说《永远的丈夫》的第2版于1871年出版。——俄编注
② 指她行将分娩。
③ 9月14日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分娩，生下女儿柳芭。——俄编注

和我们同住。如果这一切都发生在俄罗斯，如果我们哪怕在8月份以前能够回到俄国，那该多好啊！但目前看来不可能有这种机遇。

请您一定要继续给我写信，我的天使，把你们的生活，您自己的和你们大家的生活情况详详细细地告诉我。我和阿尼娅在没有您的来信时不断地谈起您，而一收到您的信，我们的幻想和打算就没完没了啦。您的妈妈太可怜了，难忘的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之死带给她的损失多么大啊！和你们大家相比她损失得最多！她现在感到伤心的是，你们（您和玛申卡）的豆蔻年华竟落得如此寂寞无聊。索涅奇卡，我亲爱的，我一定想要在您结婚前回国并参加婚礼。您别为我这一愿望而生我的气，您太了解我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一切都应按您的意愿做，并让大家都高兴。我相信，事情一定会是这样。您信中说萨沙身体不好，我非常不安。这很糟糕，请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丢下大学去从事交通工程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确切知道这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有过什么打算？可能正是出于这种打算，当初我和哥哥米沙一起被送进了彼得堡工程学校（那时我才十六岁），从而毁掉了我们的前程。依我看来，这件事是做错了。

您信中说您看到了费佳。他是个善良的人，这是事实，而且我认为他性格非常像我已故的大哥米沙，像他的父亲在他这个年龄时的样子，当然他的教育程度与他父亲的并不一样。未好好受教育是费佳的致命伤。[①] 他的生活当然是枯燥乏味的；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兄死后，费佳迫于生计放弃了在音乐学院的学习，开始私人授课，以赡养母亲和供养弟妹。后来成为职业音乐家。——俄编注

如果他受了教育，他的观点就会不是这样，而他的苦恼本身也会是另一种样子。他的这种寂寞和苦恼当然是秉性善良的特征，但同时对他来说这也可能极其有害，会促使他干出某种令人不快的事情来，我就是担心他这一点。总的说来，这个与我十分亲近的家庭可真要叫我绝望了。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总在抱怨她太穷。她的女儿卡佳是在非常苦恼的境况中成长的。您所未曾认识的米沙比费佳好些，但他几乎什么事也不干，一直在找工作。如果跟我在一起，他们的情况会好一些。一想到他们，我的心就不安，更不必说帕沙了。唉，我亲爱的，您是不知道，我已经遭受过他们的许多非难。愤恨，诽谤，讥讽，——这一切都冲着我一个人来。他们把自己的一切不幸都归罪于我。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总要人家相信：他们曾经拥有过一个工厂，在我来到彼得堡前他们的生活是很富裕的，而我来了之后开始办杂志[①]，他们就变穷了。这一切全是谎言。当我从流放地回来时，工厂已经负债累累，一蹶不振了。再说，在我们办杂志的初期工厂还继续存在了两年；但除了种种麻烦事外，由于它已经一无盈利，哥哥当着我的面以微不足道的价钱将它卖给了自己厂里的掌柜。杂志是哥哥开始办的，他在我回来之前不久得到了政府的允许可以出版杂志。他办杂志是为了不因债务而锒铛入狱。这份杂志是通过我发行的，有四千五百个订户；三年间这本杂志给哥哥带来的是六万卢布的纯利。为什么他们现在还抱怨我呢？哥哥死时连一个戈比也没有剩下，可是还得发出八期杂志。他们现在责难我说，为什么我不把杂志丢下？为什么我不把从姨母处借来的一万卢布给他们？这又算什么责难！为什么我要给他们？为什么我应

① 指《时代》。

该给。出于好心我愿意帮助，但为什么说我应该帮助？也许，会有人说我在西伯利亚时是哥哥维持我的生活。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我在西伯利亚的整个时间里他总共给我寄了一千卢布(银币)左右，不会更多，其余的费用是我靠自己写作挣的。再说，虽说我有充分权利要求哥哥给予我参加杂志利润分红，但我从未要求过。而我的作品，比方说《死屋》[①]，每印张哥哥只付我二百卢布，而那时其他杂志都向我提出过每印张二百五十卢布。他们还煞有介事地讥笑我办这本杂志是为了有可能刊登我的那些任何地方都不愿采纳的作品，这他们显然讲的是《死屋》和《罪与罚》。现在他们叫嚷说我抛弃了他们，而我却是把一切都给了他们！在哥哥死去的时候，我设法搞到钱后就把杂志的同仁和熟人们召集在一起，是根据他们的请求才把杂志办下去的。您倒说说，如果我当初撇开杂志不管，他们现在又会说什么呢？“我们曾经很富裕，因为我们有一家拥有四千订户的杂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只消提供一万卢布，只消拖上一年，现在我们就会富有了，但他却把杂志抛弃了。”——他们准会这么说！他们多么仇视我的婚礼(我说的他们是指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和弗拉季斯拉夫夫妇、卡佳、可能还有帕沙)，那时他们冷嘲热讽地讲了些什么话呀！关于我他们悄悄地向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灌输了些什么看法呀！他们怎么吓唬她，又怎么在她面前诬蔑我呀！(现在我知道了这一切；我向您担保，这一切都是事实。)可惜，我不能把一切都在信中告诉您。现在我自己勉强糊口度日，他们却叫嚷说我置他们于不顾！离开俄罗斯时我已欠卡特科夫三千卢布。您相信吗，这两年里我的生活开支总共才四千卢布，其间还搬迁

① 即《死屋手记》。

过数次，还生下了索尼娅。此外，这两年里我还从这四千卢布中挤出七百多卢布花在他们身上（包括一切），而为了他们的住房我还欠了阿隆金五百卢布，——总共我在他们身上花了一千二百卢布。而他们还臭骂我责难我（这情况我确切知道），说什么我“抛弃了他们，是哥哥在我身处西伯利亚时维持我的生活”。说句公平话，哥哥倒是欠了我无数的债。我可以不扔掉这一万卢布，以后可以不付给债权人一万二千卢布（如果不是更多于这个数目的话），而现在也可以不欠债，我宁可现在给您五千卢布，这笔钱是已故的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在他去世前三个月给我哥哥的。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那时对我说，他是依我的建议把钱给哥哥的，要我作担保。自然，我不能认真地和肯定地担保，因为我自己一无所有，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也不能认真地向我提出正式要求。他后来没有通过我就直接把钱给了哥哥，没有要我签任何字。但须知我是清楚的，问题并不在于签字，而在于是我第一个让您爸爸想到要借钱给我哥哥，而且他当时就希望我能为这笔钱作担保。因此，凭良心说，我真正承认自己在这笔钱上是该负责任的，如果有朝一日上帝保佑我摆脱这些彼得堡的债权人，保佑我成功地写出一部像《罪与罚》这样的作品，那么它的第2版的报酬就是属于你们的。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永远记着将这五千卢布还给你们大家。一定偿还的，我相信。

唉，索涅奇卡，一提到这个话题，我就会写个没完没了。这几个彼得堡人[①] 可把我折磨够了。再见！拥抱你们大家。我最爱的是您和你们一家人，我非常怀念和敬重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拥抱你们大家。向大家问好。亲吻玛莎。请提醒玛

① 显然是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嫂子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一家。

丽亚·谢尔盖耶芙娜和叶连娜·帕夫洛芙娜别忘记我。拥抱并热吻韦罗奇卡。

全身心属于您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请给我写信。地址照旧。

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热吻你们大家并真诚地爱着你们。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1869年3月18日，佛罗伦萨）

敬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首先，我感谢您立刻给我回信，因为就我目前的处境而言它决定着我的工作和打算，而这就意味着事情成功了一半。第二，谢谢您已做出布置，让人给我寄《曙光》杂志。第三，感谢您告知我有关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1]的好消息。[2]日内我就给他写回信。他向您赞扬我，请您相信，我也是一直称赞他的。在最近由于我多疑而产生误会的这段时间里我丝毫也没有失去对他的诚挚好感。至于说他是一个好人和纯洁的人，对此我早就毫不怀疑，所以我十分高兴您和他成了朋友。

如果说《曙光》暂时尚未获得所希望达到的成功，那么须知它毕竟受到欢迎，而且几乎是很受欢迎，这就是非同小可的

① 即阿·迈科夫。

② 尼·斯特拉霍夫在信中说，迈科夫一直在他面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称颂备至。——俄编注

事了。虽然你们的订户也许还不到三千，但只要你们在一年之中能保持已有的成绩，我再坚定地重复说一遍，你们准会牢牢地站住脚跟的。在诸多月刊中没有一种月刊的方向是如此得明确而又坚定。第 2 期给我的印象是极其愉快的。关于您的文章就不必说了。这是真正的文学批评，正是现在最需要说的话，最能说明问题的话。① 在我看来，丹尼列夫斯基的文章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有价值。须知在今后很长的时间里它将是所有俄罗斯人的一部案头必备书。其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的语言明晰、通俗，虽然其方法是严格的科学的。我多么想和您谈一谈这篇文章，正是要和您谈，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但是需要谈的东西太多。②这篇文章同我自己的结论和信念十分相符，某些篇页上的结论与我的结论相似得甚至令我吃惊；我早已（已经有两年了）在记录我的许多思想，也正是准备写一篇文章，标题也几乎是同样的，而思想和结论则完全一致。③ 我是多么惊喜地看到，几乎一模一样的、我渴望在将来

① 该期刊载了尼·斯特拉霍夫论《战争与和平》的文章，把这部长篇同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和《别尔金小说集》相对比，并且认为在这部作品中"温顺的"和"凶狠的"典型之间的斗争体现了俄罗斯精神与西方精神的斗争结束了。而把俄罗斯的文学典型分成"温顺的"和"凶狠的"两类者原是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

② 该期发表的尼·雅·丹尼列夫斯基的《俄国与欧洲》中的第 3 章、第 4 章，即《欧洲或是俄国?》和《欧洲的文明与全人类的文明相符合吗?》——俄编注

③ 丹尼列夫斯基的文章深深引起他的共鸣。早在写作《白痴》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头脑里就开始形成一种历史–哲学观念，他认为俄罗斯负有一种特殊使命：把斯拉夫民族统一起来，从思想上更新正在堕落的资产阶级的欧洲，促成各民族走向"世界和谐"的总进程。参见 1868 年 2 月 18 日致阿·迈科夫的信。——俄编注

实现的东西已经实现，而且写得严谨、和谐，具有非同寻常的逻辑力量，使用同样非同寻常的科学方法，更何况我即使使出全身解数，也是永远完成不了的。我非常渴望读到这篇文章的续篇，因此我每天都跑邮局，去了解最快何时可以收到《曙光》。(希望编辑部能在每一期上刊登三章，而不是两章！刚读完两章就会想：又得等上整整一个月，也许还得等上四十天！因为《曙光》的特点是不准时出版，不是这样吗?）我之所以渴望读这篇文章，还因为我有点怀疑（夹杂着恐惧心情）它的最后结论。我还是不确信丹尼列夫斯基能彻底指出俄国使命的根本实质，即向世界揭示俄罗斯的基督，那个世人所不知晓的、其本原就在于我们自己的东正教的俄罗斯基督。依我看，我们未来的文明化甚至整个欧洲的复活的全部实质都在于此，我国未来强有力的存在的全部实质也在于此。[①] 但是三言两语是说不清楚的，我甚至也是徒然谈及这个问题。然而，我还要说一点：在我们经历了微不足道的、佯装的、神经质的、片面而又徒劳无益的否定之后，杂志的这种严谨的俄罗斯式的防卫性的和创造性的方向不可能不获得成功，不可能不在读者中引起喜悦的反响。

此外，《曙光》的第2期编得很充实，其中有一些很好的文章。我很愉快能看到这本杂志。

您信中有几行话，敬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一度使我非常惊奇。您怎么会那么苦恼、怀着那么明显的忧郁，说什

---

① 但是，读了尼·雅·丹尼列夫斯基的文章的后面数章，陀思妥耶夫斯基痛心地发现：他同丹尼列夫斯基的观点是不尽一致的。这种分歧后来反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70年10月9日写给阿·迈科夫的信中，也反映在他1876年、1877年、1880年和1881年的《作家日记》中。——俄编注

么您的文章不受欢迎，说什么人们不理解它，不认为它是一篇有意思的文章。难道您真的相信大家都能马上理解吗？我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倒是对文章不利的。那种过快地迅速地被人理解的东西倒是不太牢靠的。别林斯基只是在他一生的尽头才获得所期望的名声，而格里戈里耶夫在生前几乎一无所得就离开了人世。我十分敬重您，因此我认为您在这方面也是明智的。事情的实质是如此微妙，因而总是为大多数人所忽略；要向他们做十分详细的解释后他们才会明白，而在这之前任何新思想对他们来说似乎都并非特别有趣。新思想阐述得越简单明了（即越有巨大才能），它就越会使人感到过于普通和平凡。须知这是规律！请原谅，我甚至嘲笑您的非常天真的说法："就连十分机灵的人们也不理解。"是的，这些人比别人更不理解，他们永远也不理解，甚至还妨害别人理解，——这也有其原因，而且是非常明显的原因，当然，这也是一种规律。可是须知您自己也说，格拉多夫斯基和丹尼列夫斯基兴高采烈地支持您，阿克萨科夫还走访了您①，等等。难道这些对您说来还不够吗？不过，我仍然坚信，您有足够的自觉和要前进的内心要求，因此您不会不尊重自己的劳动，不会抛弃自己的事业！请您别吓唬人。您一走，——《曙光》就一定会解体。

现在来谈几件事情。由于卡特科夫寄来了汇款，我现在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看来卡特科夫是重视我这个撰稿人的，而我为此非常感谢他。不过我是如此贫困，所以这些寄来的钱只能解我燃眉之急，很快我又将陷入穷困。但请您相信，敬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不仅是为了钱，而是对《曙光》的真

① 尼·斯特拉霍夫在信中说，"斯拉夫派赏识《曙光》，阿克萨科夫特别访问了我和格拉多夫斯基……"——俄编注

诚同情（对这一点您可能不会怀疑），引起我为它撰稿的愿望。虽然如此，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您在信中所叙述的卡什皮列夫提出的那种建议，①因为这对我来说在物质上是不能承受的。一千卢布，而且还要分期付（第一次又不是现在就付，而现在却是最主要的），一千卢布现在对我来说是太少了。您自己也不能不同意：写一部相对说来篇幅较大的作品，十到十二个印张，而且时时刻刻都要想到只有一千卢布，还得几乎一直等到9月份，相对我的处境来说这实在是太不够了。当然，在以前提出这种建议时，我也会要求同样的条件。但一个月之前，在《俄国导报》尚未给我回音之前，我是迫不及待地需要钱，所以立刻一次支付的一千卢布对我来说实在是无价之宝。而现在对我更为有利的做法却是坐下来、而且是尽快坐下来为《俄国导报》写长篇小说供其明年发表，而《俄国导报》在这之前是决不会让我没有钱用的，再说我从未打算同卡特科夫分手。但是目前，如果《曙光》杂志还稍稍重视我的合作的话，如果我的建议与杂志的意向并不矛盾的话，我能向《曙光》提出并用之替代以前的条件的建议是：

我有一个短篇小说，一点儿也不长，两个印张，也许会稍微长一点儿（在《曙光》中它可能占三个或三个半印张）。这个短篇小说是我在四年前就想要写的，也就是在家兄去世的那一年，以回报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所说的话，他当时夸赞我的《地下室手记》，他对我说："你就写这类东西。"但这不是《地下室手记》，从形式而言这完全是另一种东西，虽说其实质是同样的，就是我一向具有的那种实质，如果您，尼古拉·尼

① 3月8日尼·斯特拉霍夫在信中告知陀思妥耶夫斯基：《曙光》主编瓦·弗·卡什皮列夫打算分期支付一千卢布。——俄编注

古拉耶维奇，如果您承认我作为一个作家也有自己的某种独特的实质的话。我可以很快把这个短篇小说写好，因为在这篇小说中没有一行字和一句话我不是了如指掌的，再说有许多东西已经记录下来（虽说尚未写好）。这篇小说我可以大大早于9月1日写完并寄给编辑部。（虽说我也认为你们并不需要更早一些，你们不会在夏季刊登我的东西！）总之，我甚至可以过两个月就将这篇小说给你们寄去。它就是我今年能为《曙光》撰写的全部东西，虽然我很希望能为您、丹尼列夫斯基、格拉多夫斯基和迈科夫都为之撰稿的杂志撰稿。现在我提出我的一些条件，请将它们转告卡什皮列夫，这是我对他的第一次回答所做的回答。

第一，我请求马上预支给我三百卢布，其中一百二十五卢布我恳切请求您，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如果编辑部同意的话）即刻转交给玛丽亚·格里戈里耶芙娜·斯瓦德科夫斯卡娅（地址我在上封信中就写给您了），余下的一百七十五卢布请给我寄到佛罗伦萨来，从今天（3月18日）算起别晚于一个月，也就是说我希望在俄历4月18日之前这一百七十五卢布已经在我手中。如果能这么做，两个月后我一定将小说寄出，并努力不让自己害臊，即尽量提供一篇好作品。（我不是为了钱而构思情节，如果我没有一篇已经构思好的短篇小说，我就不会提出我的条件了。）

现在，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请您（我友好地恳求您）别为我这样提条件讲价钱而生气。这完全不是什么讲价钱，这只是确切和清楚地描述我的处境，而描述得越确切清楚，事情就越好办。我非常了解您，至少是这种了解足以使我相信您对我会有恰当的看法。如果您不是相当尊重我这个人、这个作家，您就不会给我写这些友善的信。而我一向是（在我们之间

关系的各个方面）重视您的意见的。

现在我向您本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提出一个恳切的请求：请在收到我的信后将卡什皮列夫的决定立即告知我。这对我是极其必须的，便于我安排我的生计，主要的是便于我安排工作。如果您很忙，写几句话告知就行了。

玛丽亚·格里戈里耶芙娜·斯瓦特科夫斯卡娅的地址是：

彼斯基区，第一陆军医院对面，雅罗斯拉夫街，1号（女房东收），即她本人的房子。

再见，尊敬的和很友好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您的信对我意义很大。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问候您，而我对您是完全忠诚的。

您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的稿酬标准和以前一样，我已在信中写过：在《俄国导报》上发表一印张是一百五十卢布。如果这个短篇小说将有两个多印张，那么，很自然，《曙光》编辑部将支付超过部分的稿酬。

是谁告诉您说我的身体很糟糕？我的身体非常好，虽然癫痫病仍然会发作，但自从来到意大利之后确实比在彼得堡时发作得少，至少少了一半。

又及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1869 年 4 月 6 日，佛罗伦萨)

尊敬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非常感谢您为我张罗一切。光从您的认真精神来说，我就感到和您共事是极其愉快的。可是我现在又求助于您，这甚至有点厚颜无耻了。因此我首先请求您一点：如果我的请求稍许有一点使您为难，那您就别理它。主要的是我不想成为您的负担，而我求助则只是由于万不得已。

我请求的是：

第一件事：您信中说，4 月中旬将把钱（一百七十五个卢布）给我汇出，并且允诺亲自过问此事。我特别感谢您的允诺，因为我与编辑部的其他同仁并不熟悉，不能指望他们办事实在和认真。还有一点：如果可能，能否将钱稍稍提前寄出？哪怕是只提前五天或者四天？这就是请求您办的事。由于家庭的原因，我必须离开佛罗伦萨。这儿的天气开始转热，根据医学上的说法，此地的天气（夏季）对处于妊娠期的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是不合适的。再说现在还得找到一个语言相通的和有水平的医生及他的一个女助手。在佛罗伦萨代价高昂，而在德国，也就是在德累斯顿则比较好找，我们曾在那里生活过，而且甚至还有熟人。但每延迟一周迁居，对我妻子来说就会更困难一些，虽说她离分娩还有四个月。因此搬家越快越好。总之，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我们正在等待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的母亲近日到达佛罗伦萨，一有可能我们就想三人一起启程，经威尼斯去德累斯顿。对于这样的长途旅程来说一百七十

五个卢布是不多的，但由于我眼下没有钱，一直到启程为止的全部时间里我只好靠借债度日，我指望从期待中的这笔汇款里拿出钱来还债。两天前我算了一笔账，不由得感到害怕：能剩下的钱太少了！因此恳切地提出请求，如果能做到的话，请快些将钱寄来，哪怕只早上几天也是好的。送红鸡蛋要赶复活节。[①] 这就是我请求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关于《曙光》杂志的。杂志到我手中总是很晚。根据一些迹象来看（有时我读《呼声报》），我确信：杂志出版时间离我收到它的时间要早些。等呀，等呀，——痛苦得难以忍受。您不会相信等待是多么令人痛苦的事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我能不能也及时收到杂志呢？为了把事情说清楚，我斗胆再补充一句：我一开始就打算支付同样的价钱，不白白接受《曙光》。我深信，我的小说会比我现在预计收到的钱多出半个到一个印张，因此在最后结算时请编辑部扣除买杂志的钱。这是我请您办的第二件事。但还有一个小小的琐事：如果收到此信时《曙光》已经出版，那么请把杂志立刻寄到佛罗伦萨，因为我还可以在佛罗伦萨收到它。如果尚未出版，那就别寄到佛罗伦萨，而按新的地址寄：Allemagne，Saxe，Dresden，poste restante，à M-r Théodore Dostoiewsky.[②]

第三个请求是比较棘手的，但如果它稍稍有一点儿令您感到为难，那么请您别客气，别理它，我是说即使稍许有一点为难。是这么一件事：我刚才在上面已经写到了，我深信我的这篇小说中还有一小部分需要编辑部增付稿酬。除去订阅《曙

① 俄国谚语，意为：要雪中送炭，不要雨后送伞。
② 法文：德意志，萨克森，德累斯顿，留局待领，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收。

光》的费用，我希望得到几本我至今尚未读过的书，即萨马林著的《俄罗斯的边区》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全书。《战争与和平》这部书，我首先该说的是，我至今尚未全部读过（关于第5卷，即最后一卷，就更谈不上了）。其次，读过的部分也被我忘得差不多了。因此，如果可能的话（不必急）把这两部书给我寄来，您可以泰然自若地向巴祖诺夫赊购，记在我的账上，也就是说：不让任何人破费，我自己在结算时还清。请按地址寄德累斯顿。这是我的第三个请求。这请求好吗？尊敬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如果我这个请求中包含有哪怕只是一点点不快或麻烦，那您就撇开不理它。我提这个请求是因为我完全无书可读。您不是在信中问起过我现在在读些什么书吗？整个冬天我一直在读伏尔泰和狄德罗的著作。读这种书当然对我是有益的，是一种享受，但我还想读一些我们的作家现在写的东西。

日前我自己也刚刚收到我的《白痴》的结尾，是一本单独的小册子（编辑部向原先的订阅者寄送这个小册子）。不知您是否已经收到了？

请玛丽亚·格里戈里耶芙娜·斯瓦特科夫斯卡娅与巴祖诺夫谈一次，问他买不买第2版版权？如果他要压价，那就不必谈。我提出的价格（与我以前出版的书的价格比）是很低的，一千五百卢布。少一个戈比我也不让。我本想要两千卢布。如果巴祖诺夫拒绝的话，他将是不明智的。可不是吗，他大概是知道的，我没有一部书是不出第2版的（出第3版、第4版和第5版的就不必说了）。关于这件事请您在时机不到前别向任何人讲。

请您今后永远闭口不谈什么您“没有能力”，什么“草草

写成的急就章"之类的话。[1] 听这种话都感到恶心。真会认为您这是在佯装。您还从未有过这样的明确性和逻辑性，从未有过这种观点和深信不疑的结论。是的，您的《俄罗斯文学的贫乏》一文比起您论托尔斯泰的那篇文章来更令我喜欢。它更广博一些。然而谈论托尔斯泰的那篇文章的前半部分却是无与伦比的：从文学评论中提问题的角度看，这篇文章堪称典范。我认为，文章中也有一些错误，但是，首先，这仅是我的看法；其次，这些错误本身也是好的。这种错误叫做：过度迷恋。它总会促进事业，并不会妨害事业。但归根结蒂说，在俄国的批评中我还从未读到过类似的文章。

关于丹尼列夫斯基的文章我是这么想的：它应该有远大的前景，虽说它现在还没有。不可能预测说这样的文章会无声无息地消失，会不产生任何效应。我本来想写封信给您谈一谈弗罗尔·斯科别耶夫[2]，让《曙光》刊登这个作品，但没有时间写，再说我也太激动了；不过我也许还会写的。我不知道阿韦尔基耶夫是否会成什么大器，但是在《上尉的女儿》[3] 之后我没有读到过任何类似的作品。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个好炫示自己的人，他觉得比他笔下的商人高出许多。他即使把商人写成人的样子，那也差不多只是向读者或者观众说："瞧，可不，他也是一个人。"您可知道，我确信杜勃罗留波夫对奥斯特洛夫

---

① 尼·斯特拉霍夫在同年 3 月 27 日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信，说他感到自己"没有能力"，而他写的几篇文章全都是"草草写成的急就章"。

② 俄国剧作家德·瓦·阿韦尔基耶夫（1836—1905）写的《关于俄国贵族弗罗尔·斯科别耶夫的喜剧》中的主人公。

③ 普希金的中篇小说。

斯基的看法比格里戈里耶夫的看法公正一些。[①] 也许，奥斯特洛夫斯基确实不曾有过关于黑暗王国的思想，但杜勃罗留波夫做了很好的提示并遇上了良好的土壤。我不知道，阿韦尔基耶夫是否会像奥斯特洛夫斯基一样有如此光辉的才华和想象力，但他所做的描绘以及这种描绘的精神却无比得高。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意图。安努什卡[②] 无疑是很出色的，她的父亲也是如此。弗罗尔呢，如果是我写的话，我就会把他写得稍有才能一些。您知道吗，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贵族[③]、纳晓金[④]、雷奇科夫[⑤]这些人都是我国当时的绅士（且不说别的），这是没有任何漫画化描绘的大贵族的威严气派。须知不仅不能像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样对他们咧嘴大笑，而且相反，还该对他们的绅士气派即俄罗斯大贵族气派表示惊讶。这是当时的最高最真实的 grand monde[⑥]，因此如果真有人会笑出声来，那么恐怕只是笑他们穿的长襟外衣是另一种式样。而首先感觉到的、也是最主要的是：这里描绘的确是当年的真情实况。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这是一个新的伟大天才，而且可能要比许多现代作家的才干更高明。假如这天才只够写一部喜剧，那就糟了。

我本想在信中再和您稍稍谈谈《曙光》的第 3 期，但我不写了。我指的是第 3 期（还有第 2 期）上的文学作品，留待以后再说吧。我写是不合适的，再说我也担心。

我向大家问好。紧握您的手。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问候您。

---

① 杜勃罗留波夫认为奥斯特洛夫斯基是“黑暗王国”的批判者，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则不同意这种分析。

②③④⑤ 均为德·瓦·阿韦尔基耶夫喜剧中的人物。

⑥ 法文：上层社交界。

全身心属于您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钱（一百七十五卢布）当然要寄到佛罗伦萨来，没有这笔钱我可动不了身。《曙光》也请寄佛罗伦萨，如果它已出版的话。假使它出得稍晚了一些，那就请寄德累斯顿。

看在基督的分上，请别为我的小说发什么预告，即别像对待《茨冈人》那样做。①

又及

致阿·尼·迈科夫

（1869 年 5 月 15 日，佛罗伦萨）

我唯一的好朋友：

我已好久未曾答复您的诚挚的善意评论了！但您说得对，因为在我已经度过的将近四十八个春秋的生涯中，在我有机会相遇并与之共度时光的所有人中，我认为只有您是与我心心相印的。② 在整整四十八年中，在我与之相遇的所有人中，我未必有过（更不必说现在有）一个像您这样的人（我不说我已故

① 俄国作家维·彼·克柳什尼科夫（1841—1892）写了长篇小说《茨冈人》，开头部分登载在《曙光》的 1869 年第 2 期上，以后在第 3、4、10、12 期上才续完，而编辑部在第 1 期上就登了广告。——俄编注

② 1846 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迈科夫在别林斯基家中相识。——俄编注

的哥哥)。虽然我和您过不同的社会生活，但是就内心和内心交往、就心灵和珍爱的信念来说，——我们几乎是同窗好友。甚至我们两人的思想结论以及我们对已度过的生活所做的结论，在最近一段时间里也相似得出奇。因此，我想，我们的心灵激情也是一致的。举例说，我的朋友，请您依下列事实判断：您记得吗，去年，似乎是在夏天，似乎也正是一年以前(据我所记得的，是在过别墅生活的季节前)，我写过一封信给您。(约莫有三四个月未收到您的回音，就这样我们间的通信就中断了，而到了秋天我们重又开始通信时，我们所谈的已经完全是其他的事情，忘记了夏天谈的是什么。) 就在这封信的末尾，我满怀严肃而深沉的喜悦把一个出现在我头脑中的、实际上是为您及其事业而出现的新想法告诉了您。(也就是说，如果您愿意听的话，这想法是自然而然地作为一个独立的、在我看来是十分完整的东西出现的，但由于我无论如何不能认为自己有可能实施这一想法，因而在我的意愿中便自然而然地把这一想法看做是为您而出现的。甚至可能是这样：如我已在上面说过的那样，这想法正是为了您而在我头脑中产生的，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正是与您作为一个诗人的形象紧密相联的。[①]) 如果当初您在夏天立刻给我回信，我就会写一封长信向您详细说明这一想法，我当时已从头到尾仔细考虑好了如何给您写信。您那时没有给我回信，看来，这样倒更好些。您自己判断吧，我那时的想法是（现在我只简单地谈一谈)，在一些引人入胜、富有魅力的诗中——在一些十分自然、毫不费力

① 这里谈到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8年3月21－22日写给阿·迈科夫的信，其中谈到迈科夫的《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一诗引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想法。——俄编注

就可背诵的诗中（深刻和优美的诗总是这样），——我认为，会出现一系列壮士歌（叙事诗、歌曲、小史诗、故事诗以及随便什么体裁的诗；在这里，诗的实质甚至它的韵律全都取决于诗人的心灵，突然完全地现成地浮现于诗人的心灵，甚至并不取决于诗人本人……）。现在我想做一段重要的插叙：依我看来，诗[1] 像一块天然的宝石、一块金刚石出现在诗人的心灵之中，它完全是现成的，已经具有了它的全部实质，这就是诗人作为创造者和创作者的第一件事，是他的创作活动的第一部分。如果您愿意的话，甚至可以说并非他就是创作者，而是生活，是强有力的生活实质，是生气勃勃的和真实的上帝，他把他的多样化的创造力量集聚在众多方面，最经常地集聚在伟大的心灵之中和有才能的诗人心中，因此，如果并非诗人自己是创作者（应该同意这一说法，特别是您，是行家，而且本身就是诗人，应该同意这一说法，因为突然出现于诗人心灵的作品太严整、太完全、太现成了）——如果并非他本人是创作者，那么至少他的心灵是产生钻石的矿场，没有了它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钻石。接下来才是诗人做的第二件事，这已经不是十分深奥和神秘的事，而只是作为艺术家所该做的事情：这就是得到了钻石之后，对它进行加工和镶嵌（这时的诗人几乎只是一个珠宝匠）。听我说下去，在这一系列壮士歌中，在诗行中，在设想这些壮士歌时我有时想到您的《康斯坦察大教堂》[2]，怀

---

① 诗（поэма）在这里是泛指，但从上下文来看是泛指长诗或叙事诗，而不是抒情诗。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想要提及的可能不是《康斯坦察大教堂》（1859），而是阿·迈科夫的另一首在当年风行、甚至得到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肯定的组诗(《画面》、《克列尔蒙特斯基大教堂》）中的一首，该诗反映了克里米亚战争。——俄编注

着爱，用我们的思想，一开头就用俄罗斯观点，再现出俄国的全部历史，要指出历史进程中的要点和关键。在这些骨节眼上俄国的历史在有的时候和有的地方似乎集中起来了，全部突然整个地表现出来，在整整一千年的历史过程中，这种能够表现一切的要点可以找出十个左右，也许大概还会多一些。正是要抓住这些要点，在壮士歌中讲给大家和每一个人听，但这不该是普通的编年史，而是一部发自由衷的史诗，甚至可以不要严谨地交代事实（但要十分清楚），抓住要点并将它表达得让人一目了然，知道它是以何种思想流露出来的，而这思想又是经历了何种的爱和痛苦才获得的。不过，不要自我中心，不要以自己的名义说话，而是要纯朴，要尽可能纯朴些，只让爱俄罗斯的感情像温泉一般喷涌出来，其他的东西什么都不要。试想，在第三首或者第四首壮士歌中（当时我打了腹稿，后来又写了好久）居然写到了穆罕默德二世占领君士坦丁堡[①]。（而且它直接地无意地作为写俄国史的壮士歌而出现的，自然而然、漫不经心地出现的；过后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怎么会毫不犹豫地、甚至是未经考虑和无意识地正好在我的壮士歌中把占领君士坦丁堡直接纳入了俄国的历史，而且丝毫也不怀疑？）整个这场灾难叙述得朴实而又简练：土耳其人把帝都[②] 团团包围；强攻的前夜（是在拂晓时分开始强攻的）；末代皇帝[③]在宫殿里走来走去（“君王迈着大步来回走动”）[④]，他走向弗

① 穆罕默德二世（1432—1481）法塔赫（征服者）的军队在1453年占领拜占庭帝国的最后一个堡垒君士坦丁堡。——俄编注

② 察里格勒。古时俄国人称君士坦丁堡为察里格勒。

③ 指君士坦丁十一世。他在1453年抵御土耳其人入侵君士坦丁堡时阵亡。——俄编注

④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借用了普希金的《西斯拉夫人之歌》（1834）中的第一首歌中的首句。

拉赫尔恩斯克的圣母像祈祷；祈祷词；强攻，战役；苏丹手举沾满鲜血的军刀骑马进入君士坦丁堡。苏丹下令在死人堆中寻找末代皇帝的尸体，凭绣在靴子上的金鹰把末代皇帝的尸体辨认出来①。圣索菲娅②，哆嗦着的大牧首，最后一次日祷，苏丹马不停蹄，登上台阶直奔神殿（historique），他来到了神殿中央，不安地停下马来，惊慌而若有所思地环顾四周说："向真主祈祷的好地方！"接下来是一群人乱扔神像和供桌，拆毁祭坛，建造清真寺，埋葬皇帝的尸体，而巴列奥略王朝③的最后一个女人来到了俄罗斯王国，她带来的不是嫁妆，而是双头鹰④；俄罗斯婚礼，伊万三世大公在他的木房里，而不是在宫殿里⑤，一个伟大的思想、有关俄罗斯的全东正教意义的伟大思想也就转到了这幢木房，俄国将来在东方的统治地位也安下了第一块基石，俄国前途的范围扩大了，不仅是一个伟大国家的、而且是一整个崭新世界的思想奠定了基础，由此注定了在西方开始腐败的时候要用全斯拉夫的东正教观念革新基督教并给人类带来崭新的思想，而西方在教皇彻底歪曲了基督因而在腐化卑鄙的西方人类中产生无神论的时候是肯定要堕落的。

---

① 拜占庭帝国的皇帝都穿绛红色靴子，靴子上绣金色的老鹰。——俄编注

② 建于532－537年的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大教堂。——俄编注

③ 1261—1453年间拜占庭帝国王朝，康斯坦丁十一世为最后一位皇帝。

④ 教皇保罗二世建议把康斯坦丁十一世的侄女卓娅（索菲娅）嫁给莫斯科大公伊万三世。1472年11月12日举行婚礼，从此以后俄国有了新的像拜占庭王国的国徽一样的双头鹰国徽。——俄编注

⑤ 在1492年以前伊万三世（1440—1505）同以前的莫斯科大公们一样住在木楼房里，自1499年起才用石头建造王宫。——俄编注

关于这个时代不止这一种想法，我还有一种想法：在描绘小木屋以及生活于其中的聪明的具有庄严和深刻思想的大公、与大公坐在一起的衣衫褴褛的总主教[①]以及逐渐习惯俄国生活的“福米尼什娜”[②] ——在描绘这一切的同时，突然在另一首叙事诗中转而描绘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的欧洲，意大利的罗马教廷，教堂建筑艺术，拉斐尔，朝拜望楼上的阿波罗[③]，有关改革[④] 的最初传闻，关于路德，关于美洲，关于黄金[⑤]，关于西班牙和英国[⑥]，———一连串鲜明的画面，与前面描绘过的全部俄国景象形成对照，但对这俄国景象的前途、对未来的科学、无神论与人权（按西方的方式而不是按我们的方式所认识的人权[⑦]）都有所暗示，而这正好是现在所有的和将来会有的一切的源泉。在激烈的思想活动中我甚至想过，壮士歌，举例说，不该在写到彼得大帝时结束。[⑧] 关于彼得大帝应该专门好好地谈一谈，要写一篇观点大胆坦率即持我们的观点的史诗-

① 指总主教菲利普。——俄编注

② 即嫁给了莫斯科大公伊万三世的康斯坦丁十一世的侄女卓娅（索菲娅），福米尼什娜是她的父称。

③ 原为古希腊雕塑家列奥哈尼斯（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创作，现保存在梵蒂冈的是大理石仿制品。原作已毁。

④ 指宗教改革。下文谈到的马丁·路德（1483—1546），系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的发难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

⑤ 指欧洲人向北美移民垦殖以及始于16世纪的西班牙人开采南美的金矿。——俄编注

⑥ 指1701—1714年间发生在法国和奥地利、英国及尼德兰同盟国之间的为所谓的“西班牙遗产”而进行的战争。——俄编注

⑦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宣布的人权观念是“官气十足的”，与之相对照他提出了对人权问题作“俄国式的解决”，以“永恒的”不可违背的道德和良心准则为基础。——俄编注

⑧ 上文中谈到的迈科夫写的《克列尔蒙特斯基大教堂》一诗正好是写到彼得大帝为止。

壮士歌。如果是我写的话，我会写到比伦[①]，写到叶卡捷琳娜[②]。再写下去的话，——我会写到解放农民[③]，写以携带仅存的一些纸卢布散居在欧洲的大贵族，写到肆意同意大利的波尔格泽[④]之流鬼混的太太们，写到鼓吹无神论的教会中学的学生们[⑤]，还有那些写评论文章和小说的全人类和全世界的公民——俄国伯爵[⑥]，等等，等等。波兰人似乎也该占许多篇幅。接下来我就会以幻想的未来画面作结局：二百年后的俄国，在它一旁的是欧洲，暗淡、凋敝和丧尽人性的欧洲及其文明。在这方面我不会在任何奇异的东西面前止步不前。

当然了，您此时此刻肯定认为我是一个疯子，主要是因为我海阔天空，信手写来，而所有这一切都应该面谈，而不是在信中写，在信里是什么东西也讲不清楚的。但我太兴奋了。您得明白：读了您的信，知道了您在写这种史诗，[⑦]我十分惊异：我们俩分手已经很久，怎么会出现同样的想法，有关同一类幻想境界的想法？我为此高兴了一阵子，接着我在沉思：我们俩

---

① 比伦（1690—1772），俄国伯爵，女皇安娜·伊万诺芙娜的宠臣。他所实行的一套制度被称为“比伦苛政”。

② 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她借近卫军之力推翻彼得三世而登位。

③ 指在1861年实施的废除农奴制度。

④ 波尔格泽是意大利的名门贵族。

⑤ 教会中学或译神学院。这里显然是指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他们的论敌都鄙视地称他们为“教会中学的学生”。

⑥ 指俄国作家弗·亚·索洛古勃伯爵（1814—1882）等人。——俄编注

⑦ 阿·迈科夫在4月12日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说他打算用十篇或十二篇小故事为农村学校或其他初级学校把俄国的真正的历史写出来，写其主要时期。他说：“我要用感情来写，用想象来写，以促使读者感受和想象……要是您在这里，可能会给我很大的帮助，而您自己也许会动笔写。”——俄编注

都是这样理解的吗？换句话说，我们的理解是一样的吗？您可知道，我想，这些史诗有可能成为一本了不起的全民族的书，在重新唤起俄国人的自觉方面会起很大作用。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要知道所有的学生都将知道并熟记这些长诗，而学生一旦记熟了史诗，他也就记住了思想和观点，而由于这观点是正确的，那它就会终身在他的心灵中永志不忘。由于这些诗和长诗都比较简短，俄国的整个阅读界都会阅览，就像读《康斯坦察大教堂》一样，直到现在许多人都还背得出您写的这首诗。正因如此，这就不单单是几首长诗和文学创作，不，这是学术，是传道，这是建功立业。去年，当我想给您写信并劝说您抓住这个想法干起来时，我自己思忖：我怎么对他说才能让他完全理解我呢？突然，一年之后，您自己受到了同样的思想的鼓舞，并认为需要把它付诸笔端！这就是说，思想是正确的！但有一点，应该并必定要做到的一点：长诗应富有诗的魅力，要吸引人，一定要吸引人，使人不由自主地要背诵它。我的朋友！请记住我的话，也许，您迄今为止的诗歌生涯不过是一个前言，一个引子，只是到了现在您才有机会完全竭其所能说出崭新的话，说出您的崭新的话！因此看待这件事要严肃些，深刻些，兴致要高些。主要的是要朴实和纯朴一些。还有一点要注意：诗行要有韵脚，别用过时的俄罗斯诗格写。您别笑！这挺重要：现在韵是大众化的，而古旧的俄罗斯诗格则是保守的传统。没有一首无韵诗是可以背诵的。人民已经不用以前的诗格编唱民歌了。他们现在要押韵。如果没有韵脚（如果不经常使用扬抑格），那么，真的，您准会误事。您尽可以笑话我，但我讲的是实话！逆耳的忠言！

至于叶尔马克[1]，我没有什么可以对您说的。您当然比我更清楚。依我看，一开始要写他的哥萨克特性：蛮勇、流浪和抢劫。然后再指出他是一个披着羊皮袄的天才人物；他能预测事业的巨大规模及其未来意义，但这一点只是在全部事业差不多已走上正道并进展得顺利时的事。这时产生了一种俄罗斯感情，与俄罗斯根基相结合的东正教感情（也许，甚至是一种类似忧郁的直感），于是就向伟大的君主派遣使者和呈禀帖，根据人民的理解，这君主是充分表达俄国人民的意愿的。（注意：您知道吗，依我之见，这种理解的主要的和最充分的表达是何时达到了它的发展顶点呢？是在我们这个世纪。不言而喻，我所谈的是人民，而不是腐败透顶的大贵族和教会中学的学生们。）

关于这件事就谈到此为止。我相信一点：我同您在思想上是一致的。我为此而感到高兴。请寄一点已经写好的东西给我，如果可能的话，多寄一些。我绝不会滥用。您自己明白，我非常想知道这一点，甚至到了焦急不安的程度！

您会问：为什么我久久不给您写信？不过，相隔的时间实在太久了，我现在已经难于回答这个问题。主要的原因是忧郁，如果要说清楚，那就得讲许许多多的话。忧郁至极，如果我是只身一人的话，那么我也许会抑郁成疾。幸好我同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在一起。您知道，她又怀孕了。这使我们两人都很激动。（现在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的母亲同我们生活在一起，在她目前怀孕的情况下这是必要的。）不久前我们遭受了

---

[1] 季莫费耶维奇·叶尔马克（卒于1585年），哥萨克首领，俄国民歌中的英雄。约在1581年远征西伯利亚，俄国由此开始了对西伯利亚的开发。

一大挫折，我们留在佛罗伦萨，而本来在一个月前就已经决定转到德累斯顿去。这全都是因为钱的缘故。后来我答应给《曙光》一部中篇小说（篇幅会很小），这事情也就算结束。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他现在也许正在生我的气）把事情办妥了：他把一百二十五卢布送到了玛丽亚·格里戈里耶芙娜·斯瓦特科夫斯卡娅那儿，其中六十卢布支付了利息，余下的六十五卢布给帕沙和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二人分用（帕沙得二十五卢布，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则是四十卢布），此外，他还答应在一定日期前寄一百七十五卢布给我到佛罗伦萨。我就指望在这个日期用这笔钱去德累斯顿。但发生了一件小小的令人尴尬的事。《曙光》并未从邮局寄钱并进行保险，而是通过一个什么经纪人办理这件事，结果我晚了十天或十二天才收到钱。(由于我不是经邮局收到钱，因而有可能根本收不到，因为经纪人在佛罗伦萨也许根本就找不到我。）就这样我们因等钱而在佛罗伦萨多待了两个礼拜左右，花去了不少钱：这样一来路费就不够了。我向《俄国导报》求援。在1月份以前我一定要给《俄国导报》一部长篇小说，而在德累斯顿我将埋头工作。但种种琐碎的麻烦事很多。在佛罗伦萨正是酷暑难当，整个城市闷热不堪，我们的神经都失调了，这对我妻子尤为有害。目前我们（一直 en attendant[①]）挤在一个窄小的房间里，窗对着一个市场。我讨厌这个佛罗伦萨，现在是既挤又热，无法坐下工作。一般说来我十分忧郁，而因为是在欧洲更加深了这种心情，我像一头野兽似的看着这里的一切。我已经决定明春（在我写完长篇小说时）无论如何回彼得堡去，哪怕把我关进债户拘禁所也不在乎。且不说精神方面的好处，就是物质利

① 法文：等待着。

益我在国外也有不少损失。例如，您可以想一想，不管怎么说，我的（全部）作品的第3版、第4版和第5版销售情况良好。《白痴》（不管它怎么样，现在我不争论）毕竟是一件优质商品。我确切知道，如果将它出第2版的话，一年之内就可全部售完。为什么不出版呢？现在正是时候，主要是由于一个情况我特别想要出版。我采取了什么措施呢？约莫六周前我委托玛丽亚·格里戈里耶芙娜·斯瓦特科夫斯卡娅办理下面一件事：（带着我的介绍信）去亚·费·巴祖诺夫书店问他是否有意出《白痴》的第2版（如果他现在动手，明冬就可印好），价格为二千卢布。（我甚至打算降价，只拿一千五百卢布，如果他能一次付清的话，否则可以分期付款。）订合同的法律程序和手续绝不会误事，因为我可以从这里寄去委托全权办理的证明。我请玛丽亚·格里戈里耶芙娜别强求，只消问一下巴祖诺夫，让他说一句"行"或者"不行"，并告知我。如果他说"不行"（虽说他心中清楚：我的书迄今销路如何，它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商品），那就随他的便，于我反正一样。我自己回国后也能出版，而且不会亏本。我托办的这件事似乎并不繁重，不是吗？一分钟内就可以解决问题：同巴祖诺夫说两句话就行。可是情况怎么样呢？已经六个多礼拜过去了，玛丽亚·格里戈里耶芙娜处却音信全无。而我之所以求她办事（一生中第一次），是因为去年夏天在瑞士时她本人热情地提出，如果我有什么事要托她在彼得堡办的话，她愿意帮忙。

这样我的利益明显地受到了损失，而唯一的原因是我本人不在彼得堡。我蒙受损失的还不光是这一件事。在俄国我还有许许多多事情，不办好的话我就不行！不知我是否已经写信告诉过您：我现在有一个写作打算（写一部长篇小说，关于无神论的寓言故事），与它相比，我以前的全部文学生涯不过是些

废物，不过是一个引子，我将为写作这部长篇小说而献出我的全部余生。我告诉过您没有？要知道这本书在此地我是写不出来的，无论如何写不好！我必须住在俄国，不在俄国是写不成的。

麻烦的事情太多了！琐碎的事情太多了！能饶了我就好了！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请您再给我写信时谈谈帕沙，也谈谈他同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之间有些什么口角！纵使这是些微不足道的事，但对我来说却很重要。虽然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以前的来信只字不提帕沙，但日内她寄来了一封含有责备意思的信。这是一些想法很奇怪的人。不错，他们都穷，但要知道我也只能做我力所能及的事。

请听我说，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我还有一件事求您相助，您能帮忙就请您帮忙，不能也就算了，请不必勉强。看在上帝的分上，事情并不需要您费多大劲儿，但却是要慎重从事。事情与巴祖诺夫有关。我恳求您到他书店去一次，问他是否有意出版《白痴》？价格是两千卢布（我不愿降低到一千五百卢布）。也许，您自己知道，同亚·费·巴祖诺夫谈话可以直截了当。做这件事情时，您不必卖力，特别是不必恳求他。如果谈起来（巴祖诺夫喜欢征求意见），那么请对《白痴》美言几句（看在友谊的分上）。但主要的是千万别特别热情。了解到他的意向后就给我写信。这就是我求您帮助的事情。

在这件事情上（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虽说我并不愿意降价，而且如果"谈不成"，也无所谓，于我无损，我可以自己出版或者再稍等一阵）您当然是不会拒绝我的请求的。但令人棘手的是我已托过玛丽亚·格里戈里耶芙娜办这件事，而且要她保密，尽管我同时也曾对她说过我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您。现在我绕过她求您，她会不会因此而生气呢？不过她

有什么可生气的呢？她是知道您将从我这儿得知这件事情，更何况已经过了必要的时间，她却不给我答复，而这件事对我又是重要的。她满可以告诉我说她不愿意做这件事，我至少就不会缩手缩脚，可是她竟然不理不睬。① 不过，我想，这也不要紧，没有什么令人棘手的，如果您去找巴祖诺夫并以我的名义问他：是否有人代表我向他建议出版《白痴》。接着您就见机行事，同他谈谈出版的诸种条件。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这就是我要恳求您办的事情。您能办的话，请办一办，恳切地请求您。当然，我不求您把这件事情办完（因为不可能办完，还需要订合同和写委托书），我只求您开个头，了解一下巴祖诺夫是否有意出版《白痴》，他的话是否可信，然后再简要地把情况告诉我。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因为我总是麻烦和折腾您而抱怨我、责怪我。

不过，需要告诉您：日内我将给玛丽亚·格里戈里耶芙娜写信，请她别再管有关巴祖诺夫的事情，而且把我过去的请求当做未曾有过的事。即使我不想为巴祖诺夫一事求您，我同样会给她写这一封信。不过，能否劳驾去见一次玛丽亚·格里戈里耶芙娜并问她一下：她是否已为我托她办的事做过努力，抑或是已经忘了？如果能这么做，那是最好不过的。但我不敢麻烦您：要跑许多路。

我依然希望快些离开这里去德累斯顿。如果我留在佛罗伦萨，寄往德累斯顿的给我的信也会转到这儿来，因为我已与德累斯顿邮政总局通信联系好了。不过，这总是下策，我仍希望很快离开此地去德累斯顿，所以如果您给我写信（我渴望收到

---

① 实际上，玛丽亚·格里戈里耶芙娜转托尼·斯特拉霍夫办理此事，因巴祖诺夫的条件太苛刻而未办成。——俄编注

您的信),那么今后在任何情况下请按下列地址寄：Allemagne，Saxe，Dresden，à M-r Théodore Dostoiewsky，poste restante.

我们是出于许多必要的考虑才要迁到德累斯顿去的，主要的想法是我们在那儿生活过，它可靠，费用较省，还有一些熟人，所以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打算在那儿分娩（这将是9月初的事)。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感谢您对她说的一番好心话。她常常想到您，并且一直在怀念俄罗斯。我很高兴，现在的活计能稍稍为她排愁解闷。再见，我的朋友！写了整整三张纸，告诉了您一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我们分离的时间实在太久了，而由于阔别，积累了许多莫名其妙的想法。在你们彼得堡发生的一切也多多少少传到了我的耳中，因为我这儿有《俄国导报》、《曙光》，我还读《呼声报》，此地的图书馆里有这种报纸。丹尼列夫斯基的文章《俄国与欧洲》您喜欢吗？我认为这是一部极其重要的作品，不过，我担心，他们的杂志没有将它充分突出地显示出来。我认为阿韦尔基耶夫的关于弗罗尔·斯科别耶夫的喜剧是今年的最佳作品。读第一遍时我曾喜出望外；现在我读第二遍时态度就变得谨慎一些了。[1] 紧握您的手，拥抱您。

全身心永远属于您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阿韦尔基耶夫的喜剧《关于俄国贵族弗罗尔·斯科别耶夫》的最初评价，见1869年4月6日致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

致弗·伊·韦谢洛夫斯基[①]

（1869年8月14日，德累斯顿）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阁下：

日内我收到了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迈科夫从彼得堡寄来的信，首次听到我姨母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库马宁娜在莫斯科去世的消息，[②]并得知您和我弟弟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③]一起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家（当然，也就是我已故的哥哥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孩子们）的监护人的消息。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在从您的友人卡什皮列夫——《曙光》杂志出版者那儿得知这一情况后还告诉我说，您表达了下述一种看法：由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库马宁娜的遗嘱中有一条款，根据这一条款，四万卢布是指定给某个修道院的；也由于已故的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在立这张遗嘱时已经神志不清，“因此可以轻易地把这一条款和遗嘱取消”。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还附带提到了您说的话（这一切他也是从那位卡什皮列夫那里得知的）：如果我向您表示，哪怕是写信表示同意着手处理此

---

① 弗·伊·韦谢洛夫斯基是律师，莫斯科区法院的成员。于1868年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弟安德烈一起担任亚·费·库马宁娜的监护人。——俄编注

②③ 这个消息传闻有误。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姨母亚·费·库马宁娜并未去世。而与韦谢洛夫斯基一起担任她的监护人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弟安德烈，而不是四弟尼古拉。但传闻虽然失实，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信以为真，为此给韦谢洛夫斯基及自己的侄女等写信，以致他与他的家族因姨母遗产问题造成纠纷。——俄编注

事，那么您就不会推辞为取消遗嘱而开始奔走了。

首先，请允许我向您表示由衷的谢意，感谢您关注我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人的利益；其次请允许我直接谈论这件事。

第一点，不仅是关于遗嘱的条款，甚至连姨母逝世的消息我都只是现在刚从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处得知的。任何人都未曾告诉过我。因此首先请允许我恳求您来函到德累斯顿，告知姨母在何时去世？并告知（哪怕只是简短地）她的遗嘱的内容。陀思妥耶夫斯基家里人和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得到的是什么？伊万诺夫一家和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得到的是什么？还有，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的其他一些亲戚们、侄子们和孙儿们分得的是什么？还有最重要的是，奥莉加·雅科夫列芙娜·涅恰耶娃[1]（她同姨母生活在一起并照顾姨母）是否健在？我们大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人，都称她为我们的婆婆。（我认为，如果要着手取消遗嘱，那么奥莉加·雅科夫列芙娜对这件事情的意见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点，我急于向您直接并彻底地表明：如果姨母的遗嘱确实是在她已经神志不清的时候（即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签的字，那么我乐于并有充分准备来进行这件有关取销遗嘱的事，并恳切地请求您参与此事并做指导。在姨母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我指的是在 1866 年至 1867 年间，因为在 1868 年和 1869 年我已到国外）我见过姨母几次，我现在记得很清楚，当时她已经完全神志不清。虽说我关于遗嘱一无所知，不过她最初的一份遗嘱（如果存在过这样的一份遗嘱的话）在最后几

① 奥·雅·涅恰耶娃（1794—1870）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外祖父 Ф. Т. 涅恰耶夫（1769—1832）的续弦（自 1814 年起），长期同丈夫一起生活在库马宁家，丧夫后她几乎成了库马宁家的有充分权利的主妇。

年里也许确实受到了改动。这一点您当然知道得很确切。不过，如果要把这么一大笔钱留给修道院的想法还是在很久以前、在姨母神志十分清醒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的话，因而这想法是她真正的自觉的愿望，那么我怎能违背她的意志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修道院通过见证人证明，给它一大笔钱是姨母最初就有的一贯想法，又怎能指望事情能办成呢？

尊敬的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我向您叙述这一切，唯一的恳求是请您向我说明这件事情的主要实质以及办成这件事可能有哪些重要的指望？如果您仍持有那种由卡什皮列夫先生转告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的想法和观点，那么我请求您给我指教，详细地教导我，向我解释我全不了解的几种情况。（例如，是否还需要陀思妥耶夫斯基家中的和遗产继承者中的某个人同我们一起料理这件事情？如果不需要，那么他们中是否会有人妨碍这件事情的进行并从中破坏？）

总之，我发现，在这件事情上对我来说有许多尚未搞清楚的问题和事实。无论如何我恳求您告知一切，并请把信寄到德累斯顿。对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告诉我的有关您对此事的想法和观点以及您所表示的对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人）的利益的关怀我不能不完全相信，我也不能猜测卡什皮列夫先生转达给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的内容有误，因而在再一次向您表达谢意的同时，我满心指望您不会因我要求解释一些情况而生气。如果法律是为我们说话的，如果我们有希望赢得这场官司，那么怎能不利用情势而开始这场诉讼呢？我的意见就是如此。①

① 弗·伊·韦谢洛夫斯基没有回信，而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交给了他的三弟安德烈。

我的地址是：

Allemagne，Saxe，Dresden，

à M-r Théodore Dostoiewsky，poste restante.

请接受我真诚的敬意。

有幸永远是您阁下的最忠实仆人。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由于一些情况，我待在德累斯顿的时间将很长，至少一整个冬天。

又及

致阿·尼·迈科夫

(1869 年 8 月 14 日，德累斯顿)

最亲爱的朋友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

您的回信使我非常高兴，不言而喻，我不等您寄来长信就回信了。(不过，您得记着，要记着，亲爱的人，您答应过很快给我写一封长信!) 首先，感谢您想到了我和我的利益。① 我已经给韦谢洛夫斯基写了信。现在扭转这件事情（甚至于扭转同我的关系）全都取决于他了。② 仔细读完您的信中所说的

① 指前信中提及的阿·迈科夫告诉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关后者姨母去世以及她的遗产处理问题的消息。其实这是讹传。

② 指前信即 1869 年 8 月 14 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姨母的遗产事写给韦谢洛夫斯基的信。

一切之后，我认为，做这件事情得谨慎。这类事情是必须慎重对待的！姨母曾神志不清多年（确实有四年左右），这一点我多次亲眼目睹，而且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找到上百个见证人。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关于她的遗嘱以及她对修道院的真实意图我一无所知。能增强我的意愿的只有一点：韦谢洛夫斯基该是肯定知道她的遗嘱的全部实质以及谁会反对我们和谁会支持我们。总之，我给他写的信有下述内容：我从您那儿（而您从卡什皮列夫那儿）听说，他曾讲过某些话和曾表达过某些意见，接着我就请求他把一些事实和情况以及遗嘱的细节告诉我。而在信的末尾我写道：如果他确信遗嘱在最近即在姨母神志不清时被修改过，因而他确信根据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我请他不要不给我出主意和不给我指教，并在下述意义上向我说明："不言而喻，在上面谈到的情况下我才会打这场官司。"

我的信就是这么写的。现在我要等韦谢洛夫斯基的回信，即等他的说明和指教。① 您在信中说，我应该做这件事，不只是为我自己，也是为了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一家子。② 我要使您确信的是，我的亲爱的，如果提出诉讼是正确的，我不仅会为我亲爱的已故的兄长米沙着手张罗，即便是为了我自己一个人，我也不会错过机会。至于说到这一家子人，我告诉您一个事实：我是从您处首次得知姨母去世的消息的，谁都没有告诉我！他们做得对吗？依我看，这倒是一个迹象：他们都

① 弗·伊·韦谢洛夫斯基没有回信，他让另一监护人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执笔给他的哥哥说明了一些情况：首先，姨母去世是讹传；其次，姨母已经神志不清，姊妹们请求韦谢洛夫斯基和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为监护人，等等。

② 阿·迈科夫在 1869 年 8 月 7 日写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后者及其已故的兄长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每人均可分得遗产一万卢布。

有钱，他们都已经得到了一些什么（就是说，已经不太需要我了）。不过，如果他们哪怕是得到了一点点什么，我倒会十分高兴。我会感到如释重负，哪怕只是暂时的，因为最近整个这段时间里我自己过着穷苦的生活，连一个卢布也未能寄给他们。我的朋友，您能否打听一下，他们是否得到些什么，并告诉我（因为他们如果得到了，他们自己不会告诉我）。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不知为什么给我写了一封谴责的信（虽说我在拼命想办法帮助她）。为了帮助他们，我典当了妻子的东西，他们能够知道这一点就好了！如果说给的还是太少，那我又何罪之有？尽管这样，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在她写给我的信中不愿提及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也不愿回答她的问候（我的妻子却在每封信中向她问好）。而我呢，在此之前我已把妻子怀孕的事告诉了他们。这就是说，他们很生我的气。而由于我在这三个月里没有什么钱可寄给他们，因而我就根本未回信。而他们却是知道我的地址的。（如果他们对地址有怀疑，他们满可以向您打听；我在德累斯顿虽说才十天，但我却已经收到了好几封写了德累斯顿地址寄到佛罗伦萨来的信，因为我从佛罗伦萨写了几句话通知德累斯顿的邮政总局。）正因为这样，他们不把姨母去世的消息告诉我——对此我甚至感到委屈。他们不通知我，我再说一遍，只有在一方面也许是好的，那就是他们有钱了，他们已经分到了，不怎么缺钱用了。全靠上帝保佑，上帝保佑，因为我自己的情况远没有我原先所指望的那么好。

是的，我在德累斯顿总共才十天。今天，我连同给您的这封信还给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寄去了一封短信。[①] 我简略地

① 指 1869 年 8 月 14 日写给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

告知我近来在佛罗伦萨的生活情况。我们要三个人一起启程（因为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的母亲在我们这儿），从佛罗伦萨去德累斯顿，途中还得做短暂的逗留（因为同行者中还有一个怀胎八个月的孕妇），——为此必须储备一大笔钱。卡特科夫已寄钱来，但我们在佛罗伦萨欠下的钱就几乎是他所寄来的钱（两千法郎）的半数，靠余下的钱我们总算搬了家。现在我们已在德累斯顿定居下来，相当舒适，当然将在这里过冬。我终于坐下来写作了。佛罗伦萨的炎热天气使我损失了三个月！那个城市的气温太高，午后三点钟左右在阴凉处也达列氏三十四度，有时甚至到三十五度。夜间是二十七度、二十八度，只有在凌晨拂晓前，在四点钟左右才是二十六度。可那又怎样呢，在最近一段时间里甚至街上还遇到旅游者，有英国人、法国人，甚至有俄国人。我们经过了威尼斯、的里雅斯特[①]（走海路），经过了维也纳和布拉格。我妻子非常喜欢威尼斯和维也纳（它别具一格）。我们本来打算并已决定定居在布拉格，而不是在德累斯顿。结果呢？在布拉格住了三天，寻找寓所，但未找到，我们就离开了。事情很清楚，这个城市根本不是供外国人参观访问的，因而它通常没有附带提供家具和用人的寓所，只有一些供大学生们住宿的（单独的）小房间。而旅馆和公寓我们又住不起，因而只有一个办法：要租一个仅有四堵墙的空套间，购置全套家具和厨房用具，雇一个女用人，签订一个租住六个月的合同（因为在这个城市里全部套间都订六个月租赁合同）。结果是我们离开了布拉格，来到了我们已经熟悉的德累斯顿，这里似乎是每幢房子里都有带着家具和佣工的套间出租：就有这么一种行业！而我却想象过和希望过在布拉格

① 位于威尼斯东北的意大利城市。

耽搁下来于我有益，我甚至还曾想象在即将举行的庆典活动上（在俄国人之间）也许能遇见您。[1] 请来信告知您去吗？委员会给您发出邀请信了吗？

至于说到（话又说回来了）姨母的遗产问题，即使这件事朝有利于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人）的方向发展，那么对我来说，至少在目前它只是一种十分遥远的东西，不能对之抱什么希望和目的。在有利的情况下此事将在三年之内解决，不会少于三年。而我呢，我必须在明年之内返回俄国，哪怕是被关进债户拘留所。是的，现在情况发展成了这种样子：比起留居国外来，我还是被关进债户拘留所更为有利。如果撇开癫痫病发作不谈，我的身体是结实的，所以我经受得起各种折腾；反之，假如我在这里再待上一年光景，那么我就不知道我还能否写出一些什么东西来，不说好好地写，即便是马马虎虎地写也写不出来，因为我对俄国的情况太生疏了。这一点我感觉得到。另一方面，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不在俄国生活就感到十分寂寞，这是看得出的。再说，假如我们失去了一个孩子（一个在身体、美貌、懂事和感情方面我从未见过堪与相比的孩子），那只是因为我们不善于使用外国的抚养和教育孩子的做法。如果我们再失去目前行将出生的孩子，我们俩人将会真正陷入绝望。现在离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分娩的日子至多只有三星期左右了，我很为她的健康担心。第一次怀孕她很好地挺过来了，这次情况却完全不同：她时常闹小病，况且她心神不安、神经过敏、易发脾气，她当真害怕会在分娩时死去（她想

① 指将在布拉格举行的捷克伟大爱国主义者、15世纪上半期捷克民族解放运动的策动者扬·古斯（1369—1415）诞辰五百周年纪念活动。

起了初次分娩时的痛苦）。一个性格并不胆怯和委靡不振的人却有这样的惊恐和不安，确实是危险的，因此我十分担心。顺便谈谈我的妻子热烈地向您和尊夫人问好。她常常怀着深厚的感情想到您，感谢您对长篇小说的祝贺，[①] 所以我们在八个月以前就已经决定再次请您当新生儿的教父。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请您不要拒绝，这是我们确定不移的强烈愿望。（您的干亲家，仍是以前的，是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是您所熟悉的，她是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的母亲。）

总的说来，我现在正处在一个十分忙碌的时期。操心事太多，还得坐下来写作——为《曙光》写，然后为《俄国导报》写一部大作品[②]。已经八个月我没有写什么了。不言而喻，开始时会很紧张，但过后会写出点东西的。想法有一些，只是需要生活在俄国。

当然，我比您本人更清楚您是怎么度夏的，因而我事先就知道您在秋天来临之前不会给我写信。不过，有一件事情，我曾指望您对它写上三言两语，给我一个信息。不用说，我这决不是在指责您。这事情与巴祖诺夫和《白痴》的出版有关，实质上是了解一下可或否。我的亲爱的，把这种事完全委托您来办——我连想也不敢这么想，而且从我这方面来说，如此麻烦您也不成体统。但巴祖诺夫的意见“可”或“否”这一点则是

---

① 阿·迈科夫在 1869 年 3 月 3—8 日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戏言：“……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也开始构思一部长篇小说，但她自己也说不出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虽说她将构思它九个月。”——俄编注

② 可能是指构思中的《无神论》的序曲——关于《无神论》主人公童年生活的一部长篇小说。

我很想知道的。[1] 不过，现在我并不渴望能把作品的版权预售掉，以后卖也许更为有利。除此之外，我现在至少还有一些别的目的和意图。因为我已经决定，无论如何明年要返回俄国。

我还有一件事情求您，亲爱的朋友，请您来信谈谈帕沙！一想到他我就感到苦恼和难受。我知道，只要他仍在任职，他就会有薪金收入，但我非常想帮助他。现在我连一分多余的钱也没有；不过，再过上一个月或者五个星期我将给《曙光》寄去一部中篇小说，按篇幅算它的稿酬似乎会超过我从《曙光》预支过的数目。届时又可以稍稍分一点儿给帕沙（少许毕竟比什么也没有要好些）。上帝知道到那时我自己将多么需要钱！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人大概已经分得了一些什么，在一段时间内他们也许用不着我。[2] 亲爱的，来信请把这件事告诉我。

也请来信谈谈自己。请您给我写您答应过要写的长信。我估计，我这封信寄到彼得堡时您也将从别墅回家了。

紧握您的手，向您夫人问好。

您可知道，我有时会这样想：我们相互失去联系的时间远比我们所感觉到的要长久些，以至我们已经难于在信中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了。

永远全身心属于您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的地址是：

Allemagne，Saxe，Dresden，

---

① 当指陀思妥耶夫斯基准备把《白痴》的版权卖给彼得堡的书商一事。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嫂子埃·费·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及其子女。

à M-r Théodore Dostoiewsky，poste restante.

致索·亚·伊万诺娃

（1869年8月29日，德累斯顿）

亲爱的和最宝贵的朋友索涅奇卡：

我终于给您写信了。您对我一直未写信有什么想法？我现在给您写信，可是不知道您的地址。由于我在莫斯科找不到可以委托去寻找您并转交这封信的人，所以冒险把它寄到《俄国导报》编辑部（您曾在信中告诉过我：您在那里做过翻译工作）；同时我还专门给编辑部写了信，请求他们把这封信，“一封对我说来是很重要的信”转给您，或者在您去编辑部时交给您，或者把它转寄到您家，如果编辑部已经知道您的地址的话。这么做的结果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别无他法把此信转给您：因为你们大家显然都已从乡下回到了城里，而原来的寓所，正如您已经写信告诉过我的那样，你们正打算迁离或者已经迁离，很可能，你们现在已住在我所不知道的新寓所。就是说，我没有别的办法。

简要地把我自己的情况告诉您。寄这封信的目的是想找到您并重新建立联系。我只说一点：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心里记着和脑中想着的全是您。我和阿尼娅在想到俄罗斯时几乎都谈到您，而俄罗斯则是我们每天要想到好多次的。我们长期待在佛罗伦萨，只因搬家用的钱一直凑不够。《俄国导报》编辑部足足三个多月不理睬我再三提出的寄钱请求。（我有事实根据做推测，他们没有多余的钱，所以才一直不回信。这话只在我们之间说说。）最后（五个星期前）他们寄了七百卢布到佛

罗伦萨。现在我请求您运用您的想象力：在6月、7月和8月的前半个月（新历）里，我们留在佛罗伦萨是什么滋味！我一生中从未遭受过任何类似的境遇！旅行指南上说，佛罗伦萨因其地理位置，在冬天是意大利的最冷城市之一（指的是真正的意大利，实实在在指的是半岛）；而在夏天则是整个半岛上（甚至是整个地中海地区的）气温最高的地方之一。它的高温的固定性、持续性及程度只有西西里岛和阿尔及尔的一些地方才可比拟。作为能够经受一切的俄罗斯人，我们顶住了这只火炉的考验。我还要加一句：在佛罗伦萨生活的最后一个半月里我们的钱花完了。不错，我们丝毫不缺衣少食，相反我们的日子过得挺阔绰，但我们的住所相当差劲。在5月里，由于一个无法左右的情况我们被迫离开了原先在那儿过冬的寓所，我们（等待着很快寄钱来）搬到了一个熟悉的房东家，在那儿租了一个很小的房间，打算住最短的时间。但由于钱没有寄来，我们只得留在这个很小的房间里（在这里我们捉到了两只非常可恶的毒蜘蛛），一住就是三个月。我们的窗户对着一个有门廊的市场，有十分漂亮的花岗石柱子和拱门，有一个青铜铸成的形似一头大野猪的城市喷泉，水从它的大嘴中喷出（这是一个古典作品，非常美）；但是，请您设想一下：这许多巨石和拱门几乎占据了整个市场，它们每天都被烤得灼热，活像澡堂里的炉子一样（确实如此），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空气之中。真正的炎热，像火炉似的，我们遇上了六个星期（此前尚忍受得了），在阴凉处气温高达列氏三十四度和三十五度（!!），而且几乎经常如此。夜间下降到二十八度，凌晨时分，在后半夜四点钟左右，气温常是二十六度，之后又开始升高。可是，您可想象一下，在这种酷热的条件下，没有点滴雨水，虽说十分干燥和灼热，空气却非常清新；花园（在佛罗伦萨花园少得不像

话，到处尽是石头）里郁郁葱葱，草木却不凋萎，不枯黄，相反，它们似乎更绿，更茂盛；花卉和柠檬好像正是盼望着这种太阳。但对一个被种种情况困在佛罗伦萨的我来说，最最奇怪的是那些闲逛的外国人（其中许多人很富有）中却有一半留在佛罗伦萨，甚至还有来此地重游的，而整个欧洲的人却从酷暑一降临就涌向德国的矿泉。我在城里走动，遇到穿着讲究的英国女人，甚至还有法国女人，我搞不懂：既然有钱出门旅游，怎能心甘情愿地生活在这座地狱之中？我最怜惜的是可怜的阿尼娅。可怜的她当时已怀孕七八个月，炎热使她感到异常难受。不仅如此，城里的人还彻夜不眠，唱歌唱个没完没了。我们的窗户夜间当然是敞开着的，凌晨五点钟左右集市上就有人喊叫和敲打，驴子又在大声叫闹，因此简直就睡不着觉。我们终于离开了这个城市，起初想在布拉格住下。从佛罗伦萨到布拉格千里迢迢（经过威尼斯，走海道，经过的里雅斯特，——别无他路可走），因此我很为阿尼娅担心。不过，佛罗伦萨的著名大夫扎涅特季对她做了检查后说：没有任何危险，可以上路。他说得对，一路上确实平安无事。我们经过了威尼斯，在那里逗留了两天，阿尼娅看着那儿的广场和宫殿赞叹不已。在圣马可大教堂①（精美绝伦的建筑物！）她丢失了一把她非常珍爱的雕花的瑞士扇子。（她本来就没有多少贵重的东西！）我的上帝啊，她哭得多么伤心！我们也喜欢上了维也纳，维也纳肯定比巴黎好。我们在布拉格逗留了三天，找了三天寓所，还是未能找到。结果我们搞清楚了：如果我们要住在布拉格，我

① 圣马可大教堂初建于829年，原为存放从亚历山大里亚移来的圣马可遗体的纪念性建筑。一度焚毁，1071年重新建成。1807年改为威尼斯主教座堂，具有明显的拜占庭风格。

们就该租赁一套居室——空荡荡的四堵墙，像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一样，签订合同；自己购置家具，自己雇用人和配办厨房用具，等等。非这么办不可。这笔费用我们可负担不起，因而我们就离开了布拉格。现在我们住在德累斯顿，已经三周了；阿尼娅可以说已经临近分娩。目前我们已经满不错地定居下来；但是我呢，我却完全不行了。原来，在佛罗伦萨时，炎热和干燥的天气对我的健康非常有益（就是阿尼娅也未曾诉过苦，甚至恰恰相反），主要是对神经有益。连癫痫病也发作得少了，而且正好是在最炎热的日子里。总的说来，在佛罗伦萨癫痫病即便发作也并不厉害。而现在，在德累斯顿，我却一直在病中（也许，这是由于旅途劳顿）。我不知道，是感冒还是神经失调导致了我这种时冷时热的状态？三个星期内癫痫已经发作过两次，而且两次都是恶性发作，很难受。天气倒是非常之好。我认为，这一切都是由于气候的急剧变换，由意大利的气候换成了德国的气候。我现在还感到忽冷忽热；我料想这封信也是写得忽冷忽热，就是说前后不相连贯。以上就是有关我在整个这段时间里的情况汇报。不用说，所写的不过是百分之一。除了生病，我心中还有许多令人苦恼的事，没有什么可解释的。比如说，必须在第1期出版前把作品交给《俄国导报》，哪怕只是长篇小说的开头部分。（他们并不强迫我，他们对待我一直是非常客气的，而且他们从来不拒绝给我寄钱，虽说我已欠了他们许多；但是我自己，凭良心说，我感到自己是受约束的，负有责任的，而且我这种感觉是痛苦的。除此之外，春天我从《曙光》编辑部领了三百卢布，打算今年给他们一部中篇小说，篇幅不少于两印张。可是，无论是为《俄国导报》写，还是为《曙光》写，我还什么都未曾动笔。在佛罗伦萨时天气十分炎热，无法写作。订合同时，我原来打算的正是在春天离开佛罗

伦萨去德国，在那里我立即动手写作。可是人家一连三个月拖延着不寄钱①，有什么办法呢？还有阿尼娅，再过上十天，她大概将赠给我一个小男孩儿。这件事也会耽误写作进度。何况她还在生病，因而不能帮助我速记和誊写。关于身体状况我就不说了。还有这写作本身！难道为了赶任务就可以乱写一通？我有一个主题思想，我也已全身心投入，但却未能下笔写它，不应该这么做，因为尚未准备好：尚未经过深思熟虑，而且需要有材料。于是我必须使劲想出一些新的故事，而这么做是十分令人厌恶的。我该怎么办？我怎么才能安排好自己的事？——我可不知道！

我的朋友，我在等您立即来一封长信。我这封信也是写给你们大家的，因此要大家都给我回音，哪怕是通过您。我想知道您妈妈和孩子们的情况。你们生活得怎么样？打算做什么？——一切都要写。像亲人和朋友一般地对待我的只有你们一家，而你们大家，也没有一个人会像我这样地爱你们。如果说我整个夏天没有写信，那只是由于期待而懊恼，提不起笔来。现在我要谈一件事：我请求您帮助，我亲爱的朋友，给我出主意并进行解释，在我心目中这是一件迥非寻常的事情。

首先，这是一件秘密的事情，因而我恳求您，暂时别让它传出你们的家门之外，别让任何一个人知道。

我要告诉您：整个夏天大家都把我丢下不管了，没有任何人给我写过片言只语。日前我突然收到了两封信，一封是迈科夫的，另一封是斯特拉霍夫的，两封信合装在一个信封里，并标明是一封专函。他们告诉我关于姨母去世的消息，然而我那

① 指上文提到的《俄国导报》三个月没有给他寄钱，他因没有路费，无法动身去德国。

些住在彼得堡的亲戚们却一声不吭，他们是知道我的地址的。这是一个迹象：也许，按姨母的遗嘱他们已经分到了钱。上帝保佑他们，我真诚地希望这样，因而我才请求您：（一）告诉我，姨母是在什么时候在何种情况下去世的？您自己是怎样知道的？你们大家是否都分得了一些什么？（二）请您把您所知道的有关遗嘱的一切写信告诉我：谁是遗嘱执行人？各人一一分得了什么？我们住在彼得堡的亲戚们(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戈列诺夫斯基家等)分得了一些东西吗?分到的是一些什么？

最后还有主要的一点：

迈科夫和斯特拉霍夫写信来是有目的的。卡什皮列夫，《曙光》的出版者，他是某个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韦谢洛夫斯基的朋友，后者同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我的弟弟，您的舅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子的监护人。正是这个韦谢洛夫斯基对卡什皮列夫说，姨母死后留下遗嘱，要把四万卢布交给“某个修道院”，但由于她立下这份遗嘱时已经神志不清，故而“可以轻易地将它取消”。您再听下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族所有的人中”（韦谢洛夫斯基说）“他特别尊重我”，但他以为我是“一个十分富有的人，就像我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人一样”；后来他知道了我的知名度与我的财富正好构成“反比”（按迈科夫的说法），他就说：“如果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即我）向他表示（哪怕是用书信表示）同意，他就乐于“为取消这份遗嘱而开始奔走”。他，即韦谢洛夫斯基，还说：如果我人在彼得堡，那么他本人会从莫斯科来到我这儿，以便就此事进行商谈。

迈科夫把这一切告诉我之后，他自己还补充了几句，热切地请求我立即通过韦谢洛夫斯基着手做取消遗嘱的事，他还说：我们大家（即米沙哥哥一家、我、安德烈和尼古拉弟弟）

“可以各得将近一万卢布，如果把这部分钱（即一万卢布）提供给亡兄米沙的一家子，这件事情的慈善意义丝毫不亚于捐钱给修道院”。

接着迈科夫又恳求我想一想我的受到了挫折的事业、我的健康状况以及怀孕的妻子，他在信的末尾建议我“开始做这件事，别犹犹豫豫”。

现在请您听一听我的想法。

我毫不怀疑，我知道，姨母在她一生的最后三年或者甚至四年间已经神志不清（而这是不容争议的）。所以如果我确实了解和确信，姨母真正是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安排这笔钱给修道院，那我就会毫不犹豫地行动起来，我甚至会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族的代表开始一场诉讼，因为我很清楚：我们，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在法律上是姨母的最年长和最有权威性的继承人。（比如说，如果她未留遗嘱便去世的话。）但在我心目中事情的主要实质却是：

这四万卢布当真是在神志不清时写进了遗嘱的？抑或这是姨母早就表示过的最初愿望和安排？如果是第二种情况，那么，凭良心说，我去反对姨母的意志以及她对自己的钱的处理（不管这是什么样的意志和处理）的话，我会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会把自己看成什么样的人？可是，韦谢洛夫斯基作为一个按这份遗嘱指定的监护人，再说，他显然是一个有权威性的法学家，他对这件事应该是十分清楚的，可他居然也是这么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因此，我在为难之中只好求助于您，我尊贵的朋友索涅奇卡，只求助于您一人。（我还要重复说一句：请您绝对保密。如果说您要把这件事告诉您家的人，告诉妈妈，那也得绝对保守秘密，绝对别告诉我们的彼得堡亲戚们，哪怕是费佳，或者

是住在莫斯科的什么人。）我把您看做我的良心的化身：您怎么决定，我就怎么做。我恳求于您的主要是：请把您所知道的有关遗嘱以及有关这四万卢布的一切情况都告诉我，也请您告诉我，是否确实可以把遗嘱的这一条归之于神志不清？您自己对此事怎么看？如果您不知道，那么您能否悄悄地了解一下：这是否是姨母早已有的意愿？是出于正常的和完全自觉的意愿？这是主要的，在我的心目中这是实质。您了解到情况后马上给我写信。如果您知道有关这个韦谢洛夫斯基的什么情况，而且可以告诉我的话，也请在信中谈到：您听说过他吗？您见到过他吗？如果您见到过他，他给您留下什么印象？如果您能打听一下有关他的情况，那就请打听一下。（顺便把他的地址告诉您：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韦谢洛夫斯基，区法院的成员，在莫斯科花园大街叶尔莫莱教堂附近，戈罗杰茨基宅。这是备用的。）

就在收到迈科夫的信之后，我自己已经给韦谢洛夫斯基写了一封措辞谨慎的信。我请求他说明，把事实告诉我。我还表达了事情的全部实质，正如我在上面向您说明的一样。从实质上说，我丝毫没有束缚住自己的手脚。

请您给我回信，我尊贵的朋友。您在我心目中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人，我无限地尊敬您，至于说到我多么爱您，您自己是清楚的。但我指望着您以后还会有所了解。但愿我的身体能稍许好一些！不管怎样，明年我肯定回俄罗斯。到那时我们又将相逢，许多事情都会焕然一新。妻子也无限地爱您和尊敬您。她一定要在信中附上几句话，但她似乎已经顾不上提笔写字了。（离分娩还有十天，我只是这么说说，也许还会早一些。）我拥抱大家，向大家问好。我亲吻玛申卡，阿尼娅也亲吻她。我紧紧拥抱您的好妈妈。阿尼娅要求我证明：她自己特别敬重

和喜欢您的好妈妈。“正是在这时刻，在我目前的健康状况下我特别想让他们知道我。”——刚才她就是这么对我说的。（她开始有一点儿害怕；我非常非常怜惜她；我自己也在担心。总之，我们的日子不好过。）

现在我感到十分困惑的是：这封信将怎样寄到您那儿？《俄国导报》编辑部会把它送到吗？我向他们提出了恳求，并尽可能向他们说明了这件事情。我甚至请求他们花些力气把您找到，如果编辑部不知道您的地址的话；请您把柳比莫夫①的名字和父名告诉我，以备万一。

再见，亲爱的朋友。来信请多多谈些自己的情况。总之，多写一些事实。

亲吻您。

永远全身心属于您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的地址：

Allemagne, Saxe, Dresden, à M-r Théodore Dostoïewsky, poste restante.

致阿·尼·迈科夫

（1869 年 12 月 7 日，德累斯顿）

亲爱的朋友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

---

① 尼·阿·柳比莫夫（1830—1897），物理学教授、政论家。1863—1882 年间与卡特科夫合编《俄国导报》。他的名字和父称是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

前天我给《曙光》编辑部寄出了我的中篇小说,[1] 昨天我给卡什皮列夫写了信。现在又来找您了。(总是有事求您!)请您听我说是怎么一回事。

我这篇小说 minimum 占《俄国导报》的九个印张。说 minimum 是完全对的,大概有九个半印张,但我初步估计只说九个印张。九个印张——这就是一千三百五十卢布。到目前为止我向他们预支过五百五十到六百卢布。(结账时我们会算清的,现在我们按 maximum 算,即六百卢布。)就是说,我大概 minimum 还可收到七百五十卢布。我在信中说过,亲爱的,请您一有方便机会就从卡什皮列夫处取去这笔钱中的二百卢布,作为我偿付欠您的债务。也就是说,我大概总共还可收到五百五十卢布(在最后结账时或许会多些,而现在看来至少不会少于五百五十卢布)。

但我根本不可能等到小说出版。这里在节日前大家都要求付清欠债,而我欠的债简直吓人!真该上街要饭了!这里再过七天就是节日。昨天我给卡什皮列夫写了信,恳切地请求他,如果可以的话,马上寄二百卢布来。(只是假定可能的话!)我给您写信是谈另一件事,只要您能够救我,您就救救我吧。(请您照字面意义理解救这个词;如果您了解我在这里的全部状况,您自己也会说,这样生活是不行的。)

这另一件事是什么呢?由于我身无分文,无论如何不可能在这里待到节日之前;另一方面,编辑部现在可能也没有多余的钱,——那就请他们马上哪怕不是寄二百卢布,而只寄一百,只是要马上寄来。看在基督的分上,请将这一点告知卡什皮列夫。但主要的是什么呢?

---

① 指《永远的丈夫》。

在严重的和长久的经济上拮据的情况下（虽然您也许从未亲身体验过个中滋味，但您大概会理解我），有时在经历了长久的困境之后为了改善状况必须一下子获得重大的支持。由于我典押了三百六十塔勒的东西（我现在完全坦白地向您承认），这些东西的价值大大多于四百卢布（银币），同时由于为抵押我每月得支付百分之五的利息，所以一次把一切东西完全赎回对我来说是极其合算的。

其次，积下了许许多多应该根本改善的不可或缺的东西，如给我、妻子还有柳芭购买暖和的衣服等等。最后还有一件事：必须给柳芭行施洗礼，她至今尚未受洗——没有钱。

总之，我请求《曙光》马上寄一百卢布给我，其余的四百卢布在我们的俄罗斯圣诞节之前寄来，就是说在我们俄历 12 月 25 日之前这四百卢布已经在我手中！

现在全部问题就在于：可否做到？我亲爱的，请您和卡什皮列夫谈一谈！我不认为这么做是荒唐的，以前我曾（向《俄国导报》预支）一次预支过三千卢布，而这次几乎是说不上预支。当然，极为重要的是：他们有没有钱？但按我的看法和确切的信念，——如果不是在 12 月 20 日之前，各家杂志社何时还会有更多的钱呢？我在此地完全不了解他们和巴祖诺夫之间所约定的条件，但我仍能准确和合情合理地推测：如果说巴祖诺夫不能在 11 月间将他们的钱交给他们，那么在 12 月中旬之后，无论如何他不能将在这段时间里会从征订中收到的二万或三万卢布扣着不付。因此他们真的总会有一些钱，并从中分给我一些。

我明白我无权提出要求。但我不是在要求，而是在恳求。

如果他们不能这么做，——即现在寄一百，12 月 20 日寄四百，——那就请他们现在就寄来二百卢布，也就是照我在写

给卡什皮列夫的信中所提的办法做。麻烦您，我的朋友，请您和他谈一谈！

如果我和斯捷洛夫斯基的合作计划[①] 真正成功了，我的处境就会好得多！但我在为《曙光》赶写中篇小说，所以几乎没有时间去考虑斯捷洛夫斯基的事。[②] 现在我惦念这件事要发狂了。要是现在能从斯捷洛夫斯基那儿得到一千卢布的话，我可真是彻底得救，得到复活！但这里面是否真有哪怕一丁点儿认真实在的东西？这实际上是否可能？不管怎样，我决定日内将委托书和关于与斯捷洛夫斯基谈判条件的意见寄给帕沙（请您转交，对不起）。如果事情是有点认真实在的，那就请他快些办好此事，可能的话，在圣诞节之前办好。同时我请求您提醒帕沙办事别拖延，以便早些得知结果。总之，日内我就寄出委托书。如果此事办妥，我就可以长期摆脱烦心事了！[③]

您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吗？在两个半月内写完九个密密麻麻的印张之后，我目前在全力以赴地写信，写给那些因我忙于中篇小说而未曾给他们写信的人。此后再过三天我就开始为《俄国导报》写长篇小说。请您别认为我是在煎油饼，因为无论写出的东西会多么糟糕和蹩脚，对我这个可怜人即作者来说这部长篇小说的思想以及为它所做的工作却比世界上的一切都珍贵！这不是油饼，它是我最珍贵的思想，而且是多年酝酿出来的思想。是啊，我会写糟的，可有什么办法呢！[④]

全身心属于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①② 指与斯捷洛夫斯基谈判出版《白痴》第2版一事。
③ 把《白痴》卖给斯捷洛夫斯基出单行本一事未办成。
④ 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写长篇小说《大罪人传》的写作提纲。——俄编注

致索·亚·伊万诺娃

（1869年12月14日，德累斯顿）

我亲爱的朋友索涅奇卡：

我终于能给您写一些什么了。您的信，我不记得是何月何日写的（何况您，像一切女人所习惯的那样，从来不注明写信的日期），而我却是在三个月左右以前读过的。我未曾答复您，是因为我不能写信，我忙于给《曙光》写那部可诅咒的小说。[①] 我动笔晚了，直到一周前才写完。大概整整写了三个月，minimum有十一个印张。您可以想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苦活儿！更何况我从一开始就憎恶这部讨厌的小说。我本想至多写三个印张，但自然而然地出现了许多细节，结果却写了十一个印张。这工作使我疲劳不堪，主要的是我未给任何人复信，甚至关于最必须的事情也未作答复，心情一直很阴郁，连给您的信也没有写。别生我的气，我最亲爱的朋友，您要知道，我一直无限地爱您，也许，没有一天我不想到您。也许，您会认为我是夸大其词，是多愁善感。但我向您保证这是事实。我每天都在如醉如痴地回忆和思念俄罗斯，真想无论如何能快点回去；而在回忆俄罗斯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你们大家，想起亲爱的韦罗奇卡的一家，特别是想起您。在这里，在国外，我才清楚地知道，在祖国的所有人之中，在俄罗斯的所有地方之中，对我来说最亲爱的就是你们的家和你们一家人。因此，每天回忆和思念俄罗斯时我就会想到您。我觉得这一切

---

① 指中篇小说《永远的丈夫》。

似乎已是遥远的过去，就好像是在我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的日子里（玛申卡可要嘲笑我这种幻想了）。由此您可以知道，我现在不由自主地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很老很老的老头子。也许，我还会很快死去。

我现在有一个女儿柳博奇卡，她是 9 月 26 日出生的，今天她整整三个月了。我无法向您表达我是多么爱她。阿尼娅自己喂她吃奶，可怜的她真辛苦；我担心，这样喂奶会损害她的健康。幸好阿尼娅的母亲和我们住在一起，帮着照料孩子。小女孩儿健康、快乐，看起来比她的岁数大（就是说比她的月份大），我给她唱歌时她总跟着我一道唱，还一直笑；是一个安详的不任性的孩子。非常像我，连一些极细微的特征也都十分像我。日内我们将给她行施洗礼，您瞧，甚至这件事也拖到写完小说后才办。我请您母亲为她受洗，关于这件事我要给您母亲写信。她的教父和命名父将是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迈科夫。我深信韦罗奇卡是会同意的，她不会叫我伤心，不会拒绝我的。现在简略地向您谈谈我们的生活。这生活是枯燥乏味的；在卧室里——为柳芭操心，为日常琐事操心，而我迄今一直在写作。德累斯顿这个城市本身也是很枯燥的。这些德国人真使我难以忍受。幸好我的病几乎没有发作过（整整三个月未发了，虽说工作很劳累），但是血常常涌上头部和心脏（天晓得这是怎么了，我无法向您说清楚）。我半夜一点钟起床，因为我是在夜间工作的，再说我即使不工作夜间也睡不熟。从三点钟到五点钟我写作。然后散步半个钟头，朝邮局方向走，然后再从邮局经科罗列夫花园回家。总是这一条路线。我们一起在家里吃午饭。七点钟我再次外出散步，又是经过科罗列夫花园回家。在家里喝晚茶，十点半钟我坐下工作，一直到早上五点钟。然后上床，时钟一敲响六点钟我就入睡了。这就是我的

全部生活。傍晚散步时我常常顺便去阅览室，那儿有俄国报纸，我在那里阅读《圣彼得堡新闻》、《呼声报》和《莫斯科新闻》。阿尼娅的生活比我的还枯燥，她要关心柳芭，给柳芭喂奶，因而阿尼娅甚至不能好好地散散步，而她却是需要溜达溜达的。她没有丝毫消遣和娱乐，不过在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可供人消遣和娱乐的。上不高明的德国剧院没有什么意思。音乐倒是可以听听，而且是相当不错的音乐，音乐厅的门票价也十分便宜，我去过四五次；但阿尼娅连这点也做不到：她不能离开孩子。我们没有任何熟人，书籍嘛我们收到的有《曙光》和《俄国导报》。在德累斯顿，而且几乎就在我们身旁住着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阿尼娅的哥哥。他在这里已经两个月了，他向您问好。阿尼娅要自己给您写信。我坚决要在明年回去。国外的生活再也忍受不了啦，资金和时间也不让我有效地利用这次国外之行。我倒是非常愿意去圣山和耶路撒冷，非常需要，而现在我却办不到，五天之后我又该坐下写一部新的作品①。天知道它何时才能完成。回俄罗斯（这可能是明年夏天的事）后我想立即去一次莫斯科（情况也将是这样，必须去一次），我们也可以见面了。总归会有点什么事情的，我们在分别了三年半之后总归会见面的，我真不能理解：这么多时光流失了。我只知道：会发现您的心一如往日。但新生活（假如我注定还将活下去）将会是什么样，这一切又将是什么样（当然是一般地说），——我可无法想象。当然，我会像从前一样工作，也许，我会在莫斯科定居下来。该为阿尼娅和柳芭做点儿什么。还有一点：我担心，我们，即我和你们一家，由于我长期生活在国外而彼此生疏了。

---

① 指构思中的《大罪人传》。——俄编注

但这一切都是未来的事，现在我来回答您信中提及的一点，我的亲爱的。我亲爱的、宝贵的、善良的和高尚的索尼娅，请您别给我写这类话，说什么“目的不能证明手段是正确的”。我倒并非生气了，我是感到伤心。也许时间果真使我们彼此逐渐疏远了。想到这一点我就难过。关于姨母去世和遗嘱一事的经过是这样的（也许，我已在信中对您说过）：迈科夫在给我的信中热烈地呼吁我“拯救家族”。他的信很简短，但很强烈，情况介绍得非常明确：说韦谢洛夫斯基是已故的姨母的遗嘱执行人，他对四万卢布将落入修道院一事感到异常愤怒。这消息来自卡什皮列夫处，他是韦谢洛夫斯基的朋友，好像是韦谢洛夫斯基对他讲过，如果他知道我的地址，他就会马上给我写信，以便维护少分到遗产的人的利益。最后迈科夫在信中建议我给韦谢洛夫斯基写信。我至今也弄不明白，他们之中是谁撒了谎，因为后来他们未对我提出的质问做解释。想必是他们两个人都撒谎，一半是出于爱护，一半是由于迫不得已。只有迈科夫一人不会撒谎，他不是这种人。因此，最可能的是：卡什皮列夫——请注意，与卡什皮列夫关系挺好的迈科夫告知我，——是韦谢洛夫斯基的朋友，他基于某种半真半假的传闻，出于心急自己又编出了另一半谣传，结果就成了胡说八道。关于姨母的遗嘱一事我是十分清楚的，尤其是在执行遗嘱后我得到了我应得到的一切，正如您所了解的那样，我马上把一万卢布全部用于支撑哥哥所办的杂志，而我本人从来不是这本杂志的老板，因此花了我的一万卢布是用来帮助哥哥的家庭。在把自己的这一万卢布花在别人的事情上之后，又为同样的别人的事情，即还债——一部分是哥哥的债务，一部分是哥哥的杂志的债务——我不知道又付出了多少钱。不过，请您听一听这笔账的一些细节：《罪与罚》在获得了异常成功后出版

第 2 版，我所得的七千卢布全部用于偿还杂志欠普拉茨[①]的债务，他是一个印刷厂和造纸厂的厂主，全部七千卢布，一个戈比也未剩。后来，在把作品卖给斯捷洛夫斯基时，我按票据又为哥哥和杂志还债，付出两千卢布现金。此外，零零碎碎地支付的大概也有一千五百卢布。最后（有些东西还不算在内），杂志欠下的债务，即为别人的事情欠下的债务，大概有四千卢布左右尚未还清，由于这些债务，为了逃避坐牢，我差不多在国外游荡了三年，而最后的结果还是我得偿付，向所有的人偿付。

就这样，我亲爱的朋友，我宝贵的难以忘怀的索尼娅，我不可能成为掠夺他人财物的人，不可能为抢夺他人的东西而图谋打官司，像姨母的另一个遗嘱执行人、弟弟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在一封写给我的十分委婉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不过，他并不了解我的为人，我由衷地原谅他，尤其是一向真诚地认为他是我的弟弟，尽管也有过一些小摩擦。[②]

在我从迈科夫处得到了这个消息和邀请之后，我感到惊奇的是我竟然会不知道姨母去世（愿上帝保佑她长命百岁），于是我就给韦谢洛夫斯基写信，但他并未给我回信，而是把我写的信转交给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要让他答复我。我这封信写得非常确切和清楚，根本不可能对它做出任何错误的理解。我确信，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由于仔细和慎重，会保存好这封信，而不会把它丢失[③]。

问题在于，五年前我（从已故的亲爱的哥哥米沙那里）相

---

① 卡·艾·普拉茨（1805—1885），印刷厂和纸厂老板。——俄编注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其弟弟安德烈的关系一向是不和睦的。——俄编注
③ 信真的保存下来了。——俄编注

当清楚地了解姨母的遗嘱，我完全知道遗嘱中没有关于修道院的条文。既然是这样（请注意我的推理），那么这条文可能是在您父亲去世后的最近一段时间里出现的（即使只是有损于你们家的利益，您父亲也不会怂恿姨母修改遗嘱，而加上一条有利于修道院的条文，这么做的话会是绝顶荒谬的），而且是一些精明的神父怂恿姨母这么做的。[①] 我由于长期身居国外，不知道他们那里在干些什么，我能做出这种推测是基于迈科夫的一封十分肯定的信函。（举例说，既然向我转达的是遗嘱执行人韦谢洛夫斯基亲口向卡什皮列夫说的话，那怎么会不是肯定的呢？须知我可不能想象这些亲口说的话竟会是从未有人说过。令人惊奇的是这里面是有人撒了谎，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但我手中有全部文件——他们写的一些信。）不过我还是完全知道：姨母已经完全神志不清。因此如果关于修道院的说法有点什么是确实的话（关于这一点是从第一手，即从遗嘱执行人的朋友卡什皮列夫处得知的），那么，不言而喻，其中是有卑劣的不公正勾当和法律上的欺骗行径。我按照告知我的地址马上写了一封信给韦谢洛夫斯基，其内容如下：

有人写信告诉我这样和那样的一些话，而且您的朋友也将您有关遗嘱的一些话告诉了我。除此之外，别人还告知我说您因为不能直接和我联系并开始打遗嘱官司而深感遗憾，因此我请求您：首先，向我解释有关姨母去世和有关遗嘱的一切情况；第二，如果遗嘱中有利于修道院的文字不是在姨母弥留之际通过对神智不清的她进行罪恶的怂恿而做出的改动，而是她自己在神智完全清醒时做了这种改动，那么我当然认为我有义务遵从她最终的意志，我不敢对任何人提出诉讼。如果您（法

① 他的姨母遗嘱中并无这一条。——俄编注

律专家）认为，在这件事情上有什么是不对的，亦即有一些什么东西是她在神智不清的情况下做的，那么我就打算起诉，就如您所希望的那样，但请求您把一切情况更详细地告诉我，也请您告诉我，在这件事情上我在哪方面于您有用？……

我写给韦谢洛夫斯基的信的意思就是如此。请您相信，我亲爱的朋友，我给他写信不是在为我自己打算。如果姨母是自觉地把一切献给了修道院，那么我尊重她本人的意愿，我什么也不敢提出。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我怎能采取别的做法呢？至少我应该请求把事情说清楚。

韦谢洛夫斯基把我这封请求说明情况的信转给了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弟弟，请他答复我。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给我寄来的回信有整整一个本子那么厚。尽管在我给韦谢洛夫斯基的信中有一处说得很明确：如果姨母是在神智清醒时表示的，那么我不敢违反姨母的意愿，但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在回信中却怀疑我无论如何都要反对姨母的遗嘱，根据则是姨母是在神志不清时立的遗嘱，当然，还有一个根据：我们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人，即她的甥儿女们是她的最合法的继承人。他规劝我今后也把监督作用放置一旁（从他那封确实很客气的信中可以看出这层意思），他提出的主要根据是：地产几乎已经没有了，而姨母借出去的钱所收取的抵押品是十分不可靠的，因此也许连一半钱都收不回来。日内我将给安德烈弟弟回信（我迄今尚未回信）。我再向您补充一句：我认为他是一个完全诚实的人。

总之，这件事情的经过就是如此。我深信，有人会从中找到可怕的证明，证明我是一个爱财和贪婪的人！亲爱的朋友，如果我还能活上八年，请您相信，我一定会还清全部债务，我将用我所挣到的最后的钱去付给彼得堡的某些人，甚至削减柳

芭的花费，我也将怀着完全纯朴的兄弟般的诚意将我哥哥在临死前三个月由于我的请求和可能是由于我所作的口头担保而向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借的钱全部归还给您。您的善良的好父亲依我的请求在我哥哥患难的时候帮助他，您父亲的这笔钱一直使我心中不安；其所以不安只是因为我爱你们一家人。总之，我的亲爱的，哪怕只有您一个人不认为我是贪财者也好！

为了把这件事情讲完，我顺便再谈几句。就所谈的关于姨母的田产的现状来看，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弟弟的信是非常有意思的。如果您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您，但只告诉您一个人，而且您要绝对保密，因为我不想同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发生争吵。似乎你们一家人还能得到的已经为数不多了，可惜。我还为萨莎妹妹、科利亚弟弟和卡佳（弟弟的女儿）感到可惜。我呢，我在 1864 年已经获得了我应得的全部一万卢布，我现在和过去都确实认为自己是一盆已经泼出去的水。凭良心说，我还认为自己欠姨母一笔利息，至今连一个戈比都未能付过。如果想一想我欠着多少债，那可真是令人不寒而栗。似乎有一种感觉：你付得越多，欠着未还的也越多。

这封信中的这些话和这封信请您保存好，以防万一。也就是说，保存好这封信是为了说明我不仅认为自己是一盆已经泼出去的水，而且还认为自己欠着姨母五年的利息。

关于这件事我原本只想写一页纸，可是却写了厚厚一封信。现在我还要告诉您一件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事情。还是在春天我就答应给《曙光》杂志写一部中篇小说。[①]《俄国导报》很久没有往佛罗伦萨寄钱了，以致我在 8 月份才到德累斯顿。除此之外，最近阿尼娅又生了孩子。最后我终于坐下工作了，

① 指《永远的丈夫》。——俄编注

原想花一个月工夫把那部给《曙光》的中篇小说完成，可是我写了三个月。同时我又明确答应《俄国导报》在1月份之前写一部长篇小说，因为我还欠着他们一笔钱。我诚恳地把一切情况告知了他们，并答应将长篇小说[1]的开头部分发表在第2期上，而《曙光》则在第1期刊登我的中篇小说。我想，《俄国导报》的同仁们将会生我的气；他们生气是有几分道理的。但我又能怎么办呢？我并不知道事情会弄成这个样子，而且我又不能把为《曙光》写好了的中篇小说转寄给《俄国导报》；我要给《俄国导报》一部更重要的作品。这是一部长篇小说，将在《俄国导报》上发表的只是它的第1部。写完全部作品至少要花上五年工夫，它将分成三部互相独立的中篇小说。这部长篇小说是我一生的全部期待和全部希望，而不单单是指在金钱上的意义。这是我的基本主旨，它只是在现在，在最近两年内才在我头脑中完全显示出来。不过，要写的话，就不该草率从事。我不想糟蹋它。这主旨是我为之而生的一切。另一方面，要写这部长篇小说，我就得身处俄国。例如，我的第一个中篇的下半部分的故事发生在修道院里。我不仅需要亲眼目睹（我已看到了许多东西），而且需要在修道院里生活一阵子。因此身居国外我很苦恼，不可能不回去。同阿尼娅在一起我是幸福的，但她也想回到祖国，难道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使她抛开祖国！

请给我写信……也许，今后的通信会频繁一些。您稍许爱爱我吧。我的地址照旧。

Allemagne, Saxe, Dresden, à M-r Dostoiewsky, Poste restante.

---

① 指《大罪人传》。

别忘了写 poste restante. 拥抱您，亲吻您。

十分爱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69 年 12 月 16 日，德累斯顿)

我亲爱的宝贵的弟弟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

你的信标的日期是 9 月 30 日，但按邮戳看是 10 月 12 日发出，我在这里收到的时间是 11 月 1 日（按此地的历法），也就是 10 月 19 日（按我国的历法）。不管怎么说，我很久没有给你回信，但这只是因为我确实是日以继夜地忙于一项急迫的工作，现在刚把这部作品[①] 写完并寄出。每当我忙于急迫的工作时，我就不给任何人写回信，否则会影响我三天情绪不好，不能写作。

你平白无故地奚落我，说我结婚时对你的祝贺信没有答复。如果说我不回信，那是因为当时有种种特别麻烦的事缠身，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地拖了下来，弄到最后我都不知道该往何处给你回信。我承认，不管怎样解释，我的做法是不可原谅的；但我要恰如其分地说一句：我当时所以未回信，绝非出于冷漠无情，我是真诚地爱你并器重你的，就连我的妻子也已经从我所讲的许多事里十分了解你和你的家庭，她一定要亲自和真诚友好地同你和你的夫人认识。我感谢你以前的和这次的来信。请你永远相信我对你的感情。至于说到我没有回信，我再

① 指中篇小说《永远的丈夫》。

说一遍：是我不对。

先直接谈谈正经事吧。

如果说你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你对我的贺词不作答复，真害臊。"——那么作为交换我要对你说：你认为我可能是一个贪财而无端兴讼的人，你怎么就不感到害臊！我是根据你的信的结尾得出这个结论的，你在那儿列举了许多事实向我表明：取消姨母的遗嘱是不上算的，也是办不到的。你这么说，好像是你认为我有这种愿望，也就是说我要的恰好是剥夺我们的许多其他的穷苦远亲，剥夺他们期待着按姨母的遗嘱能获得的东西。最好还是让我来简要地向你叙述一下事情的经过吧。

9月初我收到了阿·尼·迈科夫的信，他是一个待我非常友好的人，而且是一个最可信赖的不说闲话的人。他在信中告诉我（注意：他对我们的家庭、对姨母和各种事情一无所知）说，他从韦谢洛夫斯基的朋友卡什皮列夫处得知我们的姨母已经去世，而按照她的遗嘱，四万卢布将捐献给修道院。迈科夫还说：韦谢洛夫斯基，姨母的遗嘱执行人，他对卡什皮列夫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所有人中他最尊重我，而且如果他知道我的地址的话，那么他肯定会找我，以便就姨母的遗嘱一事开始诉讼，姨母是在神志不清时把四万卢布留给修道院的。"阿·尼·迈科夫热切地说服我过问这件事情，以挽救遗产继承人的利益，比如哥哥米沙的一家子，他们正处于十分贫困的境地（对这个家庭我也尽力地关心过）。我再说一句：迈科夫对姨母、对遗嘱以及我们家的任何事情向来是一无所知的。因此，很自然，所有这些消息（即有关遗嘱、姨母、四万卢布和韦谢洛夫斯基的消息）他全都得自卡什皮列夫。我确切知道，他同卡什皮列夫的关系十分友好。究竟是谁在这件事上撒谎、胡诌或者是出于一片好心，对某个人传出的最初谎言又添油加醋地

说上一通？——对此迄今都弄不明白。尤其是后来人们对我所提出的查问都只做含糊的回答，好像是感到害臊似的（说什么这是一个无聊的传说，是一种谎言，等等）。不过，你也得同意，我亲爱的弟弟，我已经三年未到过莫斯科，因而不知道那儿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在收到了这些确切的消息（即关于姨母去世、关于四万卢布给修道院、关于韦谢洛夫斯基自己对其好友卡什皮列夫说的话等消息）之后，很自然，至少是应该要求做出解释。我给韦谢洛夫斯基写了信，这封信，正如你在信中所说的，现在正在你手中。我记得，我在这封信中请求韦谢洛夫斯基的是：首先给我确切的消息；其次，如果必须开始诉讼，我也愿意，但我仍要求事先做出说明。

现在请你考虑下面的情况：还是在1865年我对姨母的遗嘱就有了十分确切的了解。我确实知道，在遗嘱中没有一句话说到给修道院四万卢布的事。另一方面，请你考虑：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①]在世时是不会劝说姨母改写遗嘱以有利于修道院的——那将是一件荒唐的事，因为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不会做有损于自己利益的事的。因此，改写遗嘱而有利于修道院一事是发生在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已经去世之后（我凭得自迈科夫的消息如此认为）。这一切是令人惊奇的，但不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知道：姨母已经神志不清，如果她上了一些修道士的当，她是会改写遗嘱的。（请你注意，我已经差不多有三年未曾收到过任何关于姨母的消息，因而我完全不知道那儿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曾想过，如果在已故姨母的遗嘱中当真出现了把四万卢布给修道院的条文，那么它一定是出于某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已去世的姨父亚·阿·库马宁。

个人的欺诈行为，[①] 因为我确实知道姨母神志不清。就这样，在得到了这些肯定的消息（比如说，有关韦谢洛夫斯基说的话的消息）后我给韦谢洛夫斯基写了信。

既然这封信在你手中，那你现在无疑能够（以前也能够，而且应该能够）在信中发现一个句子，它的意思（由于我不能一字不差地记住这个句子）是这样的：如果姨母是在神志清醒时立下了遗嘱，给修道院四万卢布，如果这内容在她的遗嘱中是以前就有了的话（我虽说听说过有遗嘱的事，但从未读到过），——总而言之，如果这确实是她的意志，那么“我算是个什么人，竟要去反对她的意志？”而如果这遗嘱是在她神志不清时立下的，那么……诸如此类的话，我再说一遍，我已经记不得我这封信的字句，但它的意思就是如此，我敢担保。亲爱的朋友，单凭这一点你就可以做出结论：我决不会去反对姨母的真正的意志。而你似乎是要把反对姨母遗嘱以及为了我们的（即我的）利益而废弃它的意图强加于我！信不信由你，我只是读了你的信后才有生以来第一次琢磨到并做出结论：这么做会对我们陀思妥耶夫斯基家人有利。而以前我从未有过这种想法。我在 1864 年已经从姨母处（因哥哥米沙去世）得到了按遗嘱我本该获得的一切，即一万卢布，而我凭良心，意识到我还欠着她这一万卢布的利息，她曾要求过我支付利息，如果杂志办得成功的话。（这钱我是为亡兄的杂志《时世》而拿的）我这是向你，向监护人承认，以备万一：我还欠着姨母一笔利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弟弟安德烈向他解释道：在遗嘱中没有给修道院四万卢布的条文，但指明了一点：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亡兄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分不到遗产，因为他们在办杂志时已从姨母处预支了他们可能从遗产中分得的一份。——俄编注

息，从给我的那一万卢布所生的利息。

最后我还说一点：在这里，在国外，我同所有这类事情已经完全隔绝，关于姨母的遗嘱我从未想过它对我会有什么好处，因为我十分清楚，我是一盆已经泼出去的水，我已经得到了我该得到的一切。只是这些令人惊讶的和确切的消息才促使我写了这封信给韦谢洛夫斯基。（在法庭上，比方说，目击者的证明被认作确切的证明，我怎能不把卡什皮列夫关于韦谢洛夫斯基本人的话看做确切的证明呢。）我在上文已经说过，这些消息是令人惊讶的，但令人惊讶的消息，如果确实得到了证明，正是因为它的古怪常常令人感到是最可信的。

总之，我非常遗憾，由于我写给韦谢洛夫斯基的信（大家对一切该是了解的），在姨母的遗产继承者之间大约出现了许多流言和议论。我厌恶这一切，虽说我也看到，我可不能不给韦谢洛夫斯基写这封信。还得补充一点：我在1864年从姨母处拿到的一万卢布在哥哥死后立即被我全部用于支付哥哥的一些最麻烦的债户和维持哥哥办的杂志，我自己不管从哪方面说都不是杂志的所有者。我花这笔钱未留下任何凭证，而这些钱却是我在生活中的全部希望。你是知道的，我可真是一无所有，全靠自己的劳动生活。为了哥哥一家的利益我把这一万卢布花掉了，我还把我的健康献给了他们：我做了整整一年的编辑，日以继夜地干。我的盘算是清楚的：如果第二年杂志的征订情况良好，那么，首先，哥哥的全部债务可以还清，其次，还会有钱剩下来办杂志，甚至可以为哥哥的家属建立一笔基金。如果杂志能维持上一年，在下一次征订时就可能会有三万卢布的基金给家属。杂志一向有四千个订户，一半钱用作杂志的出版费，另一半钱则留在哥哥手中（在亡兄处我像一个同事，仅此而已）。我当初的打算是这样的：如果我拿了姨母一

万卢布，不把杂志办下去，那么家属的财产只会是一个零，还得背上哥哥的债务一万八千卢布，还有一份无法再办下去的杂志。当时欠了订户们八期杂志，又没有分文经费，这份杂志是一钱不值的。于是我就决定把这一万卢布耗费到别人的事业上去，连一张收据和证件都没有要。可是，杂志倒闭了（虽说也已经有了二千订户，但征订所得的钱全都用于偿付债务，而我又不能再向别人要到钱了），于是我继续替亡兄和杂志还债，这杂志并不是我的财产，而是亡兄的家属的。我从自己的钱中支付了将近一万一千卢布（姨母的那一万卢布不在内）。当时我卖了我的长篇小说《罪与罚》的第2版，得七千卢布，还从我的全集的收入中取出二千卢布用于杂志和支付哥哥的债务，当时我还因《罪与罚》的初版从卡特科夫处得到了六千卢布(最初发表在他的杂志上)。结果呢，我现在还为杂志和为哥哥欠着用期票借的四千卢布（如果我的处境不改善，我还有坐牢的危险)①。我还可以说一句，我花了许多钱，对我自己毫无好处，纯粹是为了别人，也是由于哥哥去世，但是我就不说了。②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一切已经很像是自夸了。不过，你别责备我，请你想一想，——我这不是在自吹自擂，而是在申辩。我算是个什么贪财的人！可以把我叫做贪财的人吗？我所说的一切：为了给别人还债我怎样耗尽了钱财，又怎样损害了健康，——这一切全是真实情况，有一百个人可以为此作证。

我结婚差不多已有三年，我很幸福，因为对我来说不可能有比我的妻子更好的妻子了。我找到了真诚的最忠实的爱，这

① 186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有因还不清债务而入狱的危险，这正是促成他出国的原因之一。

② 指帮助哥哥米哈伊尔的非婚生子万尼亚及其母亲普·彼·阿尼克耶娃。

种爱一直继续着。我的妻子现在二十三岁，而我四十八岁，相差很多，然而这种年龄上的差异丝毫不影响我们的幸福。

我们出国后，在德国度过了夏天，秋天在日内瓦定居了下来：妻子怀孕了。春天，上帝赏赐了一个女儿索菲娅，我们感谢过上帝，我们无限高兴。可这欢乐持续不久，我们自己未能保住孩子，一个挺健壮的孩子。大夫也未能诊断出是什么病，误了事（唉，我的朋友，人们总以为未见过的东西是好的；其实，我们俄国的大夫更仔细一些，也许更好一些），这是后来才发现的，而且他们中有一个人自己也承认了。索尼娅才三个月就死了。我们转到了日内瓦湖，到了沃韦，而入冬前到了意大利，到了米兰；新年我们来到佛罗伦萨，在那里生活了八个月左右。这时妻子又怀孕了；最后我得到了一笔钱，在 8 月里我们就来到了德累斯顿，途经威尼斯和维也纳。这样离俄罗斯毕竟近一些。9 月 14 日（整整三个月前）我们又生了一个女儿柳博芙，看来，是一个健康的孩子。我们现在又高高兴兴了。只有一点不好，——我们不在俄罗斯。我们俩有多苦恼，你是难以想象的。但所欠的期票债一直妨碍我们返回俄罗斯。出国时，我想过，出版下一部作品后搞到这笔钱，把债还清，尽早回国。但是迄今没有如愿以偿，因为我本人要是不在国内，就不能合算地出售我在这里写成的一部作品的第 2 版。①

现在我有希望扭转我的情况，使之比以往更为有利②。不过，我已决定无论如何明年夏天返回俄罗斯。届时我们也许很快就能见面。以上是我就我的工作和漂泊生活向你做的一次简单汇报。现在我要再说一遍：我真诚地爱你，在我们最近几次

① 长篇小说《白痴》。

② 要出版《白痴》单行本，后来没有成功。

会晤时和回忆中都是这样。妻子真诚地希望同你们交往并爱你们，而且这不是她的一句空话。她曾多次提醒我，说我尚未给你回信，而且还为此责怪我。我再说一遍：我对不起你。长时间内我的地址不会变动，请给我写信。这会给我带来很大的愉快，愉快之至。请转达我对你妻子的问候和热烈敬意。向你们祝贺即将到来的节日①，同时也祝贺你们新年好。拥抱你，亲吻你。

真诚地爱你的哥哥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与以前相比，我的身体不坏也不好，有一段时间甚至癫痫病不再发作。不过，在意大利时比在这里德累斯顿我的身体还好一些。

刚才妻子提醒我，说你要一套我的作品，现在，在这个地方，连我自己也没有。一回到俄罗斯，马上就给你寄去。照片我现在也没有，不然的话我会寄给你的。谢谢你寄来你的照片。

致阿·尼·迈科夫

（1870 年 2 月 12 日，德累斯顿）

亲爱的和尊敬的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

尽管我感到不好意思来打扰您，这一次现实状况却又迫使我向您求助。有一件事使我极其焦急，我是把您看做一个对我

① 圣诞节。

很友好的人而向您求助的，虽说我没有丝毫权利要您为我效劳，但有时我自己思忖，您大概仍然是（哪怕只是部分地仍然是）当初曾经非常热切地关心过我①的那个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可不是吗，我并未使您厌烦，我在您面前也并没有任何特别大的过错。因此请您这一次也原谅我又来麻烦您。

事情是这样的：约在两个月前（也可能稍许早一些）我从这里给帕沙寄去了经过正式认证无误的委托书。我记不清了，但我几乎十分有把握地觉得，我是寄给您转交的，因此您也许是知道的，在帕沙手中有这份委托书②。后来一切杳无音信，整整一个月我没有收到任何回音。终于在一个半月之前我收到了帕沙一封信，在信中他请求我同意斯捷洛夫斯基的建议，将其优惠期延长一年③。我马上表示同意，主要是因为他在自己的信中肯定地（不是像以前那样只是以作为一种打算和猜测）告诉我，说事情已最终获得解决，如果我快一点做出答复，那么在 1 月 15 到 20 日之间事情肯定就可了结。帕沙没有详细解释，他说“我本来就很急”，但只补充了一句：“您是相信我的，因此请您放心。”

我马上寄信表示同意。这是他首次给我写得如此肯定，因此我甚至当真寄予了希望。但从那以后他连一行字也未寄来过。最后，我在整整十五天以前给他写了信，坚决要求他立即

① 可能是指 1867 年，当时迈科夫自己也手头拮据，却借给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百二十五卢布，并代为向文学基金会委员会请求给他帮助。——俄编注

② 出卖《白痴》版权给出版家斯捷洛夫斯基的委托书。

③ 斯捷洛夫斯基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拟修改《白痴》，因此在 1870 年 1 月帕沙与他谈判出卖《白痴》版权时，他说：“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 5 月前不做修改，那他就可利用《白痴》的版权到 1874 年。……如果修改，那就到 1873 年。”——俄编注

告知我，只须写两句话，只写是或者否。但直到今天仍不见寄来只言片语，就像石沉大海。

还有一个情况：他在信中，即在他请求我允许延长一年出售权的那封信中，亦即在他的最近一封信中，他请求我将回信寄到我妹妹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芙娜家中，由她转交，在提出这一请求时，他特别坚持并提醒我，他现在成天成天待在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芙娜家。对我来说反正都一样，因此我毫不犹豫地按新地址给他写了信，我甚至很高兴，因为我可以不再以我的事务性请求打扰您，虽说我在回信中提醒他：在向斯捷洛夫斯基取钱的日期来到之时，要他去找您，邀请您（您曾有过这种善良的许诺）。

现在他的这种坚持要我按新地址与他联系的说法特别清晰地浮现在我心头，虽说他在信中未曾提及您，莫非他要在这件事上回避您？

愿上帝千万别让我怀疑他会有什么卑鄙的行径，再说我也不相信会有这种事，但我确确实实知道：他是一个轻佻的人。我很长时间里对他与斯捷洛夫斯基联系这件事是不相信的。但最终我还是决定了寄委托书给他，我至少相信他是诚实的，而且我还认为，在万不得已时他该向您求助。但他是轻佻的人，他也许已经抱着所谓天真无辜的目的占用了这笔钱，比方说，用于资金流通。须知，我完全相信，像帕沙这种富于幻想的头脑是能够想象出现今交易所里的投机活动的。也有可能是某个朋友向他借用一个月；也许，他自己已拿到了钱，但他想延期，因此就写信告诉我要延期，让我在等待中既不担心，又抱希望。

所有这些事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都可能做得出来。但我无论如何不能设想他会公然做出预谋的卑鄙勾当，否则我由此而承受的痛苦会大大超过我完全丧失这笔钱。而且我还可能

损失得更多，因为按合同我今年应该从斯捷洛夫斯基处得到《罪与罚》的约九百卢布的稿酬，——一定会得到，因为他已多次在各种报纸上登过广告，现在这笔未来的款子也可能会划入帕沙与斯捷洛夫斯基的协定（合同中所授予的全权是广泛的，这么一来我总共就要损失一大笔钱了）。

但是，也有可能，帕沙与斯捷洛夫斯基之间这件事根本没有谈成，在我要求帕沙告知情况时，他只因懒惰而未回信。一开始我自己就感到奇怪：怎么斯捷洛夫斯基现在要买？而如果他真需要买的话，可以在年底，即在他打算出版的时候买，那时他可以很方便地买下来。他何必提前半年付钱呢？现在，他这个天生的无赖，他在故意与帕沙扯皮，以便从中了解他的卖主，即我，处于何种境况？我有没有钱？我在期望着什么？等等。他一定已经了解到，半年之后我将比现在更为窘迫。凭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那一点儿伎俩是斗不过斯捷洛夫斯基的。

现在我说说究竟要您帮什么忙：请您叫帕沙上您那儿去一下，让他汇报一下事情的进展情况，即是抑或否，再也不要别的。此外，请您叫他马上把我寄给他的委托书交给您，交到您手中，而您收到后就把它留下来。

如果帕沙干了亏心事，他只会受到他应得的报应。如果他没有任何过错，那么我也丝毫没有对不起他之处。我从此地给他寄去了亲笔写的经过认证无误的委托书，这是我过分天真地信赖了他。他收到这个文件后，竟然抛开一切，默不作声，也就是说他不懂，有着这样一个委托书，光是出于对自己本人的尊重他就应该给我一个回音，更何况这并不要他付出任何代价。我在这件事情上是没有任何过错的。

如果他拒绝将委托书交给您，您就告诉他，这样我就不得不在报上发表废除这份委托书的声明，这样对他会更糟。

我不能把这份委托书留在他手中。他会拿着它走遍书商们的全部书店兜售我的作品的出版版次，因此也就会无故玷污我的名声。

不过，即使他将委托书交给您，这也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如果他已与斯捷洛夫斯基签订了什么合同，那么在出事之前我会一无所知。最好的办法是，如果可能的话，您在与帕沙见面之前先问一下斯捷洛夫斯基本人：他，斯捷洛夫斯基，是否曾就购买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白痴》一事与人打过什么交道？我觉得，这么做的话就可以马上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因为斯捷洛夫斯基未必有什么原因要隐瞒这一真相。帕沙呢，他不能也没有权利抱怨这种查询，因为是他自己的原因引起别人这么做的：他太放肆，手中拿着委托书，却一股脑儿把事情全然撇开。我再说一遍：他实在太不尊重自己了。

我不敢请求您本人向斯捷洛夫斯基打听。但是如果您为我这么做，您的盛情我将永志不忘。[①]

两个礼拜前我向卡什皮列夫寄去了最真诚、最恳切的请求信，请他将中篇小说稿酬的其余部分给我寄来（这篇小说在他的杂志的第 2 期上肯定已经全部排版，因此给我结账在他是轻而易举的事）。一句回话也没有。可是现在结算，即提前两个礼拜结算，他费什么力气呢？以今天算，只提前一个礼拜了。他并不需要费什么力气，而我却简直要完蛋了。在这里我由于不能及时付钱而失去了商店老板们的信用，尽管我两周后就会把钱付清，但信用现在就停止了，老板们已向我宣布了这一

① 阿·迈科夫收信后去找斯捷洛夫斯基，七次不遇。只好与帕沙联系，让其把委托书交给他（迈科夫）。原来帕沙确实没有同斯捷洛夫斯基订过合同，因此很生气，把委托书交出。迈科夫写信将此情况告知陀思妥耶夫斯基，并谈到斯捷洛夫斯基手头没钱。——俄编注

点。为什么呢？为什么他害怕现在就付钱给我？我想，他一定会全文刊登我的这部中篇小说，——我本来就是这么指望的。我从报上见过，比如，他给列斯科夫[①]常常预支，一支就是一千五百卢布，给皮谢姆斯基[②]大概是付过很多！而对我却不然，甚至在我已经不是预支而只是请求付给我应得的稿酬时也不行，况且我还写了几封十分有失体面的央求信。我从未受过这种待遇，也从来没有这样穷困过，而且是在四个月中写了价值一千五百卢布的作品以后。我还要给他写信，但请您看在上帝的分上把我的情况告诉他，他该是忘记了！我又穷得简直想上吊了[③]。

十分想知道他们的杂志是否办得很顺利，是否增加了一些订户？在这里，从一旁看，一眼就看到刊物的一些小差错，他们大概是仰望着他们的远大目标，满不在乎这些差错，而这些差错大约至少使他们失去了上千个订户。他们却还不明白，这是他们咎由自取！然而这很令人惋惜，因为《曙光》是一个倾向很好的杂志。他们对每一部将要发表的作品都进行预告，这算什么风格？“下期开始刊载《茨冈人》[④]”——这种预告要在标题页上以大号字体出现两次。如果《茨冈人》并非堪与《死魂灵》、《贵族之家》、《奥勃洛莫夫》、《战争与和平》媲美的作品，那么一家从第1期开始就在办刊方向和文学批评栏采取最高品位的杂志就不应如此庄严地为《茨冈人》做预告。《茨冈

① 尼·谢·列斯科夫（1831—1895），俄国作家。
② 阿·费·皮谢姆斯基（1821—1881），俄国作家。
③ 阿·迈科夫收信后去催卡什皮列夫，后者说钱已寄出。——俄编注
④ 维·彼·克柳什尼科夫（1841—1892）的长篇小说。克柳什尼科夫写过反虚无主义的长篇小说《海市蜃楼》（1864）。

人》虽说不无优点可言，但它绝对不是《死魂灵》。任何一个订阅者都会贪婪地扑向被郑重预告过的《茨冈人》，但他读过后会说："啊，他们原来是为这种东西兴高采烈，真妙！"这样既有损于杂志，也有损于这部长篇小说。对科比亚科娃[①] 的一些中篇小说也做了同样性质的预告。他们干吗要把当年要发表作品的人名和作品标题全都刊登？如果不刊登这些，大家都会以为他们的杂志内容丰富。而读了郑重预告的作品目录之后，任何人都会说："啊，他们的杂志不过如此！"

今年的《曙光》第1期给人以十分平淡无味的印象：完全没有当代的、迫切的热点文章（他们一直是这样），登载的小说都是毫无价值的（就连我的中篇小说[②]也被分割为两个部分）。而您的杰出的译作则不能被认为是小说，因为这是长诗，同时又是学术论文，但不是小说；刊登这样的诗作是为了充实版面，是为了炫示，而需要的却是名副其实的小说。一部长篇翻译小说也很差[③]。至于文学批评，虽然还保持着原有的品位和力量，但须知这毕竟是第三次或第四次重复先前的思想。[④]去年的第12期是赶在节日前出版的，但又怎么样呢？今年第1期是在1月23日出版（根据报纸上的广告）。这样，每个订户是不是都会说："第1期在这么踊跃订阅的时间里尚且不能早些出版，那么第10、11、12期又将会怎么样呢？"我深信，以卡什皮列夫为首的编辑部的全体人员都把这些疏漏看作鸡毛

---

① 指亚·彼·斯图津斯卡娅，是当年的一位平庸的女作家。

② 指《永远的丈夫》，它的第1章至第11章刊登在1870年的《曙光》第1期上，其余各章登在第2期上。——俄编注

③ 指美国女作家哈·比·斯托（1811—1896）的长篇小说《奥尔岛上的老居民》（1870）。

④ 指尼·尼·斯特拉霍夫谈《战争与和平》的连载文章。——俄编注

蒜皮的小事，但须知这类小事可以数出好几十个，它们肯定又偷走了他们上千个订户！更何况还有像《欧洲通报》这样的强大竞争对手，后者集聚了名人名家（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科斯托马罗夫）之中的最优秀作品，而且以极引人注目和极丰富的方式出版每一期，习以为常地在月初出版。但在《曙光》编辑部中大概认为这一切都是小事，重要的只是办刊方向！可我现在讲的并非办刊方向，而是出版技巧。多么可惜，《欧洲通报》无疑将是首屈一指的杂志。《曙光》是否已经征订过了？

长期未曾发作的老毛病现在重又开始折磨我，特别是妨碍我工作，使我非常恼火。我正在为丰富的思想写作；我说的不是写作，而是思想。这是一个会在读者中引起明显效果的思想。类似《罪与罚》，但它更迫切，更接近现实，直接涉及最重要的当代问题。[①] 秋天来临前写完，我不急也不忙。[②] 我争取在秋天发表，如做不到也无所谓。[③] 我指望得到的钱至少与《罪与罚》的稿酬一样多，因此到年底就有希望将我的一切事情安排好，并返回俄罗斯。不过这是一个热点题材。我还从未这么愉快和轻松地写作过。够啦！我常常以冗长的信使您受到精神折磨！……如果可以的话，请您对卡什皮列夫说一声（给我寄钱的事），关于帕沙的事，请按我的请求办，我将永世不忘。我们全家都向您问候！

您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 指长篇小说《群魔》。——俄编注
② 长篇小说《群魔》在 1872 年 11 月写完。
③ 《群魔》自 1871 年始在《俄国导报》第 1 期上发表。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1870年2月26日，德累斯顿）

尊敬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我急忙写信向您表示感谢，感谢您记着我并给我写信。身处异国他乡，昔日好友们的来信是很珍贵的。而迈科夫似乎完全停止给我写信了。[①]我还贪婪地读了您赞许我那个短篇小说[②]的几行文字。这使我感到荣幸而又愉快；我总是希望投合像您这样的读者的所好，最好还是说——我只想博得他们的欢心。卡什皮列夫也很满意，他在两封信中都提到了。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而特别高兴的是您在信中告知的有关《曙光》的情况：如果《曙光》站稳脚跟，那可真好。就倾向来说我是完全属于它的，因此它的成功等于我自己的成功。对我来说，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它不知怎的使人想起了《时代》——“我们的青年”时代！[③]不过，如果您愿意听的话，我可以坦率地说：我曾有点儿为它的征订的情况而担忧。我倒不担心杂志的成就，因为杂志或迟或早总会获得订户的，但我曾有点儿为这次征订担心。在这里我总感觉到，杂志可以办得更加认真仔细一些，甚至可以更加自信一些。但我想错了，这倒是好事。

---

① 过不了几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收到了阿·迈科夫写于1870年2月25日的信。——俄编注

② 中篇小说《永远的丈夫》。——俄编注

③ 《时代》杂志出版发行于1861—186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称这段时间为“我们的青年时代”是因为他和尼·斯特拉霍夫都把杂志的发行与他们对杂志的社会性的期望联结在一起。——俄编注

好就好在这两千五百个订户标志着杂志已经站住脚了。当然，如果有三千五百个订户，那就好得不能再好了。我真不理解，为什么这本办刊方向如此迫切必要并在去年刊过一些好文章的杂志的订户居然还不到三千五百？我完全确信，曾经有过这一千个未订阅《曙光》的订户，他们还叩过编辑部的大门，只是不知怎的他们从编辑部的指缝间溜走了。而这一切都可能是决定于一些小事情——决定于出版工作上的某种灵活性和敏捷性！所有这些小事在出版事业中却是十分重要的。我很清楚，我这是在多管闲事，但我倒要请您想一想：依报纸上的预告，《曙光》第2期已在2月16日出版，而现在已是2月26日，我却尚未收到！我不能设想这是编辑部办公室只对我一个人这么做。(有什么必要对我一个人这么做呢?) 因此我很清楚，别的外地订户也吃到了这种苦头。您信吗，我今天从邮局出来时把牙咬得直响？我太想读到这期杂志了。在这里每次收到《曙光》，对我来说都是喜庆大事。今天我甚至想给编辑部发个电报。(谁晓得呢，也许真的是忘记给我寄了，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查询一下。) 这一切都无疑是小事情，但如果这种小事多来那么几件，那么失去上千个订户就不足为奇了。

收到《曙光》第1期后我就给迈科夫写信说，该期杂志没有对我产生强烈印象。我觉得，小说太少了。只有我的一个中篇小说。[①] 您赞扬它，但天知道它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怎能仅靠它来应付呢？再说登出的还不是全部中篇小说，而只是它的一半，五个印张。(迈科夫的远征记是诗，而不是小说。) 您的文章虽然很出色，但还是老题目。(我这不是在表述我的观点，而是从订阅者的观点在说话。) 顺便提一下，是谁对您说

① 指《永远的丈夫》。——俄编注

的，您那篇谈屠格涅夫的文章写得比谈托尔斯泰的文章好？关于屠格涅夫的文章是一篇出色的和鲜明的文章[①]，但在您那几篇论述托尔斯泰的文章中，可以这么说，您提出了您的基本观点，您正是打算依据这种观点来继续您的活动，[②] ——我就是这么看的。假如您允许我说的话，我现在确实完全同意（以前却不是如此）您写的东西，在这些文章的数千行文字中，我总共只否定两行文字，不多也不少，而对这两行文字我是绝对不能同意的。[③] 但关于这件事以后再说吧！重要的是，杂志毕竟奠定了基础，——因此要感谢上帝！

顺便说说，您关于自己的健康状况写了些什么呀：我是在苟延残喘！难道是您有什么经常的病痛？我第一次听到您这么说。我的健康状况就是这个样，您是知道的——癫痫病发作，其他一切都好。

您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您能帮忙吗?"——即关于我为《曙光》撰稿的事。对此，我可以向您，尊敬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向您十分干脆和坦率地说明：我一心一意想为《曙光》撰稿，而且我不仅是衷心地而且是基于我最珍贵的信念祝愿《曙光》取得最辉煌的成就。但是，要让我为《曙光》提供

---

① 斯特拉霍夫当时写过两篇论屠格涅夫的文章。在第2篇中他认为，在《父与子》中，除了艺术观点之外，屠格涅夫几乎完全赞同虚无主义者巴扎罗夫的信念。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正在写《群魔》）就因这种明确批评屠格涅夫和虚无主义而称赞斯特拉霍夫的文章"出色"和"鲜明"。

② 斯特拉霍夫是以"根基论"观点论述托尔斯泰的。

③ 指斯特拉霍夫为《战争与和平》第5卷的出版所写的《文学新闻》中的几句话："《战争与和平》是一部天才作品，它堪与俄罗斯文学中一切最美好的真正伟大的东西相媲美。"——俄编注。按：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意他对托尔斯泰给予这么高的评价。

更好的精品，也需要《曙光》先给我以帮助。它能为我做到这一点吗？全部问题就在于此。

要求预付稿酬并不是我随心所欲，不是我自尊自大，也不是过分自信而故作姿态，更何况这并不是人家在求我，而是我自己提出的，因为我不能把您约我帮助看做一种正式建议。我认为，详细地谈我的经济状况是多余的，也是没有意思的，但是您可以从两三句话中就十分了解事情的全部实质：我终身是为了钱而工作，并且我一生每时每刻都处在贫困之中；现在呢，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拮据。在春天到来之前我一定得搞到一笔钱。别人对我的作品一向都是预先付钱的，而且付得很多，甚至可以说从来还未曾有过别的做法。再说也不可能有别的做法，因为我从未一下子就有一大笔钱，足够供我维持好几个月的生活，然后在生活维持下来之后再出售已经写成的长篇小说，就像我们老一代作家们所做的那样①。

不过我同时也对您直说，我从不为了钱、不为了所承担的按期完稿的责任而去臆造题材。我总是在头脑中已经有了真正想写的主题并认为需要把它写出来的时候才承担责任和签订契约。目前我也有一个这样的主题。我不想在这里细谈，但我要对您说：我很少有过什么比它更新颖、更完整和更独特的东西。我可以这么说而又不至于被人斥为虚荣，因为我谈的还只是主题，是我头脑具体化了的思想，而不是它的体现。体现是有赖于上帝的；我可能会把题材糟蹋掉，这种情况在我是常有的，但我内心中有一个声音对我说：灵感决不会把我抛弃。我

① 暗指屠格涅夫。他的六部长篇，除《处女地》外，都是在全书写好后才拿出去发表。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通常在一部作品前面部分发表后才继续写以后部分。——俄编注

可以保证思想的新颖和手法的独特，目前我是满怀欣喜看待这一思想的。这将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长篇小说——不少于十二个印张，但也不会多于十五个印张（我是这么想的）。至少决不会更多。今年（1870年）12月1日之前肯定可以交到编辑部。[①] 我想能有时间上的保证，以便好好写。（注意：小说本可以在11月1日之前交到编辑部，但我很不希望在同一家杂志上在同一年内发表第二本大部头小说。像现在这样在明年1月或2月发表是否会更好一些？再说，似乎也不可能不是这样。）

我所能够提出的就是这些。我向编辑部提出什么请求呢？我请求预付一千卢布，按以下方式支付：从今日算起，一个月后支付五百卢布，自首次支付了五百卢布后一个月，可以分期每月支付一百卢布，这样连续支付五个月。主要的是要按期寄来。第一次的五百卢布一定要一个月后寄来，而且一定要一次寄来。

如果您，尊敬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如果您自己认为我这个建议是可行的，那么请告知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然后让他做出决定。如果他同意，就请您告知，以便我不徒然指望，以便我能安排好我今年一年的时间和劳动。

我再补充几句，从我这方面讲，我认为这建议既不过分，也不苛求，首先是因为我已经数十次提出过类似的甚至是更加高得多的建议，它们差不多全都被接受了；我希望现在也仍然保持一定的信任；其次，我从报上得知，《曙光》杂志去年也曾预付给人一千五百卢布。不管怎样，我将非常乐意和热情地工作，就看出版者如何决定了。

---

① 构思中的《大罪人传》。

再补充一点，在我的文学生涯中我一直十分准确地执行我的文学契约，没有一次违约。此外，我没有一次是单纯为了钱而写作的，对自己所承担的责任我不会敷衍了事。如果我把作品写坏了，那也是出于真心，而不是故意写坏的。

此外，我保证，除这一千卢布以外，直到交稿日为止我不再麻烦编辑部，不再请求给我其他各种钱款。最后我保证今年不死去。

好吧，我等待您的回音。此外，我向您提出一个重大和坚决的请求：如果可能的话，请用记账待付的办法给我寄一本斯坦克维奇所写的关于格拉诺夫斯基①的书（就像您给我寄过《战争与和平》那样）。您这么做将是对我的巨大帮助，我将永志不忘。我需要这本书就像是需要空气一样，望尽快寄给我，它是我写作所不可或缺的材料，没有它是不行的。②只要您觉得有可能寄给我，就请您看在基督的分上，别忘记了。

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向您问候，她真诚地怀念您。我们现在忙于照料我们的柳博奇卡。啊，敬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您为什么不结婚，您为什么没有孩子！我向您发誓，四分之三的人生幸福就在于此，而其余的一切事情中只有人生的四分之一的幸福。

难道我今天也还收不到《曙光》！我极想读到您的文章。妇女问题是何等重要的话题啊！我在等待着巨大的享受。正是

① 季·尼·格拉诺夫斯基（1813—1855），历史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当年俄国的西方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② 指 A. B. 斯坦克维奇写的《季莫菲·尼古拉耶维奇·格拉诺夫斯基（传略）》（1869）。在写《群魔》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广泛使用该书材料，是因为《群魔》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斯基就是以格拉诺夫斯基为原型的。

您才能把这个问题按必须的那样来写！我总是为了读您的文章才把杂志裁开的，我这么说并非为了要奉承您。

您知道吗，我们很可能在今年相会。

由衷地忠诚于您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1870 年 3 月 24 日，德累斯顿）

敬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我急忙给您回信，首先谈谈我自己。我坦诚地给您最终的答复：我在盘算了一切之后觉得，无论如何不能并且也不敢允诺为秋季出版的几期杂志写一部长篇小说[①]。我觉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同时我也请求编辑部别限制我在工作中的自由，我想把这项工作做得齐整，全力以赴，——像那些先生们（即那些大人物们[②]）所做的那样。我可以负责，明年 1 月之前我是来得及的。我珍视这项工作高于一切。这是我最珍贵的思想之一，我想把作品写得非常之好。现在，在目前，我正在为《俄国导报》写一个作品，[③] 很快就可写完。我仍欠着他们许多债。假使现在手头极其拮据的我向卡特科夫求助，把一切情况向他描述，那么很明显，我未来的那部作品就得是属于他的了。我向您开诚布公。（我对现在正在为《俄国导报》撰写的

① 杂志指《曙光》，长篇小说指构思中的《大罪人传》。

② 指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冈察洛夫等，这些作家的物质生活有保障，可以自由安排创作时间。

③ 指长篇小说《群魔》。

那部作品寄予很大希望，但并非在艺术上，而是从倾向方面；我很想把几个想法说出来，哪怕这么做会毁了我的作品的艺术性。诱惑着我的是在我头脑和心灵中积累起来的东西；纵使写出来的是一本谤书，我也一定要陈述我的意见。但愿获得成功。不过，又有谁会坐下来写作而又不指望成功的呢?)

现在我向您重复一次我以前就说过的话：我向来是为那个预支钱给我的人工作的。情况一直是这样的，从未有过别的做法。从经济角度讲这对我是不利的，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不过，我在预支钱的时候出售的总是某种现有的东西，也就是说在艺术创作的主题思想已经产生并已相当成熟的时候我才出售。我从未凭空地预支过钱，即没有指望过临时臆想和编造一部长篇小说。我认为这其中是有区别的。而现在我还想在写作时能心情宁静。我很快就要结束为《俄国导报》写的东西，我将乐意地开始写作新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的思想存在于我的头脑中已有三年了，但以前我不敢在国外动笔，我想在俄国写这部作品。但三年来很多东西成熟了，整部小说的布局成熟了，因而我想它的第一部分（即我决定为《曙光》写的那个部分）我可以在此地就动笔写，因为这一部分的情节发生在许多年以前。请别因为我说的是“第一部分”而担心。全部思想的体现要求有巨大的篇幅，至少得像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① 那样。但这将是五部独立的长篇小说，甚至可以将其中一些部分（中间两部分除外）作为完全独立的中篇小说在不同的杂志上发表，或者作为十分完整的作品单独出版。不过，总的题目将是《大罪人传》，而每一部分又都有单独的标题。每一部分（每部长篇小说）都将不超过十五个印张。为了写第 2 部长篇

① 指《战争与和平》。

小说我应该已是身处俄国了；第2部长篇小说的情节发生在修道院里，虽说我对俄国的修道院了解得非常清楚，但我还是想在俄国写。我极想同您细谈，但在信中又能谈出个什么来呢？我再说一遍，我不可能承诺今年交稿，请别催促我，您一定会得到一部问心无愧的作品，也许还是一部出色的作品。（至少是我把体现我的这一主题思想看做我未来全部文学生涯的目标，因为不能指望我的生活和写作的时间还会长于六年或七年。）请《曙光》别抱怨提前了九个月付钱，我以前有时还提前两年预支过稿酬呢。须知不播种就不会有收获，而您确切地知道，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我这么说决非出于寻衅，而是因为我的情况一向如此。而说实在的，钱的数目并不大。如果我求助于别人，那么我的劳动成果也应该属于别人。我始终是一个诚实的文学家。我自己也希望为《曙光》效劳，因为它的办刊方向合乎我的心意。这就是我关于我这件事要说的一切。我还认真地请求您，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如果这件事办成的话，请您，作为我的老朋友和老同事，快些告诉我。我的生活越来越困苦，所以我不能再等待，但求十分准确地知道情况。我要养活妻子和孩子，此外我还需要安静和有保障的生活。请卡什皮列夫决定吧：同意还是不同意，至少要让我知道，因为时间对我来说是宝贵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同意也比拖延时日的同意更有利，因为那样我就不会丧失时间。

我极其满意地读完了《曙光》第3期，迫不及待地等待着读您的文章的续篇，以便全部理解其中所谈的东西。① 我预感

① 1870年第3期《曙光》上发表了尼·斯特拉霍夫的文章《赫尔岑的文学活动》，以同一标题发表的第2篇和第3篇文章分别登在该杂志同年的第4期和第12期上。——俄编注

到，您主要是想要把赫尔岑表现为一个西欧派，并在与俄罗斯相对比中谈谈西方，是吗？您极其成功地展示了赫尔岑的主要观点——悲观主义。① 但您是否确实承认他的怀疑(《谁之罪》、《克鲁波夫医生》等等）是无法消除的？② 您似乎在回避这一问题，我觉得，您所以这么做，是为了专门陈述您的主要思想。不管怎样我正在极其迫切地等待着您的文章的续篇，它的题目太惹人、太紧扣时势了。如果您能证明赫尔岑先于许多其他人说出了西方在溃烂的看法，那情况又将会怎么样呢？格拉诺夫斯基时代的西欧派又会说什么呢？不知道您在文章中是否会这么写，我不过是在预先猜测罢了。顺便说说（虽然这并不包含在您的文章的题目之中），在判断和确定赫尔岑的全部活动的主要实质上是否确实还存在着另一种观点，即认为他时时处处主要是一个诗人。在他身上，在一切方面，在他的全部活动中，诗人的品格总是处处占了上风：宣传家兼诗人，政治活动家兼诗人，社会主义者兼诗人，哲学家兼最大程度上的诗人！我觉得，他的天性中的这一特点可以解释他的活动中的许多东西，③ 甚至可以解释他在非常崇高的道德和哲学问题上所表现

① 尼·斯特拉霍夫是在赫尔岑逝世后不久写《赫尔岑的文学活动》一文的（发表于《曙光》，1870 年，第 3、4、11 期上）。他在整篇文章中强调赫尔岑的悲观主义，说他始终以悲观主义看待一切事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长篇小说《少年》中，在塑造韦尔西洛夫这个人物时也表露了他对赫尔岑的认识，他的这种认识与斯特拉霍夫对赫尔岑的理解是相似的。——俄编注

② 《谁之罪》和《克鲁波夫医生》是赫尔岑的小说。斯特拉霍夫在后来两篇文章中认为：只有毫不妥协地批判资产阶级的欧洲和回归到东正教怀抱，赫尔岑才可能克服他的悲观主义："要么不活，要么活着受苦，——二者必居其一。"——俄编注

③ 斯特拉霍夫不赞成这种观点，相反，他认为赫尔岑"生来首先是一个思想家"。

的轻率态度以及爱好使用双关语的做法（顺便说一句，他身上的这种爱好十分令人厌恶）。

我认为，您在文章（登在第2期上的文章）中对妇女问题谈得十分出色。[①] 现在我来回答您的问题：为什么我认为《曙光》的自信心不够？也许，是我表达得不确切，但事实却是：您的口气太温和了，太温和了。对他们，在写作时应该手执鞭子。您在许多情况下对他们太通情达理了。如果您攻击他们时态度更激昂些，更粗暴些，就会更好一些。需要对虚无主义者和西欧派们痛加鞭笞。[②] 在论述托尔斯泰的那些文章里您似乎是在央求他们赞同您的看法，[③] 而在最近几篇关于托尔斯泰的文章中您好像是陷入了灰心失望，我却认为口气应该是庄严和欢乐的，达到傲慢的程度。但您以为怎样呢？他们当真会理解

---

① 尼·斯特拉霍夫在《妇女问题》一文中与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约·斯·穆勒（1806—1873）争论，后者认为，历史上之所以注定女子的不平等，是由于“男子好支配人”和“男子的体力超过”女子。（译者按：穆勒在其《论妇女受压制》中，坚持个人要有最充分的可能的权利，要求给妇女以充分自由使其得到发展，反对压制妇女。）斯特拉霍夫则从人道的基督教的立场对待妇女问题，使其具有道德内容。正因为如此，斯特拉霍夫的观点赢得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赞同。——俄编注

②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目中，虚无主义者和西欧派有着共同的“欧洲”根源，是一种没有民族根基的异己现象。但是自19世纪70年代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似乎有所改变，如在1873年的《作家日记》（在“一篇当代的谎言”这一章）中他说“我本人是一个老‘涅恰耶夫分子’”，而在《少年》的草稿材料中指出：“虚无主义者——从本质上讲是我们，我们这些终生探索至上思想的人。”但他在《群魔》（1871）中则是全力抨击西欧派和虚无主义者，认为两者是父辈与子辈的关系。

③ 斯特拉霍夫在向具有西欧倾向和虚无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讲述“真正教育”的必要性时用了一种乞求的语气。——俄编注

科西察的信件[①]的细腻和出色的幽默吗？当我在这里读到您写的模仿皮萨列夫的康拉季太太时，或者读到您在惊讶地感到您既不能认为自己是傻瓜，也不能认为自己是坏蛋之后，您好像是害怕地做了附带声明，向您的对方提出请求："我请求您正确地理解我！"[②]——当我读到这一切时，我在这里哈哈大笑，难道您以为他们会理解这种语气吗？总而言之，您不能用这样的语气写，——不行！因为这是对事业的严肃认真的态度，是对事业的爱和崇敬。现在杂志已有了自己的风格，这风格是崇高的，这一点非常好，而且是《曙光》杂志的实质；但我认为，有时也需要压低声调，要拿起鞭子，并且不是为了自卫，而是主动进攻，要非常粗野。我所指的自信心就是这样。不过，我也许想错了，由于激奋而想错了。

您文章中有两行谈及托尔斯泰的文字是我所不能完全同意的。您说，列夫·托尔斯泰堪与我国文学中一切伟大现象相媲美。绝对不能这么说！普希金，罗蒙诺索夫——都是天才人物。写出《彼得大帝的黑奴》[③]和《别尔金小说集》[④]——这明确地意味着为文学界带来了此前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根本未曾有过的天才的新成就。而写出《战争与和平》——这意味着在普希金已做出的新成就之后出现在文学界，无论如何说都是如此，不管托尔斯泰在发展于他之前天才人物做出的新成就方面走得多远和达到多高的程度。我认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① 斯特拉霍夫署名科西察发表的两封信：《卫护屠格涅夫》和《再次卫护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两封信中斯特拉霍夫对自己的思想敌人运用了"出色的幽默"。——俄编注

② 这句话引自尼·斯特拉霍夫以科西察署名的一封信《卫护屠格涅夫》。——俄编注

③④ 都是普希金的作品。

的。不过，我不能在寥寥几行文字中把一切都讲清楚。

难道米柳科夫已达到了这种地步？[1] 他现在在干什么？

请原谅，我非常喜欢恰耶夫的长篇小说《潜在力量》：很有诗意，到目前为止写得也好。而您为什么把它放掉了？《婆婆》作为一个作品是比较严谨的，但须知这不是长篇小说，更有甚者，它是诗。[2]（我这是从有伤大雅的观点即在谈到订户时从需要的观点来评判的。）

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衷心问候您。啊，真想早点回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早点回家！

您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再重复一遍，我等待着您这位老朋友尽快给我消息。再说我多么需要钱呀！如果卡什皮列夫能不拖延寄款时间，如果他能说一声“同意”，那就好了。

我总是忘记问：难道丹尼列夫斯基的书《俄国与欧洲》不出单行本了吗？怎么能这样呢？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忘记告诉我这件事。[3]

又及

---

① 斯特拉霍夫在1870年3月17日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谈道：“米柳科夫对迈科夫说：‘斯特拉霍夫在瞎写些什么！他在过分赞扬托尔斯泰！’”

② 《潜在力量》和《婆婆》都是俄国作家、剧作家尼·亚·恰耶夫（1824—1914）的作品。

③ 尼·雅·丹尼列夫斯基的《俄国与欧洲》在1871年出了单行本。——俄编注

致阿·尼·迈科夫

(1870 年 3 月 25 日，德累斯顿)

敬爱的和最善良的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

真不好意思，一直拖到今天才给您回信，虽然我每天都急切地要给您写信。但是，第一，工作很忙；第二，身体不好和由于孤寂而重新产生的多疑，——对健康状况的多疑，我非常苦恼。心跳很不正常，觉也睡不好。但我去医生处就诊，这是一位名教授，他对我做了一次全面的检查，他说："绝对没有什么疾病，只是神经有问题，神经严重失调。"夏天应该离开德累斯顿，去一个别的什么地方，最好是去海边，可以游泳。这么做对妻子也会是好的。无疑，最好是祖国的空气，您在信中就此所说的一切都是黄金般的真理，真理中的真理。①但是，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难道您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回去、为什么不抛开这可诅咒的国外生活？一回国就会直接进债户拘留所，这将是一种什么滋味？在适当的时候到来之前我无论如何不可能回去。难道您以为我自己不苦恼、不一个心思急着回俄罗斯？妻子十分苦恼，难道看着苦恼的她我会感到开心？此外，根据事实我确切地知道，我的经济状况会比在这里好上两倍。关于这个问题我要向您把话说到底：我向您发誓，我亲爱的朋友，对于我一定会被关进债户拘留所这一点我倒会满不在乎，我这一生中见过的难道不更厉害一些吗？坐上它一年拘留

① 阿·迈科夫在 1870 年 2 月 25 日写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无论从写作或健康着眼，都该回国。——俄编注

所，也就可以自行赎身了。但我知道，如果是在以前（五年以前）这是可能的话，现在——我确切知道——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了。像我这样的身体，我就连半年牢也坐不了，主要的是什么事情也都会做不成。而写作的题材却有许许多多。关于在这里写作的事，您说的全是金玉良言；真的，我会落后的，——不是落后于时代，不是不能知悉我们国家所发生的种种情况（关于这些我大概比您知道得更清楚，因为我每天（！）一行不漏地阅读三份俄国报纸，我还收到两份杂志），——而是脱离活生生的生活的脉搏；不是落后于思想，而是它的血肉，——而这对艺术创作的影响是多么大！这一切都是实际情况，可我又有什么办法？与债主们订立协议，请求他们给我一年期限，届时我将一切债务还清？他们会同意吗？如果我先偿付一半债务，那么他们也许会给我一年期限。我在日夜考虑着这一点。即使我能先偿付百分之三十的债务，他们也可能会同意。但现在甚至连同他们联系都困难，天晓得他们现在是不是都仍在彼得堡？可是必须联系上，没有别的办法。我在想，可怕的、紧迫的债务，即票据债务，现在总共是四千卢布。因此，两千卢布偿付债务，一千卢布用作盘缠和首次去彼得堡的费用，三千卢布是少不了的。上哪儿去搞到这笔钱呢？但请您相信我，如果我当初不离开彼得堡，那么两年中我满可以偿付清一切债务。不过，须知我出走正好是因为佩恰特金[①]起诉，要追偿债务，我事先就得知了。当时我刚刚结婚，马上就去坐牢，将会是什么滋味？我受不了，于是我就离家出走了，——全部情况就是这样。

① 维·彼·佩恰特金（1819—1898），书商、造纸厂老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债主。——俄编注

不过，到夏天有了一些钱的时候我还将好好考虑这件事。现在我在为《俄国导报》工作。我借了那里的钱，将《永远的丈夫》交给了《曙光》之后，在那里，即在《俄国导报》我置身于一种暧昧的地位。无论如何我该结束现在正为他们写着的作品。我对他们做过肯定的允诺，而在文学界我是一个守信的人。我正在写的是一部有倾向性的东西，我很想讲得激烈一些。（虚无主义者们和西欧派们一定会叫嚣，说我是反动分子！）让他们都见鬼去吧，而我要把我的想法全部说出来。① 您可知道我内心多么惶惑不安，——我完全吃不准：小说将获得成功抑或遭受失败？有时我觉得它会非常成功，出第2版时我就可以抓到一笔钱；有时我又觉得它根本不会成功。但我宁愿遭受失败，也不要中不溜儿的成功。您在《永远的丈夫》中看出了“在加强想象的做法”并对此写了短评，您这是对我的当头棒喝。② 我为此曾多么苦恼，但是愿上帝保佑吧！不指望获得成绩，就不可能满怀热情地工作，而我正在满怀热情地工作，那就是说我是指望获得成功的。

不过，我还没有感谢您对我的善意关怀并为我走访了坏蛋斯捷洛夫斯基等等。③ 您根本想不到您此举帮了我多大的忙。您恢复了我的内心平静并医治了我的心灵创伤。我完全彻底地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预感到民主主义者（“虚无主义者”）和自由派（“西欧派”）会否定他的《群魔》。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指的是阿·迈科夫在1870年2月25日信中说的一段关于《永远的丈夫》的话：“我感觉到您已在加强想象，然而生活、会晤以及其他因素却一向为您提供丰富的异常鲜明的色彩。”迈科夫还补充道，他之所以这么说也是“为了未来的那部长篇小说”。迈科夫的意思是：作家应该贴近生活（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在国外——译者），不能光靠“加强想象”。——俄编注

③ 感谢阿·迈科夫代他与出版者斯捷洛夫斯基进行接触。

向您（只向您一人）承认一切：我原来曾经想过是帕沙欺骗了我！我曾非常痛苦，我曾努力为他祈祷，您的来信终于驱散了我的一切疑惑：他不过是一个轻浮的孩子，但他是善良和诚实的。我再说一遍：您医治好了我心灵的创伤。至于斯捷洛夫斯基，就让他见鬼去吧！而我倒还有点儿高兴，——这您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同这个坏蛋打交道有多难啊！[①]

然而我现在的处境实在是糟糕透了（像密考伯先生[②] 一样）。连一个戈比也没有，可还得挨到秋天，到那时我才会有钱。求助于《俄国导报》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一，他们会拒绝我；第二，这将是无限地向他们预支。钱我是肯定能从他们那里得到的，不过这只是秋天的事，但能得到的却是相当大的一笔钱。我现在给您写的这些都是我确实知道的。但在秋天之前我完全无以为生。您会以为我在这里乱花钱，在过奢侈生活？您相信吗，转到德累斯顿以来八个月了，我只靠《永远的丈夫》的稿费维持生活，差不多每月只花一百塔勒，还在这里生了孩子，进行了必不可少的装修，生活费用也不便宜，——因此我终于借债度日，至今还欠着债。尼·尼·斯特拉霍夫在一个月之前约请我一定继续为《曙光》撰稿，我回了信，请他向卡什皮列夫推荐我的长篇小说并于明年刊登，但我要求现在就付给我五百卢布，接着每月付一百，连续付五个月，这样一共是一千卢布。我认为这并不多，卡什皮列夫曾提前一年给斯捷布尼茨基[③] 一次支付一千五百卢布。（何况不预支稿酬的话，杂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称斯捷洛夫斯基为“坏蛋”，是因为后者私自印刷《罪与罚》，而且蓄意回避与阿·迈科夫联系。——俄编注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比作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密考伯先生，他永远贫困，且因负债而坐牢。

③ 俄国作家尼·谢·列斯科夫（1831—1895）的笔名。

志都无法办，会把所有的作家都放走。）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回信说，卡什皮列夫表示同意，在 4 月份把钱寄来，但要我在今年交出作品刊登在秋季出版的几期杂志上。我回信说今年我无论如何做不到。不过卡什皮列夫本人还没有给我写过什么信，我正在等待他们的最后回答。您自己也会同意我的想法：如果我再在《俄国导报》预支，那么我未来的工作成果就将长远地属于《俄国导报》。我现在为《俄国导报》写的东西三个月后肯定可以完稿，届时我将休息一个月，随后就开始为《曙光》写东西。我现在已经连续一年半没有动笔了(《永远的丈夫》不算在内)，写起来很吃力。我为《俄国导报》写东西倒并不感到很累。可是我允诺给《曙光》写的是一部好作品，我要把它写好。这部给《曙光》写的作品在我头脑中已经酝酿了两年，这是我已在信中给您谈过的那个主题思想。这将是我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其篇幅相当于《战争与和平》，它的主题思想您是会赞同的，我这么想是根据我和您以前的多次谈话。这部长篇小说将由五大部中篇小说组成（每部有十五印张；两年间小说的布局在我头脑中已全部成熟）。这些中篇小说完全可以相互独立，因此甚至可以把它们单独出售。第 1 部中篇小说我决定交给卡什皮列夫发表，其中所谈的事情发生在（19世纪）40 年代。(长篇小说的总名称是《大罪人传》①，但每部中篇小说还将有各自的名称。）贯穿于小说所有部分中的主要问题正是我一辈子自觉和不自觉地为之苦恼的那个问题：上帝的存在。主人公在他的一生中时而是无神论者，时而是信徒，时而是宗教狂者和教派信徒，时而又是无神论者，所以第 2 部中篇小说的全部情节将发生在修道院中。我将自己的全部希望

① 《大罪人传》后来没有写成。

都寄托在这第2部中篇小说上了。可能，人们终于会说，我并非总写些鸡毛蒜皮。（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我向您一个人吐露真情：我想把吉洪·扎顿斯基[①]作为第2部中篇小说的主要人物；当然用的是另外一个名字，但也是一个主教，他将在修道院里隐居。）一个犯过刑事罪、身体早熟、道德败坏的（我知道这种家伙）十三岁男孩儿是整部长篇小说的未来的主人公，他被父母（我们有教养圈子中人）送进了修道院去学习。小狼崽和小虚无主义者与吉洪相逢了。（您是知道吉洪的性格和他的全部面貌的。[②]）我还要把恰达耶夫[③]（当然是用另一个名字）也放进修道院之中。为什么恰达耶夫不能在修道院中也待上一年呢？请您设想一下，恰达耶夫发表了第1篇文章，为此大夫们每周都要对他进行观察，他忍受不了，就在国外用法语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很可能，为此把他送进了修道院，让他在那里待上一年。也可能有一些别的什么人来恰达耶夫处做客，例如别林斯基、格拉诺夫斯基，甚至还有普希金。（须知我写的不是恰达耶夫，我不过是将这个类型的人写进小说。）

---

① 吉洪·扎顿斯基的俗家名叫吉·萨·索科洛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深深敬仰的传教士和思想家，1769年后他隐居扎顿斯基修道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塑造吉洪主教（《群魔》中“谒见吉洪”）和佐西玛长老(《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两个形象时，扎顿斯基修道院的吉洪的为人（温顺、爱他人、宽恕一切）对他的思想有影响。——俄编注

② 在19世纪60年代初已经出版过吉洪·扎顿斯基的十五卷全集以及几部关于他的传记和言行录。——俄编注

③ 彼·雅·恰达耶夫（1794—1856），俄国宗教哲学家，1821年他加入十二月党人北方协会，在《哲学书信》中他批判东正教、专制政体和农奴制度，被反动政府宣布为疯子。他的一些特点在《少年》中的韦尔西洛夫这一人物身上有所反应。——俄编注

在修道院里也有帕维尔·普鲁斯基[①]，也有戈卢博夫[②]，也有修道僧帕尔费尼[③]。(在这个世界中我是个内行，我从小就了解俄罗斯的修道院。）但主要的是吉洪和小男孩儿。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别将这第2部的内容转告任何人。我从来也不将作品的主题预先讲给任何人听，有点儿不好意思。而对您我是吐露真情的。就算这在别人心目中分文不值，而我却视如珍宝。请您别讲起吉洪。我在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谈及修道院，但没有讲吉洪。也许我将引出一个庄严的正面的神圣人物。[④] 这可不是科斯坦若格洛[⑤] 先生，也不是《奥勃洛莫夫》中的德国人(我忘记了他的姓[⑥])，也不是罗普霍夫们和拉赫梅托夫们[⑦]。是的，我什么也不创造，我只是展现现实的吉洪，那个我早已狂热地铭记在心的吉洪。但如果我能够成功，我将把这看做自己的一个重要功绩。请别告诉任何人。不过，为了写第2部小

---

① 帕·普鲁斯基（1821—1885)，宗教作家，分裂派的活跃分子，于1869年皈依官方东正教。——俄编注

② 康·叶·戈卢博夫，农民，古老信徒派教徒，自修哲学，是帕·普鲁斯基的徒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群魔》期间对他的学说颇感兴趣，把他想象为一个“地道的俄罗斯”英雄。——俄编注

③ 帕尔费尼（阿格耶夫·彼得)，《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土耳其和圣地游记》一书的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喜欢这本书。——俄编注

④ 我们怎么知道，可能正是吉洪才是我国文学正在寻找着的我们俄罗斯的正面典型，而不是什么拉夫洛夫斯基（写错了，该是屠格涅夫《贵族之家》中的拉夫列茨基——俄编注)，不是乞乞科夫(《死魂灵》中的主人公——译者)，不是拉赫梅托夫，等等。——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注。

⑤ 果戈理的《死魂灵》(第2部）中的一个正面人物。

⑥ 指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中的施托尔茨。

⑦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中的正面人物罗普霍夫和拉赫梅托夫。——俄编注

说，写修道院，我本人应该在俄国。啊，但愿成功！第1部中篇小说是主人公的童年：当然，出现在舞台上的不是一些小孩子；有恋爱关系。幸好我能在国外写出长篇小说的这一部分并向《曙光》推荐。难道他们会拒绝？再说，一千卢布，——天晓得这算什么钱。随他们便；要是他们这么做的话，他们会错过一切作品和所有的人。不过，这已是他们的事了。昨天我给斯特拉霍夫写了信，请他们快些做出最后决定。否则我得不失时机地采取某种措施；与《俄国导报》联系——这也会失去时机的，——因此，至少《曙光》别因拖延回音而耽误了我。（整部长篇小说，我在想，我将写上它六年。）如果您能够在《曙光》中为我美言几句，就请您说一说，亲爱的。因为在这个时刻实在太难于向《俄国导报》求助，再过三个月就是另一回事了。[①] 再说我本身也想为《曙光》写作。除去别的一些原因，当然是由于它的方向是我所最赞同的。不过，随他们的便吧。我的穷困把我压垮，不然我才不会自己站出来推荐自己的作品呢！请注意，我一旦和杂志联系上，他们就会立刻催促按期交稿，他们现在最好是叫你在最早的期限内交稿！我宁愿死，也不愿现在受拘束。只有《俄国导报》未曾使我感到拘束过。他们是一些极其高尚的人！

顺便问一下，亲爱的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您怎么会产生关于亚诺夫斯基[②] 的想法呢？我连想都没有想过，一次也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这封信的时候已向《俄国导报》预支了许多钱，这里所说的“再过三个月……”是指届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完成《群魔》并同《俄国导报》进行结算。——俄编注

② 斯·德·亚诺夫斯基（1815—1897），医生。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他相识于1846年5月底。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西伯利亚返回俄罗斯后第一个去特维尔看望他的人就是亚诺夫斯基，之后他们两人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也时有会晤。

没有想过，一刹那也没有想过。读完您的信后我十分惊讶。再说关于亚诺夫斯基这方面的事情我一无所知。难道他有过什么类似的事吗？①

关于虚无主义者没有什么可说的。您等着瞧吧，这个脱离了俄罗斯根基的上层阶层会完全腐烂的。您知道吗，我有时会想到，这些卑鄙的腐化堕落的年轻人中有许多人最终将会成为真正的坚定的纯俄罗斯的根基派，而其余的人就让他们烂掉吧。最终必将是他们缄默不言，陷于瘫痪。这毕竟是一些恶棍！②

安娜·伊万诺芙娜的意见使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非常开心。③ 您知道吗，她自尊心很强，也很骄傲。如果您能知道我和她在一起有多幸福就好了！唯一的不幸就是我们暂且不能回国。但须知我们会回去的，一定会！柳芭在长牙，她难受。她是一个健康的孩子，您会为之感到惊奇的。但如果没有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即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的母亲，那么柳芭可能已经死了。而没有柳芭我们也都完蛋了。

唉，我有许多事情要问您，不过还是再见吧。别把我忘个干净，也别抛弃我，我是您的，您知道我永远、永远是您的。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 亚诺夫斯基与其妻子——著名演员舒伯特不和睦一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坚决否认亚诺夫斯基是他的中篇小说《永远的丈夫》中特鲁索茨基的人物原型。

② 阿·迈科夫在信中谈到涅恰耶夫分子们，陀思妥耶夫斯基指的当是这些人。他平时对年轻人的态度并不都是如此，但他对所谓的虚无主义者（实即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是深恶痛绝的。

③ 安娜·伊万诺芙娜是阿·迈科夫的妻子，而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

阿尼娅向您和安娜·伊万诺芙娜问好！我也向安娜·伊万诺芙娜表示深深的敬意，衷心感谢她对阿尼娅的赞许。

顺便告诉您，一月前卡什皮列夫给我寄来了四百卢布，他还补充说，大概尚有尾数五十卢布到一百卢布，但他至今未寄来。如果是有的话，那么，看在基督的分上，亲爱的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请您暗示他一下，让他给我寄来。五十卢布在我心目中是太珍贵了，太珍贵了。

您喜欢斯特拉霍夫的批评文章吗？我非常赞赏。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1870 年 5 月 28 日，德累斯顿）

最善良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谢谢您来信！您的信总是这样简短，但却总是能够触动我。我认为您对您的批评活动的看法是不全面的，也是不正确的。[①] 首先，我认为，如果现在没有您那些批评文章，那么在整个文学界就不会有一个人把批评看做严肃的和不可或缺的事业了。甚至在写批评文章的那些批评家中，也不会有任何人稍许重视对现在和过去的作品进行正确的哲学思考的必要性（和对它的尊重），因此也就不会有任何人重视批评，即重视自己的事业。就是这样，您首先对批评具有别人所没有的这种严格

① 尼·斯特拉霍夫在 1870 年 5 月 6 日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说："我感到我是做不出什么成绩来的。不管怎么努力，我是永远不能对生活多少起点影响的……所以结果是，不管你怎么努力，你只能迎合那些没有你也会这么想的人。"

的哲学观点，——正是这一点就使《曙光》成了唯一的一家有文学批评并对文学批评具有正确观点的杂志。(《俄国导报》上的批评是轻率的，当然它与该杂志的总的办刊方向是一致的，但它太肤浅。我认为，他们的 П. Щ.① 与米柳科夫有某种相似之处。) 因此，如果您单单具有这一点，也就是难能可贵的了。其次，请允许我说一句，对读者的影响不是很快就形成的，而我们当代社会的紊乱状态也还有着一层意思，即有着它自己的运动规律，以至您甚至完全没有可能去评判您的批评文章的直接效果和影响，去评判它们是否确实只是为“那些没有你也会这么想的人”而写的。您说的话是不对的。

现在，按照我的想法，向您提出一条评判有无影响的尺度：《曙光》杂志主要是一本具有方向性和文学批评的杂志；过上两三年，订户的数量就一定会显示出它在公众中的影响，同时无疑地也显示出批评的影响，因为在公众心目中批评是《曙光》的主要特点、主要特长。公众总是这样来显示自己的看法，虽说是不自觉地显示出来的②。

而要知道我本以为您将赞扬司徒卢威③，至少会赞扬他的善良愿望。在哲学方面我是很差劲的（不是指对哲学的爱，爱

① 指彼·卡·谢巴利斯基（1810—1886)。他是批评家、文学史家，《俄国导报》的撰稿人。他对西欧派和斯拉夫派持同样的嘲讽态度，故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的批评是“轻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的批评“太肤浅”，是因为在他的文章中叙述多于分析和研究。

② 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订数增加，那就表明读者对杂志、主要是对其批评栏有兴趣。

③ 亨·叶·司徒卢威（1840—1912)，俄国学者、哲学家，著有博士论文《心灵现象的独立因素》。尼·斯特拉霍夫和尼·阿克萨科夫都不同意他的论点，斯特拉霍夫责备他忘记了柏拉图和黑格尔。——俄编注

我倒是非常爱哲学的）。不过，在认真阅读司徒卢威的学位论文时，我本人感到心灵的物质性是一种新东西。我对这篇论文感兴趣，主要是因为我预感到这正是德国哲学家们现在的、最近的思维风格。不过您要知道，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他们准会认为您是一个落伍的老汉，仍在用弓和剑战斗，而他们则早已用上火枪了。至于说到我，我已愉快地将您的文章读过两遍。此外，您善于写作的本领令人惊讶。您的文学语言比他们所有的人都出色。而这一点，不管怎么样，不可能最终不被发觉。我非常高兴：您如此蔑视现今的哲学议论风格，但我倒是很希望他们对您进行反驳。

整个现今文学中的格调是多么轻佻！至于说到思想方面的杂乱无章，——那就随他们便吧，这些思想就会是这样。看看这种总的格调！多么轻佻，多么下流！没有一种领会透了的坚定的思想，哪怕是某种即使是谬误的思想也没有！他们的哲学家算什么哲学家！他们的杂文家算什么杂文家！全是败类。但是也有一些人，虽说是寥寥无几，他们在思考，也具有影响，——这在任何杂乱无章的情况下总是有的。但只要让这少数人超越了公众的紊乱，您就会发现：公众终于将接受他们的格调。

顺便问一下，谁是那位年轻的教授？他在《呼声报》上以几篇社论“把卡特科夫完全击败了，因此人们现在不读卡特科夫的文章了”。这位幸运者的名字① 叫什么？请告诉我，为了上帝，请快点告知！已经很久了，早在二十多年以前，在《名

① 指亚·德·格拉多夫斯基（1841—1889），彼得堡大学国家法教授、自由派政论家和批评家。

利场》[1] 刚刚出现在英国时，我到克拉耶夫斯基处去，我说，也许狄更斯在新年来临之际会写一些什么，可以把它翻译过来，但克拉耶夫斯基回答我说："谁？狄更斯？狄更斯被击溃了！现在那里出了一个萨克雷，他一举击败了狄更斯。现在谁也不读狄更斯的作品了！"我在《曙光》上读到了关于这位教授的介绍。《呼声报》我也读了，有一些很好的文章。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请您将教授的名字告诉我。

我很久就想问您：您与列夫·托尔斯泰是否有私人交往？如果有，请告诉我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非常想知道他的情况。[2] 我很少听到有关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情况。

我怀着极大的热情在为《俄国导报》写东西，但却完全不能预料会写成个什么样子。我从未写过此类题材和此种形式的东西。[3] 我陶醉于在今年返回俄罗斯的幻想之中，我将为此使出我的全部解数。[4] 哎呀，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对我来说，生活在国外简直是难以忍受，甚至难以形容！

尊敬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我对您有一事相求，请帮助我，虽说我很不好意思麻烦您。

是这么一件事：也许，您是知道的，瓦西里·弗拉基米罗

---

① 英国作家萨克雷的长篇小说，它淋漓尽致地刻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丑恶。

② 在回信中斯特拉霍夫没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介绍托尔斯泰。斯特拉霍夫是在 1871 年 8 月中旬在雅斯纳亚·波良纳与列夫·托尔斯泰认识的。后来，在 1878 年 3 月 10 日，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列夫·托尔斯泰在一个小城听 Вл. С. 索洛维约夫讲课时，本来两人是可以彼此认识的，但斯特拉霍夫没有给他们介绍，因此他们两人终生就没有会晤过。

③ 指长篇小说《群魔》。——俄编注

④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到 1871 年 7 月 8 日才回国。——俄编注

维奇[①] 答应过我每月15日给我寄一百卢布（对此他信中写得很明确，还自己确定了日期和期限）。第一笔汇款是他自己确定了在5月15日（俄历）前给我寄来。现在已是5月28日了，我还什么也没有收到！您不会相信，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他这种处事的态度是怎样打乱了我的全部工作以及我在此地的生活。我当时是依此做了安排的，五百卢布已全部用完（我在这里还了债，购买了一些必须品）。从那时寄来的五百卢布中我留下的钱恰好可以用到15日，可是现在5月15日以后已过去了两个礼拜。我要付房钱，要付钱给商店，要过生活，——一切都停顿了；再加上孩子病了，得请医生治疗。您不能想象，这多么影响我的写作，更不用说别的任何事了。有时我一连数日不能写作。

如果第一次汇款（已答应的每月寄一百卢布）就如此不准时，那么以后另外几次汇款又将会怎样呢？现在是夏天，你们大家都在别墅休息，什么事情都停下来了，人们会完全把我忘掉。而我除了《曙光》杂志外只能指望冬天来临时才收到钱。[②] 我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不能准时交稿，也请他们别责备我。

我向您发誓，不管这是多么可笑，但在我看来准时汇款似乎比钱本身还更重要些。说到底，钱，或多或少总会有的，总会有地方寄来的，但安静的心境却不会有了，哪怕只是在写作时得以摆脱各种操心事的安静心境不会有了，它已经给破坏了。

我对您的全部请求是：请您向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提

---

① 即瓦·弗·卡什皮列夫。

② 指将从《俄国导报》得到在该杂志上发表的《群魔》的稿费。

醒一下我的事情，作为一个老朋友为我做做这件事吧！还有一点，我现在懊悔当初请他按月给我寄。我预感到，今后每个月都会像现在这样。只要他能够做到，请他将五百卢布全部一次给我寄来，不是更好吗（他答应的是每月寄一百卢布）？只要能够做到！如果做不到的话，那么哪怕是寄三百，甚至是二百，我这里毕竟不会再每个月都发生这种令人心神不安和生活动荡的事情。确实是动荡！须知在五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除了每月这一百卢布之外我还不能指望任何人给我寄什么钱来，因此，他们一停止寄钱，我的生活也随之停顿了。

这全都是一些琐碎讨厌的小事，但请您帮助我，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请您同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谈一谈。我太拮据了。

我妻子向您问好，她感谢您还记得她。她身体也不好，要喂奶，现在由于孩子生病她夜间也不能睡觉。

衷心矢忠于您和赞同您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1870 年 6 月 11 日，德累斯顿）

十分善良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谢谢您很快给我回信！但您的信把我给吓住了，首先，我为您害怕，因为我觉得，我为了自己的事使您与卡什皮列夫之

间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① 我多么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啊！不过，也可能是我没有很好理解您的信。不管怎样，对您为我所做的努力特向您表示感谢。卡什皮列夫的拒绝使我十分吃惊，我现在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对我来说现在是最艰难的时刻，因为我正是指望了《曙光》按期寄来的汇款的，那五百卢布已用完了。我怎么度过这段时间？靠什么来过日子？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孩子生病，花费更多。在这里我几乎没有熟人，而在约定的时期之前我又绝对不想求助于《俄国导报》。

我偶然在这里得到了今年出版的《欧洲通报》，所有各期我都看过了。我甚至大吃一惊，这种在我国迄今闻所未闻的平庸玩意儿（布尔加林的《北方蜜蜂报》除外）居然能够获得如此的成功（六千份，两次印行）！这就是媚俗的效果！多么卑鄙地迎合低级趣味！最糟的自由主义的陈词滥调！您瞧，是什么东西在我国受到欢迎！不过出版倒很麻利，每月 1 日就出刊，文学家也挺多②。我顺便读了屠格涅夫的《特罗普曼的处决》。③ 您可能持另一种意见，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但这篇词藻华丽和拘泥于细腻入微的作品却使我愤怒。为什么他总是觉得不好意思，反复地说他无权待在这个地方？是的，当然可

---

① 当指尼·斯特拉霍夫向《曙光》杂志编辑部要求寄钱给陀思妥耶夫斯基。

② 在 1870 年上半年《欧洲通报》上发表作品的知名作家与学者有伊·谢·屠格涅夫、雅·彼·波隆斯基、阿·康·托尔斯泰、亚·伊·列维托夫、尼·瓦·乌斯宾斯基、玛·康·采布里科娃、弗·弗·克列斯托夫斯基、弗·瓦·斯塔索夫、亚·尼·佩平、尼·伊·科斯托马罗夫等，斯特拉霍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否定这个刊物的评价欣喜之至。——俄编注

③ 这是屠格涅夫的一篇特写，写的是杀人犯特罗普曼于 1870 年 1 月 19 日在巴黎被送上断头台。屠格涅夫在刑场目睹死刑执行情况。

以这么说，如果他只是来看戏的话；但是，人在大地上无权回避并无视在大地上发生的事情，而且对此有着最高的道德上的原因。Homo sum et nihil humanum...① 最滑稽的是，他最终还是转过脸去，他没有看到最后一刻的处决情景："请看，先生们，我多么温文尔雅！我忍受不了。"② 不过，他还是自己暴露了自己，文章最终给人的主要印象是：他特别关心的是他自己，关心他自己的完整无恙和心安理得，写得那么细腻入微，而这是在看到人头落地的情况下！不过，唾弃所有这些人吧。我对他们十分讨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请原谅我吧，我认为，屠格涅夫是所有才思枯竭的俄国作家中最最才思枯竭的一个，不管您写过《卫护屠格涅夫》的文章。③

对您关于您自己的活动的评价，我再一次表示最大限度的不同意。④

如果能和您见面，哪怕只见上一分钟，那该有多好啊。为什么您不能到国外来一个月呢？路费有二百卢布就足够了，不会更多，如果用上三百卢布，那就可以旅游全欧了。您顺路到德累斯顿来一下，我们不是就可以见面了吗？难道办不到吗？

---

① 这是引自古罗马诗人、喜剧家泰伦提乌斯（约公元前 190 年—前 159 年）的剧本《自责者》（公元前 163 年）中的警句，但引文不确切，应该是："Homo sum: humani nihil a me alienum puto." 意思是："我是人，没有任何人类的事物与我无关。"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特写中的几句话（"这时我转过脸去，开始等待，而大地却在我脚下浮动和旋转起来。"）所做的解释。

③ 尼·斯特拉霍夫以书信体文章《卫护屠格涅夫》反驳一些批评家说屠格涅夫对当年的进步人物抱有成见。他认为，屠格涅夫是"我们的生活的最深刻方面的表达者"。

④ 斯特拉霍夫在 1870 年 6 月 4 日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说，他能凭着对自己事业的信念击败所有的对手，但"没有事业的信念又算得了什么，不，我还是缄默为好"。

再见，再一次谢谢您。别抛弃我，请关心我，——只要可能的话。

您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问您好。喂孩子吃奶和各种各样的操心把她弄得疲惫不堪，而现在又加上这种不愉快的事情！

致索·亚·伊万诺娃

(1870 年 7 月 2 日，德累斯顿)

亲爱的索涅奇卡：

本想即刻给您回信，但拖下来了，既是因为工作，也是因为有各种令人烦恼的麻烦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您，你们大家，所有的莫斯科朋友都有一种作风——不写地址。

从您的信中可以知道，您迁居到叶连娜·帕夫洛芙娜家去了。既然这样，我把信寄到哪里去呢？还有一点也请您注意，我也许把您那封写有最新地址的信丢失了或者是把它放到一个什么地方去了。现在我找了三天，翻遍了最近三年的全部信件。不过我还是知道一个您的地址的，虽说是一个老地址，现在我就按这个地址把信寄出。是否寄得到呢？真恼人，这种问题真令人束手无策。我恳求您，别按女人的作风写信，哪怕是只在给我写信时这么做，即注明日期并一直写上地址。真的，这么做更好些。

您的信给我留下了沉重的印象，我的好朋友。难道真是这

样，如果您去乡下，他们在秋天就不会再请您翻译吗?[①] 您为什么这样折磨自己呢？您需要健康和幸福，而您却从早到晚地工作。您应该出嫁，索尼娅，我亲爱的，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您别为我这些话生气。人生只有一次幸福，往后就一直是痛苦、痛苦，因而在进入了尽可能正常的关系后就需要准备好去接受痛苦。请原谅我，我三年未见到您，却给您写这些话。但这并不是我的建议，这不过是情深意切的希望。我可不能不爱您啊！

至于谈到我秋天返回俄国的事，那么这显然只是一种幻想，虽然是一种可以实现的幻想，但仅仅是幻想。走着瞧吧！关于您的其他一切建议（卖掉长篇小说；即使没有钱也回去，因为债主们不可能把我抓起来，等等），我可以对您说，您写这一切都是出于缺乏经验，不了解事情的实质。我已做了二十五年作家，从未见过作者本人找书商建议出第2版的事。（更何况是通过别人，通过对事情抱无所谓态度的冷漠的人。）如果是自己建议的，只能获得十分之一的价值。出版者，即商人，总是自己找上门的，这样你能得到的就不是原来能得到的一百，而是一千。《白痴》已经耽误了，它本该在去年就出版了。至于债主们，请您相信，他们准会叫我坐牢，准会，他们的全部利益就在于此。我告诉您，他们很清楚，我写一部长篇小说可以从例如《俄国导报》或从《曙光》那里得到多少钱。他们会把我投入监牢，指望这家或那家杂志或者某个人会把我赎出。请您相信，不能这么回去。

在这里我最难受的是看着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那副苦恼

---

① 索·亚·伊万诺娃从事英译俄的工作，她的翻译任务来自《俄国导报》编辑部。

相，她非常想回俄国去，这正是在这里最使我痛苦的事。孩子身体健康，但她仍然一个劲儿地吮奶，而现在却是该逐渐断奶的时候了。总的来说，我现在的一个不变的想法就是回去。假如我在这里再稍许住一阵子，那我也许就不能再挣钱了，谁也不会再刊登我的作品。在俄国我还可以出版一些编纂的文集或者教科书，不过对这些也不值得多讲。须知为了摆脱贫困我得回去，哪怕是坐牢也得回去。我只是要把我正在为《俄国导报》所写的作品写完，免得别人再来惊动我。然而情况却是这样：在圣诞节之前我多半写不完。不过，很大的第 1 部我将在一个半月之后寄给编辑部①，届时我请他们寄钱给我。第 2 部在冬季来临前寄去，而第 3 部在 2 月份寄去。他们应该从明年 1 月份开始刊登。我很担心，他们会根本不想刊登我的这部长篇小说。我将坚决声明，我既不删减，也不改动，在我开始写这部长篇小说时，它对我有诱惑力，而现在我却后悔了。即便是现在它仍然很使我感兴趣，但我想写的倒不是这个了。②

我每次给您写信时总感到，我们分别已有很长很长时间了。还有一件事，我非常非常想在回俄国之前到东方去一下，即去君士坦丁堡、雅典群岛、叙利亚、耶路撒冷和圣山。③ 不过这 minimum 要花去一千五百卢布。要花的话我们就花，钱是无须吝惜的；我可以写一本关于耶路撒冷之行的书，这本书可以把一切都赚回来，这是畅销书。我这是根据经验说的。但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按自己的打算如期交出《群魔》第 1 部。这一部到 1871 年 1 月中旬才写成。

② 在 1870 年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想把《群魔》写成一部针对自由主义西欧派和现代虚无主义者的政治谤书。在 1870 年夏天这部小说的创作发生了转折：政治谤书与长篇小说-悲剧合在一起了，而斯塔夫罗金成了《群魔》的中心人物。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愿望没有实现。

眼前我既没有现钱，也没有时间，而且昨天我又读到了在街头出售的电报，其中谈到什么差一点儿法国和普鲁士就将开战。[①] 现在一切都已白热化，不管战争在什么地方爆发，它都会马上扩展开来。愿上帝保佑，别让俄国卷入任何欧洲事件中去，我们自己的事情也够多了。

刚刚我又重读了一遍您的信，我又感到束手无策了：真的，往何处投寄给您的信呢？我向您发誓，我这决不是在说笑话。如果巴斯曼大街那套住宅仍是属于您的，那么您什么时候会去那里了解我有信给您呢？这真让人感到沮丧：给人家写信时还在想着这信也许永远也寄不到。

很想见到玛申卡并和她认识一下。（我写了认识这个字；我当真认为，时隔三年，我们见面时互相看到的将是在许多方面有了变化的人了。）请向大家转达我的友好的问候。请给您妈妈写信谈谈我的情况，请向叶连娜·帕夫洛芙娜转达良好的祝愿。不过，对您的工作我什么也说不出来，虽然我非常想说一些什么。翻译是十分麻烦的事。在您这种年龄做这种定期的时间性强的工作，在生活上还得放弃许多东西，——这令人难受。但是要向您说一些什么，就需要亲自看到您，亲自做一番了解。不过，在《俄国导报》编辑部中您同谁保持直接的联系呢？

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弟弟在信中告诉我说，在莫斯科（在姨母家里），人们（姐姐瓦尔瓦拉·米哈伊洛芙娜）把我说得像瘟疫一般可怕。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向他们做了劝说，还让他们看了我给他写的亲笔信。他在信中说，他们已经安心了，但我不知道。至于说到姨母去世后你们可以期待得到一些

① 普法战争确实在此后五天开始（1870 年 7 月 19 日）。

什么，那么情形的确似乎不妙，确切一些说，什么也得不到或者与此相类似。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还在冬天就寄给我一份非常详细和令人悲观的关于现存财产的清单。几乎是什么都没有了。这事对我自然是不相干的（从财产这方面来说），但对您、对萨莎妹妹和我的侄女卡佳（哥哥的女儿）却是不好的。

我非常爱你们大家，你们是会相信这点的。你们也稍许给我一点爱心吧。我不想死在德国的土地上，我要回祖国去死。

我妻子和柳芭热烈亲吻您。我们这里天气炎热，而我昨天又老病复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未发作了。今天我脑袋非常不舒服，好像是我完全发疯了。

再见，我亲爱的朋友，请别忘了我。

拥抱并亲吻您。

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如果您不回复我这封信，那就是说它没有寄到。我将这么看。

我的地址是：Allemagne，Saxe，Dresden，à M-r Théodore Dostoiewsky，Poste restante.

又及

致瓦·弗·卡什皮列夫
（1870 年 8 月 15 日左右，德累斯顿）

草　稿

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阁下：

收到您 8 月 9 日来函时，我正打算给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①] 写封长信，详细谈谈我心目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情况[②]，并请他将此转告您。但您的信抢在我前面，因此我就直接向您谈了。不过，首先我解释一下我为什么没有给您写信：我承认很对不起您，没有及时奉告，在 6 月和 7 月间先后两次收到您寄来的钱[③]。但是，首先，我想您不会怀疑钱已准时寄到我的手中；其次，在 6 月初到 7 月中旬我的癫痫病不断剧烈发作，且不说别的，一连三个礼拜我极其忧郁，什么事也没有做。在这之后又发生了一个情况，以至迄今既不能给您也不能给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写信谈谈任何事情。

您大概知道，我从年初起就为《俄国导报》写一部长篇小说。[④] 我想，一定会在夏末把它写完。我已经写好了十五个印张。整个写作期间小说进展缓慢，终于令我感到厌烦。然而我

① 指尼·尼·斯特拉霍夫。

② 谈的是他不拟在《曙光》上发表《大罪人传》，因为所构思的东西不能在近期写成书。——俄编注

③ 指瓦·弗·卡什皮列夫给陀思妥耶夫斯基预支的《大罪人传》的稿酬。——俄编注

④ 指长篇小说《群魔》。——俄编注

又不能放弃这部小说的最初的思想，它对我有吸引力。接着是我旧病发作。三个礼拜前，我病愈后重新着手写作，但我发觉写不下去，以至于想把小说撕毁。约莫有两个礼拜我一直非常苦恼。就在十来天前我真正意识到了全部已写就的东西的弱点所在。现在已最终决定，把已写成的稿子全部毁掉，彻底改写小说，虽然其中一部分将收进新的文本，但也要彻底改动[1]。因此，我不得不将几乎做了一年的工作重新从头做起，也正因此我无论如何来不及在年初把已允诺的长篇小说交给《曙光》了。

这么一来我在您面前不由自主地扮演了一个骗子的角色，虽然我的良心意识到我自己并无任何欺骗，也没有蓄意回避责任。这一切都只是那已久久跟踪我的倒霉事。您自己也会同意：对《俄国导报》所承担的责任我是不能逃避的，而放弃新的思想而保留长篇小说的原来稿子我又完全办不到。我不能预见到这一切情况。

所有这一切都深深地折磨着我。我懂得，我是应该迅速奉告的。我每天都在打算写信告诉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并请他转告的正是这件事。直接给您写信吧，我又感到提不起笔来。您可能不相信我，因为您对我个人并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会有也没有任何可能以确切的证据向您为自己辩解。

不管怎样，我的长篇小说将在明年交给《曙光》，不过只能在明年年底交。我为《俄国导报》所写的作品不会早于春天来临之前完成（考虑到各种显然会发生的误事因素，比方说疾病、回俄罗斯等等），再说重新改写的长篇小说的篇幅大概要

① 《群魔》写作中断是在1870年夏天。——俄编注

扩大到三十印张，甚至更多一些①。但是，您可能不愿等我，在这方面您有完全的自由和权利，而我自然也是罪有应得。我再说一遍，虽然我十分苦恼，但我是问心无愧的。如果可以这样做，请将您的决定告诉我，我将竭力尽快奉还向您预支的九百卢布。当然，现在我手头连一个戈比也没有，而且在很长的时间内也不会有，而现在，在这里，即在德国，日子过得很艰苦，我不知道，在从《俄国导报》收到钱之前我会怎么样。但以后，在将长篇小说交给《俄国导报》之后，我当然就可以偿还您的债务，我一定竭力不让您等到半年以后。

当然，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使我十分苦恼，因为我极其希望以自己的努力促进《曙光》的成功，哪怕只是尽绵薄之力，因为我十分同情它的办刊方向。但在这一点上我仍不强求您相信，因为您本人并不了解我。如果您无意中断我们之间的联系并同意……②

致索·亚·伊万诺娃

（1870 年 8 月 17 日，德累斯顿）

亲爱的朋友索涅奇卡：

请原谅我未马上给您回信（8 月 3 日的信收到了，7 月 28 日那封短信也收到了）。常常会有许多各种麻烦的令人不快和痛苦的事，使你干什么都没有力气，更别说写信了。无论我心

① 《群魔》共四十个印张左右（包括被米·尼·卡特科夫删去的“谒见吉洪”一章），于 1872 年 11 月写完。——俄编注

② 这封信的下文没有保留下来。——俄编注

情如何，我都应该写作而且我也正在写，但有时我连这项工作也坚持不了而把一切都撇开。我的日子真不好过。这次我想向您解释一下我处境中的一些情况，虽说还只是谈谈其主要的。我之所以不喜欢写信，就是因为在离别多年之后很难在信中说出我心目中的重要事情并为他人所理解。信只能写些事务性的，只能写给那些并非知心之交的人。

主要的问题是我要回俄罗斯去。这想法是简单的，但我无法向您详细诉说我由于生活在国外而经受的痛苦和害处。我撇开一切精神上的因素（如怀念祖国，我作为一个作家必须了解俄罗斯的生活，等等）不谈，光是家务上的麻烦事就十分沉重。可不是吗，我亲眼看到：阿尼娅多么想回祖国，她在这里有说不出的苦闷。此外，在祖国我会有更多的方法拿到钱养家糊口，而在这里我们却是极其窘迫。就算我们还能够生活，但保姆就雇不起了。这里的保姆要一个单独的房间，要衣服，很高的工钱，三顿饭，许多瓶啤酒。（自然，这都是向外国人要的。）阿尼娅自己喂孩子吃奶，自己陪孩子睡觉，她睡眠不好。没有娱乐活动，也没有时间娱乐，主要的是她身体很糟糕。不过，我干吗要向您讲这些，既然这是讲不完的，因为这样的琐事有一二百件，加在一起就成了重负和灾难。比方说我吧，我多么乐意在今年秋天就把妻子和孩子带回家，带回彼得堡（还在春天我就幻想着这件事了），但为了启程并回到家里至少需要两千卢布，还不包括偿付任何债务等等，而只是启程和到家的费用。现在我在这里就看到您在耸着肩膀说："为什么要这么大一笔钱？太夸张了吧？"但是，我的好朋友，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您抛弃这种不了解人家的详情就评判一通的作风吧。两千卢布是少不了的，而且一切都还是像叫化子般安排的。这是我向您讲的。而我又上哪儿去弄这笔钱呢？现在要慢慢给柳

芭断奶，还要给她种牛痘。阿尼娅有多少麻烦事啊，可她还是一个身体衰弱乏力的人。我看着这情形几乎要发疯了。即使三个月后我得到了回家所必须的钱，那也将是冬天了，可不能带着奶婴在严寒天气跋涉数千俄里。因此，就得等到春天。而在春天来临前会有钱吗？请您注意，目前我在这里是勉强糊口度日，而且一半是靠借债。

够啦，不说了。现在谈谈别的吧，虽然一切都是与主要的事情密切相联的。

我是否在信中详细地和您谈过我与《俄国导报》之间的棘手的事？去年年底我将自己的中篇小说[①] 交给了《曙光》，同时我又欠着《俄国导报》的钱，还在这以前一年我就允诺他们说，我的作品是属于他们的。我是否在信中对您说过这是怎么一回事？那就是我的中篇小说意外地拉长了，而我突然发现，在年初我来不及给《俄国导报》任何东西。对此他们未向我做任何答复，只是停止了给我寄钱。今年年初我给卡特科夫写信说，我在年中将开始，即从6月起将开始给他们寄长篇小说，因此，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在年底就可以将它发表。您听我说：我工作得精疲力竭，因为我清楚，我不是在俄国，如果我与《俄国导报》的文学关系一断，我将无以为生（因为与其他杂志进行信件联系是艰难的）。此外，我只消一想到在《俄国导报》编辑部中会把我看成一个卑鄙的人，我就痛苦万分，因为以前他们一向是待我很好的。我写的那部长篇小说篇幅很大，非常独特，但其思想对我来说是新的一类，要有巨大的自信心才能把它写好。但我对付不了，失败了。[②] 写来无精打

① 指《永远的丈夫》。

② 参见1870年7月2日致索·亚·伊万诺娃的信的注释。

采，不得劲，我已经感到在总体上有一个根本性的缺点，但究竟是什么缺点？——我还看不透。7月间，在我给您写了最近一封信之后，我一连发过数次癫痫病（每周都发作）。病魔把我搞垮了，整整一个月对写作我就连想也不能想，再说病情也危险。直到两个礼拜前，我才重新开始写作，突然一下子发现了我的症结何在，我的差错何在。而且同时在灵感的推动下，这部长篇小说的新布局自然而然地、十分严整地展现出来了。应该把一切彻底改动，我毫不犹豫地把已写好的稿子（总的来说已达十五个印张）一笔勾销，从第一页重新开始写。整整一年的工作全都毁了。啊，索涅奇卡！您要是能知道当作家有多艰辛即忍受这种遭遇有多艰辛就好了！您相信吗，我有把握说，如果我有两三年的时间没有衣食之虞来写这部长篇小说，像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或者托尔斯泰那样，我就能写成一部百年后仍将是有口皆碑的作品！我这不是在夸口，请您扪心自问，并想想关于我的回忆：我是不是一个喜欢自吹自擂的人？这思想是如此美好，如此意味深长，以至我自己也对它五体投地。而结果又会写成个什么样子呢？我事先就知道了：这部长篇小说我将写八九个月，匆匆结束，把书写糟。这种作品没有两三年功夫是无法写的。（再说它的篇幅很大，三十五个印张。）一些细节可能还会写得不错，人物性格也都将勾画出来，但都很潦草。会有许多经不起推敲和过分冗长的地方。无数美妙的东西（我这么说是一字不差的）将会无论怎样也写不进去，因为灵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时间。尽管这样我仍要坐下来写！难道这种有意识的自戕不是一种痛苦吗？

但现在问题不在于此，而是在于我的一切打算都已落空。年初我曾十分指望在8月1日之前给《俄国导报》寄去这部长篇小说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并请他们预支稿酬以供生活费用，收

到钱之后我的情况也会改善。可现在我怎么办呢？除非在9月1日之前寄出一部，不过这是不大的一部。（我本想一下子寄去很多，以便有理由请求预支。）现在可不好意思请求了。第1部（一共将是五章）总共才七个印张，——怎么好意思请求预支？然而由于我的一切打算现在已经完全改变，在眼前这个时刻我确实不知道何以为生。可是在这种情绪下还得工作！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未知数。比如说，就算我毫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在9月间寄出第1部（因为在以前写就的东西中有一些可用在现在的小说之中，我来得及在9月间寄出七个印张），那么，不言而喻，这首先只能在明年刊出，就是说我又未实现诺言；再说他们是否还愿意与我恢复昔日的关系？他们会不会傲慢自负？会不会生气？会不会由于我欠了他们的债，会不会接受了长篇小说而不预支稿酬？而且还不止这一点，我还希望同他们保持以往的友好关系。您是否知道一些消息，索涅奇卡？他们是否还在等待着我的作品？关于我他们在讲些什么？如果您多少知道一些什么，请写信告诉我。但是，看在上帝的分上，您自己别同他们谈起我，也别去问他们。倘若您与编辑部的什么人有交情，您可以告诉他：我在为他们写作，但我在改写全部长篇小说，而且不管怎样我很快就开始把作品分批给他们寄去。不过，您是知道该怎么说的。最好还是不给他们讲，这只能在自然而然进行的自由随意的交谈中说，我决不想去刺探。去刺探的话，可能会损害自己，还可能引起他们对我的某种猜疑。况且您也完全不合适做这种事情，因而最好还是什么也别对他们说。两个月后我全都会知道。当然，《曙光》会跪着接纳我的这部长篇小说。但我希望与《俄国导报》恢复关系。

就是这一切非常使我激动不安，妨碍我安安静静地生活和

工作。不过，也还有许多别的事情，我就不谈了。由于战争的缘故几乎到处都完全停止了赊卖，——生活更艰难了。但我能勉强熬过去。最主要的是健康，但我的身体却不好，再没有往日那样健康了。关于战争问题我完全不同意您的看法。没有战争人就会在安乐和富裕的生活中僵化，会完全丧失那产生慷慨激昂的思想与情感的能力，并且不知不觉地变得残酷，陷入野蛮状态。我这是从整体上讲各个民族。[①] 不吃苦头就领会不了幸福。理想需要经过痛苦磨炼，就像金子需要火炼一样。天国是通过努力来达到的。[②] 法兰西过于僵化，并且在精神上退化。暂时的痛苦算不了什么，法兰西经得住这暂时的痛苦并重新复兴走向新生活和新思想。[③] 否则，一方面总是老调重弹，而另一方面则是懦怯和肉体上的享受。拿破仑家族已不可能继续在位了。这种未来的新生活和改造非常重要，所以痛苦虽说是沉重的，但丝毫也算不了什么。难道您没看到上帝的手？七十年来我们俄国的、欧洲的——德国的政策也将自然而然地改变。还是德国人最终将向我们表明：他们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人。总的来说欧洲将到处发生伟大的变化。多么大的推动啊！各处将引起多少新的生活啊！须知由于缺乏豁达的思想，就连科学也在狭隘的唯物主义中堕落了。这就叫做暂时的痛苦！您写道："会打伤人，打死人，继而要包扎和护理。"请您回忆一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1876 年，4 月号，第 2 章，Ⅱ）中也表达了对战争的类似看法。

② 这是一句引自圣经的话。《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 11 章，第 12 节）："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但这里引文与原文略有出入。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预言为 1870 年 9 月 4 日的革命事件所证明：拿破仑王朝垮了，法兰西共和国诞生了。但这么变化是他难以接受的。

下人世间最伟大的话语吧："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①]看来就在眼前或者就在最近几天里许多事情该有一个结果：是谁欺骗了谁？是谁犯了战略性错误？是德国人抑或法国人？我觉得是德国人。[②]早在十天前我就这么想了。但似乎德国人仍然暂占上风，因为法国人有一个深渊，他们暂时掉进这个深渊，而这是王朝的利益。[③]祖国牺牲于王朝的利益了。我作为一个亲身观察德国风尚的人可以告诉您许多有关目前形势的事情，只是没有时间写。

您关于生活选择和关于婚姻的议论是我极不同意的。我的朋友，我是多么爱您、多么希望您幸福啊！我多么希望快些和您相见！您知道吗，我觉得您现在的生活是一种沉浸于工作之中的孤独的生活，它极其单调，是一种隐居式的生活。您要保重自己，我的朋友。可能您没有觉察到这种单调和隐居式的生活。这真糟糕！但信中又能谈什么呢？只能议论一番，而需要做的却是正经事。唉，多么想快些和您相见啊！阿尼娅在谈到您时说，单凭您的文体（就是说读您的译作时）就会爱上您了。下次写信时我给您寄柳芭的照片。请您写信时永远要写上地址。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在信中只谈到了瓦尔瓦拉·米哈伊洛芙娜，只字不提韦罗奇卡。您信中提及莫斯科的另一个监护人，他怎么做这样的事？您记得吗，我曾在信中向您谈过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在冬天寄给我的那个便条，其中谈及在您爸爸过世后他接受到的姨母的经济状况是怎么样的。真是一张极端奇怪的便条！而且他从不提及您已故父亲的十分诚实的品

---

① 引自《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 9 章，第 13 节。——俄编注

② 事实上德军于 1870 年 8 月初即进入法境，法军节节败退。9 月 1 日的色当大战，法军被彻底击溃，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被俘。

③ 指拿破仑主义，即波拿巴主义。——俄编注

质，却指出了他的过错。不过，什么时候什么人会来核查是否曾有过这些错误呢？但有一点您得明白：姨母死后她的继承人们按照遗嘱未必能从一百卢布中获得三十卢布。别将我这些坦诚的话讲给别人听。我不想同任何人背后进行争吵，对我个人不怀善意的人已经够多的了。而且总的来说请您别让别人读我的信，须知我只同您一人推心置腹。

问大家好。请提醒大家记着我。亲切地吻您，您要知道，您没有比我更为亲近的同情者和朋友。单凭我给您写这些话这一点，对我来说就是幸福。望来信，别把我忘记，而我现在要坐下来干苦役犯的工作了。[①]

全身心属于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的心正在为在彼得堡的亲戚们而受折磨，我没有给他们寄过任何东西。在明年年初之前我是不可能寄钱给他们的，而他们却处于贫困之中。对此我问心有愧，我曾答应过接济他们，最可怜的是帕沙。

您不清楚我与债主们之间的事，因此您以为，把我关进监牢于他们不利。恰恰相反，他们准会叫我坐牢，因为按某些想法来看正是这么做对他们才更为有利。但我指望着一回到彼得堡马上就借到五千卢布，借期为三年。[②]我是否在信中同您讲过？借到这笔钱我就可以不必坐牢了。这种期望并非毫无根

① 指写作长篇小说《群魔》。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打算向妻弟伊·格·斯尼特金借一笔钱，但他的这一期望没有实现。——俄编注

据。但必须面谈，不能以通信方式进行，那样还可能会把事情搞糟了。这可不是通过文学。如果现在这部长篇小说能写成功，那就会有更多的机会搞到这五千卢布。这些事都只是在我们之间说说。

再见，我的朋友。

又及

致米·尼·卡特科夫

（1870 年 10 月 8 日，德累斯顿）

敬爱的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

我今天向《俄国导报》编辑部寄出的只是我的长篇小说《群魔》第 1 部的前半部。但我很快就会将第 1 部的后半部寄上。总共将有三部，每一部有十到十二个印张。现在不会再拖延了。

如果您决定从明年开始登载我的这部作品，①那么我觉得，我必须预先告诉您，哪怕只是最简略地告诉您，在我的这部长篇小说中所谈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事情。

我所叙述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将是在莫斯科众所周知的涅

① 《俄国导报》1871 年第 1 期登载了《群魔》第 1 部的头两章，第 2 期发表了第 3 章和第 4 章，第 4 期刊载了第 1 部的最后一章即第 5 章。——俄编注

恰耶夫[1] 暗杀伊万诺夫的案子[2]。我急于要声明的是：我既不认识涅恰耶夫，也不认识伊万诺夫，除了见诸报端的情况外，我对那次暗杀也一无所知，过去和现在都不了解。再说即使我了解，我也不会依样画葫芦。我只采用已发生的事实。我的想象可能在最大程度上与过去的实际情况截然不同，我笔下的彼得·韦尔霍文斯基[3] 可能丝毫也不像涅恰耶夫，但我觉得，在我惊愕万分的头脑中以想象力创作出了与此罪恶行径相应的人物和典型。无庸置疑，把这种人展示出来并非无益之举，但光是他一个人并不吸引我。我认为，这些可怜的畸形儿不配对之作文学描绘。使我自己也感到惊讶的是，在我的作品中这个人物一半是滑稽可笑的。[4] 因此，虽然这一事件在我的长篇小说中占有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它不过是另一个人物活动的点缀和背景，这另一个人物才确实可以称为小说的主要人物。

这另一个人物（尼古拉·斯塔夫罗金）也是一个阴郁的人，也是一个恶棍。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虽说很多人在读过小说之后肯定会说："这是什么东西？"我之所以着手

---

① 谢·格·涅恰耶夫（1847—1882）于1869年为策划"人民农民革命"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建立秘密革命组织"人民惩治会"，该会权力极端集中并带有阴谋性质。1869年11月21日该组织五名成员杀害了彼得罗夫农学院的学生、该组织的成员 И. И. 伊万诺夫。

② 作为"人民惩治会"的成员，И. И. 伊万诺夫因同谋者怀疑他叛变而被杀害。

③ 《群魔》中的主要人物，是该小说中凶杀案的主要策划者。

④ 在审判涅恰耶夫及其同伙们之前，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想象中只是一个"骗子"和政治上功名心重的人，随着审讯的深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这个人物有了深刻变化，从一个可笑的不断撒谎的人变成为一个险恶的魔鬼式的人物。

写一部关于这个人的长诗[1]，是因为我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想描绘他了。我认为这既是一个俄罗斯的人物，也是一个有典型性的人物。如果我写不成功，我将非常非常伤心。如果我听到人们评判说这是一个矫揉造作的人物，我会更加伤心。我是从心里抠出他的。当然，这是一种性格，很少全面表现其典型性的性格，但这是一个俄罗斯的（一定社会阶层的）性格。敬爱的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在长篇小说结束以前请不要急于评判我！有一种什么东西在告诉我说，我能把这个人物写好。我现在不对他做详细的解释；我担心说出的不是应该说的。我只指出一点：整个这个性格在我的作品里是通过许多场面和情节，而不是通过种种议论刻画出来的，因此可以指望这个人物能够写成功。

小说的开头我写了很长时间未能写好，改写过好几次。是的，在写这部小说的过程中发生了从未有过的情况：我曾一连数星期几次从开头停笔，而从后面写起。此外我还在担心：盼望开头部分能写得更生动些。在五个半印张（我现在寄给您的五个半印张）的篇幅中我刚刚写了一个情节的开端，不过情节线索将扩大并出人意料地发展。我可以保证，小说再写下去会是有趣的。我觉得，会比现在的好一些。

但并非所有的人物都会是阴郁的，也有一些性格明朗的人物。总的来说，我在担心有许多东西会是我力所不及的。比方说，我首次想要碰一碰文学中还很少涉及的人。我选了吉洪·扎顿斯基作为这种人的理想人物，他是隐居在修道院中的圣者。我把小说中的主人公与他对比，并使他与主人公相会一段

① 指长篇小说。

时间。[1] 我很担心，我从未做过这种尝试，不过对这个宗教界我还是有所了解的。

现在我来谈另外一件事情。

听您批评我吧，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但我实在太穷了，所以不管我多么惭愧，我不能不求救于您！我完全无以为生了，可我还有妻子和孩子。她身体很差，一个月前她给孩子断了奶，现在她本该休息，但夜里带孩子不好睡觉。我们不仅没有保姆，就连女仆也没有。这折磨着我的心！写作有时可以使我开脱一些，但处于这种境地写作有时也使我感到沉重。

我知道我欠了你们许多，但我把这部长篇小说写好后就可以偿清编辑部的债欠了。现在我请您借给我五百卢布。我知道这实在太多了，但我在这里差不多欠着这么多的债。请允许我指望您的善心。恳求您快些告诉我，我担心，在德国现在有时信会遗失。只要一想到这封信遗失了，我就要发疯。我的地址照旧：

Saxe，Dresden.

à M-r Théodore Dostoiewsky，poste restante.[2]

请接受我的深深的敬意。

衷心忠于您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又把信读了一遍，感到很惭愧。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请别谴责我！

---

① 指未被《俄国导报》主编米·卡特科夫通过的一章“谒见吉洪”，遭删除的原因是其中写了斯塔夫罗金“奸淫幼女”。（该章见《群魔》附录）

② 法文：萨克森，德累斯顿，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收，留局待领。

致索·亚·伊万诺娃

(1870 年 10 月 9 日，德累斯顿)

我亲爱的朋友索涅奇卡：

两个月之前，我收到了您的一封信，您要求我多给您写信并给了我一个《俄国导报》编辑部的地址，我马上做了答复，给您寄了一封长信，长达两张信纸。但您迄今未回信，虽然是您自己提出了希望通信更加准时的要求。我不由自主地想：您压根儿就没有收到那封信，或者是它在邮寄中遗失了，或者是它一直搁在编辑部里，而由于那儿的信件一直很多，也由于您自己并未询问，信可能就一直放着，可您却在骂我。请您到编辑部问一问，让他们找一找。我很担心，可别让信丢失了。

现在我只向您谈谈那封遗失了的信，并匆匆写上两三句。我也在担心，莫非是您病了，而这却是最糟的！不管怎样，我恳切请求您将自己的情况告诉我，否则我会十分不安。现在我就感到不安了，而且已有很长时间了，我亲爱的朋友。还有一点，这封信该不会再遗失吧。

我现在才把我的长篇小说的开头部分寄给了《俄国导报》编辑部，这个开端我写了很长时间，但我仍不满意。① 但对小说的续篇和结尾我却并不担心，它们至少会是饶有趣味的（我现在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把趣味性置于艺术性之上了）。至于艺术性，我不知道，似乎也应该是成功的。思想是大胆的，也是重大的。您瞧，我总是选一些力所不及的主题。在我身上诗

① 指长篇小说《群魔》第 1 部的前半部。

人总是远远超过艺术家，而这是很糟糕的。[①] 但现在问题并不在此，而在于我寄给编辑部的东西比较少，却向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请求预支许多钱。如果他们不帮助我，我就彻底完蛋。

你们家的人是否都已从乡下回来?您住在哪里?请把地址写得确切些,每封信中都要写,写在信的末尾,别忘了写地址。

信中更详细些谈谈您的生活。

请快些回信。我努力把事情安排好，以便在春天来临之际回俄国。但愿届时能发表完我这部长篇小说的一半。我有时生病。妻子非常思念祖国，而这使我心碎。在春天来到之前，不管我的事情会以何种结局来威胁我，我一定要回去。

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斯尼特金已离开我们从德累斯顿走了，他大概很快就会到莫斯科。因为他这一阵每天和我们见面，您可以向他询问我们的情况。

迈科夫在信中告诉我：我的继子帕沙要结婚了。我的侄子米沙已经结婚了。他们都是好样的!

向大家问好。亲吻妈妈和玛申卡，也亲吻孩子们。妻子向您问好。我的女儿很健康。

盼来信。

全身心属于您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向认为：小说家身上兼有诗人和艺术家的气质。诗人的任务是创造作品的思想和构思，而艺术家的任务是以画面和形象来体现思想并对作品的语言进行加工润饰。他承认自己在后一方面有“过失”，而究其原因是时间不够，是物质生活无保障。——俄编注

Saxe, Dresden, à M-r Théodore Dostoiewsky, poste restante.

致阿·尼·迈科夫

(1870 年 10 月 9 日, 德累斯顿)

亲爱的和尊敬的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

我至今未答复您那封既令我高兴又让我惊讶的信, 因为我在写那部令人烦恼的作品并且无论如何想要把它写完,[1] 因此我才不仅没有回复已积压下来的两三封信, 甚至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什么书也没有读 (当然, 报纸除外)。我拖延下来的工作还只是我为《俄国导报》写的长篇小说的开头部分,这部长篇小说我至少还得日以继夜地写上半年,因此它已预先使我厌烦了。不言而喻,它里面有一些东西在吸引着我去写它,但总的来说,——在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文学工作,即撰写长篇和中篇小说更令我厌烦的了,——瞧,我已到了什么地步。至于这部长篇小说的思想,那么不值得对它做什么解释。在信中无论如何说不清楚,这是一;其次,如果在小说发表后您读一读它的话,那么对您的惩罚也将足够了。为什么要惩罚两次呢?

您信中给我写了许多关于能显灵者尼古拉[2] 的话。他, 能

① 指长篇小说《群魔》第 1 部的前半部。

② 在古俄罗斯受信奉的基督圣徒,他热心信仰,为人分忧;他行善,在日常生活中帮助人、保佑人。阿·迈科夫在1870年9月23日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述及俄罗斯使命时提到了能显灵者尼古拉,由于1870年夏秋之际的一系列社会-政治事件,他的思绪更显紧张。他写道:"我的上帝啊!帝国在崩溃(指9月4日革命事件导致拿破仑帝国倒台——译者),共和国在宣布成立,声称一个凡人(指罗马教皇——中译者)是绝对正确的,一个由抗议宗上帝创建的帝(转下页)

显灵者尼古拉，是决不会抛开我们的，因为他是俄罗斯精神，是俄罗斯的团结一致。我和您现在都已经不是孩子了，尊敬的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我们都知道，比如说这样的事实：俄国遇上的并非灾难，只不过是很大的麻烦事，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的最最非俄国式的那部分人，说得更确切些，即某个自由主义者——彼得堡的一个官吏或大学生，就连这些人也会变成俄罗斯人，会开始感到自己是俄罗斯人，虽然他们还不好意思承认这一点。冬天我偶尔在《呼声报》的社论中读到了一段认真的自白："我们，人家说，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曾为同盟军的胜利和我们的失败而高兴。"[①] 不，我的自由主义尚未达到这个程度；当初我还在服苦役，我没有为盟军的胜利高兴过，而是和我的其他一些同志们、不幸的人们和小兵们在一起，感到自己是俄国人，希望俄国的军队打胜仗——虽说我那时仍保留着强烈的自由主义习性，那种由类似屎壳郎别林斯基等等Г……ками[②]所宣扬的俄国自由主义习性，但我感到自己是俄国人，而且并不认为这不合逻辑。不错，事实也告诉我们，那种控制了文明的俄国人的病患远比我们所想象的要严重，而且事情并非到了别林斯基、克拉耶夫斯基之流身上就了结。这里

（接上页）国正在产生……我们的能显灵者尼古拉在哪里？他在想什么？难道他在睡觉？……难道他不像往常一样为我们操劳了……"——俄编注

① 在1869年12月—1870年2月的《呼声报》发表的社论中没有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引用的这一段话，也许，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指的是1869年11月30日登载在《呼声报》上的一篇杂文的内容。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是发生在俄、英、法、土耳其和撒丁王国之间的一场战争，它以俄国失败而告终。——俄编注

② 被节省了的这个词该是："Говняк"，意为"狗屎堆"。

发生了福音传道者路加[①] 所见证的事情：一群恶魔伏到了一个人的身上，其数量多得不可胜数，他们请求他[②] 说：吩咐我们进入猪群中去吧，他[③]允许他们去了。恶魔们进入了猪群，结果整个猪群从悬崖投入大海，全都淹死了。当附近的居民们跑过来观看所发生的事情时，他们看到了刚才魔鬼附体的那个人，他已经穿着整齐，思维正常，坐在耶稣的脚旁，目睹一切的人们告诉他们，一度魔鬼附体的人是怎么得救的。我们国内发生的事情完完全全也是这样。恶魔们从俄罗斯人的身上走出，进入猪群，即进到了涅恰耶夫、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④] 之流的身上。那些人都溺死了或者肯定都将灭顶，而身上恶魔们脱离后从而得救的那个人坐在耶稣的脚旁。事情应该是这样。俄罗斯吐出了别人使她中毒而填入她肚中的脏东西，当然，在这些被呕吐出来的坏蛋身上已经丝毫没有俄罗斯的气味了。请注意，我的朋友：谁丧失了自己的人民和人民性，谁就丧失了对祖国的信仰和上帝。如果您想要知道的话，这也就

---

① 据教会传说，福音书是由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四人所编述的。下文引述的是《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 8 章，第 32～36 节）："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里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他们。"陀思妥耶夫斯基用这段话作为《群魔》书前的题词，也是这部小说构思的基础。

②③ 原文第一字大写，指的是耶稣。

④ 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弟兄俩：他们的名字和父称缩写分别为尼·亚·（1834—1866）和亚·亚·（1838—1869），他们都是革命民主主义者，都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战友。陀思妥耶夫斯基硬把他们和涅恰耶夫扯在一起。

是我这部长篇小说的主题。书名是《群魔》，这是描写一群恶魔怎么进入了猪群。毫无疑问，我会写不好；我与其说是一个艺术家，不如说是一个诗人，我总是抓住一些力不从心的题目。因此我会写糟的，这是肯定的。主题实在太重大了。不过，由于在所有评论过我的批评家中尚未有人否定我具有一定才华，所以在这部冗长的长篇小说中大概也会有一些写得不赖的地方。好啦，这就是我要讲的一切。

你们彼得堡那儿情况怎样？似乎还有许多聪明人，这种人虽说极其害怕进入猪群的坏蛋们，但依然还在幻想着什么在别林斯基的自由人道年代里有多好，说什么，应该恢复那个时代的教育。是啊，这种思想现在甚至在一些最新入门的民族主义者之流的身上也可见到。老头子们是不会投降的：普列谢耶夫们、帕维尔·安年科夫们、屠格涅夫们以及类似《欧洲通报》的许多杂志都还在遵循这一方向。在毕业典礼上、在中学里是否仍在把类似别林斯基全集这样的书发给女生们，在这些书中别林斯基哭诉说：为什么塔季扬娜要忠于自己的丈夫?① 不，这一切长时间内还根除不了，因此我觉得，我们甚至无需害怕外部的政治动荡，例如不必害怕为斯拉夫人进行的欧洲战争，② 虽说事情是可怕的，因为我们只有我们自己，而他们那

① 别林斯基在《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一文的第 9 章中分析《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塔季扬娜·拉林娜这一形象时，宣传同家庭专制主义进行斗争的思想，卫护女子的权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谈论普希金的讲演中则认为，塔季扬娜认识到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另一个人的不幸之上，故而她拒绝了奥涅金，她体现了“纯洁的俄罗斯心灵”。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指的是同当时压迫巴尔干半岛上的斯拉夫人的土耳其打仗。果然，1877 年战争开始后，英国和法国都支持了土耳其，给与财政和军事方面的援助。——俄编注

一方则是所有的人。[①] 现在的形势给我们两年或三年的可靠的和平环境，然而我们会理解我们的处境吗？我们能做好准备吗？我们能修建起一批道路和要塞吗？我们能够添置哪怕一百万件武器吗？我们能坚守边疆吗？我们能下决心对人口税和兵役义务进行改革吗？[②] 这一切就是需要做到的，至于其他的东西，即俄罗斯精神、团结一致，这些现在都有，将来也会有，并且是非常坚强、完整和神圣，甚至我们自己也无力洞察这一力量的深度，更何况外国人呢，——我的想法是：我们的力量的十分之九就在于外国人不懂得并且永远也不会懂得我们团结一致的全部深度和威力。他们是多么聪明啊！三年来我勤奋地阅读了一切政治性的报纸，也就是阅读了大多数主要的报纸。他们多么精通他们的事业！他们多么有预见性！他们有时是多么善于击中要害！（这是我国那些总是登载乱七八糟的抄袭人家破烂的政治报纸所不能比拟的，也许只有《莫斯科新闻》不在此列。）可是又怎么样呢？只要事情稍许涉及俄罗斯，他们就会像患热病的人一样在黑暗中嘟哝些鬼才知道的什么东西！我认为，欧洲人对天狼星的了解比他们对俄罗斯的了解更切实一些。这暂时也正是我们的力量之所在。而我们对自己的个性，对自己使命的神圣性的信仰，则会是另一种力量。俄罗斯的全部使命就在于东正教，在于*东方之光*，这东方之光洒向那在西方已经失明了的、已经失去了基督的人类。欧洲的全部不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指的是同当时压迫巴尔干半岛上的斯拉夫人的土耳其打仗。果然，1877 年战争开始后，英国和法国都支持了土耳其，给与财政和军事方面的援助。——俄编注

② 人口税 1877 年在俄国的欧洲部分取消，而在西伯利亚地区则到 1899 年才取消。兵役制的改革在 1874 年初开始实行。——俄编注

幸、毫无例外地全部不幸都由于他们与罗马教会一起失去了基督，之后他们就认为没有基督也行。好啦，现在请您想象一下，亲爱的朋友，我甚至在像《俄国与欧洲》一书的作者这样崇高的人们身上也未曾看到这种关于俄罗斯的思想，即关于俄罗斯对人类负有东正教使命的思想。[①] 既然如此，那么要求我们具有独立性确实还是为时过早。

我扯得太远了，信已经写到第四张纸了。我的日子过得马马虎虎，我在努力工作，但处处赶不上趟，处处都不能实现诺言，因而我很烦恼。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也很苦恼，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春天我要是能回去才好，但仍然没有钱，说得更确切些，并非没有还债的钱，而是没有回去的钱。在这里我很少有熟人交往，而在德累斯顿俄国人却像英国人一样多得成堆。全都是败类，这是总的来说……我的上帝，都是些什么样的败类啊！他们漂泊在外干什么呀！

我女儿身体健康，已喂大了，并且已断了奶；她开始懂得许多事情，甚至开始说话了。但她是一个很易动气的小孩儿，因此我有些担心，虽说她是健康的。尊敬的朋友，您信中怎么这样写帕沙，只写他结婚这一事实，而很少告知详细情况。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告知我，如果您本人知道的话。我从帕沙那儿未得到任何信息。须知我是珍爱他的。当然，从我这方面来讲，如果在分离已达三年的今天我还企求从此地对他的决定施加影响，那会是十分可笑的。但毕竟令人感到伤心。我有一个侄子米沙，他结婚比帕沙早一些，但那个孩子很聪明，而且有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尼·雅·丹尼列夫斯基的《俄国与欧洲》一书的看法参见 1869 年 3 月 8 日致索·亚·伊万诺娃的信和 1869 年 3 月 18 日致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

个性。帕沙可不是这样，我是说在个性方面，哪怕有一点儿自制力也好。

如果您写信告诉我一些什么，我将非常非常感谢您。妻子向您问好。柳芭亲吻您。再见，祝您健康，并祝一切顺利！

您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1870年10月9日，德累斯顿)

收到您的信已经三个礼拜了，尊敬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但迄今尚未回信，我想，天晓得您现在对我有什么想法。不过，您的信对我却是十分珍贵的，我毫不做作地说，我对您希望重新与我建立通信联系感到非常高兴。我从未像现在这样珍视人们的交往，因为我正处于颇为烦恼的孤独之中。我打算在今秋返回彼得堡的希望，没有如愿以偿，因为缺钱；不得不再拖到明春，又要在德累斯顿苦恼地寂寞上一个冬天。

没有给您回信是由于我真正连头也不抬地坐着为《俄国导报》写长篇小说。① 写得很不顺手，不得不多次修改，以至我给自己提出保证：在完成为自己提出的任务之前不仅不看书和写信，甚至目不旁视。须知这还不过是小说的开头部分。不错，小说的中间部分已写了不少，报废了的也不少（当然，不是全部）。但我仍在写着开头部分，这是一个不好的征兆，不过我还是想把某些地方写得好些。人们都说，艺术家的叙述语

① 指《群魔》。

气和风格应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这一点儿也不假，但有时你会跑调，又得摸索。总而言之，还没有一部作品让我花费如此多的力气。起初，也就是在去年年底，我把这部东西看做是臆想出来的、编造出来的，瞧不起它。之后我来了真正的灵感，突然间我爱上了这部东西，双手把它紧紧抓住，开始对已写好的东西进行删节。后来在夏天又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物①，他要求成为真正的小说主人公，因此以前那位主人公（他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但确实还配不上主人公这个名称）退居到第二位。② 新的主人公非常吸引我，我又开始重新改写。而现在，当我已经把小说第 1 部的开头寄给《俄国导报》编辑部之后，我突然害怕起来，担心自己选取了一个力不从心的题目。我真的担心，我很苦恼！然而须知我并非突如其来地引进一个主人公。我早就把这个角色全部写在小说的大纲之中（这大纲有好几个印张），而且都是通过场面即情节写下来的，而不是通过种种议论。因此我想，这个人物会写成功的，甚至可能是一个崭新的人物。我希望能这样，但又在担心。是我应该写出一些严肃的东西的时候了，但也可能我会身败名裂。不管怎么样，却必须写，因为我改来改去已花费了很多时间，而写好了的东西却极少。

现在谈谈正经事。您不能想象，尊敬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违背我向《曙光》做出的承诺使我感到多么痛苦。但我已落到了这种地步，稍稍再加上一点儿，我就准会发疯！我是无法预见我工作中会出现这种停顿和转折的。

但是，如果我不先做好一件事情，那么另一件事情我也会

---

①　指斯塔夫罗金。
②　指彼得·韦尔霍文斯基。

做不成。我为《曙光》写的东西将于明年完成，而在年底，即在间休阶段我将回彼得堡。至于说到中篇小说，那么我不知道能否完成这一承诺。两个月前（我做出这一承诺时）我的处境是不同的。我只说一点：我的全部同情和祝愿都在《曙光》这一边，我哪怕能为《曙光》稍尽绵薄之力，我就会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请等待我一阵子吧，——那时您再做出关于我的最终评判吧！而现在暂时请原谅我。

我非常愉快地读了您的信。在信中我特别喜欢的是您自己对您的作品的看法有了某些变化。[①] 我告诉您说，并且预言：您一定会获得热烈的信奉者，而且不会是少数人。原因只有一个：您在宣扬真理！我迫不及待地等着您将在这一季度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不管怎样，真理应该得胜。您信中谈到了一些人在叫嚷，须知这样倒反而更好一些。关于《欧洲通报》以及关于它的成功是没有什么可谈的，正如它是彼得堡官吏们的一本杂志，是一本人人能读（就这一说法的庸俗的意义，而不是普及的意义而言）的杂志。它不可能不受欢迎，而且还会持续很久——好几年。但是您会赢得胜利。[②] 有一件事倒是应该希望《曙光》能够做到：即《欧洲通报》的官僚式的准时性。（注意：您是否注意到：俄罗斯出版过的全部好杂志都不够准时？但最好还是别仿效这一点。）在最近一期《曙光》上我只读了您写的关于波隆斯基的文章[③]。其他的文章我不过是翻阅了一下，没有时间读，但我觉得这期杂志编得很出色。所有的文章

① 读者的好评使尼·斯特拉霍夫增强了工作信心。——俄编注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预言落空了：《曙光》在 1872 年停刊，而《欧洲通报》却一直出版到 1918 年。——俄编注

③ 指尼·斯特拉霍夫的《波隆斯基和涅克拉索夫》一文。——俄编注

都具有可读性，也正符合当前的兴趣。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对我说，阿夫谢延科的长篇小说挺好。我的上帝，我一定要读一读。我很喜欢您那篇关于波隆斯基的文章。什么是真正的诗歌？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题目。但我觉得，如果与此同时将论题展开到什么是假的、装腔作势的诗歌上去的话，那就更好了。我可以向您肯定地说，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现在的读者已远非我们青年时代那样的读者了。对现代的读者来说已有许多东西需要重新解释。嘿！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您要狠一些！这样做对别人和对您自己都会有好处。不过，干吗我要来教您呢！您是我所十分尊重的。我不是平白无故地首先将您的文章裁开来阅读，而哪一天收到登载有您的文章的杂志，那一天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喜庆节日。

您的健康情况怎样？我不能夸耀自己身体健康，这一点很糟糕。对我来说日以继夜地紧张工作的冬天已经开始。我要在春天来临之前攻下一切。这是唯一可能的工作风格：不休息地一口气干下去，否则时时中断就会写不完。我的生活枯燥乏味，但有规律性。每天散步，阅读几份报纸，其中有两份俄文报纸。在我看来，所有这些轰动性的当代事件①都将很快对我们俄国生活因而也对文学产生直接影响。至少现在是一个不平凡的时代。我不认为文学的影响和作用会削弱，刚好相反，不管怎样它还会加强。但是一读俄文报纸，你就会感到，它们是多么轻率而又没有自己的思想。（当然，《莫斯科新闻》除外。）

不管怎样，您给我一封回信吧，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您会使我感到幸福的，而我保证按时回信。

---

① 指 1870 年 7 月 19 日爆发的普法战争。——俄编注

诚挚地忠于您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1870 年 12 月 2 日，德累斯顿)

请原谅我，尊敬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没有及时给您回信。所有我急于要办的事都是力所不及的。您在信中谈及我答应为《曙光》写的那篇文章和那部长篇小说。[①] 我早就在胆怯地等待您提问了，——我能回答您什么呢？现在，在目前这时刻，我差不多已经把自己压得透不过气来了。我对《俄国导报》所承担的任务是我的一笔债务，我这说的是“债务”一词的本来意义，也就是说我欠着他们一大笔钱。他们从未惊扰过我，待我一直十分礼貌和大方。十分确切地说，我为《俄国导报》构思好的中篇小说（可说是长篇小说）还在去年年底就开始写了，我甚至曾经指望在 7 月前把它写完，虽说它的篇幅已经扩大到十五个多印张。

我当时完全相信我来得及完成为《曙光》写的作品。可是结果怎么样呢？我整整一年都只是在撕毁和改写。我写完了一堆堆的纸，甚至无法查考摘记的体系。我把作品的布局改动过十多次，重新改写了第一部分。[②] 两三个月之前我尚处在绝望之中，但总算一下子一切都形成了，而且已经不能再改动了，会有三十或者三十五个印张。如果现在有时间不慌不忙地写

① 指一篇谈斯特拉霍夫的文章以及长篇小说《大罪人传》的构思。

②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改写《群魔》的情况参阅 1870 年 7 月 2 日致索·亚·伊万诺娃的信的注文。

(不赶期限)，那也许会写出一部好的作品来。不过结果肯定会是一些部分比另一些部分冗长和拖沓！我总共已写好了十个印张，五个印张已经寄出，另五个印张在两周后寄出，而以后我每天就将像牛一般地工作，直到把小说写完。我的状况就是如此，在这种时刻我又能肯定地回答您什么呢?

请您相信，在我给您写的一切中字字句句都是真情。

我当初不能预先知道我竟会为一部小说的布局折腾（正是折腾）了整整一年。

还有一点，如果我为了实现我在夏季对《曙光》所作的诺言而把这部小说抛开，去为《曙光》写另一部小说，那么，我在体力上能办得到吗？对此，您也会同意的。我无论如何不能抛开目前在写的这部作品，正好是因为我为它受过许多煎熬。您对作家命运理解得很透彻，我向您诉说，向您求助：请您自己判断，这办得到吗?

就是这样，我会写的，——但我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我只知道一点：对我来说，写小说的下半部将比写前半部容易得多。如果夏天能写完（当然，这是肯定的)，那么到年底我一定在《曙光》上发表一部中篇小说或者一部长篇小说的开端。(说得更确切一些，即一部这样的长篇小说的开端，它本身可以单独成为一部长篇小说①。）您向我要目录吗?② 我不能给您。为什么呢？因为我这里已经构思好并作了很好的札记的中篇小说有六部之多。每一部都足以使我满怀热情地去写它。假如我是自由的话，即如果我不是时时刻刻手头拮据的话，我就

① 构思中的长篇小说《大罪人传》的开头部分。

② 尼·斯特拉霍夫曾写信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取《大罪人传》的目录。

不会去写这六部中的任何一部，而是坐下来直接写我的未来的长篇小说了。[1] 这部未来的长篇小说折磨了我三年多，但我不能坐下来写，因为我不愿意赶时间，我太想能像托尔斯泰们、屠格涅夫们和冈察洛夫们那样写作了！[2] 就让我有一部作品是不限时限刻，而是自由自在地写成的吧。我把这部长篇小说看作我文学生涯中的最新成就。我至少将用几年时间来写它。它的名称是：《大罪人传》。它自然要分成一系列中篇小说。但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在今年就开始写这部长篇小说，即使我能在7月份之前完成为《俄国导报》写的作品的话。[3] 一切都在于时间。我现在不能将目录给您。我们将在明年4月底或5月间当面谈妥一切。（如果不是我耽误了长篇小说的交稿，因而钱也来晚了一些，我本可以在秋天就回彼得堡了。而现在，在12月间是无法带着孩子上路的，因此我得在这里待到春天。）现在我可以对您说，不管怎样，编辑部可以事先预告我的作品（不载目录），[4] 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一定会信守诺言。（注意：我承认，虽然这工作会使我付出很高的代价，血液已开始猛烈地涌上头部，我在担心，可别把自己搞垮了。不过，这一年来为《俄国导报》写的长篇小说把我折磨坏了。）

---

① 仍指构思中的长篇小说《大罪人传》。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止一次表示过他羡慕这些作家生活有保障，可以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专心于写作。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计在这时写完《群魔》，实际上这部长篇小说是在1872年11月才完稿的。——俄编注
④ 在1871年2月2日的《呼声报》上载有《曙光》杂志的内容预告，其中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俄编注

您信中谈到了皮谢姆斯基和克柳什尼科夫。[①] 但须知皮谢姆斯基至少能写得很有趣。您说他们的名字不能吸引人，您可以这么做：您就写明年在你们的杂志上一定刊登以下作品，——接着就把所有的名字都写上，即托尔斯泰、科哈诺夫斯卡娅[②]、皮谢姆斯基、克柳什尼科夫、恰耶夫[③]、我等等，——请您相信，这么做的结果至少是得体的。[④]还有哪家杂志能在散文和小说方面做出比这更多的允诺吗？

明年，由于欧洲的形势倾斜于《曙光》的办刊方向，它这种方向可能引起人们的注意。[⑤] 不管怎样，我觉得，在最近这几年里不着手解决东方-斯拉夫问题是不行的。[⑥] 纵使明年的订阅情况不尽令人满意，像《曙光》这样的有着如此办刊方向的杂志也不该气馁。未来，甚至是在不久的未来，它的声望会得到提高。未来是属于这一方向的，而虚无主义者们会像尘烟那样地消失。因此，关键就在于完成任务。

您问起我对最近几期杂志有何意见。仓促间是讲不出什么的。如果我们能见面，我大概可以长谈，并且谈得很多。我多

---

① 尼·斯特拉霍夫在一封信中说，《曙光》将预告皮谢姆斯基和克柳什尼科夫的作品。——俄编注。按：亚·费·皮谢姆斯基（1821—1881），俄国作家，著有多部长篇及中短篇小说，当时颇负盛名。维·彼·克柳什尼科夫（1841—1892），俄国作家。

② 纳·科哈诺夫斯卡娅（笔名，真名为纳·斯·索汉斯卡娅，1825—1884），俄国作家。

③ 尼·亚·恰耶夫（1824—1914），俄国作家。

④ 《曙光》编辑部采纳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个建议。——俄编注

⑤ 普法战争后，“新教的”德国强大起来，而“天主教的”法国失去了昔日的威力。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明确地决定正教的俄国在欧洲发挥重大作用的时机已到。——俄编注

⑥ 指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和西斯拉夫人争取解放的斗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1876—1877 年的《作家日记》中花很多章节谈这个问题。——俄编注

么想倾吐自己的意见啊！对我来说，《曙光》是一本很亲切的刊物。它几乎是这样的一本杂志，它赞同我现在视之高于我的生命的那些见解，而且我坚信未来是属于这些见解的。至于说到杂志现在办得如何，那么我觉得它并不完全令人满意（我深深欣赏的您那几篇文章不在此列）。不过，这一切说来话长。现在我给您提出一个小小的意见：我认为，不能在同一期杂志上刊登这样的两篇文章：奥戈罗德尼科夫的关于美国的文章和康斯坦丁诺夫的关于识字和人民性的文章，——就它们的方向性来说这是两篇互相对立的文章。一个美国人朝奥戈罗德尼科夫的眼睛吐了一口唾液，而他却写道：这我很喜欢。在俄国的东西里他喜欢什么呢？他恭恭敬敬地谈到了某个大学生“雅”，这个大学生深入到了美国腹部以便亲身体验一下美国人工作的滋味！突然，就在这同一期杂志里突然又出现了康斯坦丁诺夫的文章。①

不过，我写这些全是多余的。

至于您的文章，我不喜欢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您太少刊登您的文章了。11月份那期是否可能又把您漏掉了，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11月份那期杂志却是发行量最大的一期！（我认为，不管怎么说，11月那期杂志中所有的文章都是十分有趣的。假如再加上您的文章，那就会加倍地有趣了。）

---

① H. 康斯坦丁诺夫是文学批评家和小说家康·尼·列昂季耶夫（1831—1891）的化名，他认为：“……即使在理论上我们的社会也尚未达到俄罗斯主义的高度，更不必谈它的实际做法了。应该善于与人民打交道，别给我们糟蹋了这富饶的土壤……”这番话刺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根基派的主要理论家。

我偏爱（您的）关于卡拉姆津的文章，[①] 因为我的青年时代也几乎就是这样的，我是读卡拉姆津的书长大的[②]。我怀着深情读了您的文章，文章的语气我也喜欢。我觉得您是第一个如此尖锐地讲出了大家都缄口不言的东西，我就喜欢您的尖锐性，正是需要更多的勇气，更多的强烈自尊心。这篇文章甚至给你招来了一些敌人，对此我丝毫也不感到惊奇。

屠格涅夫的《李尔王》[③] 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华而不实，格调低下。唉，这些文思枯竭了的地主老爷啊！真的，我并非出于忌妒才这么说的。

您说，一个在您心目中很有意思的时刻已经来到了[④]。现在正是开始了这样一个时代，越往后对我们的方向来说就越有意思。

大家并不是忘记了我，而是好像把我抛弃了。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迈科夫身体好吗？

这里聚集了许多俄国人。本周大家会集了一次（是自己发

---

① 尼·斯特拉霍夫写了一篇题为《在卡拉姆津灵柩前的叹息》的文章，批评亚·尼·佩平把尼·米·卡拉姆津看做反动派，看做一个写“献媚”文章、维护专制主义和农奴制的反动派。斯特拉霍夫感谢陀思妥耶夫斯基肯定他的这篇文章。

② 尼·米·卡拉姆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母所喜爱的作家。在1873年的《作家日记》（“一篇当代的谎言”）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忆道：“在我还只有十岁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了俄罗斯历史的几乎所有的主要阶段，每天晚上父亲总要给我们读卡拉姆津的书。”（指他的《俄罗斯国家史》）

③ 指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草原上的李尔王》。

④ 尼·斯特拉霍夫在1870年11月23日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说：“在1870年我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对我来说，一个十分重要和有意思的时刻来到了。”

起的)，并就10月19日之事[1] 给大臣[2]发了一封致敬信。致敬信是我为他们执笔的。

再见，敬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别忘了我，请相信我对您的诚挚的感情。难道我们真的很快就会见面了吗？多么想回俄罗斯去啊！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想俄罗斯都想出病来啦。再见，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您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向您问好。

又及

致阿·尼·迈科夫

(1870年12月15日，德累斯顿)

我们很久没有互相写信了，敬爱的亲切的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不知道您是否为了某事在生我的气？看来，是为了什么事吧？确切些说，过错在于我长期不在祖国。然而（由于我厌弃国外生活，返回家乡的日子很快就要到来）我特别强烈地思念和向往昔日的朋友们和同志们。我们会怎样会晤？互相会交谈些什么？互相会觉得对方怎么样？总之，我预感到我一生

①② 指当时住在德累斯顿的俄国人在1870年11月30日集体写信给俄国外交大臣亚·米·戈尔恰科夫（1798—1883），后者在1870年10月19日通知在1856年巴黎和约上签字的列强，声明俄国不受一切限制它在黑海的主权的决议束缚。

中的新阶段即将来临，因此心情激动。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甚至因思念祖国而生病了。但可悲的是，我无论如何未能安排好秋天回国。我定将在1871年5月1日之前回去，——无论会发生什么事情![1] 当然，我并非不希望把事情安排好，哪怕只安排妥一半也好。但这全都是未来的事，有一点是无疑的：归期不会改变。

我目前的生活很糟糕。如果不是日以继夜地在工作，我准会苦闷得发疯。我的健康状况如前。使我痛苦的是：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时有不适。女儿长得健康活泼。我让自己承担的工作几乎超出了我的力量。我构思了一部篇幅巨大的长篇小说[2]（是有方向性的，——这对我来说是件大胆的事），当初认为，可以轻而易举地写好。可是怎么样呢？我几乎十易其稿，并且我发觉，这题材 Oblige[3]，因此我对这部长篇小说疑神疑鬼起来。我勉勉强强写完了第1部（这一部很大，有十个印张，总共有四个部分[4]）并寄了出去。我觉得这一部写得平平常常，效果不会好。根据第1部读者甚至会猜不出我的意图何在？情节又会怎样变化？《俄国导报》编辑部的反应是非常友善的。这部长篇小说的书名叫《群魔》，就是我在一封信中同您谈过的那“一群魔鬼”，用圣经中的话作为卷头题词。[5] 我想十分坦率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不向年轻一代献媚。不过，在信中是什么也讲不清楚的。

很遗憾，我对《曙光》的允诺未能兑现。如果他们能人道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1年7月8日才回国。

② 指长篇小说《群魔》。

③ 法文：有要求，负有责任、义务。

④ 《群魔》第1部有五章，这里说的四个部分，可能是第1～4章。

⑤ 参阅1870年10月9日致阿·尼·迈科夫的信。

地对待我，不骂我是卑鄙小人，到时候我一定会为《曙光》效劳。不可能预先把一切都计算得十分精确。我会预先知道自己整整一年连十个印张也写不好吗？提前摆脱为《俄国导报》写的东西我办不到，再说在开始做一桩事后就不能转做另一桩事。

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我恳求您，但请您别认为我是只出于穷困才给您写信的。我求您相助的事情很迫切，我没有任何别人可以信托。而这件事对我却十分重要，它的结果怎样，在不久的将来对我来说要么是一种灾难，要么是我的大部分困难得到解决。

斯捷洛夫斯基宣称要出版我的文集和《罪与罚》，我是在《呼声报》上读到这则广告的（大概是在12月11日）。没有说明这是什么版本，是旧版还是新版，是否是他出版的俄国作家文集那种开本（即八开两栏本）。不过，看来是老版本，是八开本。不然的话，按照合同他应该付给我三千卢布的违约罚金，因此他不会出新版本。但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他出版了《罪与罚》，为这个版本他应该马上根据合同付钱给我，否则要付违约罚款三千卢布。根据合同酬金是这样确定的：他应该为《罪与罚》的每个印张（正是按照他出版的俄国作家文集的开本印刷，即八开两栏本）支付与1866年他所出版的我的作品（按他的开本）每印张的酬金相同的酬金。因此查核是非常容易的：只需计算一下以前版本的印张（按他的开本，《罪与罚》除外，因为它是现在才出版的），并将三千卢布（这是我当时从他那里得到的价钱）除以印张数，这样就可以确定每一印张的稿酬。然后将这个价钱乘上《罪与罚》的印张数（按照他的开本），就可以得出我现在应该从他那儿得到的总数。这个数目大概将近九百卢布。记得我曾经写信告诉过您这一点，而且

斯捷洛夫斯基好像也这样和您说过。

我再说一遍：我一旦索取，斯捷洛夫斯基就没有任何理由和任何可能拒绝马上支付。否则他还得付给我三千卢布的违约金，因此他是无论如何不敢拒绝的。

现在我对您的请求是：您是否同意（看在基督的分上）向他要求支付并取回款项？如果同意的话，按照正规程序事情应该这么进行：在得到了您的同意之后，我马上从这里将不容争议的完全合法的委托书寄给您以索取这笔钱款。委托书将在我国驻此地的大使馆中加以确证（我知道，这种委托书是完全合法的和不容争议的）。同时我会把我在1865年与斯捷洛夫斯基签订的合同原文的复本寄给您，除此之外，还有一封我在此地写给斯捷洛夫斯基的（未加封的）信。

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M. Г.[①] 我从您登在报上的广告中获悉您已宣布出版我的长篇小说《罪与罚》。根据我们双方签订的合同的某某条款（某处，某处），您应该立即付给我应得的稿酬。而根据合同的某某条款，您如不付稿酬，您就应依法支付我违约罚金三千卢布。由于我目前身处德累斯顿，我将经俄国大使馆遵照法律验证的合法的不容争议的委托书寄给四等文官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迈科夫，委托他从您那儿领取我因出版长篇小说而应得的稿酬。此外，我还把我们双方于1865年签订的合同的正本复件寄给了他。因此请您在收到此信后立即在私人经纪人巴鲁林的办事处（当年我们双方正是在他的办事处签订上述合同的）将这笔钱付给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迈科夫。而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在该办事处向您出示了委托书后和在您支付了这

① 斯捷洛夫斯基的名字和父称的缩写。

笔钱后请您在合同的正本和复本上签名，表明这笔钱已经支付，并请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在合同的正本和复本上签收这笔款项。然而钱款的支付和收取都要经过私人经纪人巴鲁林验证。所有这一切都是仿效1865年您为出版我的文集而付给我三千卢布的做法。我委托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迈科夫按照与您所订合同的某某条款，就您为出版我的长篇小说《罪与罚》而应付给我的款项进行结算。

该信的意思就是如此。我会把信写得更加符合法律化。

接下来在收到我的委托书、合同复本和信以后您要做的事是：给斯捷洛夫斯基写一个简短的便条，连同我写给他的信派人一并送去。您直接告诉他：您手中有我的委托书，而在他看了我在信中所提的意见后，请他尽快约定何时能够按我在信中向他所建议的方式把钱付给您。

就是这些，这就是我求您帮忙的全部事情。您，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是否乐于这么没完没了地照顾我？[①] 这是我最后一次求您照顾我。今后我不再以种种请求来麻烦您了。

现在请您听我说，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为什么这一切对我十分重要。

不言而喻，对我来说在现在这个时刻得到一大笔钱这件事本身就是重要的。尤其是斯捷洛夫斯基不能以任何借口拒绝支付，因为他知道不然他得按合同中写得一清二楚的条款支付三千卢布的违约罚金。我如此肯定和信心十足地请求您，是因为我预见不到会发生任何拖延和稍大的麻烦，因为不管怎么样他不敢拒绝，他明白他会遭受到什么。

---

① 阿·迈科夫在1870年12月20—21日的信中一口答应帮助陀思妥耶夫斯基做这件事。——俄编注

但是，除了获得一笔钱之外，在我心目中未来也是重要的。在整个这件事情中非常非常可能包含着某种能够影响我的未来的东西，那就是：斯捷洛夫斯基是个骗子。1865 年他收买了我（为兄长）欠杰米斯的票据和我欠加夫里洛夫的票据，要求我立即偿付，不然我就得坐牢，他以此逼迫我与他签订了出售我的作品的这一耻辱性合同。现在他也可能在我一回国就对我来一个照此办理，以于他有利的价钱，即用微不足道的价钱收买下我的一些票据，并趁我一回国就逼迫我签订某种类似 1865 年那样的合同，在七年左右的时间内他又可以成为我过去的和将来的作品的所有者。我甚至有根据这么设想：既然他已经得逞过一次，为什么就不可以试第二次呢？现在您可以判断一下：如果他现在以任何某种借口不付给您为出版《罪与罚》的这笔钱（比方说，他会对您说他手中有我的票据，但他这是完全不合法的，因为票据归票据，钱——他还得付），——那么将来我就有一个对付他的挡箭牌，即要求他偿付三千卢布的违约金，因为按照合同的意思，他无论以何种借口都无权在要求他付款的时候逃避立即支付的合法要求。

因此我想恳求您的是：如果他回避付款、拖延回答或者向您提出某种理由，假如这时有个什么人在场，可以作证，那就妙极了。我觉得，最好的和最方便的做法是：当您第一次向他转交我的信并附上您的便条时，请在便条上加一句，说您在等待回音，尽可能不超过三天。如果他不理睬或者不给您回音（不管怎样，这反正一样），但不是书面的，而是当面回答，那么这时就最好有一个见证人在场。为此可以这么做：如果他回避在三天内答复，那么您再写一个简短的便条给他，但不是邮寄，而是派人送去（如果费用不大的话，甚至可以请一个出庭代理人，钱由我来付），并要求他做出答复（无论他怎么回

答)，不过要他当着见证人的面回答。这样我就掌握了事实和有了事实见证人：斯捷洛夫斯基面对我依据合同而提出的合法要求却拒不支付。对我来说这已经足够了，这样他一定得支付给我三千卢布的违约罚金。

就这样，我请求您，我敬爱的朋友，只须从他那儿搞到一种答复，并且要让某个第三者，即您派去的人，也知道他的这一答复。这就是事情的全部。如果他搪塞和推托，那完全不必为了一定要收到这笔钱而去奔忙。只要他不付款，无论他用的是什么借口，在我就已经足够了。

但我再向您重复一遍：我所设想的、您第一次向他提出要求而他却一味搪塞而不付钱的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他是个十分老奸巨猾的家伙，知道他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他也知道，我决不会放过他，一定会向他讨回违约罚金。因此他不敢不付钱给您，也不敢不马上对您的信做出答复。而由于您除了我的委托书之外，还将持有我同他在 1865 年签订的合同的真正复本，外加事情又将是在经纪人的办事处进行的，所以他无论如何不敢怀疑我交给您的委托书是不正规的或者怀疑什么类似的事情。这件事将十分严肃、清楚和公开地进行。我再重复一遍：如果他不想付款，那就不必去争取。我不敢麻烦您去做这种事情。只需给他发一张简短的通知性便条并取得他的答复。

注意：在巴鲁林的办事处（就在涅瓦大街那儿）进行支付，其目的不过是为了使他不致怀疑。如果他愿意直接由您签字就将钱付给您，——不消巴鲁林见证，——那当然更好，少一些麻烦。

请您别拒绝我，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我十分恳求您。这事情并不太麻烦，我会对您感激不尽！

我等候您的回信。由于这件事对我十分重要，我请求您，亲爱的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收到这一封信后立刻给我回信，哪怕是只写上两句话，说一声可以或不行。

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衷心问候您和安娜·伊万诺芙娜。我也向安娜·伊万诺芙娜致以深切的问候。

您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帕沙已经结婚了吗？

致阿·尼·迈科夫

（1870 年 12 月 30 日，德累斯顿）

非常非常感谢您，亲爱的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首先感谢您愿意帮助我，其次谢谢您立即回信。但是由于您忘了在信封上写 poste restante，因此您的信我是在它到达德累斯顿后第三天才收到的，邮递员通过警察局在这里找了我三天。现将委托书给您寄去，您读后请别责备我无礼，因为据说这一切都是必不可少的形式。不过，如此全面的委托对斯捷洛夫斯基本人来说将更具威力。您必须将这份委托书在对外关系局予以认证，似乎是（帕沙知道这一点）在那里对我国驻外使馆的签字进行认证。此外，我还寄上一份我于 1865 年与斯捷洛夫斯基签订的合同的真正复本。恳切请求您仔细读一读，特别是第八条和第十三条。您读了就会十分清楚地看到事情的全部实质，可以看到这件事是多么简单和无可争议。需要做的不过是去取一下钱，把它们收下来。再说我也不便以更复杂的事情来烦您

神。我的意见是，如果您把事情办得越公开、越简单、越正经(即越严格)，那就越好。我寄去给斯捷洛夫斯基的信（未加封）也请您过目。主要的是您身边要有一个全权代表（如果必要，我可用从斯捷洛夫斯基那儿得到的钱支付，假使费用不大的话)，让他将我这封信和您的简短便条送给斯捷洛夫斯基(但是要让全权代表将我的信不加封送去)。在您的简短便条中您邀请他，如果他愿意的话，到巴鲁林那儿去，让他给您约定在巴鲁林办事处付钱的时间。否则就看他想怎么办吧，但必须让他凭您的收据付钱。

他不付钱是不行的：您读一读合同的第十三条吧。但如果他搪塞和拖延，那就糟了。那时就让您的全权代表通过警察局找他，主要的是要让他给一个答复。当然，这是一件直截了当的事，我迟早会从他那儿得到这笔钱。但我多么想现在就得到呀！我不愿意老是向《俄国导报》请求预支、预支，可不预支我又无以为生。

像在上封信中那样我再重复说一句：我不以为他会拒绝，而且我想象不出他根据什么可以拒绝。但如果他根据某种理由拒绝付款，那么我恳求您让某个精通诉讼的人看一看我给您的委托书和合同复本，听听他说什么。事情是无可争议的，目前就可以通过警察局要求他付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精通诉讼的人承担起这一场肯定打赢的官司，那么我愿意在事情了结后付钱，只要相对地说要的钱不是很多的话。(但帕沙是否能在什么方面为您效劳呢?)

不过我再重复一遍，我只是请您把我的信和您的简短便条交给斯捷洛夫斯基，并要求他做出某种答复。就是这么一些事。而主要的是我求您立即将他的回答告知我，这对我很重要。您可以衡量一下：要么是知道我一定会有九百卢布到手，

要么是再写信给《俄国导报》求助。顺便请您计算一下，这只要片刻时间：只须知道所出版的《罪与罚》的印张数，并将这数字乘以斯捷洛夫斯基于 1866 年出版我的文集时所付的每一印张的稿费数额（卢布）就行了。同样，那个数字也可明确算出：只须算一算 1866 年斯捷洛夫斯基出版我的全部作品（三卷集）的印张数（当然，《罪与罚》除外），再用这个数字去除三千卢布这个数目，那就可以确定每一印张值多少钱。不过，读一读合同的第八条吧，那里对此规定得很清楚。

好啦，就是这些。归根结蒂我以为，他是不会拒绝的，而是以付款了事，除非他会稍稍搪塞一番。不过，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您快些告知我。

是的，我一定要回去，在春天肯定能回国。在这里我心情很糟，几乎不能写作。我感到写作极其艰难。我狂热地注视着我们国内的和这里的形势，这四年里我也经历了许多事情。生活得很紧张，虽说是孤独的。以后上帝还会赐予我什么，——我都会毫无怨言地承受。家庭也使我深深感到问心有愧。再说我非常想看看大家。斯特拉霍夫在给我的信中说，在我们的社会里一切都还极其富有青春活力，生气盎然。①

您能知道就好啦，这一点从这里可以看得多么清楚。您要知道，这四年间欧洲引起了我对它的刻骨反感，到了仇恨的程度。上帝啊，我们俄国人对欧洲抱着多么先入为主的偏见啊！而那个相信普鲁士人是以教育取胜的俄罗斯人（可不是吗，几

---

① 尼·斯特拉霍夫在 1870 年 11 月 23 日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说："我活的时间越长，就越确信：在我们的社会里一切都富有青春活力，生气盎然……这是一个真正处于青年时代甚至少年时代和几乎是处于孩提时代的人民……有不少不成体统的东西，但我们一定能摆脱它们。"——俄编注

乎是所有的俄罗斯人）难道不是很幼稚吗？这甚至是一种耻辱。那种像阿提拉的联盟①一样（而且不更厉害一些吗？）进行掠夺和压迫的教育是好的吗？②

您说，现在在法兰西，民族精神正起来反抗暴力吗？对此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怀疑过，如果他们那里没有失算，签署和约，再等上三个月左右，德国人就会被赶出去，而那时候——真是奇耻大辱啊！写来话长，否则我可以从亲身的见闻中告诉您许多饶有兴趣的事，例如士兵们如何从这里派到法兰西去？怎样征集士兵？怎样供给他们给养？怎样运送他们？这些都是十分有趣的。例如，有一个不中用的妇女，她靠以下的方法维持生计：她租下两间房子，放上一点家具（显然，她有一些蹩脚的家具）就把它们出租，可正因为她有自己的家具，她就应该无偿接纳十个士兵住宿并供给膳食。他们会住上三天、两天、一天，偶尔会住上一个礼拜。为此，这个妇女却得花费二十到三十个塔勒。

我亲自读过几个德国士兵从法国巴黎附近寄给他们父母（小店主和小商人们）的信。天哪，他们都写些什么啊！他们一个个都饥病交加！但此话说来就太长了！同时我却观察到：起初在街头巷尾人们常常唱起 Wacht am Rhein③，现在已完全听不见了。最兴奋、最自豪的是教授们、医生们、大学生们，而平民百姓却不怎么样，甚至完全没有表示。可是教授们却在

① 阿提拉自 434 年起为匈奴领袖，对东罗马帝国、高卢、北意大利进行了毁灭性的征伐。在阿提拉执政期间匈奴部族联盟达到了极盛时期。

② 德国著名地理学家 O. 佩舍利认为：普鲁士战胜奥地利，这是因为普鲁士的教育制度优越。

③ 德文：莱茵河上的警卫队。《莱茵河上的警卫队》是德国爱国主义的歌曲。——俄编注

自豪，在 Lese - Bibliothek① 我每天晚上都遇到他们。前天一个满头白发的有影响的学者高声喊道："Paris muss bombardiert sein!"② 瞧，这就是他们的科学成果。如果不是科学的成果，那就是愚蠢的成果，虽说他们是学者，但他们却是一些可怕的蠢才。我还观察到：这里的人全都识字，但他们却是那样缺乏教养，令人难以想象。他们愚蠢、迟钝，兴趣极其低下。不谈了，再见吧。拥抱您，预先向您致谢。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忘了我，请快点把结果告知我。

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请将合同复本保存好，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文件。

如果您从斯捷洛夫斯基那儿收到了钱，别通过私人银行汇来，而是加以保险后直接将俄国流通券即您收到的那些流通券给我寄来。它们在这里很好兑换。

又及

如果斯捷洛夫斯基向您建议用另一种什么交易来代替付款，比方说出版《白痴》等等，请您别同意，也别听他的，您要他付款，而且不能分期付。

又及

① 德文：图书馆—阅览室。
② 德文："应该轰炸巴黎！"

致索·亚·伊万诺娃
(1871年1月6日，德累斯顿)

我亲爱的好朋友索菲娅·亚历山德罗芙娜：

一想到我从什么时候起就没有给您写信，我简直就会害怕。天知道你们大家特别是您会对我有什么看法。然而实际上没有一个人会比我更爱你们大家，特别是更忠诚于您的了。但是您能相信我吗？我确实没有时间给您写信，连一分钟也没有。我知道您不会相信，然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一直在写长篇小说①，总是怎么也写不好。写出来的简直是废品，抛开它又不可能，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思想。一切主要在第2、第3部中展开。但第1部我觉得太糟了，我改写了二十来次(如果不是更多一些的话)，一次一次重抄。整整一年工夫我只写了八个印张。昨天我只寄出了第1部的一半，供杂志的第2期用。我已答应十天后寄去这倒霉的第1部的结尾，而我却什么也还没有写好。

这工作在精神上和体力上都把我折磨得疲惫不堪，我甚至感到自己身体不适，——我还要请您相信，我连一分钟也抽不出来给您写信。也可能是有过那么几分钟的，但情绪不对头。我无法写，无法写，我说的是实话。

关于您，我想了许多。我们已经四年不见面了。我总在想象我们重逢的景象。春天我肯定回去。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想俄罗斯甚至想出病来了，我很为此难过。她既悲伤又苦恼。

① 指《群魔》。

是的，她哺育孩子达一年之久，体力消耗很大。从那以后她的身体就垮了下来，再加上思念祖国。大夫们说，她有严重贫血的征候，他们还认为这正是由于喂奶而造成的。最近这一周她的情况很不好，很少走动，较多的是坐着或者躺着。我很担心。您可以想象得出我的处境。然而她不想治病，她说医生什么也不懂。医生给她配了含铁剂，她不愿服用。我完全手足无措了，要发疯了。这种状况其实已经延续了好久。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您就能想象得出我能否顺利地工作。

但我至少还在工作，而且很忙，虽说这工作我不喜欢，而且它使我痛苦。阿尼娅总是苦恼着。她一直到最近还在照常帮我抄写，可她内心的忧思——怀念祖国的忧思——却无论如何消除不了。春天，在稍许暖和一些的时候，我们有希望甚至可说是有充分把握回俄罗斯去，但连这一希望也提不起她的精神来。医生们说这是由于疾病而产生的苦恼，但须知这么说是无济于事的。

当然，您无论如何理解不了我现在的全部苦闷和忧愁。我们已经分别四年，彼此已经疏远了。但至少请您相信，我对谁都没有这样怀着深情的思念。

柳芭健康、活泼，是一个伶俐可爱的孩子。她爱我们，已经开始说话，什么都懂，并且已能从房间的这一头走到另一头了。在这里只有她才是我们的欢乐。啊，快一点上你们那儿去吧！千万别让什么事阻碍了我们。

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向我转达了亲爱的玛丽亚·亚历山德罗芙娜的愿望，她要我把我的这部作品献给她。但是，虽说我十分愿意，这却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因为在得知这一愿望时我已经寄出了小说第1部的前半部。是的，我本想马上写信给编辑部，请他们加印上一行将书献给某人的字句，因为那时大

概尚未开印。但是我把笔搁下了，因为根本不可能把书献给玛丽亚·亚历山德罗芙娜。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在第 2 和第 3 部里）将有一些地方[①] 虽说是姑娘完全可以阅读的，但却不宜把书献给她。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秘密地向另一个人物承认自己犯下的一个罪恶，这一罪恶对这个人物的道德影响在小说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再说一遍，关于这一罪恶的描写虽说也是可以阅读的，但把书献给她是不适宜的。当你献书的时候，你似乎是当众对你以书献给的那个人说："我在写着这部书的时候想到了您。"不知道，也许，我说得不对。我还远远没有写到那个地方，也许，一切都将会写得十分体面，但现在我毕竟下不了献书的决心。

因此请亲爱的玛申卡[②] 原谅我，请她不要生气。只要我还活着，我要在下一部中篇小说里向她证明，她希望我将自己的作品献给她的愿望对我是多么可贵，又多么使我感动。我这不是说几句礼节性的话，而是确实表露我的感情。

关于我们在这里的生活详情能给您写些什么呢？我们的生活非常枯燥，修道院式的生活，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再说这里也没有什么娱乐，演的戏全都是低级的，到处是德国人歌颂祖国的赞歌。[③] 在阿尼娅身体较好的时候，我们间或去听听音乐。

这里曾经冷得可怕，达到过零下二十度。就是现在也还很

① 指《群魔》中被卡特科夫删除的那一部分，即"谒见吉洪"，其中斯塔夫罗金坦白承认了他奸污一个少女的罪行。

② 玛申卡是玛·亚·伊万诺娃的小名。她希望陀思妥耶夫斯基能把《群魔》献给她，她提出这个希望是因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把发表在《俄国导报》上的《白痴》献给了她的姐姐索·亚·伊万诺娃。

③ 指当时十分猖獗的德国民族主义，德国在 1870 年的普法战争中获胜。——俄编注

冷，我们住的房子冷得不堪。这里的壁炉没有炉门，许多燃料白白耗掉，屋里毫不暖和。德国人宁愿受冻，也不愿模仿俄国人砌的炉子。这里的人仇视俄国。

尽管我们努力避开与这里的俄国人（这里有许多俄国人）结识，但始终未能避开。自然而然地结识了一些人。您想象一下，我将在我国驻此地的领事家里的舞会上迎接新年。阿尼娅也结识了此地的几位俄国女士。我们的经济状况有时很不好，比方说此时此刻就是这样，加上阿尼娅身体有病，就很糟了。我给《俄国导报》写了信，请求借钱，不知道他们能否很快寄来。真希望他们快一些寄来。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非常不安。不错，我还在等着从彼得堡寄来的一笔钱。出版商斯捷洛夫斯基出版了我的长篇小说《罪与罚》，根据我们的合同（五年前签订的）的确切意思，他应该在书一出版后立即付给我将近一千卢布的报酬。我已将委托迈科夫取钱的委托书寄去彼得堡。虽然我是完全有权的，但我非常担心收不到钱。斯捷洛夫斯基此人不经法院催促从未付过钱。如果他不支付我十分指望的这一千卢布，他简直就会使我一时陷于没有出路的绝望境地，因此我非常不安。钱能使我有办法改善我的家庭状况，而这在此时此刻又是多么必须啊！

柳芭拥抱您，亲吻您，她感谢您这么地爱她。您夸奖了她的照片，对此我和阿尼娅非常高兴。我再寄给您她的另一张照片，因为比起前一张照片来她现在又长大了。阿尼娅不断地讲到您。您可知道，我亲爱的朋友，我和她经常在一起幻想着我们回去后怎样送您出嫁的情景，这是我们喜欢谈的话题。阿尼娅很少看到你们大家，但她非常爱你们。替我亲吻遍你们全家人。我特别拥抱和亲吻韦罗奇卡。我向大家祝贺新年。帕沙给我写来了一封很长的信，他说他要结婚了，他非常美妙地描述

了他的恋爱经过。我不知道，对他的婚事是该惋惜呢还是该高兴？看来该是前者。根据他所干的事情来看，他似乎会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愿上帝赐福于他。

再见，我亲爱的朋友索涅奇卡，我们大概很快会见面了。阿尼娅亲吻你们大家，并向大家祝贺新年。您祝愿她身体康复吧。

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给我写写信吧！别因为我不写信而生气。请您多写一些详细情况。

全身心属于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的地址照旧，要写明 poste restante.

致帕·亚·伊萨耶夫

(1871 年 1 月 6 日，德累斯顿)

我亲爱的朋友，很久前就听说你要结婚了（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①] 写信告诉过我），我非常不安，非常关心你的事情。我给迈科夫写过信询问详细情况，而在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②] 离开德累斯顿时我也曾托他了解情况。但什么也没有

① 即下文的迈科夫，这是他的名字和父称。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内弟伊·格·斯尼特金。

了解到，一切都无从得知。使我很难过的是，你不把婚事告诉我。我当时想，你完全把我抛开了，割断了联系，而这对我来说是很苦恼的。此外，我有一定理由猜想你因涉及斯捷洛夫斯基那件已经过去了的事情而对我心怀不满①，你的火性子和自尊心使我感到惊奇。现在根据你的来信，感谢上帝，我看到实际上一切并非如此（虽说，也许有过一点儿这种味道）。你以信的形式寄来了一则由几个部分组成的风流韵事，写得非常之好，它给了我极大的安慰。可见，帕沙，既然你能写得这么好，你就不是一个没有才能的人。现在你自己判断一下，我的朋友，如果你以前哪怕是多少学习过，你就可以从自己的天资中吸取许多养料。而学识又能够为你的天资打开多少各种各样的应用途径啊！但是我相信，我的朋友，你不是那种不学无术的人，这种人不仅没有学好或是什么也没有学到手，而且还蔑视学识。现在这种人很多。您肯定是不愿意像这一批人的，哪怕他们是“进步的”。我对你的忠告是，或者确切地说，我对你的很大的请求是：你别抛弃有关学识和学习的思想。你要结婚了，那又怎么样？它哪点儿会妨碍你学习？人越有学识，他就越要学习，终生都是这样。举个例子说，不倦地渴求知识，会使一个大学者到七十岁时照旧学习，仅此一点渴求就证明了他秉赋高尚，而与平庸之辈迥然不同。假如要进行自修，时间总是可以找到的，甚至在有家务和职位上的负担时也能找到。可以经常稍学一点，但要持之以恒，什么目的都能达到。例如你学习历史，要系统地学，不要浅尝辄止，也不一曝十寒，一定要从头学起（自然，同时也要学地理），学上它两三年你自己会发现，你的视野将大大扩展，而你的思维水平也会大大提

① 参见 1870 年 2 月 12 日致阿·尼·迈科夫的信。

高。你父亲是个有学问、有天分、善良而又纯朴的人。请你相信，如果没有学问，他就会是一个既多疑又爱虚荣、易动肝火的人，而他的善良和纯朴也就会完全转向另一个方向。学识赋予人宽容和高尚的思想，你父亲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之所以向你提起你父亲，是因为我现在看到以前也总是看到你有许多地方与他相似，并且非常希望你能够像他。

如果你信中全是实话（注意：请相信，我并不认为你会故意说谎；一个人可以并不想说谎而说了假话，并且完全相信自己说的是实话），那么我发现，你已经成了一个认真的人并能迫使自己学习。由衷地祝贺你，你想象不出我有多高兴。愿上帝使你更好地施展才华，并且永不减弱。重要的是你现在除了人的一般义务外，又承担起重大的家庭道义责任。老弟，你承担得了吗？须知为了家庭的幸福所需要的不单单是生活费用。从你的信中根据许多事实我可以得出结论说，娜杰日达·米哈伊洛芙娜是个性格坚强、认真看待生活的姑娘。如果她爱你（我相信这一点），如果她对你的影响在你们未来的全部婚姻生活中越来越大，那将是多么好！这对你会有多大的益处！帕沙，请你正确理解我。我说的并不是“怕老婆的丈夫”，完全不是！女人的精神影响，甚至对于精神上坚强的男人来说，也不仅是有益的，不仅是永远必须的，而且是自然而然的。这是人受到的第二次也是彻底的教育。还有一点，我的朋友，全部关系都应该终生建立在双方内心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真怕你把我的话当做空洞议论，我之所以忍不住要说这些话，是因为我爱你。我有时会忧心忡忡并十分惋惜地想：“你们两人都还多么年轻啊！”但是请注意，我并非预言什么不祥的事。既然已经结婚，我就满怀希望并且感到高兴。愿上帝保佑你，上帝是不会抛弃你的，但幸福也取决于你自己。你瞧，帕沙，我们分

别已经有四年了。在此期间你已大有进步，我甚至难以想象你现在就结婚，也难以想象你的全部内心生活。我能做到的只是：真诚地、热切地并且永远友好地同情你，由衷地关心你并爱你，也就是祝愿你万事顺遂。此外，我也希望在物质上给你帮助。不过这一愿望暂时还蕴诸内心，未能实现，虽说对我的处境的改善也不是毫无希望。

请向娜杰日达·米哈伊洛芙娜转达我衷心的诚挚的问候，我向她表示祝贺，并祝愿她现在和今后事事如意。如果你能将她的照片（取得她的同意）寄给我们，那你就做了一件大好事。对，顺便说一句，别忘了将你自己的照片也寄来，因为我已经四年未见到你了。不过，帕沙，我毕竟还是为你担心。亲爱的，如果你已不倦地劳动，充分理解自己的未来责任，高度成熟，坚定地走上正道，那就好了。

你要我给亚历山大·乌斯季诺维奇和波尔菲里·伊万诺维奇写信，我的朋友，我把这两封信寄给你[①]，你别加封就交给他们。但问题在于，我不肯定地知道你所请求的事情有多少根据，关于稽核员这个职务我也是一无所知，因而请求他们关照你我可以请求，但同时我完全不知道他们能否决定给你这个职务。你得告诉我：他们两人是怎样看待我的请求的？我还要补充一句，你过分夸大了我对他们的作用。毫无疑问，我与他们的关系一向很好，我爱他们并尊重他们。但我又要说，我们已分别了四年，何况办杂志的时候我还曾经对不起敬爱的亚历山

① 亚·乌·波列茨基（1818—1879），作家和记者；波·伊·拉曼斯基（1824—1875），交通部的大官。陀思妥耶夫斯基应帕沙的要求给他们写信，请他们在工作上给帕沙以照顾。——俄编注

大·乌斯季诺维奇。[1]

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谢谢你给她写信，她想亲自给你回信并向你表示祝贺，尽管她刚生过一场病。一般说她身体向来就不很好。柳芭长得很快，能在房间里行走了，什么都懂，很想说话。她健康，可爱，她吻你和你的新娘。

别为我未及时给你回信而恼火、见怪并埋怨我。我为此深感内疚，但我毫无办法。我的的确确是日以继夜地坐在桌旁写作。我耽误了长篇小说的交稿时间[2]，进展缓慢。我在绞尽脑汁，撕毁写好了的稿子，重新改写，因此未能给你写信。我把所有的信都搁置一旁，甚至最重要和最必须写的信也这样。我什么地方都不去，也不在家里接待任何人。工作很多。

再见，亲爱的帕沙，要给我写信，请相信我是一贯爱你的，并以此来证明你自己也爱我。如果我在什么时候和什么事情上能对你有用处的话，我将为此而感到幸福。

全身心属于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仍然在为你感到害怕，你别认为这是不吉利的预言。

关于索取杂志一事我现在无论如何做不到：对两家杂志[3]我都欠着债，不好意思再求他们各赊买一期。以后，在这一年内，情况就不一样了。

我想在春天前一定回彼得堡。我们能否在彼得堡见面呢？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办《时世》杂志时，波列茨基曾是该刊名义上的主编，他负责编“国内评论”栏的工作，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付给他稿酬。——俄编注

② 指长篇小说《群魔》。

③ 《俄国导报》和《曙光》。

我非常非常想见到你并拥抱你。

致阿·尼·迈科夫

（1871 年 1 月 7 日，德累斯顿）

善良的亲爱的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

收到了您的短信，很高兴：您已收到了通知书，这是我寄的。我再说一遍，请您读一读合同的复本，您就明白这件事情的全部意义。但是，如果您已去过七次都未能遇上斯捷洛夫斯基，那就是说他已经清楚您为什么去。这一事实使我相信，他并不想付钱，说得确切一些，他归根结蒂是会付的，因为他不能不付，但是——什么时候付呢？显然，无限期地拖延付款于他有利，他将竭力支吾搪塞，因此直接同他打交道是不行的。他会干脆既不回答我的信（我寄给您转交给他的信），也不回答您的要求，直到最后非做答复不可的时候。这样，您就十分麻烦，而我呢始终没有钱用。因此我建议：请您保留代理人的一切权利（即收款权等等），我特别请求您这么做，因为他将明白，在办这件事的是一位正直的、在文学界有影响的人（这一点是能对坏蛋们起开导作用的），同时您自己也请一位代理人，有经验的办事人（不是为了进行诉讼，不是请律师，因为这里不可能有重大的诉讼），——而是请一个人，他懂得怎样催钱，采用什么措施，怎样行事，比方说通过警察局，——就是说请一个知道这一切实际的小伎俩的人。在彼得堡，这样的人该是很多的。帕沙显然是干不了这种事的。这里要的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刁钻的人，找到这么一个人就美极啦。当然，费用可别太大。须知事情是毫无问题的，因而可以便宜一些。如果

这个代理人能把他置于这种境地，即让他或者马上付款，或者受到审判并一定因违约罚款，——那么，我觉得，他就会马上付款。因此可以这么说，一切都在于要有按警察方式处理事情的本领，即要他马上看到：催款的是一个有经验的刁钻的人。毫无疑问，您是不可能做这种事的，因此以派一个代理人去为好。但是我特别恳求您，请您别放弃这件事的主导者地位，让这个刁钻的人以您的名义行事。此外，请您亲自取款，别委托任何人。对此我恳切地请求您。

您信吗，亲爱的朋友，我十分惭愧，把您卷进了这桩事情。既然把您卷了进来，再道歉就很滑稽可笑，但我毕竟感到惭愧。

屠格涅夫的《笃……！笃……！笃……！》[①] 算是什么玩意儿？我来不及在《俄国导报》第 2 期上发表，所以日以继夜地在写作。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病了，我身体也不太好。我们这里是严寒。炉子，德国炉子，真糟糕。每时每刻都有人妨碍我工作。我结识了一些人，当我需要静居独处的时候，他们总是来打扰。一位女士已经是第二次来找我了，目的是要谈谈俄国文学（她是一个俄国旅游者）。我没有接待，她生气了。还有其他一些人也是这样。我现在还顾得上谈文学吗？我已经是第二个月没有答复一些最最必须答复的信件了。

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顺便说一下，不管代理人要多少钱，我都支付，不会舍不得，——但求快些收到钱。极其需要钱用，特别是现在！

---

① 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

难道《曙光》杂志里的人轻率到了这种程度，甚至不愿理解一目了然的事实：每月 1 日准时出版杂志（一定是 1 日），就意味着可以多上一千个订户。这是一个不容争议的事实。《欧洲通报》是明证，老杂志《读者文库》和克拉耶夫斯基的房子①也是明证。克拉耶夫斯基并不是以别林斯基取胜的②，——人们是在后来才知道别林斯基的，——而是靠每月 1 号准时出版取胜的！难道他们连这一点也不理解！这样下去他们就不能做出版者了，还是趁早放弃事业为上策，以免完全破产。

致阿·尼·迈科夫

（1871 年 1 月 18 日，德累斯顿）

亲爱的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

我也给您寄上一封简短的信，作为对您 1 月 20 日来信的答复。不知道为什么帕沙在外交部内务司没有找到通知，我马上到大使馆办公厅去查询：早在 3 日那天就寄出了。现在我把编号寄给您，如果帕沙至今尚未找到，根据编号很容易找，一下子就找到了。

非常感谢您将情况告知我，也非常感谢您请到了一位愿为

---

① 安·亚·克拉耶夫斯基的房子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是他靠发行《祖国纪事》的收入（参阅下注）买下的。——俄编注

② 《祖国纪事》月刊，1839—1884 年在彼得堡出版，发行人先后易人，1868 年为安·亚·克拉耶夫斯基。别林斯基于 1839—1846 年主持该刊的评论栏，因此该刊颇受读者欢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认为该刊之所以发行甚广，是由于它准时出版。

我的事奔波的长着浓眉毛、说话带北方口音的先生。

杂志怎么还不出版？拖延太久了。就连《俄国导报》在德累斯顿也未收到，以往第1期总是出版得很早的。如果您有机会读到我的长篇小说①，那么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将您的批评意见寄来，哪怕只写上两行文字也可以。听说《俄国导报》里的人是满意的，但我对我写的第1部却是十分不满意的！

您是否读了列斯科夫在《俄国导报》上发表的长篇小说？② 很多废话，有许多鬼知道是什么东西，活像是发生在月球上的事。虚无主义者们被歪曲成游手好闲之辈，——然而有些典型写得可真好！*万斯科克*写得多妙啊！果戈理笔下从未出现过比他更典型和更真实的人物。可不是吗，这个*万斯科克*我看到过，我自己听到过她说话，我似乎触摸到她！一个十分令人惊讶的人物！如果说（19世纪）60年代初期的虚无主义会消亡，这个人物却会让人们永志不忘。这妙极了！列斯科夫可真是描绘我国神父的了不起的大师！*叶万格尔神父*③ 刻画得多妙啊！这是我已经读到了的由他描绘的第二个神父。④ 在我国文学中这个斯捷布尼茨基有着令人惊奇的遭遇。可不是吗，像斯捷布尼茨基这种现象值得批判地分析、更认真地分析。⑤

再见，衷心感谢您，而钱——钱需要得不得了，达到了难

---

① 《群魔》的第1部。

② 俄国作家尼·谢·列斯科夫（1831—1895）的长篇小说《结仇》。

③ 《结仇》中的一个人物，是单纯、驯良的化身。

④ 第一个神父指尼·谢·列斯科夫的《大堂神父》（1872）中的萨维里·图别罗佐夫。

⑤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1873）中的“惊慌失措的样子”和“穿化装衣服的人”这两章里分析了列斯科夫的创作特色。

以想象的程度。妻子常闹些小病，孩子身体却很好。您的教女① 真好！她胃口很好，丝毫不任性，总是快快活活。我从未看到过这样的小孩子！

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阿·尼·迈科夫

（1871 年 1 月 26 日，德累斯顿）

昨天收到了您的信，亲爱的朋友，我急于向您说明我的看法。首先，我丝毫不理解您对合同中第八条的异议，您问我在第八条中似乎“未经指明的”付款日期，并且预见到了由此带来的一些麻烦和后果。可是，这里还用得着写什么日期吗，既然一切都已经说明得非常确切和清楚？请仔细看第八条的文字：

“如果在本契约所规定的期限内斯捷洛夫斯基有意将我（即陀思妥耶夫斯基）按本契约可能在（18）66 年和（18）67 年写就并发表的新作收入他（即斯捷洛夫斯基）决定出版的我的作品集中，那么斯捷洛夫斯基只有按印张支付稿酬，稿酬的数额以我（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现在按本契约将我的作品全集售予斯捷洛夫斯基时每印张所得的稿酬金额为准，只有这样斯捷洛夫斯基方才有权出版它们，但是为了……等等。”（注意：下文与目前此事无关。）

就这样，现在还有什么使您困惑不解的呢？还需要注明什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女儿柳芭，阿·迈科夫是她的教父。

么日期呢？已经说明“斯捷洛夫斯基只有按印张支付稿酬……才有权出版它们……”等等。而由于斯捷洛夫斯基现在已经将书完全出版，即已经印好并正在出售，那么他因此就应该按第八条中所规定的结账付款！您问应从何时开始认为他是有责任付款的？是啊，不言而喻，是从公告书籍出售那天开始！广告是在 11 月底或 12 月初登在《呼声报》（显然，还有其他一些报纸）上的。这样，按照第八条的最确切、清楚和自然的意思，登广告那一天就是他该付款的日期。莫非出版这个词使您感到困惑？您是在区分印刷和开始出售这些词。但如果他只是印了书，尚未开始出售，那我就会完全不知道这桩事情。再说又有什么人会光印书而不出售的呢？出版就意味着印刷和出售。而由于他已经做了两个事实，即他已印好书并正在出售，那么从公告出售书籍的那天起他就立即应该执行第八条所规定的义务，因为那儿直截了当地说明：他有权出版它们！但只能按印张支付稿酬……才有权！这就是日期。如果说我没有在他发广告后的第二天就去他处要求他支付我应得的稿酬（假使我当时是在彼得堡），这完全是我的自由。我也可以同意按票据等待数年再取款，而票据仍然会完全有效。还有什么使您感到困惑的呢？

您信中还写道应该收下票据，因为在票据上指明某个日期，从而也就填补了第八条中的（似乎是）空白。恰恰相反，我认为，真正的日期就是公布出售的那一天。如果您允许有另外一个什么日期，那就意味着您放弃了原来在合同中规定得非常清楚的日期（即登报之日）的权利，这就意味着您自愿（虽然也是双方的）同意违反合同的第八条。

最后还有一点，如果您已经有一次同意收取票据（在票据上规定日期），那您干吗还需要日期和合同的第十三条？如果

他已付了一部分钱，另一部分他给了票据，您同意接受并且已经接受，——那么，我认为，他已完全支付，已和我结清了账，已经全部了结，合同已经执行，第八条和第十三条也都进了档案。须知按票据他是不能不支付的，因为他是商人，他将在当天就会被宣告为破产者。如果他不按票据支付，那么我只好就票据同他进行诉讼，而合同的事情毕竟已经了结。总而言之，那就会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请您相信，如果在第八条中有什么疏忽大意的话，那么斯捷洛夫斯基肯定会利用它，他自己也就不会把他从莫斯科回来之日定为付款日期。

您建议我同意他提出的条件，即一部分付钱，一部分付短期票据。是的，我也看到了，不能不同意。但是，我的朋友，别为我的意见而生气，我似乎觉得茨韦杜欣先生[①]办事手太软，太温和！怎么会跑了三趟都让他佯称不在家呢？此后又使他胆敢自己提出条件，即让他从莫斯科回来后付二分之一现金，其余部分付票据等等，——就是说好像他有权提条件。依我的看法，应该立刻要求依法办事，以此要求来吓唬他一下，让他马上知道我们是完全意识到自己的权利的。而且也不只是吓唬他一下，而是直接要求按法律办事。这完全不是打官司或者诉讼，这里有合同，而合同的意思是清楚和确切的。当然，事情的进程要占用一些时间，但支付却将是全部的。此外，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自己去打官司和提出诉讼。首先，因为他没有任何理由和借口可以抵赖，一切都十分清楚；第二，假使法律迫使他支付，那就意味着他违反了合同第八条，因为他是受法

①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阿·迈科夫邀请来与斯捷洛夫斯基交涉稿费一事的代理人。——俄编注

律的逼迫而支付的，而不是自动支付的。那时，请您相信，他将害怕第十三条；如果他看到茨韦杜欣先生认真地下决心诉诸法律，那么请您相信，他马上就会在家中出现，马上就会同意支付一切。

然而，我还是同意您的意见，虽说这么做使我感到难受。就让他付一部分钱和一张票据吧。不过，亲爱的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我提出以下几点最恳切和最低的要求：

（一）能否把这一切做得尽可能快些？我向您发誓，我所以迫不及待不是无缘无故的。我已把所有的钱全都花光，一文不名了，长期等待可不是闹着玩的！即使假定我一请求《俄国导报》就会寄钱给我，那么我也不好意思(而且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向《俄国导报》求借两千卢布作为回家路费，因此我又会回不了家！我想凭斯捷洛夫斯基的那笔钱勉强支撑到春天。

他对您说过他将在 1 月底回家。但根据他的作风他肯定会这么安排：尽管他回家了，但仍会不在家中对茨韦杜欣先生露面，而他家里的人会回答说他尚未回来，这样的话，天知道会要拖多久。而这正是我所担心的，因此能不能设法避免这种情况！这是我的第一点请求。

（二）能否让他至少付一半现钱？对于我来说，任何票据，哪怕是短期票据，都等于零。如果不可能给一半现金，那么至少要多于三分之一。看在基督的分上吧！

注意：所有这一切我都完全请您酌定。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亲爱的朋友，别再专门来信询问我一些细节，即使是一些不小的细节，因为所有这一切都要占用时间。我丝毫不会责怪您和埋怨您，而且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知道，您希望我一切都好。此外，您是如此善良，为我承担这么多的麻烦事。

（三）最后，第三个请求（最重要的请求），您一收到钱，

当场就要取到他答应给我的票据，甚至是包在一个包里，一起收下，给他一纸如下的收据：收到所支付的现金多少，其余数目为票据，但是一定要写在一起。这样事情也就全部了结，因为，我再重说一遍，他已全部付清了。

（四）帕沙去年写信告诉我：斯捷洛夫斯基的票据可以在国际商业银行（但不是在国家银行）以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的损失进行贴现。我有这样一个请求：请您叫帕沙到您那儿，向他了解这方面的确切情况，只要能够贴现，请马上将票据贴现，并将现金寄给我，因为天才知道我下定决心承受多少损失，但求能得到现金——我急切需要钱！

最后，关于印张数量的计算问题我完全拜托您了。当然，钱能刮得越多越好（注意：不过到底有多少印张？是二十七个多印张呢还是二十八个多印张？）

看来，这桩可恶的事情全都谈了。我再不给您写别的什么事了。您要知道，我目前是怎样给紧张的工作压垮了！在您的信中我苦恼地读到了有关我国社会的情况，① 而关于德国的事情您现在自己也知道：有什么可想的！除去虚伪和奸诈，再也想象不出别的什么。② 他们想用刀剑让拿破仑③ 复位，指望他及其后代成为他们永久的奴隶，而为此他们保证他一个王朝，——即保证他所需要的一切，事情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您

① 阿·迈科夫在 1871 年 1 月 19 日写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律师行业在我国造就了一种特殊典型，从未有过的、值得研究的典型，像医生-骗子一样的典型。这些人从外表上看有学问，有一种特殊的自由主义作风，但没有什么美学修养，没有高尚的政治和道德的观点。……他们连想都没有想过还存在有文学和艺术……"——俄编注

② 普法战争以及随之出现的德国军国主义势力增长。——俄编注

③ 拿破仑三世。

可以看到，如果举行国民议会，他们将以其无限的（有预谋的）要求故意迫使议会不同意，接着他们就宣布拿破仑上台。

不过，您总还记得圣经里的话："动刀的人必死于刀下。"① 用刀剑构成的东西是不牢固的。这么做之后他们还叫嚷什么"年轻的日耳曼"！恰恰相反，——这是一个耗尽了自己力量的民族，因为他们已有了这种士气，已受了这种唆使：信赖刀剑、血腥和暴力，甚至都没有想到过还有精神和精神的胜利，而是以军曹的粗暴态度对此进行讥嘲！不，这是一个没有生气的民族，也不会有前途。而如果它还有生气，那么请您相信，在初次得意忘形之后，它自己会在自己身上遇到抗议的力量并转向更好的方面，而刀剑一定会自然而然地落地。

再说德国现在所经受的物质消耗极其严重，他们未必还能禁得住四个月左右的抵抗。

啊，从法国撤回后，头两年里他们会向我们谄媚！不过他们也可能会早一些粗暴地泄露自己的意图。

愿上帝保佑沙皇和俄国生存，但在欧洲，未来确实会是多事之秋。

再见，我的朋友，请别为我提出的异议② 生气。

全身心属于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如果斯捷洛夫斯基在付款前突然又提出新的条件，即要购买我最近的作品等等，那么您别去听他的，看在上帝的分上，

①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 26 章，第 52 节）："耶稣说：……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

② 大约是指上文关于与出版商交涉的方式问题上的不同意见。

您要求他付款。总而言之，别让他把事情拖下去。

又及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1871年2月10日，德累斯顿）

我诉诸您待人处事的和善、细致以及几乎是永远正确的理解，亲爱的尊敬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并请求您善意对待我，以使我避免某种不愉快的困惑。

在去年的《曙光》第10期或者第11期（也可能是第12期——对不起，我手头没有这本杂志）上刊登了一位康斯坦丁诺夫先生的两篇文章。在其中一篇文章里，为了证实一种意见，他指出《时代》杂志和另外一些某种倾向的杂志都少有成绩。《时代》杂志第一年就有二千五百订户，而第三年（它被禁的一年）订户达到了四千五百。所出版的杂志一本本至今都保存完好，见证人也都健在，就连巴祖诺夫也可作证。而像康斯坦丁诺夫这种先生干吗还要如此突然袭击并歪曲事实呢？他在事实面前不觉得不好意思：因为他需要这么做，要对他一无所知的事作肯定无疑的论断。我向您承认，尊敬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我在《曙光》杂志上看到这篇东西感到心情沉重，这倒不是我过于自尊。前年皮谢姆斯基在他发表于《曙光》杂志上的长篇小说中对作为文学家的我做了一些挑剔

性的批评[①]，我只是嘲笑了皮谢姆斯基的秉性和急躁情绪，却并未责怪这家杂志，虽然它既希望刊载我的中篇小说[②]（它已向我和读者们宣布了这一点），却又在刊载有关我的某种评论之前向另一个作家提供篇幅来讥笑我。但现在我感到抱屈：《时代》既是哥哥的事业，同样也是我的事业。我们两人都是编辑[③]。杂志所取得的成功是前所未闻的。以前只有两家杂志一下子获得过如此得成功：最初的《读者文库》和最初的《现代人》[④]。我不认为我以此自豪是什么小心眼儿和虚荣心。歪曲了的事实对文学史也是有害的：证明《时代》未获成功的现在已经有《曙光》杂志（其中许多人是《时代》昔日的同仁）。纵使这一事实对俄国新闻事业史来说微不足道（对此我同意），但是须知这一事实也可能会是有用的。康斯坦丁诺夫先生为了证实一种意见不就用上了这一事实吗？对我本人来说，我向您承认，这一事实有着某种个人的意义：因为至今仍有人在指责我，好像是我把哥哥从他原先从事的商业活动引开，劝他出版杂志，从而使他破了产。这种指责令人痛心，而那些提出这种指责的人却又不去查核一下《时代》编辑部所出版的杂志。而《曙光》杂志中的这一行文字（字数很少，极容易读完），定会大大强化他们心中对我的指责。然而家兄在三年中从这本杂志

---

① 俄国作家阿·费·皮谢姆斯基（1821—1881）在其长篇小说《40年代的人们》（1869）中借主人公之口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拥有才华，但却枯燥乏味。"——俄编注

② 指《永远的丈夫》。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处于监视之下，所以《时代》的正式的（名义上的）主编是他的长兄米哈伊尔，虽然他是实际上的主编。

④ 最初《现代人》的发行人是诗人普希金，1836年订数达二千四百份；最初《读者文库》的发行人是奥·伊·先科夫斯基，19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订数达七千份。——俄编注

获取的纯利润至少有六万五千卢布，如果他死时身无分文，而又负债，那么须知这与杂志是完全无关的。

康斯坦丁诺夫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写道，《一个不祥的问题》这篇文章写得很好，但发表得不够策略。[①] 而这些可怜的不懂策略的编辑们却让全俄罗斯阅读他们编辑的杂志（四千五百个订户，——这可真是整个俄罗斯，至少在当时是这样）。再说您，尊敬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您对刊印这篇文章时的情况是最了解的。我的意见迄今未变：并非这篇文章发表得不策略，而是有些人作了不策略的告密，这些人连文章都没有读完，他们只是在以后才补读完的。[②] 看来，康斯坦丁诺夫先生当然知道这件事情的全部情况，知道您是《曙光》的主要同仁之一：他说文章是好的，但他对受害的和无力进行自卫的人却肆意谩骂。（我怎么能公开地即在报刊上进行自卫并证明这篇文章刊载得并非不策略呢?）他十分清楚，要反驳他是办不到的。真是一个狡猾的人！

那么，在《曙光》编辑部得到了如此厚待的进行突袭的人是谁呢？这种厚待确实是非同寻常的：在他笔下，是布吕歇尔[③] 在滑铁卢打败了拿破仑（可是布吕歇尔根本就不在那

---

① 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时代》虽然有很大成就……但很快就以一篇写得很好而发表得不够策略的文章而毁了自己。”他指的就是《一个不祥的问题》（或译《一个决定性的问题》），它是尼·斯特拉霍夫写的有关波兰问题的文章，《时代》因它而被当局停刊。

② 米·尼·卡特科夫和其同事 K. A. 彼得松的一篇政治告密性质的文章《关于〈时代〉杂志上的〈一个不祥的问题〉》一文，发表于《莫斯科新闻》，1863 年，第 109 期上。——俄编注

③ 布吕歇尔（1742—1819），普鲁士元帅，1813—1815 年指挥普鲁士军队同法国作战，在滑铁卢战役中获胜。

里），而《曙光》对这种东西却无条件地毫无异议地加以刊载。[①]

请原谅我的忧郁心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我承认所有这一切都太看重个人了，我对此本该置之不理，因为这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一种痛苦好像在心里扎下了根，无法排遣。我不知道，这是虚荣心呢抑或是小心眼儿？但不知为什么，当我读到别人认为我过去（作为杂志编者）的活动（并且把哥哥也拖入了这种活动）仅仅是一些不策略的不成功的琐事、无多少意义时，我心里十分痛苦。

我早就想，在我刚读到这种说法时就想写信同您谈谈这个问题，但我当时很忙，而现在我又要工作了。几乎没有看书的时间，我感到很可惜，未能读到您在《曙光》上发表的关于俄国文学的文章。该刊编辑部已将我从今年的订户中除名了，没有给我寄杂志。（您当然不知道，我不是接受赠阅杂志的人，而是赊买杂志，在编辑部为我的作品结账时付清，因此我总算是《曙光》的一个订户。）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把我除了名？我只找到了两个可能的解释：或者是不相信我有独立付款的能力，因为我本来已欠了编辑部很多；或者是因为我没有实现所承诺的关于写作品来的诺言，所以编辑部对我怀有某种敌意。我承认，我真诚地否定了第二个原因——这么想未免太过分了。说得确切一些，我要否定的不是编辑部对我的不满情绪，而是编辑部用这种办法让我感觉到这种情绪。《俄国导报》编辑部在（18）69年底和（18）70年初对我有过不满情绪，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打败了拿破仑的不是布吕歇尔，而是由威灵顿统率的英国军队在滑铁卢战役中起了主要作用，布吕歇尔统率的普鲁士联军只是促使拿破仑军队崩溃。——俄编注

因为我虽然做了承诺，但（18）70年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寄给他们，而是交给了《曙光》编辑部。① 尽管如此，尽管我还欠着《俄国导报》两千卢布的债，但他们仍然没有不给我寄杂志，而是继续按时寄来。

难道生我的气已达到了这种程度？然而在报纸广告中我依然被列在撰稿者之列。这就意味着："你借了债，你就逃不掉；不管怎样蔑视你，你总得交出一部中篇小说来。"难道正是这样吗？否则又该怎么解释呢？

这些话我只给您一个人说，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可不是吗，您也许相当敬重我，不至于认为我现在只不过是因为我没有现金去订阅，而要通过您乞求到一本《曙光》吧？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好意思直接向《曙光》编辑部提出要求，因此一直到夏天我就会看不到《曙光》了。我为一切所付出的代价都比别人高昂。天哪，其他作家对编辑们是什么态度呀，而且还是故意的，并非因为贫困像一把锄头似的敲打着脊骨，他们干什么都可以幸免。（比方说，屠格涅夫在发表《父与子》的时候同卡特科夫发生的纠葛，而且并非由于贫困，而是出于贪婪。②）

再一次请您原谅我写这封信。抱怨，琐碎的不如意事，——多么令人讨厌！我给您写的不是信，而是这种令人讨厌的东西！请您别生气。最好是这么做：先骂我几句，然后再说："须知他还是有一丁点儿道理的。"

您身体好吗？请随时随便给我写写信吧。难道您也这样生我的气吗？

---

① 指中篇小说《永远的丈夫》。

② 屠格涅夫的作品在《俄国导报》上发表时的稿酬每一印张高达四百卢布。——俄编注

您的忠实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阿·尼·迈科夫

(1871 年 2 月 25 日，德累斯顿)

尊敬的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

我忍不住又来打扰您了，处在杳无音信的状态中太令人难熬了，而且这也对我有害，我一直在等待，不知道该采取什么办法。恳切地请您告诉我：我是否能够期待到什么？我想，可能斯捷洛夫斯基还没有回到彼得堡。既然我未收到您一句肯定的话说事情[1] 已经落空，我就会设想您还抱着希望。但希望这东西有时会使人感到非常沉重，它简直会损害人的利益。毫无办法，我下决心写信去莫斯科。但由于这么做可能最终使我打算在春天回彼得堡的计划告吹（因为如果目前我在不是契约规定的时间向《俄国导报》借钱，我就会使自己失去在春天前请求借相当一笔钱的可能），所以我就再等一等，等您对我这封信的答复，届时我再冒险给《俄国导报》写信。因此，看在上帝的分上，最亲爱的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请您回信吧。

您莫非已经在生我的气？这是可能的，因为我太惹您厌烦了。在最近的一封信里我请您别因我的意见而束缚自己的手脚，请您最大限度地按您自己的看法行事。现在我再重复一遍同样的话：不管您如何解决这件事情，我对一切都会满意的，只要能让这个坏蛋付出一点儿什么来。我自己再清楚不过，同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委托阿·迈科夫向斯捷洛夫斯基索取后者出版《罪与罚》之后应给他的稿酬。

他打交道是什么滋味。

我身体不太好，几乎不能写作。我翻阅了一些杂志（这里什么杂志都有）的最初两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我们的杂志[①]还好一些。而在那些杂志[②]上尽是一些老生常谈——联合会、工人、拉萨尔[③]，或者是歪曲俄国现实的种种评述。而那备受吹捧的审判法庭又怎么样呢？我现在正在读有关德米特里耶娃案件的材料，——宣告她无罪了！[④] 这些山鹬！[⑤] 他们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反复说老一套。不，显然，在世上最难做到的是洁身自好。

须知，几乎只是现在，在刚刚签订和约之后，在欧洲人们更加好奇了。大概三年之内他们会特别奉承我们，诱骗我们，在法国似乎要开始打一场城市与乡村的内战了[⑥]。俾斯麦[⑦] 嗅到了事件的气味，自己想要在那里建一个共和国——为了建立秩序。法国准定要垮。除非选择一个更严厉的国王，也许它还能拯救自己。[⑧] 至于说到法国人头脑中政治观点的改变（丹尼

① 显然指的是《俄国导报》和《曙光》。——俄编注
② 指民主派杂志《祖国纪事》和自由派杂志《欧洲通报》。——俄编注
③ 拉萨尔（1825—1864），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④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讥笑当时按自由主义模式改革了的法庭。有一个名叫 В. П. 德米特里耶娃的妇女与情夫一起被控犯有盗窃巨款和扼杀婴儿罪，但由于律师为之辩护，他们竟被宣告无罪。——俄编注
⑤ 山鹬总是“咕——咕——咕”地叫个不停，老一套。
⑥ 指的当是此后很快在 1871 年 3 月 18 日在巴黎开始的起义。
⑦ 俾斯麦（1815—1898），公爵，德意志帝国宰相（1871—1890）。
⑧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预言后来只是部分地应验了。——俄编注

列夫斯基在他的文章中十分天真地指望着这一点)[1]，那么这种情况是永远也不会发生的，或者是很久很久也不会发生的。他们的头脑决不能放弃仇视俄罗斯的观点，所以他们会自己葬送自己。对这种人甚至不值得怜惜。

请您听听我的请求吧，请给我回信告知一点儿什么吧，哪怕让我知道一下也好。主要的是请您赶快回信。关于我的情况我不写了，不值得写。

您的诚挚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交谈》[2] 是一本什么杂志？我收到了他们邀请我撰稿的信。不言而喻，我回答说十分乐意。他们告知我说，已寄给我杂志一本，但我尚未收到。很有意思。您是怎么看的？

顺便说一句，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您别忘了写 poste restante，否则我会根本收不到信。《曙光》的第 1 期在城里旅行了五天后落到了另一个人手中，这是因为他们忘了写 poste restante。

又及

① 指的是尼·雅·丹尼列夫斯基指望法国人会在俄国人身上寻找盟友，以共同对付强大起来的德国的扩张。——俄编注

② 斯拉夫派的学术、文学和政治月刊。于 1871—1872 年在莫斯科出版，主编和出版者是谢·安·尤里耶夫。这里提到的邀请信是 Н. И. 索洛维约夫于 1871 年 2 月写来的。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1871 年 3 月 18 日，德累斯顿）

首先，尊敬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请原谅我这么久未给您回信。一切全都是由种种情况造成的。我病了一段时间，而主要是癫痫病发作后我心情苦恼。癫痫病长久不发，一旦突然发作起来，就会产生一种不寻常的精神苦恼，有时会弄得人悲观失望。从前在发病后这种心情会延续两三天，而现在则持续上七八天，虽说在德累斯顿比在别的地方发病次数少得多。其次，工作上苦恼：没有力气，写作进展不顺利。必须回俄国，虽说我已完全不习惯彼得堡的气候了，不过无论如何我得回去。

可是无须再一一列举了，所有这些苦恼，一句话，所有这一切都叫我分心，只是现在才能坐下来同您谈谈，虽说收到了您的信后我想您想得极多。

您不能想象，读了您的信后我产生过一些多么痛苦和沉重的想法。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曙光》的一切使它在其他杂志之间具有与众不同的独特之处，却都被他们认为是妨碍它获得成功的障碍。而这是唯一的一本依然保留着纯粹的文学批评的俄国杂志！正因为大家都抛弃了文学批评，所以现在也就需要文学批评。文学批评使《曙光》具有了自己的面貌。他们被流言和嘲笑吓坏了。恰恰相反，应该更经常地在每一期中都坚持自己的思想，他们也就会有前途了。不知道别人怎样，而我每次收到《曙光》后总是首先把您的文章裁出来读并且陶醉其

中。[1] 当然，我有时也不是对一切都同意（例如我不赞成您的手法、语气，说得更确切一些，您那过分的委婉，此外我还不同意您过分夸大文学和生活中的一些现象[2]），但是对您的文章我一直是特别感兴趣的。您论述卡拉姆津[3] 的文章是那样的深刻，那样的大胆和坦诚，使我在这里感到很高兴：在我国竟然还会说出这样的看法。您当初曾在信中稍许吐露过一些，而我后来也读到了一些东西，根据我的判断，似乎是把这篇文章谴责为保守的文章。这是不是你们的编辑部和别的一些人一起干的呢？

不管怎么样，您的声音不能沉默，也不应该沉默。毫无疑问，您所告诉我的您与《曙光》的那种新关系乃是半退职。怎么，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您怎么能下这种决心？再过三四个月我们大概就将重逢，届时我们可以敞开来谈谈，但是暂时，无疑，暂时您该继续留在《曙光》，在那儿再发表几篇出色的文章，到秋天再认真考虑自己的处境。须知，如果您不能在《曙光》中站稳脚跟，奠定牢固的完全适合于您的体面的基础，那么继续留在那里对您来说是否适宜呢？（我指的完全不是个人的自尊心，我关心的是文学批评，是我国的一个具有健康的文学批评的文学刊物的生存问题。）怎么办呢，如果《曙

① 1871 年 2 月 22 日尼·斯特拉霍夫写信告诉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曙光》杂志编辑部中有人认为他写得太多，以后每隔一期发一篇他的文章，甚至还有人问他：他这些文章写给谁看？——俄编注

② 我不是指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注

③ 尼·米·卡拉姆津（1766—1826），俄国作家、历史学家。他的中篇小说《苦命的丽莎》（1792）是俄国贵族感伤主义的代表作。他的十二卷《俄罗斯国家史》（1816—1829）旨在维护君权，但文笔清丽，资料丰富。

光》本身认为文学批评并不如此需要？

我希望，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我是秘密地给您写这封信，这封信给我们两个人的四只眼睛看。顺便说说：您在信中稍微提到了一下，说您要写文学回忆录。这将是一部什么作品？是否写得出来？① 您提到了我们以前出版我们的杂志的那个时期，提到了阿·格里戈里耶夫，提到了我们。② 我非常理解，这段生活可能是鲜明地而且也可能是愉快地（作为对您的青年时代的回忆）铭刻在您的记忆之中。但现在来写这些事是否过早？而且在现在这个时刻人家是否会感兴趣？我认为是早了些，而且别人也不会感兴趣。但是我却有这么一个想法：

真的，写一部重大的严肃的作品，超出您的一般批评文章的作品（即主要的是不用一般批评文章的形式），而是某种新的哪怕真是文学史性质的东西，——现在这对您来说倒可能正是一件极好的事情。（注意：举例说，我十分津津有味地读了您在关于卡拉姆津的文章中回忆您的学生年代的那些热情洋溢的非常出色的文字。）既然《曙光》现在留给您这么多空余时间，那么在秋天来临之前您是可能写出一些东西来的。您对《交谈》杂志的看法怎样？那里根本没有文学批评，但我觉得他们倒是无论如何不会拒绝刊登您在夏天已经写成的大作，而这将可能是继续走下去的一步。我不想转弯抹角地同您谈我的想法，因此我直截了当地说：这不会是一种对《曙光》的背叛。我并不唆使您抛弃昔日的旗帜而跑到另一面旗帜下去，但是您自己也会同意我的说法，一切都在于问题怎么解决：《曙

①② 1870 年 2 月 22 日尼·斯特拉霍夫致书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想写一部文学回忆录，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阿·格里戈里耶夫和埃德尔松等人正名。

光》本身是愿意让您合作下去抑或不愿意？它是否尊重您与之合作？须知这一点最近一定会完全明朗化的。

至于说到《交谈》杂志，那我完全不知道它将是一本什么样的杂志，虽说我已经读完了它的第1期。他们把杂志给我寄来了，还约请我撰稿。自然，只要我有时间，我非常乐于合作。除了债务外，我这个人不受任何束缚。但钱这个玩意儿并不那么温文尔雅，钱只能用钱来替补。（这完全不意味着我不再考虑为《曙光》写的中篇小说；我在考虑，非常认真地考虑，而且无论如何要写好交去。[①]）

我再重复一遍：我迫切地期望甚至满怀激情地期待着与昔日亲近的人们在彼得堡重逢。但顺便我再提一个请求，如果有人问起，您千万别对任何人讲我将很快回去。我很希望，但愿我的债主们哪怕在我回去后的第一周能让我安静；我等着，他们会直扑过来，我也在担心，因为我没有钱，有的不过是一些获得钱的希望。

给我写来几句吧，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我是一个忠实于您并尊敬您的人，我这句话出自肺腑。我的地址暂时照旧（一定要写上 poste restante）。

书[②] 写不下去，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要不就是怀着巨大的痛苦来写。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不明白。我想，这是我迫切需要俄罗斯。我必须回去。非常感谢您没有忘记在信中谈我的长篇小说。您大大鼓励了我。您有关语气的意见我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愿望没有实现。——俄编注
② 指长篇小说《群魔》。

非常同意①，我自己也曾久久为这种不始终如一的语气感到苦恼。为了回俄罗斯我甚至会不得不中断工作，但无论如何今年要把这部小说完成。

也感谢您对我的困惑做了一些解释。即使有必要重复一遍的话，我也不会给您写那封信。当时我是处于一种非常的病态的激动之中。②

夏天您将居住在什么地方？在城里还是在别墅？最好能让我预先知道。我觉得，我将在夏季的中期才会来。搬家是多么麻烦的事啊，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我们走的时候是两个人——我同年轻的妻子，而现在我回家时虽然仍是带着年轻的妻子，但已经是拖儿带女了！（秘密：一个女儿，一岁半，另一个还是 X，Y，Z.③）搬家多麻烦啊！

全身心忠诚于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阿·尼·迈科夫

（1871 年 3 月 19 日，德累斯顿）

亲爱的和尊敬的朋友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

---

① 尼·斯特拉霍夫在 1871 年 2 月 10 日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说："我认为，小说的语气并非到处始终如一，但定下了这语气的开头数页简直妙极了。"——俄编注

② 1871 年 2 月 10 日写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表达了他对康斯坦丁诺夫的文章的不满情绪。——俄编注

③ 三个英文字母的意思是未知数，这个"未知数"指他的尚未出生的儿子费奥多尔，后者在 1871 年 7 月 16 日诞生。当时尚不知是男是女，故称之为"未知数"。

看在基督的分上，请按我恳求您的那样去做，把事情交给律师办。在我给您寄出最近的一封信[①]之后，我以为事情终于有进展了，然而我们现在又在通信了，事情又拖延了一个月。

不仅是票据贴现，许多别的事也都会是很好的。可您本人也清楚，一切都是办不到的。您和我对票据贴现都一窍不通，于是您又会写信询问我的意见，而事情又将往后拖。再说，还有一点，又怎么能知道斯捷洛夫斯基不在票据贴现这件事上捉弄人呢？

因此只能按原来的决定：请把事情交给您自己选定的律师办吧。

请原谅，亲爱的，我不能回复您的美好的使我振奋的信。[②] 您的那些信使得在这里的我精神振奋，您知道这一点吗？但在此时此刻我完全给工作压垮了。我已经超过了交稿的期限，不是由于懒惰，而是因为什么也写不出来，有的只是神经易受刺激和痛苦。必须回俄罗斯去，在这个地方苦恼已把我压垮。本想给《俄国导报》寄去六个印张，结果连三个印张也会写不成。第 3 期上将不会有我的长篇小说。[③] 离开寄出稿件的时间只有几天了。很想给您多写几句并详细地回答一些问题，但是我做不到。

再见，我拥抱您并说："基督复活了。"[④] 我妻子向您问好，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1871 年 3 月 2 日写信给阿·迈科夫，请后者聘律师向斯捷洛夫斯基索取《罪与罚》一书的稿酬，并向法院起诉斯捷洛夫斯基。——俄编注

② 1871 年 3 月 13 日迈科夫写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群魔》的已发表部分做了肯定的评价。——俄编注

③ 《群魔》的续篇发表在第 4 期上。

④ 这是俄国人在复活节见面时说的一句话，其意思是"节日快乐！"

您的教女身体好极了，她给我们带来极大的欢乐。附上一封您要求的更为正式一些的信。

您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您自己挑选一个律师吧，由您做主。须知我什么人也不认识。

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71 年 4 月 16 日，威斯巴登）

阿尼娅：

为了基督，为了柳芭，为了我们未来的一切，请你别担心，别激动，把信读完，仔细地读。最后你会看到，其实这次倒霉的事并不值得怎么失望，恰恰相反，倒有某种收获，而且这比为它所付出的代价贵重得多！因此，请你安静，我的天使，请你听我的话，把信读完。看在基督的分上，别伤害自己。

我的宝贝，我永恒的朋友，我的天使，您当然理解，——我输掉了一切，你寄给我的三十塔勒我全部输光了。① 你要记住，你是我唯一的救星，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会爱我。你还要记住，阿尼娅，有一些不幸本身中就含有惩罚。我一面给你写

① 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忆，这次是她让丈夫去赌钱的，因为她想通过轮盘赌使丈夫安下心来，以便继续写作，结果却输掉了一百八十个塔勒。——俄编注。

信，一面在想：你会怎么样？这件事会对你产生什么影响？可别发生什么事情！而如果你在这个时刻还怜惜我，你就别怜惜吧，这对我太轻了！

收到了你不久前的来信后（在那封信中你说你会很不放心），我未敢给你发电报，现在也不敢。只要想象一下，明天你收到这样一封电报“Schreiben Sie mir...”①，你会怎么样啊！

哎呀，阿尼娅，我干吗要去呢！

今天的事情是这样的：我先收到了你的信，是在中午一点钟左右，但尚未收到钱。接着我就回去给你写了回信（一封卑鄙而又残酷的信，在这封信中我几乎是在责怪你）。大概在明天，星期六，你会收到这封信，如果你不早于四点钟去邮局的话。我把信送到邮局，工作人员又对我说钱还没有到，这时已经是两点半钟了。到四点半钟，我第三次去邮局，他把钱给了我。我问他：“钱是什么时候到的？”他十分镇静地回答说：两点钟左右。我两点多钟去的时候他为什么不把钱给我？于是我就到娱乐宫去了，因为我看到，我得等到六点半钟才能从这里出发。

现在，阿尼娅，信不信由你，但我向你发誓，我本来并不打算赌博！为了让你相信我，我全部向你坦白：我打电报向你要三十塔勒，而不是二十五塔勒，是因为我当时想凭五个塔勒再冒一下险，但不一定就会这么做。如果还有余钱，我做过这样的打算，我仍然要把它们带回去。当我今天收到了三十塔勒时，我没有想赌博，原因有二：（一）你的信使我非常惊讶：

① 德文：“请您给我写信……”。这句话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才懂，其意思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输了。”其所以使用这种隐语，是为了不让当时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岳母知道真情。——俄编注

只要想象一下你将会怎么样！（我现在还在想象着这一点）（二）今天夜间我梦见了父亲，但他的样子十分可怕，我在生活中只有两次看到他是这样的，预兆着两件可怕的不幸事件，两次梦都应验了。[①]（现在我回想起三天前的一个梦，我梦见你头发白了，一想起这梦我的心就收缩起来了！天哪，你收到这封信后将会怎样啊！）

但到了娱乐宫后，我站在桌旁开始在心里下注：我能否猜中？你说怎么样，阿尼娅？我一连差不多猜中了十次，甚至连zero[②] 也猜中了。[③] 我惊讶万分，于是就赌了起来，五分钟之内赢了十八塔勒。这时，阿尼娅，我忘乎所以了。我自己暗想：我乘最后一班火车离开，在法兰克福等上一夜，我总该带一点儿什么回家！我掠夺了你三十塔勒，为此我感到十分羞耻！你信吗，我的天使，整整一年来我一直在幻想着给你买一副我至今未能还给你的耳环。这四年里你为我典当了你的一切东西，怀着对祖国的思念跟随我在异乡漂泊！阿尼娅，阿尼娅，请你记住，我并不是一个卑鄙的人，我只是一个狂热的赌徒。

（阿尼娅，你还要记住，现在这荒诞无稽的玩意儿一去不复返了。我以前也曾在信中对你说过它已一去不复返，但我从未感受过我现在给你写信时所感受的心情。啊，现在我摆脱这场梦，我得感谢上帝，事情就这么结束了，虽说是如此倒霉地结束的，但如果不是此刻为你担心的话，那会更糟。阿尼娅，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忆说，她丈夫十分信梦，一梦见他的亡兄和亡父，他就会担心发生不幸。——俄编注

② 法文：零。

③ 把赌注押在“零”上的赌徒如果押对了，他可以赢得一笔相当于三十六个赌注的钱。

如果你在生我的气，那就想想我现在吃了苦头而懂得的道理，想想我再痛苦上三四天后懂得的道理！如果以后你在生活中发现我对你不感恩和不公正，——你尽可向我出示这封信!)

在九点半钟左右我输得精光，像一个发了傻的人走出了娱乐宫。我痛苦极了，立刻要跑到神父那儿去。（你别担心，我没有去，没有去，以后也不会去!）我在黑暗中沿着陌生的街道朝他家跑去，一路上想：须知他是上帝的牧师，我不是和他进行私人谈话，而是进行忏悔。但我在城里走错了路，当我走进一个教堂时，我把它当做了俄国教堂，而小店铺里的人告诉我说这不是俄国的，而是犹太教堂。我好像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我跑到了住地。现在已是半夜，我在给你写信。（我决不到神父那里去，不去，我向你发誓，决不去!）

我手头还剩下一个半塔勒零钱，因此发个电报的钱（十五个铜板）还是有的，但我害怕。你接电报后会怎么样？因此我决定给你写信，明晨八点钟寄出。为了你能在礼拜天准时收到信，我就写上地址，不写 poste restante。（可你呢，万一你等着我的信，等着等着，跑到邮局去了呢!）明天有可能我再给你写一封信，写上 poste restante，不过要发得晚一些，后天，即礼拜天，我肯定还会写一封信。

阿尼娅，你最后一次救我吧，寄三十塔勒给我。我要节省，让这些钱够用。如果你来得及在礼拜天寄出，虽说晚了一点，我就可以在礼拜二回去，至少也可以在礼拜三回去。

阿尼娅，我躺在你的脚旁，吻你的脚。我知道，你完全有权鄙视我，因此你也有权想："他还要赌。"我以什么来向你发誓保证我不再赌了呢？我已经骗过你一次。但是，我的天使，你要理解：须知我很清楚，如果我再赌输，你就会去死！我决不是一个疯子！须知我很清楚，那样的话我自己也就完了。我

不会再赌，不会，不会，我马上回去！请相信我。请你相信我最后一次，你不会为此后悔的。现在我将为你和为柳芭工作，甚至连健康也在所不惜，你会看到的，会看到的，一生一世都会看到的。我一定会达到目的！一定会保障你们的生活。

如果你来不及在礼拜天把钱寄出，那就在星期一寄，早些寄出。这样在星期三中午我就和你们在一起了。如果礼拜天寄不出，别着急，而关于我，你也别想得太多，这对我还太轻，我该受更重的惩罚。

我会怎么样呢？我极其坚强。此外，我好像在精神上脱胎换骨了（这句话我是对你说的，也是对上帝说的），如果不是这三天来一直在为你担忧，如果不是每时每刻都在想着你会怎么样，——那么我甚至会感到很幸福。别认为我是个疯子。阿尼娅，我的守护天使！我身上完成了一桩了不起的事情，一个折磨了我几乎十年的丑恶的幻想消失了。十年来（或者，最好还是从哥哥去世时算起，那时我突然债务压身）我一直幻想赢钱，我曾认真并狂热地幻想过。现在呢，一切都结束了！这完全是最后一次！你信不信，阿尼娅，现在我的手松绑了，而以前我是受赌博束缚的，我现在将只考虑事业，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彻夜想着赌博，因而事业也将会进行得更好些，更顺手些，上帝也一定会祝福我！[1] 阿尼娅，请你保持对我的感情，不要恨我，也别不爱我了。现在我已新生，——我们一起迈步前进吧，我一定会使你幸福。

啊，柳芭，柳芭[2]，我多么卑鄙！但我现在只想着你，我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忆说：“这确实是他最后一次玩轮盘赌。”

② 从上下文看，这大概是笔误，应该写的不是“柳芭”，而是“阿尼娅”。

只在想你读了这封信后会怎么样？而且在收到这封信之前不见我回家又是多么痛苦，而且总是在想呀想呀！这封信会不会准时送给你？如果遗失了，会怎么样？但怎么会遗失呢？以前按这个地址发的电报不是寄到了吗？为防万一，我再写一封短信，寄 poste restante。我在明天一天内发出。

我在想：明天会不会收到你的信？肯定不会，你在等着我自己明天回去，不会写信。

如果礼拜天你不能给我寄钱，那你就给我写一封信吧！哪怕是你咒骂我，哪怕是用你的手只写上几行字，我也会感到非常幸福。如果你来不及在礼拜天写信，那你就在星期一早一些把信和钱（假如钱在礼拜天也来不及寄出的话）一块儿寄来。一般来说，信比钱到得早。我会因你的信而感到很幸福的！

阿尼娅，只要一想到你收到这封信时会怎么样，我就好像是完全呆住了似的。只有这一点是痛苦，而其余一切（寂寞、怀念、没有音信）——所有这一切我都能忍受。对我来说这还嫌少！我要尽可能做点事：这三天里我要坐下来写两封必须写的信——给卡特科夫和迈科夫！阿尼娅，请你相信，我们开始新生了，也请相信，我今后准能达到目的——给你带来幸福！

亲吻你们两个，拥抱你们，请原谅，阿尼娅！

今后全身心属于您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决不到神父那儿去，不管怎样，无论如何不去。他是先前那段旧的、过去的、以前的和消失了的生活的见证人之一，同他相见我会感到痛苦的！

又及

阿尼娅，我永恒的欢乐的伴侣，我今后唯一的幸福的伴侣，你别担心，别痛苦，你要为我而保重自己！

别为这倒霉的微不足道的一百八十塔勒难过，不错，我们现在又没有钱了——须知这种情形不会很久，不会很久（也许，就是斯捷洛夫斯基也会搭救我们[1]）。是的，你十分痛恨的倒霉的靠典当东西生活的日子又来了！可是须知这是最后一次，完完全全是最后一次！而往后我一定会弄到钱，我知道，一定会弄到！但求早一些回俄罗斯去！我给卡特科夫写信，求他提前寄来，相信他会考虑的。我要把信写得使他能考虑到。

看在上帝的分上，别为我担心（须知你是天使，须知你就是咒骂我，也会可怜我，因此又会为我操心）。但你别担忧，在这三天里我一定脱胎换骨，我正在开始新的生活。啊！真想快些到你们身边去，快些和你们在一起！只有一点儿使我害怕：你收到这封信后会出什么事？只请你相信一点，相信我对你的无限的爱。现在我已永远不会以任何事情使你痛苦了。

又及

我将终生记着这件事，我将每次每次地为你——我的天使——祝福。不，我现在已是你的人了，不可分割地完全是你的人了。而在这之前我一半是属于那个万恶的幻想的。[2]

又及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斯捷洛夫斯基追索出版《罪与罚》的稿酬。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有十来年幻想靠赌博赢钱。

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71 年 4 月 17 日，威斯巴登）

我亲爱的朋友阿涅奇卡：

今天（早上九点钟）已经发出了我昨天夜间写给你的信，是按 Moritz－Strasse[①] 这个地址寄的。现在给你寄这封信是怕那封信没有寄到或者由于什么原因耽搁了，而这封信则像平常那样 poste restante，因此我相信，无论如何在明天即在礼拜天，你会得知我的消息。

在那封信里我已把一切都告诉你，我把你最后的三十卢布[②] 输光了，我请求你再拯救我一次，最后一次，——再寄三十卢布给我。

我的朋友，我今晨八点钟醒来，而入睡时间是深夜四点钟，一共才睡了四个小时。必须去邮局把我在昨天夜里写的信寄出。白天我更为你感到害怕：天哪，你将会怎么样？我惹出了什么祸来呀！

（我不敢给你发电报，怕把你吓坏，我想最好还是按 Moritz－Strasse 这个地址给你寄信，为了可靠些，也可能快些寄到你手中。所有这一切我都在昨天夜里写给你的信里解释清楚了。）

我面临着三昼夜难熬的折磨，当然是精神上的折磨。我身

① 德文：莫里茨大街。
② 原文如此。上一封信说是三十塔勒，这里说是三十卢布，可能这一次是笔误（本信下文说的又是塔勒）。

体看来是健康的。而你呢？你身体好吗？这真使我伤心！

神父那儿我不会去。在那封信中我忘记写了些什么，可能是重要的东西：如果你在家里收到我的信（即寄往 Moritz-Strasse 去的那封信），那么由于你是在等我回去而不是在等信，而妈妈当然是知道你在等着我的，所以你最好对妈妈说：我癫痫病犯了，在病中我不能冒险出发，不能在紧张的状态中连眼也不合地在火车上待十七个小时，因而留下来再休息两三天，以免再次发病。你可以这样来向她解释我为什么迟迟不回。如果她知道了或者猜出了你带东西外出典当是为了要给我寄钱，那么也是有话可以对她说的，例如可以这么说：像通常一样，发病时我把褥子弄坏了，店里要求我赔偿十五塔勒，我不好意思把事情闹大，马上就付了钱，免得人家吵闹，这么一来我就没有钱回德累斯顿了，而要收到你寄来的钱必须等上三昼夜，而这三昼夜要多花钱，因此需要寄的钱已不是十五塔勒，而是多些。

阿尼娅，我一直在想着你，我很痛苦。我考虑着我们返回俄罗斯的事情，我一切都计算过了，靠卡特科夫和迈科夫我们能对付下来。卡特科夫在6月前会把钱寄来（我将给他写信求他帮助），而给迈科夫的信我要写得更坚决些。我估量过了，凭这些钱一切都可安排好，甚至还可以购置一些衣服。到了彼得堡后，我可以在那里弄到钱。对此我确信无疑。此外，我还确信，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① 不会拒绝借给我四千卢布，所有这一切在第一个月里就都能解决。整个夏天他将住在皇村。你想象不出，阿尼娅，我多么希望我们能够新生，能在入冬前很好地改善我们的处境。我相信，上帝会帮助我们。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内弟。

我得出了一个肯定的想法：在我们的处境中，在我们需要这么多的紧急花费的情况下，我们不管能得到多少钱，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不够的，我们还会是一副破产者的样子，要摆脱这种情况，除了我们的一些钱以外，需要一下子有一笔可观的数字，即四千或五千卢布，那样我们就可以站稳脚跟，向前迈进。我一定要这么做。我考虑再三，总觉得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不可能拒绝我们，不论以什么为借口都是不可能的。

但当前主要的第一步是：回俄罗斯。这就是首先要实现的。我今天就给卡特科夫写信。

阿尼娅，别为钱苦恼。我理解，典当东西对你来说是十分难受的，但是这一切很快很快都将永远结束，我们一定会新生。请你相信。

啊，你要保重自己，为了未来的孩子，[1] 为了柳芭，也为了我。我这么说，你别苦恼，别生气，你自己也明白，我这么对你说我自己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我要你保重自己，而我自己却不珍爱你。

阿尼娅，我现在十分痛苦，请你相信，我受到了严厉惩罚。我要长期记住！而现在但愿上帝能保佑你，唉，你会怎么样呀！一想到这一点，我的心就收缩起来。

今天下雨，潮湿得很。一切都非常凄凉和悲伤，——但是一想到未来我就觉得振奋。关于未来的想法甚至使我得到新生。只要我有稍许安定的时间，我的长篇小说[2] 就会写得十分出色，因而就会出第2版，杂志也就会预先付款，我们也就站稳了脚跟。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的即将出生的儿子费奥多尔。

② 指《群魔》，它的第2版于1873年问世，印数为三千五百册。

快些回俄罗斯吧！让可恶的国外侨居生活和各种幻想都结束吧！啊，我将多么痛恨地回忆起这段时间。

只求你原谅我，别不爱我了。

再见，我的朋友，拥抱你和柳芭，明天我再给你写信。

全身心属于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非常理解，礼拜天你几乎是不可能搞到钱并把它寄出的。我将等到礼拜二，不过礼拜一我还是要去邮局碰碰运气。我每天至少要上两次邮局。礼拜三我可能和你们相会，大概是这样，如果上帝帮忙，让我能在礼拜二下午三点钟以前收到钱的话。

我要旅馆为我结账。十八个佛罗伦[1]，价格高得吓人。就是说，到礼拜二将是三十佛罗伦或者稍微多一些，我将用剩余下来的钱买一张三等车票回家。

再见，我的天使，再见，亲吻你。

费·陀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1871 年 4 月 23 日，德累斯顿）

您的信照例使我非常感兴趣，尊敬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但是，多么可怪的消息啊：我不能想象您就这么与《曙

① 为意大利佛罗伦萨旧时的金银币，后来在许多国家通用。

光》完全断绝了关系。从您信中我看出了这一点，而且您还写道，您很高兴：这样可以休息休息，搞搞翻译。不，不能这么做，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您不能这样撇下您的重大事业！我国现在没有一个批评家。您确实曾是独一无二的批评家！两年来我非常高兴：与其他所有杂志不同，我国有了一家以文学批评为主要特色的杂志。[①] 他们怎么能自己毁掉他们独立的有特色的自己的东西呢！我曾为您的文章而陶醉，我是您的热烈崇拜者，并且我坚信，除了我之外您还有许许多多崇拜者，无论怎样也应该继续干下去。放弃就是意志薄弱，请原谅我用了这字眼儿；但由于我个人早已知道您的性格，我深信您是一遭挫折就会过分地意志沮丧。但是，挫折是常有的，在任何事业中都会遇到。况且您本人也会忍耐不住，不会就此罢手，您会稍稍散一散心，就像您在信中所写的那样，但是您绝不会单单限于搞翻译，您准会单独出版一些小册子。那您为什么不舍此他求，使生活有所保障，而去加入新的杂志《交谈》呢？我觉得，在《交谈》那里有些人能比《曙光》更好地理解您，更深刻地认识您的价值。

因此我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这个结论您自己显然也知道，只不过是您尚未完全吃透它罢了，我在不久前也是如此。事情是这样：由于一系列巨大的转折——从社会一般的转折到狭义的文学领域里的转折——我国的社会教育和观点一度支离破碎，消解了，而且降低了水平。人们以为，他们已经无暇从事文学了，（就好像摆弄玩具似的，瞧，教育搞成什么样子！）从而批评的鉴别力和一切文学需求的水平也都惊人地降低了。因此我国不论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批

① 指《曙光》杂志。

评家，在目前都不会产生应有的影响。杜勃罗留波夫们和皮萨列夫们之所以获得成功，实质上正是因为他们否定了文学——人类精神的整整一个领域。[①] 但是这种情形不容姑息，批评活动还是应该继续进行的。请您原谅我提出了这么一个建议，如果我现在处于您的地位我就会这么做。

您的一本小册子中有一个精辟的思想，而且主要的是它是在文学界首次提出的思想：任何一个多多少少杰出的和真正有才华的作家最终总要回归到民族感情，成为民族的斯拉夫主义的作家。例如优闲的普希金突然早于所有的基列耶夫斯基[②]们和霍米亚科夫[③] 们塑造出一个丘多夫修道院中的编年史作者[④]，说得确切一些，他早于所有的斯拉夫主义者讲出了他们的全部实质，而且较之他们所有的人迄今所讲的都深刻得无比。请您再看看赫尔岑：为了转到这条道路上承受了多少痛苦，表现了多么强烈的渴望，但由于个人的一些恶劣特性而不可能做到。[⑤] 不仅如此，转向民族性这一规律不仅在诗人和文学家身上可以看到，在其他所有活动中也可看到。因此，最后还可以引申出另一条规律：如果一个人确实拥有才华，他会努力从消失的阶层转向人民，但如果没有真正的才华，那么他不仅一定会留在消失的阶层中，而且还会脱离祖国，加入天主

①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目中，杜勃罗留波夫是他的一个可尊敬的强有力的论敌，他同意杜勃罗留波夫的许多观点，但坚决不赞成后者的艺术观。详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文《——波夫先生和艺术问题》。

② 伊·瓦·基列耶夫斯基（1806—1856），斯拉夫派的创始人之一。

③ 阿·斯·霍米亚科夫（1804—1890），斯拉夫派的创始人之一。

④ 普希金写的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中的皮缅长老。

⑤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赫尔岑的看法，可参见他于 1870 年 3 月 24 日致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

教①，等等。一身恶臭的屎壳郎别林斯基（您至今仍然器重他）②正是一个天分不高和软弱无力的人，因此他才诅咒俄罗斯并自觉地给它带来了大量危害（关于别林斯基以后人们还要讲很多，您会看到的）。但问题在于您的这一思想非常强有力，所以它一定应该得到特别的专门的发挥。请您正好以此为题写一篇文章，专门加以发挥，把它发表在《交谈》上。他们大概会欢迎这篇文章的。③ 这也是批评，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批评。一年内写上两三篇这样的文章，我向您预言您会获得成功。此外，读者也不会把您忘记，他们正好会说您转入了一个更了解您的圈子。《交谈》不是《曙光》，主要的是：干吗要抛开文学呢？

但请您原谅，如果我们是当面交谈的话，我们就能更好地互相理解。可惜您要去基辅，在彼得堡我无论如何也见不到您了。我只能在 6 月间回去，我的经济条件决定我只能这么安排。那么我们就在秋天见面吧。如果您在离开彼得堡时再给我写一封信，那就太好啦，收到您的信我总是非常高兴。现在谈谈最近您对我的长篇小说的评价：首先，您过高地评价我，因为您在小说中发现了一些好东西④；第二，您极其确切地指出

① 似指彼·雅·恰达耶夫（1794—1856），俄国思想家、政论家。

② 斯特拉霍夫在回信中反问说："您为什么这么骂别林斯基呢？他是一个气魄不大的人，但却是有才华的、真诚的、直率的人。"——俄编注

③ 斯特拉霍夫没有写这篇针对性文章。——俄编注

④ 尼·斯特拉霍夫在 1871 年 4 月 12 日的信中关于《群魔》写道："在第 2 部中有许多美好的东西能与您以前写的好作品相媲美。虚无主义者基里洛夫深刻和鲜明得惊人。女疯子讲的故事，教堂里的一幕，还有与卡尔马津诺夫有关的小场景，——所有这一切都是艺术的顶峰……显然，就内容而言，就思想的丰富和多样而言，您在我国是首屈一指的，就连托尔斯泰自己比起您来也是单调的。"——俄编注

了主要缺点。① 是的，这曾是我的弱点，现在仍是我的弱点，我完全不善于、至今（仍未学会）驾驭自己的笔法。我常把许多单独的长篇和中篇小说一下子挤进一部作品之中，结果是既没有分寸，也不协调。您讲到的所有这一切惊人地确切，我自己也为此苦恼了许多年，因为我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还有比此更糟的东西：我常常不顾及自己的表现笔法而一味热衷于诗情冲动，去表达力所不及的艺术思想。（注意：例如，V. Hugo 的诗情冲动常常强于表现手段。甚至在普希金的作品中也有这种双重性的痕迹。）这样我也就毁了自己。再补充说一句：今夏的搬迁和许许多多的麻烦事定将影响长篇小说的写作。但对您的同情表示感谢。

多么遗憾，我们还将久久不能晤面。

全身心属于您和忠于您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索·亚·伊万诺娃

（1871 年 4 月底—5 月初，德累斯顿）

……如果我在推测时② 说了错话，那完全是出于对您的关心。

---

① 斯特拉霍夫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常把自己的作品“弄得累赘”，“使之过分复杂”，“与其写二十个形象和百余个场景，倒不如写一个形象和十个场景”。斯特拉霍夫还说：“如果一个机巧的法国人或德国人能有您的作品的十分之一的内容，他就可以名扬两半（地）球，作为一流巨擘而名载世界文学史册。”

② 谈的是什么，无从知悉。

啊，索涅奇卡，我面临一个十分繁忙的时期，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度过它。

我给《俄国导报》写了信，如果能早一些把钱寄来那就好了，我们就可以在6月1日之前动身回彼得堡。请您想想看，阿尼娅在8月初或7月底将分娩，而她现在身子已经很重了。我们上路会是什么滋味，当然是没有女仆，还带着柳芭。

在姨母[①]去世前三个礼拜我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啊：我走进他们的客厅，大家都坐在那里，我已故的母亲好像也在其中。客人很多，排场很大的酒宴。我和姨母在谈话，突然看到大挂钟的钟摆刹那间停了下来。我就说不可能会这么突然停下来，准是绊住了什么。我走近挂钟，用手指推动了一下钟摆，钟滴答滴答地响了，一下，两下，三下，突然它又停下了。就在这时我醒了，把这个梦记录了下来。

晚上我在一位朋友家（维斯科瓦托娃家）讲了这个梦，她对我说：您写信去询问一下，是否发生了什么事情？果真姨母去世了，钟摆停下了。

再见！亲爱的朋友。

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已故的姨母在我们的生活中，从童年到十六岁，起了很大作用，在我们的成长发展中起过很多促进作用。您到很晚才认识她。

又及

① 据说，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赌徒》中去德国玩轮盘赌、输掉一半财产、随即返回莫斯科的那位老太太的原型。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1871 年 5 月 18 日，德累斯顿）

敬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您直接从别林斯基开始写您的信①，我预感到了这一点。但请您看一看巴黎，看一看公社②。难道您也是那些人中间的一个吗？这些人说又没有成功是因为人力和条件等等不够。在整个 19 世纪这种运动或者是关于人间天堂（从法朗斯泰尔开始）的幻想，或者是一接触到实际（（18）48 年，（18）49 年③ ——现在）就表现出屈辱性的无能，不能说出哪怕一点儿正面的东西。实质上都仍然是那个卢梭，仍然是那种凭理智和经验根本改造世界的幻想（实证主义）。④看来，已有足够的事实证明，他们无力说出新见解并非一种偶然现象。他们砍人们的头——这是为什么？唯一是因为这么干最最容易。而要说出一些道理来则非常困难。希望什么并不等于达到了什么。他们希望人能幸福，而且停留在卢梭对“幸福”一词的定义上，就是说停留在甚至未被经验证明的幻想上。巴黎的一场火灾⑤是荒谬绝伦的事情：“没有成功，那么就叫世界灭亡吧，因为

---

① 参阅 1871 年 4 月 23 日致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

② 指当时的巴黎公社。

③ （18）48 年当指法国二月革命以及随之发生的欧洲各国革命，（18）49 年当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事件。

④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实证主义是卢梭思想的修正，而且他把许多不同的哲学流派都归到了实证主义名下。——俄编注

⑤ 巴黎的杜伊勒利皇宫失火，法国统治者诬为巴黎公社所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信以为真。

公社高于世界的幸福，高于法兰西的幸福。”[①]但须知他们（而且是许多人）并不觉得这种疯狂行径荒谬绝伦，恰恰相反，他们却觉得是美。这样，美的观念在新的人类中就十分模糊了。社会的道德基础（来自实证主义的道德基础）不仅一无成效可言，就连自己也不能给下个定义，而希望和理想都是颠三倒四的。难道到现在许多事实尚不足以证明，社会并非那样创造出来，通向幸福的道路不是像人们此前所想的那样，幸福也并非从那里产生？那么幸福又来自何处呢？关于这个问题人们会写许多书，但却把主要的东西忽略掉了：在西方，人们失去了基督（由于天主教的过错），西方因此衰落了，仅仅因此而衰落了。理想变了，——这是多么一清二楚！而教皇政权的衰落与罗马-日耳曼世界首领的衰落在同时发生（法国及其朋友），真是巧合。[②]

对所有这一切需要做很多和很长的说明，其实我想说的却是：如果别林斯基、格拉诺夫斯基和所有这批坏蛋能看一看现在的情形，他们就会说：“不，我们所向往的并不是这个，不，这是偏差。我们再等一等吧，光明定会出现，进步定会实现，人类定会在健全的基础上得到改造，人类是会幸福的！”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的是：既然走上了这条路，那就只能走向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巴黎公社以及西欧社会主义思想所做的惊慌和怀疑的解释，也反映在《群魔》之中，后来也反映在长篇小说《少年》的草稿材料之中。——俄编注

② 一些欧洲国家旨在限制天主教堂的影响而同它进行的斗争。——俄编注

公社，走向费利克斯·皮阿，[1] 而不能再走向任何别的目标。他们实在是太迟钝，甚至到现在，在经历了这次事件之后，他们也不会同意，而且还会继续幻想。我严厉地责骂别林斯基，与其说是把他作为个人，不如说是看做一种俄国生活中的现象：这是俄国生活中最令人厌恶、最愚蠢和最无耻的现象。唯一可以原谅的一点是，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我可以向您保证，别林斯基即使在现在也会同意这种想法："须知公社之所以未获成功，首先是由于它仍然是法国的，就是说它保持了民族性这个传染病源，因此应该找到一个丝毫没有民族性的民族，它能像我一样打自己母亲（俄罗斯）耳光。"他还会嘴角泛着白沫，重新急匆匆地去写他的令人厌恶的文章，以羞辱俄罗斯，否定它的伟大现象（普希金），以求彻底使俄罗斯成为全人类事业首领的一个空洞的民族。[2] 他还会愉快地接受我国那些进步的推动者的诡诈和虚伪的勾当。我还要对您说，您从来也不了解他，而我却了解他，熟悉他，而现在我已经完全理解他这个人了。这个人在我面前极其粗野地谩骂基督，然而他任何时候也不会把自己以及全世界所有的推动者们与基督进行比较。他发现不了在他和他们身上有着多少渺小的虚荣心、愤恨、急躁、易怒和卑鄙，而主要的是虚荣心。他在骂基督的时候从来也不对自己说：我们又能以什么来替代基督呢？难道是

---

① 费利克斯·皮阿是1871年巴黎公社委员会的雅各宾和布朗基主义多数派的成员，恐怖主义的拥护者。——俄编注。按：费·皮阿（1810—1889），法国作家、政治活动家，新闻工作者。1848年参加二月革命，1871年为巴黎公社成员。公社失败后，逃亡国外，在缺席的情况下被法国政府判处死刑。他多年流亡国外（1849—1869、1871—1880）。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别林斯基说成是主张抛弃民族传统和文化的世界主义者。"空洞的民族"大约是指没有民族性的民族。

以我们自己？而我们却是如此卑劣①！不，他从未认真想过什么他自己是卑劣的。他极端地自满，而这已经是他本人的讨厌并可耻的麻木了。您现在还在说他是有才华的，根本没有！天哪，格里戈里耶夫在他的一篇充满诗意的文章中说了许多有关别林斯基的谎言②！我还记得，我年轻时听了他的一些纯属文艺的见解（例如有关《死魂灵》的见解）时感到多么惊讶。他对待果戈理所创造的典型的态度肤浅而又轻蔑到了不成体统的程度，使他欣喜若狂的只是果戈理进行了揭露。③ 四年来我在这里重新读了他的批评文章：当普希金克服了自己的虚假调子④而写出了《别尔金小说集》和《彼得大帝的黑奴》时，他严厉地加以批评。他惊奇地宣称《别尔金小说集》是微不足道的。他不认为果戈理的《马车》是一部艺术上严整的作品和中篇小说，而说它只是一篇滑稽故事。他否定了《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结尾。⑤ 他第一个散布普希金是一个宫廷侍从的想法。⑥ 他说过屠格涅夫不会成为一个艺术家，而这话却是在读了屠格涅夫的颇有意义的短篇小说《三幅肖像》之后说的。我可以向您举出许多诸如此类的例子，以证明他究竟有怎样的批

① 参阅《作家日记》(1873) 上的文章《老一代人》。
② 大约是指阿·格里戈里耶夫在《有机批评的奇谈怪论》中说：这位“伟大的批评家”可能会由狂热的西欧派变成狂热的斯拉夫派。——俄编注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别林斯基强烈影响下曾对果戈理的揭露和讽刺有过很高的评价。
④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 19 世纪初“拜伦”的理想对普希金的影响称为“虚假”调子。——俄编注
⑤ 参见 1870 年 10 月 9 日致阿·尼·迈科夫的信。
⑥ 陀思妥耶夫斯基指的是别林斯基在写给果戈理的信中的说法：“普希金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他只消写两三首效忠皇上的诗，穿上宫廷侍从的制服，他就马上失去了人民的爱戴。”——俄编注

评鉴别力以及格里戈里耶夫所胡说的“敏感的颤动”（因为他自己是诗人）。对别林斯基和我国生活中的许多现象我们至今仍是通过大量极端的偏见来评判的。

难道我给您写信时未谈及您关于屠格涅夫的文章吗？像读您的所有文章一样，我怀着赞赏的心情读了这篇文章，但同时也感到一点小小的遗憾。如果你认为屠格涅夫失却了支撑点，他支支吾吾不知道对俄国生活中的一些现象该说些什么（他对这些现象总是抱着嘲笑的态度，以不变应万变），因此您也应该承认，在他最近的几部作品中他的伟大的艺术才能衰退了（它也应该衰退了）。[①] 事实也正是这样，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大大地衰退了。《呼声报》说，这是由于他生活在国外，但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您呢，您却认为他最近的一些作品仍具有以前的艺术性。是这样吗？不过，我也许错了（不是错在对屠格涅夫的评价上，而是错在对您的文章的看法上）。可能，您只不过不是那么表述罢了……而您要知道，可不是吗，这全都是地主阶级的文学，它已经说出了所能说出的一切（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十分出色）。但这些最好的地主阶级的成就也是最后的成就了。新的成就，替代地主的新成就尚未出现，而且也还来不及出现。[②]（列舍特尼科夫[③] 们什么也尚未说出，但列舍

---

① 斯特拉霍夫也承认，在写出了《父与子》之后屠格涅夫的艺术才能削弱了，但他同时又肯定《烟》是“一部优美的上乘之作”，这种评价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懊恼。——俄编注

② 斯特拉霍夫在回信中反驳说：“这样的地主文学？多么激烈的傲慢的话……《战争与和平》最后面向人民，向卡拉塔耶夫，这应该完全符合您的想法。我只感到惊奇和莫明其妙……您怎么忘了柯里佐夫、涅克拉索夫……您的《死屋》？这不是人民的文学吗？”——俄编注

③ 费·米·列舍特尼科夫（1841—1871），俄国民主主义作家。他最早描写了俄国工人阶级的产生。

特尼科夫们毕竟表达了一种思想，那就是在艺术创作中必须有某种新的已不是地主的东西，——虽然他们是以很不像样的形式来表达这一思想的。①)

我多么希望还能在彼得堡见到您。我现在还弄不清楚，我什么时候能回去。（我们之间说说，——我幻想着过一个月就回去。）但是如果不寄钱来，我就会错过日期，那就只得再留下来。但这既可怕，又无谓。

我或者会把长篇小说② 写糟，糟得一塌糊涂，糟到可耻的地步（我已开始在糟蹋它了），我或者能使出劲，写出一点什么名堂来，其中当然也一定会有好东西。我是碰运气来写，这就是我现在的座右铭。（这些话都只是在我们之间说说罢了，看在上帝的分上。）

我非常希望在彼得堡第一个看到的就是您。无疑，您是极其需要外出旅行的。但是，您可别留在基辅不走。您的一些信使我非常为您担心③。您是强烈地影响我一生的人之一，我诚挚地爱您和同情您。您简直是陷于忧郁之中。（您竟开始谈到死！）哎呀，最好我们能见见面！

《曙光》似乎根本就不出版了。果真是如此吗?④ 多么令人痛心。已经晚了两个月，而我尚未收到杂志的 4 月号，连广

---

① 费·米·列舍特尼科夫在 1868 年发表长篇小说《哪儿更好些?》并引起一场讨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对列舍特尼科夫的中、长篇小说评价很高，尽管这些作品的艺术性不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所表述的看法与萨尔蒂科夫的说法相近，但所持的态度不同。

② 指《群魔》。

③ 尼·斯特拉霍夫在许多信中说自己与《曙光》编辑部不和，并怀疑自己批评活动的意义。——俄编注

④ 《曙光》杂志出版至 1872 年第 2 期，随后停刊。

告也没有看到。我有一个想法倒可以挽救《曙光》免于停刊，这是整整的一套计划。但写出来要花很长时间，再说我又不知道《曙光》的许多特点。我不过是一般地认为，各家杂志都能专业化倒是不错的（哪怕是一家杂志先做起来也好）。例如《曙光》向一个方面——美学批评方面——发展，不搞别的什么，也不开辟任何其他栏目。真的，这么做可能会成功。可惜我目前不能向您畅谈我的想法。

读您关于屠格涅夫的看法（在信中），得到一种快感。① 这个机灵鬼在艺术上是忠于他自己的。我吃过他的亏。② 有许多事我是可以解释清楚的，但留待见面时再谈吧。

完全诚挚地忠于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如果能写个短札，请来信。地址照旧。

妻子向您问好。

---

① 尼·斯特拉霍夫在 1871 年 5 月 4 日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谈到了他在 2 月 16 日在涅瓦大街上邂逅屠格涅夫时的情景和印象。他强调屠格涅夫的“懦弱”和“器量小”，只因为他在一篇文章中把屠格涅夫叫做“言词刻薄的村婆”，后者就一直在生气。斯特拉霍夫的这段话后来在《群魔》中有反应。——俄编注

② 可能指的是 19 世纪 40 年代中叶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一起写过一首讽刺他的诗《姿态可悲的骑士》。

硕达假国

致谢·安·尤里耶夫[①]

(1871 年 10 月 27 日，彼得堡)

谢尔盖·阿——奇阁下：

首先请您原谅，由于我不知道您的父称，我只写了两个字母。眼前无人可以请教，而我又不想拖延回信。昨天我偶然顺便到巴祖诺夫的书店，收到了您 10 月 14 日的信。如果我不去，这封信在巴祖诺夫处不知会搁置多久，虽说他们是知道我的地址的。

我急于按顺序来回答您的问题。您寄往德累斯顿的信我根本没有收到，昨天才从您那儿第一次知道您给我写过信了。[②] 我认为，做您的杂志撰稿人是一大快事，您约请我撰稿使我不胜荣幸。但目前我完全忙于为《俄国导报》写东西，[③] 在这项工作结束之前我只能放弃为美好的贵刊[④] 提供一部中篇小说的喜悦，贵刊曾让我度过许多愉快的时刻。虽则我有时不同意其中提出的某种思想（不过这种情况极少），但仍然津津有味地阅读每篇文章，有些文章已经引起了大家的普遍注意，并将

① 谢·安·尤里耶夫（1821—1888），斯拉夫派倾向的批评家、翻译家，《交谈》（1871 年创刊）杂志的主编和出版者。1880—1885 年间他编辑出版杂志《俄国思想》，1880 年曾请陀思妥耶夫斯基为该杂志撰文纪念普希金并在俄罗斯语文爱好者协会的会议上发言。

② 1871 年 10 月 14 日尤里耶夫说他曾写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向他约稿，但后者未曾收到此信。——俄编注

③ 指长篇小说《群魔》。

④ 尤里耶夫的《交谈》，其倾向接近于斯拉夫主义以至根基派，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情它的纲领。

为人们所牢牢记住。[1]

我之所以写这些话，是因为您自己在信中似乎在鼓励我说出我的见解。您这种意见是真诚的，在每期《交谈》出版之前我总是怀着巨大的兴趣（大家也都是这样）等待着它。

在圣诞节前我可能去莫斯科，我希望趁此机会当面向您表示我的敬意。

十分恭敬地感到有幸成为阁下先生的最忠诚的仆人。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的地址是：圣彼得堡，谢尔普霍夫大街，15号。

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72年1月2日，莫斯科）

我亲爱的尊贵的阿尼娅，昨天很高兴收到你和柳博奇卡的信。我的小天使！我在想象她是怎么写字的。请你吻吻她，如果她调皮撒娇，你对她也要和善些。费季卡[2]病好了，真使我高兴。只是你们现在身体都好吗？好好地吻吻我的小儿子，我敢打赌：我一进家门他就会认出我来并对我微笑。你听我说，阿尼娅，你们那里的气温是零下十三度，这使我心中不安（这里的气温基本上也是这样，但今天不会低于零下八度）。你

① 显然是指尤里耶夫的文章《我们的任务何在?》，该文的倾向是自由主义-斯拉夫派的。——俄编注

② 费季卡和下文的费久什卡都是作家的小儿子费奥多尔的爱称。

的大衣不是在零下十三度这种天气穿的，你别受凉，看在上帝的分上，你要保重自己。如果有什么情况，打电报来。我非常为你们不安，主要的是很想看到你们。然而在这里（由于恰巧碰上节日）我白白浪费了许多时间，既寂寞，又破费。昨天，我只是给卡特科夫及其夫人留下了名片；今天，尽管卡特科夫忙得不亦乐乎，主要的是，即使我不去，时时刻刻也有大批人去拜访他，打扰他，因此我还是去卡特科夫那里和他谈事情。我勉强争取到了他的接见：在接待室里，除我之外还有三个人在等待接见。我终于进去了，我直接谈了请求借钱的事和结清老账的事。[①] 他答应过两天（4 日）给我最后答复。这样，我只有在 4 日才能得到回音，而以后在取钱和别的事情上也需要花时间。如果我在 5 日，万一是在 6 日或者 7 日动身回去，好吗？主要的是我的钱会花光。阿韦尔基耶夫请我明天去吃午饭，我只是晚上才在韦罗奇卡家里，不好意思在那儿吃午饭，因为他们家似乎很拮据，这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因此我就自己花钱吃饭。就这样，后天我写信告诉你最终结果。如果发生什么事的话，明天就会给你写信。看来，卡特科夫似乎会给一些钱，——这是肯定的。我是根据他的语气来判断的，再说他自己也不会平白无故地让我留下来的。从卡特科夫家出来我就去看阿克萨科夫，他非常高兴和非常友好地接待我，我在他那儿坐了三个钟头光景。他约我星期四晚上去他家，不过只有什么偶然的事才会使我在莫斯科耽搁到星期四。

我一直在想你，亲爱的，波利亚科夫可别把你给吓坏了？

---

① 《群魔》的稿酬。《俄国导报》拒绝发表《群魔》中“谒见吉洪”一章并推迟了小说第 3 部的发表。该章以后始终没有在该刊上发表。

但是，看在上帝的分上，你别惊慌，即使他想使坏，他在我回家之前还来不及采取任何令人不快的措施。而同金特尔拉赫倒是需要做一番解释的，这个人更使我感到不安。①

你是在哪儿迎接新年的？我自然是在韦罗奇卡家。萨沙·卡列宾也来了，过得相当愉快。不过仍然很忧郁。普列谢耶夫不在莫斯科，我想到恰耶夫那里去一下。《交谈》杂志社大概不会去。我尚未来得及去叶连娜·帕夫洛芙娜家，主要因为她的孩子们在发猩红热。你要保护好我们的孩子，看在上帝的分上，要保护好。我的一只眼睛痛得更厉害了（但并不是像在彼得堡时那样发作）。再见，我的天使。我想，4 日之后你就不需再给我写信了，因为我和你的信会错开。但是 4 日你可以写，如果发生什么事情，你就写信，或者发电报来。但愿上帝保佑，别发生什么这种万不得已的情况。

全心全意地拥抱你，我太爱你了。亲吻和祝福孩子们。非常感谢柳芭写的пифо②，为此请吻一吻她的小手，买нададу③给她吃，就说是爸爸送的。直接亲亲总是张着嘴的费久什卡的小嘴巴。

全身心属于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 波利亚科夫和金特尔拉赫都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金钱上有纠葛的人。——俄编注

②③ 显然，柳芭尚不会说话，пифо 该是指信，而 нададу 该是指巧克力。——俄编注

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72年1月4日，莫斯科)

我亲爱的尊贵的阿尼娅：

今天我到卡特科夫那儿去过，又遇到了困难：他向我道歉，请我再稍等一等，等到账算好，现在他们尚未来得及结算。我想，明天事情会解决了，但即使进展顺利，按此地办事的拖拉和马虎作风来看，未必能在一天内解决。但我想，我无论如何不会待到6日或者maximum7日之后，特别是我在这里花费大，钱可能会不够用，最糟的是事情解决得不顺利，我担心这是可能的，虽说卡特科夫极愿尽可能为我做到一切。从卡特科夫家出来我去看望了（住在同一幢大楼里的）沃斯科博伊尼科夫[①]（往日的朋友，他现在在卡特科夫办的《莫斯科新闻》编辑部工作）。从他那儿得知，在他们编辑部里我的账目很乱，但阿韦尔基耶夫请他在前天查了我的账，结果是我尚欠一千三百卢布（请注意，被他们报废的长篇小说的最后两个印张未计算在内）。

此后他对我说，从去年开始一切钱款的发放都必须得到列昂季耶夫[②]的同意，是卡特科夫本人自愿将这一独断的权力让给他的。因此一切都取决于列昂季耶夫是否同意，而我不能确信此人对我是否抱有好感。沃斯科博伊尼科夫甚至猜想：卡

---

① 尼·尼·沃斯科博伊尼科夫（1838—1882），政论家、新闻记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常客。——俄编注

② 帕·米·列昂季耶夫（1822—1874），语文学家、新闻记者，是米·尼·卡特科夫的《俄国导报》和《莫斯科新闻》的第二主编。

特科夫今天未答复我的唯一原因是他尚未来得及和列昂季耶夫谈妥，因为后者在学校[1] 里事情很多。

因此我又完全没有把握了，主要的是，如果他们拒绝给钱，我就不得不干脆同他们断绝关系，而这是非常糟糕的。我真后悔在信中叫你 4 日后不再给我写信，其实你 5 日写信的话也不必顾虑我和信会错开。

我的天使，你的来信很让我高兴。但你们现在是否一切都好？我为你和柳芭而高兴：你们俩圣诞节晚会上都过得很开心。你代我吻吻她，我怕她会把我忘掉。费佳怎么样？身体好吗？你们那里暖和吗？如果你们那儿少许有点儿冷，你就生上炉子。今天这里是零下二十度。昨天早上阿韦尔基耶夫给我送来一张戏票，我去看了他的戏，之后我在他家吃了午饭，晚上我在韦罗奇卡家。他们家里有一种沮丧的气氛，完全没有钱用。我劝她像兄弟般地暂借我的钱用一用，她没有要。但今天索尼娅应从《俄国导报》得到一百四十卢布。

总的来说我在这里感到枯燥乏味，主要的是情况完全不明。明天不管怎样我一定会给你写信。

再见吧，小鸽子，我亲爱的阿尼娅。全心全意地拥抱你。我向你承认，我仍然坚定地抱着希望。有这样一点：我面对面向卡特科夫讲述了我未来的一部长篇小说的情节，并从阿韦尔基耶夫那儿获悉，卡特科夫已向两个人讲过这情节。[2]

如果是这样，他就不可能对我的请求抱轻视态度（列昂季耶夫则是另一回事）。

---

① 列昂季耶夫曾任莫斯科大学希腊语文教授，1859 年以反动观点引起大学生抗议。他还在一所由卡特科夫创办的贵族学校里教古代语言和历史。

② 显然是指长篇小说《少年》的初步构思。——俄编注

拥抱柳博奇卡和费久什卡两个孩子。你要让他们吃得好些，阿尼娅，别舍不得花钱买牛肉。我在担心债主们会缠着你，我非常怕波利亚科夫。

再见，我的天使，替我吻柳博奇卡和费佳，拥抱你。

全身心属于你的、爱你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你在登记哥哥的财产，这很好。

大家都向你问好。向奥莉加·基里洛芙娜和她的丈夫问好。[1]

致瓦·德·奥博连斯卡娅[2]

（1872年1月20日，彼得堡）

尊敬的瓦尔瓦拉·德米特里耶芙娜公爵小姐：

我只是在本周才有幸收到了您12月6日的信。首先，地址写得不确切。此外，我到莫斯科去了整整一个月，因此您的信在彼得堡一直放在我的书桌上等我。十分感谢您关注我的长篇小说，我一向珍视像您这样的诚挚的意见，您的赞许使我引以为荣。就该为这样的评价而生活、而写作，但在我们的文学界恰恰相反，一切都是那样虚伪、含糊其辞和任意编造，因此一切都是那样索然乏味和官样文章，特别是那些夸奖和恭维性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内弟及其夫人。

② 瓦·德·奥博连斯卡娅，《俄国旧事》和《俄国文献》两家杂志的工作人员。

的评论。您有意根据我的一部长篇小说[①] 编一个剧本，对此我当然完全同意，而且自己立有一条规矩：任何时候也不去妨碍做这种尝试。但我不能不向您指出，这样的尝试几乎从来都是不成功的，至少是不十分成功的。

有某种艺术秘密，由于它的叙事形式永远不能在戏剧形式中找到与自己相适应的东西。我甚至相信，对艺术的各种形式而言存在着与其相适应的一系列艺术思维，因此一种思维任何时候也不可能通过与它不相适应的另一种形式来表现。

如果您对长篇小说做尽量多的改动，只保留它的某一个情节线索，以改编成戏剧，或者是采取它的原有思想而对情节作完全的改动，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不过，请您不要把我这番话看做我在劝阻您改编。我重复说一遍，我完全支持您的意图，而您想要把事情一定进行到底的愿望使我感到荣幸……[②] 再一次请原谅我过迟奉复，但我只是一个无辜的罪人。

奉告我的地址，供您备用：彼得堡，谢尔普霍夫大街，15号。

公爵小姐，请接受我对您的深切敬意。

您的忠实仆人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① 指《罪与罚》。

② 奥博连斯卡娅是否实现了她的心愿？关于这一点不得而知。在她之前，两次有人拟改编《罪与罚》上演，均得不到书刊审查机关许可。该书首次搬上舞台是在 1899 年，剧本是由 Я. А. 普柳谢夫斯基-普柳希克改编。

致亚·亚·罗曼诺夫（皇储）[1]

（1872年1月28日，彼得堡）

皇太子殿下：

我斗胆再次上书殿下[2]，而同时我又是几乎怯于表达我的感情，因为慷慨大度的赐恩者在聆听受恩者直接表达的谢忱时心情总有一些难受，尽管这谢忱是十分真诚的。我诚惶诚恐，因为我既为我前次的大胆举动深感愧疚，同时殿下对我的恳求赐予珍贵的关怀又使我受宠若惊。这一珍贵的关怀更重于您使我摆脱巨大灾难的援助。[3]

怀着无限忠忱，斗胆自称为殿下最忠诚的仆人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 亚·亚·罗曼诺夫（1846—1894），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次子，于1881年即位，是为亚历山大三世。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给亚·亚·罗曼诺夫的第一封信不知下落。写那封信可能是受弗·彼·梅谢尔斯基公爵提示。梅谢尔斯基当时经常出入宫廷。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1871年秋天同他认识的。——俄编注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国外回来后，债主们紧逼着他。他处境十分困难，面临身陷囹圄的危险。经过作家-政论家弗·彼·梅谢尔斯基（1839—1914）的斡旋，陀思妥耶夫斯基得到了皇太子的一大笔款子。这件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给外甥女索·亚·伊万诺娃的信（1872年2月4日）中也提及过。

致索·亚·伊万诺娃

（1872 年 2 月 4 日，彼得堡）

我亲爱的朋友索涅奇卡：

您别生我的气，我至今未给您写信。我的情况不妙，甚至是非常麻烦，所以不由得除了这些事情之外，别的什么也不考虑。头都裂开了。现在突然由于一个情况我的事情在一个方面有所好转，不过我尚不知道会好转到何种程度，能否会完全好转。我得到了一些钱，满足了一些急不可待的债主。但债务并非完全偿清，还远远没有，虽然我得到的是一笔数目并不小的钱。我是怎么得到这笔钱的呢？以后信中再告诉您吧。[①]

我的第二方面的操心事是长篇小说。是的，由于要同债主们周旋，我什么也写不成；但至少我在离开莫斯科时想过：要把小说中报废的一章按编辑部的愿望改好，这也并非很困难的事情。但当我着手修改的时候，发现什么也不能改，只能做一些很小很小的变动。就在我乘车去找债主的时候我想出了四种修改方案，大多是坐在车上想的，我差不多伤了三个礼拜的脑筋，就是定不下来采取哪一种方案。结果是我否定了全部四个方案，想出了一种新的改法，即保留事情的实质，将文字改到能够满足编辑部的贞洁化的要求。就按这种样子算是给他们一

---

① 参阅 1872 年 1 月 28 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给亚·亚·罗曼诺夫的信及相关注释。本信中提及的“数目并不小的钱”不会是《群魔》的稿费，因为还在莫斯科期间索·亚·伊万诺娃已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收到了这笔稿费。——俄编注

份 ultimatum[①]，如果他们不同意，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②]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③] 来过两次，什么话也没有说。他找到了一所住宅，是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的。可能他礼拜天会来。我不知道何日才能见到您。我们的想法是：春天一到，我们就离开彼得堡。因此我再重复一次我的请求：如果可能的话，请快些打听一下，在乡下能否租到房子？并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及时知道。为了柳芭能够恢复健康，几乎整个夏天我们得在乡下生活。不能指望彼得堡，在这里恢复不了健康。

您好像在 2 月间要离开您的寓所，我担心，您能收到这封信吗？

现在我自己在竭尽全力工作，因为我想在夏季到来之前把书写完，以便在离开这里时预约出售第 2 版，这是可能做到的。[④] 在这里必须出去参加一些晚会，这倒能使我略微散一散心。我想要完全闭门幽居。关于您我想得很多。夏天我们应该住得近一些。我的生命正在结束。您的生命却正在开始；我希望您能从好的方面想到我。总的说来我对夏天寄予许多希望。

诚挚地亲吻您的母亲。请转告她：韦谢洛夫斯基来过彼得堡，不知为什么他来过我家。你们的事情进行得非常缓慢，对此他为自己做了辩护并且还抱怨法律。按照他的说法，事情之

---

① 法文：最后通牒。
② 《俄国导报》编辑部最后仍不采用这个修改稿。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外甥，索·亚·伊万诺娃的弟弟。
④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个打算落空了，《群魔》的第 3 部在当年夏天没有写好，一直拖下来，写好后又由于这样那样原因拖到 1872 年底才发表。

所以搁置在那儿是因为遗嘱签名人之一（好像是阿萨福夫，我记不确切）离开了莫斯科，天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这是胡说八道。法律不可能不预见到如此幼稚的障碍，也不可能不包含处理办法，以纠正因此而带来的拖延。当然，由于我不了解事情的真相，我什么话也没有对韦谢洛夫斯基说。我请他去萨莎妹妹那儿，但他没有去。全是谣传：说什么十天前他同卡什皮列夫一起到过我家，而昨天我到巴祖诺夫的店里去取书，他郑重地大声祝贺我得到了遗产，并说此事已为“众所周知”。太愚蠢了，而这种谣言如果扩散出去，债主们准会把我吃掉。

我还是以前那个看法：让韦罗奇卡和其他一些继承人联合起来，还请上一个有名的不畏惧韦谢洛夫斯基的律师。

请您告诉玛申卡，我敬重鲁宾斯坦①，真的，我后悔我曾说过他坏话。请向尤莲卡和她所有的仿效者②们转达我诚挚的问候。亲吻娜塔莎，特别是亲吻廖利娅。我妻子向大家问好并拥抱韦罗奇卡。请您多加关照，别学我的样，要马上回信，哪怕只写上两行字也好。我之所以一个月没有给您写信，是因为我的麻烦事很多，同时我心情也不好。

再见，索涅奇卡，再一次握您的手。

您的诚挚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 尼·格·鲁宾斯坦（1835—1881），俄国杰出钢琴家。

② 指另一个侄女尼娜·伊万诺娃；娜塔莎和奥莉加当时都是小女孩儿。——俄编注

致斯·德·亚诺夫斯基

（1872 年 2 月 4 日，彼得堡）

尊敬的和难以忘怀的斯捷潘·德米特里耶维奇：

我多么高兴：我终于得知该往何处给您寄信。早在 11 月里，亚历山大·乌斯季诺维奇对我说起您在瑞士。您在基辅已经很久了吗？您为什么正好选中了基辅？（是因为气候吗？）您谈到身体欠佳，真糟糕。您知道吗，我也在咳嗽，像您所描述的那种咳嗽，但我至少今年不能奢望南方的气候。夏天的情况就不同，我虽说去不了意大利，但可以上沃罗涅什和基辅，愿上帝保佑，还可以在基辅遇上您。如果我们得以相会，我将非常非常高兴！须知您是"难以忘怀的人"之一，您是在我的生活中产生过强烈影响的人之一，我的回忆与您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两人，斯捷潘·德米特里耶维奇，在老年来到之前不能不再会晤一次。有什么可说的，必须承认，老年正在逼近，然而您却不这么想，仍然在指望着写新的作品，还想创作出一点儿最终自己也感到满意的东西，还在期待着生活能给点什么，而实际上您也许已经取得了一切。我这是在向您讲我自己：是的，我差不多是幸福的，我和妻子似乎是和睦相处，我们有两个孩子，柳芭和费季卡，一儿一女。您还记得我们在莫斯科的最后一次晤面吗？上帝啊，当时您可真是一个英姿勃勃的年轻人，而现在您也在抱怨身体欠佳了！不过，如果去国外，那么至少会从国外带回一个健壮的身体。我在国外，在瑞士、德国和意大利待了四年，最后我感到非常厌烦。我惊恐地发觉，我已落后于俄国的生活，我看三份报纸，同俄国人交

谈，但好像总还是有些什么东西不理解，需要回国亲眼看一看。是的，我已经回来了，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奥秘，一切在两三个月内又都重新理解了。但是总的说来，这次国外之行在我是一种失算：出发去外国时，我原想生活上两年，写出一部长篇小说，把它卖掉，赚一些钱偿还债务（还是办杂志欠下的债），回国时将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而且身体也养好了。实际上又是怎样呢？债务却增多了，而身体（即癫痫病）比以前稍许好一点，但没有彻底治好，而与此同时又生下了两个孩子，越待下去就越难于启程回俄罗斯。我又欠下了可怕的债，但结果我终于还是回来了，——我的漫长经历的一个方面就是如此。

我回到这里后总共才半年。我在写长篇小说的最后一部分。这部长篇小说发表在《俄国导报》上，待我把它写完，也就是在夏季到来之前，我想去（打算去）乡下，去省里（图拉省），在那里把我的柳博奇卡的身体养好。她的身体一切都正常，但就是很瘦，我爱她甚于世上的一切。而费季卡［在我们回国六天后在此地出生（！）现在他六个月）］大概可以在去年的伦敦奶婴展示会上获奖。（但愿不因我夸奖了他而化吉为凶！）

不，我们定要见面谈谈。我想到东方去一次（君士坦丁堡，希腊群岛，圣山，耶路撒冷），想写出一本书来。我正在做准备，说确切一些，我正在读书。此行需要一年不到的时间，而我想写很多东西，写出来的书准能抵偿开支。①

别抛弃我，亲爱的难忘的朋友！须知您是我的恩人。您爱我，照顾我这个有心病的人（须知我现在意识到了这一点），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计划并未实现。——俄编注

一直到我去西伯利亚之前，我在那里医好了这种病。我希望知道您现在心灵里，在内心里想些什么？在忙些什么？对周围一切是怎么看的？您在期望什么？请给我写信，哪怕只是偶尔写写也好。写信是一种傻事，我同意这一点，在信中是什么也说不清楚的，不过总还是可以说些什么，这样也就可以稍许知道老朋友的一些情况。

我常常见到迈科夫，我下次一看到他，就把蔡德勒①的事转告他（我有个感觉：蔡德勒在莫斯科或者在莫斯科附近）。总的来说，我现在的生活是劳动生活，写书很吃力，并且常在夜间写。在这里过隐居生活是办不到的，即便在工作着的人也是这样，因此我常常见到老朋友，也常常结交新朋友。

妻子向您问好，她对您来信感到非常高兴。通过我，她在以前就对您很了解，并且认为（在莫斯科初次见到您时就认为）您是最最关心我的人。

我很高兴：现在，我正好有钱，我赶快寄上一百卢布还债。别因为我没有早些寄去而骂我，亲爱的朋友，因为我几乎一直没有钱，我在国外生活得十分节约，而在我有钱的时候，或者是因为不知道您的地址，或者是因为钱花得飞快，我自己也弄不清楚。但现在在还您钱的时候，我再一次向您表示感谢。您这一百卢布当时在日内瓦可真是帮了我们大忙。

再见。我一定等您来信。也可能我们在夏天能相会。哎，能相会就好了！

终身诚挚地忠于您并非常爱您

① П. М. 蔡德勒，像亚诺夫斯基在1月底信中说的，也是他的债户。——俄编注

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妻子向您问好并请您记住她。

我的地址是：谢尔普霍夫大街 15 号，工艺技术学院附近。

注意：不必写寄阿尔汉格尔斯卡娅家。

致尼·阿·柳比莫夫

（1872 年 3 月底—4 月初，彼得堡）

尊敬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阁下：

我未回信是因为我在等待第 3 期出版。您向我指出，我的长篇小说拖得太久了。有什么办法呢！总的说来，我是一个无辜的罪人（不过我毕竟也有错），而您完全有理由（我认识到这一点）对我表示愤怒。您向我提出全部交稿的期限，用您的话来说就是："到我全部写完或者至少写好大部分时"再开始刊登。

从我这方面来说，尊敬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我认为可以提出的建议和我要请求于您的是：关于继续刊载问题我有两点想法，第一，在您那儿已有两个半印张[①]，过两天我这里又将有一章加工好，因此在第 4 期上总共将有四个印张可以发表。您是否愿意在 4 期刊载？——请您写封短信告诉我。我一定立刻把这一章寄给您。以后，我肯定地向您说，稿件将不

① 此信中提及的作品是《群魔》，所谓两个半印张指的是"谒见吉洪"一章。

间断地交付，一直到第 3 部结束，也就是整部长篇小说结束，一定如此，不过并非每次都寄四个印张，但我努力做到每一期杂志上发表不少于两个半到三个印张。我重申一次：我是肯定地向您这么说的。我已多次没有践诺，而这次我要尽一切力量纠正过去发生过的情况。

第二个想法是：如果您一定要在第 3 部完稿时或者它的大部分已写好时才开始刊载第 3 部，以免中断，那么我迫切诚恳地特别请求您从第 8 期起开始刊载。那样就可以在第 8 期和第 9 期两期杂志上一下子发表完毕，每期登六个或七个印张（根据第 3 部的篇幅判断，决不会多于这个数字），或者分在三期杂志上刊载（8 月、9 月和 10 月），——一句话，按您的意愿办理。对我来说这将是许多……我相信，我完稿的时间可能要比我自己预料的早得多。因此，比如说，假如在 6 期上开始发表，到秋天以前登载完毕，那么这就会（在我看来）有损于这部长篇小说。我可以毫不自夸地说：读者对这部小说是有点兴趣的。最近每一期杂志出版时就有人对它做书面的和口头的评论，至少在我们彼得堡是这样。等到 8 月份再发，这时间太久了，对我来说当然是有损害的：人们会开始忘记这部小说。但如果一下子突然发表第 3 部，却会让读者想起这部小说，我希望使读者的印象重新活跃起来，而且这正好又是在冬季开始的时候，在这个季节里我的长篇小说将会是头号新闻，虽说已是老掉了牙的新闻。此外，我（知道小说结局的人）还相信（非常可能）这第 3 部就其价值而言高于前面两部，特别是高于第 2 部（而第 2 部于今冬[①] 在彼得堡是起过影响的）。这样一来这部长篇小说定将面目焕然一新，而这对我出版第 2 版（写完

① 指 1871 年冬。

后马上就出）将是十分有利的。

因此诚恳地请求您现在就告知我，如果您不愿从 4 月份开始刊登，那么您是否同意这一点（即到 8 月份）？如果是从 4 月份开始登载，那么我立即就将这一章寄出。

我觉得，我已寄给您的稿子（第 1 章“谒见吉洪”，三个小章）现在就可以刊登。所有过于淫秽的东西都已删掉，主要的东西已删节，而这种半疯狂的行为整个仍表现得相当充分，当然在后面它还会表现得更加强烈。我向您发誓：我不能不保留事情的实质。这是个完整社会典型（在我的信念中），是我们的典型，俄国的典型，一个并非自愿成为游手好闲者的游手好闲者典型，他失去了与一切自幼就有联系的东西之联系，主要的是他失去了信仰，他由于苦恼而放荡，但他的良心没有泯灭，他痛苦地焦急不安地力求新生并又重新开始信仰。与虚无主义者并存的这个现象是重要的。我肯定地说，这种现象在现实中是存在的。这是一个不相信我国信徒们的信仰并要求一种绝对完美的信仰的人，否则……不过，一切都将在第 3 部中更清楚地得到说明。[1]

请接受我对您的充分诚挚的敬意，并请原谅我在信笺上端留下了墨水迹。我没有把信重新抄写一遍，请别认为这是我潦草马虎。

您永久的仆人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情况下请您马上告知关于您的……

① 这里讲到的都是有关“谒见吉洪”一章（其中的“他”指斯塔夫罗金），它虽经修改，但仍遭到卡特科夫反对而未能发表。

致索·亚·伊万诺娃

（1873年1月31日，彼得堡）

我的小鸽子索涅奇卡：

我每天都在诅咒自己不给您写信，但确确实实是我连一分钟也没有，主要的是没有那能够给您写信的一分钟（因为我想要倾诉心声，而为此就需要多写，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要煞费苦心来写）。现在我的时间安排简直糟透了，因而我只好诅咒自己：怎么会突然下决心担当起编辑杂志的工作来①！

捎这封信的人是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维约夫（一位历史学家的儿子）。我同他在不久前认识，是在那样一种特殊情况下认识的②，所以我不能不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我请他上你们家去小坐，并劝您在他离开莫斯科前准备好一封给我的信，要写得长一些和亲切一些。我爱您，我亲爱的修女索尼娅，就像爱我的孩子们一样，可能爱得还稍许更深一些。

您身体怎么样？（这是主要的）

韦罗奇卡是否还在莫斯科？请代我拥抱她。

请转告玛莎：我现在真想把她认作朋友，并在一切方面都

---

① 自1872年12月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担任周刊《公民报》（1872—1914）的编辑。这是由俄国保守派首领弗·彼·梅谢尔斯基公爵（1839—1914）主办的一份声名狼藉的刊物。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74年1月请求辞职，1874年4月后离开该刊。

② 弗·谢·索洛维约夫后来是著名的哲学家。当时还很年轻，十分崇拜陀思妥耶夫斯基，投书求见（1872年12月28日）。他们以后成为知心的忘年交。

同意她，在任何事情上都不反对他。①

请在叶连娜·帕夫洛芙娜面前更亲切些提起我，并请您紧紧地替我握她的手。

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带着妻子到您那里去了。请您爱抚他们，我的小鸽子，如果可能的话，请您以您的精神和见解(à la longue②) 对这个仍就是赫列斯塔科夫③ 式的人施加影响，虽然（我也是认真地说的）他身上有着许多美好的诚挚的品质。

我目前一直患着感冒。一定再给您写一封更长的信。本想写信让帕沙带（而且即使是为了他的事我也需要给您写信），但我确实没有时间。

如果弗谢沃洛德·索洛维约夫是我的一个普普通通的熟人，我就不会让他亲自上您家去了。他是一个相当热情的人。

也许，在复活节前或在节前节后我要去莫斯科一次。

拥抱您，我的小鸽子，亲吻您。

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如果您能做到的话，请将您对帕沙的看法以及他在莫斯科怎么开始生活的情况告诉索洛维约夫。如果是帕沙给我写信，

---

① 玛·亚·伊万诺娃在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时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同伊万诺夫家的年轻人进行争论，争论的问题有时髦的'虚无主义'，有'皮靴或普希金'两者之间什么更有意义等等。他总是雄辩地卫护普希金诗歌的意义。"——俄编注。按：当时年轻人特别是所谓的"虚无主义者"中轻视普希金诗歌的意义，所以有此争论。

② 法文：归根结蒂。

③ 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一个好吹牛的骗子。

他写的还不会是真实情况，虽说我相信他是会跟我讲实话的。正因为如此，我才乐于知道有关他的一切情况。我爱他，无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致亚·亚·罗曼诺夫（皇储）

（1873年2月10日，彼得堡）

最最仁慈的皇太子殿下：

请容许我荣幸地敬献我的作品。[①] 它近似一部历史专论，我奢望在其中说明：为何在我们这个奇怪的社会里有可能出现诸如涅恰耶夫罪行的骇人听闻的现象？我的观点是：这些现象既非偶然，也非个别，因而在我的长篇小说中并没有抄袭来的事件，也没有抄袭来的人物。这些现象是整个俄国教育历来脱离俄国祖国的和独特的本原的直接后果。在我国，主张伪欧化发展的人中，就连一些最有才华的代表人物也早已确信：对于我们俄国人来说，幻想自己的独特性是一种十足的罪过。最为可怕的是：他们倒完全说对了，因为我们既然怀着自豪感自称为欧洲人，那也就否认了自己是俄国人。看到自己在智力和学术发展上远远落后于欧洲，我们感到难堪和恐惧，我们忘记了，在俄国精神的深处和在它所担负的使命中，作为俄国人，我们自己在我们独特发展的条件下，我们自身也许有能力给世界带来新的光明。我们陶醉于自我贬抑，以致忘记了一条颠扑不破的历史规律：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不为自己在世界上的作用而感到高傲，我们就永远也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

① 长篇小说《群魔》。

不能留下一些独特的有益于全人类的东西。我们忘记了，一切伟大民族之所以显示了各自的伟大力量，乃是因为他们自负和“高傲”，因为他们自豪而又百折不回地始终高傲地保持着独立的地位，也正是因此他们才有益于世界，才能各自为世界贡献出哪怕只是一线光明。

现在在我国如果这么考虑问题并说出这些想法，就必然使自己成为一个受人鄙视的角色。然而首先惊恐地回避涅恰耶夫一案的倒正是那些最主要的鼓吹我们民族无独特性的人。我们的别林斯基和格拉诺夫斯基之流是不会相信的，如果有人说他们是涅恰耶夫的生身父亲的话。而我在我的作品中要表达的正是这种父子相传的思想的血缘关系和继承关系。我写得远远没有成功，但却是本着良心写的。

我希冀您，殿下，作为世界上负有艰巨天命的最伟大的皇帝的储君，俄国未来的领导和主宰，可能俯察我的意图，我知道这是很差的但却是忠诚的意图，我用艺术形象描绘我国当前文明生活中之最危险的祸害。这是一种怪诞的反自然的没有独特性的、但在俄国生活中仍居主导地位的一种文明。我这种希冀使我心满意足和精神高尚。

至仁至圣的殿下，请允许我怀着无限敬仰和感恩之情做您的最忠诚的仆人。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米·彼·波戈金[①]

(1873年2月21日，彼得堡)

尊敬的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

我刚刚读完了关于别林斯基的文章[②]。您为什么不愿在如此出色的文章上署您的全名呢？“杂志的一个老读者”，——这算是什么呀![③]

文章马上就付排了。今天是礼拜三，明天您就可以收到。看在上帝的分上，请立刻来一封短信，说明您允许署名：米·波戈金。(我可以肯定地对您说：人们会认为这文章是我自己写的，以便证实我对别林斯基的观点。这里已经有许多人为这篇文章而责难我了。)[④]

还有一件事：我已经几次提笔给您写信，想写得较亲切些，以答谢您对我的问候，但最近两周我病了，最糟的是神经失调，有几天我甚至待在家中不去编辑部。因此我在等待一个

① 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任《公民报》的主编。米·彼·波戈金(1800—1875)，作家、历史学家，《公民报》的撰稿人，属斯拉夫派右翼。

② 波戈金的《评别林斯基》一文，发表于《公民报》第9期(1873年2月26日)。——俄编注

③ “杂志的一个老读者”是波戈金在稿子上的署名。后来在《公民报》上发表时，被署上“杂志的一个老读者米·波戈金”。波戈金对此很不高兴。——俄编注

④ 《老一代人》，它发表在《作家日记》1873年创刊号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篇文章遭到民粹派代表人物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的批评。后者同陀思妥耶夫斯基争论的是有教养的“俄国贵族阶级”的代表人物的历史和社会的作用问题。

时间给您写信，随便谈点什么，但至今尚未下笔。

关于您那几篇已在编辑部的文章我还要专门给您写信。而现在我最希望的却是您完全相信我的深深的敬意和对您的最诚挚的忠诚。

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米·彼·波戈金

（1873 年 2 月 26 日，彼得堡）

尊敬的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

来信说："由于必需，您终于给我回信。"您这么说是不对的（我由衷地向您重复说一句）。我在信中说过，我本想写一封较热情的信给您，说的是实话。您的反应和握手对我是珍贵的，而未回信是因为我的处境使然。

我们编辑部没有秘书，但我坚持要请一个，因为我认为，他是必须的。但是即使有了秘书，凭经验我知道，我必须亲自找文章作者们谈话，和送来新文章的人谈话；要反复阅读这些文章（这是重得可怕的负担），还要了解前任编辑留下的大堆大堆的文章。反复阅读文章占用了我大量时间，并且在损害我的健康，因为我感到干正经事的时间给占走了。如果有一篇文章决定发表，我常常不得不从头到尾地进行修改。亨斯勒的一篇文学特写①（在今天这一期上刊登）我几乎是重新改写。此

① 伊·谢·亨斯勒（1820—1870），俄国散文作家。这里指的是他的《港湾情景》。

外还得阅读乱七八糟的报纸。而我最大的痛苦是我有许多题材，我想自己写。我一边思考一边组织文章，神经紧张到失常的状态。我动笔写了，啊，真恼人，星期四我发现来不及完成。然而我又不想删掉任何东西。这样我就把已经开始写的东西放下，以便开快车赶时间（因为我已答应交梅谢尔斯基一篇文章，他们一定指望得到它），有时我是在星期四夜间抓住一篇新的什么文章动手写，打算在一昼夜之间完成，因为在我们这里周五夜间就停止接收文稿。我再说一遍，所有这一切几乎弄得我要发病。哪里还有什么时间去写信，如果想在信中谈些什么的话。

有许多事情在折磨着我，例如书刊简介栏根本就没有一个工作人员。本周斯特拉霍夫从克里米亚回来了，我十分高兴（将有评论文章了），可是他突然间得了重病。

最后，为了说明我干嘛参加杂志工作，需要谈许许多多，而我认为，要把一切都说出来又是多么困难。我的目的和思想是：社会主义自觉地并且既以最荒谬的无意识的形式，又正经八百地以卑鄙的形式——几乎腐蚀了整整一代人。事实是明摆着的，是严峻的。有时读报纸，一个最没有文化的头脑简单的人会突然激烈地说出一个词儿来，一个极为愚蠢的但肯定是出自社会主义营垒的词儿。必须进行斗争，因为一切都已受到传染。我的思想是：社会主义和基督教是针锋相对的。我想在一系列文章中贯彻的正是这一思想，然而我至今尚未着手。①

① 多年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社会主义和基督教问题一直感兴趣。在19世纪40年代他与别林斯基交往的时期就有了关于这些问题的想法（见《作家日记》1873年的文章《老一代人》）。到1864年他开始写文章《社会主义和基督教》，但未写 （转下页）

另一方面，在头脑里涌现、在内心里形成一些中、长篇小说的形象。我在构思它们，记录它们，每天都在对记录下来的布局增添一些新的特点，这时我便发现，我的全部时间都用于编杂志了，我已经不能写作了，于是我便懊悔，便感到绝望。

这就是我向您对我的生活所做的简单描述。我很想到莫斯科去一次，和您推心置腹地谈谈，谈谈许多事情。可能是在春天，做十分短暂的停留，但这未必一定。您问及我的健康状况。可能您听说过，我是一个癫痫病患者。我平均每月发病一次，已经持续多年，从在西伯利亚开始，所不同的是，近两年来我每次发病后需要有五天时间才能恢复正常状态，不像以往差不多二十年间那样只消三天工夫。现在奇怪的是，自我最近一次发病以来已有五个月了！病不发了。不知是什么原因，我担心这会是病情恶化的某种危象。不过我很少考虑健康问题。

我现在没有照片，但我一定为您搞到一张，并和我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群魔》一起寄上。如果把书读完了，尊敬的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请将您的意见告诉我。

与别林斯基我是在 1845 年 6 月认识的，同时也认识了涅克拉索夫。[①]

我会向迈科夫转告一切的。我已好久未见到他了，有整整

（接上页）完。在 1872—1875 年间的札记中有这么一条："社会主义——这也就是基督教，但它主张依赖理智达到目的。"最后，在 1881 年的《作家日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多年来的思考进行了总结，他诉诸农民的、人民的理想，对他的"俄罗斯社会主义"乌托邦理解做出如下的表述："俄罗斯人民的社会主义不在于共产主义，不在于机械的形式：因为俄罗斯人民相信，只有为了基督，全世界最终团结一致，他们才会得救。这就是我们俄罗斯的社会主义！"——俄编注

① 这是答复波戈金的提问："您在哪一年认识了别林斯基？"

一个礼拜了。

《公民报》杂志办得不错，但只是相对地说不错。订户有一千八百，就是说已经比去年多了，而且订阅工作尚未停止，正在按一定的程序进行。但今年订户不会太多，我觉得是这样，也许会达到两千五百。伊万·谢尔盖耶维奇·阿克萨科夫上月来过彼得堡，他说起他头两年的订户也没有更多一些。[①] 而零售数却比去年增加了五倍（如果不更多一些的话）。

总的来说，到年底应该会有一个系统和秩序。现在呢，我感觉到这一切尚不具备。这是新的事业，我感到失望，因为我没有干这件事的能力。

《讲话》的校样[②] 我早已收到并已阅读，像往常一样在阅读过程中迸发许多想法，我想告诉迈科夫，可我已经好久未见到他了。两周前我患了重感冒。

您在斯拉夫委员会上的讲话[③]我们都读过了，但未能刊登。（我认为，即使现在它也尚未过时，为什么会已经过时呢？[④]）唯一的原因是《公民报》已经登载了菲利波夫关于这方面的几篇文章，即关于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之间纠纷[⑤]的文

---

① 指伊·阿克萨科夫主办的《日报》（1861—1865），当初这是斯拉夫派的一份最有影响的、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② 指波戈金的小册子《关于复杂事物的简单讲话》（莫斯科：1873年）。

③ 斯拉夫慈善委员会是由莫斯科斯拉夫主义者小组于1858年建立的，米·波戈金任会长。1868年成立斯拉夫委员会彼得堡分会。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73年1月21日参加彼得堡分会。波戈金寄来讲话，拟在《公民报》上发表。——俄编注

④ 波戈金本人以为此稿未发是由于“过时了”。

⑤ 1870年保加利亚教堂宣布它脱离希腊教会，这引起了希腊总主教的抗议，以至他在1872年的一次会议上宣布保加利亚人为分裂派教徒。——俄编注

章。您读过这些文章吗？如果您已读过，那么您大概已经发现，那里有一处是部分地与您的观点相抵触的。① 由于《公民报》早些时候已在自己的刊物上宣布了自己的观点，那么这就意味着自相矛盾。在教规方面，或者最好说是在宗教方面，我为希腊人辩护。即便是为了最高尚的目的和追求也不能歪曲基督教，即至少不能像这一次保加利亚人所做的那样，把东正教看做次要的事物。然而总的来说，我认为菲利波夫的观点有些狭窄（由于急躁）。尊敬的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您是否在今年第2期的《俄国导报》上读到了康斯坦丁诺夫的文章《泛斯拉夫主义和希腊人》？（莫非就是那位早先就东方问题发表过一些作品的列昂季耶夫？②）这篇文章甚至使我惊讶。如果您没有读过，那么请您读一读，并给我写信稍稍谈谈它。我想写一篇关于它的文章。我特别感到惊讶的是文章的最后一个结论，即关于今后东方问题对于俄罗斯究竟意味着什么？（与西方的全部思想斗争，即与社会主义斗争。③）最令人奇怪的是《俄国导报》竟然刊载了这种文章，不错，它是有一些保留意见的。④

---

① 波戈金在1872年斯拉夫委员会上的讲话中对保加利亚人的举动表示同情，而菲利波夫在他的文章中则把东正教教会中的这一分裂看做是蓄意挑拨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内讧的土耳其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

② 这位署名康斯坦丁诺夫的文章作者确实就是康·尼·列昂季耶夫（1831—1891）。

③ 列昂季耶夫在文章中把整个“东方”，其中包括俄国、希腊、斯拉夫人和伊斯兰教国家，甚至印度和中国，看做传统和宗教的堡垒，并把它同那些正经历着革命骚扰的西方国家相对立：“整个东方定会联合一致站起来，成为同无神论、无政府主义以及全世界范围的粗野化作斗争的堡垒。”——俄编注

④《俄国导报》在发表列昂季耶夫的这篇文章时加了编者按，指出编辑部并不打算捍卫文章中“所说的一切”，我们不能同意作者的“某些意见”。——俄编注

关于费奥多西亚和基辅[①] 的事我一切都将照您说的办妥，并写信告诉您。

您把我和迈科夫两人称做年轻人，敬爱的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您完全有权这么称呼，因为无论是我还是迈科夫，在您这种年龄肯定不能像您一样着手写类似您论述彼得大帝的那种作品，[②] 也不能像您那样明快、干脆和胜利地反击科斯托马罗夫[③]，您对伊洛瓦伊斯基的反击几乎也是这样的。[④]（您的思想是出色的，您［就像在机械学中一样］用您在《俄国导报》上向伊洛瓦伊斯基发动的挑战开辟了一个真正的力的作用点，因为实际上，在您这一边毕竟耸立起整幢大厦，而他们为建造自己的大厦就连砖头也尚未搬足，在战斗中就把已积累起来的一些砖头乱扔出来。）不过斗争是一件好事情，真正的斗争是建造未来世界的材料。不过，我不能不怀着愤怒的心情读科斯托马罗夫写的东西。

看来我已回答了您所提出的一切问题。尊敬的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您打算上什么地方的乡村去度假？

我完全不知道我将怎样度过夏天。我有时确实会想，我从事《公民报》的编辑工作是一种不自量力的狂妄举动。比方说，不同妻子和孩子们在一起我就不能生活。夏天他们为了健康必须去乡村，要尽量离彼得堡远些，然而我却得留在《公民报》编辑部。就是说我得同家里人分开，实在难以忍受。

---

① 指波戈金的文章《费奥多西亚》和《基辅》。费奥多西亚在克里木，是黑海港口。

② 指波戈金的悲剧《彼得一世》。——俄编注

③ 尼·伊·科斯托马罗夫（1817—1885），历史学家。波戈金同他在俄国公爵的起源问题上进行争论。——俄编注

④ 德·伊·伊洛瓦伊斯基（1832—1920），历史学家。波戈金同他争论的是俄罗斯国家的起源问题。——俄编注

紧握您的手，愿上帝保佑您。

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73年7月26日，彼得堡）

我亲爱的朋友阿尼娅：

刚才收到你的信。你很少写信。十分感谢你告知孩子们的情况，很高兴，你和孩子们都健康。你使我精神振作起来。我的确病倒过，而且躺了几天：时寒时热（但未曾有过太强的发作），胃部严重失调（已经一周多了）。我服用过蓖麻油，毫无用处。现在忽冷忽热的病情似乎有所减轻，我似乎感到有力一些了，但胃仍是老样子，而且头部疼痛。我再稍事等待，如果布列特采尔[①] 在彼得堡，我就请他来诊治一下。不过，似乎就这样一切也都会好起来的。请注意，我常常去户外，虽说我并不散步。

前天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②] 来过，他十分高兴：奥布拉兹佐夫[③] 在7月23日抵达彼得堡，并已同他见过面，而且从瓦尔拉莫夫[④] 处得到了全部钱款，一下子全都收到了。奥布

① 雅·波·布列特采尔（1842—1918），医生。自1870年起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庭医生，后者弥留之际他也在场。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内弟伊·格·斯尼特金（1849—1887）。
③ 伊·格·斯尼特金的妻子奥·基·斯尼特金娜的继父，商人。
④ 伊·格·斯尼特金的债户。

拉兹佐夫态度有点儿傲慢和严厉。老太太[①] 本人寄来了一封尊称"您"的信，又送了些内衣作礼物。她在信中说，她知道自己的责任，不仅保住了本钱，而且还使之增多了。奥布拉兹佐夫表示，他在 3 月 12 日将给一万六千卢布现金和八万卢布期票，并且指定了 25 日。从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应该出具收据（一整张文书）来看，再从付款的形式来看，我感到可疑，就劝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谨慎从事。他颇感遗憾：没有律师可以商量，也没有时间去西罗茨基法院了解有关监护的报告。[②] 他已决定把收钱的日期推迟到今天（26 日），并发了电报通知奥布拉兹佐夫。昨天我在涅瓦大街上遇见他和奥莉加，只交谈了几句，因为当时下起了倾盆大雨。他急迫地告诉我说，他已去过西罗茨基法院，决定同意奥布拉兹佐夫提出的一切，此外他还许诺第二天（即今天，26 日）到我这儿。现在已是下午六点多钟，可他还没有来。应该认为他们已经取到了钱，之所以未来我这儿，要么是因为奥莉加·基里洛芙娜要了性子，要么是有些事情使他们耽搁了（他们赎买东西的事情多得很），所以他要么晚间来，要么明天早上来。

亲爱的阿尼娅，我觉得，他不能够像我们所指望的那样帮助我们，因为有奥莉加在，另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

而明天是佩恰特金[③] 的期票到期，第三十号期票，而到 8

---

① 指奥布拉兹佐夫的妻子，奥·基·斯尼特金娜的母亲。

② 西罗茨基法院专门处理孤寡的财产问题，保护他们的利益。由于奥·基·斯尼特金娜出嫁前尚未成年，因而她从其父那儿继承所得的财产在其母再嫁给奥布拉兹佐夫后应由西罗茨基法院处理。

③ 维·彼·佩恰特金（1819—1898），书商、一家造纸厂的老板，为《公民报》和《作家日记》提供纸张。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债主。

月 1 日所有的债务都将满期。

波别多诺斯采夫[①] 昨天来到了彼得堡。他到过编辑部，等过我，但我未去编辑部，他留下一张便条约我在晚上九点钟去他那儿。我在他那儿一直坐到十二点钟。他讲个不停，告诉了我许多事情，他一定要我今天再去。如果我身体不适，我就该告知他，他将自己前来我这儿一坐。昨天在他处交谈时他给我围上了方格毛毯。另外，由于在空荡荡的寓所里除了一个女佣外别无他人，尽管女佣已向外间跑去，他还是手执蜡烛送我，沿着三条黑暗的楼梯把我一直送到入口处的台阶上。这种情形倒是该让弗拉季斯拉夫列夫看一看的。波别多诺斯采夫根据一位人士的介绍在怀特岛[②] 上读了我的《罪与罚》（生平第一次），这位人士[③] 是我很敬仰的，也是你久闻其名的，波别多诺斯采夫正是伴送他去英国的。由此看来，情况还不是太糟糕。（亲爱的阿尼娅，此事你可别声张出去。）

由于生病，也由于梅谢尔斯基寄来的谈丘特切夫[④]（去世了）的文章，我把一篇已经开始写的文章放下了。[⑤] 不管怎样，下一期我应该自己发稿，因而星期六我说什么也不能外

① 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1827—1907），俄国的反动国务活动家和政论家，实际上他是亚历山大王朝政府的头目。与沙皇家庭过从甚密，为未来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讲授法学知识。1880—1905 年任正教院总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公民报》工作的年代里同他相识。他很清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对巩固俄国帝制有作用，因而他力图对作家施加影响。

② 英国南部的一个岛屿。

③ 指的是俄国王位继承人亚历山大三世，当时他应英国女王邀请由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伴同在英国避暑。

④ 费·伊·丘特切夫（1803—1873），俄国诗人，他的诗作富有哲理性。梅谢尔斯基的这篇文章是为悼念丘特切夫而写的。

⑤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想自己撰文谈谈丘特切夫，但后来他把许多时间和精力用于修改梅谢尔斯基写的一篇蹩脚的悼文。

出，整个星期里我将写一篇政治论文。[①] 我已经答应梅谢尔斯基，但有生以来从未写过政治性的文章。得阅读数十种报纸，所以我担心：可别病倒了。不过，下星期六（在8月间）我一定回家。届时御寒的大衣也将做好。你可知道，阿尼娅，我自己清楚我是在什么时候着凉的。这是在深夜三点钟，在诺夫戈罗德铁路线的一个车站上等待去尼古拉耶夫斯克线的列车，我在站台上等了一个半小时，天十分冷，而且还有雾。当时我就想：我一定会受寒。当时所有的人或是裹着旅行用的毛毯，或是穿着暖和的大衣，只有我一个人穿着夏天的衣服。

你要注意身体，亲爱的。如果我领到了钱，一定给你寄去。我亲吻两个孩子，亲吻他们一千次。你要常常给他们讲讲我的情况。你告诉柳博奇卡，叫她别伤心，叫她等着我，告诉她，说我这次将在家里待很长时间。你代我好好亲吻可爱的费佳，别让他把我忘了。再见，我亲爱的天使。我的事情太多了，多极了！这次我必须审阅全期杂志的稿件，像编辑一样，就是说要进行修改。这是一种很头痛的工作。星期六或者星期天我大约会给你写上几句，如果我能了解到一些有关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的情况的话。亲吻你们大家。你们大家都要爱我。

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太需要、太需要见到你了，尽管我在发寒热，这病在一个

① 后来发表在《公民报》上的总标题为《国外事件》的系列文章中的第1篇。

方面甚至减轻我的负担，它排除了……①

再见，亲爱的。来信讲讲你自己。你有什么痛苦？

我能等得到你的回信吗？你别读《行动》。②

致米·帕·费奥多罗夫③

（1873年9月19日，彼得堡）

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阁下：

我好久没有给您回信，请您宽宏大量，原谅我。开头，在收到您的第一封信后，我把喜剧④中的一些地方圈出，要对它们稍作修改，但我一直在思考中，未敢动笔，因此延迟了回信。而现在，在收到了您的第二封信之后，我又病倒卧床了，可我还得完成编辑部的工作，一直到现在几乎未曾有过一分钟空可以用来给您回信。

现在我要最终告诉您的是：我下不了决心，我不能动笔修改。我已经十五年没有重读我的中篇小说《舅舅的梦》了，现在呢，我将它重读了一遍，认为它写得很差。当初我是在西伯利亚写完这个作品的，是服苦役后第一次写作，唯一的目的是

---

① 省略号是信中本来就有的。——俄编注

② 在1873年的第3、4期《行动》杂志上登载有俄国革命民粹派思想家、政论家彼·尼·特卡乔夫（1844—1885/86）写的评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群魔》的论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夫人曾告诉丈夫，说她读过这一刊物。在7月26日的信里她又说："我在继续读《行动》，并得出一个信念——所有妇女都应当去当医生。"

③ 米·帕·费奥多罗夫（1846－？），作家、政论家。

④ 费奥多罗夫根据《舅舅的梦》改编而成的一个剧本。

想重新开始文学生涯，而且当时我非常担心书报检查（对一个昔日流放犯的检查）。因此我不由地写下了这一篇小玩意儿，它温顺得像鸽子一般，清白无辜得惹人注目。可以将它改编成一个独幕通俗喜剧，但要改写成一部喜剧则内容过于单薄，即便是整部中篇小说里唯一的一个严肃人物——公爵也是如此。

因此，随便您怎么办吧：您要把它搬上舞台，您就这么做吧；但我不会过问，而且我自己不会再改动只言片语。此外，我还有一点必须坚决向您请求的是：戏报上别写我的名字，就是说别写“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篇小说《舅舅的梦》改写”或诸如此类的话。我请求您别把我亮出来。如果一定需要的话，那就简单地写上“由中篇小说改编”，只是别写上我的名字。

当然，最好还是根本不把它搬上舞台。这就是我的建议。但由于我起初已经答应过您，而您又花了力气，现在已经别无它法：一切都由您做主吧。①

我只能指出一点，而且只是顺便说一句：各幕戏之间的比例似乎失调。您在莫斯科同演员中有舞台实践经验的人商量一下吧（我可从未为舞台写过什么东西），至少还是删节掉一些为好。在中篇小说中还过得去的东西，到了舞台上就不行了。舞台可不是书本，因而我觉得，多删掉一些，就会更好一些。

手稿在我这儿，我不寄给你了，因为我认为在您那儿当然会有一个手抄本。如果没有，请来信，我立即寄去。

请接受我的真诚敬意。

忠实于您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① 米·帕·费奥多罗夫听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劝告，未将《舅舅的梦》改编成剧本上演。

致弗·彼·梅谢尔斯基

（1873年11月3—4日，彼得堡）

寄自印刷厂

我深深尊敬的公爵：

对您就答《圣彼得堡新闻》一文所做的加工我完全同意，写得非常巧妙。该说的那一切都说了，而较之直接指责的形式来，它更加无法反驳。（对于指责，读者中谁也不会相信，因而从我们方面来说，它至少会是一种放空炮。）①

但是，我彻底删除了有关监督的七行文字，或者用您的说法说，有关政府在监督上花的力气的七行文字。我有文学家的声誉②，除此之外，我还有孩子，我无意断送自己③。④

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 梅谢尔斯基就《公民报》的征订问题写的《答〈圣彼得堡新闻〉的质问》一文。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此文写得好。

② 此后还有“和声誉”三字。

③ 此后还有以下一段文字：“此外，您的思想与我的信念深深相矛盾，而且它使我气愤。我补写，想给您补写（怎样?）既然现在——何况（这儿有字难予辨认）补写（?）另一种样子?”

④ 梅谢尔斯基在写《答〈圣彼得堡新闻〉的质问》时，在《公民报》的“彼得堡述评”栏内谈道：在一些学校的学生中间发现了传单。梅谢尔斯基认为，要使学生不受到传单之类的坏影响，应该建造一些公共宿舍和公共食堂，改变学生们的封闭生活方式。在议论这个问题时，梅谢尔斯基显然也谈到了“政府对大学生的监督”，这引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对。最后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已经没有丝毫有关“监督”的文字。

致米·彼·波戈金

(1873 年 11 月 12 日，彼得堡)

尊敬的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

请原谅我没有即刻给您回信。而每逢周末我都很忙，甚至没有可供自己使用的时间，没有处理家务的时间。

《公民报》编辑部非常感谢您提供《苏萨宁》① 这篇文章。我将在两期上把它刊出，因为在一期上发表的话它就嫌长了。因此，很自然，没有时间把校样寄莫斯科了②。不过，如果文章抄写得比较认真，校样中就不会有任何小差错，因为如果必要，《公民报》编辑部会认真校对。但在您的手稿中有许多地方写得潦草，有些人名难以辨认，我至今仍不知道：是谢卡托夫呢还是谢科托夫？是卡还是科？而查阅《欧洲通报》又相当麻烦。因为我们杂志社没有一个总管一切的负责人，这在出版工作上也反映出来，编辑部的书籍总不是随手可得，总是分散在人们手中。

您信中提及几期杂志，并说您怎么恳求也恳求不到③。我肯定地告诉您：我，署名写这封信的人，与此事无关。我编杂志，看文章，修改文章，间或自己也写些东西，——这就是我

---

① 指波戈金的《卫护苏萨宁》一文。按：伊万·苏萨宁（？—1613），俄国科斯特罗马县农民。1613 年为波兰干涉者部队带路，将其引入无路通行的森林沼泽地，为此而遭虐杀，后人称他为俄国人民解放斗争的英雄。

② 波戈金要求看清样。——俄编注

③ 波戈金要求给他几期杂志，上面刊有他的文章。——俄编注

的工作。至于其他一切事情，即使我想做，我也搞不清楚。

春天您有时给《公民报》寄来过一些气鼓鼓的信。我再说一遍，这些信是和我不相干的。整个经济和管理部门都不由我掌握，即使我想在这方面做些什么，那也做不到。

我已将您的要求告知了秘书和梅谢尔斯基。关于那篇谈科哈诺夫斯卡娅的文章我已对秘书说了，我本人也将记着这件事。一找到，就给您寄去。

您问我在做什么？

我一直在生病，一直情绪不好。我的两个胳膊像是捆绑着一样。一年前，我在开始担任编辑工作时，我满以为我会有更多的独立性。我因此失去了干事的劲头。迈科夫身体健康，心情愉快，他向您问候。

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斯特拉霍夫的文章①中有些地方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写。再说他本人也是同意的。②

① 尼·斯特拉霍夫写的一篇谈波戈金的小册子《关于复杂事物的简单讲话》的文章。——俄编注

② 显然是指波戈金同意斯特拉霍夫就他的《关于复杂事物的简单讲话》而写的一篇文章，而且他还请陀思妥耶夫斯基代他向斯特拉霍夫致谢。

致奥·费·米勒[①]

(1874年1月4日，彼得堡)

奥列斯特·费奥多罗维奇阁下：

非常抱歉，我现在已下不了决心刊载您的文章，——当然，这么做是违背我的心愿的。日前，我作为一名编辑被召唤到了书报检查委员会，那里的人暗示我说，关于饥荒，虽然可以写，也可以刊登所报道的事实，但不带有朝某方向倾斜的倾向性，[②]而且不能“引起人们不安”。我把这种暗示秘密地告诉您。

但是，重新读了您的文章以后，我也害怕刊登它了。再说，至少还得从文章中删去一些东西。那么还能剩下什么呢？

非常抱歉，拖了这么久，但这并非我的过错。请原谅在手稿上做了一些修改，因为文章已经发排了，由此您也可以看出我的话是真诚的。

请接受我十足的敬意。

您最忠实的仆人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 奥·费·米勒（1833—1889），文学史家、民间文学家、自由主义斯拉夫派的政论家。

② 1873—1874年间，俄国许多省闹饥荒。《公民报》在1873年10月15日发表社论《论饥荒》，为此它被禁止零售。11月14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又被传叫到书报检查委员会主任处那儿。1873年12月5日禁止零售《公民报》的命令撤销，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不得不谨慎从事。——俄编注

致弗·彼·梅谢尔斯基

（1874年3月1日，彼得堡）

亲爱的、亲切的和尊敬的公爵：

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别认为我总是想为了杂志的事不断地同您争吵，跟您作对。您只要想象一下我可能萌生的情绪和我的观点，您就会理解，在如此直接涉及我的事情上我是不能不表示我的意见的。

我指的是波隆斯基那封信。[①] 我不理解您的性格，您亲自对我说过：这“写得多么好”。然而这却是对您的最粗暴的攻击，是对您的思想的最粗暴的歪曲，——这是一种甚至可能包藏祸心的歪曲，而不仅仅是当代廉价的自由主义的一种粗暴和愚蠢的理解，现在有许多人为了私利而投奔这种自由主义——（从蠢猪屠格涅夫到窃贼帕尔姆[②]。）波隆斯基写道：“如果您写到了关于甲、乙、丙等人的情况，向我们指出，并

① 当时梅谢尔斯基以韦拉·N为笔名并以《一个漂亮女人的信》为题在《公民报》上发表一系列政论文章。在1874年的第7期上发表的第二封信《谈年轻的一代》中，他指责中学和大学在当代青年身上培养唯物主义和无宗教信仰。但雅·彼·波隆斯基不赞成这种观点，他以奥列茨为笔名撰文进行反驳，他认为“漂亮女人”的说法是一种蒙昧主义。该文在《公民报》上刊出。——俄编注。按：雅·彼·波隆斯基（1819—1898），俄国诗人。

② 亚·伊·帕尔姆是国家银行波尔塔瓦分行的主管，在1873年因侵吞公款和伪造罪受审。——俄编注

说出他们的姓名，那么……”[1]我认为，这是一种很不诚实的手法。谁来做这个直接告密者，把大家的姓名一一点出！就以我来说吧，我非常想写写有关坦波夫伪造股票案中的奥莉加·伊万诺娃[2]的文章，把她当做一个怎样以最鄙劣和完整的形式无意识地侵蚀了一个也许前所未闻虚无主义的黄毛丫头的典型来写，并指出她是一种时代特征，但我感到为难，我认为不能把她拉上社会法庭。他怎么能要求您指出（即向政府告密）甲和乙呢，如果这样他们就会除了蒙受耻辱外，还可能因为您告密而失去职务，甚至还遭到进一步的迫害。对甲和乙也是可以直接指出来的，但糟糕的是只有在那种情况下才可以指出，例如在政府已经将他指名、把他送上法庭并已对他定罪的时候，就像上述诉讼案中的科洛索夫那样。[3]波隆斯基的反对意见中所包含的正是这种诡计，在他的反对意见中一切都被歪曲和曲解了。两行文字中却有三处不合逻辑，然而却是用一种凯旋式的语气写的，而您还要刊登它！

也许，您会在“漂亮的女人”的信中予以回击。这是我所希望的！我衷心希望！

但您是会同意的，亲爱的公爵，我怎能在我们的杂志上刊登污蔑我们和我们的杂志的谤书呢？

因此我认为我完全有必要退出今后的争论，并且现在就做

① 波隆斯基指责对方的文章只做一般议论，缺乏根据。——俄编注

② 奥·伊万诺娃是伪造坦波夫-秋兹洛夫股票一案的参与者。——俄编注

③ 妇科医师科洛索夫是上述伪造股票案的主谋。——俄编注

了保留声明。请您读一读我写在校样上的这个声明。[①] 我并不坚持其中的每一句话，我只希望您别认为其中有什么东西是触犯您这位作家的。如果您发现有这种成分，请告知，以便做出解释。您不会相信，波隆斯基这种廉价自由主义的反驳给了我多大的刺激。

紧握您的手。

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现在将我的声明删去一部分。但是我请求您亲口转告波隆斯基，我不希望他牵涉到我这个编辑，否则我本人要回击，那就将是按我自己的方式进行回击了。

又及

致伊·亚·冈察洛夫

（1874 年 3 月 7 日，彼得堡）

尊敬的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

请您宽宏大量，原谅我老是麻烦您——仍是为了我为《醸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编者按中写道：编辑部之所以发表这些指责学校的意见，是因为它们毕竟反映了一种时代特征，“即使在这些指责中只有十分之一的真实，那也是可怕的。而这十分之一的真实似乎是存在的。”

资》① 所撰写的那篇拙作。我至今一直在等着校样，——因为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昨天我突然第一次从弗·彼·梅谢尔斯基处得知《醵资》文集编委会通过的一条规则：希望自己看校样的作者要在文章手稿上注明。而我在手稿上什么也没有写，因此我担心他们绕过我，自己校对、拼版，也许，已经印刷出来，而我现在已经像看不到自己的耳朵一样，看不见自己的校样了。尊敬的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我对您全部的特殊请求就是请您问一问掌管此事的人：我的稿件处于何种状况？能否把校样寄给我？如果我这一要求已经提得晚了，那么能否给我寄版样？如果尚未拼版，甚至可以把排样寄来，让我至少可以看到有哪些排错。由于我的字迹潦草，我预料到会有差错。我通过您提出请求，是因为人们对您的话大概会更加重视，胜似我给《醵资》编辑部写的全部信件（如果我给他们写信的话）。更何况我的信有可能在那里搁置很长时间。我知道，向您求助的做法极其自私，因此我再一次请您原谅。②

我信赖您的善意，同时也请您相信我对您的十分诚挚的敬意和同样的忠诚。

您的仆人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的地址是：利戈夫卡-古谢夫胡同，8号（斯利夫昌斯基住宅），17号居室。

---

① 1873年12月一些俄国作家决定出版文集《醵资》，以救济萨马拉省的灾民，冈察洛夫、涅克拉索夫都是该文集的编委。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文集提供了一篇特写《小景（在途中）》。

② 冈察洛夫回信说，他去涅克拉索夫那儿，请后者让编辑委员会秘书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寄校样。

致伊·亚·冈察洛夫

（1874 年 3 月下半月，彼得堡）

阁下：

三天前在报纸上刊登的有关《醵资》文集即将出版的启事中列举了所有撰稿人的名字，只是漏掉了我一人的名字[①]。如果这么做只是由于疏忽，那么请在以后的启事中将我的名字也列入为《醵资》提供自己作品的作者行列之中。

忠顺的仆人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伊·谢·屠格涅夫

（1874 年 6 月 5 日，彼得堡）

今天我在巴祖诺夫的书店里偶然得知您来彼得堡的消息。由于我本人明天将离开彼得堡，所以我在遇到了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公爵[②] 时请他转交给您五十塔勒，这是于 1865 年您在威斯巴登应我的特别请求借给我的。

我怀着深深的谢意归还这笔欠债时，找不出一点儿理由为自己如此延迟还债进行辩解。我只能说，我几乎一直到最近还

① 1874 年 3 月 28 日的《呼声报》和《圣彼得堡新闻报》以及 3 月 30 日的《俄罗斯世界》都刊登过《醵资》行将出版和发售的启事，在以上所有的启事中都列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

② 指弗·彼·梅谢尔斯基公爵。

回忆不起我在威斯巴登向您借钱的确切数目，是一百呢还是五十，这当然不仅不能成为我为自己辩解的理由，而且更加重了我的过错。只是在两个月之前我在整理旧的文件时找到了您当时写给我的信，其中说明了寄给我的数目，即五十塔勒。[①]

无论如何请您接受我对您的深深敬意。

您的忠诚仆人

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74 年 7 月 8—9 日，埃姆斯[②])

我可爱的亲爱的朋友阿尼娅：

今天收到了你的信，尽管今天已来不及将回信发出，我还是提笔写。首先要感谢你：你现在信写得多了。这太好了，否则等信是很难受的。我给你寄出最近一封信之后（似乎是在星期三），非常挂念你信中谈及的你的健康状况，我也很高兴，因为申克医生总算让你暂停饮用矿泉水。好吧，既然这废物起坏作用，那就别再饮用。然而你信中说，申克医生只是让你暂停饮用，以后还得再喝，难道他没有看到矿泉水起作用的征候？可能，你现在的苦闷和急躁都不过是矿泉水的影响。在这

① 据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后来说，这笔债在 1875 年才归还。屠格涅夫在收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帕·瓦·安年科夫转交的五十塔勒后，又要求归还不足的五十塔勒，因为据他记忆，他借给的是一百塔勒。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示 1865 年 8 月 8 日的信，屠格涅夫才相信自己记错了。

② 1874 年 6 月 12 日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到埃姆斯治疗肺气肿。——俄编注

里克列亨[1] 也对我起着同样的作用，虽说我在这里感到寂寞和惆怅，像在服苦役一样，但我已不像不久前那么急躁了。只谈谈这矿泉水对身体的所有其他作用吧！在我给你发出最近一封信后的第二天寒热病就好了，现在我已经完全不出汗了，虽然天气炎热不堪。我未曾服用任何药物，寒热病就消失了，由此我得出结论：这寒热不是由感冒引起的，它只不过是矿泉水在起作用。亲爱的阿尼娅，我的妻子，你信中还谈到了别的疾病发作情况。我也是这样：起初有可怕的发病征兆，之后一切突然消失，我变成了一个毫无生气的人；之后又开始了，虽说只是极为轻微的发作，但却有夜间反应。这是很不好的，因为它影响着胸部。至于谈到医疗本身，那么我怕说了好话而引起不吉利的后果，但我觉得病情有好转，因为呼吸轻松一些了，很少有罗音和气喘，最近三天我在早上醒来时甚至咳嗽也很少。但糟糕的是我有时会受凉，胸部出汗时只要稍许吹风，就会马上受凉，并咳上一晚或一天（但很少咳得更久些，好得较快）。现在我还得服用九天或十天克列亨（按医生的最后决定）。会有什么效果吗？当真会痊愈吗？但即使我在这里待到8月1日（新历），也总共才喝了四周克列亨（我认为，第五周喝的凯塞尔布鲁涅[2] 不能计算在内）。而科什拉科夫医生说过：要喝上六个星期才行！现在重要的是两件事：第一，把病治好；第二，不要治得过头。

此外，我在这里感到很厌烦，以至我有时甚至会想，还是不再治愈为好。这里有些病人说，从未有人一次彻底治好的，即使在矿泉水效果极好的条件下也是如此。重要的是第二次，

---

① 一种矿泉水的名称。
② 一种矿泉水。

即明年夏天再来接受第二个疗程，他们说，那时病就会彻底根除了。但谈何容易！人们臆想的东西还少吗！只消想一想这种痛苦就够受了！哎呀，阿尼娅，这里的一切真使我感到可恨。德国人十分卑鄙，而这里的俄国人也许比德国人还坏。埃姆斯的居民多半是每两周更换一次，留下的“老土地”不会超过三分之一，而其他的都纷纷离去，因此你会突然发现：来一些崭新的面孔。你要知道，阿尼娅，现在这里的面孔多么令人反感，以前还有一些过去帝王时期留下来的人，① 而现在——天晓得尽是些什么人。我总是尽量不去和任何人结识，尽管有些人谋求同我相识（比方说有些俄国人就是这样）。此外，埃姆斯这个小城市物价十分昂贵。我花费得很多，你要知道，这里任何一个德国人都把你当做他获利的好机会，他们恬不知耻地在账单上记下你从未买过的东西，指望你不会去查账！不过，有关这一切琐碎小事以后再同你谈吧，如果今后还值得回忆这些可恶的勾当的话。

星期二，7月21日。

你信中说了几则孩子们的笑话，我亲爱的安卡，我感到振奋，就好像我回去看望过你们一样。利利说的“善良的人们”② 使我非常开心。我是在花园里读你的信的，刚从邮局收

①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和德国皇帝威廉一世都曾在埃姆斯治疗过。——俄编注

② 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在1874年7月4日的信中告诉丈夫说：“昨天晚上柳芭要去神父家，我不放她走，她说：‘自己不出去做客，还不放别人去善良的人们家做客。’”利利是柳芭的爱称。——俄编注

到你的信，我就在幽静处找一张长椅坐下来读，我哈哈大笑，连我自己也没想到会笑成这个样子。你可知道，在我们对孩子们的教育中有一个大缺点：他们没有自己的友人，即没有女朋友和男朋友，即没有同他们一样的小孩子朋友。尽管你常来信，我仍然非常为孩子们担心。为什么申克医生不喜欢费佳胖？莫非他认为胖是危险的？是吗？不过，尽管这样，我很快就可以见到你们大家了。现在要更经常地写信，就算只是为了早些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写信。我希望在 8 月 1 日之前离开这里，不过，天知道，也许奥尔特医生会要我留到 8 月 7 日。疗效虽然有，但进展仍相当慢。不错，到 1 号还有九天，甚至是十天，但我好像仍不太相信在这几天内病情会得到彻底缓解。就拿今天来说吧，空气很潮湿，气压降低了，虽然没有下雨，一清早我的咳嗽就加剧了，似乎很难想象这一切会很快突然好转，虽说确实有些减轻。再说，如果长期治疗，身体是否能支撑得住？在这里刚才有人给我讲了一个病人的情况，他做了二十次浴疗（我不做浴疗），感到病情大大减轻；医生为此很高兴，又指定他做十次浴疗，结果这却使病人突然衰弱下来，致使以前取得的疗效全部失灵，他离开埃姆斯时比来时病得更厉害些。奥尔特医生特别仔细地问我（他每次都问我）是否开始感到虚弱和乏力？我最近一次回答他说，我丝毫没有这种感觉。但我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实情况？我已经很久感到一种不间断的疲劳，虽说饮食、睡眠和走路都和以前一样。人们都说此地的水性强烈，我明白，奥尔特医生担心我的体质坏了，从而失去全部疗效。

日前我在这里遇见了施塔肯施奈德[1]，就是在哈尔科夫专区法院任检察官的那一位。他刚在哈尔科夫结了婚，在5月份，和妻子一起去国外旅行了两个月（像我们一样，你记得的，不过我们不是去两个月）。他是一个很纯朴和坦率的年轻人，也挺聪明，他来看过我，并向我讲起他们到过巴黎，在那里花掉大量的钱，只得精打细算怎么才能返回家乡。五天前，他们在瑞士苏黎世请了一位名医检查了一下他略有疼痛的胸部。名医检查后大吃一惊，坚决建议他趁在国外期间不失时机地做克列亨治疗，哪怕只治疗两个星期也好。（许多人被送来此地治疗两周，甚至是十天。）他们住在一个很窄小的房子里，但用餐却是订得最好的 table d'hôte[2]。她十八岁左右，长得很不错（hautes couleurs[3]）——一个地地道道的俄罗斯女人。他们俩都痛骂德国人。我未曾去过他们的住处，我尽量故意盘算着趁他们不在家时去造访。问题在于我对这一切颇感厌烦，任何的相识和任何一张新面孔都令人厌烦。不，阿尼娅，我亲爱的，我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高于这里所有的人，——当然，并非在道德品质方面（这一点只有上帝才能评判），而是在文化修养方面，就是说他们感到高兴的东西我却觉得无聊，他们的谈话和思想在我心目中都是乏味的和肤浅的，他们的举止庸俗，他们的知识十分贫乏，没有丝毫独立精神，但他们却妄自尊大，粗鲁无礼。我这不是在讲施塔肯施奈德夫妇，我讲的是所有这里的废物，包括俄国人、德国人。有时我会非常气恼，

---

① 阿·安·施塔肯施奈德（1841—1916后），法律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在法学方面、尤其是在写《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过程中向他求教。

② 法文：定餐，客饭。

③ 法文：花一般的容貌。

虽说我向自己保证要沉默，但有时却会按捺不住自己。在发矿泉水克列亨的一旁人们你拥我挤（你交上自己的杯子，然后他们从栏杆那一边把盛满了水的杯子还给你）。忙碌和挤得最凶的是妇女，谁能想到，还有一些德国老头子。他要交上杯子，推推挤挤朝前冲，手伸得长长的，整个身子在颤动。我差不多每天都忍不住要教训这些德国人中的某个人：Mein Herr，man muss ruhig sein. Sie werden kriegen. Man wird nicht verzeihen.[①] 总的说来，在这些喝矿泉水的德国人之中我被认为是一个肝火很旺的俄国人（我听到过他们这么说），你怎么能想到，这主要是因为我不让他们把水浇到我身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此外就是我不让站在我后面等着取水的人只顾自己从后面把拿着杯子的手搁在我的肩头或背上。德国人太没有教养（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如果他在排队等待、站在人家后面时，不管他是站在谁后面，由于他手持杯子，由于他不耐烦地不断举起杯子，让人家知道他在等着，而为了不悬空地举着杯子，通常是把一只持杯的手放在前面那个人的肩上，甚至放在女人的肩上。有一次我不允许一个德国人这么做，并且教训了他，说他极无教养。这个德国人发火了，他回答我说：这里不是讲究沙龙礼貌的地方。我回答他说，对于有礼貌的人来说，到处都要讲礼貌。一场争论就这样结束了。你信吗，阿尼娅，在受够一个半钟头散步（在饮用矿泉水的情况下）的折磨之后回到住处，在八点多钟喝世界上最苦涩的咖啡（胃口却特别好），在这种时候回想起早晨的某次邂逅，就会大笑不已。但有时却感到十分懊恼和愁闷：不能把什么都归罪于矿泉水的作

① 德文：先生，应该安静。您会得到水的。这么做人家不会原谅您的。

用，——有那么一些东西，它们本身就是非常令人懊恼的，与矿泉水的作用无关。

日前有一次在 table d'hôte，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成员众多的俄国家庭。我发觉他们想同我结识。随他们的便吧，但我一句话也没有说，他们呢，同我相遇时，突然一个个开始向我行礼问候。这一家人的父亲（一个坐立不安的人）硬是要同我谈文学。毫无办法，第三天我只好坐在大厅的另一头吃饭，似乎我已做得很明显，因为我原先坐的位置早就算是我的位置了。你猜怎么着，他又跑到我的新座位这边来和我谈话。不过，也有些正派的俄国人。

我一直在给你写这些琐事。烦闷不堪，——这才是主要的情况！说真的，在此之前，我还不知道什么叫烦闷。一离开埃姆斯，我就要在胸前画十字感谢上帝。顺便说说，离开埃姆斯后我又上哪儿去？这里的大夫们有一条惯例：在一个疗程之后打发病人出去一个星期，呼吸新鲜空气，比方说去巴伐利亚的罗尔省①，或者甚至打发去科摩②。但到那时，显然，我的钱差不多在这里用完，供我直接回家用还够，再去什么别的地方就办不到了，钱会不够用了。

安卡，我可爱的，我亲爱的，我梦想着你，紧紧地拥抱你。愿你更健康，更快乐！（你为什么不玩玩纸牌，像去年一样？）盼你好好照看两个孩子。我祝福并亲吻孩子们。你要常常向他们提到我。你对他们说，我一个心思在想念他们。好，再见吧。下雨了（气温是二十五度），虽然邮局很近，但我不知道怎么去得了。再一次拥抱你，亲吻你全身，你都想象不出

① 奥地利的一个省。
② 在意大利北部，是一个疗养地。

怎么个亲吻法。

向保姆和大家问好。

全身心属于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在这里瘦了许多，全身都瘦了，这是矿泉水的作用。

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74 年 7 月 14 日，埃姆斯）

我尊贵的朋友阿尼娅：

上封信中你答应在礼拜二给我写信。要是这样，你的信一定该在昨天，即礼拜六到达，然而你的信没有来，我非常惊讶。此外，今天，即礼拜天，我早上八点钟去邮局（柏林的邮件也有在晚上十点钟到的），我想，昨天你的信可能到得晚，但我听到的又是办事员的声音："Nichts da."[①] 我承认：我非常担心，但愿上帝保佑你和孩子们一切平安。我甚至夜里都睡不好，我想，怕是你生病了，所以不能写信。我也想，莫非是孩子们有了什么不幸，而你不想写信让我担惊受怕。哎呀，阿尼娅，如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那你就做得不对了，小鸽子，你答应过一定准时给我写信，但你没有做到。你要知道，这一切都使我感到痛苦。我现在在责备你，但我心里却在想："怎么，也许她现在生病躺在床上呢！"在埃姆斯这里有一条可恶的规定，就是在礼拜天邮局的门从早上九点钟一直关到晚上才

① 德文："什么也没有。"

开，只开那么一会儿时间。我已在这里度过了五个礼拜天，却一次也没有赶上这一会儿时间，因为并未明确规定开放的时间。你晚上来到邮局，——他们对你说："刚才还开着呢！现在只好等到明天了。"来寄邮件的人很多，他们却来这么一套！我现在体验着双重苦恼。即使你的信今天到了，我也可能今天收不到它。如果明天和后天我仍是收不到，怎么办呢？那我就给你发电报。今天我要去电报站了解一下，有没有给我的电报？总而言之，对我来说今天整整一天都是一种折磨，要到我收到你寄来的一些什么东西时为止。

假使我昨天收到了你的信，那么我昨天就会给你寄出回信。而今天，由于邮局关门，所以我不知道我能否发出。此外，在发信之前我非常想先收到你的信，也许你信中会有什么事情一定需要我马上回复。现在我谈谈我自己。我的医疗不见起色。自从奥尔特医生要我比以前饮用更多的矿泉水以来，已经十天，他预言过会有效果。结果呢，虽然病情确实有所减轻，咳嗽总算少一些，呼吸轻松了一些等等，但在某个部位（疼痛部位）的罗音依然没有消失，胸部这个疼痛的地方不想彻底长好。再加上我们这里最近四天下了雨，早上有雾，天气寒冷。我认为罗音加重当然由于这潮湿的天气（比方说，今天天气晴朗，虽然早上也有大雾，但我感到无比轻松），潮湿同以前一样对我的胸部有着很大的影响，光凭这一点就足以看出我的病没有好，只消我一停止饮用克列亨，一切就都会复发。根据这些我是这么想的：通过在埃姆斯的治疗，我不获得某种疗效（有可能是相当大的疗效）就离开是不行的，但是这种疗效非常像我冬天接受压缩空气治疗所获得的效果，即病情大大缓解，不接受压缩空气治疗的话，我可能还躺在病床上，并由于寒热和痢疾而瘦成一身皮包骨，然而我却未能完全康复。真

的，在这里情况也将会是这样。昨天我去奥尔特医生处，向他解释说，到上次（九天以前）他自己为我指定的医疗和痊愈日期外加一周时间等等（我曾在信中告诉过你）总共还剩三天时间（正好是在礼拜二到期），因此我请求他给我进行一次检查。他做了检查和听诊，从他面部的表情我看出，效果似乎不完全令人满意。他对我说，要我在埃姆斯再留一个礼拜，这样我就在埃姆斯整整待上六个礼拜，他又一次十分肯定地预言会有良好结果。因此我在这里大概要待到8月3号或4号，我可不知道他会不会到时候再给我加一周？我想，他不会再加了。对这位奥尔特医生我一直不十分满意，他好像态度很轻率，给人治病像是在碰运气。施塔肯施奈德病得似乎比我更厉害，他来这里治疗三个星期，因为他实在不能待更久些，他的医生格罗斯曼（这里许多人夸赞格罗斯曼，说他工作努力，对病人十分细心）一下子就决定让他既喝克列亨，又做喷射治疗喉咙（这里所有的人都接受这种治疗），还让他用矿泉水洗澡。昨天我还缠着奥尔特，问他是否再给增加一些什么医疗措施，他回答说什么也不需要增加。施塔肯施奈德听到我说奥尔特医生从未检查过我的喉咙，他十分惊讶。早就有人建议过我，要我去找格罗斯曼。昨天早上在去奥尔特那儿之前我找了格罗斯曼。他一听我说我已在奥尔特医生那儿治疗，而且已经是第五周了，他就直截了当地拒绝给我做听诊。他说："您有自己的医生，干吗还来找我？"你瞧，他们这里是什么风气！他出于camaraderie①，出于他匠人的荣誉拒绝了病人，然而病人倒是完全有权不信任自己的医生的，而医生则有责任帮助任何一个前来求医的人。而这么一来，病人甚至不敢更换医生。

① 法文：团结精神。

因此，从今天算起，我将在这里再待上一周，可能再加下一周的半周，到那时我当然要走了，从未有人在这里接受过六周以上的治疗的。如果在这六个礼拜里尚未治好，那么继续在这里待下去也就毫无用处了。因此我想，我的小鸽子阿尼娅，如果你在收到这封信后想马上答复，你还可以回信（我甚至求你一定要给我写一封信），因为很可能信还来得及寄到。以防万一，你把信写得短一些。再说我还将留一个地址在这里：彼得堡，poste restante，他们一定会把这封信退还给我们。我之所以请你一定写信，是因为我可能会再留一段时间，就看奥尔特医生如何决定。我呢，我不会早于下周一或二（即从今天算起九天左右）去找他，以便在他所指定的整个治疗期限结束后获得一个比较完整的结果。

最后，我把有关自己的情况再总结一下：总的来说，我的身体在这里大大增强了，虽说我丝毫也没有胖一些。一切机能（睡眠、吃饭等等）都非常之好，是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好，甚至气力也比来此地时大多了，精神饱满一些，疲劳感减少了。施塔肯施奈德发现，我的气色比起他在彼得堡看到我时好得多。我认为，所有这一切并非得益于这里的气候，这里的气候非常不好，而是完全得益于克列亨（因此我才仍然指望着它也能有助于我的胸部，因为在这里有效治疗的最明显的征兆是：整个机体同时得到修复）。至于说到我在这里所感到的寂寞，它是无边无际的，是不可言状的。我不知道如何才能摆脱这种寂寞。我认为，这甚至是不自然的，是病态的。对埃姆斯这个地方我感到厌恶、仇恨和气愤。现在我只同施塔肯施奈德会面，而且只是在矿泉旁。我们一道喝矿泉水，一道散步。我认为他是一个心地非常纯朴的好人。他的年轻妻子更多的是坐在家中，她甚至是有一些病痛（脚疼）。他们请我去，我只拜访

过他们一次。他们生活很节约，虽说已经收到了一笔钱。我不知道该怎么节约，钱花得很快，尽管我的一切花费都安排得十分恰当和正确。现在我在住所吃饭（从旅馆里给我送来，加付一个塔勒），我不去餐馆，因为在那儿的大厅里几乎到处都有穿堂风。在住处我在认真地写提纲，关于这件事我就不说了。[①] 但是有了一个恰当的布局的话，写作将会进行得非常顺利。是啊，希望能写出一个成功的提纲！能写出来吗？我真想写出一些不寻常的东西来，但是一想到《祖国纪事》不会下决心发表我的作品的一些看法，我的手就几乎瘫痪了。[②]但是关于这一切在信中是写不完的。总的来说，关于未来我想得很多。我也在想，我们将何以为生？这可是一个重大问题！上帝是一直保佑我们的，今后也会在某种程度上这么做。我完全只指望于他的恩惠。

我的小鸽子，可能我们很快要相会了。我多么向往这一天啊！我将尽量使这封信留在我手中的时间长一些，因为我指望着今天能收到你的信。哎呀，快来信吧，否则再说你也不信，我是多么担心。我拥抱你，拥抱两个孩子，我祝福他们。我总做一些噩梦，梦见哥哥、父亲，而他们在梦中的出现从未预兆过什么好事。你知道吗，一些不吉利的事实早就迫使我相信这一点了。紧紧地亲吻你，我开始更多地想你，而这是不好受的。替我对孩子们说几句话吧！他们身体都好吗，我的这两个天使？替我向大家问好，特别是向保姆问好。

---

①② 撰写长篇小说《少年》的工作。《少年》是《祖国纪事》的涅克拉索夫约他写的，但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该刊在观点上历来有分歧，所以他为此担心。

永远属于你的不变心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傍晚五点钟。刚才邮局门开了，但没有你寄来的只言片语！天哪，你们那儿出了什么事啦！但如果是你生病了，为什么亚历山大·卡尔洛维奇不告诉我呢？他是答应过的呀！阿尼娅，阿尼娅，你要知道，现在我会多么难受！我的心情本来就已经非常痛苦，苦恼得真想自杀了！但如果当真发生了什么不幸，而不只是你健忘，那怎么办？上帝呀，给一个什么消息吧，哪怕是不幸的消息，只是不要这样不明不白，音信全无！

又及

致维·费·普齐科维奇[①]

(1874 年 8 月 11 日，旧鲁萨)

维克托·费奥菲洛维奇阁下：

两周前我路过彼得堡时，您殷切地答应过为我收集好各报刊载的有关多尔古申[②]及其一伙的诉讼案的材料，我未来得及上您那儿取报纸，因为我确实一点时间也没有。我写这封信是急于要预告您：日内将有一位女士上编辑部拜访您，我托她前

---

① 维·费·普齐科维奇（1843—1912 后），保守派作家和政论家。

② 亚·瓦·多尔古申（1848—1885）是革命民粹派“多尔古申派”小组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革命传单的起草人。1874 年 7 月 9 日到 15 日，他及其小组成员被指书写和散发传单、煽动人心而受到审判，判处十年苦役，1881 年改判十五年苦役。他卒于施吕瑟尔堡要塞。——俄编注

去办这件事。如果您已经为我收集好诉讼案的材料，那么务请把这些报纸交给她。公爵[①] 建议我阅读《莫斯科新闻》上的材料，可是我自己也知道为什么那里的材料更使人感兴趣。因此我肯切地请求您，或者给我《莫斯科新闻》的材料，或者，如果这一点做不到的话，就给我《呼声报》上的材料。报纸上的这些材料对于我目前正从事着的文学工作是极其需要的，[②] 如果您，尊敬的维克托·费奥菲洛维奇，现在仍对我非常友好，不拒绝给我以帮助，我将非常非常感激，而且我向您保证，我决不会忘记《公民报》给我的好处[③]。

如果这位女士到的时候您不在家，请您将这些报纸留给编辑部的某个什么人，以便根据她的请求转交给她。

整个冬天我将留在旧鲁萨[④]（为了加紧工作），但在冬天我将去彼得堡三四次，住上十天左右或者更久些。我第一次去彼得堡将在 9 月中旬左右。请向公爵转达我的深深敬意，同时也请向亚历山大·乌斯季诺维奇以及您遇到的所有我们的人转达我最深的敬意。

而现在请接受我对您的充分敬意。

始终是您的仆人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 指弗·彼·梅谢尔斯基。
② 正在撰写中的长篇小说《少年》。在描写该书人物杰尔加乔夫及其小组成员时，参考了多尔古申案的一些材料。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于当年 4 月正式离开《公民报》。普齐科维奇继他之后任《公民报》主编。
④ 指他当时租用的一位神父的乡间别墅。1877 年春他以一千一百五十卢布买下，此后他每年在此度夏。

致尼·阿·涅克拉索夫

(1874年10月20日，旧鲁萨)

尊敬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

在现在这个时刻收到《祖国纪事》，它对我来说不仅具有诱惑力，而且几乎是必不可少的。今年我总共才读了最初的四期，后来在5月份我本想订阅，但我推迟了，想等到定居后再说。现在我已在这里固定居住下来，整个冬天都不外出，因此非常感谢您建议我现在收阅杂志①。

我作为一个作者，毫无疑问，对作品的成功与否是干脆什么都不能说的（即使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也是如此）。写东西我是在写，但写成的将只是上帝所赐予的。我尽量做到从1月开始刊登作品。② 不管怎样，我将提前即在11月底奉告工作进展情况。无论如何我不会迟于12月10日将作品寄上（或者我自己送上）。

感谢您祝愿我身体健康和情绪良好。我向您承认，我的健康状况比我的情绪更使我懊丧：癫痫病连续发作了两次，因而情绪很差，又正好碰上了现在这个时刻。

我也祝您一切都好：身体健康，事业顺利。您是否在为第

① 涅克拉索夫当时是《祖国纪事》主编。他在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说："自1875年第1期起将给您寄《祖国纪事》，而如果您也要本年度的杂志，只要来信就寄上。"

② 1875年第1期《祖国纪事》上刊载了长篇小说《少年》的前五章。

一期写作品？要是这样，那会是十分令人高兴的事情。[1]

您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帕·亚·伊萨耶夫

（1874年12月11日，旧鲁萨）

亲爱的帕沙：

我至今未答复你11月12日的来信，唯一的原因是我完全没有时间。我的才能的气质就是如此：在工作紧张的时候我不能摆脱工作，特别是不能分心去做一些麻烦和复杂的事情，这种事情需要长时间思考判断并进行解释后方能理出一个头绪来。而如果事先就已确信不会有任何用处，那么当然手也就不去沾边了。

你将我诚心诚意希望帮助你而寄给你的二十五卢布退还了给我。如果说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给你写了一封令你不愉快的信，那么在这桩事情上你没有任何理由把我们两人混同起来。你是在和我打交道，你收到的是我寄的钱，而不是她寄的，更何况关于她写给你的信我一无所知。我是什么也不知道，对此你自己也清楚，不然的话我又该怎么理解你信中的第一页，你写道：你相信而且继续相信我对你的善良和诚挚的感情。如果你相信我对你的感情，那就是说你不把我的感情与你所猜测的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对你的反感混在一起。如果是

① 1875年第1期《祖国纪事》的开篇正是涅克拉索夫的抒情诗《忧郁》。——俄编注

这样，那你又为什么把二十五卢布寄还给我呢？既然你寄还了，那就是说你确实是把我们的感情混同起来，而且猜测我们安的是同样的心计。这么一来，你信中的第1页反倒成了谎言，等等，等等。真是一个卡法结。[①]谁能弄得清楚像你这种没有逻辑的人而且部分地说是缺乏修养的人的胡言乱语。

但是，就算你只做了一件不符合逻辑的事吧！你倒说说，你生什么气？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没有给我看她的信，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封信。但即使从旁观者的身份来看（我对你来说可不是什么旁观者），你那么对待自己的孩子们，也不能不感到愤怒。你知道教养院是怎么一回事吗[②]？你知道把新生婴儿放在芬兰人那里喂养是怎么一回事吗？这是让他生活在垃圾、龌龊和恶臭之中，挨拧，甚至还可能要挨打，这是叫他必死无疑。我的朋友帕沙，我并不是在责备你，虽说对这种事我也不能无动于衷。可不是吗，你只是我的继子，可我并没有把你随便送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当学徒，去当仆人，去做皮匠，我照料你，教育你，让你学习，而且现在仍在为你尽力，为你给人写信，为你去向那些天知道是什么样的人求情，——做这种事对我来说有时真是像尖刀刺心。然而你甚至对我以及一向为你尽力的、我的亲人们如此计较，如此急迫地要求我们履行对你的责任，——但你自己却漫不经心地对待自己的道义责任，对待做人的责任，漫不经心地对待子女和父亲。你为什么现在这么生气，这么认真？你至少应该把我们的相互关系总起来想一想，从你的童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对你来说并不是一个随

① 卡法（现在的费奥多西亚）地方的一种图案复杂的珍珠花边，用在这里的意思是：复杂难以解开的结子。——俄编注

② 帕沙的妻子把刚生下来不久的第二个女儿交教养院喂养。——俄编注

随便便的什么人，可以让你对我如此斤斤计较。再说，关于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你在写给我的信中本可避免使用这种尖刻的说法，例如“……在您夫人的来信中不讲任何礼貌，对我说了许多侮辱性的话……”。

将韦罗奇卡的照片①寄还给你。如果你想要和我彻底断绝关系，那就让你自己的良心评判你吧。如果你并不想这么做，那你就间或来信讲讲你的情况，我一直是诚挚地关心着你的命运的。不过，我丝毫也不强求你，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爱着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74年12月18日，旧鲁萨）

亲爱的阿尼娅：

今天早上九点钟我被你寄来的电报唤醒了，不过我还是很高兴的。你一路上是否顺利？② 现在，此时此刻，你也许已经见到了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已经见到了潘捷列耶夫兄弟③（你同他们当然是吵了一场）。看在上帝的分上，阿尼娅，要心平气和，别让自己动怒，别急躁，别悲观失望，最主要的是要

---

① 伊萨耶夫在前一封信中把长女韦罗奇卡的照片寄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现在，显然，他又要求把照片还给他。——俄编注

② 1874年12月17日到23日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为自己印行的《死屋手记》的出版和销售一事在彼得堡待了几天。——俄编注

③ 潘捷列耶夫兄弟是彼得堡一家印刷厂的厂主，《死屋手记》是在他们厂赊印的。——俄编注

保重身体，多睡觉，一定要做到我告诉你的有关医嘱的一切。我们这里一切都平安，两个孩子的身体都很好。今天天气温和一些，我已打发他们去神父① 家了，不过是在两点钟才送去的，我给了他们钱雇马车。他们在等着你捎玩具来。昨天我问费佳："妈妈现在在哪儿?"他想了一下，严肃地回答说："我不知道。"昨天在我卷纸烟的时候他们跳起舞来，费佳想出了一种新的舞步：利利站在镜子旁，而费佳站在她对面，在门旁，两人合着节拍（利利的姿态很优美）迎着对方走；当走（总是合着节拍走的）到一起时，费佳吻利利，亲吻后他们又分开，费佳走向镜子，而利利则走向费佳原来站的地方，就这样来来往往。这种舞态他们反复做了十次，而且每次走到一起时都互相接吻，非常之优美。

我未收到任何来信，也未必会有信来。涅克拉索夫想必已把稿子② 直接付排了，但他会寄校样来吗? 如果我们的事情都能顺利安排就好了。再见，阿尼娅。看来我只能在 20 号那天才收到你的信并得知一些情况。不过最好还是你回来后讲一讲，那样会更有意思。现在你只消在来信中简单列举一些最主要的事情。再见，紧紧拥抱你。

你的衷心爱你并苦苦思念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孩子们亲吻你。

别为我们操心，我们这里现在一切都好。

---

① 旧鲁萨的神父伊·伊·鲁缅采夫（1835—1904）。自 1872 年夏天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租住他的别墅，从此相互建立了友好关系。

② 长篇小说《少年》。

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74年12月20日，旧鲁萨)

昨天收到了你一封无精打采的信，总共才有十行，但我十分满意：你已平安抵达。主要的是你身体健康。你现在怎样消磨时间呢？我不仅在迫不及待地等着你，而且还怀着好奇心在等。说不定你会给我讲些消息。感谢上帝，两个孩子都非常健康，但愿不因我这句夸奖话而引起不吉利后果。他们不打扰我，我早上睡的时间很长。今天白天虽说不特别冷，也没有风，但有点儿潮湿，还有霜。不过，我还是让他们到神父家去玩，并给了他们雇马车的钱。利利可爱极了。费佳也一样，不过有点儿管不住他了，他不听保姆的话，很顽皮；夜间他睡得很香，利利奇卡也是这样。他们在等着你回来，昨天他们还在说他们很爱你。昨天午间神父（格奥尔吉耶夫斯基教堂的神父）[1] 来过，他坐了将近一个钟头，一直到我们上邮局时才离开。唉，书商们中间几乎没有一个人响应。看来，《死屋手记》定将搁浅，除非以后一些图书馆和一些爱好者会慢慢地逐渐把书买光[2]。人们对我们并不很重视，阿尼娅。昨天我在《公民》上读到（也许，你在彼得堡也听说了），列夫·托尔斯泰将自己的一部长篇小说[3] 卖给了《俄国导报》，有四十个印张，从1月份开始登载，——每一印张五百卢布，即总共二万卢

① 伊·伊·鲁缅采夫。

② 实际上，据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日记说，她于此次在彼得堡销售了七百册《死屋手记》。——俄编注

③ 指《安娜·卡列尼娜》。

布。对我他们连二百五十卢布都不能马上下决心支付，而对托尔斯泰却心甘情愿地支付五百卢布！不，他们把我看得太低了，只因为我是靠写作为生的。现在涅克拉索夫完全可以压制我，如果我有什么会违反他们的办刊方向的话，因为他清楚《俄国导报》现在（即明年）不会要我的东西，因为《俄国导报》编辑部里已堆满了许多长篇小说。但是尽管今年我们不得不请求施舍，在方向上我连一行文字也决不会让步！波利亚科夫①对我们的事情是否知道一些什么？② 如果能够快些得到钱以备不时之需就好啦！否则我们就会如鱼失水，束手无策。从涅克拉索夫那里依然是音讯全无。③

再见，阿尼娅！我拥抱你！你大概不会早于 22 日收到这封信，谁知道呢，也许你会收不到这封信。也就是说，这是我给你的最后的一封信；如果我明天写信，就意味着完全冒险，冒你会收不着信的险。因此你要知道这一情况，别担心。也别为孩子们担心，我会看管好他们，这对我并不是什么特别的负担。请你别把我的信遗失或扔在你在彼得堡落脚的地方，别让别人给读了。如果你能收到这封信的话，请向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和弟弟问好。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好吗？她是否已同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一起外出了？也代我问候她。

再见，你在彼得堡要保重自己的身体；报上一直在报道有关伤寒的消息。看在上帝的分上，你要保重。

---

① 鲍·鲍·波利亚科夫（卒于 1884 年），彼得堡的一个律师。——俄编注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姨母的遗产分配一事。——俄编注

③ 1874 年 12 月 18 日涅克拉索夫已写信告诉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少年》已经发排，不久就可看校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妻子写这封信时尚未收到涅克拉索夫的信。——俄编注

你的全部亲人：我，利利和费佳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刚才在邮局没有收到你的信。怎么一回事？我整整这一夜要受折磨了。

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75 年 2 月 6 日，彼得堡）

亲爱的阿尼娅：

昨天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涅克拉索夫，他焦急地等着我，因为事情已经迫不及待了。全部情况我不细说，只讲一点：他非常友好和热情地接待了我。他对长篇小说[①] 感到十分满意，虽说尚未读过小说的第 2 部[②]。但他转达了读过这一部的萨尔蒂科夫的意见，说后者也是赞不绝口。[③] 涅克拉索夫本人是只读最后一次校样的。萨尔蒂科夫的健康状况很糟糕，据涅克拉索夫说，他几乎垂危。我在涅克拉索夫处看了一部分校样，其余的我都带回去读。我并不太喜欢校样上的小说。涅克拉索夫很乐意地答应预支稿酬，并应我的要求暂付二百卢布。我想给你寄七十五卢布，明天或者后天寄出，但是我很清楚：没有时间，我已经去过西蒙诺夫那儿，领了供一星期使用

①② 指《少年》和它的第 1 部后半部分。

③ 当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读的是第 1 部的第 5～7 章。后来他对《少年》的评价发生了变化。他读了小说第 2 部的第 8～9 两章后，在 1875 年 6 月 3 日写给涅克拉索夫的信中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简直是荒唐的。"

的就诊券，是从三点到五点钟的那几轮。[1] 这时间几乎是极坏的，因为正是办事的时间！而我却不能干事情，得坐在一个钟形罩子下。接着我去了《公民报》编辑部，我很懊恼地得知，公爵[2] 在前夜，即在 2 月 4 日突然到巴黎去了：他收到有关他的兄长、侍从武官在巴黎去世的电报。也许，他在那里得待上一个月。因此我在彼得堡几乎就没有一个熟人了。在普齐科维奇处我听说，Sine ira[3] 在《彼得堡新闻》上发了文章，——你想一想这是谁！——是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维约夫！[4]接着我去看望巴祖诺夫，但未遇上，我拿了一本《俄国导报》。[5] 接着我用了午餐，至七点钟去迈科夫家。安娜·伊万诺芙娜[6]看戏去了。迈科夫接待我时表面上很热情，但我立即发现了他额上的深深皱纹。斯特拉霍夫也迎了出来。关于我的长篇小说[7] 一句话也没有说，显然是不想让我不痛快。关于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8] 也未多谈。但所说的话都说得十分兴奋，令人好笑。我当时讲，既然托尔斯泰在《祖国纪

---

① 彼得堡肺科医生 Л. Н. 西蒙诺夫设有专门诊所，以压缩空气在钟形罩下为病人治病。陀思妥耶夫斯基于 1875—1876 年间在该诊所就医。——俄编注

② 指弗·彼·梅谢尔斯基。

③ 拉丁文：并不愤怒。

④ 作家弗·谢·索洛维约夫以“并不愤怒”为笔名在《彼得堡新闻》上发表两篇文章，给《少年》以很高评价。——俄编注

⑤ 在 1875 年的第 1 期《俄国导报》上开始连载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俄编注

⑥ 指阿·迈科夫的妻子。——俄编注

⑦ 指《少年》。斯特拉霍夫和迈科夫对《少年》持冷淡态度，这是因为《少年》发表在与他们观点不同的民主派刊物《祖国纪事》上。

⑧ 指《安娜·卡列尼娜》。

事》上发表作品[①]，那么干嘛要责怪我，——我刚启口，迈科夫就双眉紧锁，并打断了谈话，我也没有坚持谈下去。总之，我发现，这中间有些文章，而发生的就是我同你谈过的事，亦即迈科夫散布过有关我的想法。[②]在我告辞时斯特拉霍夫说：大约我还将去迈科夫那儿，因而我们还会见面，而说这话时迈科夫也在场，却一声不吭，没有说他见到我时会很高兴。我对斯特拉霍夫说：希望他在星期五傍晚到我下榻的兹纳缅斯克旅馆喝茶，他回答说：我同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③]一起来，但迈科夫立即拒绝，说他星期五不能去，可以在星期六到科尔尼洛夫[④]家见面。总之，显然毫无好感。阿夫谢延科[⑤]在《俄罗斯世界》上把《少年》骂了一通，[⑥]但迈科夫说这么做是愚蠢的。《俄罗斯世界》上那篇文章我没有见到过。

校样很多，我很晚才躺下睡觉，但我已经睡够了。现在已经两点钟，去西蒙诺夫处治疗是不该迟到的，而且我还得顺路去《公民报》编辑部取你的信。

刚才又送来了校样，是最后两章的全部校样。萨尔蒂科夫不会看它了，所以我必须仔细阅读，今天除了上澡堂外我任何

---

① 托尔斯泰在《祖国纪事》上发表论文《谈国民教育》。——俄编注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祖国纪事》妥协和接近的想法。——俄编注

③ 即阿·迈科夫。

④ 伊·彼·科尔尼洛夫（1811—1901），国务活动家，斯拉夫慈善事业协会主席。

⑤ 瓦·格·阿夫谢延科（1842—1913），保守的小说家和批评家，《俄国导报》的撰稿人。

⑥ 阿夫谢延科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不道德并脱离现实生活。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1876年，4月号）中对阿夫谢延科的意见进行了无情剖析。

地方都不去。再见，亲爱的，拥抱你和孩子们。别抱怨这封信的文字公函化：我没有时间，我不知道以后是否有空。再见。

全身心属于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你信不信：波尔菲里·拉曼斯基[①]竟用匕首刺进自己心脏而自杀。不过，安葬他时还是按基督教仪式。[②]

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75年2月7日，彼得堡)

亲爱的朋友阿尼娅：

我一直非常之忙，干什么事时间都不够用。昨天又给我压上来一大堆尚未读过的校样[③]，然而我一整天未能碰它。写好了昨天给你的那封信之后，我就去普齐科维奇处，在那里没有收到你的信。接着我回到旅馆，突然收到了警察区段长的通知，要我在7日（即今天）上午九点钟前去说明有关护照的事。由于我预见到早上九点钟去不成，所以我立即上警察段去了；未能找到任何人，让我傍晚去。差一点儿没赶上做钟形罩下的治疗。西蒙诺夫总要求我让他检查胸部，但为此必须提前

① 波·伊·拉曼斯基（1824—1875）在19世纪40年代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识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他曾在一次小组会议上听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读别林斯基写给果戈理的信。——俄编注

② 他是自杀的，本来不能按照基督教仪式安葬。

③ 指《少年》的校样。——俄编注

半小时去他的诊所，而我今天本已预先感到会迟到。钟形罩下的治疗结束后我回旅馆用午餐。这家兹纳缅斯克旅馆破旧不堪，收费却很昂贵。我刚坐下进餐，普齐科维奇来了，带来一封你的信。（注意：可见你的信差不多是在傍晚到他那儿的。）我一边吃饭，一边同普齐科维奇谈话。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接下来我又奔往警察段。那里差不多让我耽搁了两个小时，公民证登记员终于来到，他说："您有居住证，但它是临时的，而依法您早该将它换成永久公民证。"事情是结束了，但我同他争论起来。警察区段长助理（他的上衣襟儿上有一枚弗拉基米尔勋章）也开始争论："我们绝不给您公民证，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必须遵守法律。""那么我该怎么办？""您该交出永久居住证。""但现在我该上哪儿去领？""这不关我们的事。"就这么一来一往争吵了几句。可真是，这种人满脑子的糊涂观念，而这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要在"作家"面前显显威风。最后我又说了："在彼得堡有两万个无公民证的人，而你们却把一个众所周知的人当做流浪汉扣留起来。""这一点我们知道，先生，我们十分清楚，先生，您是全俄的知名人物，但我们以法律为重。不过，您又何必不放心呢？我们明后天发一个证明给您，代替您这张临时的，对您来说这不是一样吗？""哎，真见鬼，为什么你们不早说而要争论呢！"接着我就去澡堂。回到住所后喝够了茶就坐下读校样，一直读到第二天清晨五点半钟。我终于一头倒下睡觉了，突然我听到隔壁房间里（本是一个空房间）有哈哈大笑的声音，有女人的尖叫声，有男低音的说话声，就这么折腾了三小时左右，原来是一个商人带了两个女人住了进来。我躺着不能入睡，后来总算熟睡了一会儿，可是在一点钟左右又给吵醒了，一共才睡了四个来小时。我感到神经激奋，甚至打寒战。接着我就喝茶，给你写

信，穿上衣服去编辑部取信，争取在两点半钟前赶到西蒙诺夫那儿，但又怎么来得及赶到呢？

再见，阿尼娅，我拥抱和亲吻两个孩子。今天经过这么一折腾我又干不成什么活儿了，但校样毕竟是读完了，今夜也许能睡上一个好觉。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1] 我只能坐在钟形罩下阅读，因为别无其他时间。这部长篇小说相当枯燥乏味，远非什么了不起的作品。我不能理解他们都赞赏的是什么？[2]

再见，阿尼娅，亲爱的，拥抱你和孩子们。

全身心属于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历史学家科斯托马罗夫患了伤寒病，弗谢沃洛德·克列斯托夫斯基也得了伤寒。西蒙诺夫医生说，伤寒现在完全像传染病，像瘟疫，过去很少有这种情况。但是，亲爱的阿尼娅，你别为我担忧。我深信，上帝是保佑我们的。深深地爱你。你的。

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75 年 2 月 8 日，彼得堡)

亲爱的阿尼娅：

昨天我没有收到你的信，如果今天还收不到，那我会很不安了。我本来就有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心绪也不佳。今天我睡

① 指《安娜·卡列尼娜》。

② 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安娜·卡列尼娜》有进一步认识，在1877 年 2 月号和 7～8 月号的《作家日记》中给以很高评价。——俄编注

得较早，两点多钟就躺下了，但由于昨夜没有睡，所以我只是在三点多钟才得以入睡。可是，七点钟我的邻居们，商人连同两位女士，又发出尖叫和笑声，他们大声说话，几乎是在叫喊。而我们相隔的并不是一堵墙，而只是一扇门。我从床上跳起，穿好衣服，立即要求换一个房间。而空房间只有一个，它在底层，房钱是三个卢布。我立即搬了过去，躺下，但已经不能入睡了。这样我就接连两夜未睡觉了，心绪不佳，双手在发抖。我可又不能从这个旅馆搬走，因为身份证尚未发给我，没有身份证我能上哪儿去呢？马上要去找特列波夫。①

昨天我三点钟才到西蒙诺夫医生那儿，迟到了，未能赶上治疗。我应在西蒙诺夫诊所接受治疗的三点到五点钟这段时间内完全不能活动，它们占去了全部时间，使我一件事情也未开始做。早晨我应该给你写信，还要做点琐事，此后在三点钟前我又来得及上哪儿去？再加上在这个旅馆里干什么事都是慢腾腾的：你想喝茶吗，没有半个钟头绝不会给你送来。没有赶上治疗，我就去卡什皮列夫②处，在那儿坐了个把钟头。接着去索洛维约夫③家，他很高兴，给我讲了一些事情。他的妻子在病中（由于怀孕），不出房间，但他还是扶她出来见我。她十分年轻，像个小姑娘，长着一张大嘴巴和两只突出的大眼睛，但并不难看，因为目前她还是一个小姑娘。三四年之后她就会变得丑陋不堪了，他将同这个长相难看的妻子厮守终生

① 显然为了身份证的事，陀思妥耶夫斯基打算去找彼得堡市的市长费·费·特列波夫（1812—1889）。——俄编注

② 瓦·弗·卡什皮列夫（1836—1875），《曙光》杂志主编，后期保守的斯拉夫派。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他哥哥、他、他妻子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俄编注

③ 指弗·谢·索洛维约夫。

了。他有薪俸，在《圣彼得堡新闻》编辑部也有丰厚的报酬，还在《蜜蜂》上发表中篇小说。他的收入可观，所以心情安宁，生活富裕。他们现在还有几家房客，他们自己则住着两个挺像样的房间，有一套精致的（显然是他自己的）家具，墙上挂着画幅、相片及其他。

之后我在沃尔夫饭店用午餐。回住处后，九点钟斯特拉霍夫来了。他很诚恳并肯定地对我说：迈科夫并未参与制造有关我的谣言，[①] 而且对是否有谣言一事他并不太清楚。他不太喜欢《少年》。他称赞现实主义，但认为它并不吸引人，因而有些枯燥。总的说来，他对我讲了许多很有道理和很真诚的话，但这并不使我困惑，因为我希望在小说的后几部向他们证明：他们大错和特错了。[②] 在《交易所新闻》（或者是在《新时代》，——斯特拉霍夫已记不清了）上斯特拉霍夫日前读到一篇谈论《少年》的文章[③]，相当长。文章作者并非要称赞我，他是说：迄今为止许多人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典型人物多多少少是幻想的，似乎该是改变这种看法的时候了，应该承认他们是十分现实的等等，诸如此类的话。在《呼声报》上通常是不发表任何有关《祖国纪事》的文章的。

现在是午后一点钟，神经失调的我静坐着，马上将去西蒙

---

① 谣言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因在民主派的《祖国纪事》上发表《少年》而与该刊物妥协和接近，当时保守的刊物和人物都耻笑他。

② 这里讲的是一个与《祖国纪事》编辑部有分歧的形象，即《少年》中马卡尔·多尔戈鲁基这个人物，通过他陀思妥耶夫斯基意欲宣扬东正教思想，并肯定俄国农民的“温顺和谦逊是好品德的基础”。

③ 指民粹派评论家亚·米·斯卡皮切夫斯基（1838—1910）以“一个平庸的读者”为笔名发表在《交易所新闻》上的一篇文艺短评。

诺夫医生那儿，之后也许会去警察区段，晚上将去科尔尼洛夫家小坐，把钱交给他。钱花得很快，而我还什么都没有买。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写信？我行将奔走于潘捷列耶夫① 和波利亚科夫②等人之间，一想到这些事我就感到痛苦。不过我什么时候才能办好这些事呢？真可怕！再见。亲吻你和孩子们。

全身心属于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75 年 2 月 9 日，彼得堡）

我亲爱的阿尼娅：

昨晚一下子收到你两封信。显然，第一封信在旧鲁萨邮局多耽搁了一天。你跟邮政总局说一下，请他们别这么做，否则我会枉然为此着急。关于天花板倒塌的消息使我非常不安，首先因为孩子们可能会受伤，其次我向你肯定说，女主人③绝不会等到 5 月份，而只是到 4 月份，届时她就会不太害怕我们要

① 为自费出版《死屋手记》的印刷费用一事。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直到他去世之前，都在关心他的姨母亚·费·库马宁娜在遗嘱中赠给他的在梁赞的一份地产。Б. Б. 波列亚科夫是为划分这份遗产而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奔走的律师。——俄编注

③ 指房屋的女主人安·加·格里别，她是亚·卡·格里别上校的妻子。在 1873—1875 年间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人租他们的房子为别墅，1876 年他们买下了这幢房子。现在那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纪念馆。——俄编注

搬家[①]，因为会有避暑的房客来住。必然如此，须知他们的寓所邻近公园，一经翻造，在夏天租金该不少于二百卢布。你一定要每天给我写信，阿尼娅，不知道你和孩子们的讯息，我就会受不了此地的寂寞生活。昨天刚给你写好信，刚把信封上，房门打开了，涅克拉索夫走了进来，他“是为表达自己读完第1部的结尾[②]后的兴奋心情”才来的（以前他未读过这个结尾部分，因为他只是在付印前才通读整期杂志的清样）。他说：“我坐着读了一整夜，实在是入迷了，而像我这种年纪和身体的人是不该这么做的。”“老兄，您的作品非常新颖（他最喜欢的是关于丽莎的最后那一场）[③]，十分新颖，在我们这般年纪的作家中已经没有一个人能这么写，列夫·托尔斯泰在最近的一部长篇小说[④]中只是重复了我从前在他作品中读到过的东西，而且在以前的作品中他写得还更好些。”（这番话是涅克拉索夫说的）他认为，自杀那一场以及那一段故事[⑤]写得“尽善尽美”。你信不信，他也喜欢头两章。他说：“您作品中写得最差的一章是第8章（就是他[⑥]藏身在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家的那一章），“这里有许多事件纯粹是表面化的。”有什么好说的呢，我自己在读校样时最最不喜欢的正是这第8章，我已

① 指房东在二楼修理地板，致使楼下的天花板塌落。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要求房东立即停止修理，否则他们就搬家。后来双方谈妥：在5月初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搬离前，房东暂停修理二楼的地板。——俄编注

② 指《少年》第1部的第6～10章。——俄编注

③ 指《少年》的第1部最后一章中丽莎与阿尔卡季在街上相逢与交谈。——俄编注

④ 指《安娜·卡列尼娜》。

⑤ 指《少年》第1部第9章中描写的奥莉娅自杀以及少年所讲的一段关于奥莉娅及其母亲的遭遇的故事。

⑥ 指主人公阿尔卡季。

从中删掉了许多东西。总之，涅克拉索夫非常满意。“我这次来是想同您商谈今后的事情。看在上帝的分上，别急于求成，别糟蹋了作品，因为这个头开得太好了。”我当场向他交代了我的计划：3 月份腾空，接下来是 4 月和 5 月份完成第 2 部，以后 6 月份又腾空，7 月和 8 月写好第 3 部，等等。① 他很乐意地赞成这个计划，“只求别糟蹋了作品！”接下来谈到了钱的问题，他说：“该付给您的总共是差一点儿九百卢布；您已经领了二百卢布，因此还该给您差不多是七百卢布；如果再加上预支五百卢布，是否够了？”我说：“亲爱的，再加上一千吧。”他立即就同意了，他说：“要知道，我不过是考虑到您夏天出国前会需要更多的钱。”总之，这次会面的结果是：《祖国纪事》非常器重我，涅克拉索夫要同我开始完全友好的关系。② 他在我这儿坐了约莫一个半小时，因此我几乎又未能准时到西蒙诺夫医生那儿就诊。昨天一整天我由于未睡觉而神经失调，就像一个病人似的。我想，明后天我就能领到钱，届时，阿尼娅，我给你寄去一千卢布左右，即按我们的盘算应该保留下来的那笔钱，而在这之前你可向神父借一点儿钱将就着过，因为我没有时间把答应给你的七十五卢布寄出，再说也没有钱可寄，因为花掉的钱数目惊人。昨天晚上我到科尔尼洛夫家，给了他四十五卢布，其中支付斯拉夫慈善委员会和宗教教育业余爱好者协会③ 的会费各十个卢布，二十五卢布是为未知者交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完成这个计划，《少年》的第 3 部在 1875 年的第 9 期、11 期和 12 期《祖国纪事》上才发表。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在回忆录中写道：“丈夫回到旧鲁萨后，把他同涅克拉索夫交谈的许多内容讲给我听，因而我确信对他来说，恢复与青年时代的友人的亲切关系有多么珍贵。”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时常参加该协会的会议，关于一次会议他还写过报告，刊登在《公民报》上（1873 年 4 月 2 日）。

付的（打赌）。[1] 科尔尼洛夫非常亲热和殷勤地接待了我，问了我许多事情，同我一起来回走动，给我讲许多事情，把我介绍给许多人，同他们认识［顺便说一句，他介绍我认识了他的兄长。（有三个潦草不清的字）[2]］。各式各样的人将近二十来位（迈科夫没有来）。斯特拉霍夫在场，他请我在周一晚上去他家。但问题在于我，亲爱的阿尼娅，由于钱不够，我谁家（有事）也不能去。但最厉害的还是西蒙诺夫诊所，它所规定的几个钟点（从三点钟到五点钟）使我的全部活动陷入了瘫痪状态。当然我应该早些起床（九点钟左右），早些就寝。但最近这两夜我被折磨得疲惫不堪，一昼夜只睡四个小时，甚至还更少一些。这一夜我想弥补一下，昨晚两点钟我就躺下。但神经过度失调，上床后将近一个半小时未能入睡，夜间又醒了好几次，所以虽说我在十点多钟才起身，仍未睡足七个钟头。明天是星期一，有些事情该抓一抓了。我几乎把你吩咐办的事情全忘了，比方说该不该多多少少给波利亚科夫一些钱。不过，我想，我会把一切事情办妥，请你放心。我只是在为你们担心。再见，天使，我爱你，除此之外我还感到非常非常需要你。我亲吻两个孩子，祝福他们。我打算在 15 日离开此地，大概是这样，也许还会早一些。拥抱你，小鸽子，祝你健康，把每一件琐事都告诉我。向大家问好。

全身心属于你的亲吻着你的丈夫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妻子打赌：他们家即将诞生的孩子是男还是女？——俄编注。按："未知者"是指未出生的孩子。

② 括号中的字是俄编者加的。

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75年2月11日，彼得堡）

亲爱的阿尼娅：

昨天果然没有你的来信。莫非是我给你的信都丢失了？我可是每天都写信的。昨天几乎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是到西蒙诺夫[①]那儿去了一次，而晚上我在斯特拉霍夫家。斯特拉霍夫知道我对迈科夫有所不满，而且他似乎是已经告诉了迈科夫，因为后者给我寄来了一封信，邀请我在今天，星期二，去他家吃午饭。但昨天晚上我在斯特拉霍夫家见过他，气氛很友好，但这两个人我都不喜欢，我尤其不喜欢的是斯特拉霍夫本人。他们俩对我有嫌隙。就这么办吧，今天我将去他家吃午饭，但仅此而已。[②]今天早晨科利亚弟弟来了，现在我写信的时候他还坐在我这儿。从涅克拉索夫处仍未收到什么，[③]自己去提醒他吧，又觉得有点儿不好意思。但如果今天仍收不到，那么我明天一定去一次。等你的信我终于等得不耐烦了，请求你每天一定要给我写信，傍晚发出。热烈地亲吻孩子们，想知道有关他们的信息。我在这里感到非常无聊，没有任何新闻。热烈地亲吻你，祝福孩子们。再见，拥抱你们大家。

---

① 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治病的彼得堡医生。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同阿·迈科夫和尼·斯特拉霍夫两人的关系变得冷淡一事都与《少年》在《祖国纪事》上发表有关。请参阅1875年2月6日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信。

③ 指该付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少年》的稿费。

全身心属于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75 年 2 月 12 日，彼得堡)

亲爱的阿尼娅：

收到了你 10 日（星期一）写的信，一封惊惶不安的信。[1]你别为我担心，看在上帝的分上。如果说我的身体有什么不适，那不过是神经紧张，因为我毕竟是住在旅馆里，而不是在自己家里，再说又面临着这许多事情，所以睡眠不足。你别害怕，一切都会安排好的，而我当然不会在这儿多待一天。西蒙诺夫诊所占据了我的全部时间，弄得我任何一件事情都不能做完。现在我匆匆写好这封信后马上就去涅克拉索夫那儿，如果可能的话，把钱取来。[2] 来信中要我寄钱给你，我向你发誓：我连一分钟空闲的时间都没有。从涅克拉索夫那儿一取到钱，就马上全部给你寄去，而在这之前你先向神父借着用。昨天科利亚在我这儿时，科尔尼洛夫来了（是回访），他十分客气，坐了半个多小时。这是一个十分讲究礼貌的人。后来，在西蒙诺夫医生那儿治疗结束后，我去迈科夫家吃午饭。事情是这样：在科尔尼洛夫家我遇见了斯特拉霍夫，我向他表达了一些想法：我觉得迈科夫见到我时态度很冷淡，因此我以为他在生我的气，而我反正无所谓。斯特拉霍夫当即邀请我在星期一去

① 当时在彼得堡霍乱病肆虐，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很为丈夫的健康担心。——俄编注

② 当指《少年》的第 1 部的第 6～10 章的稿酬以及为以后几部所预支的钱。

他家，而迈科夫的邀请信则是斯特拉霍夫向他转达了我的想法后的结果。迈科夫、安娜·伊万诺芙娜和所有的人都很亲切，但斯特拉霍夫不知为什么却对我眉头紧锁。就是迈科夫，当他问及涅克拉索夫，并听我讲到涅克拉索夫恭维我的时候，他的脸色也不好看，而斯特拉霍夫则冷若冰霜。阿尼娅，这是一个可恶的宗教学校的学生，不过如此而已。在生活中他已经抛弃过我一次，那是在《时世》垮台的时候，而在《罪与罚》获得成功后他又跑过来了。迈科夫比他好得多，他怨恨了一阵子后又会同你亲近，他毕竟是一个好人，而不是宗教学校的学生。我从迈科夫家回来，晚上去看望了斯尼特金一家[①]。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②]不在家，他夫人也出去了，但我在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③]的夫人那儿坐了一会儿，后来他从教育学会回来，我十分愉快地同他们聊到十一点钟。为女斗篷事我再去一次。

如果我星期六走不成，那我很想在星期天动身。再见，亲爱的，我不多写了，见面时再谈。紧紧地拥抱你，亲吻你。我十分需要你。热烈地拥抱两个孩子，亲吻他们，祝福他们。

你的深深地爱着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这里出了一个涉及我们熟悉的一些人[④]的大笑话，回家后讲给你听。

身份证尚未领到，但你别担心。

① 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娘家。

②③ 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堂兄。——俄编注

④ 一些皇亲国戚。——俄编注

致尼·阿·涅克拉索夫

(1875 年 3 月 20—23 日，旧鲁萨)

亲爱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

经过十分严格的筹划，我做下述安排：

25 日至 26 日前打算给你寄出第 2 部的三个印张，之后在 4 月 1 日到 5 日前再补寄一部分，我想寄出的总共将有五个印张，即小说第 2 部中的上半部，我一定会寄出。(我要说明，供第 5 期上用的第 2 部的下半部的篇幅将稍许少于上半部，即四个或四个半印张。)

上述安排是在收到您的信之前做出的。但收信后我发现，每月 25 日这一天[①]在你们编辑部里具有一种圣礼性的意义，如果在这个性命攸关的日期之前来不及完成，那确实会有损于贵刊，因此我对您提的两点建议答复如下：

如果分开在 3 期上发表，那么对长篇小说的效果（也就是对我个人）来说会十分不利，因此我决定：

3 月 25 日至 26 日之前我一定给您寄去不少于三印张的稿子，之后，无论如何不会晚于 29 日，再寄上少许，总共将有三个半到四个印张（供第 4 期用)。接着在 4 月 25 日之前我一定寄上第 2 部的结尾，雷打不动。

就这样吧，一切都请您定夺。换句话说，如果您不愿意等到 29 日，那您就发出 26 日前收到的稿子。对我在 4 月 25 日

---

① 这一天是《祖国纪事》的正式编辑日，在此之前，将在下月发表的作品稿子都应到齐。——俄编注

前寄出的东西也可照此办理。

我恰恰相反，我希望您能等一等这个结尾，等到 29 日。说真的，我现在的决定对我来说有些难受，倒并非指日期，而是说的效果。

如果是五个印张一齐发表，就是说如果像我自己原先所计划的那样做，那就会有趣得多，清楚得多。但毫无办法，我定将在第 2 部的下半部分中弥补。不过，我并不后悔。①

再等上一个月，就是说在 4 月份也不发稿的话，我觉得，将会令人很尴尬的。

我再次向你重申我对您当面说过的话：请您别以为我是在赶时间，恰恰相反，我在责怪自己过分耐心细致。几乎是整部长篇小说已有草稿，可以说，我现在不过是在审校已经写就的东西。

我非常想从您那儿得知（在您于 26 日收到稿子之后）您打算怎么做？我的愿望是，如上所述，在 26 日和 29 日之前，接下来是在 4 月 25 日前交出第 2 部的结尾。

全身心属于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75 年 5 月 24 日，彼得堡）

亲爱的阿尼娅，昨天我好歹抵达彼得堡，只是我不知道明

① 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想以阿尔卡季向韦尔西洛夫讲述他在小酒馆与阿赫玛科娃相遇的那一场作为小说第 2 部上半部的结束并发表。

天（星期日）是否来得及离开。有一班列车是明天上午十一点钟开出，将在星期一，也就是在第二天的半夜里到达柏林。这倒是一个最佳方案，但是我预感到明天会有事情把我耽搁，再说我今夜也许会睡不够。为了把衣服最后改好，在沙尔梅尔[①]那儿就耽搁了一昼夜。今天他们还没有把衣服送来，虽说是答应过。此外，他们自己提出给八个卢布在今晚或明晨为我做好一件西装背心。但如果他们明天在九时后送来，那我就来不及动身了，因为火车的出发时间是十一点钟。皮靴我已取来。我去看望过普齐科维奇和梅谢尔斯基。迈科夫没有来吃午餐，他事先就已谢绝，说他将去某处赴约，其实这不过是一种托词。十分清楚[②]，他不愿意同我会面，因而我也不上他家去。我去过卡什皮列夫夫妇家里，他们很高兴地接待我，热情地赞赏《少年》。我还到过科尔什那儿，他住在五十俄里外的一幢别墅里，只有星期二、三、四才在彼得堡。我去过银行找米沙，没有什么特别情况，他打算等待，不抵押庄园。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芙娜又上诉了，她一定要打官司，按照高级法院的指示。波利亚科夫为什么要去梁赞省，鬼才知道！

昨天我累极了。虽说夜间睡得很好，但还该再多睡上一两个小时。这里阳光明媚，但天气寒冷。阿尼娅，这里所有的女人，几乎没有例外，都穿黑色的衣服，一身黑，走在街上倒挺不错。〈此地信文中有几个字分辨不清——俄编者〉——是时髦

---

① 叶·费·沙尔梅尔，彼得堡的一名裁缝。在《罪与罚》和《群魔》中都提及他的名字。——俄编注

② 阿·迈科夫与尼·斯特拉霍夫两人因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涅克拉索夫与谢德林的民主派刊物《祖国纪事》上发表了长篇小说《少年》而十分不满。弗·彼·梅谢尔斯基有意调和迈科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约请两人在他家共进午餐，但迈科夫托词他已另有约而未前往。——俄编注

吗？我不清楚。你告诉费季奇卡[①]：我从轮船上看到了他，看了很久；我也看到了利利奇卡[②]，看到她向我行礼。确实是这样，我看到了，而且看得非常清楚：你们大家是怎样走下轮船的。亲爱的阿尼娅，看在上帝的分上，你要关心他们，爱护他们。我无限地爱你，我在夜间梦见你。给我写信吧，谈谈你自己，什么都要写，包括最微小的细节，别忘了讲外婆和浴室。再见，现在我要在抵达埃姆斯之后再写信了。很可能，几乎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我明天来不及离开，会有事情叫我留下来，那么明天我就从这里写信。住所在这儿多的是，但价钱都很贵。我买了苏沃林[③] 的作品（在旅途中读他的作品令人疲劳），编辑部会把《俄国导报》给我寄到埃姆斯的。亲吻你的眼睛，亲吻我们的孩子，你的永不变心的丈夫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但他是一个正在变好的丈夫。

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75 年 6 月 10 日，埃姆斯）

亲爱的阿涅奇卡：

星期天收到了你的信，就是6月3日（星期二）写的那一封，你还标明是早上七点钟写的。但这封信当天未从旧鲁萨发

---

①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儿子和女儿。

③ 阿·谢·苏沃林（1834—1912），俄国新闻记者和出版家。

出，因为盖在信封上的旧鲁萨邮戳是6月4日，这正是因为你们那儿的邮政总局故意把信扣留了一昼夜，以便在6月3日发出前一封信（5月28日写的），它被弃置在邮政总局已经五天。如果他们一下子把两封信都发出，这就会把他们的疏忽大意暴露无遗。你好好骂他们几句，阿尼娅，让他们别做蠢事。你信中谈到你神经失调和容易激动，我为此非常不安。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在这里什么事都会使我不安，因为我自己非常容易激动。亲爱的，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忧郁，有的人处境比我们糟上一千倍，我们还有可以高兴的事情，哪怕是为两个孩子而感到高兴。读着你信中写的有关孩子的情况，我感到非常愉快。但我一直在日以继夜地想念他们，想念我们大家，在担心：一切都好好的，但突然间发生一件什么事！我最害怕意外的事情。

不管怎么说，我们很快将见面了。我不认为我会在此地长期生活下去。纵使我来不及写好长篇小说，[①] 我也要早一些回家。我不知道这次治疗能否于我有益。目前我尚未看到任何疗效。不错，到今天总共才治疗了十天。比起在旧鲁萨时的情况来，痰积得更多了，创伤尚未愈合，我清楚地感觉到这一点。此外，这里的气候对治疗来说完全是有害的。从我最近给你写信的那天起，直到今天，倾盆大雨下个不停。在这种潮湿的条件下治疗能有什么好处？动不动就会着凉。既潮湿，又寂寞。我在想：我终于会因寂寞而发疯，或者会做出什么非常激烈的举动！不可能像我现在这么忍受下去。这简直是一种折磨，比囚禁在狱中更糟糕。主要的是，若是能写作，那我也会心神专

① 《少年》第3部。陀思妥耶夫斯基打算自1875年第8期《祖国纪事》开始发表它。

注地去做，但就连这一点也办不到，因为布局尚未安排好，而且我发现有不寻常的难度。① 思想上酝酿不透，是不能动笔的，更何况心情苦恼，没有灵感，而灵感却是很重要的。我在读有关以赛亚②和约拿③的书（太美了），还在读别索诺夫④写的《我们的世纪》⑤。别索诺夫连清楚地用俄语表达思想都不会，他在每一页上所做的愚蠢注释惹得我大怒。我正在读"约伯记"⑥，它使我陷入一种病态的狂热：我会把书放下，在房间里走上个把钟头，差一点儿哭出声来。如果不是译者的注释糟糕透顶，我也许会感到幸福。阿尼娅，这本书是我一生中最早使我惊讶不已的书之一，当初读它的时候我几乎还是一个孩子！

除此之外，这里没有任何娱乐活动。有的只是温泉场的音乐演奏，一日两次，但连这种演奏会也给糟蹋了：极少演奏一些有意思的作品，总是什么杂曲，或是什么《德国光荣进行曲》⑦、施特劳斯⑧、奥芬巴赫⑨，甚至还有"Emspastillen Polka"⑩，所以我也就不去听了。再说人群也不让你听，人山人

① 长篇小说《少年》第 3 部的布局。

②③ 以赛亚和约拿是《旧约全书》中的先知，《旧约全书》中有"以赛亚书"和"约拿书"，他们揭露基督的敌人并遭后者杀害。

④ 彼·安·别索诺夫（1828—1898），民间文学家、斯拉夫学学者。

⑤ 指由 П. 基列耶夫斯基收集、经别索诺夫补充的《俄罗斯历史歌曲中的我们的世纪》一书。

⑥ 《旧约全书》中的一篇。上帝为了检验约伯的信仰是否深刻和真诚，给予种种考验，其中还有他的孩子们之死。

⑦ 普法战争后流行于德国的进行曲。

⑧ 德国作曲家。著名作曲家中姓施特劳斯的有好几位，这里不明所指。

⑨ 奥芬巴赫（1819—1880），法国作曲家，古典轻歌剧奠基人之一。

⑩ 德文：《埃姆斯的药片》。按：这是一首波兰舞曲。

海，约五千个人挤在一个相当窄小的空间，推推搡搡，像鸡群似的，毫无意思。这几天下雨，更拥挤了，湿淋淋的人们，撑着湿淋淋的雨伞，挤在一条穿廊上，主要是因为大家一下子全来了，因为不能不在规定的时间喝矿泉水，而乐队就在这时演奏“Emspastillen Polka”。俄国报纸总共才订两种。我已收到《俄国导报》[1]，整期杂志上全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俄国人虽说有一些，但不太多，而且像往常一样互不相识。我在疗养人员登记册上看到，伊洛瓦伊斯基[2]（莫斯科教授）领着女儿来了，就是那个在俄罗斯语文爱好者协会举办的一次朗诵会上当主席的伊洛瓦伊斯基，当时朗读的作品是《安娜·卡列尼娜在火车厢里》，他大声宣布说，他们（爱好者们）不需要阴沉沉的、尽管是有才气的长篇小说（即我写的长篇小说），而是需要轻松活泼的像托尔斯泰伯爵所写的那种长篇小说。我不认识他本人，但我并不认为他会有意同我结识，而我自己自然是不会采取主动的。我一直在期待着还会有人来，但届时我会在写长篇小说了[3]，不会有时间交往。哎，东西是写得出的，但能否写得出一点儿名堂呢？我担心，因为我只身一人。虽说我在家时，在鲁萨时也是独自一人坐着写作，但我知道，至少在另一个房间里有可爱的孩子们在，我间或可以过去看看他们，同他们说上几句，甚至还可以抱怨一阵，怪他们吵闹，——这一切曾赋予我生气和力量。而最主要的是我知道，有阿尼娅在我身旁，她是我真正的一半，正如我现在所发现的那样，同她分离确实是不行的，时间越长就越不行。

---

① 指1875年第5期《俄国导报》。

② 德·伊·伊洛瓦伊斯基（1832—1920），俄国历史家、政论家。

③ 指《少年》。

我的情况就是如此。我仍住在“柳采恩”旅馆，不打算换另一家了。给你一个地址，以备万一：Bad-Ems，Haus “Luzern”，Logements N 10，à M-r Dostoewsky.① （就是说，你仍像以前那样写 Poste restante，而我给你这个地址则是以备万一。）这些房东待人还是相当温文尔雅，这一点我看得越发清楚了。他们不常常敲我的窗了。房东有两个孩子，一女一男，一个四岁，另一个三岁，他们都爱上了我，常常送花给我。旅馆的主人和女东家（Meuser②）有房子和土地，女房东自己烧饭和煮咖啡，主人是一个中学教师，还担任家教。我的邻居们整天不在家，只是为了睡觉才回旅馆。他们中的一个是来自柏林的十分漂亮的德国人，仪表堂堂，年纪轻轻，是一个生意人；另一个是十九岁的法国人 m-r Galopin,③ 一个非常谦恭的青年人。楼下，在二楼，直接在我的房间下面，一个外来的德国人家庭租了三个房间。女主人，这一家子人的母亲，是一个相当胖的德国女人，她非常心不在焉，有时不是登两级楼梯，而是登四级楼梯上三层楼，直奔我的房间，使劲打开房门，在门口站上两三秒钟，摸不清她到了什么地方。接下来她就会大声喊叫：“Ah mein Gott!”④ 快奔下楼，回到自己的房间。这种情况已经有过两次，一次在早晨，另一次在傍晚。不过我自己也同样漫不经心，就在昨天，我不是回到自己居住的旅馆，而是走进了隔壁的“葛兹”旅馆，我从挂板上取下钥匙，即 10 号房间的钥匙，登上三楼，开起 10 号房间来（这旅

① 德文与法文：巴德-埃姆斯，“柳采恩”旅馆，10 号房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
② 法文：默塞尔。它是“柳采恩”旅馆主人的姓。
③ 法文：加洛潘先生。
④ 德文：“我的上帝！”

馆的布局同“柳采恩”旅馆的完全一样)，但旅馆的女东家和女佣跑来向我解释，说我不住在这里，而是住在隔壁的“柳采恩”旅馆，幸好她们已经认识我了，知道我住在隔壁的“柳采恩”旅馆，不然她们无疑会把我当做小偷。

阿尼娅，我亲爱的，你每三天得给我写一封信，而且要尽可能多写一些细节，我好比大旱望云霓似的期待着你的信。你别生我的气，我的天使，别怪我的信太忧郁。老天爷保佑，我将坐下来写作，我一定会忘却忧郁。也许，治疗也会更顺利地进行。今天阳光明媚，天气暖和。我知道，有一种忧郁心情是我无法摆脱的，这就是我对你们的思念：我总担心你们会出什么事情。这八年来我在家里变得没有男子气了。阿尼娅，我不能同你们离别，哪怕只是分离很短的时间。你瞧，我已经落到了什么地步。阿尼娅，亲爱的，我一直在想着未来的生活，近期的和遥远的：愿上帝赐予年寿，我和你会给孩子们做好一些安排的。

亲爱的，生活得快乐些吧，出外走动走动，驱散那些不好的念头。你那儿有大夫吗?[①] 一定得请医生，让他常来给你诊治。关于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的消息是极其突出的，他确实很不幸。[②] 我只担心一点：担心他耐性不够。[③] 但是他同你一样，阿尼娅，充满了责任感，知道对孩子负有义务，他肯定会坚强起来，他绝不会去干出什么事情来的。而对她呢，对她倒是真该严厉一些：完全把她抛弃。

拥抱你，祝福孩子们，两个孩子都祝福。阿尼娅，如果生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关心妻子的健康，因为她当时已怀孕在身。

② 伊·格·斯尼特金（1849—1887），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内弟。此处所说的不幸是指他妻子有外遇。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担心斯尼特金因耐性不够而出事。

下的是一个小女孩儿，为什么不能给她起个名字叫安娜呢？让我们家里有两个纽塔[①]吧！行吗？我非常想这么做。

再一次拥抱你，拥抱你们大家。

全身心属于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向大家问好。

我经常梦见你。不过，也开始做一些乌七八糟的梦（这是矿泉水在起作用）。我非常害怕癫痫病发作，很久没有发过了。就是说，如果它发作，将是一月三次，在间隔了很长时日后一向如此。如果发作，又怎么写小说呢？

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75 年 6 月 13 日，埃姆斯）

我亲爱的小鸽子阿尼娅：

昨天（星期四）收到了你星期六（6 月 7 日）写的那封可爱的信。谢谢你！主要是感谢你寄来了令人宽慰的消息，也感谢你已请了医生。这是特别使我不安的事。一直令我难过的是，你直到最近还似乎无论如何要对这件事情保密。我也要为孩子向你道谢：你照料着他们，你对他们感到满意，你领他们去看了医生。我还是每隔四天收到你一封信，而我自己每三天写一封信。最近一封信我是在星期二给你寄去的。那天整个埃

① 纽塔是安娜的爱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想给未来的女儿起一个名字也叫安娜，与其妻的名字相同。

姆斯上空大雾密布，牛奶色的不透明的大雾，二三十步之内是一片混沌。这场雾持续了一昼夜，气温是二十度，无风，气闷，潮湿。因此你根本不知道该穿什么衣服，穿单薄的吧，会因潮湿而着凉，而穿暖和一些的衣服呢，你又会出汗，因此也会着凉。这种天气持续了一昼夜，接着就突然下起雨来。从那时起倾盆大雨已经下了三天三夜。我写的是"倾盆"，你就该这么理解：倾盆。这种暴雨，在我国的气候条件下，在大雷雨发作时才会有，才会下个把钟头。而在这里它一连下了三天三夜，这雨真正是不间歇地下。水哗哗作响地流淌。真倒霉：得在这种暴雨下生活，去饮矿泉水！我的全部衣服都湿透了。这里的土质多石，太阳稍稍一照，地面非常快就干了，但这三天来土壤都泡软了，你走路就像是走在稀饭上似的，脚和裤子全是湿淋淋的。雨伞已经不顶用。在这儿治疗有什么用！我不断地患感冒，是轻度的，但毕竟是感冒：伤风和咳嗽。人们在预言，今天傍晚天气将晴朗起来。不过，关于我的治疗效果我还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因为不管这里天气如何糟糕，根据一些征兆来看，我觉得治疗可能有一点儿好处。我现在已经饮用maximum[①]：每天早晨四杯，每顿午饭后两杯。你要知道，我在这里多么苦恼，神经失调又多么厉害。而最使我痛苦的是工作不顺利：我一直坐着，苦恼着，疑惑着，没有力量动笔。不，文学作品不该这么写，不该被迫地按他人意旨写，它需要时间和自由意志。不过，我感觉到，我终于能很快坐下来真正地工作了，但写出来的又会是什么，——我可不知道。处于这

① 拉丁文：最大剂量。

种苦恼心情之中，我可能会把主题思想糟蹋掉。[①] 我每天都在等着癫痫病发作，但它并没发作。还有一点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我觉得我瘦了，这种情形在去年是没有的，虽说这显然是矿泉水在起着作用。不过，我的胃口和消化情况都不差。好了，有关我的健康状况就写这些吧。

对我来说主要的倒是思念你，我在等着你来信告知有关租房的事情。我认为，我在这里治疗的时间不会太久，因而房子要早租，就是说大约在 7 月的上半月就该把房子租好。我希望快些回到你们身边，你们都将在我的眼前，至少我不会再如此为你们担心，而且和你们在一起我又会充满生气。重要的是，阿尼娅，在这艰难的时刻[②] 你将在我眼前，而在这个地方我总怕会发生什么意外。还有这部长篇小说，我何时才能把它写好，——所有这一切都使我心慌意乱。拖迟交稿日期是不行的，再说也需要钱用。[③] 今冬我们好歹总还能过得去，阿尼娅，总会有一些名堂。但是，文学界的人全都不理睬我了。我呢，我是不会跟着他们走的。[④] 甚至有过这种事情："Journal de St.-Petersbourg"[⑤] 起初曾赞扬过《少年》，但显然是有人下了该予以斥骂的指令，所以我在该报的最近一期上读到：小说第 2 部的结尾中一切都十分呆板，"et il n'y a rien de

① 指《少年》第 3 部的主要思想：韦尔西洛夫的"不成体统"与马卡尔·多尔戈鲁基的温和顺从相对立。

② 指妻子行将分娩。

③ 已同涅克拉索夫谈妥的在《祖国纪事》第 8 期上发表《少年》第 3 部的开头部分以及随后领取稿酬。

④ 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就预料到《少年》在民主派杂志《祖国纪事》上发表，接近《俄国导报》的文学家们准会不以为然。他的这一预料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⑤ 法文：《圣彼得堡报》。

saillant."[①] 简直是什么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说，甚至可以非难原先有过的影响，但“没有出色的东西”这种话是不该说的。不过，我已经看到，这部长篇小说已经完蛋了：一定会在普遍鄙视它的情况下对它进行葬礼。不说啦，未来将会证明的，我并未丝毫丧失在将来活动的能量。只要你身体健康，我的贤内助，我们的情况一定会有所好转。

我在这里完全是独自一人，像从前那样，没有一个熟人。俄国人倒是来了不少，但他们都 aus Reval[②]，aus Livland[③]，他们的姓全是一些什么施托希、博尔赫，俄国人的姓也有一些，如帕什科夫、潘丘利德泽夫等等，都是一些陌生人。但令人奇怪的是，他们似乎都知道我。日前我在矿泉旁用德语向一位先生提了一个无所谓的问题，他马上用俄语做了回答，而我却不知道他是俄国人。就是说，他已经知道我的情况，要不天晓得他怎能猜到我是俄国人。不过，我避开同所有的人接触。在这里生活我感到厌烦和难受。老板煮的咖啡和做的 Abendbrod[④] 都非常糟糕，但午餐我是在另一个旅馆里订的（我已经放弃了第一份订单），送来的午餐确实比戈德克旅馆的好上两倍。给我寄来过一期《公民报》，突然又停寄了。不必写信去叫他们寄。我常常在温泉场见到威廉一世皇帝，他十分单纯和可亲，是个漂亮的八十岁左右的老人，但看上去不会超过六十岁。他穿着一身讲究的便服。有一天，人群中坐着一位手持杯子的太太，三十岁光景，瘦高个儿，围着一条皱皱的黑披巾，身穿一件普通的黑色连衫裙。突然间皇帝向她走近，像是

① 法文：“没有任何出色的东西。”
② 德文：从雷瓦尔来。
③ 德文：从利夫兰来。
④ 德文：晚餐。

熟人一样地同她交谈了几乎一刻钟左右，告别时取下礼帽并向她伸过手去，太太像握最普通的凡人的手似的握了握他的手，丝毫没有特别讲究礼仪的谦恭态度。这是一位公爵夫人，出身于一个昔日世袭的家族，极为富有。可是在人群中她却显得平易朴实，因而我们社交界的一些放荡邋遢的女人平日走过她身旁时总是不无鄙薄之意地瞧她一眼，现在她们突然间一个个都瞠目结舌了。

今天我梦见了费佳和利利娅，我感到不安：莫非是他们出了什么事儿！哎，阿尼娅，我日以继夜地想念着他们。一旦我死去，我会留给他们什么？让我结束目前这一件老大难的工作吧，届时就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不过，关于这一切我们见面时再谈吧。现在但求上帝保佑，让我好歹顺利地解决迫切需要解决的事情吧。我亲吻和祝福费佳和利利娅，还有……① 不过你，安卡，你写什么双胞胎呢？哎，你呀！不过，我也亲吻双胞胎，求上帝保佑，而你，我亲吻你三十五下，正像费佳所说的那样。常来信，讲讲你自己的情况。而我仍如以前那么认真，三天写一封信，告知你有关我的情形。

亲吻你和孩子们，吻一百万次。

全身心属于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代我问候该问候的人。

有什么关于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的消息吗？

---

① 指尚未出生的孩子。

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75年7月6日，彼得堡)

我尊贵的朋友阿尼娅：

今天，星期日，下午七点钟我乘坐快车抵达彼得堡。就是说，从星期四早上六点钟我慢腾腾地离开了埃姆斯。星期四夜间和星期五一整天我在柏林由于无聊而感到十分苦恼，星期五晚上十一点钟我离开了柏林。就在从埃姆斯出发前的那天夜间，即从星期三到星期四的那夜我的癫痫病又发作了，因而我总共睡了不到四个半小时。在柏林我又没有睡够，你可以想象得出，在这种精神和肉体的情况下，旅途，特别是从柏林到彼得堡这种旅途对我产生了什么影响。我的神经已彻底失调，我甚至想到我的精神不完全正常。现在情况也是这样，尤其是我尚未睡够。明天我得去租借寓所，而我多么想上你们那儿去，并在你们那儿稍事休息。你，阿涅奇卡，大概能理解我有多累，因而我根本顾不上描述旅途的情景，我现在写信只是因为预感到明天会有许多麻烦事，还是早一些把信发出为好。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上邮政总局去打听有没有你的来信。我这儿的钱比我预料的少。该去向特里申[①] 夫妇借钱，而这使我有些不安。如果不向特里申夫妇借钱，那我将努力设法找到一笔租赁寓所用的定金。现在我来告诉你我的钱怎么会如此之少？在旅途中我遇见了皮谢姆斯基和帕维尔·安年科夫，他们是从巴登-巴登去彼得堡（屠格涅夫和萨尔蒂科夫现在都在巴

① 伊·拉·特里申是彼得堡的一个高利贷者。

登-巴登）。我按捺不住了，付给安年科夫（就是说请他转交屠格涅夫）五十塔勒！因此我陷入了困境。但我无论如何不能不这么做：事关人格。无论是皮谢姆斯基，还是安年科夫，他们待我都非常之好，但我身心十分难受。在这儿的旅馆（兹纳缅斯克旅馆）里人们在迎接我时惊叹道："我们从报纸上看到，您的病非常危险！"①

我拥抱你，我的亲爱的，也许我们很快要见面了，但你还应该回答我这封信，寄《公民》编辑部。只要答复这封信，往后就别写了。如有必要，你就给我发电报到兹纳缅斯克旅馆。

我拥抱两个孩子，热烈地亲吻他们。你告诉他们：我已经回来了。哎，可恶的寓所，虽然我尚未见到它，我已在诅咒了。再见，我的天使。

全身心属于你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阿·尼·普列谢耶夫

（1875年8月21日，旧鲁萨）

亲爱的尊敬的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

请原谅我惊扰你。我寄出了我的长篇小说第3部中的三章（将在第9期上刊出的总共有五章）。② 我不知道尼古拉·阿列

① 这是一种讹传：在1875年6月20日的《圣彼得堡新闻》上刊登了一条消息："著名作家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患了重病。"——俄编注

② 在1875年第9期《祖国纪事》上发表了《少年》第3部的第1～4章。

克谢耶维奇[①]是否在彼得堡。看来，他肯定不会在那里，因此我求助于您这位老友：能否向有关人士说一声，让他们不辞辛劳地把校样尽快寄给我？[②]我想在9月5日前到彼得堡。但把稿子寄出总是一件好事。……主要的是，能否做到什么也不删节？在我的作品中，每个人都说他自己说的话，表达他自己的思想。而那个“以圣经的名义”讲话的“漂泊者”[③]在我的笔下表现得非常谨慎，我自己对每一句话都进行了检查。[④]看在上帝的分上，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如果可能的话，请你稍稍帮点忙。

全身心属于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帕·亚·伊萨耶夫

（1876年1月7日，彼得堡）

亲爱的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给你寄去你请求寄给你的三十卢布。你十分详细地描述了你的病情，我想，现在你该已经恢复健康了。特里申夫妇告诉我说，10月间你在病床上躺了两个礼拜。祝愿你在新的一年里更加幸福和健康。

---

① 即涅克拉索夫。
② 当时普列谢耶夫是《祖国纪事》编辑部的秘书。
③ 少年阿尔卡季的名义上的父亲、地主韦尔西洛夫家的仆人马卡尔。他作为朝圣者，在国内浪游二十年，为了探求生活的真理。
④ 马卡尔的观点中有非正统的“离经叛道”的成分，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此很担心宗教机关的检查。

你说给我写过两封信，而我却连一封也没有收到。我对你实说：这种情形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别人的信我都收到了，唯独你的两封信我却没有收到？

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我得告诉你，我是从最后剩下的钱中给你寄去的。我的作品已经写完，我领取了全部稿费，[1] 现在几乎已经身无分文。我不在出什么杂志，[2] 但我倒很想出版作品，由于缺乏资金，我想通过预订的办法来出版。不过，征订的通知刚刚发出，我所付出的劳动和出版费用能否得到补偿？——对此我尚一无所知。

正因为情况是这样，所以我才说：给你寄三十卢布，我却是在剥夺我的不幸的孩子。我知道我很快死去，而在他们失去我的时候，不会有人给他们一分钱。直到今日我仍在继续偿付办杂志时欠下的旧债，1 月份前我按票据付给叶夫根尼·佩恰特金一千一百卢布，这是十年前供杂志使用的一笔纸张费。我这是代他人支付的，而为此我并未得到什么好处。不仅如此，我还听说，在莫斯科有人指责“我抛弃了你，我不帮助你”。[3] 我倒要问一问你：我没有资助过你吗？我没有为你而向人求过情吗？这些人本是不值得我去拜谒的，而为了你他们却十分傲慢地待我。难道我不是数十次地亲自或托人给你介绍工作？而你在哪儿都未能保住职位，难道这是我的过错吗？

你母亲[4] 在弥留之际对我说过：“你别抛弃帕沙。”我从未把你撇开不管，不过现在你已是快三十岁的人了，因而在你的

---

① 《祖国纪事》1875 年第 12 期上登载了《少年》的最后数章。

② 伊萨耶夫显然把出版《作家日记》当做出版杂志。

③ 帕·伊萨耶夫在莫斯科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亲戚们诉苦，说他的“继母蓄意离间他们父子俩”。

④ 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前妻玛·德·伊萨耶娃。

生活境遇方面我并无过错。我认为，我本可以不再帮助你，因为我有自己的幼小而又天真无邪的孩子。这一点你得清楚。①

我认为，你是有一点儿怪：你竟会提前告诉我，说你即使收到了钱也不会给我写回信，因为你有一大堆事情要做。可是你要知道，你这么做是毫无道理的。

如果说你在信中忘记了向我妻子问好，那至少你可以在信中亲吻我的孩子们。他们现在都在发猩红热，费佳已整整一周处于垂危状态之中。

再见。

你的真诚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② 打算去莫斯科，这事我是知道的。至于说他已经去过，而且已经返回，对此我未曾听说过。热情地亲吻你的两个孩子。

致弗·谢·索洛维约夫

(1876 年 1 月 11 日，彼得堡)

尊敬的亲爱的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

我一直在采取检疫措施（虽说孩子们都已经康复），③ 这

① 伊萨耶夫在 1877 年 12 月又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要钱，后者在 1878 年 8 月 22 日气愤地通知伊萨耶夫，说将同他断绝一切关系。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侄子。

③ 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孩子们都患上了猩红热。

就是我为什么迄今未曾登门造访的原因。您有意把关于《作家日记》的一些信息公之于众，这想法当然使我很高兴（这一点您自己也想象得出来），[①] 但目前除了最一般的情况之外我几乎是什么也无可奉告。首先，在1月号上将有一篇十分短小的前言，接下来是一篇谈谈儿童的东西，——一般地谈谈儿童，谈谈和父亲们生活在一起的儿童，特别要谈谈那些失去了父亲的儿童，谈谈过圣诞节晚会的儿童，谈谈没能过圣诞晚会的儿童，也谈谈犯罪的儿童……不言而喻，这并非一篇严谨的短文或者报告，而仅仅是一些热烈的言论和警告……然后再谈谈我所听到和读到的东西，——即一月来使我个人感到惊讶的一切或某件事情。无疑，《作家日记》将类似杂文，但区别在于：为一个月内之所见所闻而写的杂文自然与为一周之内的事情所写的杂文不相同……这是对事件所做的总结，而且主要不是什么关于新闻的报告，而是讲我们从中（从事件中）所获得的较为长远的与总的目标观念联系较为密切的东西。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我根本不想为阐释事件而束缚了自己的手脚……我不是写编年史的作者，相反，这是一部十足的名副其实的日记。换句话说，这是我对最使我个人感兴趣的事物所作的一种报告，——这里甚至还有着个人的别出心裁。我自己也不清楚，我最友好的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会不会有一些名堂，我有时甚至觉得我这是多此一举，也只好看上帝的意旨了。不过，我几乎连一行字都尚未写呢！（这话只在我们之间说说）材料（供1月号用的）已收集好了，记录下来的东西已超过了四个印张。

---

① 索洛维约夫在1月7日写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请他介绍1月号《作家日记》，以便著文向读者推荐。

谢谢您祝愿《日记》健康发展。而我祝愿您和您的家属身体健康，而您写的那许多文章本来就是十分健康的。有一些文章以其深思熟虑使我惊喜。（注意：倒完全不是因为您写到了我，不过，我也为此而感谢您。）

请原谅我涂涂抹抹，因为我写得匆匆忙忙。再见，亲爱的，紧握您的手。

全身心属于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呼声报》（1月11日，星期日）公布（在广告栏中）说，《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的历史研究和论文集》一书正在印刷之中。对此您一定要提一提，这该是一件美好的十分引人注目的重要事情。我期待着该书产生一种非常重要的影响。他是一个有大智大慧的人。该书将于1月底出版。

1月底在《俄国导报》上将刊载《安娜·卡列尼娜》，——您将有东西可以评说了，评述将在最近发表的这三部作品。[①]而《少年》将在1月16日问世，这消息是出版商克赫里巴尔吉告诉我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

① 指《作家日记》、《安娜·卡列尼娜》和《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的历史研究和论文集》。但在索洛维约夫写的评述中根本未提及波别多诺斯采夫的文集，而对1月号《作家日记》的出版则表示了欢迎。随着《安娜·卡列尼娜》的新篇章的发表，索洛维约夫高度评价了托尔斯泰的这部长篇小说。

致雅·彼·波隆斯基

（1876年2月4日，彼得堡）

尊敬的雅科夫·彼得罗维奇：

谢谢您的问候，我感到高兴：这是来自您的问候。近三个月来我一直打算去拜访您，但一直有各种各样的麻烦事情折磨着我，并妨碍我成行。我对我的《日记》不太满意，本来想说的要多上一百倍。我曾想（现在也在想）写一写谈论文学的东西，也就是写一写自（19世纪）30年代起就没有任何人写过的东西：关于纯粹的美。但我希望不因写这种题目而搁浅，也不想把《日记》断送。四天内在彼得堡就卖出了三千本。至于说到莫斯科和其他城市，我就不知道在哪些地方是否能卖出哪怕只一本，因为毫无组织，再说大家也确实不理解这《日记》是什么东西。是一本杂志呢，还是一本书？① 不过关于《日记》我们以后再谈吧，您还是说一说：怎么能老是生病呢？② 我好久没有见到您了。近日我一定前去拜访您。现在再次谢谢您给我写信。

全身心属于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 这里指的是作家彼·德·博博雷金在一篇杂文中所说的一番话："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试图把自己从杂志老板的重压下摆脱出来，他想同读者直接交谈"，这种做法"在读者中引起了困惑：该怎么看待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所构思的《作家日记》？是把它看做一本以散文形式出现的杂志呢，还是一本体现其作者面貌的全部特征的真正日记？"

② 指波隆斯基双足行动不便。

如果我们不是气味相投的人，那我们又该是什么人呢？[1]

又及

致赫·达·阿尔切夫斯卡娅[2]

（1876年3月3日，彼得堡）

敬爱的赫里斯京娜·达尼洛芙娜！

请允许我感谢您对我的诚挚和亲切的问候。对一个作家来说，直接听到同情他的读者的善意的鼓励话语比在报刊上读到对他的任何赞扬更感欣慰和重要。[3] 真的，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一点。这是直接来自读者，好像更真实和更实际一些。因此我向您表示感谢，如果说我回信晚了一些，那是因为我实在太忙了，忙于出版2月号的工作，勉强能赶上期限。

请接受我对您的深深的敬意。

您的仆人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回答波隆斯基的信中的一番话，后者说："读着您的日记，我情不自禁地感到我们是同一时代的儿女。"

② 赫·达·阿尔切夫斯卡娅（1841—1920），社会活动家，哈尔科夫女子星期日学校的教员。

③ 《作家日记》1月号中有许多关于儿童教育的内容，阿尔切夫斯卡娅对此甚感兴趣。她特别喜欢《与基督共度圣诞节的小男孩儿》，称之为《作家日记》中的一篇杰作，并在文学晚会上朗诵了这个作品。

致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76 年 3 月 10 日，彼得堡）

亲爱的和尊敬的弟弟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

寄一本我的书给你，此书由书商克赫里巴尔吉出版，印得糟糕透了。① 书出版了，在报纸上也登了广告，但他将出版的书典押到一个什么地方去了，只是在过了两个月后才开始销售，这种做法是有损于此书的。说说我自己吧！我一直非常忙，承担了一件甚至是力难胜任的事：我在出版《作家日记》。订户不多，但零购的人（在全俄国）却相当多。我一共印了六千本，一直在卖，因此事情进行得可说是顺利的。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帮着我干。她的身体消耗得十分厉害（特别是喂孩子② 吃奶），因此我非常为她担心。我有时见到你的孩子们。亲爱的弟弟，我想对你说，我是怀着极其欢悦的心情来看你的家庭的。好像是这样：体面地承继我们的家族这件事落到了你一人身上。你的家庭是个榜样，是有教养的，看着你的几个孩子就觉得心情舒畅。至少是这样：你的家庭所表现的风貌并非每个阶层的普通平庸的外表，它的所有成员都具有出色的优秀人物的高尚风貌。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弟弟，你要记住并要深刻领会：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成为优秀的人（就这个词的直接的最高的意义而言），——这思想是我们的父母亲的基本思想，

---

① 指长篇小说《白痴》的第一个单行本（圣彼得堡：1876 年）。
② 1875 年出生的儿子阿列克谢。

尽管也发生过一些偏差。[1]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族的所有人中，你在你所建立的家庭里把这一思想表现得最为充分。我再重复说一遍：你们全家都使我产生了这种印象。米沙哥哥一家已经衰落，卑贱而没有教养。我的几个孩子都还年幼，所以我不知道将来会怎样。我非常希望哪怕能再活上六七年，把孩子们稍作安排，使他们能站稳脚跟。我死后我的孩子们会记得我的面目，想到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愉快。祝愿你一切幸福，吻你的手并友好地握你妻子的手。给你的孩子们讲讲我的情况。我几个孩子的病都好了，我珍爱他们。雷卡乔夫[2] 家的小女孩儿真可爱！我们去过他们家，看着他们一家子我们感到非常愉快。你女儿日前来看望过我。我自己也害上疟疾，已在家坐了五天，正在服用奎宁，一切都会好的。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衷心问候你们。再见。

全身心属于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 在《作家日记》（1876年，10月号）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讲到了俄国人民和社会都需要“优秀的人”。他说：“优秀的人”（“就这个词的最高意义而言”）是“这样的一些人，没有了他们，尽管有最广泛的权利平等，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生存。”他们能在道义上领导人民和社会，而在俄国由于资本的势力加强尤其是如此。

② 米·亚·雷卡乔夫（1840—1919），物理学博士，海军少将，1896年起任俄帝国科学院院士。他是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女婿。

致赫·达·阿尔切夫斯卡娅

（1876 年 4 月 9 日，彼得堡）

尊敬的赫里斯京娜·达尼洛芙娜：

恳请您原谅我没有马上回信。当我收到您 3 月 9 日的来函时，我已经开始工作了。虽说我大约在 3 月 25 日就已结束工作，[①] 但还有联系印刷厂的事情，张罗分发的事情，等等。再加上我在这个月里又患了感冒，直到现在尚未痊愈。

您的信，特别是您附在信中的您的一章日记，[②] 使我感到非常愉快，简直是太妙了。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您具有善于“只看到美好事物”的才能。

关于切尔科娃夫人的保育院我一无所知（但一有可能我就会去了解），我相信，一切都像您所写的那样，不过同时也可能有着不尽如人意之处，——对此您不想予以注意。[③] 所有这一切都刻画出您的个性，而我非常敬佩您的这个特点。此外，我发现您本人就是新人（就这个说法的好的意义而言）中的一个，——您是一个活动家，您希望有所作为。我非常高兴能同您相识，虽说我们不过是通通信罢了。我不知道医生会打发我上哪儿去度夏天。我想是会让我去埃姆斯，我接连两年都是去那个地方，但也可能让我到叶先图基，去高加索。如果是后一

① 指编辑 1876 年 3 月号《作家日记》。

② 赫·达·阿尔切夫斯卡娅记的是她参观切尔科娃夫人创办的流浪儿学校的情景。

③ 在切尔科娃夫人创办的学校里有四十二个流浪儿，阿尔切夫斯卡娅在她的日记中对这所学校的描绘充满了田园诗般的情调。

种情况，我将在回程中绕弯去哈尔科夫。我早就打算去我国的南方，我至今未曾去过。届时，如果天赐良机，如果承蒙您青睐，我们准能面晤。①

您告诉了我一个想法，即您认为我在《作家日记》中把自己的精力耗费在琐碎事情上了。这种说法我在此地已经听到过，但我要顺便告知您的是：我得出了一个不容辩驳的结论，即一个作家——有艺术才华的作家，除了幻想境界② 以外，他还应该细致入微地了解他所描绘的（历史的和当今的）现实。我认为，我国只有一个人在这方面是卓绝的，他就是列夫·托尔斯泰伯爵。我十分推崇小说家 Victor Hugo［您要知道，已故的丘特切夫有一次甚至为此对我大动肝火，说《罪与罚》（我的一部长篇小说）高于“Misérables”③］，虽说它有时在探究细节方面太拖沓，但却描绘出了一些惊人的画面，如果没有它，世人就会完全不知道这些画面。因此，我在准备撰写一部长篇小说时做一番专门的深入研究，——不是研究现实，其实我对现实本来就很熟悉，而是研究当今现实的细节。对我来说，在当今现实中最重要的研究任务之一，举例说，是研究青年一代；同时还有当代的俄国家庭，这一点我预感到了，它已经远非迄今二十年前的那个样子。④ 不过除此之外也还有许

① 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遵医嘱前去埃姆斯。

② 关于“幻想境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写给迈科夫的一封信（1869 年 5 月 15 日）中作了阐释（幻想境界，“依我看来，像一块天然的宝石、一块金刚钻石出现在诗人的心灵之中……”）。

③ 法文：《悲惨世界》。

④ 陀思妥耶夫斯基指的是他已在 1876 年 1 月号的《作家日记》中提及的一部写“俄国现在的孩子们，当然也写他们现在的父亲们”的长篇小说的构思，这构思未付诸实现，但它涉及的主要的社会、伦理问题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所体现。

多别的事情。

我年已五十三岁，[①] 稍一疏忽就极易脱离年轻的一代。日前我遇到了冈察洛夫，我真诚地向他提出一个问题：他是否理解当前现实中的一切？或者是有一些事物他已不复理解？他直接回答我说：有许多东西他已不理解。当然我自己清楚，这个才智不凡的人不仅理解，而且能教导一些好为人师者，而就我所问他的那层特定意义上说（对此我一启口他就明白了。注意：这话只是在我们之间说说），他显然并非不理解，而是不想理解。"我珍惜我的理想，我珍惜生活中我所特别喜欢的东西，"他补充说，"所以我想带着它们度过我为时不长的余生，而要仔细地研究这些人（他指了指涅瓦大街上过往的人群），对我来说是一种累赘，因为我得把我的宝贵时间都花到他们身上去。"……我不知道是否对您表达清楚了，赫里斯京娜·达尼洛芙娜，但我总想在行地写出一些东西来，因此我才要细心研究一段时间，并同时进行《作家日记》的写作，不让许多印象白白流失。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理想！您相信吗，我自己尚未将《日记》的形式搞清楚，而且我也不知道，我能否有朝一日把这件事做好，所以《日记》，比方说，虽然将持续两年，它仍然会是一种不成功的东西。例如，我坐下写作的时候，我有十至十五个题材（不会更少），但我常常不得不将我最喜爱的题材搁置一旁，因为这些题材要占去许多篇幅，消耗许多激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搞错了：他生于 1821 年，在写这封信时他应该是五十四岁。

情（例如克罗涅贝格案件[1]），它们会损害整整一期刊物：使它单调，刊载的文章少；结果就常常写一些并非你想要写的东西。另一方面，我曾天真地以为，这将是一部真正的日记。其实真正的日记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是做样子的给读者看的日记。我常常遇到一些事实并产生许多印象，我经常考虑这些印象，——但有些东西怎能见诸笔端？有时简直是办不到的。例如，三个月来我从四面八方收到许许多多信，有的信署名，有的信则是匿名的，——全都是充满同情的信。有些信非常有意思，非常独特，而且是所有现存各种流派的人的来信。

关于这一切流派，各种各样的、而在向我致意这点上融合为一的流派，我本想写篇文章，也就是写一写由这许多信产生的印象（并不指明具体姓名）。这里有一个最使我感兴趣的思想：我们这些流派所有的人们所以能取得一致，其共同性何在？其契机又何在？但在对文章做了周密考虑之后，我突然发现：要非常真诚地写这篇文章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事，而如果不真诚，那么还值得写吗？再说也不会有炽热的感情。

前天早上突然有两位姑娘来找我，她们都是二十岁左右。她们一进门就说："从大斋节起我们就想同您认识了。别人都嘲笑我们说您不会接待我们，即使接待了我们，您也不会同我们谈些什么。但我们决定试一试，所以我们就来了，我们的名字是某某和某某。"起初接待她们的是我妻子，后来我也走出房间。她们说，她们是医学院的大学生，学院里女生已达五百人之多，她们进医学院是为了接受高等教育，并在今后成为有

[1] 斯·列·克罗涅贝格（1845年生），法学硕士。他因虐待七岁的女儿受到指控，但有陪审员出席的审判却宣布他无罪。陀思妥耶夫斯基利用这个案件的材料在《作家日记》中批评律师的诡辩。

用的人。这种新型的姑娘我尚未遇到过（我知道许多老式的女虚无主义者，我同她们本人相识，而且很好地研究过她们）。您信吗，我很少有过比这一次同两位姑娘共度的两个小时更为美好的时光。她们是多么纯朴、多么自然，她们的感情是多么清新，智慧和心灵又是多么纯洁，她们有着最诚挚的认真态度和最诚挚的欢乐心情！通过她们我当然也认识了许多和她们同样的人，我向您说实话，——所获得的印象是强烈的，是愉快的。但怎么能描写这种印象呢？非常真诚地写吗？怀着为青年一代感到欣喜的心情来写吗？——这是不可能的。[①] 即使写她们个人也是几乎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又该记下哪些印象呢？

昨天我突然了解到：一个年轻人，还是一个中学生（我说不上他在哪儿学习），有人把他指给我看了，他在朋友家时走进了在这个家庭里教孩子们学习的教师的房间，看到了一本放在家庭教师桌上的禁书，就向主人告发，主人立刻把家庭教师赶走了。而在另一户人家有人向这位年轻人指出，说他做了一件卑劣的事情，但他对此并不理解。瞧，这就是事情的另一面。对此我又怎么叙述呢？这是一个个体，然而这又不是一个个体，这里特别富有特征意义的是（正如人们所转告我的那样）一种思维和信念，正是由于这种思维和信念他才会不理解，而针对这种情况倒是有一个迥非寻常的字眼儿。

不过，我扯远了，再说我又极其不善于写信。请原谅我字迹不清，我正患感冒，还在头痛，今天连眼睛也在酸痛，因而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俄罗斯女青年的遭遇和性格的思考以及他关于妇女需要受高等教育的思考在《作家日记》（1876 年 5 月号和 6 月号）中有所反应。

我在写信时几乎看不清字母。

请允许我握您的手，请让我有幸把我看做许多深深尊敬您的人中的一员。

请接受我对此的保证。

您的仆人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彼·瓦·贝科夫[①]

(1876 年 4 月 15 日，彼得堡)

彼得·瓦西里耶维奇阁下：

请原谅我久久未回复您 3 月 18 日的来信，因为我要么是很忙，要么是身体不好。衷心感谢您对我的一番美言。至于说到您的建议，要我把确切的传记给您寄去，那么我可以径直告诉您，我现时无法做到这一点。这将占用我许多时间，甚至要我花费许多力气，在我心目中做这件事并不像您所想的那么容易。由于我患了癫痫病，虽说此病现在已经几乎不再困扰我，我却已经部分地丧失了记忆力，——您信吗，——我忘记了(确实是忘记了，毫不夸大）我的几部长篇小说的情节和我塑造的人物，甚至连《罪与罚》也忘记了。然而我还记得我一生的总的线索。虽说我写过一些不署名的文章（批评文章，发表在《时代》上），但我已摒弃它们。不过，我可以答应您：夏天，就是说在 7 月份，我大概将去埃姆斯治疗我的肺病，在那里我将为您写我的传记材料，——写一篇尚未在任何地方出现

① 彼·瓦·贝科夫（1844—1930），诗人、记者、图书编目学家。

过的传记，虽说不会很长（半个印张），[1] 我将按自己的方式写，因为一般在辞典里是不写作家传记的。有了这个材料，您愿意做什么都可以。

关于家兄的传记材料我不能允诺完整地向您提供，因为我不完全知道他的一些作品发表在何时何地。[2]

至于说到照片，我是从未有过什么照片的。有一张什么照片正在市场上出售，但我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把它搞来的：我从未拍过这张照片，它根本就不像我。但是到夏天我也许会拍照（许多人来信索取我的照片），届时我给您寄去。

请接受您的忠实仆人对您的深深的敬意。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索·叶·卢里耶[3]

（1876 年 4 月 16 日，彼得堡）

十分尊敬的索菲娅·叶菲莫芙娜：

我很难在信中直接把您所需要的书的书名开单寄给您。您是否愿意在日内抽出一天时间在下午三四点钟之间亲临我家一次？我虽然很忙，但是鉴于您对我的特别信任（我珍惜您的信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并未为贝科夫写这个传记材料。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未向贝科夫提供过有关他长兄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材料。

③ 索菲娅·叶菲莫芙娜·卢里耶（1858—1895），一个出身犹太人家庭的姑娘，其父亲是银行家，她从明斯克来到彼得堡，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请教。1876 年春天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她认识。——俄编注

任)，我将为您抽出一点儿时间来，选书应该考虑到思想方式，因而最好是我们更进一步互相了解为好。

处于等待之中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赫·达·阿尔切夫斯卡娅

(1876 年 5 月 29 日，彼得堡)

尊敬的和亲爱的赫里斯京娜·达尼洛芙娜：

前天我们一收到您的信，马上就打算同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一起在当晚前去拜访您。但《作家日记》遇到了许多倒霉事（整版工走掉了，印刷厂关闭了，等等)，所以我一直张罗到深夜一点钟，然后又从一点钟工作到早上六点钟，反复数点行数。（您是不了解这种十分笨拙的繁杂事的滋味的，幸福的赫里斯京娜·达尼洛芙娜!）后来，到了星期六，我们以为大概能去拜访您了，但我早上七点钟躺下，十一点钟就被叫醒了，——真倒霉！必须把多余的一百六十五行删掉或者再在稿子上增加二百多行，以便排满一个半印张或者一又四分之三印张。我从床上一跃而起，穿好衣服就奔向印刷厂，坐等校样一直到下午五点钟，我终于忍痛割爱，找到了删去一百六十五行的办法。在回家途中我边走边想：我们稍许吃一点东西，然后就上您那儿去。突然又传来一条消息——从印刷厂里传来的：《作家日记》的书报检查员离开了彼得堡，那么“现在咋办”?我连饭也没吃，也没有休息，拿着校样就去找另一个书报检查员列别杰夫，他住在伊萨基耶夫大教堂附近（我和他并不相识)，可是他不在家。我在他家坐下写信说明我的处境，并给

他留下了校样，但我的头脑已经开始昏晕了。我去印刷厂，在那里与整版工一起，分秒必争地计算着出版将延误多少时间。感谢上帝，可望在星期一出版。八点半钟我回到家，我们稍许吃了点东西，——已是九点半钟了，我和妻子再三斟酌，终于决定不去府上，因为时间已经不早，而且从印刷厂也许又会传来什么消息（每月月底总是如此）。我决定在信中把这一切都告诉您，亲爱的和善良的赫里斯京娜·达尼洛芙娜，明天五点钟到七点钟之间我们将到您那儿，① 请别责怪我，请相信：我累得几乎站不住了。您对我们的好意使我和妻子很受感动，就好像您是我们的亲爱的亲姐妹，或许还更亲一些，我们俩都热爱您，都器重您。请您别感到不安，我见到过您两次，听过您的谈话，我对您已形成了肯定的看法。您是一个少有的善良而又聪明的人。像您这样的人现在到处都需要。而我和妻子正是像爱亲人一样地爱您，像爱一个正直和诚恳的聪明人一样爱您。

好了，就谈到这里吧。请您把这一点也看做是我心神不安和忙乱的表现。紧握您的双手。妻子向您问好。请代向阿列克谢·基里洛维奇② 深深致意。

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① 阿尔切夫斯卡娅在 1876 年 5 月 30 日的日记中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果真来到我们家，坐了好久，谈了许多。”

② 阿尔切夫斯卡娅的丈夫。

致赫·达·阿尔切夫斯卡娅

(1876年6月1日，彼得堡)

尊敬的赫里斯京娜·达尼洛芙娜：

妻子带着一捆捆《日记》去邮政总局了，寄发给十一个省的书商们。她委托我接待您，如果她回家晚的话，她要我把您留到她回来。她回家确实是晚了，我读了您的信就预感到您要离开了。我十分伤心，因为不能见到您了，妻子也将极其难过。我预感到，如果您必须离去，您会十分忙碌。紧握您的手，为我自己握，也代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握。请来信，即使偶尔写写也好，而我们是会给您写信的。我们何日重逢呢？您会在秋天或者冬天来吗？盼您好好地记着我们，我再向您重复一遍：我们俩，我和妻子，很少像爱您这样地爱过并器重过什么人，我们诚挚地爱您。人生是短暂的，弹指一挥间，即使一个人活到了八十岁，他又能回忆起几个真诚地爱他并真诚地朋友般地忠于他的人呢？愿上帝赐福于您的小孩子们。请转达我对阿列克谢·基里洛维奇的深深敬意，我紧握他的手。

完全忠于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瓦·阿·阿列克谢耶夫[①]

（1876 年 6 月 7 日，彼得堡）

阁下：

请原谅我今天才回复您 6 月 3 日的来信，因为我身体不好，癫痫病发作了。

您提出了一个难题，——因此要回答它确实需要很多时间。[②] 事情本身是清楚的，在魔鬼的诱惑下产生了三种卓越的

---

① 瓦·阿·阿列克谢耶夫（1828—1884），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乐团的男高音演员。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他最心爱的作家，他常常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读给孩子们听，特别是《罪与罚》中马尔梅拉多夫的独白。他首次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彼得堡的一个哲学小组里，并为后者的热烈发言所打动。第一封信是他在读了《作家日记》（1876 年，5 月号）中评析皮萨列娃自杀一事的文章后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即认真地给他回了这封信，虽说刚发过癫痫病。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抓住彼得堡一名助产士皮萨列娃为抗议社会不公正而自杀这一事例，在《作家日记》（1876 年，5 月号）中写了题为《一个不合适的思想》的文章，评析皮萨列娃自杀。皮萨列娃在临死前写的一封信中对一些钱做出安排。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她的这一举动中窥破了当年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青年们的情绪，他剖析道："如此重视金钱，这也许是对'石头变成面包'这一全部生活的主要偏见所做出的最后一次反应"，流露出全部生活的指导信念，即"如果所有人生活都有保障，大家也就会幸福，也就不会有穷苦人，不会有犯罪行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多次借用过圣经中"石头变面包"这个情节。例如，在《少年》的准备材料中他说："社会奠基于精神要素；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奠基于食肉、经济思想和变石头为面包这种做法之上的。"后来在 1877 年的《作家日记》中他进一步发展这一思想说："……在我们俄国应该灌输别的信念，尤其 （转下页）

世界性观念，已经过去了十八个世纪，却没有比这些观念更为艰深，即更为奥妙，人们也仍然不能予以解决。

"石头和面包"[①] 的问题是现在的社会问题，是环境的问题。这并非先知之明，而是历来如此。"如何对付赤贫的叫化子们——这些由于饥饿和备受压迫与其说像人不如说更像野兽的人们呢？是走向饥饿的人们开始向他们布道，叫他们别犯罪，叫他们要温顺纯洁呢还是让他们先吃饱肚子更好一些？后一种态度将是更人道一些的。在你[②]之前也曾有人来布道，但须知你是上帝之子，全世界都急切地期待你；你作为以智慧和正义感高于大众的人来行事。要先给他们大家饭吃，要先使他们有保障，要先给他们一种能使他们永远有面包和秩序的社会体制，——而后再对他们有罪是问。如果那时他们再作孽，他们就是忘恩无义；而现在他们是因饥饿才犯罪的，向他们问罪就是作孽。

"你是上帝之子，因此你什么都能做到。这是一些石头，

(接上页）是在关于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观念方面……真正的自由只是战胜自己和自己的意志。"陀思妥耶夫斯基确信："凭借有缺陷的人"是不可能改造好世界的，而"人一下子成不了人，得经过特殊加工才成人"。"石头变成面包"这个情节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给阿列克谢耶夫的这封回信有助于理解这部长篇小说中述及的哲学-美学问题。

① "石头和面包"问题，是圣经中提出的。《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 4 章，第 1～4 节）："当时，耶稣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的人便前来，对他说，你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面包。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单靠面包，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段话也见于《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 4 章，第 1～4 节），但文字上略有出人。

② 这里及下文的"你"，均指耶稣。

看到吗，好多啊。你只消吩咐一声，——石头准会变成面包。

“你以后也要这么吩咐，让土地不消劳动就会生产，你要教会人们掌握一种学问或者教他们行施一种制度，以便使他们今后生活有保障。人的最主要的恶癖和不幸都来源于饥饿、寒冷，来源于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各种各样争斗，难道你当真对此不相信？”

这就是魔鬼向基督提出的第一个观念。您会相信，这一观念是难以实行的。当今欧洲的社会主义，还有我国的，到处都在摒弃基督，它首先奔忙的是面包，它呼吁科学并断言人类一切灾难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贫穷，是生存竞争，是“环境逼人”。

基督对此的回答是“人不是单靠面包而活着的”，换句话说，他道出了一条有关人的精神来源的公理。魔鬼的观念只能适用于人-兽①。基督则知道，光靠面包是不能使人振奋的。况且如果没有精神生活，没有美的理想，那么人就会忧伤，会死去，会发疯，会自杀或者会开始沉湎于多神教的幻想之中。而由于基督在自身和他的语言中藏含有美的理想，所以他得出结论：最好还是先将美的理想灌输到人的心灵。当心灵中有了美的理想，所有的人准会互为兄弟，那时他们当然会相互帮助，也就都会成为富有的人。而如果你给他们面包，他们却会由于烦闷而可能互为仇敌。

但是如果同时给予美和面包呢？那样人就被剥夺了劳动、个性和为他人而牺牲自己财产的自我牺牲精神，——总而言之，被剥夺了全部生活和生活的理想，因此最好是单单施与精神之光。

① “人-兽”指兽性的人或人面兽心者。

在圣经的这一短小片断中谈的正是这一观念，而不仅仅是谈什么基督在挨饿，魔鬼则建议他取一块石头并命之变成面包，——足以为证的就是基督对魔鬼的回答，它揭示了大自然的奥秘："人不是单靠面包像动物一样而活着的。"

如果谈的只是为基督解饿，那何必泛谈人的精神本质呢？那就会是话不切题，何况纵使没有魔鬼的建议，如果基督想要的话，他原本也能搞到面包。顺便说一句，请您回想一下达尔文的和其他一些人的关于人类起源于猴子的现代理论。① 基督根本不涉及任何理论，他直接宣称：在人身上除了动物本性之外还有一个精神世界。就是这么一回事：不管人从何起源（在圣经中完全没有说明上帝怎样用黏土塑造了人，怎样从地上取来黏土），正是上帝将生命之气息吹入了人体（然而糟糕的是人还会因作孽而重新成为畜生）。

---

① 在俄国自19世纪60年代初起就开始出版查理·达尔文的著作。尼·尼·斯特拉霍夫多次撰文，肯定达尔文主义是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但他反对把达尔文主义机械地搬到人类的社会生活上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册子《军官与女虚无主义者》中，在1873年、1876年和1877年的《作家日记》中以及在长篇小说《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进行过论战。在短评《一篇当代的谎言》（见1873年《作家日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表述了与他写给瓦·阿·阿列克谢耶夫的这封信中的观点近似的说法："所有这些欧洲的至高师尊、光明和希望，所有这些穆勒们、达尔文们和施特劳斯们有时对人的道义责任的看法太令人诧异。"按：这里的穆勒当指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约翰·穆勒（1806—1873），他曾对当时的分配制度迫使劳动阶级遭受贫困与饥饿感到不满。种种社会问题促使他重新考虑社会基础。他还曾热中于民主政府，并拥护美国废除奴隶制度等。施特劳斯当指德国神学家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1808—1874），他是青年黑格尔派，所著《耶稣传》（1835—1836）否定各种圣经的可靠性，认为耶稣是已故历史人物。后来倾向于泛神论。

您的忠实仆人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皮萨列娃曾在学校读书并与最现代的青年交往，他们根本不理睬宗教，而是憧憬着社会主义，即憧憬着一种首先是有面包、面包平均分发、不存在私人领地的世界结构。据我的观察，就是这些在期待一个没有个人责任的未来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者们，他们迄今都是极其喜爱金钱的，甚至是过分地看重钱财，而他们这么做所遵循的又正是赋予他们的那种观念。

致帕·普·波托茨基[①]

（1876 年 6 月 10 日，彼得堡）

您来信中说我在攻击由这一类的妇女组成的一个不大的小组。您错了：我没有攻击任何人，我在谈皮萨列娃时完全（原稿中下文看不清楚）[②]，您怎么会这样想呢？您说这是“一个不大的小组”，您又错了，——这小组大得很，而且会越来越大。

这是那样一些男男女女，他们寻求着某种高于中庸和陈规

① 帕·普·波托茨基是彼得堡炮兵学校的士官生，他在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一个不合适的思想》（1876 年，5 月号）分析皮萨列娃自杀的文章后给作家写了一封措辞十分激烈的信。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把皮萨列娃服毒自杀看做一种反常现象，而且似乎间接地攻击那些类似皮萨列娃的妇女。他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示了一种看法：“为什么您不把批评的锋芒指向原因……一旦您找到了原因，皮萨列娃就决不会使您感到惊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他回信后他并不满意，认为信中并未探讨那些导致皮萨列娃自杀的原因，更谈不上对这些原因进行批判了。

② 括号中的话为俄编者所加。

的东西,想要有精神生活,想要参与人类的事业,准备建立功勋,愿意舍己为人。他们脱离了自己的家庭,陷入了一些人的圈子之中,这些人说服他们相信:精神生活是不存在的,精神生活是童话,而不是现实。舍己为人也是没有的,有的只是为生存斗争。

于是皮萨列娃就问:“该做什么呢?”一些人回答她说:去做接生婆,这样您至少会有益于社会。皮萨列娃相信了,她当了接生婆。多年学习,没有任何精神食粮;她本想获得知识,扩大眼界,增长智慧,接受教育,然而她没受任何教育就被直接推上了一个困难的专业。如果她是一个有心人,不言而喻,她会沮丧,会疲惫。“我倒是希望看到人类和世界的美,希望自己表现出舍己为人的精神,”——她有时会这么想,然而处处都在为生存而竞争!终于一种思想折服了她:“舍己为人是没有的,您去做接生婆,您将会因此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但是,既然没有舍己为人,也就不必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对谁有用呢?最后她完全失望了。

您在信中叫我找出原因,叫我别攻击这些女人。我再说一遍:我并不攻击人。至于说到原因,那我已经向您指出。我再补充一点原因:缺乏学识,自幼家庭教育不良,虽然有舍己为人的天性,但智力极不发达。(原稿看不清楚)① 原因,没有(原稿看不清楚)。②

我不知道您有多大年龄。我对您信中所说的许多东西完全不理解。我毫不感到“惊讶”,我只觉得遗憾。

我向您提一点建议:请别十分表面地对待皮萨列娃事件之类的事。您最好先想一想,那样您也许就会明白:如果对一个人说什么不存在舍己为人,而只有自发的生存斗争(利己主

①② 括号中的字为俄编者所加。

义），那么这就意味着剥夺一个人的个性和自由。而要人交出这两样东西总是困难的，总得伴随着绝望。不过，我很高兴您能给我写信。请您接受我的一点建议（我有权提出这一建议）：字要写得清楚一些。

今天我得离开彼得堡，外出一个月，因此我们的通信，很自然，得停一停了。

关怀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76年7月15日，埃姆斯）

我亲爱的朋友阿尼娅，昨天我收到了你的第二封短信，是7月9日写的，我急于马上回信，不等到我们所约定的日期。这是因为你的信给我留下沉重的印象。就是说，你的健康难以恢复，但是为什么你信中说你只能沐浴十五次？也许，月经将不会延续十天，而在新鲜的空气和新的生活条件下月经肯定会正常地过去，再说即使月经延续十天，你仍然可以有一个月的时间进行浴疗，难道你是隔一天沐浴一次吗？难道不能每天沐浴吗？我的天使，我在这里只希望着一点：你在经历了生育、哺乳和为《日记》操劳的这一年之后终于能在鲁萨恢复你的健康。啊，我的亲人，我真心疼你。我在这里回忆了一切：你如何受煎熬，你怎么工作，而又得到了什么奖赏呢？哪怕让我们能多得一些钱也好，可是钱，不是吗，钱并未多得。如果说有一点什么奖赏的话，那也只是指望明年，可这还不过是在天空中飞的仙鹤。阿尼娅，我爱你爱得除去想念你外已别无他想。

我在幻想下一个冬天：如果我们能在鲁萨养好身体，回彼得堡后你就不再为我做速记和抄写的工作，我已这么决定了，而如果订户众多，那么你一定得找个助手，即使找尼基福罗娃[1]也行。在我们见面时我再详谈我的一切想法。孩子们身体都好，我为他们高兴。你要爱廖沙，我非常想看到费佳。也别忽视了利利娅，如果做得到的话，你就开始教她识字吧，即使稍许教一点也是好的。我觉得利利娅的性格和你一样：她将是一个既善良又聪明又诚实、同时又心胸开阔的姑娘；而费佳的性格则像我，像我一样纯朴。要知道，我也许仅能以此来自夸，虽说我也清楚：你可能已经多次暗自嘲笑过我的这种纯朴。是这样吗，阿尼娅？不过，你怎么做都是可以的，因为你是我的女主人和统治者，你是女王，服从你对我来说就是幸福。也就是说，我保留我自己的东西，任性和疑心病我也克服不了。但你从来也不知道，阿尼娅，尽管如此，我过去是多么的爱你，而现在我感到，我好像焕然一新，并好像又重新开始爱你，而且从未像现在这么爱过你。你等着吧，我的天使，我一定会照料你的，也许，你也会在我身上看到好的东西。

关于我自己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可写：在这里我寂寞得要死，主要是因为不同你在一起。到现在为止，我的治疗情况简直是一团糟。神经极度失调，常犯咽喉痉挛，这在最近一些年里是极少有的，除非是在神经严重失调的情况下才会有。昨天和前天我开始感到，好像癫痫病要发作了，喘不上气来，像在白天我清醒时发病那样，在发作前的最后一刹那总是喘不上气。发病的可能性使我感到害怕：一发病，《日记》怎么办？

---

① М. В. 尼基福罗娃是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助手。

我尚未动手呢![1] 再说我又是否还能写出点东西来？我感到心神不安，好像是全身都瘫下来了似的。不过，我能活动，我散步，胃口也好，但睡眠不佳，每夜只睡三四个钟头，因为我一直盗汗。即使在白天汗水也出得非常之多，这并非因为天气炎热，我知道，这是泉水反应。谁晓得呢，也许这一次泉水对我不会有裨益，因为一定要在神经安宁的情况下泉水才能产生良好作用。每当夜间盗汗时就会出现糟糕的干咳。这里虽说天气绝妙，但没有一天不是突然刮旋风的，一刮就是几个小时，确实如此，前天还有过一场暴风雨。一个经常出汗的人遇上这种旋风是极易受凉的。

为了准备写作，我在重读我以前在札记本中写下的印象，我已读完了带到这里来的全部信件。我在图书馆办理了读者登记手续（这儿的图书馆小得可怜）。我借了 Zolà[2] 的作品，因为近些年我太忽略欧洲文学了。可是你知道吗，真下流，我好不容易才读下去了。而在我们那里却大吹大擂，说什么 Zolà 是名家，是现实主义的巨擘。[3] 至于说到我的日常生活，那么在这里我的膳食极其糟糕，我也不能说我住的地方很安静，因

---

① 指《作家日记》7～8 月号（合刊）的准备工作。

② 法文：左拉。

③ 从 1871 年起左拉的俄译本日益增加，至 1873 年《巴黎之腹》出现了五种译本。左拉享有巨大的声誉，各杂志发表了许多关于他的评论文章，并且大家在讨论自然主义与俄国长篇小说的发展问题。按：爱弥尔·左拉（1840—1902），法国作家。这里指的是他的小说《巴黎之腹》（1873）。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1876 年笔记中尖锐地批评法国的自然主义，特别是《巴黎之腹》。《作家日记》中也专门评论这一小说。他认为这小说是自然主义的，它以生活的表面现象吸引人，从而有碍于描写主要的东西，即人的精神生活。“这不是艺术……重要的是，这一切不忠实，这一切是夸大的，因此远不是现实。”他还认为左拉缺乏道德理想。

为房客们太不拘礼节，他们大叫大嚷，上下楼时咚咚响，关起门来砰砰响。我不知道奥尔特大夫会怎么说；他但求快些摆脱病人，除了初诊以外，他从来不仔细观察病人，而且他仔细观察初诊病人也只是出于礼貌，以便不在第一次就马马虎虎吓了病人。我也许会恢复健康的，只要让神经安定下来，医疗就会顺利进行。但是我如果是和你一起来的话，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同来是可能的话，那么治疗必然会顺利进行。没有你在我不能久留在这个地方，这是肯定的。然而我在动身的时候，尽管我也清楚我的日子将会多么难熬，我基本上是高兴的，因为我一离开，你的负担就可以减轻，因为在我身边枯燥的生活和工作把你给累坏了，因此我一离开，你就可以稍事休息，精力可以得到恢复。可是你突然在 post scriptum 中使我大吃一惊。而且这四行字是匆匆写就的，字母歪歪斜斜，好像是你的手由于激动而在颤抖。就是说，你最近、在星期六早上遇到了他[①]。你还补充了一句："详细情形下次再谈。"——这就是说我还得等到礼拜天！不过，安卡，我不过是害怕罢了。我亲爱的唯一的朋友，虽然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不掩饰自己的恐惧的丈夫会在妻子眼中显得可笑，但是，阿尼娅，我愚蠢，我不善掩饰，因为我害怕，确实害怕，如果你是面带可爱的笑容（我喜欢你的这种笑）补充了一句："忌妒吧！"那么你已经达到了目的。是的，我是在忌妒，阿尼娅！我的性格是费佳的性格，我不能在你面前掩饰我的第一个感觉。亲爱的，我对你说过："你去开开心吧，想跟谁玩就玩一玩。"但我如此允许你是因为我爱你已达极点。你具有丰富、可爱和美好的性格（心灵和智慧），

① 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原先的未婚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6年7月21日给妻子的信中谈及此事，表示他很为此不安。

还有你开阔的心胸（别的女人没有这种开阔心胸），——所有这一切在我身边时全都淹没在苦恼和工作之中了，因此我可以允许（接下来有一行字看不清楚）[①]，因为我相信安卡的开阔心胸，相信她的良心，而主要的是相信她的智慧。（接着有十行看不清楚），快乐的和迷人的（接着有十一行看不清楚）。亲爱的，我的绝妙的，我写这一切，好像我还抱着希望，可是这一切同时又强烈地折磨着我整个身心。你信中说你爱我并思念着我，但须知这些话还是你在和他相见之前，在写 post scriptum 前写下的。阿涅奇卡，阿涅奇卡，你（下面有两行不清楚），你要记着我，别太伤我的心，那样我会失去你这个朋友的。主要的是你不会把一切都告诉我，这是肯定的。我再向你重复一遍：一切都由你自己做主。（接着有九行看不清楚）。安卡，我的偶像，我亲爱的，诚实的，（看不清楚），别忘了我。至于我说你是我的偶像、我的上帝，——那确实是如此。我崇拜你的身体和心灵中的每一颗原子并亲吻你的全身，全身，因为它是我的，我的！再见，——什么时候再见呢？把一切详情写信告诉我（虽然你还是会把一切隐瞒的）。你当时穿的是哪件衣服？我跪在你面前无止境地亲吻你的纤足。我每时每刻都在想象着这种情景，陶醉着。安卡，我的上帝，别伤我的心。

祝福孩子们，代我亲吻他们，同他们谈谈我的情况，阿尼娅！再一次吻你，而且我每时每刻都在吻你，我甚至还吻你的信，就是这封信，第二封信，吻呀吻，吻了五十次左右。

全身心属于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 括号中的话是俄编者加的，下同。

致弗·谢·索洛维约夫

(1876年7月16日，埃姆斯)

亲爱的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

昨天才在这里——埃姆斯收到您7月3日从彼得戈夫寄来的热情洋溢的信。我们曾在旧鲁萨待过一阵子，但是为了出版6月号的《日记》，我和妻子来到了彼得堡，把孩子们留在旧鲁萨由外祖母照顾。在准备出版《日记》期间，我们住在彼得堡自己的寓所，一直待到7月5日。当时积下了许多事情，此外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还为我准备出国行装，我正是在7月5日出国的。因此，您7月3日的信寄到了旧鲁萨，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她因有事中途在诺夫哥罗德耽搁了一些时候——又从旧鲁萨把信转寄到埃姆斯。这样我们就彼此错过了。但是说实话，在我们离开旧鲁萨时，在收到您的信之前我就打算履行诺言去彼得戈夫拜望您。但我无论如何无法实现我的愿望，各种各样的麻烦事（除了出版《日记》以外，还有各种意外的突然间缠上来的麻烦事）把我搞得筋疲力尽。我离开时还有一些最迫切的事未能处理好。但现在，在寂寞中，在泉水旁，您的信确实使我振作起来了，简直是滋润了我的心田，否则我当真已感到非常苦恼，因为我不知道为何来到埃姆斯，我苦恼、抑郁，有时几乎是莫明其妙地苦恼。莫非是因为我身处在八千多口操多种语言的人群之中而感到孤独？莫非是由于这里的气候？——我不知道，但我在这里比任何人都苦恼。您在信中说您需要见到我，而我现在多么渴望见到您啊。

6月号的《日记》得到了您的赏识[①]，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我也有充分的理由高兴。我从未让自己在作品中彻底表述过我的一些信念，讲出最终的意见。一个有头脑的外省记者甚至责备过我，说我在《日记》中引出许多话题，涉及许多现象，但任何问题都未说透，因而他鼓励我别胆怯。这样我就下了决心，彻底说出了我关于俄罗斯在人类中的作用与使命问题的信念–夙愿，并表达了一个思想：即这情形不仅将发生在不久的将来，而且已经开始实现了。我这么做的结果又怎样呢？正好发生了我所预见到的事情：甚至对我十分友好的报刊也都马上喊叫起来，说我写的尽是一些奇谈怪论，而其他一些杂志甚至不屑一顾，然而我却觉得我涉及了一个最最重要的问题。[②] 瞧，把思想说透意味着什么！可以提出随便什么样的奇谈怪论，但别把它说透，这样就显得既机智、细致，又comme il faut；[③] 如果您把某种含糊的话挑明，比方说，您突然讲："瞧，这就是救世主！"直截了当地讲，不做暗示，那么谁也不会相信您，正是由于您天真，正是由于您说到底了，说出了您的最终意见。不过，另一方面，如果一些举世闻名的机智之士，例如伏尔泰，如果他们不用讥嘲、暗示和半吞半吐的方法，而是突然敢于说出他们所相信的一切，一下子将自己的

---

① 索洛维约夫在1876年7月3日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说：他才读过一遍就记住了其中的每一个词，他喜爱《作家日记》，"真想把它吃下去"。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1876年6月号第2章中的《我的奇谈怪论》、《奇谈怪论的结语》、《东方问题》、《乌托邦的历史观》等文中提出他早就十分关切的问题：俄罗斯与西方，俄罗斯的历史使命，等等。他认为，俄罗斯应该率领斯拉夫人统一起来，并以此来解决东方问题。他多处谈到这个问题。

③ 法文：得体。

全部底蕴及实质和盘托出，——那么，请您相信，他们就不会获得以前所获得的效果的十分之一。不仅如此，人们还只会耻笑他们。而且一般来说人好像在任何事情上都不喜欢说透了的话，不喜欢“吐露真情”的思想：

吐露真情的思想是谎言。①

因此，请您自己判断吧，您为6月号《日记》而写给我的热情洋溢的信对我是否珍贵？这说明了您理解我说的话，正像我在写文章时所希望的那样领会了我的话。为此我感谢您，不然我已经有点失望并责备自己操之过急了。如果在读者中还能再找到一些像您这样的知音，那么我的目的就已达到，我也就满足了，因为这就意味着我的话没有白说。而这里恰恰有人在高兴地说：“奇谈怪论！奇谈怪论！”而说这种话的正是那些头脑里从未有过一丁点儿自己的思想的人。

顺便说一下，在这里的火车站上能买到的俄国报纸只有《莫斯科新闻》、《残疾军人报》、《呼声报》和“Journal de St. Petersbourg”②，没有《俄罗斯世界》。如果您在《俄罗斯世界》上写了什么关于6月号《作家日记》的文章，那就请您赐福于正处在蒙昧无知之中的我，将这篇短文随信寄来（即装在普通的一般信封中寄来，能寄到）。③ 我在这里的地址是：

---

① 摘自费·伊·丘特切夫（1803—1873）的抒情诗“Silentium”（拉丁文：《寂静》。1836）。

② 法文：《圣彼得堡日报》。按：当为《圣彼得堡新闻》，该刊为日报。

③ 弗·谢·索洛维约夫在《俄罗斯世界》上发表了两篇文章：《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爱弥尔·左拉谈乔治·桑，再谈自然派长篇小说》和《有关东方问题的遐想》，后一篇文章索洛维约夫于1876年7月21日寄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Allemagne, Bad-E ms. à M-r Theòdor Dostoievsky. Poste restante.[①] 我将在此地待到8月7日（俄历）。我在这里饮用矿泉水，如果不是这里的泉水确实有益于我，我任何时候也不会下决心住在这个地方受罪。对埃姆斯没有什么可描写的，没有什么！我曾许诺将8月号的《日记》的篇幅加大一倍，然而我现在却尚未动笔，而且在这里感到苦闷、抑郁，因此心怀一种厌恶感看待面临的写作任务，就像看待面临的不幸一样。我预感到这一期将是非常糟糕的一期。不管怎样，请给我写信，亲爱的。

我全身心属于您，我亲热地拥抱您。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请向您夫人转达我的问候，诚挚地祝愿她一切都好、诸事顺遂。

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76年7月21日，埃姆斯)

我的心肝儿阿涅奇卡，昨天我收到了你7月15日的来信。首先，替我好好地亲吻费佳并向他祝贺刚刚过去的生日；虽说我事先没有写信，但我在这里是记得他的节日的，我在心中祝贺了他。第二，请写信给妈妈，她给我写了附言并祝贺我，代

① 法文：德国，巴特-埃姆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收，留局待领。

我谢谢她。[1] 亲爱的朋友，如果妈妈已经走了，而你身边尚无保姆，那我完全明白你有多么困难：一个人领着孩子们，我们家的女仆又十分不好。难道不能把她们都换一换吗？否则她们简直是给我们套上了枷锁，而且叫你疲惫不堪。这一切都使我感到十分不安，请相信我，安卡。我非常高兴：你想到了做一次短祷[2]，是该这么做。最使我苦闷的是你的信太少了：每隔两天即第三天（实际上是第四天）才收得到你的消息，这太令人难受了。亲爱的，能不能隔天寄一封信来呢？哪怕信中并无任何新东西，但我毕竟可以读到你写的“我们身体健康”，这样我也就安心了。我不要求你写长信，哪怕只写上一页纸也好(信件往来十分经常时也只能这么写)，但我还是希望你多写信，这样我毕竟可以更安心些。我的天使，我发现我好像更紧地粘在你们身上了，和以前相比，我现在绝对受不了与你们离别。你可以把这一事实转化为于你有利的东西，从而可以比从前更多地奴役我，但是，安卡，你就奴役我吧，你奴役得越厉害，我就越感到幸福。Je ne demande pas mieux.[3] 18 日到 19 日夜间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我失去了你。阿尼娅，你可知道我是多么痛苦啊！我回忆起了你和我在一起的全部生活，我责备自己，你得到的回报是那么少！你信吗，我醒来后噩梦还持续了一整天，它是如此的痛切。19 日整整一天我都在想你，苦恼了一整天。如果能和你相聚上哪怕只有十分钟，我都会感到无限幸福。你一定要告诉我：18 日或 19 日你是否发生了什么事情？次日夜间，也就是凌晨五点钟左右，当我醒来起床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岳母在信的附言中向他祝贺他儿子费佳的生日。

② 为了庆祝儿子费佳的生日以及在旧鲁萨购置房产。

③ 法文：我不希望任何更好的东西。

时，感到一阵头晕，晕得厉害，站不住脚，我跌倒了，这样持续了三分钟左右。后来头晕延续了一整天，虽说程度已大大减轻。我去饮了泉水，后来又去参加了日祷，但头一直在晕。看书时，字母都晦暗地在眼前闪过，虽说我还是能阅读的。晚上我去奥尔特大夫家。（我对他的看法已局部改变，他是一个相当可爱的人，在十分需要的时候，他会仔细诊病；作为一个医生，在这里无人怀疑他的知识，他甚至还享有盛名。）我请他检查过一次，要他告诉我：我会不会中风？他非常仔细地为我做了检查，采用了各种方法：紧抱我的头，用听诊器听，合起我的双眼又突然将它们打开，——然后他肯定地对我说：没有丝毫中风的危险，不仅不可能中风，甚至连头部血充也不可能，不过我自己似乎有这种感觉罢了。但这一切的起因是我的疾病（肺病），由于矿泉水的作用，我的胃功能受到一些损害，在我的病情中胃完全服从于受损的肺了，但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只要我继续饮用克列亨，这一切都会消失。此外，这次泉水对我起的作用比以前强一些。但这一切都合乎病情，这种头晕过上两三天自然会痊愈。同时他给了我一些安神和舒胃的药粉（赛德利茨粉[①]），并要我在晚饭前服用后过一夜，——“您会睡得很香，一切都会好的。”我照着他所说的做了，服用了药粉，睡得香极了。今天，21日，我自己感到和平日一样了。我问他（正面地问）：我的病情如此发展，是否可说我活不长了？——他甚至笑出声来对我说：我不仅可以再活八年，甚至还可以再活上十五年，——但是他又补充说：“当然，如果气候适宜，如果您不受凉，如果您不滥用您的精力，总的说来，如果您不破坏精心安排的饮食制度。”我亲爱的天使，我

① 一种以发明者的姓氏命名的药粉。

将这一切如此详细地在信中告诉你，为的是不让你担心（从你的信中可以看出你在为我担心）。就是说，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这病虽然好不了，但它对健康的影响将是很缓慢的，当然需要一直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但须知这也是逐步可以做到的。

昨天我在矿泉边遇到了叶利谢耶夫(《祖国纪事》杂志“国内形势”栏的评论员)，他同妻子一起来疗养。他向我走过来，但我并不认为会同他们合得来，因为这位老“否定派”对什么都不相信，他对什么都要提问，要争论，而主要是他总有一副神学校学生的高傲自满神态。他妻子大概也是一个神父的女儿，[①] 但却是一个新派的“进步”妇女，女否定派。他想乘神父到来之际促使他在这里庄严地举行一次弥撒，以庆祝黑山人的胜利（收到了一份电报，说是黑山人的军队打了一次大仗并获得了胜利)[②]，他希望我劝说塔恰洛夫（神父)[③]。他本人未去参加早祷，我对塔恰洛夫讲起了这件事，但后者理智地推却了，借口是有关胜利的消息尚未获充分证实（这也是实际情形)，但我劝说他邀请俄国人为斯拉夫人签名认捐。[④] 这件事塔恰洛夫做了，他上我这里来拟写了一个文件（呼吁书)，他本人在上面签了名并捐献了十五马克；我紧接在他后面签了名，也捐献了十五马克。接着他从我这儿到叶利谢耶夫处去了，不过我不知道叶利谢耶夫是否会签名，因为教会学校的学

① 叶利谢耶夫的妻子实际上出身于军人家庭。

② 1876 年夏天黑山人的军队同土耳其军队进行了激烈战斗，黑山人的军队打胜了。

③ 阿·瓦·塔恰洛夫（卒于 1890 年)，神父，威斯巴登和巴黎两地的东正教教堂的大司祭。

④ 黑山人也是斯拉夫族。

生们只喜欢宣言，很不乐于捐献。[①] 以后呼吁书将由教堂看门人转交给所有的俄罗斯人。不知道能否醵集到一笔钱。今天我在矿泉边未曾遇见叶利谢耶夫夫妇。莫非他因为我昨天挖苦了宗教学校的学生们而生我的气？他妻子肯定是在生我的气：她同我争论了有关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而我顺便说了她一句，说她只会重复自己丈夫的思想。这使她十分恼火。请你想象一下这些教会中学的学生们的性格和自负：他们俩都是按彼得堡医生别洛戈洛沃夫的建议来治病的，但他们在这里却没有请任何医生，高傲地说什么根本没有这种必要，他们一个劲儿无分寸地喝克列亨，“喝的杯数越多就越好”，——他们对饮食制度是一窍不通的。

我亲爱的，我仍未开始工作。我向你说实话，阿尼娅，部分原因在于你：我一直在想着你，盼望着等待着你的信，——没有心思工作。处在我 19 日所经受的那种痛苦心情之中能工作吗？但是，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写信把你的一切情况告诉我，别隐瞒不愉快的事，不然的话我将会痛苦，并会把事情想得更加严重。是否终于找到了保姆？哎呀，我的天使，没有你们，我在这儿的日子可真难过。不过，该做的一切我都在做：喝矿泉水，做保健性户外活动。只是我不能履行饮食规定，因为供给的伙食实在太糟。心肝儿，你不该不把那个骂我的外省

① 和从前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教会学校的学生”（或译“神学院学生”）看做一定的社会—政治典型，他对尼·尼·斯特拉霍夫特别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态度就是这样的。参见 1875 年 2 月 12 日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信。

人的信[1] 寄给我，为了写《日记》我非常需要这种东西，《日记》中将有一个栏目："来函答复"[2]。因此如果办得到的话，下次来信时就把它寄给我，别可惜邮票，也别缩短你自己的信，信中也一定要清楚和明确地交待一下我的大衣的事：我回到彼得堡后在什么地方能找到它？好啦，再见，我的天使，亲吻你全身直到它最后一个原子，特别吻你的一双纤足。你是我的女主人，我的圣母，我配不上你，但是我崇敬你，我绝不把我的爱妻让给任何人，虽说我配不上她。请代我亲吻孩子们——费佳，柳芭，特别要吻吻廖沙。

我祝福他们。

全身心属于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柳·瓦·戈洛温娜

(1876 年 7 月 23 日，埃姆斯)

尊敬的柳博芙·瓦列里扬诺芙娜：

我把信给您寄到加佳奇[3]，可我自己却无信心：您在容许我给您写信时指定的是否确实是这个城市？——我的记性实在太糟了。我当时相信自己的记忆力，没有写下您的地址。如果

① 一个姓切尔丹采夫的外省人在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转达了一个教区学校的教师对《作家日记》的指责："没有真心诚意，没有对穷苦劳动者的同情。""在你们这个行当中有谁在什么时候做出过伟大的事业？"

② 《作家日记》中并未开辟"来函答复"栏目。

③ 在波尔塔瓦附近的一个城市。

我记错了，那就糟了，尤其是因为我在埃姆斯十分孤单，感到真正需要向所有真诚地关心我的人讲讲自己的情况。我在这里总共才两个礼拜，而在彼得堡时，特别是在最后一个月里，我非常之忙，有许许多多烦心事，即使现在回想起来也感到苦恼。[1] 不过，这里的情况也没有好多少：我怎么也做不到幽居独处。这里有成千上万的人熙来攘往，他们从世界各地来此治疗。不错，这里有许多俄国人，我甚至发现了一些熟人，但都不是我想见到的人，因而感到异常寂寞。这里近郊和城市的景色令人心旷神怡，但却使人更加苦恼：你欣赏景色，却又无人可与你共享。

我怎么老是在谈自己！您身体好吗？您心情愉快吗？我对您十分了解：您是一位极好的母亲，您爱您的家，您还爱你们的小俄罗斯。您曾怀着愉快和满意的心情同我谈过您将怎样在加佳奇度夏，似乎不需要任何比这种感情和意向更美好的东西。不过，难道您当真不是一位社交界女士[2]？如果处于您的地位，我觉得，我倒准会是一位社交界女士，哪怕只是一时的，虽说这确实是枯燥乏味的事。即使是一种牺牲，但我倒会认为自己应该承受这种牺牲。不过，我不再谈这个问题了，再说我认为把自己比作社交界妇女也是十分可笑的，尽管我确实有过这种想法。

希望您能更加幸福。我觉得，您最最应该幸福，您也配得到幸福。虽说我是一个相当孤独的人，却也认识几位妇女，而且还有好几位，她们待我都真诚和坦率。由于我最喜欢的是真诚，所以当我像现在要离开她们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怀念她

---

① 指为写作与出版每月一期的《作家日记》而劳碌奔忙。

② 她在自己回忆录手稿里说，自己不喜欢社交活动。——俄编注

们。我在想象中和在内心中反复思忆一张张熟悉和可爱的脸庞时，我会向她们一一表示祝愿，祝愿在我看来是与她们中每个人都最相配的东西。我甚至祝愿过一位女士体验某种强烈的感觉，比如说体验痛苦，因为我觉得痛苦正是她所绝对必须的东西，当然，这只是在短暂的一瞬间。至于您，在想象着您的时候我已数次祝愿您始终幸福，没有一丝一毫的阴影，而且终生如此。我觉得是这样。在想到您的形象和面庞时，除了沉浸在幸福中的您以外我不能有别的想法。您理应幸福，正是它才适合于您。为什么？——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我在祝愿您幸福，而且不只是因为它与您相配，而且是因为这祝愿发自我真诚的内心，而且祈祷上帝保佑您。

在这里我遇到了加恩男爵。您可记得那个同我们一起在钟形罩下进行治疗的炮兵大将吗？我本来可能认不出他来：他穿着一身便服。“怎么啦，您认不出我？您该记得，我们曾一起坐在钟形罩下治疗，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些漂亮的太太。”经过这么一提醒，我当然马上认出了他。他告诉我，在柏林时弗雷利希说他必死无疑，说他患的是不治之症，但他随后马上去慕尼黑找了一个女巫医[①]（关于她您大约也听说过一些，她用一种特别的秘方治病，所以人们从四面八方前来向她求医）。他说她的疗效极好，“但这是去年的事，今年，请您想象一下，她竟把我赶出门外，不愿给我治病，因而我才来埃姆斯。”在这里，即在埃姆斯，他治病已不用浓缩空气，而用稀释空气，“您看，真的相当有效。”我告诉他，说我也是被医生判了死刑的，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病人。我同他甚至一起为我们的命运悲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指的是慕尼黑的女巫医戈格内斯特。——俄编注

伤了一阵子，接着突然又都哈哈大笑起来。确实，我们会更加珍惜短暂的余生，由于考虑到很快就要弃世，确实可以活得更好，而且使自己变好，——不正是这样吗？我在顽强地生活，不相信医生们的判决，尽管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我已无可救药，但同时又安慰我，说我还能活相当久，只消遵循一条：永远克制饮食。必须节食，最主要的是让神经宁静，根本不能激动，绝对不可用脑过度，尽可能少写东西（即创作），还有一点，上帝保佑，不能着凉。这样的话，噢，即在遵守了所有这些条件的情况下，“您还能生存相当长时间”。不言而喻，这使我完全相信能够痊愈。

顺便说说，加恩男爵根本就不想死。他的一身便服非常讲究，他穿它显得十分得意。（我发现一种情形：我们的将军们在出国时特别喜欢穿便服。）更何况这里有许多来自四面八方的“漂亮太太”，她们的穿着极富诱惑力。显然，他将在这里穿便服摄影，并把相片寄给他的彼得堡朋友们。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

您爱家庭、爱家族、爱祖国，因此您是一位爱国主义者。既然是一位爱国主义者，那么您也会爱合乎俄罗斯利益的事业，爱完全是俄罗斯的事业：解放斯拉夫人。在这里疗养地大厅里有许多种报纸，也有几种俄国报纸。邮件到达的那一小时是最好的消遣时光，你会立刻把报纸抓到手中读起来——不言而喻，首先读的是有关斯拉夫人的消息。如果您也关注斯拉夫人的悲剧，奉劝您读《莫斯科新闻》，在这张报纸上，一切与东方问题有关的消息表达得比所有其他报纸更加清楚和明了，这真正是对问题的最佳理解。瞧，我已写了满满四页信笺，然而说真的，我倒不是要跟您说得更多一些，却是要更好一些。不过，情况一向如此，我根本不善于写信。尊敬和善良的柳博

芙·瓦列里扬诺芙娜，请勿见怪，请相信我对您深深的敬意，相信我在想念您时我心中总感受到的一切良好感情。

十分忠诚于您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76年7月26日，埃姆斯)

我尊贵的阿涅奇卡：

我急忙回复你21日来信（确实是急急忙忙，因为要写《日记》，完全没有时间）。我的天使，你不必为我的忌妒而如此惊恐，我虽然受了一阵煎熬，但现在又重新相信一切美好的东西了，过去我一直信任安卡，今后我也会一直信任她。不过这件事以后再谈吧，回家后我们可以畅谈。阿尼娅，我已决定8月7日（即下礼拜六）一定从这儿出发，因为礼拜四我为期四周的疗程正好结束。奥尔特大夫说不必继续治疗。只是不知道这次治疗对我是否有益。我担心益处很少，虽说现在感到自己的身体结实多了，心神安宁，就连体力也强了一些，要走上比以前多一倍的路程才会疲劳。然而我刚来这里就感到干罗音（器官）加重了，同时又觉得呼吸量大大扩展了，就是说气喘减少了。疗程结束后总会有个名堂。我正在使用嗽喉剂，担心会受凉，因为声音一直嘶哑。明天我要去见奥尔特大夫。叶利谢耶夫夫妇说我健康多了，当我说我已五十四岁时，他们十分惊讶，以为我只有四十出头一点儿。（两个非常奇怪的人，她是一个极为可笑的虚无主义者，虽然是比较温和的。）但不管怎样我要在8月7日离开这里，因此，我可爱的天使，你要回

复这封信，此后8月2日你再写一封信（一定要写，也就是说你要在8月1日写，以便在8月2日一定寄出）。我在6日，即在我出发的前夜，就能收到。你在发出8月2日的信之后就不必再写信了。而我则一直写到最后一天，甚至到动身的前夜，以便你来得及派安德烈[1]到轮船停靠的地方去（大概在兹瓦德村附近）。糟糕的是，我虽已决定于7日动身，但不知道12日能否回到鲁萨，因为我可能会拖上一天，那就得在13日才能到达。不过我在动身的前夕还会给你写信，如果需要的话，我就从柏林发信，因为从那儿寄出的信无论如何会比我早到鲁萨。

你信中谈到了孩子们，但关于保姆的事又是只字未提！那就是说，这可恶的保姆尚未来，你又休息不成了！我不能理解，没有保姆孩子们现在怎么生活：你不能一直看管着他们，他们也不会一直坐在你身旁。好好替我吻吻孩子们。我的天使，我在为工作拼命，也在为它苦恼，因为没有时间工作，就这么一回事。工作进展极少，写出来的东西又很糟糕。你想象一下吧，我只是今天才能写东西，但连一行也没来得及抄好。早该去沐浴了，就是找不出时间。今后我只写短信。弗·谢·索洛维约夫给我回了信，还寄来了他发表于《俄罗斯世界》上的一篇评论6月号《作家日记》的文章[2]，文中满是十分热烈的赞美之辞。文章很长。他信中说，《新时代》转载了这篇文章的一些片断并且大加赞扬。他说，6月号《作家日记》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并说这一点肯定无疑，他听到了并且现在还不断

---

① 旧鲁萨的一个马车夫。——俄编注

② 索洛维约夫赞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主张斯拉夫民族统一起来，俄罗斯人要帮助受苦受难的兄弟民族，但他没有看到这里的大俄罗斯主义。

地听到大量赞扬的反应。

我的天使，你信中叫我不要担心，我一回家你马上就帮我把一切誊写好。但是，我最善良的人儿，我怎能一回家就马上把工作挽索套在你身上呢？这让我太难受、太伤心了。不过，工作虽说进展缓慢，但毕竟有进展。主要是我指望着回去后还有九天或者甚至十天可以工作，还来得及做一些事。即使交出两个半印张也好，只要不全是蹩脚货就行。

再见，我珍爱的人儿，我的妻子和情人（接下去有一行半文字看不清楚）。① 亲爱的，你起誓要丰满一些，丰满一些——这好极了：你身体会更健康，一切都将会更多些。我的天使，你别为这些话而责怪我，我时常梦见你。我不停地亲吻你。替我亲吻孩子们。

全身心都属于你的丈夫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而你是他的夫人。

你爱我吗？真的吗？

别担心我以工作折磨自己。我并不折磨自己。相反，我决定晚上睡觉前从八点钟到十点钟这段时间内什么工作也不做，以求头脑清新一些，因而我也就减少了我的工作时间。不管怎么说，工作有一点是好的，就是它能让时间过得快些。否则，总是苦闷，无聊！

吻你的纤足及其后跟。（我吻啊，而且总是吻不够，我一直在想象这一情景。）

---

① 括号中的字为俄编者所加。

而你连一次都没有梦见过我吗？

又及

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76 年 7 月 30 日，埃姆斯）

我尊贵的阿尼娅：

昨天收到了你 7 月 24 日（星期六）的信（从信封上看，它是 25 日星期天从旧鲁萨发出的），到今天才回信，是因为工作太忙，进展极慢又很少成效，这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连想都不敢想。但是，你别为我操心。这么说，保姆尚未找到。不，阿尼娅，不管你信中怎么说，没有保姆不行。我不相信孩子们没有让你伤神。难道还不能干脆把卢克里亚和阿格拉费娜[①] 赶走吗？否则她们真会给我们套上枷锁。从你的信中我甚至觉察出，你对卢克里亚不满意。谢谢你把孩子们的情况告诉了我，亲爱的朋友。你真善于观察这一切并把它们写下来。费佳所说关于驴的一番话太妙啦！[②] 我相信你带孩子、观察孩子的本领并不亚于保姆。但是这么做不好，不好。你信中说，医疗对你有帮助，是真的吗？哎呀，但愿如此，心肝儿。你太疲惫太劳累了，确实很难想象，你只沐浴了十一次就开始复原了。你起誓说你要丰满一些，愿上帝赐你丰满不单是为了

① 卢克里亚和阿格拉费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两名女仆。

② 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对儿子说：父亲打算带他去国外看驴。费佳对妈妈一本正经地说："那么在我们到国外前就让驴子们先给别人骑吧。"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把这件事告诉了丈夫。

那事。那事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也决不会放松的。愿上帝赐你完全康复，到三十岁时成为一个胖胖的健康的太太。我将为此亲吻你并以你取乐。这样我的良知、精神和心灵才会安宁。

我在上封信中已经告诉过你：8月7日，星期六，我肯定从这里启程回家。[①] 我尽量做到这一点。如果旅途顺利，没有特别的耽搁和意外，那么12日我就到鲁萨了。不管怎样，12日你派马车到轮船靠岸的地方去。不过，关于这一点在动身的前夜我还要写信。看来，这次治疗日后肯定会对我有益处，实际上它现在已带来了好处。我的舌苔薄白而润，这是在彼得堡时从未有过的，胃口棒极了，尽管这里的饭菜很糟糕。你信吗，我胖了，如果到12日那天我不瘦下来，你自己就会发现我胖得大概比你更多。只是神经有时失调，我在担心，癫痫可能会突然发作，发作的话就太不合时宜了。还有一点：在这里生活太无聊，已达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虽说工作很吃力，但工作毕竟可以使时间过得快些。看来叶利谢耶夫夫妇像是在生我的气，他们在回避我。这些不屑一顾的平庸的自由主义者们甚至使我神经失调。他们自己凑上来，每时每刻都在你眼前转，可是他们却鄙视你，好像是抱着一种慎重的态度："可别沾染上了他的反动性。"这帮虚荣心极重的畜生[②]，特别是她[③]，活脱脱是一本印着自由主义者行为准则的公式化小册子："哎呀，他在说什么呀！哎呀，他在维护什么呀！"他们俩还想来教训像我这样的人！利哈乔娃[④] 到这儿来了（和苏沃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1876年8月7日离开埃姆斯的。
② 原稿中本来写有：1）坏蛋；2）狗屎堆。——俄编注
③ 当指叶利谢耶夫的妻子。
④ 叶·奥·利哈乔娃（1836—1904），儿童文学作家、政论家，1860—1870年间与苏沃林娜一起出版过一些普及性的译作。

林娜[1]一起出版书的利哈乔娃），她由于自由主义到过贝尔格莱德，她被自由主义烤得干巴巴的，嘴里谈的尽是要对塞尔维亚人抱人道的同情态度，不过她似乎是个喜好搬弄是非的女人。她得知我离开彼得堡以来都未读过苏沃林寄自君士坦丁堡的杂文，就将随身带的一份《新时代》给我看，是派她的儿子——一个十六岁的少年——给我送来的。他也到过贝尔格莱德，我挺喜欢他。我让他在我这儿待了一刻钟，向他灌输非自由主义，并插入了几句有关宗教中学的学生们在我国干了许多坏事的话，丝毫也没有暗示叶利谢耶夫。晚上我遇到了叶利谢耶夫夫妇，看到了两张冷冰冰的面孔，我想（根据一些情况），该是男孩儿把我的话告诉了母亲，而她又转告了他。如果不再遇到他们，我将十分高兴。一遇上他们，我就会神经失调。

再见，我的小天使，我的美人儿，我的光明和我的希望。你比所有的女人都好都高尚，没有一个女人比得上你。我们是情投意合，愿上帝保佑我们在一起生活得更长远。我会越来越爱你，——这是事实！好吧，再见，很快就见面了，感谢上帝，大概是这样。但这一个礼拜将拖得很久，多令人难受啊！

全身心属于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祝福孩子们，请你替我一一亲吻他们。

吻你的两只纤足，吻你的一切，一切。我常常在梦中见到你。你是我的夫人，我因此而感到幸福。

---

[1] 安·伊·苏沃林娜（1858—1936），女作家，《新时代》出版者阿·谢·苏沃林（1834—1912）的第二个妻子。

致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76 年 9 月 6 日，彼得堡)

亲爱的弟弟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

我和我妻子祝贺你和你尊敬的有德的夫人，祝你们的孩子们幸福，因而也是祝你们幸福。我的孩子都还年幼，我是活不到这种幸福时刻了。请别以为我这么说是在忌妒。

你信中说，和瓦尔瓦拉·安德烈耶芙娜分离[1] 将是很伤心的。不要紧，我亲爱的，这种伤心正好证明了家庭中共同的和不间断的幸福。很遗憾，我无论如何甚至挤不出一天时间去你们那里参加婚礼。在写给瓦尔瓦拉·安德烈耶芙娜的信中我说明了原因。

只是这一切有多奇怪，我亲爱的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好像不久前我们都还是小孩子。那个时刻我记得十分十分清楚：喜气洋洋的父亲凌晨五点钟把睡在一起的我们——我和已故的哥哥——叫醒，告诉我们说，我们家诞生了一个弟弟安德留申卡。[2] 而现在你已在嫁女儿，并将此喜讯告知我和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

我们的时代像幻想一般飞逝了。我知道我的生命已经为时不长，然而我不仅不想死，恰恰相反，倒觉得好像是刚刚开始生活。我丝毫不感觉疲倦，然而我，嘿，已经五十五岁了！我祝愿你，特别是现在，更健康，更长寿，以便欣赏和抚爱子

---

① 指他的女儿瓦尔瓦拉·安德烈耶芙娜行将出嫁。

② 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 1825 年 3 月 15 日。

孙。生活中不可能有比这更好的事了。

拥抱你，祝愿你一切都好。请向你夫人转达我热切的愿望和祝贺。我妻子也同样地祝愿你们。

你的哥哥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康·伊·马斯良尼科夫[①]

（1876 年 11 月 5 日，彼得堡）

尊敬的康·伊·马[②] 先生阁下：

我担心回信已经迟了，担心您询问过一两次后就不再去伊萨科夫书店取信了。

首先，我感谢您对我的文章的赞许意见；第二，感谢您对我本人的一番好评。我自己也想去探望一下科尔尼洛娃，不过我未必指望能有助于她。而您的来信却直接把我引向探监之路。

我立刻去拜访了检察官富克斯。他听取了我的想法：会见科尔尼洛娃和恳求皇上赦罪。他回答我说，一切都可能做到，

---

① 康·伊·马斯良尼科夫，法学家、律师，1876 年在俄国司法部上诉司工作。他十分赞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1876 年 10 月号《作家日记》中对彼得堡一个女裁缝叶·普·科尔尼洛娃的犯罪行为（把六岁的继女从四楼窗户摔下致死）所做的深刻的心理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使科尔尼洛娃犯罪的原因是“妊娠期常见的情感错乱”。马斯良尼科夫致函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示他愿意在处理此案的过程中提供帮助。

② 马斯良尼科夫在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提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回信的信封上写上“康·伊·马收”的字样，信寄到伊萨科夫书店，由那儿的收发转交。

并请我第二天去他的办公室，他可以趁机查问。第二天他给监狱总管发函，要求放我探监，会见科尔尼洛娃数次，他本人非常肯定地答应我，今后他还将继续促进此事。但主要是目前尚不能请求皇上赦罪，因为两天前科尔尼洛娃的辩护人已向元老院① 提出了撤销原判的上诉，因而此案尚未终审，只有在元老院驳回上诉后才能向皇上恳求赦罪。

由于当天去监狱已太晚，所以我是第二天才去的。我的想法（检察官也赞同我的想法）是首先要搞清楚：科尔尼洛娃想不想获赦？即她想不想回丈夫那儿去？等等。我是在监狱的诊疗所里见到她的，因为她分娩后才过了五天。我向您说老实话，会见的结果使我异常吃惊：我在自己的文章中确实几乎全都猜中了。丈夫已来看过她，他们相对哭泣，他还想把女孩儿也带来，“但保育院不放她来，”——科尔尼洛娃悲伤地告诉我说。但与我所勾勒的情形也有不同之处，但差别并不大：他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但身穿德国式的礼服，在国家造纸厂当汲水工，每月工资三十卢布。不同之处似乎也就是这些。

我同科尔尼洛娃单独谈了半个小时。她很讨人同情。开始我只是笼统地向她说明我希望能对她有所帮助。她很快就信任我了，她当然也明白：检察官决不会为了芝麻绿豆般的事就允许我同她见面。她的意志相当坚毅，头脑很清醒，但却是俄罗斯式的，纯朴，甚至天真。她曾是一个裁缝，婚后继续接受订货，凭此挣钱。她看样子挺年轻，相貌不错。脸上有一种美好文静的神采，她无疑属于天真-欢乐这一类妇女。现在她的心情相当平静，但她感到“很枯燥无聊”，“希望快些结案”。我还只字未提她的妊娠状态，我问她怎么会干这种事？她诚心诚

① 帝俄元老院具有财政、行政和审判方面的监督权。

意地简短地回答说她自己也不知道，“就好像是有别人的意志在支配我似的。”还有一个特征，她说：“我穿好衣服，并未想上警察分局，就这么上街走走，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到了分局。”我问她愿不愿意同丈夫重新和好，她回答说：“哎呀，愿意！”说着她就哭出声来！她表情真挚地补充说：“丈夫常来看望我并为我哭泣”，她是要让我知道：“瞧，他多好！”她向我哭诉监狱警长读的揭发她的证词，似乎说她从结婚那天起就仇恨丈夫和继女。“这不是事实，”她说，“我绝不会对他这么说。”“最后一段日子里同丈夫在一起我感到痛苦，我总是哭，而他老是骂。”她犯罪的那天早晨他打了她。

我没有向她隐瞒：如果上诉不成功的话，那就可能请求皇上赦罪。她十分注意地听我讲完，非常高兴：“您现在使我振作起来了，否则太苦闷了！”

我暗示着问她现在是否需要什么？她理解了我的意思，十分朴实地毫不见怪地直率地说：她什么都有，钱也有，什么都不需要。在旁边一张床上睡着新生的女婴。离开时我走过去看了看并夸赞了孩子几句，她非常高兴。后来我向她辞别时，她突然补充说：“昨天给她施了洗礼，取名叫叶卡捷琳努什卡。”①

走出监狱后我同女看守助理安娜·彼得罗芙娜·博列伊莎谈了谈有关科尔尼洛娃的情况。女看守助理十分热烈地夸赞她说：“她现在变得多么纯朴、聪明、温顺。”她说道：“数月前科尔尼洛娃入狱时完全是另外一个人，粗暴、卤莽，辱骂丈夫，几乎就是一个疯子。”但在监狱里待了一阵后，她很快开始朝完全相反的方向变化。饶有意思的一点是，她早就在担心和忌妒“丈夫可别再娶一个妻子”。（她以为他现在可以这么

① 叶卡捷琳娜的小名和爱称。

做）在判决之前他很少来看望她。还有一个特点，这位安娜·彼得罗芙娜向我断言："她丈夫根本配不上她，他愚蠢、无情，好像是科尔尼洛娃曾两次捎信求他来，最后他才算来了。"然而科尔尼洛娃向我强调的却是：丈夫常常来看她并为她哭泣，换句话说，她想在我面前表示："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人啊！"

总而言之，在这封信中不可能把一切都写出来，都说清楚。我确信，比以前更加确信，一切都是由于她有病，虽说我没有确凿的事实作根据，但是这次和她的会见似乎已向我证实了一切。

总之，在对上诉做出判决之前不能考虑请求赦罪的事。什么时候判决呢？——我不清楚。但以后如果做出的判决于她不利的话（多半会是如此），我一定为她写呈文。检察官已答应予以协助。您也会给予帮助，因此，那就是说，事情是有希望的。以前在耶路撒冷有个水池子，毕士大，① 但是只有天使自天上降临并搅动盘中之水后，这水才能治病。一个病得身心两亏的人向基督诉苦，说他在圣水盘附近等待和生活了好长时间，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在水被搅动时把他放进圣水盘中去。根据您信中的意思我在想，您是想成为帮助我们那位女病人的这样一个人。在水被搅动的时候，请您别错过机会。上帝将为此而褒奖您，而我也将协助到底。而现在请允许我向您证实我对您最深厚的崇敬之情。

---

① 参看《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5章，第2～8节）："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许多病人。在那里有一个病人，病了二十八年。耶稣……就问说，你要痊愈么。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到池子里。我去的时候，就有别人先下去。耶稣对他说，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

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亚·亚·罗曼诺夫（皇储）

(1876 年 11 月 16 日，彼得堡)

至仁至爱的皇太子殿下：

今年我开始每月出版《作家日记》，虽然我非常希望，像我一度曾有幸对旧日的一部作品所做过的那样，① 将《作家日记》呈献殿下，但我未敢冒昧。在开始撰写这一新作时，我自己尚无把握确信我不会一开始就停下来，因为我担心精力不足和健康欠佳，不能完成期限固定的工作。正因如此我未敢向太子殿下呈献这种前途未卜的刊物。

俄罗斯历史上现代的伟大力量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将俄罗斯人的精神和心灵提到了新的高度，使他们得以理解以前所不理解的许多东西，并在我们的意识中将神圣的俄罗斯思想阐明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鲜明清晰。我同样不能不全心全意地对开始出现在我国大地上和我们公正及美好的人民心中的一切做出反应。在我的《日记》中有一些发自我肺腑的热诚之言，我记得这一点。② 虽说尚未结束全年度的出版工作，我却

---

① 1873 年 2 月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将长篇小说《群魔》的单行本献给皇储亚·亚·罗曼诺夫。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花不少篇幅阐释“俄罗斯思想”，肯定俄罗斯及其人民的历史使命。例如在《作家日记》(1876 年，6 月号，第 2 章）中写道：“这种思想就是……全体斯拉夫人的团结一致，但这种团结一致并不是侵占与暴力，而是为全人类效劳。”又如在同年 7～8 月号的《作家日 （转下页）

早已考虑并盼望有幸将拙作呈献给您皇太子殿下。

请原谅我冒昧，至仁至爱的殿下，请别责怪我这个无限热爱您的人，并请允许我今后每月奉上每期《作家日记》。[1]

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大胆自称为您皇太子殿下的感恩不尽和忠心耿耿的仆人。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康·伊·马斯良尼科夫

(1876 年 11 月 21 日，彼得堡)

敬爱的康·伊·马先生：

在回信时将我 11 月 5 日写给您的信寄上，这封信在伊萨科夫处放了一段时间。是我自己不好，听了收发的话将信取回，因此过错全在我身上。

(接上页) 记》第 3 章中写道："人民的思想抬头了……因而反映出了人民的感情。感情是对不幸的被压迫的兄弟们的无私爱心，而思想则是'东正教事业'。"

① 1876 年 12 月 13 日波别多诺斯采夫致函陀思妥耶夫斯基，问后者是否已给皇储送了《作家日记》，并说："如果尚未送，那倒不妨送去。"这是因为昨天皇储同他的兄弟们在一起时，向他谈起并介绍了《作家日记》中的一些文章。收到波别多诺斯采夫这封信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上书皇太子并呈献已经出版的《作家日记》。而他的妻子就在他写给皇太子的信的复件背页写下了附言："由于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转告了皇太子对《作家日记》中一些文章的反应，出于对皇储赞意的感激之情他决定请求允许他呈献 1876 年内问世的《作家日记》。"——俄编注。按：随同此信我们还译出它的异文，即陀思妥耶夫斯基亲笔写的此信的草稿的译文。

对5日那封信我只想补充一点，就是我又一次探望了科尔尼洛娃，所得的印象同第一次一样，只是更为强烈。她请我到她丈夫那里去一趟。我打算去，还打算到她的辩护人那儿去一次。但我病倒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而现在我又是工作缠身。我担心会错过元老院做撤销原判决定的期限。必须和她的辩护人谈妥，但我一直没有时间。不过，我好赖还是来得及做这件事情的。我特别高兴的是您做出了反应，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您身上了，因为元老院当然会做出不利于她的判决，届时就得立刻呈请皇上赦罪，而您想必会像您所应允的那样给予帮助。[1]

再见。请接受我最诚挚的敬意。

您的仆人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如果有必要，我当求助于您，假如您如同以前一样仁慈的话。

致米·安·尤尔克维奇[2]

(1877年1月11日，彼得堡)

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阁下：

---

① 1876年12月11日马斯良尼科夫写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原判被宣布无效，因而没有必要呈请皇上赦罪。1877年4月22日第二次审理科尔尼洛娃案件，宣布她无罪，因为她是在妊娠期情感错乱的情况下犯的罪。

② 米·安·尤尔克维奇是基什尼奥夫神学院的学监助理。

首先，请原谅我久久未回复您1876年11月11日的来信。其次，请允许我真诚地谢绝您为我而使用的"启发"这一溢美之词，我没有能力启发任何人。最后，请允许我感谢您向我提供了一个男孩儿自杀的事实。① 这件事迥非寻常，毫无疑问，可以就此发表一番议论。但我不认为我有工夫立刻就做这件事，再说最近一段时间关于自杀我已谈得相当多，该等一等，况且我的出版物篇幅不大，没有足够的地方（也无足够的时间）用来反应近期的和现时的题材。但把现在的和过去的孩子进行对比倒会是很有意思的。不管怎么说，我感谢您为我和我的出版物操心。

我怀着敬意和完全的忠诚有幸成为您恭顺的仆人。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彼·瓦·贝科夫

（1877年1月13日，彼得堡）

尊敬的彼得·瓦西里耶维奇阁下：

我没有履行对您的承诺，② 甚至没有回复您9月30日寄来的热情洋溢的信，不知该怎么向您道歉才好。但是造成这种情况是有原因的，不知这是否足以使您原谅我。事情是这样：从夏天开始几乎一直到目前为止，我的身体比任何时候都虚

① 尤尔克维奇在信中告诉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儿因未完成作业而被罚，放学后在教室里自杀。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答应过向贝科夫提供为他写传记用的材料。

弱。另外，出版《日记》的工作（即不只是编写，而是整个出版工作）越是继续下去，我就越是感到力（体力）不从心。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麻烦事。我未能履行夏天对您做出的承诺，10月间您来信提醒了我，我就下了决心一定为您写一份我的自传，即使在不同时间抽工夫写也行。我因此才没有给您回信，指望着，哪怕晚些，也要在给您寄自传时再做解释。但我刚开始写就搁笔了，原来抽工夫写是办不到的，因为我感到这篇东西要求我付出太多的心力，将过去的生活十分强烈地呈现在我眼前，要求我献出极大的爱心来完成这一尚不熟悉的工作。因此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对您说，如果我有时间，如果我身体好，我一定把它写出来，因为现在我自己也想写，并且感觉到需要把它写成，这不仅是为了履行诺言，也是为了我自己，但什么时候能写好？——我不知道。如果我写成了，而且您还需要，那么我一定交给您，不给别人。

就写到这里，可我感到，您无疑是有权生我气的。有什么办法呢？请原谅我。

请在等待的同时接受您的仆人对您的诚挚敬意。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请别因我信中的涂涂改改而见怪，请别认为我这是马虎潦草。

又及

致尼·彼·瓦格纳[1]

(1877 年 1 月 26 日，彼得堡)

尊敬的和亲爱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

在 1 月号上甚至找不出地方来为我自己的作品做广告。所有地方都排满了。但是，即使有篇幅，由于我在 12 月号上发表了关于《光明》杂志的声明，我仍然不敢冒险刊登您的预告，以免误导读者。[2]

您信吗，迄今还有人从各地陆续寄信来并附有供回信用的邮票，要求我告知：我是否还会出版《光明》杂志？请注意，这还是在读了我的 12 月号声明之后，还都是我的订户，——足见他们仍不相信，而且不愿相信。大家竟然如此确信不疑，这里定有一种什么奥妙或者什么魔法。需要有一个社会学家或者心理学家，才能对公众在这方面的轻信进行研究。

因此我特别并非常请求您，别以任何形式在您的《光明》杂志第 1 期上为《作家日记》做广告，也别发表什么有关《作家日记》的东西。我这么说是以防万一，万一您出于礼貌而打算刊登《作家日记》的出版预告，从而回报《作家日记》在 10 月号上刊登您的广告。我迫不得已地和恳切地请求您，如果版面已经排好，那么现在还有时间拆版。人们如此混淆我们

---

① 尼·彼·瓦格纳（1829—1907），作家，喀山大学与彼得堡大学的动物学教授，《光明》（“Свет”）杂志的出版者。

② 在《光明》杂志的出版启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被列为该杂志的撰稿人，因而他在《作家日记》（1876 年，12 月号）中声明，说他不参与《光明》杂志的构想、安排和编辑工作。

的出版物，对此您自己该是同样感到极其不愉快的。

紧握您的手。

全身心属于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阿·格·科夫纳[①]

（1877年2月14日，彼得堡）

阿·科夫纳先生阁下：

久久未给您回信，因为我是个有病之人，并在极其紧张地撰写我每月一期的出版物。此外我每月得回复好几十封信。还有一点：我有家庭，有一些别的事情和任务。实在忙得无法生活，更不可能写长信。对您尤其是这样。

我很少读过比您写给我的第一封信更为明达的东西（您的第二封信是专业性的），我完全相信您谈到的有关您自己的一切。关于您曾经犯过的那次罪行您表述得十分清楚和十分明白（至少对我来说），所以连我这个不详细了解案情的人也至少是像您评判案情那样来看待它了。

您评论了我的几部长篇小说，关于这一点我当然没有什么可以同您谈的。但我感到高兴的是，您把《白痴》看做是我所有长篇小说中最好的一部。请您想象一下，这种评判我听到过五十次左右了，如果不是更多一些的话。这部书每年都在出

---

① 阿·格·科夫纳（1842—1909），政论家、作家，出身于一个贫寒的犹太人家庭。他供职于贷款银行，1876年因伪造钱币和侵吞公款而被判坐牢及流放西伯利亚。1873年他批评过《作家日记》。

售，而且销售量甚至在逐年增加。我现在之所以说到《白痴》，是因为所有说《白痴》是我最佳之作的人都有某种特殊的使我惊讶又让我喜欢的思维方式。如果您的思维方式也是这样的，那么对我来说就更好了。不言而喻，如果您说话是真诚的。不过即使不真诚，也……

我们不谈这些吧。我希望您不要灰心丧气。您开始从事文学工作，——这是一个好兆头。至于说我在哪里发表您的作品，这件事我该怎么对您说呢？我只能在《祖国纪事》编辑部同涅克拉索夫或萨尔蒂科夫谈一谈，我一定去谈，而且是在读完这些作品之前谈，但我并不指望在那里会有什么成效。虽然他们都对我颇有好感，但已经拒绝过一次由我建议并送到编辑部的一个人的作品，这是在去年，他们不启封就拒绝了那部稿子。他们的根据是：这样的人的作品，无论写的是什么，他们都不能刊登，杂志要珍重自己的旗帜……① 我就离开了。但我还是要去谈谈有关您的情况。我的根据是：如果这是在我亡兄出版《时代》杂志的时候，那么只要您的喜剧或者中篇小说是稍许符合杂志的方向的，毫无疑问会发表，即使您尚在狱中。

注意：您信中有那么几句话，使我读后心里不太舒畅。您说您对以前在银行里的作为根本不想认错，可是要知道存在着某种至高无上的东西，它高于理智的种种理由，也高于各式各样合适的情况，每个人都应服从这种东西（换句话说，还是类

① 1875年涅克拉索夫不拆开信函就把尼·彼·瓦格纳的稿件退给介绍人陀思妥耶夫斯基。

似旗帜的东西)。[1] 可能，您是非常聪明的，不至于因我的坦诚和冒昧的意见而感到受屈。首先，我自己并不比您强，也不比任何人强。(这完全不是虚伪的客套话，再说我干嘛要这么做呢?) 第二，如果我在心中为您辩护（就像我请您为我辩护一样)，那么我为您辩护还是比您为自己辩护要好一些。这一点似乎没有讲清楚。(顺便打一个小比方：一个基督教徒，一个完美的至高无上的理想的人，他说："我应该和小人物们共享我的财产并为他们大家服务。" 而一个公社社员却说："是的，你应该和我，小人物和乞丐，分享你的财产，你应该为我效劳。" 基督教徒说的是对的，而公社社员说的不对。)[2] 不过，现在您可能更搞不清楚我想说什么了。

现在我们来谈谈犹太人。[3] 在信中展开来谈这种话题是办不到的，特别是和您谈，正像我在前面已说的那样。您非常聪明，您清楚即使写上一百封信，我们也解决不了此类争论性问题，而只能折磨自己。我可以告诉您，我已收到了其他一些犹太人寄来的此类意见。特别是不久前我收到了一个署名的犹太女人寄来的一封有思想的高尚的信，她也对我进行了苦涩的指责。我想，我一定要在《作家日记》2 月号上就犹太人的这些非难写几句（我尚未开始写 2 月号《作家日记》，因为不久前癫痫病发作，我至今身体仍然不好)。现在我可以对您说，我根本不是犹太人的敌人，并且从来也不曾是他们的敌人。正如

① 科夫纳不认错，有两点理由：(1) 所有银行都搞欺诈；(2) 他的父母亲和未婚妻都很穷困。他的理由很像《罪与罚》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主张。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对比两种伦理观：基督教伦理观和社会主义伦理观。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1877 年的《作家日记》（3 月号，第 2 章）中表述了他对 19 世纪俄国人和犹太人的相互关系问题的看法。

您所说的，他们已经存在了四十个世纪，这证明这个民族有极强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不可能不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形成各种status in statu。[1] 我们俄国的犹太人无疑也有着一个极强的status in statu。如果是这样，他们怎能不与国家的根本即俄罗斯民族发生（即使是局部地发生）纠纷呢？您指的是犹太知识分子，须知您也是知识分子呀，请您看一看，您是多么仇视俄罗斯人啊，而这仅仅是因为您是犹太人，虽说您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您的第二封信中，有好几行文字是谈六千万俄罗斯人民的道德和宗教意识的。这是一些极端仇视的言论，正是仇视，因为您作为一个聪明人应该明白，在这种意义上（即在何种成分和何种程度上俄罗斯老百姓是基督徒这个问题上）您绝无评判的资格。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像您谈论俄罗斯人那样地谈论犹太人。在整个五十年的生涯中我见到过：犹太人，无论是善良的还是凶狠的犹太人，甚至都不愿和俄罗斯人同桌吃饭，而俄罗斯人却不嫌弃与他们坐在一起，是谁仇视谁呢？是谁容忍不了谁呢？说犹太人是被欺凌和被侮辱的民族，——这又算是什么思想？相反，倒是俄罗斯人在犹太人面前处处受到欺凌，因为犹太人享受着几乎完全的平等权利（他们可以做军官，而在俄国这就是一切），此外他们还有自己的法律、自己的法规和自己的 status quo[2]，而俄国的法律对这一切也是保护的。

但是我们不谈吧，这话题太大了，我从来不曾是犹太人的敌人。我有一些犹太朋友，有男有女，即便是现在他们还常到我这里来，就各种问题征求我的建议。他们在阅读《作家日

① 拉丁文：国中之国。
② 拉丁文：立场，境遇。

记》，虽然他们也像所有犹太人一样，都对犹太人问题非常敏感，但他们并不敌视我。相反，他们常来我家。

关于科尔尼洛娃案件我只向您指出一点：您什么也不了解，因此您不够资格进行什么评判。但您真是个玩世不恭的人，凭您这种观点看一个人的心灵和行为就只能陷入物质享受的泥潭……

您曾被判处在劳役队中服劳役四年。是干活吗？这样我就为您感到害怕了。必须经受得住而又不成为一个无赖汉。但既然您对人抱着这种观点，您又从何处去汲取力量呢？

关于您对神和永生的思想，——我根本不打算同您交谈。[①] 我可以肯定地对您说，这些异议（即所有您的异议）我在二十岁的时候就已知道了！请别生气，这些异议的原始性使我惊讶。显然，您是第一次思考这些问题。难道我看错了？虽然您给我写了信，但我完全不了解您。您的信（第一封）写得有趣，我由衷地想要相信您完全是诚恳的。但如果您并不诚恳，那也无所谓，因为在这种问题上不诚恳是一种十分复杂的蠢事。请相信：我在握您向我伸过来的手时完全是诚恳的。但是请振作精神去形成您的理想吧！可不是吗，您至今一直在寻求着理想。也许，并非如此？

深表敬意。

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1876 年的《作家日记》（12 月号，第 1 章）中表述了他对灵魂永生问题的观点，他认为没有永生观念，生活就没有意义和逻辑。科夫纳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在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说："在灵魂、永生和上帝的存在中更少有意义与逻辑。"

致 A. Φ. 格拉西莫娃[①]

(1877年3月7日，彼得堡)

格拉西莫娃女士阁下：

您的信使我极其不安，因为我久久未能回复。您会对我怎么想呢？由于您心情十分沉重，您可能把我的沉默不言看做是一种凌辱。

您要知道，我工作十分繁重。除了撰写时间性紧迫的《作家日记》之外，还有大量的书信往来。像您这种信我每天都要收到好几封（确实如此），回信却不能只写三言两语。我的癫痫病发作了三次，发作得如此严重和频繁已经多年未有。每次发作后我一连两三天既不能工作，也不能写东西，甚至连书也不能读，因为在体力上和精神上我整个人都垮了。因此，现在，您了解这一点之后，请原谅我久久未给您回音。

我无论如何不能，像您自己在信中所说的那样，认为您的信是幼稚和愚蠢的。主要是这在目前是一种普遍的情绪，有这种苦闷的姑娘为数众多。[②] 但关于这个问题我不准备同您多谈。我只一般地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基本想法，特别是与您有关的一些想法。问题在于，如果我请您安下心来，留在父

① A. Φ. 格拉西莫娃是喀琅施塔得的一个商人的女儿，中学毕业生。她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过两封信，向他请教。

② A. Φ. 格拉西莫娃在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说，父亲反对一切新生事物，母亲已经去世，家庭关系紧张。她渴求另一种合理的人过的生活，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人的生活。她想学医，觉得在这个领域里她也许会做一些有益于人类的事。

母家中，从事某种知识分子的事业（接受某种专业教育等等），您大概不会听从。但您急什么呢？您急于往何处去呢？您想快一点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然而，像您这样满腔热忱（设想这种热忱是诚挚的）的人，确实可以不必急于到一个天晓得是什么的地方去，而是要正确地接受教育，培养自己去从事比当医士、接生婆和女郎中等黯淡和微不足道的角色更百倍有用的事业。您急于进这里的医务培训班，我倒要劝您绝对别去。那里受不到任何教育，更有甚者还常常会发生一些极糟的事情。至于说您将成为一名接生婆或者女郎中，那又怎么样呢？如果您非常想要在这种专业上发展，那您可以在以后获得它，而现在是否去追求其他一些目的和接受高等教育更为好些？请您看一看我国的一切专家（甚至大学教授）：他们有什么缺陷？他们在以什么损害着（而不是有益于）他们的事业和天职？那就是我国的大多数专家都是极度没有学问的人。不像在欧洲一样，那里您能遇到洪堡[①]、克洛德·贝尔纳[②] 以及别的一些人，他们都有深邃的思想，都有渊博的学问和知识，不单只懂自己的本行。在我国甚至极有天才的人，例如谢切诺夫，[③] 实质上也是一个学问不多的人，他除了自己的专业以外知识贫乏，对自己的论敌（哲学家们）毫无了解，因此他做出的科学结论与其说是带来益处，不如说是有害的。至于说到大部分男女大学生，他们都没有任何学问，怎么谈得上有益于人类！不过是想

① 亚历山大·洪堡（1769—1859），德国自然科学家、地理学家、旅行家，彼得堡科学院国外名誉院士（1818）。

② 克洛德·贝尔纳（1813—1878），法国自然科学家、生理学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

③ 伊·米·谢切诺夫（1829—1905），俄国生理学学派创始人，唯物主义思想家。

快些占据一个有薪俸的位置而已。

在彼得堡，由于一些有影响的人物的努力，瓦西里岛上的一所文科中学已为女子开办了大学班。现在这些有影响的人物中许多人在不断不倦地奔忙，争取让政府将这种大学班与一定的资格联系起来，尽可能使学生在通过考试后获得大学毕业的男生所享有的资格，就业于一定的职务和岗位，等等。我已向一位颇有影响的女士[①]谈起您，正是她在努力争取使女子班获得授予资格的权力。她热情地接受了我的请求，并答应我说，如果您能转到彼得堡来，她可以很快安排您进大学班，不过也需稍等。请您相信，在这个地方您至少可以扩展并提高您的教育程度，也可能会得到女子大学班的监护者们正在争取的资格。届时您在通过考试后就可选择一门专业或者直接找到一个职位。从您信中我尚不清楚您的家庭状况，我不知道该如何理解您的话：从父亲家逃走。因为我不明白，为什么您的父亲会不同意、不允许您在瓦西里岛上的大学班里继续接受教育？这不是医学院，也不是为谋生而当接生婆——这种谋生之路很自然会把他吓坏，就像我也会为自己的女儿感到害怕一样（因为我希望我的女儿提高教育程度并从事有益于人类的事业，而不希望她降低身份）。再说，如果有必要，您父亲任何时候都可以亲自前来了解女子大学班的情况，可以向其中一位监护人了解，即向我为您而求助于她的那位女士了解（她心灵高尚并乐于行善）。她名叫安娜·帕夫洛芙娜·菲洛索福娃，是国家御前大臣菲洛索福夫的夫人。我至少可以完全向您允诺这位女士的监护。她对所有的青年人，特别是对寻求教育的女青年们都

---

① 指安·帕·菲洛索福娃（1837—1912），著名社会活动家，特别是女子教育领域的活动家。

怀着诚挚的深切的同情。

凭您这样的情绪和观点，您当然不能做商人的妻子。但做一个贤妻，特别是做一个良母，——这是女人的最高使命。您自己明白，关于您信中谈及的年轻人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您称他为懦弱的人，但如果他这么同情您并乐于在一切方面帮助您，那他就不是懦弱的人。不过，我什么也不了解。主要是他该是一个善良和高尚的人。假如他果真既善良又高尚，那可能是您在精神方面低于他，而不是他低于您。不过，您信中说您并不爱他，那就一清二楚了。无论出于何种目的都不该扭曲自己的生活。如果您不爱他，那就别嫁给他。如果您愿意，请再来信。这位女士（对她的名字要保密，不过在必要时可以告诉您父亲）也会帮助您的。如果您认为我的信与您所期待的不相符合，那么请您原谅。但须知您提了一大串问题，对它们一一做出答复并非易事。

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叶·斯·伊利明斯卡娅[①]

(1877 年 3 月 11 日，彼得堡)

尊敬的叶卡捷琳娜·斯捷潘诺芙娜：

请原谅我久久未复您的来信。这封信既亲切而又令人愉快，为此我完全由衷地感谢您。我极其重视与我的这种直接交

① 叶·斯·伊利明斯卡娅（1842 前后—1922），著名东方学学者和教育家 Н. И. 伊利明斯基的妻子。

往，并珍惜这样的反馈。对一个作家来说还有什么能比此更多和更好的呢？作家本来就是为此而写作的嘛！这是兄弟般的心灵交流，而且是一种自发的交流，——这是一种最珍贵的奖励。

遗憾的是，我没有一张正式的照片。我一直想拍张照片，但总找不到时间。不过，春天我大概要拍，我在等待晴朗的天气。现在我寄给您一张在街上出售的我的照片，可是它完全不像我。这张照片是一个什么人在十六年前拍摄的，但他拍的不是我本人，而是从我的一张肖像转拍的。大家都说极不像我。如果我春天拍了照，一定寄上一张，决不忘记。而现在给您寄去这张不太像我的照片。不过，目前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任何另一张照片了。

请接受我向您表达的深厚敬意。

忠诚于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索·叶·卢里耶

(1877年3月11日，彼得堡)

尊敬的和亲爱的索菲娅·叶菲莫芙娜：

真的，我不知道也想象不出，由于我的沉默，您会怎么看待我，而且我对您提出的这种问题还这样保持沉默。① 不过，

① 卢里耶在2月间写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一个问题：有两个人向她求婚，一个是大夫、七等文官，另一个是大学里的副博士。两人都很富有。母亲要她嫁给大夫，但她不爱他，他已经三十五岁，而她还不到十九岁。

我是碰上了一件奇特的偶然事件。当家人给我送来您的信时，我正在吃饭。女仆拿进来的是一叠信（一下子四封信，我现在收到的信很多）。我吩咐她把信送到我的房间里，放在桌上的一个托盘里（这是指定放置所有来信和文件的地方）。午饭后我看到了一叠信，打开一看，只有三封信，一封封都读了。至于说有四封信，那只是我现在根据我的推测做出的结论。但当时，我吃饭时给我送信来，我并未数过女仆手中有几封信，而且至今也没有碰过。在这个托盘里已积下了五十来封信，全都是已经读过的信。后来我病了（癫痫发作了三次），接下来是出版《作家日记》，我已经出晚了。直到现在我才着手整理一些信件，这是我从一个月的来信中挑选出来的应予回复的信（对一些最最重要的信件我是立刻回复的）。突然我在一堆信中发现了您的信，并未启封，已在盘里放了整整一个月。这封信大概是不知怎么的滑到了一叠信的中央，在那里搁置了相当一段时间。现在我读了您的信，我简直是陷入了苦境。这是一封多么可爱的信啊！您的金坚布尔格医生[①] 和您的信我一定（不指名道姓地）在《作家日记》中予以使用。在这件事情上是有话可说的。[②]

我想象得出，您感到十分苦闷。您信中谈及一个很重要的有关一位大夫的问题。我的小鸽子，您要坚强，没有爱情无论如何不能嫁。但是，请您思考一下，这位大夫是不是以后可以爱上的那种人？我建议您，别过早说出决定性的话。您向母亲要求给您一定时间做考虑（但同时决不要做什么许诺）。不过

① 金坚布尔格是明斯克的一个医生，卢里耶在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讲到了为他举行的葬礼。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作家日记》（1877 年，3 月号，第 3 章）中写了这次葬礼，标题是《“全人类的人”的葬礼》。

您要去熟悉这个人，更清楚地了解他的一切。有必要的话，您要同他接近，更友好一些，但为了表示诚实起见，您要暗示他，让他尽量少抱希望。在进行了几个月的严格分析之后，您再做出决定：是或否。同一个不可爱的或者不可亲的人生活在一起是一种不幸。但是，一个月已经过去了。也许，您已做出了某种决定，我这些建议已经过时。我倒并不觉得三十五岁和十九岁是很大的差距，甚至根本就不是什么差距。不知为什么，我本人倒希望您喜欢上这个人，希望您嫁给他！有一点您在信中没有写：他是哪一民族的人？是犹太人吗？如果他是犹太人，那他怎么能是一个七等文官呢？我觉得，仅仅在不久之前犹太人才获得了担任官职的资格。而要当上一个七等文官，至少必须任职十五年。

再见，我的朋友。

祝愿您完完全全幸福。别忘了我；我有什么不对之处，请您原谅；请将您的情况告知我。我很忙，由于癫痫发作我的身体受到了很大损伤。

紧握您的手！

始终是您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 A. Ф. 格拉西莫娃

（1877 年 4 月 16 日，彼得堡）

尊敬的 A. Ф.：

我病了，并且忙了整整一个月，虽说我现在仍然很忙，没有时间奉复，但对您 3 月 15 日的来函写封短信却是我内心的

要求，我不能拒绝这个要求（虽然您并未要求我回信）。我只想向您表示，您的第二封信使我更加了解您，比从第一封信中所了解的多出十倍，我情不自禁地要对您说：我深深地尊敬您。您所谈的您父亲的情况（他是造成您痛苦处境的原因，固然并非出于他的本意），虽说他没有渊博的学问，但他却胜似许多有学问的人。您爱他，您怕伤了他的心，——所有这一切都刻画出您的美好而又坚定的心灵。因此无怪您的未婚夫（您并不爱他）如此珍重您。您决定等待六个月，很好。到那时还有着不少时光，看上帝怎么安排吧。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尽力为您效劳。5 月中我将离开彼得堡，但 8 月底我就回彼得堡了（此外，6 月下旬我将在彼得堡待十天）。不管怎样，要不了六个月我就在彼得堡了。

深深尊敬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索·叶·卢里耶

（1877 年 4 月 17 日，彼得堡）

尊敬的和十分善良的索菲娅·叶菲莫芙娜：

我身体一直不好，一直在忙忙碌碌，以至精疲力竭。我本想在这一期《作家日记》出版后稍事休息，并回复大家的来函（首先是给您回信），但我又收到了许多新的来信，而这些信都由于各种各样刻不容缓的原因而需要立即回复，同时还出现了许许多多新的来访者，其中有些人十分奇怪，所以不能不尽快地摆脱他们，——所有这一切占去了我的全部时间（也损害了我的健康），只是现在我才能抽出几分钟时间给您回信。第一，

谢谢您如此信赖我。第二，根据您的信我在《日记》中谈了金坚布尔格的情况，我这么做[①]是否使您在亲友圈子里受到了伤害？只是在现在我才产生了这种疑虑。当我写作和出版《日记》的时候，我只想到了您，而现在我却考虑到了您的全部环境。如果我有什么地方使您伤心或惹您气愤，务请告知，并请原谅。

您的信很有意思，但主要的是您问我：家庭意见有分歧特别是在考试问题上意见有分歧的时候，您该怎么办？[②]我的意见是：您对父母亲别太生硬，别不顾一切地与他们对抗。须知您反正是改变不了他们的意见的，而他们毕竟是您的双亲，父亲和母亲，您是不能冷酷地对待他们，伤害他们的心灵的。[③]如果您爱不幸的人们，如果您想要服务于仁爱的事业，那您就该知道，最大的不幸就在于：一些善良和宽厚的好人，由于他们的环境和以前的生活原因，也由于某些思想的原因而不理解或者不再理解那些他们想爱并想使之幸福的人们，而且甚至还与他们产生明显的意见分歧。这种情形最经常地发生在父辈与子辈之间。毫无疑问，您也不能牺牲自己的一切和自己最珍贵的信念，但您对父母还是应该极度地宽容和同情。人类之爱的真正献身精神就在于此。既然人类之爱的舍己忘身精神常见于我们家庭之中，就在我们眼前，那就不必冲到一个遥远的什么地方去追求它。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的关系怎样，但您是否可以这么做：第一，对他们态度委婉些；第二，对他们做出某种允

① 参看 1877 年 3 月 11 日写给索·叶·卢里耶的信。

② 卢里耶想离家去彼得堡女子大学学习，为此需要通过考试。她的父母不同意她外出学习，父亲还表示不为她支付学习费用。

③ 卢里耶后来在回信中告诉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她听从了他的意见，决定在家里再待上一年，对此她的父母感到满意。

诺，但不是现在，您可以推说您尚年轻，您还需要单独一人过一段时间，即使只等上一年也行。如果您能消除与家人关系的紧张状况，并与他们和好起来，那么您当然更便于（而且于您也有利地）解决求学和参加考试的问题。但您一定要允诺他们一点儿什么。一年，一年之后会有许多变化。顺便说一下，关于您谈及的一万二千卢布和三万卢布的陪嫁这件事我只能说：我不十分理解您为什么要生未婚夫的气。[①] 我觉得，他只是以最直观和最简单的方式表达了他爱您胜于爱钱的想法，因为他虽有可能娶一个带三万卢布陪嫁的未婚妻，但他不要，他要娶一个只有一万二千卢布陪嫁的未婚妻，因为他爱的不是钱，而是她本人。我是这么理解您信中所写的情况的，莫非其中还有什么我所不了解的事情？您问道："如果我没有一万二千卢布的陪嫁，他又会说什么呢？"我认为，他还会说同样的话：即使没有陪嫁我也要娶这位姑娘，因为我爱的是她本人，而不是陪嫁。须知，您有一万二千卢布陪嫁，这可不是他的过错。不过，主要的不在于此，而在于您是否感到他可爱？他是否合您的心意？如果不是，那么您当然就别嫁给他，可是您得想到：像您这样年龄的人，在评判人的时候不会不犯错误，而且也很难不犯错误。

关于维克多·雨果，我显然已对您说过，但我发现您还太年轻，因而会把他和歌德以及莎士比亚相提并论。[②] 我自己也

---

① 卢里耶在信中告诉陀思妥耶夫斯基：她的未婚夫宁愿娶她，虽说她只有一万二千卢布陪嫁，而他的女友却有三万卢布陪嫁。

② 卢里耶在信中问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直不建议我读雨果的作品？"她说："我正在读他的《悲惨世界》，它确实令我心醉神迷。"她认为雨果优于歌德和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也曾将雨果同莎士比亚做比较，如在 1875—1876 年的笔记本中他写道："在维克 （转下页）

很喜欢“Les misérables”，它与我的《罪与罚》在同一个时代出版（它早了两年）。我国已故的大诗人费·伊·丘特切夫和当年的许多人认为《罪与罚》比“Misérables”高得多，但我真诚地由衷地同他们大家争论，现在我仍对此深信不疑，虽然这与我国所有行家的共识是相左的。我喜爱“Misérables”，但这并不妨碍我看到它的严重缺点。冉阿让[①]这形象妙极了，还有许多其他十分典型和出色的地方。关于这些我早在去年的《作家日记》中就谈到了。但是他笔下的那些情夫多么可笑！他们是非常卑鄙的法国资产者！小说中无边无际的废话和一些夸夸其谈都非常可笑，而特别可笑的是那些共和主义者，——他们全是哄抬出来的不真实的人物。刻画得更好的倒是他笔下的骗子们，这些堕落的人写得很真实，处处表现出维克多·雨果的人性、爱心和宽容，您已经发现并爱上了这一点，这非常之好，特别是您爱上了 l'abbé Myriel[②]这个人物。我非常同意您这一点。[③]

您信中讲了你们当地一些古怪人的笑话。我倒也可以向您谈谈那些有时造访我的怪人，当然这也会使您惊讶。

（接上页）多·雨果的作品中有无数惊人的艺术性错误，但他笔下的无错误东西却堪与莎士比亚媲美。”

① 《悲惨世界》中的主人公，他出身贫困家庭，因偷了一个面包而蹲监狱十九年，后来他改过自新，又遭到许多挫折，最后得到善终。

② 法文：米里哀主教。按：他也是《悲惨世界》中的重要人物（雨果最初拟将他作为本书的主角），他是雨果的人道主义的体现者。

③ 1877 年 5 月 7 日卢里耶在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信中说：“在我给您写第一封信时，我才读了《悲惨世界》的两个部分。现在我同意，在书中有许多缺点，但这无损于米里哀主教和冉阿让的价值……”

请您别苦闷，坚持一段时间吧，此后您就会到彼得堡或莫斯科去（莫斯科也有各种培训班）。我相信您一定能达到目的，因为您是一个性格刚强的人。

5 月中旬我将离开彼得堡到乡下去，但在这之前您可能还会给我写信，届时我再把我的地址（即夏季的地址）奉告。

真诚地忠于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奥·阿·安季波娃①

（1877 年 4 月 21 日，彼得堡）

尊敬的奥莉加·阿法纳西耶芙娜：

我是否将您的名字和父称写错了？您以前的通讯地址我得花很多时间去找，以便进行核对，可是我现在根本没有时间。如果我写错了，请您原谅。

您地理考试失败，我也为此感到十分遗憾，但我认为这是小事，完全不必夸大。而您却给我写了一封完全绝望的信。实质上除了好事情以外什么也没有发生，因为您毕竟通过了两门最困难的学科的考试。您把地理课的补考延到了秋天，这样事情也就了结啦。干吗要流这许多眼泪？干吗要这么绝望呢？我看，您简直把自己折磨坏了，不可饶恕地伤害了自己的神经。而且你们全家似乎也都被您搞得情绪不安，忧心忡忡。您非常

① 奥·阿·安季波娃，一个十七岁的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通信的彼得堡姑娘。她因升学考试失败而写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她深信，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能够“理解人的每种心情”的“唯一的人”。

爱您的亲人，这好极了，这使我非常感动，并使我特别尊敬您。但是您不该如此不可饶恕地缺乏耐心，也不该在您这样的小小年纪就急于长吁短叹地说："我将一事无成。"您还年轻，您尚未获得这么感叹的资格。相反，只要坚持努力，您一定会成材的。不过您要保持善良和宽厚的品格。您需要安宁，需要治一治病，因此夏天一定要找个地方（别墅或者别的什么地方）休息休息。您信中谈到了一些孩子，您说想教他们念书，您为什么不现在就教他们呢？——如果现在不能，那么对您来说也为时不晚，您别担心，生活是博大的，您恢复正常后一定会说：生活真美好。

接受您神学课考试的那位牧师当然是个好心人，换了我的话，我就会对您说：您不配得好成绩。这是因为您在信中引证了福音书中有关那些"……要夺过来"的人们的一段引文。① 须知您对福音书中这一优美段落做了完全相反的理解。真难为情。不过，这也没什么。我觉得，虽说您任性，娇生惯养，但您有感情，很热心。（我这么说，您不会生我的气吧？）请您别生气，请将您的手伸给我，并请您安静下来。我的上帝呀！有谁未遇到过挫折呢？再说那一帆风顺的生活又有什么价值呢？要有更多的勇气和自觉，——这才是您所需要的。而主要的是身体健康，让您的神经安宁下来吧！您会幸福的！衷心祝福

① 安季波娃在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引用了《新约全书·马太福音》，她任意地把其中两章意思不同的内容合并到了一起。（即第7章第7～8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第25章第29节："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批评的正是她对圣经态度的这种任意性。

您！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阿·谢·苏沃林
(1877 年 5 月 15 日，彼得堡）

阿列克谢·谢尔盖耶维奇阁下：

请原谅我打扰您，甚至好像是因为我把您惊醒了。我自己在工作期间也要睡到两点钟，因此我十分理解，被人惊动时会感到多么烦恼。但是我记得，那天伊林斯基先生[①]直接说“就在礼拜天三点钟”，——大家也都同意了。就是说，我弄错了，由于我两天后即将离开彼得堡，所以我感到，这件事至少对我来说是没有关系了。[②]

我本来打算在看到您时愉快地承认：上周您所发表的关于《安娜·卡列尼娜》的一些言论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③]好就好在在我们这个惶惑的时代，您不怕别人挑起论战等事端，而是宣告文学现象这一社会事实的重要性。您在报纸[④]上提出的这一新观点是十分令人欣慰的。请看在基督的分上，别认为

① 彼·阿·伊林斯基（1837—1907），医生，《俄国医学》杂志出版者，宗教教育爱好者协会秘书。

② 伊林斯基通知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教育爱好者协会在 5 月 9 日开会。从这封信看，谈的是另一次会议，其召开日期正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要离开彼得堡的日子。

③ 苏沃林在《〈安娜·卡列尼娜〉及其社会意义》一文中说：“《安娜·卡列尼娜》的社会意义是不容置疑的。”

④ 指《新时代》。

我这是在夸赞并鼓励您这么继续做下去。我只不过是在表达我的一种快慰，如果我们上次得以相见，我也会当面向您表达这种心情。现在我国的全部问题就在于对待某些事实、思想和现象的方式，也正是这种对待事物的方式，许多人觉得十分不可思议，他们尚未入门，因而大家都处在糊涂和瞎忙的状态之中。但是请您原谅，请接受您仆人的这番真心话。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亚·帕·纳利莫夫①

(1877 年 5 月 19 日，彼得堡)

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阁下：

许久未给您回信，为此衷心请求原谅。只是到今天我才有可能离开彼得堡一段时间，而在这之前我一直忙碌不堪，疾病缠身。不过我又能给您谈些什么呢？您是个聪明人，您自己明白，您向我提出的一些问题好像有点儿抽象、模糊，再说我对您这个人也一无所知。令您苦闷的问题也曾叫我苦闷过，可能是早在我十六岁时就开始了，但那时我好像是深信我迟早一定会出头的，因此（我丝毫没记错）我并未过分不安。至于说我将在文学界占一个什么席位，对此我曾是淡漠的，因为我心中有一把特殊的火，我相信这把火，至于往后从中将会产生什么结果，对此我并不十分操心，——这就是您想知道的我的全部

① 亚·帕·纳利莫夫（1853—1917），文学家，当年众多报刊的撰稿人。

体验。但我又能否确切了解您的心思呢？如果您想听听我的意见，那么您就继续坚定不移地忠于您的志向吧，也许命运会使您出人头地。何况您的愿望又十分谦逊：一定要成为一个二流的工作者。不过我要补充的是：我的志向当初丝毫没有转移我对生活所持的现实观点。虽说我是一个诗人，没有成为工程师，但我在工程技术学校学习时在班级里年年名列前茅，直到最后一年。后来我曾一度担任公职，虽说我很清楚我迟早会脱离公职，但在时机来到之前我丝毫不认为我所从事的社会工作与我的未来是势不两立的。相反，我坚信未来一定是我的，我是它的唯一主宰。打个比方说吧，如果公职并不会妨碍您的文学工作，您为什么不谋求一个职位呢？

这一切当然只是我随便写来，因为我对您了解太少，但我唯一希望的是为您做一点能使您满意的事并诚恳地尽可能给您一个答复。至于说到（大事！①）以及其他什么的，那么请您别言过其实。请允许我握您的手。

您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77 年 7 月 6 日，彼得堡）

我亲爱的朋友阿尼娅：

拥抱你，亲吻你。也逐个地拥抱并亲吻孩子们。你们一路

---

① 不明所指。从下文“请您别言过其实”看来，可能是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信。

上好吗？我迫不及待地等着你的信，想念着的只有你们。

我昨天来到这里，一路上疲惫不堪。详细情形我不谈了，因为我急得像火燎似的，事情多得不得了，又遇上了许多麻烦。火车是上午十一点钟抵达的。我乘车来到寓所，而普罗霍罗芙娜① 却在我到达之前刚刚离开，她从昨天就开始等我了，我派了人去请她。

一到家，我没等普罗霍罗芙娜回来（我打发守门人去叫她）就马上去了印刷厂。亚历山德罗夫② 告诉我：他们已全部排好，但尚未开印，因为书报检查员不在。拉滕斯基③ 去奥尔洛夫省度假了。亚历山德罗夫去找过普齐科维奇（想让后者在委员会中为我争取到一位书报检查员），也亲自去过委员会。秘书根本就不愿汇报，他听完亚历山德罗夫的陈说后声称，我已不受书报检查的约束了，让我不经检查就出版。换句话说，如果到 7 月 9 日全部印刷完毕，那么（再加上七天）7 月 16 日就可出版。接着我们就开始计算已经排好的东西。突然发现，把我昨天带来的一包材料再加一些广告都排上去，还缺五页，因此我还得写一些东西。我们点行数点了半个小时，我突然想起问那包寄来的材料，我发现，7 月 1 日寄出的最后一包材料他们尚未收到，寄出已经五天了，而我先于材料到了彼得堡。而上一次于 6 月 30 日寄出的材料他们在 7 月 4 日收到了，换句话说，在我到达的前一天已经收到。至少，我十分高兴，不必再写东西了。随即我急忙赶到书报检查委员会，秘书和彼得罗夫④ 二人虽说都很客气，但都尽力劝说我不经书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保姆。
② 印刷厂的整版工。
③ 尼·安·拉滕斯基（1821—1887），书报检查官。
④ 亚·格·彼得罗夫（1802—1887），书报检查委员会主席。

报检查就付印，否则将会大段大段地给我删节。（大概他们现在收到了某种有关当前出版物的专门指令，因此他们显然并非在恐吓我个人，而是事情的程序就是这样，上级有严格命令。）我极其害怕这一点，但我仍坚持要他们给我派一个检查员。他们答应了昨天派来，但现在已是第二天的早上，没有一点儿消息，现在我不得不去委员会，不然的话已经可以印第一个印张了。看校样的事压到了我身上。昨天看了一个印张，但再多我就读不了啦。我不在家的时候，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①]来过，她给我留下一个便条，要我约定一个日子：什么时候她该来我这儿。很清楚，我应该自己上她家去，然而我连一分钟时间也没有。现在我要到印刷厂和书报检查委员会去，然后我将坐下来看校样，等等，等等。7月1日寄出的那包稿件昨天晚上才到了印刷厂。我什么人也未看到。昨天（我不在家）尼古拉来过，前天他也来过。大家都以为我时间很多，可以上他们那里去和他们聊天。如果我今天不去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家，她准会生气。

近日内，不是明天，就是后天，我将详详细细地给你写一封信，而今天我还不知道人家将怎样来解决我的事情。这真叫我既操心又受委屈。亲吻你们大家。我在火车上梦见了你，昨天又梦见了你。亲吻你们大家一千次。

你的永生不渝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向大家问好。

---

① 玛·尼·斯尼特金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的堂妹，她担任《作家日记》的递送工作。

刚才装订工来过了。天知道，他们怎么都知道我来了。他虽然有病在身，但事情总是亲自干。我对他说：需要的时候我会告诉他的。之后来了一个订户，办了订阅手续。（想必有许多这样的人在不同时间里来过，但就这么离去了。）不久前，当我还在睡觉时，一个来自花园大街商人尼古拉耶夫家的小伙子用力地拉门铃，他要求用钱买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把我叫醒了。把书卖给他后就打发他走了。

请你写信详细谈谈孩子们。你要有耐心。亲吻你的纤足，还亲吻你的全身，每处都吻，关于这一点我想得很多。①

又及

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77年7月7日，彼得堡）

亲爱的朋友阿尼娅：

给你写这封信时已经是午夜，所以信只能在星期五，即明天，7月8日发出。今天（即星期四）早上六点钟，还在梦中时我发病了，我受到了很少受到过的沉重折磨。我又累又虚弱，神经严重失调，心情阴郁！然而工作和麻烦事却层出不穷，不仅不见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他们给我安排了一名书报检查员，他姓列别杰夫。但我仍然不知道何时才能出版。检查员未必能在明天，即星期五，全部查阅完毕，然后还要读三校样，要通读，要印刷，再加上亚历山德罗夫今天生病了，没有

① 这几句话在复印件上都涂掉了。——俄编注

来印刷厂。如果他病重，明后天都不会来，那怎么办？那就一切都完蛋，因为在印刷厂里只有他一个人会计算和确定行数，而我看着校样上的增补和删节之处，至今仍不知道字数是已经够了呢，还是已超过了第三个印张？如果已经超过，那就毫无补救的办法，不可再作删节，因为从书报检查员处收到后马上就印刷。另一方面，即使亚历山德罗夫病好了，什么时候能出版呢？——这仍是一个问题。星期六，即7月9日，当然出版不了，10日呢，10日可是星期天。而10日能出版吗？我一无所知！然而还必须将这一期的出版广告送到报社刊登。（注意：我还没有广告的式样，必须重新编写。）

昨天我顺路拜访了斯尼特金一家，看到了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斯尼特金（即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一家人都在，但下周初他们将去乡下。他们问了许多有关你的情况。但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对我态度轻蔑而又傲慢，因为她对我很不满，好像你什么时候给她写过信，叫她5日到我这里来，“我突然到了他那里，看到桌上放着茶炊，——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我承认，我感到非常委屈！”她受什么委屈呢？你写信叫她5日来，在信中也说起我在6月30日到达，但我是在5日那天才赶到的。在留给我的字条中她请我告诉她：她什么时候该来？她向我声称（虽说我并未问她），她将给你写信把一切都解释清楚。她还说，她对我没有什么可解释的。“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留了几个纸包给我，纸包上注明了字母，编好了号码，这些纸包都放在窗台上，但我现在把这一切都忘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她说。你倒想一想，我现在听到这些话会有多愉快！总的说来，她在摆架子，说话傲慢，她觉得少了她不行。我预料，她会对我说上许多粗暴话，叫我失去耐心。总的来说，现在我情绪本来就不好，所有这些事，还加上等待出版的

时日，——都给我留下了极坏的印象。不过，我自己将尽量避免干这种蠢事，不去触犯她，保持忍耐。

昨天晚上我收到了波别多诺斯采夫的信。他在为我担心，又不知道我在何处，所以碰运气按以前的地址寄了信。"《日记》未见出版，您是否出了什么事?"他本人在奥拉宁包姆，住在宫中。我一定给他写信，但未必会亲自去，——没有时间。

为了消灭蟑螂我买了药粉，洒了两小瓶。扫出了许多死蟑螂，但余下的不少蟑螂还在蠢动，特别是在厨房里和柴堆中。它们主要是窝藏在这些地方，明天我就让人把木柴搬到板棚里去。守门人没有告诉我：他已从你那儿收取了 6 月 13 日至 7 月 13 日的钱。这就是说，给他的钱我已付到 8 月 13 日，而且还提前多付了四个卢布。我恳求你在我的桌上（或者在厅里的桌子上，但更确切地说是在我的小屋里）把《北方通报》上那篇文章找到，这是一篇关于科尔尼洛娃的杂文，是反对我的。① 由于我们根本就不订阅《北方通报》，所以总共只有那么一期，很容易找到。你找出来，并特别保存好，上帝保佑，别让它丢失了，我正是为此事才写信的，否则下一期上就没有我的文章了。

总之，后天，或者在我一有空闲的时候，我会再给你写信。而现在我头晕，精疲力竭，思想集中不起来！顺便说一

① 1877 年 5 月 8 日的《北方通报》（自由主义的政治和文学报纸，1877—1878 年在彼得堡出版）上登载了一篇文章，反对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的影响而对科尔尼洛娃一案进行重审。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篇文章做了答复，登在《作家日记》（1877 年，12 月号）上。

下，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告诉我：奥夫相尼科夫[1] 还给了她二百八十份4月号的《作家日记》。怎么样！就是说，他一共只卖掉了二百份。因此，他除了调换4月号的二百八十份外，可能根本不会再多要5～6月号的合刊本了。

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给了我七十四个卢布，但没有给详细账单，她说她会写信告诉你。这七十四卢布中有四十二个卢布是一个省城书商寄来的。他信中说，不必给他寄六十份，寄四十份即可。总而言之，《日记》的销售量明显下降了。

孩子们怎么样？望写信告诉我。我亲吻他们并祝福他们。阿尼娅，你要保护他们！要让他们记得爸爸。今天六点半钟我病中醒来后就上你的房间去，突然普罗霍罗芙娜在厅里对我说："太太不在。"——"她在哪里呢？"——"她在乡下别墅里！"——"这怎么可能呢？她该是在这里，她什么时候离开的呢？"普罗霍罗芙娜向我解释，说我自己也是前天才回来的。我这才勉强相信了。刚才我醒悟过来是多么难受啊！

再见，阿尼娅，拥抱你，亲吻你们四个。

全身心属于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亚历山德罗夫病了，他的助手告诉我说：12日即星期二之前不可能来工作。鬼知道这世上的事是怎么搞的。我们这里的天气从昨天开始突然变得阴冷起来。

又及

---

① 德·尼·奥夫相尼科夫（卒于1889年），彼得堡的著名书商，他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销售《作家日记》。

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77 年 7 月 11 日，彼得堡)

我亲爱的朋友阿尼娅：

亲吻你，拥抱你。也亲吻和拥抱孩子们。我想他们想得心都痛了。没有你们我在这里太苦闷了。

今天新的一期[①] 出版了。星期六夜里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本可以在星期天面世的，但他们星期天不工作，一共也只印三千份，又碰上了星期天。这样我就把发行的事推迟到星期一了。一切都不很顺利。第一，我只来得及在《新时代》上刊登广告。不过，这样也足够了，因为在彼得堡好像大家都在等待新的一期出版。读者不断地向所有的书商询问，这些天也有相当多的人来我这里，打电话询问：何时出版？装订工的女儿昨天晚上就来工作了；但昨天和今天早上装好了的未能超出五百份，三点钟时仅将这五百份运走了（当然，各城市订的早上就发出了)，还有各城市订的二十二包也同样送去邮寄了，每包五份、四份，也有两份的。在三点钟之前大半以上的包裹都缝好和送出了，也盖上了邮戳。可是最后却出问题了：邮局职员拒绝接受！他说："晚了！包裹也太多了。"只得把它们又运了回来。到邮局去的是装订工的儿子。他又说，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只发了五百份邮件，她不愿等候，包裹尚未发完时她就离开了。她以为装订工的儿子一个人就可以把包裹发出。直到现在她还不知道邮局没有接受。装订工的儿子说：那时尚未到

---

① 《作家日记》(1877 年，5～6 月号合刊)。

四点钟，而且还在收寄别人的包裹。今天晚上装订工的女儿封好了所有的书报邮件，保姆和她的女儿将包裹都缝好和准备好了。只等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明天早晨检查一下，这事她做得很慢，比方说，今天她就是这么干的。比方说，就在今天早晨她重写了那些已变动的地址，花费了一些时间，可是这工作她满可以早些做。还有一点，她把一些用蓝纸包的包裹摆弄了许久，将它们都贴好，但贴得不对，所以她自己要留到明天再重贴。不过，我想明天，即 12 日，我们可以一份不留地全部发出，而且将大大早于三点钟。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做事勤奋，但太糊涂。不过我同她未曾发生过争吵，相互表现得挺友好。顺便说一下，你根本未同我讲过，在手册上也只字未提放在橡木柜里的书报邮件（阿拉伯数码顺序，等等）。我是偶然发现的，共有好几百件。科利亚来得很晚，他去找了伊萨科夫后也稍许帮了点忙。

书商们拿了这一期《日记》去零售，但不像从前要得那么多。奥夫相尼科夫把二百九十份 4 月号的《日记》退给了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今天他从我这儿取去整整一百四十五份 5～6 月号合刊，拿了就走，连一个戈比也不肯多出。“现在没有钱”，——他说。我没有提出要他们代售。我给了奥格洛宾一百份，给了库兹明二百份，给了格拉祖诺夫四十份，波波夫总共才要了四十份。外地书店——二百份，涅瓦书市——五十份，克赫里巴尔吉——二十五份，俄罗斯书市——二十五份（和十份给订户们的），马蒙托夫——七十八份，科诺佩金——三十份（还有六份抵销了他退回来的十二份），谢缅尼科夫——十六份（和两份给订户的）。此外，给切尔克索夫送去了十份，通过伊萨科夫给索洛维约夫转到莫斯科去三十份。伊萨科夫拿去了三十三份（和订户们的八十七份），叶戈罗夫付

现金拿了十份，还有十份是代销，最后，还来了一个人，他同奥夫相尼科夫一样，是街头摊贩的头目，姓德米特里耶夫，(你知道他吗?) 他本来要用现金批二百份，但当他得知奥夫相尼科夫总共才要了一百四十份后，他就改变主意用现金一共只批去了一百五十份。今天总共只卖得现金一百一十或一百一十五卢布（我尚未仔细数过）。可能这些天里还能收到一些，但为数不会多。晚上我到商业大厦去看望了库兹明，他一直生病，躺在家里，妻子在代他做买卖。我故意问她：《日记》好卖吗？人们是不是舍不得花五十个戈比?① 她回答说：大家完全同从前一样买，没有舍不得。还有几个不认识的人上家里来买《日记》，他们唯一的目的是要了解我的健康状况。

我亲爱的，我疲劳极了。今天是老病发作后的第五天，我郁闷，疲倦，思想不集中。今天早晨八点钟我就起床了，明天大概又会有人一大早喊我起床。我不能抱怨任何人，大家都在为我效劳，都在帮忙，而事情进展仍然缓慢，不过明天也许可以把一切事都办完。我想马上躺下，因为我很累。今天我八点钟吃了午饭。我在想念你们并且十分为你们担心，因为我总觉得你们好像遇上了什么倒霉事。我在不断地为你们祈祷上帝。请你来信谈谈廖沙。你们认为他怎么样？然后再谈谈费佳和利利娅对基辅的印象。我尽量早些离开这里。我在不断地思念你(我在幻想)。我想得很好。我跪在你面前吻你的纤足。由于老病发作，每到夜间我的心情就非常怪，我想：“哪怕在临死时看上他们一眼也好。”阿尼娅，恳求你别为我操心，你要好好休息，如果做得到的话，游游泳吧。这里已经三天不见太阳，

① 《作家日记》原先卖二十戈比一本，自 1877 年起提价为二十五戈比一本，本期为 5～6 月号合刊，故为五十戈比一本。

乌云密布，刮着风，下午四点钟时气温只有八度。不管我怎么用药杀蟑螂，总不能把它们消灭光。我已经花了四个卢布买各种各样杀蟑螂的药粉，可它们仍在到处爬。我还要再买它十个卢布的药粉，在所有的房间里都洒上；不过，我已经失去消灭它们的希望了。

我没有拜访过谁，也没有上谁家去过。普齐科维奇来过，我未谈及钱的事情。昨天梅谢尔斯基来访，他从莫斯科来，要去列维里，顺便在彼得堡住五天，然后去土耳其的亚洲部分。我对普罗霍罗芙娜非常满意，她很能做事，洗涤，熨烫，把你的东西都晒过了，她还帮助缝包裹。没有她的话我就完了。拥抱你，亲吻你，吻你纤足上的每个小脚趾，总在梦想你，我把我的又亲爱又善良的阿尼娅——我的朋友紧紧搂在胸前。再见。祝福孩子们。天哪！难道他们碰上什么倒霉事了吗？

再见吧。我尽量早一些离开这个地方。无数次亲吻你们大家。

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77 年 7 月 15—16 日，彼得堡）

我亲爱的朋友阿尼娅：

明天，7 月 16 日[1]，我将离开彼得堡，乘晚上的特别快

---

[1] 陀思妥耶夫斯基实际上不是在 16 日而是在 17 日晚离开彼得堡去莫斯科的。——俄编注

车。自7月8日收到你7月6日寄自基辅的信以来，迄今未收到你的片言只语！你们怎么啦？出了什么事？我弄不明白！难道信在邮路上丢失了？为什么你的信连一封也没有？不管是管院子的人、科利亚和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你都没有给他们写信。一整个夏天了，没有遗失吗？我怎能不想？怎能不怀疑？已经三昼夜了，我委靡不振。夜里只睡四个小时，不会更多些，而且尽做噩梦。我这次出门的情形令人惊讶：到彼得堡后就遇上不少烦心和不顺利的事，而且马上发了癫痫病。新的一期[①] 的出版情形不正常。当头脑稍稍清醒时，我又痛苦地思念你们，想念你，想念孩子们！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明天就离开这里。明天我将等到两点钟，如果没有你的信，我就派信使送电报（只要在米罗波利耶或苏贾能接受电报并传发到小普里科尔的话）。在电报中我将请求你立即给我发电报（为此得请求派戈尔杰伊去一次苏贾），发到莫斯科叶连娜·帕夫洛芙娜那儿，就在兹纳缅街库兹涅佐夫的住宅，我会特意为此待在那儿。星期天，7月17日，我将在莫斯科等候电报，等到下星期一两点钟。如果我收不到你的回电，那么我就不去达罗沃耶看望我度过童年的地方[②]，而直接到普里科尔去你们那儿。怎么办呢，阿尼娅？此时此刻我心情很沉重。自今晚起我心搏过速，而且并无好转。我一直在苦思冥想，天知道头脑里出现了什么念头。我总有一种错觉：从基辅出发后，在旅途上孩子们中的某个人——费佳或利利娅——掉到车厢下面，而你正处于悲观绝望之中。

① 指《作家日记》。
② 达罗沃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于1831年购买的在图拉省的一个小村庄。

这样一来，此信也许将同我一起到达，因此有关这一期（日记）的详细情况及其他不在此信中谈了，更何况无论如何我们会很快见面。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总会见面的！

今天傍晚我去看望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给她送去了几期[①]。她告诉我说，不久前你给她写过信，说你打算去基辅和哈尔科夫。这引起我思考：很可能，你是去哈尔科夫了，尤其是记得你有过这种愿望。这样，你，特别是带着孩子，匆匆忙忙，疲于奔命。你累了，孩子们也累了，你就不想从哈尔科夫给我写信了，而回到普里科尔的家中为时已晚，再加上戈尔杰伊也许已喝得酩酊大醉，——就这样本来答应我在星期六寄的信在星期一或者星期二才寄出。不过，即便是如此，信也该寄到了。我就再等到明天吧！在莫斯科我将办完一些最急需办的事情，其间也等待你的电报，就是说我将在星期一去萨拉耶夫[②] 那儿，给自己买八瓶埃森图基矿泉水（这是应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斯尼特金[③] 的再三恳求）。如果在莫斯科收到电报，那么我就上达罗沃耶去待上一昼夜。

如果你已去哈尔科夫，那么这只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事。你像你通常的做法一样，瞒着我做了这件事。是的，阿尼娅，在我们共同生活的十年中你对我是不信任的，我不知道，在这方面我是否有责任？我认为，我没有责任，而不信任人是你的性格特点。你是清楚的，我倒是不会反对你去哈尔科夫。你做的一切都是好的。我早就在许多方面信任你的智慧和盘算，但你不信任我；如果你信赖我的话，那你会不等回到普里科尔之后

---

① 指《作家日记》。

② 费·伊·萨拉耶夫（1820—1879），莫斯科的一个书商和出版家。

③ 米·尼·斯尼特金（1837 年生），小儿科医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的堂兄。

就从哈尔科夫给我写信，而我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忍受痛苦的煎熬。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非常想相信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的说法：你去哈尔科夫了。因为否则就只得想到发生了不幸事故，想到某个孩子死了。

我再说一遍，关于办事的情况我们见面时谈。其实也没有多少可谈的，收到的钱并不多，而花费却很大。注意：罗金交付了（就在最近）一百五十卢布给佩恰特金，但没有付钱给房东。我没有见到他。

明天要打包，要张罗，还要发电报。明天，16 日，是费佳的生日：我亲吻他，祝福他。同样也亲吻和祝福利利娅和廖沙，祝贺他们大家，特别是你。我亲爱的天使阿尼娅，我跪在你面前，向你祈祷，亲吻你的双脚。我是你的热爱你的丈夫！我的朋友，我爱恋你十年了，而且越来越 crescendo[①]，虽说我有时同你争吵，但我一直死心塌地地爱着你。现在我一直在想着我见到你和拥抱你的情景。你是否稍稍想念着我呢？好，再见，不日就能再见了！即使我收到了电报，我也不会去圣三一大修道院，[②] 太想尽快见到你们了！如果我真能收到你的电报，我倒想去达罗沃耶，至多也不过一天半时间，不然的话，我将永生看不见这些地方了！

再一次拥抱你们大家。

全身心属于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① 意大利文：强烈。
② 即谢尔吉圣三一大修道院，是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约 1321—1391）建于 14 世纪中期（1744 年起为大修道院）的俄国古代修道院之一，位于莫斯科以北七十一千米处。

我等到了两点钟（当年从基辅的来信我总是在晌午收到的），但什么也没有收到，现在我处于疑惑之中。我已决定今天不动身，其所以明天才走，唯一的原因是：我觉得，现在去发电报为时已晚。它将在三点钟发出。待它到达苏贾，从苏贾派出送急件的信使到达普里科尔时也许将是深夜，把你唤醒，你会睡眠不足，会生我的气。还是明天发电报为好，17日，星期天，早上九点钟发出，待它到达你们那儿天还未黑。如果星期一（18日）你们派戈尔杰伊去苏贾发回电，那么他甚至在中午就来得及发出，即使是在两点钟发出吧，我在星期一傍晚就能在叶连娜·帕夫洛芙娜家收到电报。我呢，我明天去莫斯科，在星期一早晨能够抵达。星期一是工作日，所以我来得及办理一切事情：去萨拉耶夫那儿，把埃森图基矿泉水买好，也许，还来得及会见阿克萨科夫[①]。然后，如果收不到电报，那我就动身，星期一傍晚来不及的话，那就在星期二早上（一切都取决于列车的出发时间），而星期三我就能在你们身边了。如果我收得到电报，得知你们那儿平安无事，那么我就去达罗沃耶。我亲爱的朋友，自从我得不到你的信息以来，今天整整八天了，而从你自基辅给我写信那天来算，已整整十天！这是痛苦的日子，不可能不顾虑重重！别说一封信，就是你写两封信也都已经能寄到了！再见，我的天使，愿上帝保佑你们大家。今天我又得受煎熬了。不过，也许在这一天内或者在明天还会有信来。亲吻你和孩子们，而对你则是使劲地亲吻的。

① 会见的是И.С.阿克萨科夫。会见时谈及许多问题：对童年的“神圣回忆”以及这种回忆对人的意义；列夫·托尔斯泰的自传体中篇小说中反映的旧式家庭结构之崩溃；“偶合家庭”之产生等等。1877年的《作家日记》(7～8月号)对此次会见有描述。

全身心属于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向费佳祝贺生日。

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77 年 7 月 17 日，彼得堡)

珍贵无比、千恩万爱的阿纽特卡：

亲吻你的纤足，我刚收到你星期四（14 日）的来信，九点多钟我已给你发了电报。有什么办法呢，我亲爱的，命运就是这样。我昨天已经给你写了信。除了你从基辅寄来的一封信之外，到今天为止我没有收到过你的任何信件。你星期六写的信遗失了。我本该料到信可能遗失了，也不该着急。可是我现在已是第九天没有收到信了，而在这段时间里另一封信也可以到了。按我们商量好的办法，你想每三天给我写一封信。因此，如果你星期六写了信，那么星期二就应该写另一封了，最晚星期三也该写了。星期三大家要从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那儿到米罗波里耶去。我唯一能指望的就是这个星期三。我昨天没有给你发电报，因为我认为你星期三写的信，星期六就可以到了，最晚在星期天早上总可以到了。但是昨天星期六什么也没收到，昨天我度过了终身难忘的一夜。折磨我的一个主要想法是：不可能两封信都遗失。那就是说出什么事了，或者是你，或者是孩子们。阿尼娅，最近这三天我在这里心情极其糟糕，特别是夜间，睡不着。我在想，在思忖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仿佛看到三个孩子，想念着你，心跳得厉害（这三天里出现了心跳的现象，这在以前从未有过）。

终于东方发白了，而我在号啕，我哭着在房内走来走去，全身颤抖（我自己也不明白，以前从未有过这种情况），不过我尽量不让老太听见。[1] 而老太在夜间动不动就叫喊，这情形就更令人难受了。终于，太阳升起了，炎热（这里热得难受），我早上五点钟左右上床，总共睡了四个小时，而且一直在做噩梦。好啦，不再描写了。我之所以写这些，只是为了让你别因电报的事过分生气。我沉不住气了。发一份电报花了六个卢布。全部原因就在于你把信寄到守门人瓦西里·伊万诺维奇那儿去了。且不说我不好意思通过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收信，而且一天里要到他那儿去十五次，询问并央求他别把信丢失。我搞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把信直接寄给我？直接寄给我的信最近一年里就有四百封之多。我不能理解。我深信，这封信是丢失在院子里了。

够啦，我不写了。我要赶时间，可别误了事。我今天要动身。也许，我在莫斯科等不到你的回电，就马上去达罗沃耶，然后快一点回到你们身边，因为我太想拥抱孩子们，主要是想拥抱你，残忍冷漠的安卡，我冷漠的老婆！如果你热爱我，——你就不会拖到星期四才写信。如果你热爱我，你就会（像以前一样）写信说你梦见了我。那就是说，或者你没有梦见我，或者你在梦中见到了别的什么人。安卡，残忍的安卡，我亲吻你全身，吻你身上的每一个地方，吻了你整个身子以后，我将像膜拜上帝一样地膜拜你。可恶的达罗沃耶之行！我可真不想去啊！但又不能不去，如果不让自己体验这些印象，

---

① 指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普罗霍罗芙娜。

那么以后作为一个作家又怎么写和写什么呢?[1] 好啦，不谈了，我们以后再谈吧。不过你得知道，就在你读着这一切的时刻，我在最热烈地亲吻你整个纤小的玉体，像膜拜神像似的膜拜你。请你替我无数次地亲吻孩子们。昨天是费佳的生日，而我度过的却是多么忧郁的一天。天哪，我什么时候经受过比这更为痛苦的折磨?

你信中讲的是些什么粉红色的、绿色的笔记本?我哪儿都找遍了，未找到什么笔记本。按照你的吩咐，我把桌子抽屉里的一切东西都取出带给你。

你永远的整个不可分开的丈夫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爱我吧，安卡!

无数次地亲吻孩子们。

如果不停地下雨或者天气糟糕，我就不去达罗沃耶了。[2]

科利亚来了，他建议我在莫斯科把信投入邮筒。的确，算下来这样信可以更快寄到。我就这么做吧。

---

① 达罗沃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置下的小村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度过了童年。他说过:“没有从回忆中带进生活的神圣而又珍贵的童年时代，一个人是无法生活的。”后来他在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提到了一个切尔马什纳田庄，这实即他童年记忆中的达罗沃耶村。

② 1877年7月20—21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回家途中顺道去达罗沃耶。村里的老人们和他的童年伙伴们热情地欢迎他。

致尤·亚·米勒[①]

（1877年9月21日，彼得堡）

尤里·亚历山德罗维奇阁下：

我到库尔斯克省去了，不久前才收到您的信，因此回信太晚，请您原谅。

首先感谢您对我表示了善意的和使我引以为荣的问候。[②]我看重像您这样的意见胜过任何文学界的赞扬。在您热情而诚挚的话语中，您所表达的评价超过了我的价值，如果您认为我这封短短的回信值得传给您的子女以志纪念和保存，[③]那么我也将把您的信保存好，并与我在文学生涯中有幸收到的读者们写的一些同样令我引以为荣的珍贵信件一起传给我的子女。

再一次感谢您，紧握您的手。

深深敬爱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 尤·亚·米勒，《作家日记》的订阅者，他在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封信中热情洋溢地评价了《作家日记》。

② 米勒在信中说："在我们穷乡僻壤的日常生活中，您这样的正直信念，就像各种能振奋精神的东西一样，是不可或缺的。"

③ 米勒请求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一封短短的回信，他要让子女们把信保存好，以纪念一个十分正直的人。

致德·瓦·阿韦尔基耶夫
(1877年11月5日，彼得堡)

尊敬的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

读了您的信后，我极其乐意尽快去完成您委托我办的有关一部喜剧的事情。(您信中关于这部喜剧所做的介绍，即它的主题，“过早发迹的富翁们”之一贯正确和“学识渊博，律师们的羡慕”，等等，——所有这一切我都觉得极其生动并且正是现在需要搬上舞台的东西。①)

我之所以至今未给您回信，唯一的原因是我一直希望在回信中把我去那里试探的结果告诉您。但我患上了疟疾，一直待在家里，医生不允许我出门，我正在服用奎宁。不过，我的“监禁期”似乎即将结束，我要到萨尔蒂科夫（谢德林）那儿去一次，我本来就该前去回访他的。不过，请您注意：我并非与《祖国纪事》编辑部中所有的人都熟悉。我只认识涅克拉索夫、谢德林和普列谢耶夫，与其他人只是礼貌相待，并且很少晤面。涅克拉索夫由于疾病缠身极少参与编辑部的工作，普列谢耶夫不起任何作用，那就是说一切都取决于萨尔蒂科夫。依我看，是他独自一人出版杂志，他是涅克拉索夫的挚友并得到无限的信任，而且他好像是出版社的股东。正是他决定一切。不过，我要向您直说：这里可能只有一个问题（除了喜剧的价

① 阿韦尔基耶夫告诉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完成了一部题为《一贯正确者》的喜剧，嘲笑一些发迹过早的富翁们。他希望陀思妥耶夫斯基代他向《祖国纪事》做一试探，能否把这个剧本发表在该杂志上。

值问题之外）："您的名声是否已经反动到如此地步，以至他们无论如何都一定要拒绝您？"① 他们所持的正是这种观点。哪怕是莫里哀亲自来，但如果他出于什么原因令人感到可疑，他们同样不会接受他的作品。我已向您说明了个中秘密，不言而喻，我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但我近日内就同谢德林谈一次，我将完全以自己的名义向他推荐您的作品，因此您的自尊心决不会受到伤害，谈过后我再写信告诉您。现在我向您和您的夫人致以深厚的敬意并握您的手。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德·瓦·阿韦尔基耶夫

（1877年11月18日，彼得堡）

尊敬的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

前天我见到了涅克拉索夫和萨尔蒂科夫，并和他们谈了您所知道的那件事。② 涅克拉索夫躺在床上，像是一具尸体，时而轻声说上几句话。他将不久于人世，但还在管着《祖国纪事》。我见到他和萨尔蒂科夫时他们正在商谈下一期杂志的出

---

① 阿韦尔基耶夫是一个保守派，开始从事文学活动时就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的对立面，在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主编的幽默杂志《黄蜂》上写过大量针对进步报刊活动家的讽刺性作品和短诗。正因如此，民主派批评家德·伊·皮萨列夫才称他为"黑暗势力和诬赖中伤"的骑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19世纪60年代的政论文中总是非常尖锐地提及他的名字，而在《一个城市的历史》和《现代牧歌》中也有针对他的讽刺性暗示。

② 即委托他向《祖国纪事》推荐自己写的喜剧。

版事宜。我完全不让他们觉察出我想说什么，交谈之间问了他们：对您这样一个作家他们有什么看法？涅克拉索夫直截了当、开门见山地说："他写了这许多年，只干了一件事，那就是叫叫嚷嚷，反对我们和我们所服务的路线。对这样的人还能有什么看法？"这几句话说得极其激烈和坚决。由于萨尔蒂科夫马上就支持了他，所以我就认为必须缄口不谈您的喜剧，也不谈什么推荐，因而他们对此事始终一无所知。

我认为，我没有损害您的名誉，——您可以看到，他们做的评判并非文学性的，而是倾向性的。

我将这些告诉您的同时，倒想劝您别忌讳《俄国导报》，——但我知道，这完全决定于您的看法和意愿，因此您当然会按照您的愿望行事。

最后我向您,同样也向您夫人表示我诚挚的敬意并紧握您的手。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帕·亚·伊萨耶夫

（1877 年 12 月 7 日，彼得堡）

最亲爱的朋友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你在我最不顺利的时候写信向我要钱。我正好要停止出版刊物,[①] 而结束此事所需的经费比我所预料的多得多。我欠了造纸厂一大笔债。此外，出乎我意料的是，最近两个月我不得不支付好几百卢布老债，因而又背上了债。目前我正在病中，

① 指的是暂停出版《作家日记》。

加之节日将临，需要用钱，我甚至不得不谨慎地使用每一个卢布。1 月份我不会有钱了，因此我连一个卢布也不能分给你。你是知道的，在我有钱的时候我从不拒绝你，但现在情况不一样。

就是说，你要与银行断绝关系，你会失去自己在银行里的职位。所有这一切还在夏天，还在我们大家规劝你采取另一种态度处理自己同银行的关系时我就预见到了。现在你想到这里来，随你的便，但我预先告诉你：我不会再为你去找任何人，去央求任何人。为了你的事我已多次给不少人写信和当面求情，为此我倒不是败坏了自己的声誉，但我却向人家低首下心。须知这似乎已经够了。你自己已经三十岁开外，已经有了家庭负担，你该懂得并意识到自己对家庭的责任，但一获得工作后你又是怎么表现的呢？根据我亲眼目睹的和从你那儿听到的情况看，全是狡诈、分歧、争吵。当然事情是一清二楚的，甚至连我这个在夏天才来的人也清楚：他们并不怕你“认识拉曼斯基”（你自己是这么说的），而是一有机会就会把你从你的职位上调走，因为是你自己让他们不喜欢你的。除此之外，你身上有一种少见的自负：你对自己的评价比你自己能追求的高得多，无论从你的经历和学识来说都是这样。当别人同你谈及这一点时，你不仅置若罔闻，而且还倨傲地当面嘲笑，比方说，你对我就是这样的。请原谅我，我不会再为你的事去央求人了，你自己去挽回吧，因为我不完全相信你的信，我想你的事还是可以挽回的。在工作岗位上你得改变一下你与人说话的口气，这么做并非卑鄙下贱，而是理智。

好啦，不谈这个了。我只是感到十分遗憾：你竟如此热衷于歪门斜道，不惜给许多事造成损失，而这种损失倒是该能制止你的。如果你这么继续下去，不会有好结果，——这是我对

你的诚恳建议。我还能再说些什么呢？

你的继父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向你夫人问好，我亲吻孩子们。

致柳·亚·奥日金娜[①]

(1877年12月17日，彼得堡)

尊敬的夫人：

请原谅我久未答复您那封亲切的充满善意的信，它使我引以为荣，对我来说这是一封极其珍贵的信。我不打算解释，因为这样就得做冗长的说明。这两年我把自己的身体搞垮了，过着一种很不正常的生活。真的，如果我真想进行解释，我还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呢！不过，还有一个情况：不知您能否想象，我现在都不能肯定是否已经答复了您10月13日的来信（唯一的一封信）。我怀疑已经给您写了回信，只是忘了将这件事记在记事本上了。从这一点您可以看出（由于癫痫病多次发作），我的记性是多么糟糕。我甚至会忘记我曾相识的人的面容，日后相遇时竟然会认不出他们，因此我甚至结下了一些仇。（您信吗？）如果您能告知我说您已经收到了我这封信并消除我是否已给您回信的疑惑，我将非常高兴。

我要告诉您一点：虽然这两年来我因出版《日记》而非常

① 柳·亚·奥日金娜（1837—1899），一个外省教师，女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走自己的路——一个现代姑娘的札记片断》。

劳累（正因为这样我才想休息一年），但《日记》带给了我许多幸福的时刻，那就是它让我了解到社会是多么同情我的事业。我收到了千百封来自俄罗斯各个角落的信件，学到了许多从前并不知道的东西。以前我就连想也没有想过，在我们社会中竟有这么多人完全同情我所信仰的一切。如果说人们在信中赞扬了我，那么最主要的是赞扬我真诚和坦率。既然人们一下子突然如此热情地理解我，那就是说，我们的文学界最缺乏的正是这一切。这也就是说，真诚和坦率是人们所最渴望而又最难遇到的东西。但这种渴望是很值得注意的，它能在人们心灵中产生最愉快的印象。

向您致以深切的问候，诚恳地握您的手。

忠于您并向您深表谢忱的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斯·德·亚诺夫斯基

（1877 年 12 月 17 日，彼得堡）

我深深敬仰和真诚热爱的斯捷潘·德米特里耶维奇：

我完全照抄您来信中的抬头，因为没有比这更为确切的称呼了，我一直深深地敬仰您并真诚地爱您。当我想到早已逝去的往事并回忆我的少年时代时，您那钟爱和可亲的面容总浮现在我的记忆之中，而且我感到，您确实是那为数不多的人之一，他们爱我、宽容我，而我对他们也忠诚、自然、坦率、全心全意，不带任何隐秘的想法。您有时会做出反应，并以此促使我交流思想和印象，或者更正确地说，促使我交流生活，这

是很好的事情。不过，现在我们来谈正事吧。给您寄上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写的一本书，斯特拉霍夫就出版了这么一本。[①] 明年我不会再给您寄我的《日记》了，因为我已决定暂停一段时间（一年）。许多原因凑在一起：我很累，癫痫病加重了（正是由于出版《日记》而加重了），还有一个原因是我想在明年过得闲散一些，虽说我未必能过上两个月不干工作的日子。我的头脑和心灵中已有一部长篇小说，要求我倾诸笔端。[②] 还有一些别的原因：我预料一年后会有一个合适的时机，我试图出版一种新的刊物，[③] 而《日记》将作为它的一部分纳入其中。这样我将扩大我的活动形式，而《日记》已经自然而然形成，即使要将它的形式稍作变动也是不可能的。亲爱的斯捷潘·德米特里耶维奇，说来您也不会相信，在出版《日记》这两年里我受到了俄罗斯人多大的同情！鼓励的信，甚至是诚挚地表达热爱的信成百上千封寄来。从 10 月份我宣布《日记》停止出刊以来，每天从俄罗斯各地、从社会所有（各个）阶层都寄信来，纷纷表示惋惜，请求我不要抛弃这一事业。我只是羞于说出大家表示对我的同情程度。这两年里我自己从俄罗斯人的千百封来信中学到了多少东西啊，您要是能知道这一点就好啦！

我获得的主要教益在于：我发现，在我们俄罗斯，真正的俄罗斯人——不是那种抱着被扭曲了的彼得堡知识分子观点的俄罗斯人，而是具有俄罗斯人真正的正确观点的俄罗斯人——

① 指 1876 年由尼·尼·斯特拉霍夫出版的《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文集》第 1 卷。
② 指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打算出版一种月刊，其篇幅将为七个印张，或者更多一些。

比我在两年前所想的要多得多，多到就连我在最热烈的希望和幻想中也想象不出的程度。请您相信，我亲爱的，在我们俄罗斯许多事情完全不像以前所感觉的那样令人沮丧，主要的是，许多事情正证明着人们渴望新的生活，渴望公正的生活，也证明着人们深深相信，那些脱离了人民甚至完全不理解人民的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最近正在改变。您在生克拉耶夫斯基[①] 的气，但他不是孤零零一个人。他们全都否定人民，他们以往嘲笑、现在仍在嘲笑人民的运动，嘲笑他们如此鲜明和虔诚地表现自己的意志，嘲笑他们借以表达自己愿望的形式。这些先生们太陈腐了，太疲敝了，他们必然会从此销声匿迹。不理解人民的人们现在无疑将归附于股票经纪人和犹太人，这就是我国“先进”思想代表者们的 final[②]。但新事物正在兴旺起来，在军队里我们的青年和妇女（护士们）表现出了与大家所期待和预言的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将拭目以待。

（克拉耶夫斯基是为一些人效劳的。此外，依我看来，他早在塞尔维亚战争爆发时就想卖弄他的独特性。一旦沾上了边，他也就摆脱不了啦。）[③]

不过，我们所有的报纸都很少有什么道理，《莫斯科新闻》及其政治社论不在此列。这张报纸在国外很受重视，其他一些报纸利用的都只是瞬息间的材料。这两年里我收到了成百上千封信，在所有的信中赞扬我最多的是我真诚和正直的思想，这

---

① 安·亚·克拉耶夫斯基（1810—1889），俄国出版家、杂志工作者。他主编过多种刊物，在当时最主要的是《呼声报》（1863—1884）。他是自由主义者，在出版界颇有贡献，但也颇受非议。

② 拉丁文：结局，下场。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亚诺夫斯基都对克拉耶夫斯基主编的自由主义《呼声报》不满，不满于它对正进行着的俄土战争发表了许多亲土耳其的文章。

就是说在我国现在最缺乏的正好是这个，人们所渴望的而且很少能觅得的也正是这个。在我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中很少有公而忘私的人。

我妻子衷心向您问好（我有三个孩子：两儿一女）。在我们过去的朋友中我最常见到的是迈科夫（他患肝病，每年夏天去国外进行矿泉治疗），还有就是波列茨基，常在一些共同的友人家遇到他。我一定向他们转达您的问候。您身体好吗？——您信中很少谈及这一点。我患上了“上呼吸道卡他”[①] ——您瞧，我甚至已记住了这种疾病的正式医学名称。我几乎每年夏天都去埃姆斯。请向你们这些在沃韦的俄罗斯人转达我的谢意，感谢他们的关心与同情。[②] 现在就再见吧！我拥抱您，亲吻您。

永远忠诚地属于您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康·斯·韦谢洛夫斯基[③]

（1878年2月8日，彼得堡）

康斯坦丁·斯捷潘诺维奇阁下：

我已（在本年2月6日）收到了您寄下的关于选我为皇家

① 急性呼吸道疾病的旧称。

② 亚诺夫斯基在信中告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沃韦治病的有八个俄罗斯人，他们读了《作家日记》后都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示谢意。

③ 康·斯·韦谢洛夫斯基（1819—1901），经济学家、科学院院士，1857—1890年间任皇家科学院常务秘书。

科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部通讯院士[1] 的通知，院士证书也一并收到了。

尊敬的康斯坦丁·斯捷潘诺维奇，恳求您转达惠赐我当选的最高学术机构：我满怀深切的感激之情接受这一推选，我十分理解并珍视赐予我的意义重大的荣誉，而我的业绩从眼前看来却是微小的。

恳请您接受我对您的极端敬意和忠忱。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尼·叶·格里申科[2]

（1878 年 2 月 28 日，彼得堡）

……[3] 而现在有许多人不相信文学，就是说不相信其真诚，他们在期待某种新东西，但那些人却丝毫没有察觉。您在抱怨切尔尼戈夫省的犹太人，而我们这里文学界已有许多由犹太人资助并由犹太人出版的书籍、报纸和杂志（犹太人越来越多地介入了文学），而那些由犹太人雇佣的编辑们则在用俄罗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颇为满意，但稍嫌太晚，当时他从事文学活动已三十二年，而在文学界与他年龄相近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伊·屠格涅夫、伊·冈察洛夫、阿·奥斯特洛夫斯基、阿·托尔斯泰和阿·迈科夫都在此前已被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

② 尼·叶·格里申科是切尔尼戈夫省的一个教区学校的教师。他在信中说：在切尔尼戈夫省的农民心目中，犹太人十分可怕，“比土耳其人对保加利亚人更为可怕，但《言论》杂志却为犹太人说话”，故而格里申科写信求教于陀思妥耶夫斯基。

③ 此信首次发表在《新时代》（1891 年 3 月 18 日），发表时编辑部说明：信中“没有什么意思的地方”都删掉了。

斯人的姓名订购报纸或杂志——这也就是这些报刊中的全部俄罗斯东西。我以为，这还仅仅是开始，但是犹太人在文学中定会抢占更广大的活动范围。至于实际生活，至于现实中的各种现象我并未涉及，因为犹太人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展。而犹太人与犹太人长老会议① 则与反俄罗斯阴谋完全是一码事儿！

有许多白发苍苍的老自由主义者，他们从来不爱俄罗斯，甚至仇视它"野蛮"，但却自信他们是爱俄罗斯和人民的。这都是一些远离现实的人，他们的全部教育和欧化言行就在于"强烈地爱人类"，但仅仅是笼统地爱。如果人类体现为人，体现为具体的人，那么他们甚至不能容忍这个具体的人，会由于厌恶而不能与他站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如此对待别的民族：他们爱人类，但如果人类表现为一个民族的欲望、需要和央求时，他们就会认为这是成见，是落后，是沙文主义。这都是一些远离实际的人，他们不知痛苦，不管他们在写东西时多么慷慨激昂，实质上他们平时都泰然自若。《言论》② 编辑部里尽是一些落后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丝毫不觉察到自己已经过时，已经落伍，他们本能地仇视一切新生的有生气的事物，对新鲜的、现今的和未来的事物他们是一窍不通的。他们卫护犹太佬，首先是因为这在以前（在 18 世纪）曾是一种新潮，是自由主义的，又是所需要的。至于犹太佬如今趾高气扬、欺压俄罗斯人，这跟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在他们心目中仍然是俄罗斯人在欺压犹太佬。主要的是一种信念：由于仇恨基督教他们深深地爱上了犹太人。还要请您注意的是：他们不把犹太佬

① 并非基督教新教中加尔文宗的长老会。

② 在彼得堡出版的具有民粹派倾向的科学、文学和政治月刊，因当局认为其"倾向有害"而遭查禁。

作为一个民族看待，他们卫护犹太佬只是因为他们怀疑别人对犹太佬怀有民族厌恶和仇恨，可见，他们是在把别人当做一个民族来讨伐。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柳·阿·奥日金娜

（1878年2月28日，彼得堡）

柳博芙·阿列克谢耶芙娜女士：①

我在整理一些由于忙碌和健康欠佳而未予答复的信件时，发现了您的第二封信，它写于1月7日。我从信中得知，您没有收到我对您的第一封信的答复，不过我是写了回信的，我记得是按您提出的一个地址寄的，即寄给尼·尼·别克托夫的。（是这样吗？您收到了吗？）也许，我只是有过给您写回信的打算，但由于忙碌和大量书札来往而把此事搁置一边，过后我病了，忘记了，以致您未收到我的任何回信。这一情况是可能发生的，因为我的记忆力在人们间是最不正常的（生癫痫病的缘故）。我常常会把做一件事的意向当做已经把事情做好，大家为此经常生我的气。

虽说我也许已经写信答复过您（这似乎是确实的），但为了免受良心责备，不管怎样，我仍简要作复如下：

我怀着真诚的感情读完了您的两封信。您引起了我的兴

① 奥日金娜的父称该是亚历山德罗芙娜，此处疑有误。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拜者。

趣，并为认识您而感到愉快。请您相信，柳博芙·阿列克谢耶芙娜，我片刻也没有怀疑过您第一封信中的一些说法。我感觉到，这些想法使您不安（在第二封信中可以看出）。如果我们能有机会见面，那就更好了。至于说到信，我对写信这件事是不起劲的：我写不好信，我怕写信。您热情地写，写得很多（我有过这种情形），突然您写上了那么一笔，整封信就会被倒过来理解。怎么办呢，如果确实有您所不能赞同的思想？难道要为这种思想互通两年或者三年的信？这种事情可真妙了！从您的信中清楚地显示出您的思维方式，因而我不怕同您一起进行这类议论。同您是可以交谈的，您能理解，而且不会生气。不久前，比如说，就有过一位太太，她非常生我的气，因为我（在对她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拒绝了她向我提出的不断同她通信的建议。您以为，我是那种解救心病、开导心绪、驱散哀伤的人吗？许多人认为我是这种人，但我确实知道，我倒是更会使人失望和憎恶。我不善于宽慰人，虽说有时我也这么做过。可是，要知道，有许多人是只要人家宽慰他们的。

我不记得我是否回复过您的第一封信。不管怎样，请允许我真诚和友好地握您的手，感谢您对我的一番善意，也请允许我指望：这种感情不会迅速变成敌意。

再见，愿命运保佑您！

您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尼·卢·奥兹米多夫[1]

（1878 年 2 月，彼得堡）

最善良和最亲切的尼古拉·卢基奇：

首先，请原谅我因生病和忙碌而不可饶恕地拖延了给您回信。其次，对您所提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永恒问题[2] 我又能做什么回答和类似回答呢？在一封信的寥寥几行中能做到吗？如果我能和您交谈几个小时，情形就会不同了。但须知，即使是那样也可能不会有任何结果，因为不信教不信神的人是最难用言语和议论来说服的。您最好更仔细些读一读圣徒保罗的使徒行传。那里正好对信仰问题谈了许多，而且谈得再好不过。如果您也能读完整部圣经的译本，那就很好。这本书整体上给人以惊人的印象。比方说，您一定会得出这样的想法：人类没有另一本这样的书，也不可能有。对此您相信吗？也许，您不相信。

这里不可能有任何的暗示[3]。能对您说的只有一句话：任何机体存在于大地上都是要生存，而不是要消灭自己。

科学做了这样的判断，而且为了肯定这一公理已经十分精确地找出了许多法则。人类整体上当然仅仅是一个机体，这个

---

① 尼·卢·奥兹米多夫（1844—1908）是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农场主，他凭其全家的劳力耕种土地。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拜者，后来又成为列夫·托尔斯泰的追随者。

② 奥兹米多夫在《作家日记》（1876 年，12 月号）中读到“关于人的灵魂永生的论断之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于是就这个“至关重要的永恒问题”写信求教于陀思妥耶夫斯基。

③ 指的当是上文提到的“永恒问题”的答案。

机体无疑有其自己的生存法则。人的理智正在探求这些法则。现在请您设想一下：既不存在上帝，也没有永生的灵魂（永生的灵魂和上帝——是一回事，是同一个观念）。现在再请您说一说，如果我定将在大地上完全死去，我又何必好好地生活和行善？如果没有永生，一切事情就仅仅在于度完我的岁月，之后哪怕是天崩地裂也与我无关。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为什么（如果只要凭我的灵活和聪明就可逃脱法网）不去杀人，不去抢劫和偷盗？或者我即使不去杀人，为什么我不干脆靠牺牲他人来生活、来填饱自己的肚子？要知道我是会死去的，一切都会死去，一切都将不存在！这么一来，结果竟是唯有人的机体不合乎普遍公理，它活着只是为了毁灭自己，而不是为了保存和供养自己。如果社会的所有成员都互相为敌，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结果将是骇人听闻的妄诞。除此之外，请您再加上那个已经认识了一切的我的我。如果它认识了一切，即认识了整个大地及其公理，那么这个我的我就高于所有这一切，至少是这一切中容不了它，好像是它站到了一边，站在这一切之上评判它和认识它。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我不仅不服从于大地上的公理、大地上的法则，而且还超出它们，有着高于它们的法则。这个法则在哪里呢？不在大地上，因为大地上的一切都会结束，一切都会死亡而不留痕迹、不能复活。① 有没有关于灵魂永生的暗示呢？如果说没有，那么您，尼古拉·卢基奇，您

① 这里谈及一个人的天性和精神因素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在1876年的《作家日记》(12月号）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毫无根据的论断》一小章，论述了“人的心灵永生这一信念之必要性及不可避免性”，而在给奥兹米多夫写这封回信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酝酿《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写作计划，该长篇小说的第2部正好详细地探讨这个“至关重要的永恒问题”。

会自己为之不安、为之写信吗？您会去探寻它吗？就是说，您驾驭不了您的我，因为它不能容纳于大地的秩序，它在大地之外寻找着别的什么东西，寻找着它所归属的东西。不过，不管您写什么，都不会有任何结果。紧紧握您的手并向您告别。请您别终止您的困惑不安，您探求吧，也许您会找到。

您的仆人和诚挚的同情者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弗·瓦·米哈伊洛夫①

(1878 年 3 月 16 日，彼得堡)

尊敬的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亲爱的通信者：

您那封美好、聪明而又亲切的来信我是去年 11 月 19 日收到的，② 而现在已是 1878 年 3 月 16 日了。我只是现在才给您回信，您能宽恕这一点吗？不错，在 1 月份问世的《日记》(12 月号) 中有些话是对您说的，③ 但这并不能减轻我的歉疚之意。我并不为自己辩护，我只提出两个原因。我一直在病中，心神不安，直至最新一期《日记》出版，故而我在那时就决定：在最近一期《日记》出版前不给任何人回信。可是后来，几乎直到现在，我的身体越来越差，癫痫病发作，随之而

① 弗·瓦·米哈伊洛夫（1832—1895），作家和教育家，自 19 世纪 50 年代下半期起开始从事教育工作。

② 米哈伊洛夫的这封信下落不明。

③ 米哈伊洛夫曾写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讲红十字会的活动，后者在 1 月份问世的日记中写了这么一段话：“致通信者，他给我写了一封关于红十字会的长信（五页纸），我热切地握他的手，真诚地感谢他，请他别停止互相通信。”

来的是情绪消沉。这是第一个原因，请您相信。第二个原因是我对写信有着一种可怕的、无法克服的极大的厌恶感。我自己喜欢收到来信，但要我自己写信，那我认为这几乎是一件难堪甚至荒唐的事情，因为我确实不善于在信中陈述自己的看法。有时写上一封信，突然会有人来信给我提意见，或者是对一些似乎是我在信中写到了的思想进行反驳，而这些思想却是我从来连想也不会想的。如果我将来下地狱，那当然是由于我一天写十封信（不会更少）的罪孽而判决的。这就是第二个原因，请您相信。

您的信使我对您产生了非常亲切和友善的印象。我收到过很多友好的信，但像您这样的通信者却为数不多。在您身上可以感到一个自己人，而现在我生命在流逝，同时却又很想活着做些事情，在这种时候和自己人会面就令人欢悦和增强希望。这就是说，在罗斯还是有人的，而且为数不少，他们是罗斯的生命力，他们准会拯救罗斯，不过他们应该联合起来。正是为了要联合起来，我现在才给您回信并由衷地握您的手。

大札我已从头至尾读过三遍，还读给别人听过（请原谅），以后我还要读给别人听。我想把您的观点从这儿传开，想把您的俄罗斯（真正的）精神灌输给这里的一些人。注意：顺便说一下，我把您的信读给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迈科夫听了，他是一个诗人。他钦佩不已，甚至一度把信拿回家去。在许多问题上我同此人思想是一致的。

有关您信中的细节我不打算谈了。这里的事情可以写的倒是有许许多多，但我不善于写得简短，而且是全然不会写信。但如果您要问我什么，也就是说如果您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问题的答案，那么我一定奉复，对此我向您承诺。现在反正一样，因为您同意再给我写信，正如您已在信中提到的那样。对

此我十分看重，并对您抱着希望。顺便提一句，您信中使我非常感兴趣的是：您爱孩子，和孩子们在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而且现在也常和他们在一起。现在我对您，亲爱的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有一事相求：我酝酿了并很快就动笔写一部分量很大的长篇小说，在这部小说中，除了其他以外，有很多孩子们的活动，恰好是一些年龄很小的孩子，大致是七岁到十五岁。[①] 我要描绘许多孩子。我在研究孩子们，一生都在研究，我非常喜欢孩子，而且我自己也有孩子。但像您这样的人的观察，对我（我理解这一点）将是十分珍贵的。因此请您给我写信，谈谈您自己所知道的关于孩子们的事。谈谈那些称您为叔叔的彼得堡孩子，也谈谈伊丽莎白格勒[②] 的孩子们，还有您知道的什么也都谈谈。（事情，习惯，答话，话语和字眼，特点，家庭，信仰，恶作剧和天真无邪；天性和老师，拉丁语课，等等，等等，——总之，您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您对我会很有帮助，我将非常感谢您，我热切地等待着。我在彼得堡大概将待到 5 月 15 日以前，之后我大概去旧鲁萨（和我的孩子们在一起）。5 月 15 日以前我的地址和现在一样。[③]

寄上我的照片一张，再一次请您原谅。虽然我对您有些失礼，但我是喜欢您的。

现在要说再见了。请相信我对您的真挚感情和深切敬意。

全身心属于您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 指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

② 苏联基洛沃格勒市在 1924 年前的旧称。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儿子阿廖沙突然夭折而改变了计划，1878 年 5 月 19 日后他全家才去旧鲁萨，一直到 6 月 20 日他去莫斯科。

致尼·帕·彼得松[①]

(1878 年 3 月 24 日，彼得堡)

尼古拉·帕夫洛维奇阁下：

关于给克伦斯克图书馆寄发图书一事我已早做布置，现在想必你已全都收到。[②]

现在来谈谈 12 月份未签名的信件中的手稿。在《日记》中我未对您做任何回答，因为我指望在杂志订阅者登记册上找到您的地址（克伦斯克，信封上的邮戳）后同您本人通信，但由于我总没有时间，身体又欠佳，一天又一天地拖了下来。终于您 3 月 3 日来了信，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了。我未马上回信，因为我又病了。因此我恭请您原谅我迟迟奉复。

第一件事是向您提一个问题：您所转达其思想的那个思想家是谁？[③] 如果可以的话，请您将他的真名告诉我。他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请您至少将他作为一个人的情况告诉我，当

① 尼·帕·彼得松（1844—1919)，19 世纪 60 年代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② 显然，在 1878 年 3 月 3 日的信中彼得松又一次向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请求寄书给克伦斯克图书馆，当时彼得松在该图书馆工作。

③ 俄国乌托邦主义者—哲学家尼·费·费奥多罗夫（1828—1903)。他的中心思想是使死者（“先人”）普遍复活并用科学手段克服死亡，即“共同事业的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复活先人”的思想很感兴趣。费奥多罗夫认为：人活着应该不是为自己（利己主义)，也不只是为别人（利他主义)，而是要同大家在一起并为了大家，为复活死者（父辈）而联合成活着的人（子辈）的同盟。

然，——如果这么做可以的话。

其次，我告诉您，在实质上我完全同意这些思想，我像读自己的思想似的读完了这些想法。今天我又把这些思想（未指明是谁的思想）介绍给了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维约夫，他是我们的青年哲学家，正在讲授有关宗教的课程，听讲者有上千人。我有意等待着他，以便把您所转述的那个思想家的想法朗读给他听，因为我在他的观点中发现许多类似的东西，这使我们度过了两个美好的小时。他深深同情那位思想家，而且在下次讲课时他要讲几乎是同样的内容（他总共讲十二次，还剩下四次）。现在提一个重要的反复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在 12 月份就决定要向您提出：

在您叙述的那位思想家的思想中，最本质的东西无疑是复活祖先的责任，如果这个责任完成了，它就会中止生育，就会出现圣经和启示录中表述为最初的复活的那种状况。但是，在您信中，在您的叙述中，完全没有说明：您是如何理解祖先的复活的？您把这种复活设想成什么形式？您信仰它吗？也就是说，您是否以某种方式在思想上寓意性地理解它，例如像勒南[①] 一样，他把祖先的复活理解为在人类生命终结时明晰起来的人的意识，而且明晰到那样一种程度，就是在未来人们的头脑里完全清楚，比如说某个祖先对人类发生过多少影响，以什么手段影响，怎样影响等等，而且还明晰到那样一种程度，就是任何一个以前生活过的人的作用都会完全清楚，他所做的事情都会被（被科学、被类比的力量）揣测出来，——而且这

① 若·埃·勒南（1823—1892），法国作家、彼得堡科学院国外院士，著有《耶稣传》（1863）、《基督教起源史》（1863—1883）等。

一切还达到那样一种程度，就是我们，不言而喻，会意识到：所有先辈在给了我们影响之后，在多大程度上每个祖先又化身为我们，因而也就是化身为那些人，那些最终认识了一切并达到了和谐的人，也就是人类以之为终结的人。

或者是：您的那位思想家是像宗教所暗示的那样，直接并实在地把复活想象为现实的和人身的，而那个将我们与我们祖先的灵魂隔离开来的深渊会被填平，会被战胜了的死亡所战胜，我们的祖先不仅在我们的意识中复活，不是寓意性地复活，而是确实地、本人亲身现实地在肉体上复活。（注意：当然不是在现在的肉体中复活，因为永生将来临，婚姻和生育将停止，仅此一点就证明，大地上注定要发生的最初复活的肉体将是另一些肉体，而不是现在的肉体，即可能是如同基督复活之后五旬节升天[①] 之前的基督的肉体一样的那种肉体？）

必须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否则一切都将是不明不白的。我要预告您的是：在这里，我们即我和索洛维约夫至少是相信现实的实在的个人的复活，也相信它一定会在大地上实现。

如果您可以而又愿意的话，尊敬的尼古拉·帕夫洛维奇，请告诉我，您的思想家关于这一点是怎么想的？如果可能的话，请讲得详细一些。

关于使命问题：人民学校应该是怎样的学校？——不言而喻，我同您的意见完全一致。

我的地址照旧：就是在希腊教堂旁边，希腊大街，斯特鲁宾斯基住宅，六号寓所。

---

① 五旬节是基督教节日，它在基督复活的第五十天，而升天节则在基督复活之后的第四十天，陀思妥耶夫斯基误把这两个节日混同了。

注意：这是5月15日以前的地址（不过，之后也可按此地址给我写信，虽说我将离开，但信一定会寄到我手中）。

深深尊敬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亚·彼·乌马涅茨[①]

（1878年3月24日，彼得堡）

尊敬的亚历山德拉·彼得罗芙娜女士：

您能原谅我这么晚给您回信吗？事情很多，各种各样的操心事，而最主要的是身体不好。不管怎么说，我请求您原谅。我回信晚的原因不是懒惰，也不是马虎。收到您1月21日的信后，我很快就给您寄出了一期《日记》，但我却拖延了寄您希望有的我的照片以及我对您的问候的答复，部分原因是我自己当时尚没有照片，只是不久前才搞到的。

请允许我祝愿您健康和长寿。失去如此同情我的人，将会使我感到难受，请允许我指望您往后定将保持您对我的全部好感。您的信首次告诉我有您这样一个人存在着。可是，您瞧，我们从未见过面，却已经是朋友，在生活中相遇并履行了上帝的约言：两人相逢了，各自向对方伸出了手，互相爱戴，而当我们逝世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到彼此间并非格格不入，我们互相影响过，并且各自从对方有所获益。请您相信，人们本该全都如此地生活在地球上，但暂时尚未如此，目前只有少数人在互相交好，精神上在互相接近，而在临终时他们留下的几乎都

① 亚·彼·乌马涅茨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日记》的崇拜者。

是陌生人和未发觉他们曾存在过的人们……

再见。

深深尊敬您的、您的仆人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一个姓名不详的人①

(1878 年 3 月 27 日，彼得堡)

尊敬的女士：

我由于忙碌和身体欠佳，只是在现在、在过了一个月之后才答复您的 2 月 20 日的信，因而恳求您别生气。

要回答您提出的问题必须写一些论文，而不是几封信，而解决这些问题则需要一个人花毕生的精力。假设我给您写上十张纸，但只消产生一个什么误解（在口头交谈中这种误解是可以立时解释清楚的），您就会不理解我，不同意我，并反对我所写的十张纸的全部内容。——那怎么办？难道用通信的办法可以同相互间完全不熟悉的人就这些题目进行交谈吗？在我看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对事业来说则是有害的。

我从您的信中得出结论：您是一位善良的母亲，在许多方面关心您的成长中的孩子。但我不能理解的是，您为什么要去解决您寄给我的那些问题。您认定了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而且表现出一种病态的不安，而事情满可以解决得更加简单一些。何必提出这种课题：什么是善德？而什么则不是？这些问题只

① 此信的原件不详，这里的文本初次发表于《教育通报》（1894年，第 1 期）上。——俄编注

是向您提的，就像向任何一个内在感受丰富的人提出一样，但这同教育您的孩子有何相干？一切能接受真理的人都会凭自己的良心感觉到什么是善德，而什么则不是。只要您善良，让您的孩子明白您是善良的（让他自己明白，不做暗示），而且要让他记住您是善良的。如果能够做到这样，那么，请您相信，您就履行了对他所负的责任，而这可供他一辈子受用，因为您直接地教导他：善良是好的。而且他一生都将满怀敬意地想到您，也许，还是深受感动地想到您。如果您还做了许多不好的事，即至少是轻率的、病态的甚至是可笑的事，他也毫无疑问地会原谅您，他迟早在想起您时，您的一切不好的事也都是因为他记得的好事而引起的。还请您明白一点，您不能为他做任何更多的事了。光是这一点也就很够了。回忆父母身上的好品质，即善良、诚实、正直、同情心、不做错误可耻的事、尽可能不撒谎，——所有这一切迟早都会使他成为另一个人，请您相信这一点。至少请别认为这还不够。给大树嫁接上一棵小枝，树的果实就会发生变化。

您的孩子八岁，我请您向他介绍圣经，教他严格地按教义信仰上帝。这是 sine qua non[①]，否则就不会成为好人，至多成为一个受苦人，而在坏的情况下他将是一个冷漠的富人，还可能会更糟糕一些。您不可能想出任何比基督更美好的了，请您相信这一点。

现在请您设想一下：您的孩子长到了十五岁或者十六岁，他前来找您（比方说他是从学校里的坏朋友那儿来）并向您或他的父亲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应该爱您？为什么我应该把这作为一种责任？”请您相信，到了那种时候对您来

① 拉丁文：必须条件。

说任何知识和问题都将无济于事，而且您会根本无以回答他的问题，因此应该做到使他根本不会带着这种问题来找您。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对您的爱是直接的，非间接的，因而他头脑中根本不会出现这种问题，除非是他在学校里染上了许多古怪信念。然而什么是怪论和什么是真理是很容易区分的，对这种问题只消一笑置之，而他则还会继续做好事。

此外，过多地病态地关心孩子的话，还会伤害他们的神经，并使他们生厌。尽管彼此相爱，干脆只会使他们生厌，因而特别需要有分寸感……而在您身上，这方面的分寸感似乎并不强。比如说，您信中有这么一句话："如果为了他们（为丈夫和为儿子）而活着，那么我个人就会过一种自私的生活，但是在你周围有需要你的人们，你有权这么生活吗?"多么空洞和不必要的思想！您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有谁会妨碍您为了人们而活着呢？恰恰相反，正因为您也为别人、为周围的人而生活，正因为您把您的慈祥和心力也施与他们，您就成为孩子的光辉榜样，而您丈夫也会觉得您加倍得可爱。但如果您已经产生了这样的问题，那就意味着您以为必须依恋丈夫和孩子，忘却整个世界，就是说您没有分寸感。然而您这么做只会使孩子讨厌，即使他是爱您的。还请您注意一点，您可能觉得您的活动范围小，您想要一个巨大的差不多是世界性的活动范围。可是要知道，是否每个人都有权如此指望？请您相信，即使在小的活动范围内做一个好榜样也是非常有益的，因为它会影响成千上万的人。不撒谎和诚实地生活的坚强愿望，会使那些一直在您周围的轻浮的人们害臊并给他们以影响。瞧，这就是一种舍己忘我的行为。在这方面可做的好事情太多了。不必抛弃一切去彼得堡医学科学院请教问题，也不必从一个女子讲习班

转到另一个女子讲习班。① 我在此地每天都看见这些人，真是一些平庸无能的人，——我得对您这么说！甚至有些好人也会渐渐变坏。由于在自己身边看不见活动，他们就按书本抽象地爱起人来。他们爱人类，却鄙视单个儿的不幸者，在同后者相遇时感到腻烦，而且要回避他。②

对您提出的一些问题我全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因为我并不理解这些问题。当然，一个孩子变坏了的话，同时有过错的是：一方面是他天生的不良意向（因为人生来就有这种意向），另一方面则是教育者，他们未能或者是懒于及时控制不良意向并把它朝好的方面引导（靠榜样的力量）。其次，孩子身处其中的环境里的大多数人对他都有影响，就像对成年人一样，一些个别的人物对他也有影响，甚至会全面控制他。这里根本没有什么问题可谈，一切都视环境而异（而您，您应该战胜环境，因为您是母亲，这是您的责任，但不是用折磨的办法，不靠感情、不用溺爱去使他感到厌烦，而是凭良好的外在的榜样）。关于劳动的问题我就不谈了。您支配了孩子的善良感情，他就一定会爱劳动。③ 好啦，够了，我已经写了许多，我累了，但说出的东西却不多，因此您当然不会理解我。

请接受并相信我对您的敬意。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主张妇女受到好的教育，但他不赞成一部分妇女不加任何检验地轻信一些男子的思想。

②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万·卡拉马佐夫认为，可以抽象地爱他人，有时甚至还可以从远处爱，但在近处几乎是永远办不到的。长老佐西玛的道德观却正好与此相反，他号召要“学习”爱他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注意一个人身上的天性和道德感情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1876 年的《作家日记》中已表述过这些有关儿童教育的原则。

您的仆人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彼得大帝满可以留在莫斯科皇宫里过富裕安逸的生活，他有一百五十万的国库收入。不过，他工作了一辈子，他一直劳动，而且他感到惊奇，怎么有些人能够不劳动？①

致列·瓦·格里戈里耶夫②

(1878年3月27日，彼得堡)

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维奇阁下：

我想，您现在已经收到了两年的《日记》。在收到了您的信后立刻就将《日记》寄出了。

您热情而友好地回忆起昔日在彼得堡的生活，回忆起我们的数次会晤和当初的一些人，这使我十分激动。您知道特别使我激动的是什么吗？是我不仅完全忘记了您，而且也完全忘记了您信中提及的那位尤拉索夫③。莫非是您把我和我的三弟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混同起来了？我应该告诉您我患有癫痫病，它干脆使我丧失记忆，特别是对某些事件的记忆。您信吗，我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彼得大帝的态度是复杂的。他经常表示不赞同彼得大帝从西欧引进的一切改革，但也承认彼得大帝进行的改革具有其历史的规律性。在1876年的《作家日记》(6月号)中，他对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做过小结。

② 列·瓦·格里戈里耶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拜者，在1861—1863年间他常在艺术家尼·亚·尤拉索夫那儿同陀思妥耶夫斯基会晤。

③ 尼·亚·尤拉索夫，艺术家，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识时还只是艺术学院的学生。

常常会认不出一个月以前才相识的人。此外，我还会完全忘记自己的作品。今年冬天我读了自己十年前写的长篇小说《罪与罚》，小说的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我读来感到是崭新的生疏的东西，好像不是我写的，我把它忘记得太快了。不过，我仍以为，我不至于健忘得把我曾经拜访过（虽说是在 1860 年）并在彼处会见过别人的人忘记，比方说，忘记尤拉索夫。可我现在想不起有个什么尤拉索夫。我再重复一遍：你是否搞错了？

但是不管怎样，我从您的信中看出，您毕竟是与我相识的，而且是了解我的。

至于说到那些在当时曾发表过崭新言论的人，他们无疑已完成了他们的事业，已经落后于时代了。① 同时也不容置疑的是，新人正在出现（并且他们很快就会来到），因此无须悲伤和苦恼。我们要自尊自重，以便迎接他们并了解他们。您这位有自己的智慧和心灵的人决不会反对他们，不会把他们从身旁放过。对俄罗斯来说，现在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生活到了一个迥非寻常的阶段……

如果我自己有照片的话，我非常乐意寄给您一张，以便您看到后可作对照：您是否搞错了。但我自己也没有照片，全都送人了，不能给您寄去一张，我感到十分懊恼。

请允许我诚挚地紧握您的手。

---

① 列·瓦·格里戈里耶夫在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信中说："在读到您说的话（那些 19 世纪 60 年代的人完成了自己的事业，已经让路给新人）时，我感到忧郁。您知道为什么忧郁吗？因为我把这番话同自己联系起来了。不过，直到现在我都不能承认我已经落伍了，不，我尚未好好生活过。我也好，那些人也好，我觉得都还没有过时，他们现在还可做不少工作。"

您的忠诚仆人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费·费·拉杰茨基[①]

(1878年4月16日，彼得堡)

我们所有俄罗斯人敬爱的将军和难忘的老校友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

也许，您已不记得我这个军事工程学校的老同学了。当我考入该校三年级时，您在技术科二年级学习。[②] 在回忆起您时，出现在我脑海中的仍是一个贵族出身的骑兵下士，似乎根本就没有相隔三十五个春秋。当去年您的功绩终于使您名扬全俄罗斯时，我们这些曾是您的老同学们（其中有些人早已不在军内任职，例如我）在这里注视着您的业绩，如同注视某种与自己亲近的事情一样，它之所以与我们有关，不仅因为我们是俄罗斯人，而且还因为它是我们每个人的事情。今年冬天我曾与尊敬的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③] 相遇，谈起了战争，我们兴奋地谈及您和您取得的胜利。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听说我将给您写信时，热切地嘱我别放弃这个打算。现在出乎意料的是您这位我们全都敬重的俄罗斯人，原来也记着我们，为此我们深深地感谢您。我们在这里由于担心战争的结局而战战兢兢，

① 费·费·拉杰茨基（1820—1890），1877—1878年俄土战争中的民族英雄。

② 军事工程学校的最低年级是四年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37年考进该校的三年级学习。

③ 亚·伊·萨维里耶夫（1816—1907），他是军事工程学校的教员。

由于我们的“欧化主义”而战战兢兢。[1] 唯有把希望寄托在陛下身上，寄托在像您一样的人们身上。

愿上帝保佑您万事如意，一切顺遂。我自己则向您致以热烈的俄罗斯式的问候和深深的敬意。我们这里现在正好是光辉的节日：基督复活节。但愿劳动的、灾难深重的伟大斯拉夫民族旺盛起来，凭借着像您这样的为俄罗斯大业实干的人们之努力而振兴起来。

同时也愿我们的俄罗斯“欧化主义”走上新的光辉的东正教基督之路。无疑，俄罗斯人中的最优秀部分现在正和您站在一起，在巴尔干半岛那边。这部分最优秀的俄罗斯人光荣归来时将从东方带回新的光明，现在这里许多人正相信和期待着这一点。

尊敬的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请接受我的问候和深深的敬意，这是我作为一个老同学和深怀谢忱的俄罗斯人所表示的由衷而诚挚的感情。

您最忠诚的仆人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莫斯科大学学生们

（1878 年 4 月 18 日，彼得堡）

尊敬的给我写信的大学生先生们：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认为，帝俄政府在巴尔干半岛问题上向欧洲列强步步退让，不利于巴尔干诸民族的民族解放和反封建运动，有损于诸斯拉夫民族的利益。

请原谅我久未复信。我确实身体不好，此外，也还有一些别的情况使我迟迟未能复信。我本想在报纸上答复你们，但突然发现这么做是不可能的，由于一些不取决于我的情况，至少是不可能以应有的完整程度来答复你们。[①] 其次，我想，假如只做书面答复，那么我该答复什么？你们的问题包罗万象，确实包罗了当今俄罗斯国内事务的万象，因此我就得写整整一本书。难道要提出一个全部的 profession de foi？[②]

我终于决定写这封简短的信，不怕成为你们完全不理解的人，而这对我来说会是很不愉快的。

你们在来信中说："对我们来说最需要的是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自己（大学生们）在多大程度上有过错？而社会和我们本身又可从所发生事件中得出哪些关于我们的结论？"[③]

继而你们十分细致和准确地看出了当代俄国报刊对青年的态度中的本质特点：

"在我们的报刊中占主导地位的显然是一种宽容原谅的（也就是对你们）警告口吻。"这说得非常准确，正是警告的口吻，是适用于任何情况的、按一定的模式预备好的口吻，是最公式化的陈词滥调。

你们接着写道："显然，从这些人那里我们无所期待，他们自己对我们也不期待任何东西，他们对'野蛮的人民'说出

---

① 大学生们写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请他公开表述有关人民和知识分子的相互关系的观点，他未能这么做，显然是由于书报检查的缘故。

② 法文：信仰的声明。

③ 1878年4月3日一百五十名左右大学生集合在莫斯科库尔斯克车站，迎接遭流放的基辅大学的学生。当流放者和伴送他们的莫斯科大学生们走近"猎物市场"时，一些卖肉的和做买卖的人大声叫喊："揍他们！"他们扑向游行示威者并动手殴打。

了不容更改的意见后就躲开我们。”

说得完全准确，正是躲开，而且他们（至少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与你们毫不相干。但是在报刊界和社会上却有一些人，而且为数不少，一种思想使他们悲痛万分：青年遗弃了人民（这是主要的和首要的），随后，也就是现在，他们又遗弃了社会。事情确实是这样。青年追随着他人的学说，梦幻般地和抽象地生活着，他们不想知道俄罗斯的任何事情，而自己却又竭力要教训它。结果是他们现在无疑落入了某个完全是外部的领导政党手中，这个政党与青年毫不相干，它为了自身的外部的特殊目的把青年作为一种材料和一群盲目追随者来利用。先生们，你们别想否定这一点，正是这么一回事。

先生们，你们在问：“你们自己，大学生们，在多大程度上有过错？”我的回答是：你们没有丝毫过错。你们仅仅是这个“社会”[1] 的孩子，现在你们正在抛开这个社会，这个社会是“彻头彻尾的虚伪”。但是我们的大学生在脱离和抛开这个社会时却没有走向人民，而是走向国外的一个什么地方，走向“欧化主义”，走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一般的人[2] 的抽象王国，因此也就脱离了人民。作为那个社会的真正儿子，他们蔑视人民，不去了解人民，而且他们也脱离了那个社会。然而，只有人民才能拯救我们（这可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在脱离人民的问题上也不能严厉地怪罪青年。在步入人生之前他们又怎能

---

① 俄语中的“社会”一词除一般含义外，有时指上流社会。在此信中，加上引号的“社会”，当指上流社会，而不是整个社会。所以，此信下文把社会与人民分开来谈。

② 在这里当是指没有民族特性的人。

想到人民？[1]

然而最糟的是，人民已经看到并发觉俄国知识青年脱离了他们，更糟的是，人民已经把他们所注意的青年人称做大学生。人民早已开始注意青年人了，还在（19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了。之后那种到民间去的做法只能使人民产生厌恶感。[2] 人民说：这是一些“少爷”（我知道这种称呼，我向你们保证，他们就是这么称呼的）。[3] 然而须知在实质上人民在这个问题上也有错，因为在我们国内，在我们俄罗斯生活中从未有过这样的时代，青年（似乎是预感到整个俄罗斯处在某个终极点上，在深渊之上摇摆）中的绝大多数从未比现在更加真诚，心灵更加纯洁，更加渴求真理和正义，更加乐于为真理和为真理之言而牺牲一切，甚至牺牲生命。这才是俄罗斯真正伟大希望之所在！我早已感觉到了这一点，早已开始写到了这一点。[4] 但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呢？青年渴求真理之道，但他们在天晓得是什么地方寻找，在一些令人惊讶的地方寻找（在这一点上青年又与产生他们并已腐朽的欧化俄罗斯社会相一致），而不是在人民之中和大地之上寻找。其结果则是现在青年和社会都不了解人民。青年人不去体验人民的生活，丝毫不了解人民，相反，他们极度蔑视人民的基础，比方说，蔑视人民的信仰。青年人到民间去，不是向人民学习，而是教训人民，居高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发挥他在1876年《作家日记》（12月号，第1章）中“说几句关于青年人的话”时表述过的思想。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指的是19世纪70年代革命民粹派去农村，到民间去进行革命宣传。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么写是有根据的：他在服苦役的年代有切身体验，在《死屋手记》中他就讲到了普通百姓对老爷的仇恨，苦役犯们称政治犯和贵族老爷们为“铁喙”。

④ 陀思妥耶夫斯基指的是他在长篇小说《少年》中写到了这一点。

临下，蔑视人民，——这纯粹是贵族老爷的奇思怪想！“少爷”，——人民这么说。人民说得对。真是怪事：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在整个世界上，民主主义者总是为人民的；只有在我们这里，俄国知识分子的民主主义是和贵族联合起来反对人民的。他们到民间去“为人民做好事”，却蔑视人民的一切习俗以及他们的基础。① 蔑视决不会导致爱！

去年冬天，在我们的喀山事件中，② 一群青年人侮辱了人民的教堂，他们在教堂里抽烟和闹事。“你们都听着，”我要对这些参加喀山事件的年轻人说（我已经对一些人当面说过），“你们不信上帝，这是你们的事，但是你们为什么侮辱人民、侮辱他们的教堂呢？”人民又一次称他们为“少爷”，比这更糟的是他们还被冠以“大学生”的称号，虽说其中有许多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已证实，当时是一种政治性的示威，是从外部来的）。是这样，在扎苏利奇事件③ 以后我们的人民又称那些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1876 年 12 月号《作家日记》中谈到了俄国的“欧化知识分子”怎样由“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变成了“保守主义者”：“从前他们自认为是民主主义者，现在呢，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很难想象有比他们更爱挑剔的贵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描述了自由主义者与人民分开的过程：“蔑视人民。（这还是民主派呢！）他们到民间去，人民揍他们，于是他们就成了人民的敌人，并蔑视人民，说人民干什么都不行……就这样，他们自己也并未察觉，他们怎样越来越远离人民，成为贵族并组成一帮。”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人民”，是《少年》中马卡尔那种信仰东正教的、温顺的人民。当时的民主派特别是像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样批评人民落后、没有反抗精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不赞同的。

② 1876 年 12 月 6 日在彼得堡喀山大教堂广场举行的游行示威。

③ 薇·伊·扎苏利奇（1851—1919），俄国女革命家，1868 年加入民粹派。这里所说的扎苏利奇事件，指的是这位女革命家在 1878 年 1 月 24 日行刺彼得堡市长费·费·特列波夫，因后者虐待政治犯，但只是刺伤了他。

在大街上开枪的人为大学生。这是很糟糕的，虽说在开枪的人中间无疑也有大学生。糟糕的是，人民已经发觉了他们，仇恨和混乱已经开始了。而你们自己呢，先生们，你们也和所有的知识分子报刊一起称莫斯科的人民为“卖肉的”。这算什么呢？为什么卖肉的人不是人民？他们是人民，真正的人民，米宁①也是一个卖肉的。引起愤慨的只是人民表现自己意愿的那种方法，但是，先生们，你们该知道，如果人民受到了侮辱，他们总是要用这种方法来表现自己的。他们是粗野的，他们是庄稼汉。其实，误会，由来已久的在人民和社会——即社会的最激烈最急于解决问题的那部分人，即青年——之间累积下来的（这一点人们并未看到）误会该可解决。但事情的结局实在不漂亮，也远远不像该有的结局那般正确，因为任何时候用拳头是证明不了什么的。但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全世界的人民都是这么干的。英国的人民在大会上使用拳头反对其对手是十分常见的事情，而在法国革命中在断头台发挥作用之际人民高兴得狂吼并在断头台前跳舞。这一切当然是令人厌恶的，但事实是，人民（是人民，而不只是卖肉的，没有必要用个什么字眼来安慰自己）已经起来反对青年了，并且已经注意到了大学生。另一方面，糟糕的（也是值得注意的）事情是：报刊、社会和青年联合起来了，他们不去了解人民，他们说这不是人民，而是庶民。②

---

① 库·米宁（？—1616），俄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组织者，在保卫莫斯科的战斗（1611—1612）中表现英勇非凡。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俄国人分成人民和社会（这“社会”指的是上流社会），他认为，人民这个范畴内除了农民外还包括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小市民。他还说，人民“是独立的”，他们不愿接受“俄罗斯社会上层的虚伪”，“人民是坚强和有力的”。他还认为，在社会和人民间产生“误会”，有过错的不是人民。

先生们，如果在我的话中有什么和你们不一致的东西，如果你们不生气，那就非常之好。令人苦恼的事物本来就有许多。在已经腐朽的社会中虚伪是彻头彻尾的，它已不能遏制自己。只有人民是坚定和强壮的，但是近两年来已向人民挑起了可怕的纷争。在把人民从农奴状态中解放出来时，我们的感伤主义者们满怀慈悲地认为：人民会立刻纳入他们的欧洲式的虚伪，纳入他们所谓的启蒙。但人民却竟是独立自主的，而主要的是，人民开始自觉地理解俄国生活中上层阶层的虚伪。最近两年发生的一些事件[①] 大大开了他们的眼界，并重新使他们坚定起来。但是，他们能分清敌友。出现了一些令人伤心和难受的事实：真诚和正派的青年为了追求真理而走向人民，他们要减轻人民的痛苦。结果又是怎样的呢？人民把他们赶走[②]，不承认他们的真诚努力。只因为这些青年不按人民原有的本质看待人民，他们仇恨和蔑视人民的基础，带给人民一些在人民心目中是古怪和无用的药物。

在我们彼得堡这个地方鬼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在青年人中间鼓吹手枪，鼓吹一种信念：政府害怕手枪。[③] 而对人民呢，他们像从前一样蔑视人民，认为人民什么也不是，但他们没有发现：人民至少并不怕他们，而且任何时候也不会张皇失措。如果再发生进一步的冲突，那将会怎么样？我们可真是生活在一个痛苦的时代啊，先生们！

---

① 指的是席卷俄国社会和人民的志愿运动，帮助巴尔干半岛上奋起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斯拉夫人，也指后来俄土战争（1877—1878）中的一些事件。

② 当时俄国人民对“到民间去”的知识青年就是这样。

③ 宪兵头子尼·弗·梅津采夫（1827—1878）遭枪杀一事引起了统治者的恐慌。

先生们，我给你们写了我所能写的东西。至少我是直接地回答你们的问题，虽说并不全面：我认为，大学生们并没有罪过，相反，我国的青年从未像现在这样真挚和正派（这并非微不足道的事实，而是令人惊讶的伟大的历史性事实）。但是，糟糕的是青年背负着我国历史上整整两个世纪的谬误，因此他们没有力量把事情完全弄清楚，尤其是他们自己也成了事件的有偏心的（受辱的）参与者，不过，也不能因此而怪罪他们。虽然他们没有力量，那些即使在现时能够找到一条正确道路的人也是无上幸福的！[①] 举例说，比起依照社会主义学说的未来社会同现今社会的决裂来，同环境的决裂该是更为激烈的。其所以更为激烈，因为若是要走向人民并置身于其中，首先就不该蔑视人民，而这一点却是我们社会的上层在他们同人民的关系方面几乎办不到的。其次，再举例说，应该相信上帝，而这对我们的欧化派来说也是绝对办不到的（虽说欧洲人也信仰上帝）。

先生们，我向你们俯首行礼，如果你们允许的话，我也握你们的手。如果你们想使我十分满意的话，那么，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别把我认作什么导师和居高临下的说教者。你们要我凭天良说真心话，我就讲了真话，讲了我是怎么想的、我所能够想到的。可不是吗，任何人都不能做出超越本人力量和才能的事情。

你们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已开始写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寻求这条“正确道路”的人是阿廖沙。

致埃·阿布[1]

（1878 年 4 月 2 日，彼得堡）

会长先生：

承蒙赐予巨大荣誉，邀请我参加我们巴黎笔友们倡议召开的国际文学代表会议。

您提出的宗旨与文学的利益关系密切，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响应您的号召。[2]

除此之外，特别吸引我参加此次文学盛会的是它将在维克多·雨果的主持下开幕，这位诗人的天才自我幼年起就给予我极大影响。[3]

然而，我必须预见到，我的健康状况会给我造成困难。我必须在矿泉疗养地进行治疗，而目前我对医生们指定治疗的地点和时间尚一无所知。

我一定竭尽全力，使治疗的必要性与我想参加会议的迫切愿望一致起来。但是，由于我没有充分的行动自由，我迫不得已将这种情况告知您，供您考虑这一不确定性，请决定是否应当给我寄代表证。

会长先生，敬请接受我向您表达的崇高敬意。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 埃德蒙·阿布（1828—1885），法国作家、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自 1872 年起任《十九世纪》报的编辑。

②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在国际范围内保护文学版权。

③ 雨果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印象最深的作品是中篇《一个死囚的末日》和长篇《巴黎圣母院》。

致安·帕·菲洛索福娃[1]

(1878 年 5 月 8 日，彼得堡)

尊敬的安娜·帕夫洛芙娜：

谢谢您寄来了一些书，但我把弗列罗夫斯基的书[2] 寄还给您，因为我至多过一个礼拜就得离开彼得堡[3]，而现在呢，我从早到晚甚至在夜间都忙于在启程前应该完成的一切。整个星期内，白天的时间我外出各处奔走，因此我在这里、在彼得堡什么书都不能读，也不会去读，这样就应该把弗列罗夫斯基的著作奉还，因为这是您所珍爱的。泰纳的著作[4] 我将随身带走，使用到 9 月份（如果您也需要这本书，请告知，我一定在临行前归还）。不过，我一定会亲自向您辞行。总之，为这些书向您致谢。

至于说那个工学院的学生，那么其中有一种欺诈行为。日

---

① 安·帕·菲洛索福娃（1837—1912），杰出的妇女教育活动家。她属于俄国上层社会，但对沙皇制度持否定态度。1879 年亚历山大二世将她流放国外，理由是她“不可靠”，与革命团体有联系。

② 是当时才问世的两本书中之一种：《俄国工人阶级状况》（1869）或《社会科学入门》（1871），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为写《群魔》而准备的材料中提及过第一本书。威·威·贝尔维-弗列罗夫斯基（1829—1918）是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想去旧鲁萨度夏，后因其子阿廖沙夭折而未成行。——俄编注

④ 多半是指泰纳于 1876 年出版的《旧制度》一书，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第 1 部的草稿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到了泰纳。——俄编注。按：泰纳（1828—1893），法国文艺理论家、哲学家，文化史学派的创始人。

内这位先生来过我这里（一生中第一次），他姓哈耶茨基[1]（他是这么自报姓名的）。他对我说的也正是对您说过的那番话（谈到了一些商人），他也要我相信：他已经饿了一昼夜，同样，他也把他的衣服指给我看。他求我给他钱买面包吃。我给了他三个卢布，现在我几乎后悔了，因为我已经清楚：这是一个招摇撞骗的人。因为我从未打发他去您家，关于您，我从未向他讲过一句话，甚至连名字也未曾提到过，（我连打发他上您家的念头都未曾有过！）而他竟向您如此胡说八道。显然，他是在某处从某人那儿得知我认识您，就利用我的名字自荐，目的是也向您骗钱。（以前也有过一些人利用我的名字到另一些人的家里，似乎是我派遣去的，这大大损害了我的声誉，比如说，在一些编辑部里。）总而言之，这明显是一个骗子。请求您别接待他。我再一次向您肯定地说，并向您保证：我没有派他去您家，在交谈中根本就没有提及您，既未直接提及，也未做过暗示。

说他是一个工学院的学生，——这是可能的，但说他是一个骗子，——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过，他会不会是一个密探呢？

再见吧！感谢您，握您的手。

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总之，如果您十分需要泰纳的书，请函示，我把书给您送去。

---

① 哈耶茨基是一个身份不明的人。——俄编注

致尼·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78 年 5 月 16 日，彼得堡)

亲爱的弟弟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

我们的阿廖沙因羊痫病突发而去世了，以前他未曾患过这种病。他昨天还在玩耍、奔跑、唱歌，而今天却躺在灵床上了。癫痫在早上九点半发作，而到了下午两点半廖舍奇卡就死去了。18 日（星期四）在大奥赫坚陵园安葬。再见，科利亚，你可怜可怜廖沙吧，以前你常常抚爱他，你扮演过一个醉汉：傻瓜万卡，还记得吗？很悲伤，从未有过的悲伤。

我们都在哭泣。

你的兄长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你知道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①]住在哪儿？应该把这件事告知他。

又及

① 指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侄子，他大哥的儿子。

致列·瓦·格里戈里耶夫

（1878年7月21日，旧鲁萨）

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维奇阁下：

谢谢您5月9日写来了热情而亲切的信。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及时回复：孩子死了，[①] 到旧鲁萨过夏天，然后到莫斯科去了一趟，从莫斯科又同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我们年轻的哲学家，您也许听说过他）一起到了奥普塔小修道院[②]，回到旧鲁萨后我又病了一个星期，等等，等等。我很为您（作为一般的人）而感到高兴，因为您这位（19世纪）60年代的人不仅不认为自己的一生已经了结和臻于完善，而且真正感到自己有力量，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和权利从属于当今的一切，实际的和迫切的、继续生气勃勃的一切。可不是吗，举例来说，我也完全是这样，虽然就情绪而言我根本不是（19世纪）60年代甚至也不是（19世纪）40年代的人。我更喜欢当今年代，因为现在已经有了一种实实在在地实现着的东西，它取代了以前属于猜测和理想的东西。俄国人确实比其他人更易陷入错误。解放农民的时代已经过去，情况怎么样呢？乡行政管理机关和风尚不成体统，酗酒无度，赤贫者和富农阶层开始形成，也就是说开始形成欧洲式的无产者和资产阶级，等等，等等。似乎就是这样吧？然而要是您只注意到了这些，而且为此而过

---

① 指他的幼子阿列克谢夭折。

② 系奥普塔（马卡里）于14世纪修建的小修道院。果戈理、列夫·托尔斯泰等作家都曾到过该修道院附近的隐修士修道处（建于1821年）。

分惊讶，那您很快就会陷入错误，因为您忽视了主要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两年战争，您任何时候也想不到，这些年来人民身上除了所有的一切不容置疑的坏东西以外，他又养成了一种政治意识，一种对俄罗斯的意义和使命的确切理解（如果尚不是十分确切，那也是正在越来越确切），总之，养成和发展了一种至高无上的思想。而须知只要有至高无上的思想，或者开始具有至高无上的思想，那么其他的一切都会随之而来，都会历经艰辛而转向好的方面。但是我们（19 世纪）60 年代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在竭力要埋葬人民意识中的这一事实，——这样他们就与迫害人民的人联合起来了，与蔑视人民的人、与那些迄今仍趋向于把人民只看做纳税个体的人联合起来了。

我们的青年知识分子也完完全全是这样。要是您相信那许多不成体统的事实，您就会像莫斯科的凯切尔[①] 一样说：青年正在腐烂着。[②] 但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青年正怀着俄罗斯的心灵与头脑的勇气，在探求真理，他们不过是失去了指导者。而这是我们的一个迫切问题，关于这一点还会有时间再谈。而我并不为一些事实而感到惶惑不安，我有我自己观察所得的材料。

也许，您住在阿纳帕[③] 感到苦闷，但是我认为，对于事

---

① 尼·赫·凯切尔（1809—1886），医生，诗人，翻译家，在 19 世纪 30 年代是斯坦克维奇小组成员，在（19 世纪）40 年代是别林斯基、赫尔岑、格拉诺夫斯基等人的朋友。

② 在一次欢迎格拉诺夫斯基的午宴上，有人建议："为我们时代的青年干一杯！"凯切尔庄重声明，他不会"为正在腐烂着的东西"干杯。

③ 位于当时叶卡捷琳诺达尔（1920 年改称克拉斯诺达尔）的西部黑海之滨，属俄国的边疆地带，它是儿童气候疗养地，也是泥疗疗养地。当时格里戈里耶夫住在那里，所以说他"身处偏僻的地方"。

业来说，最好的还是让正派的和有生命力的人不集结在我们的一些中心城市，例如不像法国那样一切都集中在巴黎。让他们分散在俄国各地吧，汲取多种多样的俄罗斯精神，同时自己也履行宣传义务。须知俄罗斯正是以此为生的。

在这里，在鲁萨，我将住到10月份。我在休息，在写一部长篇小说①，之后还不知道冬天干什么。10月间再作决定。

我的书尚可买到的有以下几种：

《群魔》——三卢布五十戈比，《白痴》——三卢布五十戈比，《罪与罚》——三卢布五十戈比，《少年》——三卢布五十戈比，《死屋手记》——二卢布。总共是十六卢布，但我向我的订购者减价百分之十，就是说一共是十四卢布四十戈比。此外，寄书邮资由我支付。②

怀着真诚尊敬的感情紧握您的手。

您忠实的仆人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维·费·普齐科维奇

（1878年8月29日，旧鲁萨）

尊敬的维克托·费奥菲洛维奇：

您的信我在两周前就收到了，非常感谢您给我写这封信。但我直到现在未能答复，虽说我每天都在想回信。现在我也只

---

① 当指《卡拉马佐夫兄弟》。

② 格里戈里耶夫在信中问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能否直接从您那儿买到您的全部作品？"

能写上三言两语，为了向您表白我爱您，没有忘记有时想念您。您问我为什么不写信？为什么听不到我的消息？但是，首先，除您之外，我没有什么人可写信，而且关于您（在收到您的信之前）我又不知晓您在何处。——再说我也几乎没有什么可谈的。我在写长篇小说，[1] 但事情进展缓慢，还只是刚刚开头，因此我对自己很不满意。前些日子这里天气相当糟糕，我的癫痫病发过两次，——这就是有关我的全部消息。此外，最早得在一个月后才能去彼得堡，也就是在 10 月间。首先，在这里工作更好些；其次，这里空气极佳；第三，天气要转好了，看来，秋天将是爽朗的。不过，我恳求您在收到此信后从彼得堡给我写几句，哪怕是只写一次，因为我在此处幽居独处，只有以报纸来排遣孤独感，但这些报纸已经非常令我厌恶。谢谢您告诉了我有关阿克萨科夫的情况，我一定给他写信。您信中说，杀害梅津采夫的凶手一直未捉到，并说这是虚无主义分子干的。怎么会不是呢？肯定是的。但是我国办事是否会摆脱停滞和种种墨守成规的方法呢？您就跟我讲讲这些吧！您写了一则笑话，您说您给梅津采夫寄去奥德萨的社会主义者们写的一封匿名信，写信人以死亡威胁您，因为您写文章反对社会主义。[2] 真是妙极了！您根本没有得到答复，您的信好似石沉大海，——妙啊，妙！顺便说一句，他们是否终于会搞清楚：在虚无主义分子中有多少犹太佬（按我的观察）在活动？啊，可能还有波兰人。在喀山广场事件中有多少各种各样的犹太佬啊！此外，在奥德萨事件中也有犹太佬。奥德萨这个

① 1878 年春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写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
② 普齐科维奇收到了奥德萨的社会主义者写给他的信，要他停止在《公民报》上反对“虚无主义”，否则他们马上就要处决他。

犹太佬的城市在我国成了战斗社会主义的中心。在欧洲也有这种现象：犹太佬狂热地参与社会主义，更不必说那些拉萨尔们、卡尔·马克思们了。这很自然：国家内发生的任何激进的动荡和变革，得利的只是犹太佬，因为他们自己就是 status in statu，他们有自己的公社，这公社任何时候也不会动荡，而只会从任何削弱一切非犹太东西中获取利益。我们报刊上发表的关于梅津采夫被害的文章都是极端愚蠢的。这都是自由主义者的父辈[①] 写的文章，他们不赞成比他们走得更远的孩子们－虚无主义者们的迷恋。虽然他们也说人民尚未传染上社会主义，但他们中没有一人意识到这一事实的作用，他们不尊敬人民，恰恰相反，同从前一样否定人民，高据于人民之上，把他们的欧化主义引为骄傲。如果我出版《日记》的话，我倒会写一写。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梅谢尔斯基会在彼得堡。如果见到他的话，请向他转达我的衷心问候。他是否在写东西？如果在写长篇小说，让他慎重些，仔细些，别急于求成，像他这样有才能的人不能随便糟蹋。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波别多诺斯采夫是否在彼得堡？假如看到他，请转达我的亲切问候。那个在《新时代》发表长篇小说《外商商场的贵族》的尼·莫尔斯科伊是谁？是否是布列宁？作品好极了，虽说有些夸张。

再见，亲爱的，紧握您的手。

您的真诚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① 指 19 世纪 40 年代的自由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 19 世纪 40 年代的自由主义者是此后的虚无主义者以至革命民粹派的先驱（父辈）。

我妻子谢谢您的问候，并嘱我代为致意。

致尼·阿·柳比莫夫

(1879 年 1 月 30 日，彼得堡)

尊敬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阁下：

明天，即 1 月 31 日，我把我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续稿第 3 卷（整卷）给您寄去。长篇小说第 1 部的全文就以这第 3 卷结束。这样，小说的第 1 部就由三卷组成。

总共将有三部，每一部将相应地分成数卷，而每一卷则分成数章。①

这第 3 卷中总共有八十八页我使用的那种半张头稿纸，这等于《俄国导报》的整整五个半印张。

这样，长篇小说的整个第 1 部将有《俄国导报》的十三到十四个印张。

此外，尊敬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我急于提前通知您：我不能（力所不及）寄任何东西给第 3 期刊载，所以小说的第 2 部将自第 4 期开始刊登，而且我希望这第 2 部也能够不间断地登载，从头到尾。②

我将十分急切地等待编辑部寄来第 2 部的校样③，而我自

①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实际写作过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它分成了四部，而不是三部。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请求得到了满足：在《俄国导报》的第 3 期上没有刊登《卡拉马佐夫兄弟》。

③ 这里以及下文中所指的是《卡拉马佐夫兄弟》第 1 部的第 2、3 卷。

已则将挂号邮上全部校样。

（注意：长篇小说的第3部今后我也将挂号寄出，就像这封信一样。）

地址我写得对吗？我在地址上详细地加上了“寄斯特拉斯脱诺伊林荫道”的字样，这么做好吗？

我一直非常不安：分数次寄出的第1部的校样是否全都已经寄到？我只是在收到了您的电报后才把最后一部分校样挂号寄出。前面三次我都未挂号，这使我非常不安。我在那里所做的改动并不太多，但都是十分重要的。

就这样吧，我急切地等待着这次寄出的第3卷的校样。顺便说一句：恳求您把这第3卷（五个半印张）全文登载在《俄国导报》的第2期上，不间断，比方说，不把它拆开放在我不能为之提供作品的第3期上去发表。否则，艺术上的和谐与均衡将遭到破坏。

我呢，我决不认为现在寄出的第3卷是蹩脚的，恰恰相反，我认为它是成功的。（请您宽大为怀，原谅我稍稍夸奖自己一下。请您想一想使徒保罗的话：“人家不夸奖我，我就自我夸奖起来。”①）

请转达我对您夫人的深厚敬意。

请接受我对您抱有的敬意和最良好的感情。

您的仆人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 见《新约全书·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11节）：“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迫的，我应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是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这不公之处，求你们饶恕我吧。”

致康·康·罗曼诺夫[1]

(1879年3月15日，彼得堡)

亲王殿下：

由于我根本不能满足您的意愿和接受我引以为荣的您的邀请，[2]我深感不幸。好像是故意为难似的，在明天，3月16日（星期五）晚上八点钟已为文学基金会安排了一次朗读。

早在报上见到广告之前门票已被听众争购一空。因此，如果我不出席，不进行由基金会筹备者们已在节目单上公布了的朗读，那么他们就将因我拒绝参加而迫不得已地把钱退还给听众。

亲王殿下，我向您再说一遍：我深感不幸。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幸福地想到在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殿下家中向我表达的您的邀请，[3] 可是令人恼恨的偶然事竟为我安排下这样的不幸！请您原谅，请别责备我。请宽宏大量地接受我表达的炽热感情，而我将是永远无限忠于您亲王殿下的驯顺的永不变心的仆人。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② 康·康·罗曼诺夫（1858—1915），诗人、戏剧家，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孙子。陀思妥耶夫斯基未能应邀前往，但他在3月22日参加了康·康·罗曼诺夫家举行的晚会。

③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殿下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儿子。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指的是1879年3月5日在亲王殿下家中举行的一次午宴，当时在场的除了他本人外还有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和康·康·罗曼诺夫。

致维·费·普齐科维奇

（1879 年 5 月 3 日，旧鲁萨）

尊敬和亲切的维克托·费奥菲洛维奇：

至今未给您往柏林回信，因为我在做去旧鲁萨的准备，由于同样的原因我还误了给《俄国导报》寄长篇小说的时间，耽搁的时间太久了，要到本月 15 日之后才能干完，届时我还会给您写信，而现在只简单地写上几行，免得您以为我把您忘了。恰恰相反，我差不多每天都想到您。我正在考虑您所采取的步骤，并感到万分惊奇。正由于您未写任何确切情况，我就得出结论，认为您现在的境遇中也有着极端的不确定性。比方说，您至今没有解释清楚，您是靠什么经费到国外去的？您口袋中曾有多少钱？可以指望得到的又有多少？如果卡特科夫向您允诺了什么，那么究竟是什么？还有一点：他是确实允诺了呢，抑或一切都不过是推测？不了解这一切，就不能判断您现在的处境。我倒是想给卡特科夫写信提醒一下关于您的事情，但由于我什么都不了解，我又怎么办呢？您是否是他的通讯员？您信中说，您已从柏林给《莫斯科新闻》寄去了一些东西，但未被刊用。这里最重要的是，您是《莫斯科新闻》约定的正式通讯员抑或是像任何一个想写点什么的人那样寄去了一篇通讯？这段时间里卡特科夫的病情一直很严重，膝盖上长了一个痈，已开刀切除了。这痈是他在彼得堡来我家时在楼梯上摔了一跤后长出来的。很自然，在这期间人们可能根本未把您从柏林寄的通讯转交给他，而《莫斯科新闻》的主管人可能因卡特科夫不在而只把您当做普通人，而且也许根本就没有读过

您的通讯。卡特科夫在《莫斯科新闻》上载文说，由于他生病，他的报纸暂停发表社论。很自然，您那篇通讯根本没有送到他那里，关于您的消息也就消失了，您的几封信大概也是别人拆阅的，因为他有病在身，大概什么东西也不读。不久前我在给柳比莫夫的信中简略地谈到了您，问他能否向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提醒一句，但我不过是稍稍带了一笔，很谨慎，因为信不是写给卡特科夫本人的。现在来谈谈您的打算。想在柏林创办一份类似小报一样的《（俄国）公民》[①]，这想法确实不错，但如果口袋里还不满六百个塔勒，那是办不起来的。其次，又如何发行到俄罗斯？这里要进行书报检查，而且公众在开始时也会非常警惕。再说您又不能绕过以前的订户们，也该给他们发送。总之，您寄给我点东西来，我也给您写点什么寄去。如果您当真办起一个什么来，也许，作为开端我会给您寄去一篇小文章。但在15日以前我绝对没有时间，无暇高谈阔论。您的处境使我极度不安。您给尤利娅·杰尼索芙娜写一封信也行嘛（但别向她提任何要求）。给卡特科夫也写封信吧（字迹要写得清楚，他没有时间去长久地辨认您的笔迹）。我妻子向您致意。我同她多次谈起过您。我的地址是：旧鲁萨，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么写就行了。给您寄去十五卢布，不知能否寄到？再见，拥抱您，紧握您的手。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须知我可能会在7月份去埃姆斯，这样届时我们想必会在

① 普齐科维奇后来真的在柏林出版了刊物《俄国公民》（1879—1881）。

柏林见面。

又及

关于现在发生的一些事暂时我什么也不写。①

关于我承诺写文章一事我想跟您说：我需要确切知道第1期问世的时间，这样我就可以给您寄去一篇有关某件时事的文章。但如果我给您寄去文章，我恳求您切切别在最初几期上向《呼声报》或其他刊物就《卡拉马佐夫兄弟》等等做出答复。②我觉得，如果在同一期刊物上既有我的文章又有为我而进行的争吵，这是不体面的。必须等一等。对《呼声报》我自己将做出答复，但这将是在秋天做的事，那时我将能确切知道文章是谁写的，为了确定答复的性质我十分需要知道这一点。如果从第一期开始您就有经费开辟一个栏目“俄国人在国外”，那倒是件好事。关于他们生活的报道，关于他们对俄罗斯的冷漠态度，关于他们的懒惰、虚无主义、旁观主义等等的报道，而主要的是关于他们个人生活的报道，——这一切在此地会引起人们很大兴趣，也会使侨居国外的俄国人十分激动和感兴趣，人们将踊跃订阅。但为此需要有通讯记者，需要有工作人员，或者需要自己去德国各地跑跑，到疗养地走走，等等，因此这件事并不容易。您若打算写一写俄国的虚无主义者们，那么，为了上帝，与其骂他们，还不如骂他们的父辈。请您贯彻这一思想，因为不仅虚无主义的根子在父辈，而且父辈比子女们更为

① 显然是指当时民意党人干的一系列暗杀恐怖事件，特别是1879年4月2日A. K. 索洛维约夫谋刺沙皇的行动。

② 《卡拉马佐夫兄弟》开始登载后，在《呼声报》等刊物上出现了否定性的评论。

虚无主义。我们的地下恶棍们有一点儿卑鄙的热情，而父辈们除这种感情外，还有恬不知耻和麻木不仁，而这更为卑鄙。再见，亲爱的，紧握您的手，我妻子向您致意。我尚不知道我是否到埃姆斯去，如果去的话，那将是在7月下半月。我把您的新地址告诉了柳比莫夫。本想在回信中写许多，但篇幅有限，也没有时间。请原谅，我一定还会写信的。请相信，我是爱您的。

又及

致尼·阿·柳比莫夫

(1879年5月10日，旧鲁萨)

尊敬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阁下：

今天向《俄国导报》编辑部寄出了两个半印张（minimum）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供即将出版的《俄国导报》第5期用，是寄给您名下的。

这是小说的第5卷，标题为Pro和contra①，但不是全部，只是它的一半。这第5卷的下一半也将（及时）寄出，供《俄国导报》第6期刊登，它将有三个印张。我不得不将自己这部长篇小说的第5卷分成两次在《俄国导报》上发表，这是因为：第一，即使我尽最大努力，也只能在5月底才完成（为了去旧鲁萨，要做准备，要搬家，我已拖了不少时间），这样我就会看不到清样，而对我来说读清样却是最重要的；第二，我

① 拉丁文：赞成、反对。

认为这第5卷是小说的高潮，因此应该特别仔细地完成它。您可以从寄上的文稿中看出，它的思想是刻画我们时代在俄国和脱离现实的青年人中的极端渎神现象及毁灭观念的种子，而与渎神现象和无政府主义相并列的则是对它们的反驳。我现在正准备把这种反驳安排在处于弥留之际的长老佐西玛的辞世言词之中，他是小说的人物之一。由于我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之难度显而易见，因此您，敬爱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您当然能理解我，也会原谅我，我宁愿拖长在两期杂志上登出，这么做要比我因赶时间而破坏书的高潮这一章为好。总的来说，这一章中充满运动。在这次寄出的文稿中我只刻画了一个主要人物①的性格，他表达他的基本信念。这些信念正是我认定为当今俄国无政府主义之综合体的那种东西。否定的不是上帝，而是上帝创造物的意义。全部社会主义都来自并开始于否定历史现实的意义，直至成为毁灭的和无政府主义的纲领。在许多情况下，主要的无政府主义者是一些有诚挚信念的人。依我看，我的主人公选取了一个不容反驳的题目：孩子们受苦受难是荒唐的事，他还从中引出整个历史现实是荒谬绝伦的。我不知道我完成得是否好，但我清楚：我主人公的面目是极其现实的。（在《群魔》中有许多被人们认为是荒诞无稽的人物，当初为了这些人物我曾遭到过指责。后来呢，您相信吗，后来这些人物都为现实所证实，就是说，他们是被正确地猜度到了的人物。例如，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曾告诉过我关于两三个被拘留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情况，他们酷似我在《群魔》中描绘的

① 这个主要人物或下文说的主人公指《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万·卡拉马佐夫，下面提到的一个将军让许多猎犬撕碎一个孩子的事是他同弟弟阿廖沙谈到的。

人物。）在寄给您的文稿中，我的主人公所说的一切都以现实为基础。关于孩子们的逸事都发生过，都在报纸上披露过，我可以指明出处，我丝毫也不杜撰。用几头猎犬折磨一个小孩子的将军是实有其事，大概是今冬在《档案》上披露过，许多报纸都转载了。[①] 我主人公的渎神主义将在下一期（第6期）中受到庄严的反驳，现在我正怀着恐惧、颤抖和崇敬的心情在工作。我把我的任务（粉碎无政府主义）看做公民的一种伟大英勇行为。敬爱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请您祝我成功吧！

我迫不及待地等待着清样。地址：旧鲁萨，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我寄上的文稿中似乎没有一个不体面的字眼，只有一点，那就是：一个五岁的孩子由于在夜间不会喊叫大小便，养育她的虐待者用她的粪便抹了她一身。但我请求您、恳求您别把这一点删去，这材料取自刑事审判过程。在所有的报纸上（总共才两个月前，梅克伦堡，母亲[②] ——《呼声报》）都保留了"粪便"这个词。[③] 不能淡化，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否则会太令人难受！我们可不是在为十岁的孩子们写作。不过，我确信，即使我不请求，您也会完全不改动我的全部文稿。

---

① 放出多只猎犬撕碎一个男孩儿，——这件事在《俄国导报》（1877年，第9期，第43～44页）上登载过，之前在《钟声》上也刊登过（1860年，第74期）。

② 原文如此，意义不明。很可能，《母亲》是《呼声报》上一篇报道的篇名。

③ 1879年3月20日起《呼声报》连续报道了一对虐待五岁幼女的父母受审讯的情况，报道的题目是：《梅克伦堡—什维林斯克的母亲》。

还有一件小事情。仆人斯梅尔佳科夫[①] 唱了一首仆役歌，其中有一唱段：

可爱的花冠——
愿我亲爱的姑娘身体健康。

这首歌不是我编写的，而是我在莫斯科记录下来的，还是我在四十年前听到的。这首歌是三级商人的伙计们编出来的，后来它传给了家仆们，从未有采风者记录过这首歌，因而在我的作品里它是首次出现。

但这一唱段的真正歌词却是：

沙皇的王冠——
愿我亲爱的姑娘身体健康。

因此，如果您认为方便的话，那么，看在上帝的分上，请保留“沙皇的”这个词，而不用“可爱的”这个词，我是以防不便才做改动的。（写成可爱的，那自然是通得过的。）

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的身体怎样？烦您向他转达我最深切的敬意。

向您夫人表达我的敬意。

尊敬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请接受我对您真诚的最良好的感情。

---

①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老卡拉马佐夫的私生子，长大之后在卡拉马佐夫家中当厨子，最后是他杀了老卡拉马佐夫。

您忠实的仆人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是否可以在最后一页上预告一下：第5卷Pro和contra的结尾载下期，即第6期。

6月10日前（这是最迟的时间）我把供第6期用的文稿给您寄去，也许还会早一些。这样我就能正常交稿，往后每月10日以前我将稿子寄上。我将不间断地每月发表作品。

又及

致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

（1879年5月19日，旧鲁萨）

亲爱的尊敬的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阁下：

虽然今天只是5月19日，但这封信不会早于21日寄到您那儿，因此我急于向您祝贺您的命名日。顺便说说，我想起了整整一年前的这一天早上在您那儿的情景。我觉得似乎才过去了两三个礼拜，至多一个月。我们的岁月实在流逝得快，快得不可容忍！

我来此已一个月，只有我同家属住在这里，几乎是什么人也见不到。多半日子的天气是好的，在这里樱桃花和苹果花早已凋谢，丁香花正在盛开。我在工作，但成果不多，不过已寄出半卷（两个半印张），供《俄国导报》第5期刊登。现在我正在等清样，不知情况会怎样。问题在于这一卷是长篇小说的高潮，标题是：Pro和contra。该卷的思想是：渎神主义和反驳渎神主义。渎神主义那一部分已写完并寄出，而反驳渎神主

义的那一部分只能在第6期发表。我自己的感想和理解是，渎神主义这部分我写得好一些，正像现在在我们俄罗斯整个（几乎是整个）上层阶层、主要是在青年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已经不再是从科学和哲学方面否定上帝的存在，当今许多务实的社会主义者已经完全不搞这个问题（而在整个上世纪和本世纪上半叶他们却是致力于此的）。但是他们在竭尽全力地否定上帝的创造物，否定上帝创造的世界和它的意义。现代文明正好也认为这一切是荒诞的东西，这样我就以期望来自慰：甚至在这种抽象题材中我也不背叛现实主义。对上述一切的反驳（不是直接的反驳，即不是面对面的反驳）将出现在一个处于弥留之际的老人[①] 的临终言辞之中。许多批评家责备我，说我总在长篇小说中选取一些似乎不该选的题材，选取不现实的题材，等等。恰恰相反，我不知有任何比这些题材更现实的东西……

说寄嘛，我已经寄出，然而我幻觉到：突然会由于某种原因不在《俄国导报》上登载。[②] 不过，关于这个问题谈得够多了。谁关心什么，谁就老是说什么。

我在这里读报，但怎么也搞不懂。报上简直是什么也不登。昨天才在《新时代》上读到关于国民教育部部长要求教师们在课堂上批驳社会主义的指令。（那就是说，教师们可与学生发生争论？）一个危险得难以想象的主意。

我刚来时，这里在谈论驻扎此地的维尔曼斯特兰德团的军

---

① 指佐西玛长老。
② 当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导报》上发表《罪与罚》和《群魔》时曾同米·卡特科夫发生过冲突，因为后者要求他对作品进行修改，因此他现在担心《卡拉马佐夫兄弟》也可能引起编辑部的异议。

官杜布罗文（被处绞刑的）。[①] 人们说，一直到绞索套上脖子之前他都装疯卖傻，虽然他不必这么做，因为无疑他本来就是一个疯子。但当你开始就眼前的实例进行评说时，你就会一百次地被两个无论如何改变不了的事实所惊倒。这就是：其一以杜布罗文所在的那个团为对象，其二以杜布罗文本人为对象，你就会看到一个巨大的差别，好像这是来自不同行星的生物，然而杜布罗文却是怀着坚定的信念而生活和行动的，他深信有朝一日整个团都会成为像他这样的人，也都会像他一样老是议论这一点。[②] ——另一方面，我们都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一些疯子，然而这些疯子却有自己的逻辑，自己的学说，自己的法典，甚至有自己的上帝，而且这一切又牢固地印入了他们心中，牢固得不能再牢固。但人们对此不予注意，他们说，这是小事情，四不像，小事情一桩。我们没有文化（到处是如此），亲爱的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其所以没有——是由于彼得大帝这位虚无主义者。文化被连根拔掉了，而人是不单单靠面包生活的，于是我们这个可怜的没有文化的人就不由自主地想出一种更离奇更荒谬的东西，而且是一种四不像的东西（他虽然一切都取自欧洲社会主义，却把它改头换面，改成为一个四不像）。

我给您写了四张信纸，请您想一想，亲爱的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我写的正好是我不想写的东西！只好如此了。紧握您的手，最诚恳地祝愿您一切都好，并祝您长寿，长寿！我现

① 弗·德·杜布罗文（1855—1879）是一名军官，他参与了民粹派组织“土地与自由社”的活动，被捕时对宪兵进行武力抗拒，于1879年4月20日被处绞刑。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指的显然是杜布罗文的号召：“建立一个没有沙皇的崭新国家。”

在很愉快，因为您将收到并读到我的这些祝愿。

如果您哪怕只给我写上半句话，您就能有力地鼓舞我。冬天我曾常去您那儿做精神治疗。[①]

愿上帝赐予您思想安宁，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别的祝愿，在我们这个时代还能祝愿一个人什么呢？

请向您可敬的夫人转达我的深切问候！

您的对您永远完全忠诚的仆人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尼·阿·柳比莫夫

(1879 年 5 月 25 日，旧鲁萨)

您在校样[②]上所写的全部意见我已都注意到了，并已根据您的意见做了修改[③]，与此同时请您注意下述说明。

描写“挨打的七岁女孩儿”的奇闻中使用的浓重色彩我是直接取自 1876 年克罗涅贝格的案情[④]。我曾于当年将这一案情连同斯帕索维奇律师的辩护词刊载在我出版的《作家日记》

---

① 1878 年冬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在星期六傍晚拜访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

② 1879 年 5 月 10 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把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赞成与反对”一章寄给《俄国导报》杂志编辑部时致信柳比莫夫说：在他心中十分重要的是收到这几章作品的校样，因为它们是“长篇小说的最高潮”。

③ 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校样未保存下来，因而作家对“叛逆”一章依柳比莫夫的意见而做的修改，性质不明。

④ 伊万·卡拉马佐夫所讲的故事中重复了 С. Л. 克罗涅贝格“案情”中的某些细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1876 年 2 月号《作家日记》中特别强调过这些细节，批评了律师的狡辩。

中，我并未吝惜笔墨，但根本没有添油加醋，因为这案情甚至是无法如实描绘的。我的文章当时在彼得堡和全俄罗斯引起了狂热轰动。您可知道，我收到了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妇女、从什么样的高堂大厦中寄来的大量充满鼓励、赞扬和感谢的信件啊！不过，我不想道出这些人的姓名。就是说，浓墨重彩在当时并未引起反感，因为它们被用于神圣的目的。您向我指出，根据我的描述来判断，律师的发言是温和的。但也正是这种温和引起了人们的愤怒，因为这是最大限度的不知分寸和无耻放肆（斯帕索维奇[1]），因为他把依我国法律应遭放逐西伯利亚的残酷折磨轻描淡写为用“小蔷薇枝”进行惩罚，当时我就这一点批驳了他（克罗涅贝格是波兰人，斯帕索维奇也是波兰人）[2]。

为了不同您发生矛盾，我做了缓和的处理。只是恳请您考虑到，甚至以后也要考虑到：《日记》中所写的是一个特殊案件，但目前在这里，在这部长篇小说中——须知这并非我在以浓墨重彩描写，并非我在夸张和言过其实（即使就实际情形讲也并无夸张之处），而是我的长篇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伊万·卡拉马佐夫在说话。这全是他的言辞，是他的语调，他的激情，而非我的。这是一个阴郁、愤怒和长久沉默寡言的人。假如不是偶然的、突然迸发的对弟弟阿列克谢的同情，他绝不会开口说话。再说，这还是一个十分年轻的人，对于他久久缄口不言并为之肝肠寸断的事他怎能不感情冲动、特别激昂、口角上冒着白沫地慷慨陈词呢？而我正是要塑造这个人物，正是要让读者

---

① 当时替克罗涅贝格辩护的律师。

② 克罗涅贝格一案在当时影响很大，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律师斯帕索维奇的辩护词进行揭露，指出其虚伪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举动得到了广泛支持。

注意到这种激情，这种出于意外，这种文学创作上的急转手法。

还有一点，您认为指出五岁的小孩子学不会请求这个细节是多余的。是的，如果是我这个作者指出这一点，那么这细节可能是多余的。但这话是一个书中人物所说的，而且很符合这个人物的性格[①]。啊，书中有许多类似的笔触好像是多余的！但这些描写对完成文学任务来说是多么必不可少的啊！一位二十三岁的青年人注意到了这件事，仅此就已表明，他考虑过这种事，他比许多同龄的年轻人更认真地为此而痛苦。人们一般是从总体上表示同情，对类似的细节不加注意，而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却注意了，那就是说他用了心了，他在头脑里进行了思考，他是孩子们的律师，不论他以后会怎样装扮成一个无感情的人，但他身上有着对孩子们的同情和最真诚、最温存的爱心。在小说中这个伊万后来间接地犯了罪，但他犯罪不是出于算计，不是由于贪得遗产，而可说是出于原则，是为了思想。之后他对此不能控制并出卖了自己，也许正是因为这次在分析孩子们的痛苦时，他未能放过这种看来是微不足道的细节。细节本身并不肮脏，因为属于孩子们的一切都是纯洁的、光明的和美好的。甚至这一点也是如此。请回忆一下格维多·列尼[②] 画中的爱神阿穆尔，他一面在饮葡萄酒，一面当众撒

① 伊万·卡拉马佐夫谈及他手中有“许许多多有关俄国儿童的材料”，他的说法见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哈尔科夫市的一个案件中汲取的材料，其中就有父母亲“虐待”五岁幼女的详情。

② 格维多·列尼（1575—1642）是意大利学院派重要的后继者之一，波伦亚画派的代表人物。

尿，这可是经典中最驰名的经典[①]。

关于对将军的写法，按照您的愿望我已做了改写。的确，我写得好像是与所有的将军相关。其实事实还有所缓和。请回忆一下，就在这个时候西伯利亚总督将军曾想宣布自己在政治上是独立的[②]。当时是无所不有，那是历史。

关于杀害孩子们的那个强盗我完全没有交代清楚，对此我赞同您的意见。现在经过修改已经十分清楚了。不过尊敬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我特别想请求您的是，今后在有疑问时（如果有的话）您要注意，话是以谁的口吻说的，因为有时有的人按其性格是不能不这么说话的。而我呢，我将尽量仔细地对待工作。

关于痛苦是有的，制造痛苦的罪人却是没有的，——所有这样的议论也都同样出自人物之口，而不是作者说的。这一点似乎是很清楚的。

又及

① 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指的并非意大利画家格维多·列尼的画儿，因为后者的画作具有严肃的禁欲主义性质，陀思妥耶夫斯基指的当是佛兰德斯画家彼·保·鲁本斯（1577—1640）的一幅名画《酒神》，该画收藏于圣彼得堡博物馆。——俄编注

② 这里讲的是自 1847 年到 1861 年任东西伯利亚总督将军的 H. H. 穆拉维约夫，此人后来被认作一个有独立政治活动意向的官员，并于 1861 年被迫离职。——俄编注

致尼·阿·柳比莫夫

（1879 年 6 月 11 日，旧鲁萨）

尊敬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阁下：

前天我向《俄国导报》编辑部寄出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续篇，供第 6 期上发表（第 5 章[①] pro 和 contra 的结尾）。在这一卷中"骄傲地渎神地说出的东西"写完了。当代最狂热的否定主义者直接宣称他自己赞成魔鬼建议的那一套，并断言这对于人们的幸福比基督更实在。这对我们俄国（愚蠢的但却可怕的社会主义，因为其中有青年）是一种暗示，而且似乎是强有力的暗示：面包、巴比伦塔（即未来的社会主义王国）和对良心自由的全面奴役——这就是狂热的否定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的结论！区别就在于：我国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不仅只是地下虚无主义分子，这一点您是知道的）是一些自觉的伪善者和撒谎者，他们不承认他们的理想就是强制人的良心并把人类贬低为牲畜，而我书中的社会主义者（伊万·卡拉马佐夫）则是一个真诚的人，他直截了当地承认，他同意"宗教大法官"对人类所持的观点，即基督的信仰（似乎是）把人过分提高，高出于他的实际水准。于是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你们，人类未来的拯救者们，你们是蔑视抑或是尊敬人类?"

所有这一切在我国的社会主义者口中似乎都是为了对人类的爱，据他们说，"基督的教义晦涩而又抽象，是软弱的人们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错了：不是第 5 章，而是第 5 卷。——俄编注

无法忍受的”，于是他们带给人们锁链的教义，用面包进行奴役的教义，而不是自由和教育的教义。

下一卷中将描写长老佐西玛之死以及他在弥留之际与友人们的谈话。这不是说教，而好像是讲故事，讲述自己一生的故事。如果我把这一点写好了，那我就做了一件好事：我要使人们认识到，纯洁的、理想的基督徒不是抽象的，而是生动的现实的、可能做到的、呈现在眼前的，而基督教则是俄罗斯大地摆脱其一切罪恶的唯一避难所。我祈祷上帝让我能够成功，这将是激动人心的作品，但愿我有充分的灵感。主要的是，它的主题是当代作家和诗人中任何人连想也未想到过的，因而是完全独树一帜的。整部长篇小说正是为这个主题而写的，但愿能写成功，我现在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供第 7 期用的稿子我一定会寄上，也是在 7 月 10 日寄，不会更晚。我将竭尽全力做到这一点。

尊敬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我收到了关于给我寄钱的信，我迫切地等待着您所允诺的一千卢布。我现在几乎身无分文，而我又不想去借贷。因此我请求您务必尽快把这一千卢布寄来，如果可能的话，请丝毫不要耽搁，因为我迫切需要。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现在住在哪里？在莫斯科还是在庄园里？他身体好吗？请转致我对他的热烈问候和敬意。

现在，如果您对我怀有一定的友爱之情（我这么说是根据我们的会面和交谈情况），那么，尊敬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如果可能的话，您能否帮个忙。有一次给您写信时我曾顺便提及普齐科维奇，他曾是《公民报》的出版者。他在给我的信中说，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曾答应按月往柏林给他寄一些通讯报酬，而现在他在柏林已陷入极端贫困的境地（是他写信告诉我的）。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人。现在他有一个想

法，看来是一个冒险的想法，但的确是不错的想法：每月在柏林出版《公民》[1]，出集刊。他想冒险贷款出版，因为他现在连饭钱也没有了。他任何时候也不会写卑鄙下流的东西，而多一份倾向良好的俄国刊物，尽管是在国外出版，该说是一件不坏的事情。如果能支持他一下，哪怕是最少（真正意义上的最少）的支持，资助一百或者二百卢布，他就可以出版第一期，而以后就看效果如何了，也可以给予他指教和引导。他指望有人订阅，哪怕开始时只是少量订阅。我极其热切地请求您，在同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交谈后告知我：他对普齐科维奇的看法怎样？他是否真答应过按月往柏林给普齐科维奇寄一定数目的钱（通讯报酬）？至少他本人肯定地在信中对我如此说过。我等待着您来信。最善良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请您挤时间谈谈这件事，哪怕是三言两语也好。我可怜这位普齐科维奇，我有些爱他。他几乎要困死于绝望之中了。

十分尊敬和忠实于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请代向尊夫人问候！

普齐科维奇的地址：Berlin，Dorotheen－Strasse，60，Wictor Putzykovitch.

又及

---

[1] 参阅 1879 年 1 月 30 日致尼·阿·柳比莫夫的信的注文。

致叶·安·施塔肯施奈德

(1879 年 6 月 15 日，旧鲁萨)

尊敬的叶连娜·安德烈耶芙娜：

由衷地感谢您 5 月 23 日给我写来热情的信。我至今未答复，只因我事情太多，也因我心情苦闷。天气一直很糟糕，阴冷，刮风，还下着那厉害的雨。孩子们在生病咳嗽，这使我们很担忧。我们一直在想：莫非是百日咳?

我在写长篇小说。工作进展缓慢，每个月交稿不多于两个半印张。这工作难度大，折磨人，——写的时候我总感到疲惫不堪。每月 10 日我将稿子寄出。今天是 15 日，就是说明天我该坐下来写作。[①] 在这个月里我一共才休息了五天。这哪儿是什么休息：今天在刮风下雨，风确实是在吼叫，吹折着窗前的古老大树。由于乱砍滥伐树林，俄罗斯的气候完全改变了：无处保持湿度，也没有东西可以挡风。

我的健康状况十分不能令人满意，因此我在考虑去埃姆斯。如果我决定去，行期不会早于 7 月（下月）间。我将在那里待到 9 月，不至于影响工作。我的全部情况就是如此，当然不包括心境在内，但这在信中无法描写，也正因为这样我才痛恨写信。

我劝您也保重自己的身体，保养好身体准备过冬。冬天我们总会见面的。我们将谈论些什么呢？有些什么迫切的问题呢?

① 指《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第 6 卷。

我预感到我们大家在思想上将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涣散，各行其是。很想工作，但力不从心。

我读各种报纸，每天越读越感惊讶。许多省里发生了暗中破坏银行的事情，还出现了许多兰茨贝格,① 等等，等等。如果您去描写一下兰茨贝格（人们认为他的罪行是难以想象的，于是就说他是精神病），就有人会大叫大嚷，说这是难以想象的，是诽谤，是病态情绪，不一而足！病症和病态情绪的根子在我们的社会之中，所以谁发现了并把它们指出，谁就会成为众矢之的。

顺便提一下，您信中谈及叶·马尔科夫② 的批评。两期《俄国论说》都放在我的桌上，我尚未读批评栏的文章，很反感。如果说我对他的文章有所了解，那也只是从其他报纸上读到的。③ 我的最好答复将是出色地完成这部长篇小说，待明年完成这部小说之后，我将一次答复所有的批评者。对三十三年的文学生涯最终是该做一说明的。④

关于叶·马尔科夫我去年就曾对纳夫罗茨基⑤ 说过，当时他请我对行将出版的杂志提些建议。他对我说起叶·马尔科夫

---

① К. Ф. 兰茨贝格，贵族出身的军官，杀人凶手，被判处十五年苦役。

② 叶·利·马尔科夫（1835—1903），作家和批评家。

③ 马尔科夫发表在《俄国论说》（“Русская речь”）上的两篇题为《小说家—精神病学家》的文章，评述《白痴》、《罪与罚》、《群魔》。马尔科夫强调：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人们的生活比现实中的糟糕得多，黑暗得多，愚蠢得多”，但他认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典型有真实性，因而也有生命力”。

④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意愿未实现。

⑤ 亚·亚·纳夫罗茨基（1839—1914），作家，保守的斯拉夫派，他于1879—1883年创办君主主义的刊物《俄国论说》，该刊激烈反对进步文学、“西欧社会主义者”以及革命民粹派。

是杂志的台柱之一，也是杂志的希望。我（不慎）声称：叶·马尔科夫是一件洗涤过多次并已褪色的旧布衣。

我并未要求纳夫罗茨基保密，我想他已将我的话转告马尔科夫。今年叶·马尔科夫本人也发表一部长篇小说，想驳斥悲观主义者，想在我们的社会中寻找健康的人和健全的幸福。随他去吧，仅这种构想就说明他是一个傻瓜，说明他丝毫不理解我们的社会。

但这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我再说一遍：最好的事是保持自己身体健康，我的亲爱的，我首先要奉劝您的正是这一点。秋天我们将晤面。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向您和你们全家致意。我也向你们深切致意。请替我向波克罗夫斯基[①] 问好，但在命名日赠送我的作品对我来说实在是太荣幸了。[②] 紧握您的手。别忘了我，请写信。

全身心属于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安·帕·菲洛索福娃

(1879 年 7 月 11 日，旧鲁萨)

亲爱的尊敬的难忘的安娜·帕夫洛芙娜：

---

① 米·帕·波克罗夫斯基（生于 19 世纪 40 年代），19 世纪 60 年代初领导过学生运动，遭关押和流放。

② 波克罗夫斯基自流放地回彼得堡后，经常出现在施塔肯施奈德家的晚会上，后者称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真诚和热情的崇拜者之一”，在施塔肯施奈德过命名日那天他送了一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选集》给她。

收到您的亲切来信已整整一个月，我迄今没有回复，请您别指摘，别斥责。（您才不会来指责我呢，无限善良的您，有着一颗美好和聪颖的心的您！）我一直在这里，在鲁萨，心情沉重得难以忍受，所以虽说有过时间可以同您谈谈心，但有时人确实非常难受，以至每次在可能写信时又把笔放下。主要的是我的健康状况更糟了，孩子们又都在生病，起初是儿子患了伤寒病，接着是两个孩子现在都得了百日咳。天气非常糟糕，令人受不了，倾盆大雨从早到夜下个不停，既冷又湿，人容易着凉，一个月里未必会有三天是不下雨的，晴朗的日子也许只有那么一天。处于这种精神状态和情况下，我仍一直在写作，在熬夜工作，耳际旋风在咆哮，响着它折裂百年大树的声音（Sic!）[1]。已经写好的东西很少，我早就发现：年龄越大，我工作起来就越吃力。所有这些想法显然都是忧郁的不令人宽慰的，而我却想在另一种心情下同您谈心。

您想去高加索，我们（我和妻子）都十分高兴。首先，治疗无疑会有益处，我相信这一点，但愿您不碰上蹩脚大夫。（啊，要提防一些医学名流：他们一个个都自负和傲慢得糊里糊涂了，他们会害死人的。您要一直找中等水平的大夫，找一个谦逊的德国人，我敢说，作为医生德国人比俄国人好，这是我这个斯拉夫派在向您作证！）第二，要跑得远一些，去高加索这样有特色的地方，这种旅行才能使您解闷，使您摆脱我们圣彼得堡单调得令人厌倦的（虽说表面上也是极具特色的）废话和低级趣味。您好好休息一下，要鼓起精神，把不久前的事情忘掉，更自由自在地投身大自然，领略新地方给您的印象吧！以后，到8月份再回到农村，到可爱的孩子们身边。您有

---

① 英文：真是如此！

孩子，——这多么好啊！孩子们能在最高意义上使生存更具有人情味。有几个孩子，——这确实是受罪，但他们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他们，也就没有了生活目的。而欧洲的那些社会主义者却一直在鼓吹设立儿童收容所！我认识一些心灵美好的人，他们都已结婚，但没有孩子，——情况如何呢，尽管他们有头脑，有感情，却总是缺少一些什么（真的，确实是如此），因而在人生的一些最高任务及问题方面他们似乎是有缺陷的。

您信中流露出一些悲伤的话语，您谈到了人的残酷，也谈到了一些人的无耻，而这些人您是真正爱他们的，为了他们您也许是已经牺牲了自己的一生和事业（关于您是可以这么说的）。但是，请您别奇怪，也别伤心，——往后任何时候都不必期待任何人。请您别指摘我这种似乎是至高无上的教授般的说话语气：我自己受到过许多人侮辱，确实，有些人是无心的，而另一些人则是我的性格使他们感受到了侮辱（实质上是我依他们要求向他们说了真心话），他们却为这种真心话而报复我，这使我感到苦恼。那又怎么样呢，我肯定比您更为怨愤。不错，很少会有这种情况，即会比您在那些人或另一些人那里蒙受更多的委屈，因为我本人就是目睹者，许多次在这些人或另一些人指责人时听到过您的名字。不过，在这方面有一点永远是好的，我请您明白这一点：永远有这么一小群坚定的人，他们一定会正确地搞清楚，会弄明白，会表示赞同。[1] 您是有赞同者的，他们理解您的事业并为此而真正地敬爱您。我遇到过这样的人。我呢，请把我看做您的许多热烈崇拜者中的

① 菲洛索福娃的丈夫是军事检察长，当年“虚无主义者们”曾散发传单，要杀菲洛索福娃的丈夫；而沙皇当局则认为菲洛索福娃是一个“不可靠的人”，要流放她及其儿子。因此，菲洛索福娃感到自己一直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

一个吧，我崇敬您那颗美好、亲切、善良和明智的心。我的妻子一下子就爱上了您，尽管她对您的了解远不如我。

我的肺部在这里受到了严重损害，以至我在 7 月 17 日将去埃姆斯治疗六个月①，一直到 9 月份。在孤独的治疗期内我得忍受沉闷的生活，真可怕。届时请来信，哪怕是只写上三言两语（Allemagne，Ems，M-r Théodore Dostoiewsky，poste restante）。

再见，亲爱的安娜·帕夫洛芙娜，我紧握并亲吻您的手，请转达我对您丈夫的敬意。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非常爱您，并向您表示绝对的忠诚。

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请在您的孩子们面前提起我。

致维·费·普齐科维奇

（1879 年 7 月 28 日，埃姆斯）

维克托·费奥菲洛维奇阁下：

我为《公民报》② 复刊而感到高兴，更好的是您允诺比以往更加坚定地在杂志上讲话。总之，您的杂志倾向是真诚的，不可收买的，——这一点甚至连您的倾向的反对者也清楚，他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在我们的时代，在我们这个不正常的蛮

① 笔误，该是六个星期。——俄编注

② 这是普齐科维奇在柏林出版的《俄国公民》。因他曾担任《公民报》的主编，所以说它是“复刊”，实际上并非同一刊物。

横无耻的时代，还有什么比真诚的不可贿的思想（主要是比不可贿的思想而且不只是不受金钱贿买的思想）更为重要和更令人肃然起敬的呢？

您邀请我为您的在柏林复刊的杂志撰稿，我得说直话：我正在写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目前消耗着我的全部精力和时间。由于我的病情加剧（正因为这样我现在才在埃姆斯饮用矿泉水），我已经耽误了交稿的时间。我的全部时间给占用了，我暂时不能允诺您什么明确的有意义的稿子。但我们的时代是如此地激烈和令人兴奋，完全有可能由于某个突然令人惊讶的新事实和现象，而我强烈地感到要毫不迟疑地说上几句，那我当然会写的。届时我定将求援于贵刊的殷勤和热情，在贵刊上予以发表。

总而言之，我真诚地祝愿您成功。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尼·阿·柳比莫夫

（1879年8月7日，埃姆斯）

尊敬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阁下：

我急于向您寄出《卡拉马佐夫兄弟》第6卷，是整卷，以便发表在《俄国导报》第8期上。我把这第6卷叫做《俄国修士》，这是一个大胆的和挑衅性的题目，可不是嘛，一些不喜欢我们的批评家准会叫嚷："俄国修士是这样的吗？怎么敢把他放在这种高位上？"不过，如果他们叫嚷的话，那就更好，不是吗？（我知道，他们是忍不住的。）我认为，我没有违反现

实：不仅从理想上说是公正的，而且从现实性说也是公正的。

我不知道我是否写得成功。我自己认为，就连十分之一我想要表达的东西也未能表达出来。不过，我还是把这第6卷看做整部长篇小说的高潮。不言而喻，我笔下的长老佐西玛的许多箴言（或者更好地说是这些箴言的表达方法）是属于他本人的，即属于他这个艺术形象的。我的想法虽然和他表达的思想完全一样，但如果是我自己表述它们，我就会以别种形式和语言来表达，而他除了我赋予他的那种语言和情绪之外不能用别的语言和别的情绪来表达，否则就不会创造出艺术形象来。长老有一些议论就是这种性质的，比方说关于什么是修士的言论，或是关于仆人和老爷的议论，或是关于能否评判别人的议论等等。我是从古俄罗斯的修道僧和圣贤中选取的人物和角色：他虽然非常温顺，但他对俄罗斯的未来、对其道德的甚至政治的使命所抱的希望却是无限的、纯朴的。圣徒谢尔盖、彼得和阿列克谢这些总主教所指的难道不总是这种意义上的俄罗斯吗？①

我特别请求（我恳求）您，尊敬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让可靠的校对员校对清样，因为我本人不在，不能亲自校对。请特别注意从第十张到第十七张的前半张在内的清样（这一章的标题是“关于佐西玛神父生活中的新旧约全书”）。这是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第6卷草稿中有一段话：“以前在我国的修道院里一直出人民活动家，为什么现在就不可以呢？”而在小说的正文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发挥了这一思想，他写道：出身于修道院的俄罗斯宗教活动家们表达了人民的“历史理想”。佐西玛长老对此做的解释是：“罗斯得救于人民。俄罗斯的修道院自古以来是和人民在一起的。”

热烈兴奋和富有诗意的一章，原型取自吉洪·扎顿斯基[①]的某些箴言，而表述的纯朴性则取自修道僧帕尔费尼[②]的游历记。您自己看吧，尊敬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行行好吧！全书清样看好以后，请告知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我很想请他读一读并提出意见，因为我非常珍视他的意见。

我想，您作为编辑在这一卷中找不到任何需要删掉或者修改之处，一个小字眼儿也找不到，对此我可以担保。

迫切请求您保持我原来所做的分章安排：章和小章。好像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引进了别人的手稿（阿列克谢·卡拉马佐夫的手记），不言而喻，这手稿由阿列克谢·卡拉马佐夫按他自己的方式做安排。在此我要提出一点表示不满的 NBene[③]：在第6期中，在“宗教大法官”一章中不仅影响到我的标题，而且甚至一连有十页排得密密麻麻，连移行也没有移。这使我非常难过，为此我向您提出真诚的申诉。

下一卷，也就是第7卷，我一定在9月10日前从旧鲁萨寄出，它的标题是《格鲁申卡》[④]。《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第2

---

① 吉洪·扎顿斯基（俗家名季莫费·萨韦利耶维奇·索科洛夫，1724—1781），沃龙涅什等地主教，1769年至扎顿斯基（即顿河左岸的）修道院，故称为吉洪·扎顿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读过他的《言行录》，除《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以他为佐西玛长老的原型外，还曾在《大罪人传》和《群魔》（“谒见吉洪”一章）中写到他。

② 帕尔费尼（俗家名彼得·阿格耶夫），修道僧，他关于朝圣和浪游各地的《云游记》一书（第2版出版于1856年）曾引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谢德林的注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群魔》、《少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时都参考过它。

③ 拉丁文：（苏联革命前）学校对学生品行不良之评语。

④ 这里说的第7卷《格鲁申卡》以后在定稿中分为第7卷《阿廖沙》和第8卷《米佳》。

部将在今年以这一卷结束[1]，我一定在9月10日之前从旧鲁萨寄出。这第7卷我预计在《俄国导报》的第9期和第10期两期上刊出。第7卷总共有四个印张，因此第9期上只有两个印张，不会多。但是没办法，因为第7卷包括两个单独的情节，好像是两部单独的中篇小说。但随着第2部的结束，长篇小说的精神和意味就完全充实起来了。如果这一点达不到，那是我这个艺术家的过错。这部长篇小说的第3部[2]（印张数不多于第1部）我将拖延到明年，关于这一点我已写信告诉过您。健康状况，是健康状况妨碍了我！这样一来第2部就不相称地太长了。但有什么办法呢？只得如此。

您按我的请求往旧鲁萨给我妻子寄了钱，她已经告诉我了。非常感谢。

我预先再提一点请求：敬爱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请别忘记吩咐将第8期《俄国导报》及时寄往旧鲁萨！正是在这期杂志出版之际我将回到家中。

请接受我最深切和诚挚的敬意。

您永远的仆人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寄上的第6卷《俄国修士》中总共有五十三张邮政页。

---

①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原计划把《卡拉马佐夫兄弟》分为三部，后来改为四部。因此第3部以这个“第7卷”（实际是原第7卷与第8卷）开始，而按原计划，这个“第7卷”属于第2部的结尾部分。

致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

（1879年8月9日，埃姆斯）

尊敬的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

我至今未回复您给我寄往旧鲁萨的美好的信，但我原想在去埃姆斯的途中亲自看望您，哪怕片刻也好。我上您那儿去过（在那幢芬兰教堂房子里），但未能和您相遇。看门人对我说，您常来这个地方。我感到十分遗憾，因为在您处我总能听到实际的和鼓舞性的话，而我需要的正是鼓舞。我到埃姆斯来时真是一身毛病。由于天气恶劣，整个夏天在旧鲁萨我的胸部疾病加重，以致我不仅身体有病痛，心情也十分糟糕。再加上写《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繁重工作，目睹周围发生的一切而产生的难过心情，还有由俄国报刊和知识界“疯人院”引起的沉重印象。①

我在这里治疗已经两个多星期，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按现在我们的汇率我这次外出已经花去七百卢布，这笔钱本来完

① 这是对波别多诺斯采夫在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封信中的话所做的反应。波别多诺斯采夫在信中写道：“关于目前的事件和情况我不打算多说，——您本人都看得见和感觉得到……人们的观念和意志方面一切都极端的混乱，以致伟大论据都成了徒劳无益的了。报刊上的文章，尤其是在彼得堡，使我生厌。”“俄国报刊和知识界疯人院”这一说法可能出自诗人 A. Ф. 沃耶伊科夫（1778—1839）写的诗体抨击文《疯人院》（1814）。当年报纸上刊载的有关犯罪案例上升的消息也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安。他在两天前（8月7日）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报纸上读到的尽是凶杀和抢劫。我变得十分多疑，有时会为你们感到痛苦：可别出什么事啊。”

全可以留作家用。我坐在这里不断地想：我看来会很快死去，大概再过上一两年吧，我死后我的三个尊贵的亲人将会怎样？总的来说我在这里情绪十分低落：一个狭窄的峡谷，虽说风景如画，但我已是第四个夏天来这里了，我痛恨这里的每一块石头，因为我四次来到这里所经受的苦恼是难以想象的。而这一次是最糟的，因为从全欧洲来的数量众多的偶然聚集在一起的人（其中俄国人极少，而且都是来自俄罗斯边远地区的陌生人）挤在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峡谷）内，竟无一人是可与之交谈上片言只语的。而主要的是，一切都是异国的，一切完全都是异国的，——这叫人难以忍受。这样一直要待到俄历9月，也就是说整整五个礼拜。而且请您注意，确确实实有一半人是犹太佬。早在我途经柏林时，我就向普齐科维奇指出：依我看，德国，至少是柏林，极其犹太化。就在这里，在《莫斯科新闻》上我读到了刚在德国出现的一本小册子《这儿哪有犹太佬?》中的摘录。这是一个犹太佬对一个德国人的回答，由于这个德国人胆敢写了德国正在各方面迅速犹太化。这本小册子回答说：没有犹太佬，到处都是德国人。但是，如果说没有犹太佬，那么到处也存在着犹太人的影响，因为据说犹太人的精神和民族性高于德国人，他们也确实将“投机性现实主义的精神”嫁接给了德国，等等，等等。因此，我的观点竟是正确的：德国人和犹太佬自己在证明这一点。但是除了投机性现实主义（它也正在冲向我国）之外，您不会相信，这里的一切，至少是在商业中，都十分可耻！等等。现在的德国商人不是在欺骗外国人（这一点还是可以原谅的），他们简直就是在偷盗。我在这里对此表示抱怨时，别人笑着对我说，他们对自己人也是这么干的。那就随他们便吧！

我一到这里就马上开始工作。终于在前天将8月号要用的

稿子寄往莫斯科，8 月 31 日出版。这是长篇小说的第 6 卷，标题是《俄国修士》（注意：佐西玛长老生平的传记材料和他的一些箴言）。我等着挨批评家们骂。我自己呢，我知道，连十分之一我本想写出的东西都未完成。不过，尊敬的和亲爱的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请求您对这一卷予以注意，因为我很想知道您的意见。我是为少数人写这一卷的，并认为它是我这部作品的高潮。顺便说一句，今年我完成不了这部长篇小说，第3部和最后一部都留待明年完成。而现在我又要坐下来工作了。①

在柏林我会见了普齐科维奇，间或也有些人帮助他。他以上帝的名义保证三天后将所承诺在柏林出版的《(俄国）公民》寄给我，但是迄今未给。我想，他根本不会给了。我发觉了他身上的一个特点：他是一个懒汉，无力工作。您是知道的，直到不久前我还在关心他，但现在他使我失望了。他却把一切都归罪于别人。

我写了一封长长的信，都是讲自己。请原谅，尊敬的和亲爱的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您的囚犯们（萨哈林和您在信中告诉过我的关于他们的事）② 把我的心搅翻了，这事与我太贴近了，虽说相隔已有二十五年③。但关于这些见面时再谈吧。现在希望我们愉快地会见。

全身心属于您、永远忠于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① 指写《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第 7 卷。

② 波别多诺斯采夫在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说：他近来忙于从奥德萨发配六百名流放-苦役犯去萨哈林。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起了他本人被流放西伯利亚和在那里服苦役的往事。

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79年8月13日，埃姆斯）

刚才收到你8月8日写的亲切的信，我的朋友阿尼娅，现在我就一一向你做出回答。你信中说你在为我担心，即为我的医疗情况担心。关于医疗的效果我不知道可以告诉你什么。到明天我在这里医疗已整整三周，还剩下整整两个礼拜，——今天奥尔特大夫决定，8月28日（俄历）我将结束治疗，29日离开这里。路上五天时间，大概在3日我回到旧鲁萨，甚至也许在2日就到了，但更可能是在3日到。因此你最后一封信可以在23日或24日寄给我，否则我就会收不到。不过，前面还有两个礼拜，还可能会有变化。现在在目前的医疗阶段我自己感到精神好一些，体力强一些，精力充沛一些，例如嗜睡状态已完全消失，应该说这完全是得益于泉水。然而体重似乎丝毫没有增加，没有胖。剧烈地咳嗽已大大减轻，几乎消失了。但我仍在咳嗽，喉咙痒得厉害，虽说痰不多。咳嗽也在减轻。夜间睡眠依然不好，常常会醒过来，甚至仍有盗汗现象，虽说已经不像以前一样厉害。食欲是有的，但胃不十分正常。这就是我现在所能告诉你的全部情况。只是我没有说医疗会成功，所有这一切都是治表的，是短期奏效的，我并不能摆脱病魔，但已经花掉了七百卢布。这里的天气妨碍治疗，虽然很暖和，甚至是太暖和了，但潮湿，尽管有太阳光照，一天要下两三次雨，特别夜间雨多。有时雨彻夜不停，而对我来说潮湿是头号敌人。如果天气好一些，治疗也就会更有效。

关于可怜的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的消息使我非常伤心。

当然，这也是意料中事，她身患那种疾病是不会长寿的。[1] 但对我来说，她一死，尚留存在大地上的有关哥哥的一切纪念似乎都结束了。只剩下一个费佳——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他小时候我抱过他。哥哥其余几个孩子好像都不是在我眼前长大的。你给费佳写信，以表示我的深切惋惜，我不知道给他写信该寄往何处，你信中未附他的地址（别忘了在下封信中将他的地址告诉我）。你想想，5 日夜间（我记下了日期）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哥哥躺在床上，脖子上的动脉被切断了，鲜血直流，我惊慌得想跑去叫医生，然而一个念头使我停步：须知在医生来到之前他的血就会全部流尽。一场怪梦，而主要的是在 8 月 5 日，在她去世的前夜。

我并不认为我十分对不起她，因为在可能帮助的时候我帮助过她，在她有了自己的儿子和女婿——她的最亲近的助手时，我才不再经常帮助她。在哥哥去世的那一年，我不作计较、毫不吝啬地为了他们的事情不仅耗费了我所有的一万卢布，而且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精力和文学声誉，这声誉由于一本失败的刊物而遭到了玷污，我像一头老黄牛似的干，就连已作古的哥哥在阴间也不会责备我。[2] 但我们不谈这个吧！我的亲爱的，我自己总是想到我的死（这是认真想的），我在想我身后将给你和孩子们留下什么。人家都认为我们有钱，其实我们一无所有。现在压在我脖子上的是《卡拉马佐夫兄弟》，要把它好好写完，做精致的加工，而这是一部很难写和担风险的作

① 指他的嫂子、他的长兄米哈伊尔的妻子病逝。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兄长死后，他“恳求”姨母把她的遗产中应分给他的一万卢布用来抵偿《时世》杂志的债务（总数是三万三千卢布），以求继续出版杂志，而他将“日以继夜”地工作，以偿清兄长的债务和扶养其家庭成员。

品，会耗费掉我许多精力。但它也是一部决定性的作品，它应该树立我的声誉，否则将没有任何希望了。写完这部长篇小说后，明年年底我就宣布征订《日记》，用征订所得的钱购买一座庄园，到下次征订前好歹将就着靠卖书所得的钱过日子和出版《日记》。需要有力的措施，否则会一事无成。可是，够了，不谈这个了，我和你还来得及好好商谈和争论一番，因为你不喜欢农村，而我的信念是：（一）农村是一笔资本，这笔资本到孩子们成年时将会增加上两倍；（二）拥有土地的人参与高于国家之上的政权。这是孩子们的未来，这将决定他们会是什么人：是坚强和独立的公民（不比任何人差），还是没出息的卑微角色？[①] 不谈这个啦。你信中谈到了费佳[②]，说他总要去找男孩子们玩。他现在正处在这样的年龄，从孩提状态转向自觉思考。我觉察到，在他性格中有许多深刻的特点，其中一点就是他会苦闷，在别的（寻常的）小孩根本不会苦闷的时候他会苦闷。不妙的是，在他这种年龄，以往的各种作业、游戏和爱好都要发生变化，换成别的作业、游戏和爱好。他早就需要读书了，要使他逐渐喜欢读书和思考。我在他这种年龄时已经读过一些书了，可是现在呢，他由于没有事做眨眼间就瞌睡。不过，如果不读书，他会很快就去寻找别的慰藉，那会是一些糟糕的东西。而他至今尚不会读书。你要知道，我在这里对此事想得可不少啊，这使我十分不安！是啊，他何日能学会读书呢？一直在学，但总学不会！

关于尼尔的事你们尚未做出决定，因为贝尔格曼莎将来做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重复他在《作家日记》（1876）“土地与儿童”一章中表述过的思想。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儿子：费·费·陀思妥耶夫斯基（1871—1921），后来他是养育种马的大专家。

客。① 但是，我请你原谅，阿尼娅，这算什么？她来干吗？为什么要来？来捣乱吗？你干吗要把她叫来？你为我做一件好事吧，阿尼娅，你给她写封信（我这封信你在17日就可收到，因此时间上还来得及），你写信告诉她：你不能够接待她，情况有了变化，等等。你为我做这件事吧，把你爱面子的空虚的不该有的羞愧收起来吧！如果你在她来到前动身，那么她到达时你不在家，她遇不到你，而你会匆忙地把去尼尔处的旅行搞糟，毫无乐趣，而且还可能有危险。如果她晚些时来，（晚一个礼拜来，那才妙呢！）她一定会住到我回家那天，她会故意留下来，说是要同我见面。可不是嘛，我可真会开心哪！说实话，我不知道你将怎么安排。你们最好还是上尼尔那里去吧，不慌不忙地去旅行一次，开开心心地，给孩子们也留下一片记忆。

再见，亲爱的，别因我提这些建议而生气。热烈地吻你，吻你和“一切美妙的东西”。吻你一千次，不更多。从明天起，我在这里的哑巴生活就只剩下整整两个礼拜了，这种生活不仅仅是孤独，而且是沉默。我已完全不会说话了，我甚至自己同自己说话，像个疯子似的。我在这里很痛苦。开始写一些东西，但寂寞压垮了一切。再见。

永远属于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阿尼娅，你信中说起钱用去了许多。请来信告知：现在你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本想8月21日去修道僧尼尔·斯托尔边斯基所建的一个小修道院旅游，但她的女友贝尔格曼莎却要在8月22日到她家做客。

手中还有多少钱？我不是请你报账，只要你说一个总数。我决不会中断写信，仍将每三天寄一封信。

向大家问好。普齐科维奇终于给了我一期《（俄国）公民》①，是寄来的。他在等待读者订阅，还答应给我四十马克。他所发行的这一期当然将成为稀有的书刊，需要将它保存好。他信中说，好像不肯让他把《（俄国）公民》发行到俄国。四十个马克呢，他是不会归还的。

亲吻孩子们，祝福孩子们。非常感谢利利娅，她给我写了可爱的附言。我十分希望费佳能安慰我：学会读书。还有，亲爱的孩子们，你们要听妈妈的话。热烈地亲吻你们。

致维·费·普齐科维奇

（1879年8月23日，埃姆斯）

尊敬的维克托·费奥菲洛维奇：

您要求于我的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事。② 在这里我自己的工作已经拖下了许多，对此我根本未估计到。俄历12日之前我应该（已经是从鲁萨）将全部稿子寄给《俄国导报》以便在第9期上发表，而现在我却连一半也未写好。我正在赶写，因为我很快将离开这里，工作因而将中断六天。回到鲁萨后不能休息，马上就得坐下写作。③ 这是我的力量和健康状况所难以

---

① 答应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四十马克，可能是因为在该刊上发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答复他的约稿的信（1879年7月28日）。

② 普齐科维奇请求陀思妥耶夫斯基支持《俄国公民》，为之撰稿，并在离开埃姆斯回国途中把写好的文章带到柏林。

③ 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写《卡拉马佐夫兄弟》第7卷。

承受的。我写得很慢，而您却想让我放下一切为《（俄国）公民》写文章！请您发发慈悲吧。我现在写东西本来已经很困难，很慢，写三行字在我就是一种折磨。不，您的请求不合时宜，我办不到，无论如何做不到。

扎谢茨卡娅[①] 的地址是：华沙，片克纳亚大街，克罗泽住宅，二号。但给她写信并央求她，我是一百个办不到，道义上不能，良心也不允许。那是在春天，她有一次狠狠地责备了我，说我（似乎是我，可是我已忘了）在数年前为您说了好话，促使她信任了您。我的确记得，她在信中（几年以前）向我问起过您。她狠狠地责备了我，非常之狠。她为自己失去一大笔钱而感到心痛。现在我又要为了钱去求她，若是为别的事倒还可以，但为了钱绝对不行。我现在把她的地址告诉您，但请求（坚持）您在给她写信时别提我，甚至也不要间接提及，譬如别这样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特意将您的地址告诉我”，或者“他非常善良，将您的地址告诉我”，等等。关于这一点我特别恳求您。如果您本人不给她写信，那最好不过，维克托·费奥菲洛维奇，须知这毕竟是办不到的事啊！除此之外，您可真是个犹豫畏缩的人，请原谅我这么说，您的刊物刚出版，怎么能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等到订阅者呢？出版后少于一个月或一个半月他们是不会来的（如果他们来的话）。我们这里是一向如此的，再说现在又不是订阅报刊的时间。至少在今年您不能期望会有大量订户。现在我意外地读到，您总共才发了五百份。您这是怎么啦，在戕害自己？您该全部发出去才对。办法一定能找到的，要保住以前有过的订户，您有过订

① 尤·杰·扎谢茨卡娅，翻译家，《闲暇时间》一书的作者。普齐科维奇曾求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她借过五十卢布。

户，您自己对我说过，可您没有做到这一点来挽救自己！怪谁呢？如果寄出的不是五百份，而是总共才五十份呢！

《呼声报》上的文章我读过了（想必是利亚罗什[①] 写的）。文章本身是愚蠢的，但它讲到的阿谀俾斯麦却是正确的。[②] 对我也产生了不愉快的印象。如果您哪怕再出版一期这种向俾斯麦卑躬屈膝的东西，那么在俄罗斯大家都会摒弃您。我对您有言在先，人们会认为您想做俾斯麦的御用记者。虽说这并非事实，但我写过一封信，讲了《（俄国）公民》的倾向是不可贿买的，刊登在它的第 1 期上，因而我会陷入困境。顺便说一下，您不能在俄国的报纸上（哪怕是在《政府通报》上）印一份已发出的第 1 期《（俄国）公民》的详细目录吗？您不为此而感到羞耻吗？不能这么做，这就是说您在戕害自己并要把自己宰死！我确信，您无法向《呼声报》做出答复。而且作答复不该在最后一页上，而要写在社论中。应该有声势，应该让人家来骂我们。（注意：应该在这里也就俾斯麦问题进行辩解。）在他们的文章里有两句极重要的话："《（俄国）公民》又在向我们所有一切美好和高尚的东西进攻了。"而您写的却只是虚无主义分子及其父辈们，这就是说：按《呼声报》的观点，虚无主义分子是高尚的！

他们还责备您有拼写错误，可是《呼声报》却将"德国人"写成了"德国心"，那就是说，在正字法方面《呼声报》并不怎么高明。一句话，本可义正词严地回敬一番，而您却回答得干巴巴的，分量也不够。

---

① 实际上是格·阿·拉罗什（1845—1904）。他是音乐批评家、作曲家和政论家。

② 1879 年 8 月 19 日《呼声报》上刊登一篇题为《日记。过去的一周》的匿名文章，批评《（俄国）公民》向俾斯麦行屈膝礼。

怎么，四十马克您不付给我了吗？维克托·费奥菲洛维奇，您怎么能这样对待我！您要知道，我是多么需要钱啊，须知这数目对我也许是不够的，可您发过誓，诚恳地许过诺言！也许在我到达时订户们也来了，看在基督的分上，别把我忘了，把钱准备好。

我想，我将于俄历8月30日到达柏林。

再见。

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

(1879年8月24日，埃姆斯)

尊敬的最敬爱的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

您的两封信我都在这里收到了，由衷地感谢您，尤其是感谢第一封信，您在其中谈及了我的精神状态。您是完全和绝对正确的，因而您的思想只是加强了我的勇气。① 但我是一个精神病人，我多疑。我待在这个地方，过着一种十足是悲伤和孤独的生活，不由得感到郁闷。不过，我倒要问一句：在我们这个时代可以保持心情宁静吗？您瞧，您自己在您的第二封信(而信是什么呢?)却指出了那许多正发生着的无法容忍的事实。② 我呢，我正写着长篇小说，(只能在明年才写完！)可是

① 波别多诺斯采夫在信中劝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要常常想到死。

② 这里指的是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亚·德·格拉多夫斯基（1841—1889，俄国历史学家、自由派政论家，1869年起任教授）写了一篇题为《俄国青年的任务》（1879）的文章，向大 （转下页）

要继续写《日记》的愿望却在折磨着我，因为我确实有话要说，而且正是像您所希望的那样，坚定和无畏地把话说出来，[1]不搞无效的不离常规的争论。主要的是，现在大家都在怕，甚至有话要说的人也在害怕。他们怕什么呢？毫无例外，全都害怕着一个幽灵。“全欧的”科学和教育思想专横地控制着大家，谁都不敢陈述自己的看法。我十分清楚，为什么把大学生作为知识阶层来欢迎的格拉多夫斯基最近写的一些文章在我们的欧洲派中能大受欢迎：问题就在于他认为，在一片混乱的今天能医治全部灾难的灵丹妙药就在那个欧洲，只在欧洲。

我认为，我在文学界的地位（关于这件事我从未同您说起过）几乎是一种罕见的现象：一个不断写东西反对各种欧洲原则的人，一个由于《群魔》即由于顽固落后和蒙昧主义而使自己一生声名狼藉的人，一个这样的人，怎么会出乎一切主张欧化的人们以及他们的报刊评论的意外，居然获得了我们的青年人的赞扬，获得了最不稳定的青年、虚无主义派等等的赞扬呢？这一点他们已经公开向我声明，这声明来自许多地方，有

（接上页）学生们证明“到民间去”是徒劳无益的事，而他们应该做的是保持本色，成为俄国的知识分子。波别多诺斯采夫为此写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教授做不出更好的指示，只得对大学生们说：你们该是、你们将是我们的知识分子。”“至于知识分子是什么，——您倒去问问他本人和他们，——他们就会胡说八道了。”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80年的《作家日记》中与格拉多夫斯基进行争论。另一件事是指叶·马尔科夫写了文章《智慧的痛苦——谈高等女子讲习班》，波别多诺斯采夫称此文的作者是“小品文哲学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在本信中称叶·马尔科夫为“十一岁的思想家”。

① 波别多诺斯采夫在信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现在有许多东西可写，并且可以写好，但为此必须从自己身上卸下杂志论战这件破旧和肮脏的外衣，因为这种论战手法把一切都变得陈腐和庸俗化了。”

个人声明，也有社团声明。他们已经声明，他们只期待着我一个人说出真诚的吸引人的话来，他们只认为我一人是他们的指导作家。[①] 我们的一些文学家们、一些摇笔杆子的强盗和搞出版的骗子们都知道青年们的这许多声明，而且这使他们非常吃惊。不然的话，他们会让我自由自在地写作吗?! 他们会像一群狗似的把我咬死，但他们害怕，他们困惑莫解地观察着下一步会怎么样。我在这里读卑鄙透顶的《呼声报》，——我的上帝呀，这多么愚蠢，委靡不振得令人反感，消极冷淡得麻木不仁，一无进展。不知您信不信，我的愤怒有时会变成果敢的嘲笑，比如说我在读十一岁的思想家叶夫根尼·马尔科夫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时的心情就是这样的。这是露骨透顶的蠢话。您在信中说，普齐科维奇的这期杂志[②] 您并不喜欢。是的，确实是这样，但要知道同此人甚至连谈话也困难，不能向他提建议，他自信到了心胸狭窄的程度。不过，主要的是他只求有订户，其他的一切他都满不在乎。您对《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中已读部分的意见使我感到心满意足（您谈及已写下的东西的威力和能量）。不过，您随即就提出了一个十分必要的问题：在我的作品中目前尚未对这一切无神论点做出答复，而答复却是必须做的。[③] 您说得完全对，现在我所关心的和使我不安的

① 一群莫斯科大学生在 1878 年 4 月 8 日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表达了这种看法。

② 指维·费·普齐科维奇在国外出版的《俄国公民》第 5 期。波别多诺斯采夫说它像一只“吹鼓成公牛的青蛙”。

③ 波别多诺斯采夫读了《卡拉马佐夫兄弟》后特别称赞“宗教大法官”一章，说它“对我产生了深刻印象。我很少读过如此深刻的东西。”他并就“宗教大法官”一章向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要求：“我在期待着——反击、批驳和阐释将来自何方？但我尚未等到。”

正是这个问题。要知道，我已打算让第6卷《俄国修士》来回答整个这反面的一方。它将在8月31日登出，我正在为它担心：它能否做出充分的答复？我在担心，乃是因为这答复并不是直接的，不是逐条地对以前（在“宗教大法官”中和在它之前的一些部分里）所表述的论点做直接答复。在这里提出的是一种与前面所表述的世界观根本对立的东西，但同时又不是进行逐条回答，而是通过艺术画面。使我不安的正是这一点：我是否会被理解？我能否达到目的，哪怕是一丁点儿？此外，我还必须做到有艺术性：要求写出的是一个纯朴而又庄严的人物，然而生活却充满着喜剧因素，它只在其内在的意义上是庄严的，因而不由得为了艺术要求而只好在写我的修士的生平时触及一些相当鄙俗的生活面，以便艺术的现实主义不受损害。此外，修士还有一些训诫，对这些训诫有人干脆会大声叫嚷，说它们是荒谬的，因为它们过于激情洋溢了。当然，在通常的意义上这些训诫是荒谬的，但从另一层意义看，从内在的意义上看，它们似乎是正确的。总之，我很不安，而且很想听到您的意见，因为我十分珍惜和尊重您的意见。在写的时候我倒是怀着强烈的爱写的。

我意识到，我谈自己的作品谈得太多了。9月1日或2日我将到彼得堡（急于去旧鲁萨，急于回家），我一定去看望您（我不知道在几点钟去，我事先定不下来），如果我运气好，那么我也许还能见到您，哪怕只有一会儿工夫。再见，非常善良的、我衷心敬仰的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愿上帝赐您长寿，在我们的时代不需要有比这更好的祝愿，因为像您这样的人应该活着。我头脑中有时会闪过一种愚蠢的不该有的想法：如果

我们这些最后的莫希干人[1] 死了，俄罗斯将会怎么样？不错，这种念头一出现，我马上会笑我自己，但我们毕竟还得不知疲倦地干。难道您不是一个实干家吗？顺便提一句：普齐科维奇从我处一听到您信中谈的关于发配一些犯人去萨哈林的内容后就缠着我，要我把信给他发表在《（俄国）公民》上。不言而喻，我没有把信交给他。

全身心属于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尼·阿·柳比莫夫

(1879 年 9 月 16 日，旧鲁萨)

尊敬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阁下：

与此信同时向《俄国导报》编辑部寄去《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第 7 卷，供第 9 期上用，共四十一个半张。这一卷有四章，现寄上三章，第 4 章两天后寄出，编辑部在 20 日可以收到。第 4 章里总共有四个印刷页，但这是极其重要的一章，并且是最后一章。[2] 本来是可以一起寄出的，但由于癫痫病发作，我被迫将工作朝后拖了两天。但现在我至少可以寄出四十一个半张，马上就可以将它们付排（9 月 18 日可以收到），余

---

① 借用美国作家库珀的小说名《最后的莫希干人》，比喻最后的残余者。

② 这第 7 卷本来的题目是《格鲁申卡》，但刊登在《俄国导报》9 月号上时改为《阿廖沙》。其所以改了题名，固然是因为阿廖沙是这一卷的中心人物，但也因为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决定卡拉马佐夫家每个兄弟都有自己的专章：第 8 卷的题名是《米佳》，而第 11 卷则叫做《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兄弟》。

下的三个半张（即第4章）我推迟两天寄出，数量并不多，也不会误事，如果您不嫌我寄晚了并决定全部刊出的话。我现在非常希望别把书分割得支离破碎，我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您身上了，尊敬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

9月25日前我回彼得堡（以前的地址），因此我又不能等清样了。我觉得，稿子誊写得很清楚。尊敬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请向校对员转达我最诚恳的请求，请他这次也别与我过不去，而为了上一期我多谢他了。

我求您，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这一卷中不要删掉任何东西。实际上也没有东西可删，一切都是妥妥帖帖的。只有一个词（关于死者的尸体的一个词）发臭了，但这个词出自费拉蓬特神父之口，他不可能用别的说法，甚至在可以说"有味儿了"这个词时他也不说，他要说"发臭了"①。把这个词放过去吧，看在基督的分上。别的就没有什么了，除非还有关于泻药的描写。但这一段写得很好，而且极其关键性的，像是一段重要的控诉。最后一章（即将寄出）"加利利的迦拿"②是这一卷中最重要的一章，也可能是整部长篇小说中最重要的一章。我在这次寄上的稿子中已把修道院的事写完了，以后就再没有谈修道院的文字了。下一卷（供第10期用）就结束小说的这一部，接着就将间断一阵子，关于这一点我已通知过您了。

现在请接受我对您的最诚挚的敬意。

---

① 说的是长老佐西玛的尸体"发臭了"。

② 迦拿是加利利的一座小城，耶稣曾在此把水变成酒，这是他"所行的头一个神迹"（见《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2章，第1～11节）。

您最忠诚的仆人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在彼得堡的地址：库兹涅奇胡同，弗拉基米尔大教堂附近，5号楼，10号寓所，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一点小小的 Nota bene，以防万一：看在上帝的分上，别认为我会在自己的作品中允许自己怀疑，哪怕只是稍稍怀疑一下圣徒遗体的显灵。这里谈的仅仅是死去的佐西玛修士的遗体，而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类似我所描写的修道院中的惊慌在圣山已经发生过一次，而在《帕尔费尼修道士游记》中已对之做过十分简练动人而又纯朴的叙述。

陀思妥耶夫斯基

尊敬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我特别请求认真校阅一下关于一颗小蒜头的传说[1]。这很珍贵，是我按照一位农妇的口述记录下来的，当然是首次记录，至少是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说过。

又及

① 指《卡拉马佐夫兄弟》，第3部，第1卷，第3章。

致 E. H. 列别杰娃[①]

(1879 年 11 月 8 日，彼得堡)

尊敬的夫人：

仆人斯梅尔佳科夫杀死了卡拉马佐夫老头儿，一切细节将在长篇小说的进一步发展中交代清楚。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只是间接地参与了杀害，唯一的一点是：他在去莫斯科之前与斯梅尔佳科夫谈话时（有意图地）抑制自己不对后者进行开导，不明确表示自己对后者所图谋的罪恶勾当是绝对厌恶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对此已清楚地看到和预感到了），这样他就好像是允许了斯梅尔佳科夫的这一残暴行径。对斯梅尔佳科夫来说这种允许却是必须的，为什么？下文中会有交代。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在父亲被杀害这件事情上是完全无罪的。

当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从围墙上跳下并用手帕擦拭被他打伤的老仆人头上的血时说“老头子碰上了”，他这么做和这么说就好像已经告诉了读者：他不是杀父的凶手。如果是他杀了父亲，十分钟后又杀了格里戈里，那么他就不会从围墙上跳向受了伤害的仆人，除非是还要去确认一下，他是否已经消灭了一个在他心目中是很重要的罪恶行为的见证人，可他除了好像是同情老仆人之外，还说老头子碰上了等等。如果是他杀了父亲，他就不会站在仆人的尸体旁说一些怜悯的话了。对读者来讲重要的不只是长篇小说的情节，而且要懂得一点儿人的心

① E. H. 列别杰娃是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读者，她向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是谁杀死了老卡拉马佐夫？

灵（心理学），每个作者都有权期望读者懂得这一点。

不管怎么说，您如此关心我的作品，使我感到荣幸。

请接受我向您表达的真诚敬意。

您忠实的仆人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尼·阿·柳比莫夫

（1879年11月16日，彼得堡）

尊敬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阁下：

昨天给您寄出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第8卷的结尾，想必编辑部已经收到了。再次深致歉意：我延迟了。在这一卷中突然出现了许多完全新的人物，虽然都是一闪而过的，但需要对每个人物刻画得尽可能完整，因此这一卷的分量比我起初预计的大一些，占用的时间也多一些，所以这次拖时间在我本人也完全出乎预料。敬爱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关于清样的事我拜托您了，希望它像以前的清样一般好。

我曾在信中告诉过您，我将于11月份结束工作，然后搁笔到明年再继续写。然而现在情况变了，因为我还要将新的第9卷寄上供第12期用，并以此来结束小说的这一部。我这第9卷也是突然间出乎意料地产生的，事情是这样的：起初我只想局限于法庭审讯，而且人已经上了法庭。但我向一位检察官（他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请教时突然发现，如果这么写，我们刑事审判过程中整整一个十分有意思又非常蹩脚的部分（我们刑事审判过程的弱点）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审判过程中的这一阶段叫做“预审”，它有老的套路，也有以年轻的法学家们

和审讯检察员们为代表的崭新的抽象议论，等等。正因为如此，为了要结束这个部分，我一定还要写第9卷，标题是“预审”，这一卷我将在12月尽早送到您那儿。而且我还要更鲜明地刻画米佳·卡拉马佐夫的性格：他在不幸和误判的灾难临头时净化他的心灵和良心。他心灵上接受惩罚并非因为他所做的事，而是因为他过去胡作非为，他曾经可能而且想要犯罪，为此他将因法庭的错误而被误判。这个性格完全是俄罗斯式的：雷不轰鸣，农夫就不在胸前画十字。他的道德净化在进行预审的几个小时中已经开始，我正是为此而写第9卷的。这对我这个作家来说是很珍贵的，使我感到不太舒心的是：这整个第9卷可能总共才一个半印张，但这一卷却是完整的有头有尾的了。

这样，我将在12月寄去第9卷，一起寄上的还有我的道歉信（供在杂志上刊登用），请求原谅我将长篇小说的结尾部分拖延到了明年。关于这一点（关于延期）我早在夏天已函告过您，现在我希望一定把这封道歉信登出来，我心里不安。①

信中还有几句附言：现在延续着的还只是长篇小说的第2部，它已经扩大到二十个印张。起初我确实只想写成三部，但由于我是以一卷一卷的形式写的，所以就忘记了（或者是忽视了）修改我早先构思好的东西。因此在寄信给编辑部时我写了一段附言：请他们把这第2部看做两部，即第2部和第3部，这么一来，明年发表的就将是长篇小说的最后一部，即第4部。因此，小说的第4、5、6卷是它的第2部，而第7、8、9卷则将是第3部。这样，在所有的三部中每一部都有三卷，而

① 这封道歉信（即1879年12月12日致米·尼·卡特科夫的信）后来登在1879年第12期《俄国导报》上。

且每部的印张数也几乎相同。第 4 部也将是这样，即有三卷，约十个到十一个印张。关于这一切，尊敬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我认为必须在现在告知您，也就是提前告知您。如果您发现有什么障碍的话，还来得及预先加以解决。但我希望您不会发现什么障碍，这事情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在现在寄上的稿子中我写了两个波兰人，他们讲的或者是纯粹的波兰话（在他们两人之间），或者是不合文法的俄波混合话。我写的纯粹波兰语句都是正确的，不过混合话中的一些波兰词可能显得有点儿古怪，但我认为也是正确的。我非常希望对这些有波兰词语的地方做更仔细的校阅。稿子看来还是誊写得清楚的。

插入了一个关于波兰地主波德维索茨基的笑话，讲所有波兰玩牌人——偷换牌人的传奇式笑话。我一生中在不同时间从不同的波兰人口中三次听到过这个笑话。他们不讲完这个笑话，就不坐下来玩牌赌博。这传奇故事讲的是本世纪 20 年代的事，其中提及波德维索茨基，这个姓似乎是熟悉的（在切尔尼戈夫省也有人姓波德维索茨基）。但由于这个笑话中对波德维索茨基其实没有讲任何侮辱性的使人丢脸的或者甚至是可笑的东西，所以我保留了真姓。我想，以后不至于有什么人在一个什么时候会生气，会有意见。就这样吧，12 月我把稿子寄上。

尊敬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请接受我的由衷敬意。

您的忠实仆人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如果不用波德维索茨基这个姓，那么可以改为波德未索茨基。在波兰语中这就完全是别的意思了，最好还是保留我稿子

中的“波德维索茨基”。齐声合唱的那首歌是我直接采记的，它的确是一个最新的农民创作范例。[1]

又及

致尼·阿·柳比莫夫

（1879年12月8日，彼得堡）

尊敬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阁下：

我再次十分对不起您和《俄国导报》：我非常肯定地允诺过在第12期上发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第9卷”，现在我却不能在12月份寄出。原因还是一个：我累病了。该卷的主题（预审）延伸了，复杂化了，而最主要最主要的原因是：此卷成了我这部长篇小说中极重要的一卷，它要求（我看到了这一点）十分细致地加工。如果我使劲赶，匆匆了事，就会损害我作为一个作家的声誉，现在如此，永远如此。我这部长篇小说的思想也会受到很大破坏，而这思想却是我所珍贵的。到处都在阅读这部长篇小说，读者们给我写信。青年人在读，上层社会也在读，文学界在责骂或赞扬。就所产生印象的范围来说，我从未获得过如此成功。正因为如此，我想要把事情做得善始善终。

因此，请您原谅我，如果可以原谅的话。这第9卷我一定寄上供第1期用。这卷书中 minimum 有三个印张，也可能有三个半印张（和那卷发表在第11期上的印张数一样）。这第9

① 指在莫克雷地方农村姑娘唱的一首歌。

卷将结束《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前三部。第4部将于明年发表，从第3期开始（即空过第2期）。这种间歇在我是十分必须的，之后我一定不间断地把全书写完。

同时，尊敬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我坚决请求您将我写给编辑部的信登在第12期的《俄国导报》上，我以前在信中同您讲过此事。这封信我在12月14日左右寄上，就是说您也许在这一天就能收到。我在报上已三次读到对《俄国导报》编辑部的责难和谮言中伤，说什么它故意（为了某些不可理解的原因）把一些人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和我的）长篇小说的发表时间拉长到两年。我正好在我的信中声明：是我自己一个人的过错，原先我允诺在一年之内完成这部长篇小说，但我却拖到了第二年，而《俄国导报》编辑部对作为作家的我的态度是十分客气和文明的（这是对另一些流言飞语的答复）。我尽量把信写得文雅和有说服力（它定将通过您这个书报检查关）。同时我在信中还要声明：我打算在何时继续写这部小说，怎样继续写。也许，我顺便还要就小说的思想对读者谈几句，但现在我还不知道。总的说来，我尽量不写多余的东西。按我的想法，完全有必要将这封信登在第12期上，主要是对我有必要，这事关系到我的良心。

现在请允许我这个对您十分抱歉的人十分恳切地请求您，我已经完全没有钱过节了，我应该付出很多，而且还欠着债，因此能否在节日前寄一千卢布给我，寄到阿兴巴赫和科尔利钱庄①，假使可以多寄一些的话，那简直是拯救了我，因为我现在太需要钱了。如果在12月20日前能寄来，那最好不过！如果晚一些寄的话，那么阿兴巴赫和科尔利钱庄可能会关门。请

---

① 阿兴巴赫和科尔利两人在彼得堡合开的一家钱庄。——俄编注

原谅我如此迫切地请求您，如果不是非常需要的话，我是不会打扰您的。

衷心感谢您十分迅速和乐意地满足了我的请求，拨给我外甥女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伊万诺娃六十卢布。她已给我写信，她十分感谢您。

现在，我再重复说一下：到 12 月 14 日前（或者更早一些）您定将收到我写给编辑部的信，以便刊登。

再次恳求您原谅，尊敬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请求您接受我向您由衷表达的深切敬意和忠诚。

您的恭顺的仆人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请允许我感谢您对我最近一卷书中的一些波兰词语所做的出色订正。

又及

致米·尼·卡特科夫

（1879 年 12 月 12 日，彼得堡）

致《俄国导报》出版者的信

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阁下：

今年年初，当我开始在《俄国导报》上发表我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时，曾坚定地允诺过您（我清楚地记得这一点）在今年完成这部小说。但当时我是按我以前的精力和健

康状况来估计的，我当时完全相信我能实现诺言。不幸的是事与愿违：我只来得及写出这部长篇小说的一部分，迫不得已只好把它的结尾拖到明年，即 1880 年。我现在甚至来不及给编辑部寄任何东西供第 12 期刊登。小说的第 9 卷不得已只能拖到明年在《俄国导报》的第 1 期上发表，可是就在一个月前我还满怀信心地向编辑部允诺过：在 12 月间完成这第 9 卷。代替这一卷的是我现在给您的这封信，恳求您一定将它登载在可敬的贵刊上。这封信事关我的良心，如果有人要责难小说未完成，那就责难我吧，别连累《俄国导报》编辑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能够指责编辑部什么的话，那就是编辑部对我这位作家太客气了，它一直十分耐心地宽容我衰弱了的健康状况。

同时，我利用写这封信的机会纠正我的一个错误，确切地说，单纯的疏忽。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我是分“卷”写的，小说的第 2 部是从第 4 卷开始的，而在写完第 6 卷时我忘了标明：小说的第 2 部以此卷为结尾。因此小说的第 3 部应该从第 7 卷开始，而第 3 部正是以第 9 卷结束。这第 9 卷原来计划在《俄国导报》的第 12 期上发表，现在我答应一定在明年第 1 期上发表。这样，留到明年的只是小说的第 4 部，即最后一部。我请求您从《俄国导报》的第 3 期开始刊登这最后一部，我需要为时一个月的间歇，原因还是一个：我身体不好。但我希望，从第 3 期起我能不间断地把小说写完。

请接受我的保证。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尼·阿·柳比莫夫

（1879年12月12日，彼得堡）

尊敬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阁下：

随信附上“致《俄国导报》出版者的信”，关于这封信我已向您提到过两次，并请您一定将它登载在贵刊的第12期上。您是了解这封信中所说的一切的，从头到尾都是实情。表达得怎么样，那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您认为有什么需要改动或纠正，请改动和纠正吧，不过我恳求您别删掉任何东西。我将这封信标题为“致《俄国导报》出版者的信”，抬头是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您当然会给他看的。如果您认为应该换一换标题，比方说，换个比较一般性的标题“致《俄国导报》编辑部”，请您按您认为比较合适的办法做吧。我什么都同意，只求把信登出来。①

我本想对小说的思想补充一些解释（最近给您的信中我谈过这一点），以便不指名地间接答复一些批评，但经过一番考虑后我认为这么做尚为时过早。我指望在小说结束时您能在《俄国导报》上给我留出一小块地方做这种解释和答复，如果届时我不改变主意，我一定将这些解释和答复写出来。②

我将尽早寄上第9卷《预审》，以便在第1期上刊载。虽说拖了时间，我要把它加工得更好些。

---

① 经与此信的原文对比，公开发表的信文中未有任何改动。——俄编注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没有实现这个打算。

我异常不安，尊敬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我对不起《俄国导报》，没有为第12期寄稿子。我现在真正地受到良心谴责，每时每刻都在谴责自己，请相信我。

请接受我对您高度的敬意和真挚的忠忱。

您的恭顺仆人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一个无法查明姓名的人
（女子高级讲座学员）
（1880年1月15日，彼得堡）

首先请原谅我迟迟没有回信，因为我接连两周日以继夜地写作，昨天才写完并寄给了我在其中发表作品的杂志。[①] 紧张的工作使我现在还感到头晕。对您的信我能回答些什么呢？对这些问题是无法做书面回答的，是办不到的。下午三点钟至五点钟我多半在家，虽说并非每天如此。如果您愿意的话，您就到我这儿来，固然我的时间一般是很少的。但比起通信来，面对面看到的和谈到的都要无比地多，在信中谈总嫌抽象。您的信热烈而又亲切。您的确在痛苦，而且不能不痛苦。但您为什么要垂头丧气呢？失去过信仰的并非您一人，但人家后来不是都拯救了自己吗？您信中说，人们破坏了您对基督的信仰。但是您怎么不首先问一下自己：这些否定基督——救世主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说得确切一点，我并非说他们是好人或坏人，而是说他们自己在实质上是否懂得基督？请您相信，他们并不

① 指《俄国导报》。

懂，因为，一个人哪怕稍许懂得一些，他就会看到一个不寻常的人[①]，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与一切好人或者优秀的人相似的人。其次，所有这些人都非常轻率肤浅，他们甚至对他们所否定的东西毫无科学的了解，他们不过是凭自己的头脑做出否定的。但他们的智慧是否纯真？他们的心灵是否光明？我在这里不说他们是一些坏人，但他们是中了所有俄国知识分子患的通病的毒：轻率地对待事物；异常自负，这种自负连欧洲的大智大慧者们都难以想象；对所评判的东西一无所知。光是我的这些想法似乎就足以使您不再否定，至少也可以使您深思和感到可疑。我认识许多否定者，他们最终都全身心地转向了基督。但这些人渴求真理并非虚伪，而探索着的人终究会找到他所探索的东西。

感谢您对我说了有关我的许多热情的话。握您的手，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再见吧。

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维·费·普齐科维奇
（1880 年 1 月 21 日，彼得堡）

尊敬的和亲爱的维克托·费奥菲洛维奇！

我多时没有给您写信了，同样的是我也好久未收到您的片

① 这里的“人”字在原文中是существо，意思也是“人”，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意强调基督不是一般的人而使用此字，我们在中文中没有合适的字可译，特以仿宋字标出。

纸。从我这方面说，唯一的原因是苦役般的工作，它超越了我的体力。最近三个月内我写好并交出的稿子达十二个印张！我搞垮了身体，把什么事都耽误了：探亲访友，书信往来。昨天我把我的长篇小说的最后五个印张寄给了《俄国导报》，现在我开始写小说的最后部分。① 我暂时可以休息一个星期，或者甚至休息十天。

差不多一个月以前，或者是更晚一些时间，您给我寄来了您的启事，并要求我将它发表在《新时代》上。这件事情我实在无能为力。② 由于您和《俄国公民》的关系该刊会拒绝我，这样在我同他们之间就会引起不愉快。不过，我听说，您已经通过别的渠道让《新时代》接受了您的启事。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但我仍请求您别怪我：我并非舍不得花十个卢布。顺便提一笔：日前特里申来过，我已把三百卢布完全支付给了他。③

今天我遇到了马尔克维奇，他告诉我：似乎是在1月19日，也许是1月18日的《莫斯科新闻》上有一篇文章谈《俄国公民》和您。从《俄国公民》摘录了有关在莫斯科谋刺皇帝的报道，这篇文章因爱国主义而受到了赞扬。《莫斯科新闻》这么做非常之好。④ 我尚未读过这篇文章，但我要设法搞到这一期《莫斯科新闻》，读一读。也许，您已经知道了这篇文章。

---

① 指《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第10卷《孩子们》。

② 指《俄国公民》的征订启事。启事说《俄国公民》是文学和政治的杂志，用俄语在柏林出版，它迅速在俄国各地发行，一些著名的第一流作家向编辑部承诺为之撰稿。

③ 普齐科维奇欠彼得堡的高利贷者特里申的一笔旧债。

④ 1880年1月20日《莫斯科新闻》载文，称普齐科维奇在国外办起了爱国主义刊物《俄国公民》等等。

您瞧，这可是您同卡特科夫握手言和的一次机会。[1] 不过，您自己清楚，该怎么做更为好些，我只是出于对您的一贯同情才说的。

我几乎未曾见过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也未见过扎谢茨卡娅，我哪儿都不去。此地人们都在讲：齐托维奇[2] 将在我们这里，在彼得堡出版（很快）一张政治性的报纸，一张大型日报。如果他能够着手办这件事，倒是挺好的。不过，出小册子是一回事，出版报纸则是另一回事。如果能成功，那倒是一件好事情。

请来信谈谈您自己，谈谈您现在的计划，谈谈事业的状况。别认为我回信不爽快，我实在是太累了。我每天都责备自己不回信，但始终未能写回信。

好吧，在信中再见吧！在埃姆斯疗养后我的身体有所好转，但是我太疲劳了。

我刚才打开《华沙日记》（一直寄给我的），读完了 1 月 17 日的一篇文章，编辑部在文章中主张残忍虐待儿童。他们对建立一个儿童保护协会的主张进行嘲笑。在他们看来，保护那些受到虐待的儿童，——这就是在毁坏家庭。[3] 真荒谬！难道那种家庭，在那里父亲把屎抹在四岁幼女的脸上，叫她吃

① 普齐科维奇告诉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读到该报的当天就写信给该报主编米·卡特科夫表示谢忱。

② 指彼·帕·齐托维奇（1842—1912，教授）于 1878 年在敖德萨出版小册子《卫护村社土地占有制的新手法》，民粹派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与之论争。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指的是 1880 年 1 月 17 日的《华沙日记》上的编辑部文章，该文讥笑儿童保护协会，说它类似“动物保护协会”。

屎，在寒冷的夜间把她锁在茅房里，[①] ——难道那种家庭倒是什么圣地？难道那种家庭倒未遭破坏？他们真是不知羞耻！读者会马上不理睬他们。真遗憾，戈利岑公爵似乎是一个正派人，而且他想把事情做好。究竟是谁在他的刊物上写这篇文章？[②]

再见，握您的手。

一如既往仍然是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地址照旧：铁匠胡同，5号，10居室。

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问候您，她由衷地祝您一切如意。我同梅谢尔斯基完全不见面：每周三的会晤已经停止了。

致谢·安·尤里耶夫

(1880年4月9日，彼得堡)

尊敬的谢尔盖·安德烈耶维奇：

我确实在这里大声疾呼过在普希金纪念像揭幕之日应该发表关于他（普希金）的重要文章[③]，我甚至还梦想过：如果在揭幕日我能够上莫斯科，关于他我还要讲上几句，口头上，以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也描写了一些父母虐待儿童的事情。

② 尼·尼·戈利岑（1836—1893），政论家，1879—1883年任《华沙日记》报主编。他对这篇文章当然直接负有责任。

③ 谢·安·尤里耶夫在信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听说您在写一篇谈普希金的东西，我斗胆要求您允许把大作发表在我的杂志上。"

发言的形式，我预计揭幕日在莫斯科（当地）肯定会有人发言。但是现在我被那部总写不完的（在《俄国导报》上刊载的）长篇小说束缚住了，我未必能找到多少时间来写点儿什么。写同说不一样。关于普希金必须写一些有分量的本质性的东西，少许几页是容纳不了这种文章的，因此需要时间，而时间我绝对没有，以后可能会有。我非常抱歉，无论如何我不能肯定地做出承诺。一切都取决于时间和情况，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将寄给《俄罗斯思想》供第5期用。[①] 我怀着浓厚的兴趣在读您的杂志，而且真诚地祝愿您获得最大的成功。谢谢您给我寄杂志，我认为与您的杂志合作是一种极大的愉快，但愿有时间就好了。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原谅我在信中涂涂改改，请别认为这是马虎草率。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叶·费·荣格[②]

（1880年4月11日，彼得堡）

尊敬的叶卡捷琳娜·费奥多罗芙娜夫人：

请原谅我对您美妙的十分友好的信迟迟未做答复，请别认

---

① 1880年5月3日尤里耶夫写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恳求您，请您别把您写的关于普希金的文章交给其他杂志。"

② 叶·费·荣格（1843—1913）是美术学院副院长Ф. П. 托尔斯泰的女儿，是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治过眼疾的Э. A. 荣格教授的妻子，她本人是画家，著有传记多种。她在写给其母的信中深刻地评述了《卡拉马佐夫兄弟》，因此作家同她通信。

为这是疏忽大意。我想在回信中给您写一些诚恳和真挚的内容，但我实在是生活得忙乱而紧张，所以，说真的，我很少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即使是现在，在我终于找到了些微时间来给您写信的时候，我也未必能对您写出我心中想向您诉说的东西的一小部分。您关于我的意见我不能不重视，令堂让我读了您给她的信中的几行文字，它们使我非常感动，甚至使我惊讶。我知道，作为一个作家，我身上有许多缺点，因为我本人总是第一个对自己不满意。您可以想象，有时，在进行内心反省的懊恼时刻，我常常痛苦地意识到，我简直没有表达出我想要表达的，也许，也是我能够表达的东西的二十分之一。在这种时刻拯救我的只有那始终如一的希望：希望有朝一日上帝会给予我许多灵感和力量，使我能够充分加以表达，总之，使我能将我心中和想象中所包含的一切全部表达出来。不久前在此处举行的青年哲学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一位历史学家的儿子）的哲学博士论文答辩会上我听到他说了一句很深刻的话："我深信，"他说，"人类所知道的要比他们迄今在科学和艺术中已得以表达出的要多得多。"我的情况也是这样：我感觉到那蕴藏在我内心中的比我这个作家至今所能表达出来的要多得多。但是，毫不客气地说，我也觉得，在我已经表达出来的东西中有着一些是发自内心的和真实的。我现在向您发誓，我得到过许多赞许，也许，所得到的甚至比我应该得到的还多，但是批评界，公开出版的文学批评，甚至在表扬我的时候（这种情形是很少的），关于我谈得也很轻率和肤浅，似乎完全没有觉察到那完全是伴随着我内心痛苦而产生的东西，那从我心灵中真实流露出来的东西。由此您可以断定，我从您写给令堂的信中读到的对我这个作家十分细致和深刻的评价会使我感到多么愉快。

不过，我怎么一直在谈自己！尽管在和我的十分深刻而又可亲的批评家（我认为您是一位这样的批评家）交谈时也很难不讲讲自己。——您在信中谈到了自己，谈到了您现在的心情。我知道您是一位艺术家，从事绘画，请允许我给您提一个发自内心的劝告：不要抛弃艺术，甚至要比以往更加献身于它。我知道，我听说过（请原谅我），您不太幸福。生活在孤独之中，以种种回忆触痛自己的心灵，您就可能使自己的生活过分黯淡。只有一个避难所，只有一种药物，——那就是艺术和创作。不要决定去写什么自白，至少是现在别写，这可能会使您感到非常痛苦。——请原谅我提出了这些建议，但我倒是很想见到您，并对您当面说上哪怕是一两句话。收到了您写给我的这封信后，您当然就是我亲爱的人，贴心的人，心灵上的亲妹妹，因此我不能不向您表示同情。

关于您的双重性您写了些什么呀！这可是人们的一个寻常特征……不过这也不是那些十分普通的人们的特征。这是一般的人的天性所具有的特征，但远远不是在任何一个人的天性中它都会像在您身上似的如此强烈。也正因此您才是我的亲人，因为您身上的这种人格分裂完全和我身上的一样，我一生都是这样。这是一种巨大的痛苦，但同时也是一种巨大的享受。这是一种强烈的意识，一种进行内省的要求，是存在于您天性中的对本人和人类道德责任的要求，这就是这种双重性的表现。如果您的智慧不十分发达，如果您比较狭隘一些，那么您就不会如此诚实和有良心，也就不会有这种双重性。相反，您会非常非常自命不凡。但这种双重性毕竟是一种巨大的痛苦，亲爱的尊敬的叶卡捷琳娜·费奥多罗芙娜，您是否相信基督和他的誓愿？如果您相信（或者是您非常想要相信），那么您就完全信赖他吧，这样做的话双重性带来的痛苦会大大减轻，您也就

有了摆脱精神困境的出路，而这是主要的。

请原谅，我写了这样一封杂乱无章的信。如果您知道我多么不善于写信并且害怕写信，那就好了。不过，如果您还将给我写信的话，我总会给您回信的。有了像您这样的朋友，我就不愿意失去。暂时再见吧！

全心全意忠于您的、您的知心朋友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请原谅此信的外观，原谅我涂涂改改等等。

致尼·阿·柳比莫夫

（1880 年 4 月 13 日，彼得堡）

尊敬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阁下：

谢谢您给我写了我今天收到的这封信。谢谢您寄来了所允诺的清样，最主要的是谢谢您对第 9 卷①的评价。我很高兴您喜欢我笔下的男孩子们，您关于科利亚·克拉索特金的意见我完全乐于赞同。② 但糟糕的是我没有在清样上加以修改，而且今天早上已将清样寄出了。这样一来，是否还有可能纠正我的错误呢？再说，尊敬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如果您自己

① 写错了，应该是第 10 卷。——俄编注

② 柳比莫夫认为，小说中的男孩儿科利亚·克拉索特金就其智力发展来看超过了十三岁。他建议陀思妥耶夫斯基给这男孩儿的年龄加上一岁，虽说这种智力发展程度在现实中也能看到，但是他认为：“我觉得，诗情应比现实更正确一些。”

想要做这种修改，您是否有时间？这对您是不是会太麻烦（如果您有时间修改的话)？因为这么一来书中许多地方都得更改数字，都得给科利亚·克拉索特金增加一岁。首先，在传记的开头，在第一页谈到克拉索特金娜寡妇的地方，说她的丈夫在多少年以前去世。(如果修改的话，就要写“十三年前”。)其次，在铁路上与男孩儿们在一起时，科利亚因这些“十四岁的人”把他当做小孩儿而生气，这“十四岁”就应该改成“十五岁”。最后，当他站在围墙旁等待阿廖沙并想着自己的个儿太小时，他想：应该说，博罗维科夫（我把姓给忘了)① 也是十三岁（替代我那里写的“十二岁”)，但比他个头高。最后，在他和阿廖沙谈话时，当他谈到自己的年龄时，应将十三改成十四，要说再过两个星期就十四岁了。把阿廖沙问他的一句话“您大概是十二岁了吧?”也改成“您大概只有十三岁吧?”可能在其他地方也还有要改动的。总而言之，我完全同意加上一岁（总共一岁)，而且一定是在那种意义上，即他是十三岁，但差不多十四岁了，就是说再过两个星期就十四岁了。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如果还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话，也就是说如果还有时间而您自己有意进行修改的话，那您就令我感激不尽了。② ——我妻子（她衷心向您问候）还在您来信之前就向我提出了和您的意见完全一样的意见。

最后，基督复活了，请接受我热情的敬意和深深的忠忱。

您的最忠实仆人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 在小说正文中，不是写的博罗维科夫，而是图济科夫。

② 后来因技术原因发表在杂志上的文字未做更改，但在出版单行本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做了必要的修改。

恳请您向尊敬的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转达我向他祝贺普天同庆的基督教节日！我一直在阅读《莫斯科新闻》的社论，并以此作为一种享受，它们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又及

致尼·阿·柳比莫夫

（1880年4月29日，彼得堡）

尊敬的尼古拉·阿列克谢维奇阁下：

请您相信，给您写这封信我感到实在太为难了。

无论我怎样拼命干，我还是不能给《俄国导报》的第5期（下一期）寄去任何东西。再过一个礼拜我将携家眷去旧鲁萨，并将在三个月之内结束全部长篇小说。因此，续载可以（如果您赞同的话）从第6期开始，小说的第4部将在第8期上登载完毕，然后在第9期上还将刊登结尾，一个半印张。（关于书中人物命运的简短说明和一个完全单独的场面：伊柳沙的葬礼和阿列克谢·卡拉马佐夫向男孩子们作的临葬悼词，其中将部分地反应出全部长篇小说的思想。）我之所以不能写出来供第5期用，是因为这里简直不让人写作，该快些从彼得堡逃走。而这又是《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过错，每天有许多人到我这里来谈论这部书，有许多人谋求与我结识，邀我到他们家做客，——这使我在这里简直是不知所措了，现在我要从彼得堡逃走！不知道您认为怎样，尊敬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我对《俄国导报》在夏季刊登小说这件事本身倒并不感到惶惑，因为人们在夏天读书甚至比在冬天读得多些，我之所以难

于给您写这封信，是因为我害怕、非常害怕您和尊敬的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会对我产生一种看法，以为我在滥用你们对我的过度宽容。只是在今天我才知道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在彼得堡，是从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处得知的，我按后者的指点到梅谢尔斯基公爵家吃饭，希望在那里能遇见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但是在那里我听说他已经走了，否则我倒可以当面向他解释一切。劳您驾，请向他转达我对他的深切敬意。如果您对我仍然是无限友善的话，请给我个短札，告诉我您是否在生我的气？（地址照旧，不管我在何处，信总能寄到。）顺便说一句，我非常满意《孩子们》① 这一卷（登在第 4 期上），它完全是独立的和插曲性的，因而如果在尚未完结之处突然打住并写明待续，读者也不至于见怪。昨天，27 日，我在为赞助斯拉夫慈善协会而举行的文学晚会上朗读了这一卷中的一个片段，可以毫不夸张和自夸地说：效果十分强烈。

请接受我的至深的敬意和十足的忠忱！

您的忠实仆人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谢·安·尤里耶夫

（1880 年 5 月 5 日，彼得堡）

尊敬的谢尔盖·安德烈耶维奇：

我同时答复您的两封非常友好的信。

---

① 或译“男孩子们”，是《卡拉马佐夫兄弟》第 4 部第 1 卷的卷题。

虽说我自己的工作很忙，还更忙于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我显然还是要接受您和尊敬的俄罗斯语文爱好者协会的恳切邀请而决定去一次莫斯科①，除非突然有什么疾病或者有什么类似的情况才会妨碍我成行。总之，我尽量做到在25日前一定到达莫斯科，并且就在25日上您家，以便了解一切详情，而主要的是要同您会晤，因为我们已经久不见面，要谈的话当然已经积下许许多多。

至于我的"讲话"或发言，关于这件事我还不知道该怎么说。从您的信中我得知，要发言的人相当多，而且全是著名人物。② 如果我随便说些话来纪念我们最伟大的诗人和伟大的俄罗斯人，我担心会讲得不够，而如果我多讲一些（当然也是有分寸的），那么在阿克萨科夫、屠格涅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和皮谢姆斯基等人发言之后还会有我讲话的时间吗？不过，这件事在我们见面时再决定吧。有一点倒是主要的和十分引人注意的：在我们彼得堡，在最最无可非议的文学讲演会上（而今冬盛行这种讲演会）任何一行文字，哪怕是在二十年以前写下的，都一定要送交学区督学预审以获得讲演的许可。这次在你们莫斯科那儿将会怎样呢？比方说，如果我要讲些什么，那么是照自己写的讲呢还是依据写好的定稿照本宣科呢？③ 难道会

① ② 谢·安·尤里耶夫因协会准备为普希金纪念像揭幕举行两次集会（在1880年6月7日与8日），他于5月3日函请陀思妥耶夫斯基到会讲话。他还谈到，除陀思妥耶夫斯基外，"将发言的有伊·谢·阿克萨科夫、皮谢姆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也在被邀到会发言者之列，但他不愿参加。

③ 这里比较费解。依据下文，可以认为前者是作者自己写好而未经审查的，后者是写好后经过审查的，所以这里译文中对后者加上"定稿"和"照本宣科"几个字，以示区别。

允许按刚写好的未经某个人预审的东西讲吗？阿克萨科夫、屠格涅夫等人将怎么讲？经过审查或是不经审查？是 à vive voix[①] 呢或是照本宣科？如果要经过审查，那么，比方说，如果我 25 日抵达，我的几句话是否来得及送交书报检查员？关于这一切特别请求您，敬爱的谢尔盖·安德烈耶维奇，向我说明，以便我知晓并做好准备。[②] 近日内（我想，是在星期三）我将带家眷离开彼得堡去旧鲁萨度夏，因此如果您现在要给我写信，请直接寄：诺夫哥罗德省，旧鲁萨，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收（这是最完整的地址）。

昨天晚上我们这里举行了慈善事业协会的会员大会。主席别斯图热夫-留明[③] 从我处得知我将赴莫斯科参加纪念像揭幕式，立刻向协会提出建议：选举我为斯拉夫慈善事业协会的全权（代表）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像揭幕的庆祝活动，作为协会的代表参加，这建议立刻得到了大家的热烈赞同。这样，如果我来莫斯科的话，我是作为协会选出的代表而来的。奥列斯特·费奥多罗维奇·米勒昨天就在这次会上告诉我说，他也收到了您的邀请。他显然会自己给您回信，但他告诉我说，他有诸多事情缠身，大概不会去。

为您的杂志撰稿——我反复地再说，——是我引以为荣的愉快事情。好吧，显然我们是会见面的。我将在旧鲁萨等待您对一些问题的答复。向您致真诚的敬意和深深的忠忱。

---

① 法文：口述。

② 尤里耶夫在 1880 年 5 月 7 日回信说：按教育部批准的协会章程，协会本身就是发言稿和演讲稿的检查员。

③ 康·尼·别斯图热夫-留明（1829—1897），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科学院院士（自 1890 年起）。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阿·谢·苏沃林

（1880 年 5 月 14 日，旧鲁萨）

尊敬的阿列克谢·谢尔盖耶维奇：

谢谢您写来了亲切的信。我在离开彼得堡之前收到了尤里耶夫（作为俄罗斯语文爱好者协会主席）的邀请，除此之外，我还收到了协会的正式邀请去莫斯科，并在 5 月 27 日和 28 日“爱好者”会议上（按他们的说法说）讲“自己的话”。5 月 26 日将举行午宴，在宴会上也将有人发言。屠格涅夫、皮谢姆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伊万·阿克萨科夫都将发言，似乎还有许多人。除此之外，斯拉夫慈善事业协会选举我作为它的代表出席纪念像揭幕式和“爱好者”会议。我已经决定在 23 日从鲁萨出发。我不可能再上彼得堡（取票），因此，如果在丘多沃车站买不到特快列车票，我就乘普通客车去。感谢您建议代我购票，但还是我自己买票更顺手和更便利。您可能不去，——这消息使我感到扫兴，因为如果我们这些彼得堡客人在那儿能处在一个亲密无间的群体之中，我们会更欢乐。因此，您能否尽量设法去？您尽量努力吧！关于布列宁[①] 去伏尔加河的消息也使我不高兴，因为我一直在等他写点东西评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最后一部分，我十分珍重他的意见。关

---

① 维·彼·布列宁（1841—1926），诗人，政论家、文学批评家。在 19 世纪 60 年代他为民主派出版物撰稿，自 19 世纪 70 年代中叶起开始为《新时代》写小品文和评论。他高度评价《卡拉马佐夫兄弟》，认为这部作品反映了“俄国生活的最基本方面”。

于那瞎说的“边饰”我不知道该向您说些什么，对《新时代》上（有关边饰）的说法我当然是满意的。如果我自己写，那将是以后的事，将是在我开始写“文学回忆录”的时候（而回忆录我是一定会写的）。但是如果现在您，比方说，作为报纸出版者在贵报[①] 上哪怕只排上五行，其意思是：我们收到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正式声明，他说任何时候未曾有过、也不可能有过类似《欧洲通报》上讲的（有关边饰）的事情等等（表达的方式由您本人确定）。如果能这么做，我会非常感谢您的。[②] 关于魏玛[③] 的事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但为什么您夸赞帕什科夫[④]？您写道（我刚在5月13日的贵报上读到）：帕什科夫在布道，他做得好。为什么？三天前在贵报上发表文章卫护帕什科夫分子们的神职人员是谁？这是一篇拙劣

① 指《新时代》。

② 帕·瓦·安年科夫在《欧洲通报》上回忆道：在涅克拉索夫主编的《彼得堡文集》中，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要求，《穷人》这部作品的四周都围上了边饰，以区别于其他作品。苏沃林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并在《新时代》上反驳说：他找来了1846年出版的《彼得堡文集》，发现《穷人》的印刷方法与其他作品完全相同，绝对没有加上任何边饰。

③ 奥·艾·魏玛（卒于1885年），民意党“土地和自由社”的成员，因参与1878年枪杀宪兵头子梅津采夫和1879年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而受审。苏沃林经常出席此案的审理，他在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说：此案是有“教育意义”的，杀人者确实有“组织”，而不是只有一些“个别的小组”。

④ 瓦·亚·帕什科夫是一个富翁，退役军官，他追随当年在彼得堡布道的英国勋爵雷德斯托克。苏沃林同情帕什科夫的布道活动，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谴责彼得堡的贵族阶层“逢迎”这位英国勋爵，并认为后者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贵族阶层“脱离了根基，脱离了民族”。

的文章。[1] 请原谅我如此坦率。我之所以感到懊丧，正是因为这一切出现在我所喜爱的报纸——《新时代》上。

真诚尊敬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如果您决定去莫斯科，您将会在何处下榻？我尽可能住在“欧洲旅馆”（小剧院对面），或者，如果那里没有房间，我就住久索旅馆（离“欧洲旅馆”不远）。大概在24日晚我将到莫斯科。

又及

致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

（1880年5月19日，旧鲁萨）

深深敬爱的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

按照多年惯例此次我也不能错过21日这一天，我诚挚地衷心祝愿您一切都好，您在您的命名日所希望的也就是我所祝愿的！愿上帝首先赐予您健康，其次赐予您在新的工作中获得辉煌成就。我把这封贺信寄往您的旧居，我想邮政总局会知道您的新住所。[2] 在离开彼得堡前（整整一个星期前）本打算必

① 指1880年5月11日发表在《新时代》上的一篇以“正教徒”署名的文章，作者卫护英国勋爵雷德斯托克的追随者，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极为反感。

② 1880年5月上旬波别多诺斯采夫被任命为正教院总监，因而迁居新官邸。

定去您那儿告别（将离别整整一个夏天），并恳求您说几句临别赠言，由于一种特殊的情况，我非常需要您的临别赠言。但是忙乱和临行前的麻烦事改变了我的意图，我未能到府上去。我来鲁萨不是为休息和过安宁生活：我应该去莫斯科参加普希金纪念像揭幕式，而且是作为斯拉夫慈善事业协会的代表去参加，但结果正如我所预感的那样，我不是去享受一次欢乐，也许，甚至可能是去遭受诸多不快，因为问题涉及到一些最宝贵和最基本的信念。在彼得堡时我已风闻有某个集团在莫斯科捣乱，他们极力不让在揭幕的庆祝活动中出现不同言论。他们担心，有些人在俄罗斯语文爱好者的会议上可能讲出顽固落后的话，而爱好者协会是承担庆祝活动的全部组织工作的。[①] 我正是由协会主席和协会本身（以正式邀请书）邀请并在揭幕式上发言的，甚至在有些报纸上也登载了倾轧的传闻。[②] 我关于普希金的发言已经准备好了，恰恰是最极端地体现了我的（也是我们的，——我敢于这么说）信念，因此我正等待着可能会遭到某些人的辱骂。但我不会发窘，也不会害怕，该为自己的事业效劳，我将毫无畏惧地发言。教授们在那里向屠格涅夫献殷勤，而他确实已变成我个人的某种敌人。[③]（在《欧洲通报》

① 庆祝活动是由莫斯科的知识界筹备的。这知识界分成了两个集团：斯拉夫派和倾向西方的活动家。

② 这里指的显然是《新时代》（1880 年 5 月 17 日）上的一篇莫斯科通讯，其中提及一些传闻：不让某某人参加庆祝活动；某某人退出庆祝活动；俄罗斯语文爱好者协会委员会力图取消米·卡特科夫参加庆祝活动的权利；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和列夫·托尔斯泰则拒绝参加。

③ 屠格涅夫在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敌的西欧派中尤其是在莫斯科大学的教授中特别受到尊敬。

上发表了关于我的卑鄙谣言，说的是三十五年前不曾有过的事。)① 但是既赞美普希金又鼓吹“韦罗奇卡”② ——这种事我做不来。不过，干嘛要提这些卑鄙谣言来烦扰您呢？但是问题就在于：这里不单单是一些谣言，而是社会大事，因为普希金所表达的思想正是我们大家（暂时还只是一小群人）为之效劳的思想，应该指出并表达的正是这一点，他们所仇视的也是这一点。不过，可能他们根本就不让我说话，那么我就把我的发言交给报刊发表。

紧握您的手，深深敬爱的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我一回家就着手把《卡拉马佐夫兄弟》写完，整个夏天我都得干活。但是我不抱怨，我喜欢这种劳动。现在我已经决定，从明年开始一定恢复《作家日记》。③ 届时我又要上您那儿去（像当初常去您那儿一样）请求指点，我坚信，您是不会拒绝我的。

现在请接受我的热烈的忠忱。

您的忠实仆人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妻子向您表示祝贺，刚才她怪我忘了提到她。

---

① 参看 1880 年 5 月 14 日致阿·谢·苏沃林的信中关于《穷人》发表时的注文。

② 革命民粹运动的活动家薇·伊·扎苏利奇。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说法中有暗示：屠格涅夫的《处女地》中的女主人公玛丽安娜与扎苏利奇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当年确有不少人持有类似的看法。

③ 1881 年的《作家日记》于 1 月问世，但这是最后一期，而且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后一天才出版的。

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80 年 5 月 23—24 日，莫斯科）

我亲爱的朋友阿尼娅：

您想象不出我在途中得知皇后驾崩[①] 的噩耗时有多难受。（让她的灵魂得到安宁，为她祈祷吧。）我是从诺夫哥罗德出发时在列车上从旅客那儿得知这一消息的，我马上想到：纪念普希金的庆祝活动不能举行了。我甚至想过从丘多沃折回家去，但是因情况不明而未回去："如果不举行庆祝活动，那么可能会举行纪念像揭幕，不搞庆祝活动，只安排一些文学会议和发言。"到了 23 日，我从特维尔出发时，买了一份《莫斯科新闻》，在其中读到了省长-将军多尔戈鲁基的通告：陛下命令将纪念像揭幕仪式"改期"举行，因此我的莫斯科之行就完全没有了目的。我想在星期二即 28 日早上九点钟动身，而启程前我至少要利用在莫斯科的机会了解一些事情，见见柳比莫夫，和他谈谈主要的事情，[②] 也要见见卡特科夫，还要逐个拜会书商[③] 等等，时间很紧。最后我还想了解一下文学界那些倾轧的内情。[④] 我和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是在丘多沃亲切地吻别的，她已经答应：一有可能她就回家。那天天气很热，我真的一夜未合眼，精疲力竭，困乏极了，在莫斯科时间十点钟左右到达

---

①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妻子去世。
② 指在《俄国导报》上继续发表《卡拉马佐夫兄弟》。
③ 指替陀思妥耶夫斯基销售作品的商人。
④ 见 1880 年 5 月 19 日致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的信以及有关注释。

莫斯科。在车站上等候着并隆重地迎接我的有尤里耶夫、拉夫罗夫①、《俄罗斯思想》编辑部全体成员和工作人员（尼古拉·阿克萨科夫、巴尔索夫和其他十个人左右）。我同他们一一相识，接着马上就请我到拉夫罗夫家，那儿专门准备了晚餐，但我因旅途困顿、全身龌龊、衣服肮脏而拒绝了。明天，24日，一时许我将去尤里耶夫家。拉夫罗夫说，莫斯科最好最舒服的旅馆是“洛斯库特纳亚旅馆”（在特维尔大街上，就在伊维尔斯卡娅小礼拜堂所在的那个广场附近），说完他马上跑去领来一个马车夫，说这是赶车的，但此人似乎并非街上赶车的，而是一个漂亮的马车夫，也许是他自己的车夫。他把我送到了旅馆，不要钱，但我硬塞给了他七十戈比。“洛斯库特纳亚旅馆”已经客满，但为我找到了一个每天租金为三卢布的房间，陈设的家具十分漂亮，但几扇窗户都向着墙和院子，因此我想明天房间里将会很暗。

我预见到，我的文章② 是不会提前刊登的，因为如果现在把它发表，那会是很奇怪的。因而我此行的耗费不到时候是得不到抵偿的。现在已经是深夜一点钟了。不同你们三人——你和可爱的孩子们——在一起我感到难受。热烈亲吻你们三人，首先吻你，然后吻利利娅和费佳。你代我吻吻他们，热烈地吻，并告诉他们：我非常非常爱他们。看来，从书商处我什么也来不及拿到，因为在两天之内他们是找不到足够的钱的。好吧，再见。不知道我能否收到你一封信，请写给叶连娜·帕

① 武·米·拉夫罗夫（1852—1912），杂志工作者，翻译家，《俄罗斯思想》（学术、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的发行人之一（自1880年开始）。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狂热崇拜者。

② 指陀思妥耶夫斯基谈普希金的文章。

夫洛芙娜[1] 转我收。但我估计，你无法回复我这封信，因为早于29日我收不到，而我想在29日就到鲁萨了。如果你自己想到要给叶连娜·帕夫洛芙娜写封信，那就太好了。如果发生什么（愿上帝保佑不发生）不幸，就给我发电报："洛斯库特纳亚"旅馆，特维尔大街，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收，我住在32号房间。

再次拥抱你们三人，并热烈亲吻你们。

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80年5月25日，莫斯科）

我亲爱的朋友阿尼娅：

昨天早上，拉夫罗夫、尼古拉·阿克萨科夫和一位大学副教授兹韦列夫郑重其事地前来拜访。我得在同一个早上回访他们三人，花去了许多时间，跑了不少路，然后我就去尤里耶夫家。会面时我们俩兴高采烈，相互接吻。我了解到，他们想请求准许他们在秋天举行纪念像揭幕仪式，就是说在10月，而不是按上司的意向在6月或7月间举行。但这么做会使开幕式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不会有什么人前来参加。关于事情的进展状况我与尤里耶夫谈不出什么名堂，这是一个不正派的人，一

① 指叶·帕·伊万诺娃。

个新型的列彼季洛夫[1]，但他更狡猾（倾轧肯定是有的）。顺便讲到了有关我的文章的事情，尤里耶夫突然对我说：我没有请您写文章（即为杂志写）！而我记得，他在好多封信中都请求过我写。问题就在于，这个列彼季洛夫是狡猾的：他现在不想接受文章并为之支付稿酬。“秋天，秋天您把文章给我们，任何人都别给，只给我们。我们是第一个请您写的，听见吗，而在这之前您还能仔细地对文章进行加工。”（就是说，他似乎现在就知道文章并未仔细加工。）很自然，我立即停止了有关文章的谈话，而且只是十分笼统地答应在秋天将文章给他，这件事使我极其反感。后来我到诺维科娃[2]家去，受到了非常友好的接待。接下来又是拜访，我去拜谒了卡特科夫，但我既未遇上卡特科夫，也没有见到柳比莫夫。[3]之后我去找了几个书商，有两个人搬了家（卡什金），他们都答应在星期一给我一些钱，但不知道他们是否真会给。不过在星期一我总要去一次，尽量把他们的新居地址记下来。然后我又去看了伊·谢·阿克萨科夫，他还在城里，在银行里，未能在家里遇到他。接着我回到住处吃午饭，然后在七点钟我又去找卡特科夫，既遇上了卡特科夫，也见到了柳比莫夫，受到了非常非常热情的接待，我还和柳比莫夫谈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交稿事宜，他们坚持要在6月份交稿（我回家后得拼命干）。接下来我提及文章的事情，卡特科夫坚决要我把文章给他，但仍然是在秋天

---

① 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多夫（1795—1829）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中的人物。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隐喻谢·安·尤里耶夫缺乏自己的思想立场。

② 指奥·阿·诺维科娃（1840—1925），作家、政论家，接近斯拉夫派。

③ 米·尼·卡特科夫和尼·阿·柳比莫夫的住所相距不远。

给他。由于我对尤里耶夫十分恼火，我几乎已答应了卡特科夫。因此，现在如果《俄罗斯思想》要文章，我就要重重地勒索他一下，否则我就把文章交给卡特科夫（交稿前还可将文章扩展）。

离开卡特科夫后（在他那里我碰翻了一只茶杯，全身都弄湿了），我去看望瓦里娅。遇见了，虽说已晚，将近十点钟了，我和她一起又去叶连娜·帕夫洛芙娜家。瓦里娅刚刚收到安德烈弟弟的信（讲的是有关贵族证件的事情），要她转交给我，我拿了这封信。叶连娜·帕夫洛芙娜原来已经搬到另一套住宅去住了，她已不再经营房间租赁的事情。我和瓦里娅到了她的另一个寓所，遇上正在她家做客的伊万诺娃姐妹——玛莎和尼娜（叶连娜·帕夫洛芙娜已同她们言归于好了），还遇上了赫梅罗夫。伊万诺娃姐妹俩将在三天后去达罗沃耶，赫梅罗夫也去，因为他的妻子也在那里，在薇拉·米哈伊洛芙娜家做客。我们坐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回到旅馆，我发现了一封由尼古拉·阿克萨科夫和拉夫罗夫两人亲自送来的信：他们在25日（即今天）请我用午餐，并将在五点钟来接我。是《俄罗斯思想》杂志社的同仁们安排的，但也会有一些别的客人。我想，将会有十五人到三十人，按尤里耶夫（当时我在他那儿）给我的暗示就是这个数字。似乎这次午宴是为我的到来而安排的，也就是说，是为了欢迎我，午宴将在一个餐厅里举行（所有这些年轻的莫斯科文学界人士都十分想和我结识）。现在已是两点多钟了，再过两个小时他们就要来了。我还不知道该穿什么衣服：穿大礼服呢还是穿燕尾服？以上就是我这一天生活的简况。我没有对卡特科夫谈钱的事情，但我同柳比莫夫说了：可能在夏天我需要钱。柳比莫夫的回答是：只消我提出要求，他就寄出，寄到我吩咐他寄的地方。明天我该访遍各个书商，顺

便上叶连娜·帕夫洛芙娜家去一次：看看有否你的来信。还要到玛申卡那儿去一下，她非常热切地邀请我去，等等。后天，星期二，27 日我将动身回鲁萨，但尚不知道乘什么车，是早上的还是中午的。我在担心明天他们会不让我办事情，尤里耶夫一直在叫嚷，说他“需要和我谈谈，谈谈”，等等。总的来说，我感到很烦闷，神经失调。我想，我不再给你写信了，除非发生什么十分特殊的事情。再见，亲爱的。热烈地亲吻你和孩子们。你好好地吻一吻利利娅和费佳，我非常爱你们。

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80 年 5 月 26 日，莫斯科)

我亲爱的朋友阿尼娅：

我又给你写信了（在深夜一点多钟）。可能在我动身后这封信才寄达你那儿（因为我仍想在 27 日星期二动身），我写这封信以防万一，因为我可能在这里还逗留几天。现在我把事情一桩桩地按次序来说。今天，25 日，五点钟，拉夫罗夫和尼古拉·阿克萨科夫来接我，他们用自己的半篷弹簧四轮马车把我送到“埃尔米塔日宾馆”。他们都穿着大礼服，我也是穿了大礼服去的，虽说午宴像所预料的那样正是为了欢迎我而安排的，在“埃尔米塔日”已经有文学界人士、教授和学者在等我们，共有二十二人。尤里耶夫在隆重的欢迎会上一开口就向我宣称，许多人都迫切想来参加午宴，如果再能有哪怕一天时间，就会有好几百个客人聚集在一起，但他们组织得匆忙，因

此他们担心，其他许多人得知后定会责怪没有邀请他们。到席的有四位莫斯科大学的教授、一位文科中学校长波利瓦诺夫（普希金家族的朋友）、伊万·谢尔盖耶维奇·阿克萨科夫、尼古拉·阿克萨科夫、尼古拉·鲁宾施坦（莫斯科的）① 等等等等。午宴极其丰盛，占用了整整一个大厅（得花不少钱）。一俄尺半长的熏制鲟鱼脊肉、一俄尺半长的清煮鲟鱼、龟汤、草莓、鹌鹑、稀有的露笋、冰淇淋、精美的葡萄酒和香槟酒像泉水喷涌。有六人（从座位上站起）为我发言，有的发言很长。尤里耶夫、两个阿克萨科夫、三位教授、尼古拉·鲁宾施坦都说了话。午宴上还收到了两份欢迎电报，其中一份是由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发来的，他突然有事离开了莫斯科。发言人谈到了我作为一个"在全世界得到反响的"艺术家、作为一个政论家和一个俄罗斯人的"伟大"作用。接着是无数次举杯，而且大家都站起身来，走近来与我碰杯。详细情况见面时再谈吧！大家都兴高采烈。我以非常成功的发言作为向大家的回报，效果很好。而且我将讲话与普希金联系起来，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现在有一件不能忍受和极其令人为难的事："俄罗斯语文爱好者协会"的代表团今天见到了多尔戈鲁基公爵，他宣布纪念像揭幕仪式应在 6 月 1 日至 5 日之间举行，但没有明确指出在哪一天。这样他们大家都非常高兴，他们说："文学界人士和一些代表团不会四散离开，虽然不会有音乐演奏和戏剧表演，但是有'语文爱好者'会议，有发言和宴会。"当我说出我 27 日离开时，马上响起一片喧嚷声："我们不放！"波利瓦诺夫（纪念像揭幕委员会成员）、尤里耶夫和阿克萨科夫高声

---

① 尼·格·鲁宾施坦（1835—1881），俄国钢琴家、指挥家、音乐界活动家。

说：全莫斯科都在买会议的入场券，所有买入场券（参加“俄罗斯语文爱好者”会议）的人在买时都问（也有派人来多次打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会发言？由于他们不能回答人家：我究竟将在哪次会议上发言，在第一次会议上还是在第二次，[①] 所以人家就开始买两次会议的入场券。他们都对我说：“如果您离开的话，全莫斯科都会不愉快，都会生我们的气。”我推托说要写《卡拉马佐夫兄弟》，他们认真地叫嚷说要派代表团去见卡特科夫，要求给我延期。我又说，如果我逗留时间太长，你和孩子们会担心和不安。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他们（完全不是开玩笑的）不仅建议给您发电报，而且建议派代表团去旧鲁萨，请求你同意让我留下。我回答说，明天也就是星期一 26 日，我做出决定。

现在我处于极其为难和不安的境况：一方面，我的影响不仅在彼得堡一个城市里而且也在莫斯科得到了巩固，这是有很大意义的；但另一方面，我得同你们分居两地，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有困难，还有种种开销，等等。最后，还有一件事，那就是我关于普希金的“发言”虽说现在已经肯定将会发表，但刊登在哪里？——须知我在礼拜六几乎已经答应将它交给卡特科夫了。这么做的话，“爱好者”[②] 和尤里耶夫将会难过。而如果我把文章交给他们，卡特科夫就会生气。现在我还在想：我一定得走，如果不是 27 日，就是 28 日或者 29 日，就是说等到多尔戈鲁基提出揭幕式的确切日期。可能，要得到这个问题的答复还得等一等。另一方面，多尔戈鲁基只是自己

① 会议分两次在 1880 年 6 月 7 日与 8 日召开。屠格涅夫在 7 日会上发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8 日会上发言。

② 指“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尼·阿·尤里耶夫是该协会的主席。

代表自己说的，他尚未从彼得堡方面得知确切日期（再说他本人大概要到彼得堡去几天）。我怎么办呢？比方说，我留下来，等到6月5日，但如果突然接到通知将开幕式延迟到10日或15日，那我还要等下去吗？明天我一定对尤里耶夫说：我27日走，但如果我留下来的话，那就是由于某种确切的和重要的情况。总而言之，我现在心情十分不安。午饭后我去过叶连娜·帕夫洛芙娜处，那儿没有你的来信。当然要收到从鲁萨来信为时还早，但难道我明天也会收不到吗？我和叶连娜·帕夫洛芙娜一道去看了玛申卡·伊万诺娃，我告诉她，我和鲁宾施坦一起用午餐，她欣喜极了。不管怎样，你一收到我这封信，马上回信：反正一样，如果我动身的话，叶连娜·帕夫洛芙娜也会将信原封不动地转寄到鲁萨。因此你一定要回信，马上就写。叶连娜·帕夫洛芙娜的最准确的地址是：奥斯托任克街，沃斯克列谢尼耶教区（这教区就在奥斯托任克街）德米特里耶夫斯卡娅住宅，转交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果你想要打电报，那么或者打给叶连娜·帕夫洛芙娜，或者直接打给我，打到特维尔大街“洛斯库特纳亚”旅馆（你最好还是寄到叶连娜·帕夫洛芙娜那儿）。

注意：还在一年前我就被选为“俄罗斯语文爱好者协会”的成员，但以前的秘书别索诺夫疏忽大意，未将选举情况通知我，为此他们向我表示了歉意。我亲爱的，紧紧拥抱你，亲吻孩子们，我夜间尽做一些奇怪的意味深长的梦。

全身心属于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的发言很好。再一次拥抱你。替我亲吻孩子们，给他们谈谈爸爸的情况。

全身心属于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想，我还是坚持在 27 日走。当然，这样我的发言可能就不会登出来了，因为它的意义将不是作为发言，而是作为一篇文章了。不过，这样就必须加工。

午宴十分精美。在午宴之后喝咖啡和甜酒，还上了两百支华贵的雪茄。不是按彼得堡的风格组织的。

又及

亲爱的阿尼娅：

我拆开了昨天已经封好的写给你的信，以便做一些补充。今天早上伊万·谢尔盖耶维奇·阿克萨科夫来我这儿，他非常坚决地请求我留下参加揭幕式，因为正像大家所期待的那样，揭幕式将在 5 日以前举行。他说我不能走，说我没有权这么做，说我对莫斯科有影响，主要的是我对大学生和青年有影响，如果我走了，就会有损于我们信念的胜利。他还说他昨天在午宴上听了我的发言纲要，他十分坚信我应该发言，等等等等。另一方面，他还向我声明：我作为斯拉夫慈善事业协会的代表是不能走的，因为所有代表得知近期内即将举行揭幕式的消息后都留下了。他刚走，尤里耶夫跟脚儿就来了（今天我将在他家吃午饭），他讲了一些同样的话。多尔戈鲁基今天（25 日）去彼得堡，答应从彼得堡电告纪念像揭幕的确切日期。电报将不晚于星期三即 28 日发到，也可能是在明天。我已决定了这么做：留下来等待关于开幕式日期的电报，假如确实指定开幕式在 6 月 1 日到 5 日之间举行，我就留下。如果晚一些的话，我

就在28日或29日回鲁萨，我已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尤里耶夫。主要的是，我一直未了解到佐洛塔廖夫[①]在何处，尤里耶夫答应今天了解后告诉我。这样我甚至作为斯拉夫慈善事业协会的代表也可以离开，把出席庆祝活动的事委托佐洛塔廖夫一人办理。（顺便说一句：向纪念像呈献的花圈要自己出钱定购，一个花圈得五十卢布（！）（以下有四行字看不清楚）[②]接着尤里耶夫就纠缠不休起来，要我把文章发在《俄罗斯思想》上。于是我把一切情况都告诉了他，就是说我几乎已答应了卡特科夫。他十分激动和难过，他向我道歉，他肯定地说我没有理解他的意思，以致发生了 qui pro quo[③]；而当我暗示要我的文章得付报酬时，他大声说：拉夫罗夫已经确定，为刊登我这篇文章我要求多少钱，他就付多少钱，也就是说甚至可以付四百或五百卢布。于是我又对尤里耶夫说，我之所以几乎答应了将我的文章给卡特科夫，正是由于请他将《卡拉马佐夫兄弟》延期刊出，正由于要（向读者说明）以关于普希金的文章代替《卡拉马佐夫兄弟》。现在如果我把文章交给《俄罗斯思想》，结果就成了我向卡特科夫请求延期，其目的是利用这次延期来为他的反对者尤里耶夫做事。[④]（你想象一下，这么一来我的处境会怎么样？是尤里耶夫自己不好。）卡特科夫肯定会生气。当然，卡特科夫，比方说，绝不会给四百卢布（他为《卡拉马佐夫兄弟》也不过给三百卢布，为文章他可能连三百卢布也不肯

---

① 伊·费·佐洛塔廖夫（1813—1881），内务部官员，他作为斯拉夫慈善事业协会的代表和与普希金“有一面之交的人”而参加普希金纪念像揭幕的庆典活动。

② 括号内的说明系俄编者所加。

③ 拉丁文：误会。

④ 米·卡特科夫主办的保守的《俄国导报》与尼·阿·尤里耶夫编辑的自由主义的《俄罗斯思想》常常进行激烈的论争。

付)，因此从尤里耶夫那儿多得的一百五十卢布倒可以抵偿我在此地耽搁到纪念像揭幕的开销。总而言之，麻烦和难事可真不少。究竟该怎么办？我还不知道，但暂时我已决定留到28日，如果决定纪念像不在5日以前揭幕，我就在29日或30日回鲁萨（尽量先把发表文章的地方安排好)。——你马上给我写些什么吧（我又一次重复我的请求)。难道我就连你写的一行字也收不到吗？你一定要给我写信，按我昨天信（你将与这个 Post Scriptum 一起收到的那封信）中的地址投寄。如果你愿意的话，发个电报来。尤里耶夫说，今天有许多人到他那儿吵：为什么他向他们隐瞒了昨天举行的午宴？甚至有四个大学生来要求午宴的席位。苏霍姆利诺夫[①]（他正在此地)、加楚克[②]、维斯科瓦托夫等人都到过他家。我马上要去找书商了。再见，再一次亲吻你们三个人。

全身心属于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尤里耶夫手头已经有了伊万·阿克萨科夫关于普希金的文章。看来，这就是他前天之所以支支吾吾的原因。但昨天听了我在午宴上讲的关于普希金的话后他大概又决定：我的文章是少了不行的。屠格涅夫也写了关于普希金的文章。

又及

① 米·伊·苏霍姆利诺夫（1828—1901)，文学史家，彼得堡大学教授。

② 阿·阿·加楚克（1832—1891)，考古学家。

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80年5月27日，莫斯科）

亲爱的朋友阿尼娅：

又有新闻了。当我到达此地时，尤里耶夫和拉夫罗夫把我送到了“洛斯库特纳亚”旅馆，我住进了32号房间，每天三个卢布。第二天早上旅馆经理来到我这里（他是个年轻人，一副受过教育的先生的面孔），温文尔雅地建议我搬到对面另一个房间，33号。33号房间无可比拟地好于我的32号房间，我立刻表示同意并搬了过来。我只是在暗中惊讶：怎么这样好的房间也是每天三个卢布？由于旅馆经理只字不提房间的价钱问题，而只是请我搬迁，我就以为也是每天三个卢布。昨天，26日，我在尤里耶夫家吃午饭，他突然说，在杜马中我被登记为住“洛斯库特纳亚”旅馆33号房间。我感到奇怪，我问：“杜马怎么会知道？”“须知您住的地方也是杜马[①]付的钱”，——尤里耶夫回答说。我叫了起来，尤里耶夫却坚定地反驳，说我除了接受杜马提供的住宿外别无他法。他还说，全部客人都是由杜马负责住宿费用的，甚至普希金的子女们[②]、普希金的外甥帕夫利谢夫（他也住在我们的旅馆里）——全由杜马支付住宿费。他说，如果我拒绝接受杜马的殷勤接待，我就是侮辱它，而这会造成不愉快。他还说，杜马认为，在它的客人中有

---

① 当时俄国中央或地方的代议立法、咨询机构或行政机关。此处可能指莫斯科市杜马。

② 其中有普希金的长女玛·亚·加尔童格、长子亚·亚·普希金、幼子格·亚·普希金、小女儿娜·亚·梅连贝格。

我这样的人乃是它的骄傲，等等等等。我最后决定，即使我接受杜马提供的住所，无论如何也不接受杜马给予的生活费用。我回到了住所，经理又来询问：我是否对一切都感到满意？是否还需要一些什么？是否感到舒适？——说这些话时他的神态毕恭毕敬。我马上就问他："真是由杜马负责我的住房费用吗？""是这样的，先生。""生活费用呢？""您的全部生活费用，先生，也是由杜马负责的。""我不愿意这样！""那您就不仅会侮辱了杜马，而且会侮辱整个莫斯科。杜马为有这样的客人而感到骄傲。"还有一些诸如此类的话。阿尼娅，我现在该怎么办呢？不接受不行，会传开来，我会成为笑柄，成为一桩不愉快的事情，会说我不愿接受整个莫斯科市的厚待等等。后来，在晚上我问拉夫罗夫和尤里耶夫，他们都对我的拘谨感到惊讶。他们直截了当地说我会侮辱整个莫斯科，说我会被记住，会遭人家闲话。因此我确实感到，必须接受全部的殷勤厚待，但这会使我感到十分拘束！现在我得特意去饭店用午餐，以便尽可能减少旅馆呈交给杜马的账单上的开支。我已有两次对咖啡不满意，让他们重新煮，煮得浓些，餐厅里的人会说：瞧，他吃白食还摆架子！我已在办公室要过两次邮票，他们在向杜马呈交账单时会说：瞧，他多高兴，连邮资也叫公家开销！因此我感到十分拘束，有些开支我一定要自己负担，看来，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结果是不管我在莫斯科住多长时间，花的钱一定不会太多。

（注意：昨天从索洛维约夫[1]、卡什金[2]和普列斯诺夫[3]处总共收到了一百七十卢布，我回家后你自己可以看到账单。从中央商店和莫罗佐夫兄弟[4]处尚未收到钱。）

---

①②③④ 莫斯科的书商。

昨天下午四点钟大家从多尔戈鲁基的话（语气坚定的话）中得知，纪念像揭幕式将于6月4日举行，彼得堡那边坚决要这么做。多尔戈鲁基关于揭幕式确切日期的电报将于明天发来，但这里大家都已坚信：揭幕式将在4日举行。此外，关于这件事还收到来自彼得堡的一些信。各个城市和许多机关的代表们（有许多人）都在等候，没有分道散去。十分强烈的活跃气氛占了上风，人们坚决不放我走。现在看来，我大概非得留下不可。如果揭幕式在4日举行，那么我大概在8日离开这里回鲁萨，9日就同你们在一起了。今天早上格里戈罗维奇来了，尤里耶夫也来了。他们大声说，假如我缺席的话，整个莫斯科都会认为是怪事，大家都会惊讶。他们说，整个莫斯科都在问我是否出席。还说起关于我的离开将会出现一些笑话，人们还会说我太缺乏公民感情，以至不能为这个极为高尚的目的牺牲一下个人的事情。可不是吗，在整个俄国所有的人都把恢复普希金的意义看做实现信念、社会意识和发展方向的新转折之手段。有两个原因在妨碍我和折磨我的心灵：第一个原因是《俄国导报》，一个月前我就允诺将《卡拉马佐夫兄弟》寄去供第6期发表。如果我6月10日回家，十来天工夫我又能写出一些什么？大前天柳比莫夫答复我说，如果再次延期，延到7月份的话，得取决于马尔克维奇[①]。如果他能从他的长篇小说中提供一些东西的话，那我可以延期，否则就不行，而马尔克维奇做出答复不会早于6月10号。因此我现在是处在情况不明的状态之中，心绪不宁。我也想过在这里开始写《卡拉马佐夫兄弟》，但是由于无休止的忙碌、拜访和邀请，几乎是不可

① 鲍·米·马尔克维奇（1822—1884），作家和政论家，反虚无主义长篇小说的作者。

能写作的。第二个折磨我的原因是我想念着你们。到现在为止我尚未收到过你的只言片语，而我们却是讲好了的：你把信寄到叶连娜·帕夫洛芙娜那儿去！你怎么啦？看在上帝的分上，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写信？你身体好吗？孩子们平安无恙吧？身体好吗？如果你来信说一说我是在这里等待开幕式呢或是不等，——我倒也就心安了。你不是也从报上得知皇后驾崩吗？你可以预料到我在这里一定处于为难之中，你怎么能不写信呢？我每天（昨天还冒着雨）到十分远的地方去问叶连娜·帕夫洛芙娜：有没有信？来回一趟给马车夫一个卢布。你给我写信，一定给我写。

但是，大概我是肯定要留下来了。要是能知道确切的日期就好啦，否则假使又一次延期呢！昨天我接受了拉夫罗夫的坚决邀请，参加了他家的晚会。拉夫罗夫是我的一个入了迷发了狂似的崇拜者，多年来他以阅读我的作品为生。他是《俄罗斯思想》的出版者和老板，他自己是一个十分富有的不经商的商人。他的两个兄弟都是商人，经营粮食。他已和他们分了家，靠自己的资本为生。他三十三岁，是个非常可亲和热心的人，酷爱艺术和诗歌。出席他家晚会的有十五个本地的学者和文学家，还有几个人是从彼得堡来的。我昨天出现在他家，大家都因此兴高采烈。我本不打算留下吃晚饭，但我看到这么做会使大家十分扫兴，我就留了下来。晚饭像是一顿精心准备的盛大午宴，还有香槟酒。晚饭后上了香槟酒和一百支价值为七十五卢布的雪茄。（前天的午宴是大家合伙邀请的，相当俭朴，每人不超过三卢布，而所有的奢侈部分——鲜花、龟汤、雪茄、大厅，——这一切都是拉夫罗夫自己出钱增加的。）我三点多钟回到了住处。今天格里戈罗维奇告诉我说，屠格涅夫从列夫·托尔斯泰那儿回家后病倒了。而托尔斯泰几乎发疯了，甚

至可能是完全发疯了。[1] 安年科夫也来莫斯科了，我们可要见面了。我要再去见一次卡特科夫和柳比莫夫，要再同他们一起商量商量。尤里耶夫刚才来讨文章，要求我一定把文章交给《俄罗斯思想》。佐洛塔廖夫就要来了（已经收到消息）。就是得不到任何关于你们的消息。阿尼娅，看在上帝的分上，按我给的地址写信吧！我写给你的信是否全部收到了？一直到现在为止，我每天都给你写信。你，阿尼娅，喜欢问我爱你不爱？你自己却一点也不思念我，而我是想念你的。孩子们怎样？哪怕只听到关于他们的点滴消息也好。真不好受，还要分离两个礼拜呢！再见，我的亲爱的，亲密地吻你，吻孩子们，也祝福他们。如果有什么特殊情况，我明天再写。

全身心属于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们的旅馆里，除我以外，还住着三位杜马的客人：从喀山和华沙来的两位教授和帕夫利谢夫——他是普希金的亲外甥。问候神父。

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80 年 5 月 27—28 日，莫斯科)

我亲爱的朋友阿尼娅：

今晚我总算收到了你于 24 日用铅笔写就的五行字。瞧，

---

① 指列夫·托尔斯泰在 19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经历了深刻的世界观转变。

我只是在27日晚上才收到！信走的时间可真长。我高兴极了，同时也十分难过，因为总共才五行字，而且称呼我为“亲爱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上帝保佑你吧，但愿以后收到的信会好些。你现在根据我的几封信已经什么都知道了！看来，我一定得留下来参加纪念像揭幕式了。晚上我在卡特科夫家，他仔细听完我讲的一切后（他已听别人说过“莫斯科”如何在期待着我）坚定地说我不该离开。明天多尔戈鲁基的电报将到，揭幕的确切日子就将确定，但大家都在说是4日。如果4日举行揭幕式，我大概在8日（如果不是7日）离开莫斯科，9日我就回到鲁萨了。我去卡特科夫处的目的是想获得他同意将《卡拉马佐夫兄弟》延迟到第7期上发表。他十分友好地听我讲了一切（总的来说，他非常非常温存和关切，他以前从未如此对待过我），但关于缓期的事他连一句确切的话都没有说。一切都取决于马尔克维奇，也就是说要看他是否能寄来他的长篇小说的续篇。我向卡特科夫谈了我在缅格登伯爵夫人那儿，之后又在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那儿结识了一位高贵的人物①，他非常愉快，面色完全变了。这次我在他那儿没有碰翻茶杯，但他以上好的雪茄款待了我。他送我到前厅，这使整个编辑部惊讶不已：他们从另一个房间看到了一切，因为卡特科夫是向来不送任何人的。总的说来，我觉得，与《俄国导报》的关系总归会调整好的。关于那篇论述普希金的文章我只字未提，可能他们会忘记，这样我就可以把文章转给尤里耶

① 阿·费·缅格登（卒于1886年）伯爵夫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友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先在她家，后又在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家朗诵了自己作品的几个片段，使“一位高贵的人物”深受感动，甚至眼圈都湿润了。按：这位“高贵的人物”就是后来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妻子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

夫，而从他那儿我肯定可以多得到一些钱。我甚至幻想着在8日前找到点滴时间在这儿写《卡拉马佐夫兄弟》，以防万一，不过这未必可能。——如果我在庆祝大会上的发言获得成功，那么今后我作为一个作家在莫斯科（因而也是在俄罗斯）就会更有名望。（指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已经获得的那种声誉。冈察洛夫，比方说，不离开彼得堡，虽然莫斯科人也知道他，但感觉疏远冷淡。）——但是，不和你、不和孩子们在一起，我又怎么度过这段时光呢？这可不是开玩笑，整整十二天呀！我坐在这里想孩子们，总感到忧伤。外婆回来了吗？你一个人怎么样？不害怕吗？不担心吗？看在上帝的分上，你要常给我写信，如果，但求上帝保佑，如果发生什么事情，马上发电报。顺便说一下（请你注意），今后把所有的信都直接寄给我：莫斯科，特维尔大街，“洛斯库特纳亚”旅馆，33号房间，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收。不然我还得每天晚上都到叶连娜·帕夫洛芙娜那儿去取你的信。首先，她家离我这儿很远；其次，要花掉许多时间，因此如果我要干点儿什么事情（写《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话，那就完全没有时间。再说我也会让人厌烦的。今天离开了卡特科夫后我上她家去，收到了你的信，在她那里又遇到了伊万诺娃姐妹。玛申卡弹贝多芬的乐曲弹得很好。这里是雨、晴天气参半，风相当大，相当凉。玛申卡和娜塔莎后天将去达罗沃耶，而妮诺奇卡留在家里。妮诺奇卡很腼腆，不爱说话，休想叫她说出什么来，她好像是害羞。她们都住在叶连娜·帕夫洛芙娜身边。好吧，再见。似乎该写的已经都写了，如果明天有什么新鲜事儿，我明天再写信。如果没有，那就后天写。关于列夫·托尔斯泰，卡特科夫也证实说，听说他已经完全疯了。尤里耶夫怂恿我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去看望他，来回走一遭，加上在那儿小坐，总共不消两个昼夜。但我不

去，虽然我也很想知道情况。今天我故意在“莫斯科酒馆”吃午饭，以便减少在“洛斯库特纳亚旅馆”的开支。但我考虑一下后认为，“洛斯库特纳亚旅馆”可能还是算我每天在旅馆用餐并把费用记在杜马账上。在“洛斯库特纳亚旅馆”服务人员彬彬有礼，绝不会丢失你的任何一封信，我现在无论如何不会调换旅馆，因而你可以大胆地把信直接寄到“洛斯库特纳亚旅馆”来。再见，吻您，“亲爱的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更紧和更热烈些拥抱孩子们，你告诉他们是爸爸吩咐这么做的。

全身心属于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叶连娜·帕夫洛芙娜的子女都在她身边，都非常可爱。

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80 年 5 月 28—29 日，莫斯科)

我亲爱的阿尼娅：

新闻只有一条：今天收到多尔戈鲁基发来的关于 4 日举行纪念像揭幕的电报。这已不会再变动，因此我可以在 8 日或者甚至在 7 日离开莫斯科，自然，我不会拖拉。但是，我却应该留在这里，并且我已决定留下。主要的是，需要我的不单是“俄罗斯语文爱好者”，而是我们整整一批人，我们的整个思想，我们已为这种思想奋斗了三十年，[①] 因为反对派（屠格涅

① 这种思想指的是根基派的主张：俄国有独特的不同于西欧的历史发展道路，而且它负有全人类的使命。

夫、科瓦列夫斯基[1] 以及几乎整所大学）坚决要贬低普希金作为俄罗斯人民性表达者的作用，同时也否定人民性本身。[2] 但是在我们这方面，作为他们的论敌，却只有伊万·谢尔盖耶维奇·阿克萨科夫（尤里耶夫和其他一些人没有分量），但伊万·阿克萨科夫不只老了，而且已使莫斯科厌腻。而我呢，莫斯科尚未听到过我的声音，也未见到过我，但对我却颇感兴趣。我说话将会有分量，因此我们这一方将会占优势。我为此斗争了一生，现在不能逃离战场。如果卡特科夫也说"您不该走，您也不能走"——他还根本不是斯拉夫派呢！——那我当然不该走。

今天上午十二点钟我还在睡觉，尤里耶夫带着这份电报来了。我当着他的面穿起衣服。这时突然报告说来了两位女士。我尚未穿好衣服，所以就差人去问她们是谁，去的人带回一张便条：有一位伊利娜女士请求我允许她从我的作品中选出适合儿童年龄的部分，以出版一本儿童读物。你瞧，怎么样？须知我和你早就应该自己实现这一思想，为孩子们出版一本书，一定很受欢迎，可能会让我们赚上两千卢布。把两千卢布奉送给她——真是厚颜无耻！尤里耶夫马上出去（原来是他轻率，让这位女士到我这儿来）向她解释，说我绝对不同意，也不能接见她。他走了，突然瓦尔瓦拉·米哈伊洛芙娜来了，她尚未进入房间，维斯科瓦托夫来了。瓦尔瓦拉见我有客人马上就离开

---

① 马·马·科瓦列夫斯基（1851—1916），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1878—1887），自由主义者，西欧派。

② 发生在西欧派和斯拉夫派之间的一场历时已久的关于人民性、"人民的真理"以及知识分子接近人民之途径的争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些问题上与西欧派争论的情况在 1876 年、1877 年和 1880 年的《作家日记》中有广泛的反应。

了。尤里耶夫回来说，另一名女士是单独来访，她未报明姓名，只说她前来表示无限的敬意、惊讶和感激，感谢我的作品所带给她的一切等等诸如此类的话。说完她就走了，我没有见到她。我请客人们坐下喝茶，突然格里戈罗维奇[①] 进来了。他们坐了两个钟头左右，尤里耶夫和维斯科瓦托夫先走，格里戈罗维奇留下，他不打算走，开始给我讲整整三十年来的种种事情，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之中。当然，有一半是他编造的，但也讲了一些有趣的事情。后来，约莫在四点多钟，他说他不想和我分手，要和我一起同进午餐。我们又去莫斯科酒馆，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他一直不断地讲话。突然阿韦尔基耶夫[②]及其夫人来了。阿韦尔基耶夫坐到了我们这一边，而安娜夫人[③] 说她一定要来看我。（我才不要她来呢！）[④] 后来我们发现，普希金的亲属们在我们一旁用餐，是他的外甥和侄子，还有一个什么人。他的外甥帕夫利谢夫走过来说他也要来看我。总而言之，像在彼得堡时一样，人们不让我安宁。饭后格里戈罗维奇要求我同他一起去公园“呼吸新鲜空气”，但我拒绝了，和他分了手，我步行回到住所，十分钟后我去叶连娜·帕夫洛芙娜那儿取信。但她那儿没有信，只是我遇到了伊万诺娃姐妹。玛申卡明天将离开莫斯科。我一直坐到十一点钟，回来后

① 德·瓦·格里戈罗维奇（1822—1899），作家，他以小说《乡村》尤其是《苦命人安东》见称于当时。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老友，年轻时他俩是军事工程学校的同学。

② 瓦·彼·阿韦尔基耶夫（1836—1905），作家、剧作家、戏剧评论家。创作倾向接近斯拉夫派。

③ 索·维·阿韦尔基耶娃。她在叶·安·施塔肯施奈德家客串演出过普希金《石客》中的安娜夫人，由此熟人们就戏称她为“安娜夫人”。

④ 阿韦尔基耶娃及其丈夫为人狭隘和主观，常常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生争论。

喝茶并给你写信。以上就是我一天生活的简报。

主要的和糟糕的是我们的信在路上要走上三四天。我对你说过我要回家，你当然在等着我28日回去，不会再给我写信。而我昨天和今天写的有关新决定的信何日才能寄到你那儿呢？我担心你会感到困惑和不安。——但是毫无办法。不好的只是，我可能要两天收不到你的信，我想你们想得可真苦啊！我在这里郁郁不欢，虽说有许多客人和宴会。唉，阿尼娅，多么遗憾，没有能安排（当然是办不到的）让你和我同行。听说，甚至迈科夫也改变了自己的决定，也要来。① 还有许多麻烦事情，如要凭代表身份去杜马领取庆典入场券。广场周围楼房的窗户都在出租，五十卢布租一个窗户。周围为观众安置了木看台，价钱也特别高。② 我担心那天下雨，怕受凉。在开幕式的午宴上我不发言，而在“爱好者”的会议上我大概在第二天发言。此外，打算安排几位著名文学家（屠格涅夫、我、尤里耶夫）有选择地朗诵普希金的作品以替代原定的演戏（请我朗读的是描写编年史作者-修道僧的那一场③ 和《吝啬的骑士》中吝啬者的独白）。此外，尤里耶夫、我和维斯科瓦托夫每人将朗读一首纪念普希金之死的诗。尤里耶夫朗读古别尔④ 的诗，维斯科瓦托夫朗读莱蒙托夫的诗，我朗读丘特切夫的诗。⑤

---

① 阿·迈科夫这时对生活有一种疏远感，觉得他已离开了这个世界，而在文学家们的圈子里他觉得自己是处在敌人之中。

② 这表明当年有大量观众以目睹此次庆典盛况为快。

③ 指普希金的历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中的第5场“夜·丘多夫修道院的僧房”。

④ 埃·伊·古别尔（1814—1847），诗人和翻译家。

⑤ 尼·阿·尤里耶夫朗诵的是埃·伊·古别尔的诗《纪念普希金之死》，帕·亚·维斯科瓦托夫朗诵莱蒙托夫的《诗人之死》，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诵费·伊·丘特切夫的诗《1837年1月29日》。

时光在流逝，而我总是腾不出空来。我至今未能到中央商店和莫罗佐夫兄弟处去要钱，也没有去找过恰耶夫。我还该到瓦里娅那儿去一次，也想同主教尼古拉·亚蓬斯基以及此地的牧师阿列克谢认识一下，他们是很有意思的人。我睡眠不佳，常常梦见一些可怕的事。我怕在揭幕式那天感冒和在朗读时咳嗽。

我非常急迫地等待你的信。孩子们怎样？天哪，我多么想看到他们呀！你身体好吗？你是高兴呢还是在生气？不同你们在一起我很难受。好啦，再见吧。明天我不去叶连娜·帕夫洛芙娜家了，如果有信，她已答应派人送来。我紧紧拥抱你们大家，我祝福两个孩子。

全身心属于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电报到“洛斯库特纳亚旅馆”。信也寄到“洛斯库特纳亚旅馆”。我的信是否都寄到了？如果信遗失了，那就倒霉了！

佐洛塔廖夫尚未来。花圈（三个字难以辨认）①。

又及

① 括号中文字为俄编者所加。

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80年6月2—3日，莫斯科）

我亲爱的密友阿涅奇卡：

昨天我去叶连娜·帕夫洛芙娜那儿取你的信，什么也没有，而今天收到了你寄到“洛斯库特纳亚”旅馆来的两封信，一封在白天四点钟，另一封在晚上。总之，把信寄到“洛斯库特纳亚”旅馆看来比寄到叶连娜·帕夫洛芙娜处要快些。你们大家都健康并且都记着我，我非常高兴！替我亲吻孩子们，他们给我写了可爱的附言。你一定买些好吃的给他们，听到吗，阿尼娅？就连医生开药给孩子们也是甜的。你有意见，说我爱你爱得少，对此我要讲：你这话太傻，我一直想着的就是你，还有就是孩子。我在梦中也看到你。

我们这里又乱成一团。昨天突然间又推迟了庆祝活动，但现在已经肯定在6日举行揭幕式。杜马准备花圈，每个花圈八卢布，需要送两个，我明天去订。佐洛塔廖夫尚未到。从彼得堡送各界代表前来参加庆祝活动的列车后天才到达。现在我再写下去：前天晚上几乎所有参加庆典者（我被排除在外）在屠格涅夫下榻处开会，讨论朗读什么作品和怎样组织庆祝活动等等。人们对我说，他们似乎只是无意中聚集到了屠格涅夫那儿。这话是格里戈罗维奇好像是为安慰我才说的。当然，屠格涅夫不正式邀请我的话，我不会去他那儿。但蠢人尤里耶夫四天前（我已四天未见到他）向我泄露了一句：将在屠格涅夫那儿开个会。维斯科瓦托夫说得直截了当，他三天前已经收到邀请书。也就是说，他们干脆在回避我。（当然，不是尤里耶夫，

而是屠格涅夫和科瓦列夫斯基的事，而尤里耶夫呢，应该说，他不过是躲藏起来，不露面。）昨天早上我刚醒，格里戈罗维奇和维斯科瓦托夫来通知我说：在屠格涅夫那儿做出了庆祝活动和朗诵晚会的全部安排。还说什么由于允许有音乐和演出《吝啬的骑士》(演员萨马林)，就取消了我朗读《吝啬的骑士》，也取消了朗读纪念普希金之死的诗（而我正希望朗读这些诗）。取代这些的是决定要我朗读普希金的诗篇《先知》。我也许不至于拒绝朗读《先知》，但为什么不正式通知我？然后格里戈罗维奇告诉我：请我明天去贵族俱乐部（就在我住处附近），一切都将在那里最终安排就绪。他们走了，接着来的是洛帕京，这是一个年轻人，是从波利瓦诺夫（委员会主席）那儿派来照料我的。[1] 他所说的正好相反，他说一切均已安排就绪(也就是说，没有听取我的意见)，请我到贵族俱乐部去参加总彩排，有观众，主要是文科中学的学生（免费），彩排主要是为他们举行的，也让他们听一听。因此，我被置于极其棘手的处境之中：他们在我缺席时做出决定，也不问我是否同意朗读指定的作品，而我却又不能不去参加彩排，不能不为青年朗读，不然他们会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愿为青年朗读。还有一点：我完全不知道明天该穿什么衣服去？是穿燕尾服去呢（因为有观众），还是穿大礼服？昨天我非常不满意。一个人吃了饭，晚上去安娜·尼古拉耶芙娜[2] 家，有一位大夫坐在她那儿(是她的熟人，甚至还是她的亲戚)，我坐了半个小时，他们两人一起伴我到旅馆。今天早上格里戈罗维奇和维斯科瓦托夫又

① 这位年轻人的工作是同陀思妥耶夫斯基交谈并关心其生活上的一切需要。

② 安·尼·恩格尔哈德（1838—1903），翻译家，新闻记者。

来了。格里戈罗维奇纠缠着要三个人一道到“埃尔米塔日”吃饭，然后去“埃尔米塔日”花园度过晚上。他们走后，我去看望卡特科夫，我已经三天未拜访他了。在他那儿正好遇上柳比莫夫，后者刚刚收到马尔克维奇的信，答应将他的小说放到第6期上发表。因此从这方面来说现在我可以安心了，这非常之好。[①] 在卡特科夫那儿知道一则新闻：他刚收到尤里耶夫的公函，尤里耶夫作为“俄罗斯语文爱好者协会”的主席写了这封信（而卡特科夫很久很久以前就是这个协会的成员）。尤里耶夫告知说，把庆祝活动的请柬送到《莫斯科新闻》是错误，它不符合庆祝活动组织委员会的决定，委员会取消了这次邀请，因此应该认为邀请一事未曾有过。这封信的形式十分刻板和生硬，格里戈罗维奇要说服我相信：是人家逼着尤里耶夫签名的，主要是科瓦列夫斯基，当然还有屠格涅夫。[②] 一眼就可看出：卡特科夫很激动。“即使他们不在场我也不会去参加，”——他给我看了信后说。他想把一切都公诸《莫斯科新闻》。不言而喻，他们的做法简直卑鄙，而主要的是他们根本无权这么做。真卑鄙，假如我不是已经卷入了这次庆祝活动，我就会断绝同他们的关系。——我要把这一切尖锐地向尤里耶夫提出来。——然后我问卡特科夫：谁是这里最好的牙科医生？他提及库兹涅茨基桥的阿杰利海姆，他要我告诉阿杰利海姆是他卡特科夫介绍我去的。假牙上的小弹簧完全断了，只靠一根细丝连着。我到阿杰利海姆那儿去了一次，他给我装上一

---

① 博·米·马尔克维奇答应了为《俄国导报》第6期供稿，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可以延迟《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交稿日期。

② 1879年末到1880年初《莫斯科新闻》发表多篇文章，指责屠格涅夫同情革命者，因此屠格涅夫和米·尼·卡特科夫的关系严重恶化。

条新的，要了五个卢布。从他那儿出来我回到住所，同格里戈罗维奇及维斯科瓦托夫一起去“埃尔米塔日”，每人花一个卢布吃了一顿午饭。这时下起雨来，雨一停我们就走出饭店，三个人坐一辆马车到了“埃尔米塔日”花园。途中又下雨，因此我们来到花园时都淋湿了，就在餐厅里要了茶。我们买的是一卢布的一张票，其中包括进“埃尔米塔日”剧院看戏的钱。雨下个不停，格里戈罗维奇编造了各种故事。我们进剧场时已在演第2幕：演的是歌剧 Paul 和 Virginie。[①] 剧场、乐队、歌手——都不错，只是音乐蹩脚（在巴黎上演过好几百场）。第3幕的布景好极了。我们未听完就离开剧场各自回家。我在自己下榻的“洛斯库特纳亚”看到你的第二封信。明天的彩排使我很紧张，格里戈罗维奇答应来约我一块儿去。我淋湿了。前一阵在旅途中我左手着了凉，现在它隐隐作痛。昨天早上我前去拜访了主教牧师阿列克谢和尼古拉（亚蓬斯基[②]）。和他们结识，我感到非常愉快。我坐了将近一个小时，有一位伯爵夫人来了，我就告辞了。他们两人都同我诚恳交谈，他们说，我的造访在他们心目中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和幸福。他们读过我的作品。显然，他们很重视维护上帝的人。阿列克谢深深地祝福了我，给了我精烤的小圣饼。——再见，亲爱的，如果可能的话，我明天一定给你写信。我非常爱你。替我热烈地亲吻两个孩子。请向安娜·尼古拉耶芙娜问候，并请你代我亲吻她的手。

全身心难分难解地属于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 法国作曲家维克多·马斯的歌剧《保罗和维尔日妮》(1876)。
② 尼古拉当时率领东正教使团前往日本。“亚蓬”是日本的音译，“亚蓬斯基”意为“日本的”。

不过，你错了。[①] 我老是做噩梦。你听着：你在信中总讲起登记为贵族的事。[②] 第一，如果可以办的话，我也没有时间，而主要的是此事得从彼得堡办，通过一些人的关系办。我将把一切都当面向你解释清楚，我一定要在彼得堡把这件事情办好，而在此处一切奔忙毫无用处：我很清楚，我确信如此。

我拜访了伊万·阿克萨科夫，——在别墅里。恰耶夫也在别墅。如果我找得出时间，我会去看一下穆拉维约夫。[③] 再说一次：我是完全属于你的、爱你的。

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80 年 6 月 7 日，莫斯科）

我可爱的亲爱的小鸽子阿尼娅：

匆匆忙忙地给你写信。昨天举行了纪念像揭幕仪式，该怎么描写呢？用二十张纸也写不完，再说也没有时间写，连一分钟也没有。每夜只睡五个小时，已经是第三夜了，今夜也是如此。揭幕式后是午宴和讲话，然后在贵族俱乐部举行文学庆祝晚会，晚会上有配乐朗诵，我朗读了写皮缅的那一场[④]。虽然这一选择是不适当的（因为皮缅不能大声喊叫），而我又是在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在 5 月 31 日的信中说：“我求你别过度纵酒作乐，而主要的是看美女别看入了迷……”

② 指他们的儿子登记为贵族的事。

③ 马·伊·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1793—1886），十二月党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爱好收集名人墨迹，她请求陀思妥耶夫斯基去求得穆拉维约夫的墨迹。

④ 普希金的历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中的第 5 场“夜·丘多夫修道院的僧房”。

一个音响最差的厅里朗读。不过，大家说我读得好极了，但有人对我说听不清楚。观众待我很好，久久不让我往下读，一直喝彩，朗诵后呼我出台谢幕三次。屠格涅夫虽然读得很糟糕，可是观众对他的喝彩声多于对我的喝彩。我在后台（暗处很大的一个地方）发现，在屠格涅夫出场时，有上百个年轻人在狂叫。因而马上想到，这是科瓦列夫斯基专门安排的一些捧场者，claque[①]。真是这样，由于这些捧场者，今天上午大会发言时伊万·阿克萨科夫拒绝在屠格涅夫之后讲话（屠格涅夫在发言中贬低了普希金，剥夺了他的民族诗人称号）[②]，阿克萨科夫事先向我解释说，捧场者是科瓦列夫斯基早就准备并专门安排的（都是他的大学生并且都是西方派），目的是把屠格涅夫作为他们这一派的首领来炫耀，而如果我们反对他们，就把我们贬低。尽管这样，昨天对我的欢迎出奇得热烈，虽说鼓掌的人只是那些坐在正厅前排的观众。此外，一群又一群的先生和女士们走向后台与我握手。在剧场休息时，我在厅里稍稍走动了一下，许许多多人，青年人、白发老人和女士们都向我拥来，对我说："您是我们的先知，在我们读了《卡拉马佐夫兄弟》后，您使我们成为更好的人了。"（一句话，我确信不疑：《卡拉马佐夫兄弟》有着巨大的意义。）今天，上午的会议（我未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结束后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在楼梯上，在大家取外衣和穿外衣的时候，男士们、女士们和其他一些人把我围住了。昨天午宴上有两位女士向我献花，我知道他们中一些人的姓名：特列季亚科娃、戈洛赫瓦斯托娃、莫什宁

① 法文：捧场者。

② 屠格涅夫在发言中说，俄国人尚无权称普希金为"民族诗人"。他认为，普希金与莎士比亚、歌德和荷马不一样。

娜等等。今天我将去拜访特列季亚科娃（一个美术馆[①]主人的妻子）。今天是第二次午宴，文学午宴，有近二百人参加。我一到，年轻人就迎上来，款待我，照顾我，向我讲一些非常激烈的话，——而这一切还在午宴开始之前。午宴上有许多人讲话、祝酒。我并不想讲话，但在午宴行将结束时人们从座位上站起，要求我讲话。我只讲了几句话，[②]响起了热情的狂叫，确实是狂叫。之后，在另一个大厅里，一大群人严严实实地围着我坐下，讲了许多话，很热烈（喝着咖啡，吸着雪茄）。九点半钟我起身回家（当时还有三分之二的客人在场），人们向我欢呼"乌拉！"，一些不赞许我的人也不由自主地参与这种欢呼。接着这群人跟我一起走，他们冲下楼梯，不穿外衣，也不戴帽子，随我走到街上，帮我坐上了马车。突然，他们又冲过来吻我的手，不是一个人，而是数十人，也不仅仅是青年，还有白发苍苍的老头儿。屠格涅夫只有一些专业捧场者，而我的群众却有真正的热情。迈科夫在这里，他是所有这一切的见证人，他大概感到惊奇。有几个陌生人走到我跟前耳语说：明天在上午的朗诵会上将有一场针对我和阿克萨科夫的诽谤和诬蔑。明天，8日，将是我最关键的一天：上午发言，下午朗诵两次：《母熊》[③]和《先知》。我希望把《先知》朗诵得很好，你为我祝愿吧！这里活动很多，人们都很激动和兴奋。昨天在杜马的午宴上卡特科夫大胆做了长篇发言，居然还取得了效

① 莫斯科著名的特列季亚科夫（旧译特列嘉柯夫）美术馆。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举杯祝酒说："为最伟大的诗人，为俄国最纯洁、最正直和最聪明的人干杯！"

③ 指普希金未写完的《母熊的故事》。

果，至少在一部分听众中是产生了效果。[1] 科瓦列夫斯基表面上对我很友好，在祝酒时他提及我的名字，是和其他一些人的名字一起提的。屠格涅夫也这么做了。安年科夫想要逢迎我，但我不理睬他。你瞧，阿尼娅，我在给你写信，可发言稿尚未最终看好呢！9日我将拜访几个人，同时也将决定把发言稿交给谁。一切都取决于所产生的效果。在这里住了好久，花掉了不少钱，但却为未来奠定了基础。我现在该把发言稿修改一下，也要准备好为参加小型宴会穿的衣服。明天是我重要的第一着棋。我担心我会睡不好，担心癫痫病会发作。——中央商店不管你怎么说，不付给书款。

再见，亲爱的，拥抱你，代我亲吻两个孩子。我大概在10日离开这里，11日夜间到家。你做好准备。紧紧拥抱你们大家，并祝福你们。

你的终生不渝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注意：此信该是最后一封信了。

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80年6月8日，莫斯科)

我亲爱的阿尼娅：

我今天给你寄出了昨天（7日）写的信，但现在尽管我身

① 米·卡特科夫这篇发言的基本思想是他号召俄国知识分子中敌对的双方彼此和解。

心都万分困倦，还不能不给你再简短地写上这几行。这封信你可能与第一封信一起收到。

今天上午我在“爱好者协会”发了言。大厅挤得水泄不通。不，阿尼娅，你任何时候想象不出我的发言所产生的效果！我在彼得堡获得的成功算得了什么！什么也不是，与这次成功相比，它是零！我上台时，大厅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使我久久、很久很久无法开口讲话。我向大家鞠躬，作手势，请他们让我开始讲话，但毫无用处：厅里一片狂喜激动，热情洋溢。(这一切都是《卡拉马佐夫兄弟》引起的！) 我终于开始发言，但每讲一页稿子，有时甚至是每讲一句话，大家都毫无例外地报之以雷鸣般的掌声。我声音洪亮，热情洋溢。我关于塔季扬娜所讲的一切，听众都热情地接受了。(这是我们的思想对二十五年的彷徨取得的伟大胜利！)① 发言结束之际我讲到全世界的人要团结起来，② 整个大厅好像歇斯底里大发作一样。

我讲完后，——我不想对你说什么狂喜的叫喊声，不，听众之中一些互不相识的人流泪了，号啕痛哭了，他们互相拥抱，互相发誓要成为更美好的人，今后永远不要彼此敌视，而要彼此相爱。会议的程序给打乱了，大家都向我涌来：贵族女士们、女大学生们、高级文官们、男大学生们，——所有这些人都拥抱我，亲吻我。坐在台上的我们协会的全体成员也都拥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叶甫盖尼·奥尼金》中主人公塔季扬娜决定留在丈夫身边的做法是具有崇高的道德-哲学意义的，她没有“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他人的不幸之上”。这思想同伊万·卡拉马佐夫的话相似：未来的最高发展阶段的和谐抵不上“受折磨的孩子的一滴眼泪，哪怕是只有一个这样的孩子”。

② 指最终达到“伟大的普遍和谐”。

抱和亲吻我，所有的人，的确是所有的人都欢喜得流泪了。

谢幕的时间持续了半个钟头，人们挥动着手帕。突然，举个例子说，向我走来两个陌生的老头儿："我们彼此敌对了二十年，见面不说话，而现在我们拥抱了，我们和解了。是您使我们言归于好。您是我们的圣人，您是我们的先知！""先知！先知！"——人群中叫喊道。屠格涅夫也扑了过来（关于他我在自己的发言中插进了几句好话①），含着眼泪拥抱我。安年科夫跑过来握我的手，吻我的肩膀。他们两人都对我说："您是天才，您比天才还天才！"阿克萨科夫（伊万）跑上舞台向听众宣布说，我的发言不仅仅是一篇发言，而且是有历史意义的事件！阴云一度遮住了地平线，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席发言像是升起的太阳，驱散了阴霾，照亮了一切。从此时起就团结友好，将不会再有什么误解。"是的，是的！"——大家叫喊起来，又拥抱，又流泪。

会议结束了，我奔向后台，以求摆脱纠缠，但大厅里的人们又冲向后台，主要是一些女士。吻我的手，折磨我。男大学生们也跑过来，其中一人流着热泪，歇斯底里地倒在我面前，失去了知觉。我完全胜利了，完完全全的胜利！尤里耶夫（主席）摇了摇铃宣布说：俄罗斯语文爱好者协会一致选举我为该会的名誉会员②。又是一阵接一阵的喊叫声，休息了将近一个钟头后继续举行会议。开始时大家都不想再发言了，阿克萨科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在普希金的塔季扬娜之后，在俄罗斯文学中未曾出现过如此美好的俄罗斯妇女的正面典型，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中的丽莎。

② 当选为"俄罗斯语文爱好者协会"正式会员者，一般是以其创作知名的人物。而当选为它的名誉会员者则更高一级，是对祖国文学有特殊贡献的作家。

夫上台说：他不发言了，因为我们的天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发言把什么都说完了，把什么都解决了。但是我们大家还是强迫他发言。发言一个接着一个下去，但就在此时有人耍了个计谋。我已经很累，打算离开，但人们强行把我留下。就在这个把钟头里人们买来了一个枝繁叶茂的直径达两俄尺的月桂花环，在会议结束时许许多多女士（一百多人）冲上讲台，当着全厅听众的面给我戴上了花环："为了俄罗斯女人，您讲了她许多好话！"大家都哭了，又激动起来了。城市首长特列季亚科夫代表莫斯科市向我表示谢意。阿尼娅，你得同意我的说法：为了这一切是可以留下来的，这是未来的保证，即使我死了的话，这也是一切的保证。

回到住处收到了你关于马驹的信①，但是你说我流连忘返，这么写多么不温柔，多么不亲热！再过一个小时我还要在第二次文学界人士纪念活动上朗诵，我将读《先知》。明天要拜访几个人。后天，10日，我动身，11日我就到家了，假如没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留住我的话。文章应该发表，但交给谁发表？——都在抢着要！② 真要命！再见，我亲爱的，我的心上人和无价之宝，我吻你的纤脚（四五个字难以辨认）③。我拥抱孩子们，亲吻他们，祝福他们。我亲吻小马驹。祝福你们大家。头脑很紊乱，手足都在颤抖。再见，很快就见面了。

全身心属于你的完完全全属于你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在信中说她买了一匹马驹。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80年6月9日把他这篇关于普希金的发言交给了米·卡特科夫，发表在他的《俄罗斯新闻》上。

③ 括号中的说明是俄编者加的。

致索·安·托尔斯泰娅[1]

（1880年6月13日，旧鲁萨）

深深尊敬的伯爵夫人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

昨天我才从莫斯科回到旧鲁萨，看到了一份动人心的由你们集体发来的电报。[2] 你们真是太好了，你们（大家）都还记着我。我不禁感到：有这样一些好朋友，心里就亮堂了。

您当然已经从报纸上知道有关我在莫斯科的情况。不过，报纸即使愿意报道所有的事实，它们也做不到，因为有许多东西是通讯员们所不能看到的。你们信不信，我亲爱的朋友们，在我发言之后，听众中许多人流着眼泪互相拥抱，互相发誓今后要做最好的人，而且这种情形尚不是唯一的事实。我甚至听到许多与我素昧平生的人说，他们围着我狂热地（真是狂热地）说，我的发言对他们起了很大影响。有两个白发苍苍的人走近我，其中一人说："我们彼此敌对二十年，二十年来一直互相作恶，现在听了您的演说后我们马上就言归于好，我们前来把此事告诉您。"这是一些和我素不相识的人，这种声明有许多。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我感到疲惫不堪，我自己也快要昏倒在地了，就像一个大学生那样，由于兴奋他在我面前昏倒了，他是由他的同学领来见我的。这似乎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但它却被登载在吉利亚罗夫-普拉托诺夫的报纸《现代消

---

① 诗人A. K. 托尔斯泰的夫人。

② 这电报是由三个人发出的：索·安·托尔斯泰娅、19世纪80年代的财政部长A. A. 阿巴扎的妻子尤·费·阿巴扎和哲学家、诗人弗·谢·索洛维约夫。

息》上了，他本人亲眼目睹了这个事实。[1] 至于说到女士们，那么不仅是一些高校的女学员们，而是所有的女士们，她们把我团团围住，抓住我的双手，为了不让我挣脱，把双手紧紧握住并亲吻。所有的人都哭了，甚至屠格涅夫也流了几滴眼泪。屠格涅夫和安年科夫（真正与我为敌的是后者）[2] 兴奋地向我大声叫喊，说我的发言是天才和先知的发言。[3] 屠格涅夫对我说："并非因为您称赞了我的丽莎我才这么说。"请你们原谅，我亲爱的朋友们，请你们别笑我如此详细地向你们转述这一切，而且大讲特讲自己。但是要知道，我敢说，这绝不是虚荣心，人就是全靠这种瞬间活着的，而且正是为了它才来到人世。心里很充实，怎能不向朋友们倾吐！直到现在我就像散了架似的。

你们别操心，我很快就会听到"冷漠的芸芸众生发出的笑声"。[4] 在文坛的不同角落和各种流派里人们不会放过这件事情。我的发言很快将发表（好像它已在昨天，12 日，见了报，登在《莫斯科新闻》上[5]），那些人已经开始批评它了，特别是在彼得堡！根据报上的电讯我发现，在转述我的发言时全部本质性的内容，即主要的两点，确实给漏掉了。第一点，普希金善于对全世界的事物产生共鸣，他具有完美地再现异族天才

---

① 1880 年 6 月 9 日《现代消息》报登载了有关这件事的报道。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指的显然是在 1880 年 5 月 14 日他写给苏沃林的信中所提及的一件事：帕·瓦·安年科夫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发表《穷人》时要求编辑部用特殊的边饰把《穷人》突出出来。对这种无中生有的说法，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十分气愤。

③ 尼·斯特拉霍夫回忆说：帕·瓦·安年科夫走到他身边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发言是"天才的文艺评价"，"它一下子解决了问题"。

④ 引自普希金的诗《致诗人》（1830）。

⑤ 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述普希金的发言全文登载在 1880 年 6 月 13 日的《莫斯科新闻》上。

的才能，在全世界十分伟大的诗人中没有谁具备这种才能；第二点，这种才能完全源自我们的民族精神，因此普希金正好在这方面是最最具有民族性的诗人。① ［正好就在我发言的前一天屠格涅夫（在他的公开演讲中）甚至否定普希金作为民族诗人的意义。］迄今为止，还根本没有人发现和指出过普希金的这一伟大特性：再现异族的天才。② 而主要的则是在结束发言时我为所有流派提出一个准确简练的言归于好的公式，并且指出走向新时代的出路。正是这一点大家都感觉到了，而各报的通讯记者却没有理解，或者是他们不愿意理解。

不过，我们撇开这个问题不谈吧！昨天或者今天我的发言已见报，登在《莫斯科新闻》上，（唉，未经我校阅，匆匆忙忙，真可怕！）而在 7 月初我将出版《作家日记》，即 1880 年的唯一的一期，在其中登载我的发言，没有任何删节，而且经过严格校订。③ 届时我将它寄给您，我深深尊敬的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接受您的严厉而又细致入微的批评，我不害怕这种批评，我一向喜欢这种批评，即使它是不赞同我的。

我在莫斯科结交了几个新朋友。您是否知道或者是否听说过有薇拉·尼古拉耶芙娜·特列季亚科娃这样一个人，这是一个非常美艳的女人。④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指出的发言中的“主要的两点”引起 K. H. 列昂季耶夫这个信奉“基督教悲观主义思想”的人的最激烈的反驳。

② 别林斯基在俄国文学批评中第一个指出普希金天才的这一特点。

③ 1880 年的《作家日记》在 8 月份才出版。

④ 薇拉·尼古拉耶芙娜·特列季亚科娃（1844—1899）在普希金纪念会上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识。她的丈夫帕·米·特列季亚科夫（1832—1898）是进步的文化活动家，莫斯科著名的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的奠基人。

许多女人到洛斯库特纳亚旅馆来看过我（其中有些人不讲她们的姓名），目的只有一个：同我待在一起，挨近我，吻我的双手（这已经是在我发言之后的事了）。我讲了许多关于我自己的话，自吹自擂了一通，简直叫人感到害臊。亲爱的善良的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用您美好而又洒脱的文笔给我写信吧，哪怕只写上一页信笺！真的，您一定会使我得到慰藉。见面后我将给您讲许多许多。尤利娅·费奥多罗芙娜[1] 在你们家做过客，请您代我问候她。请转达我对她的祝愿，我祝愿她诸事顺遂，因为我非常喜欢她。

我热烈地亲吻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我在莫斯科找到了他的三张照片：少年时代的、年轻时代的、老年时代的最后一张。他年轻时多漂亮啊！[2]

我一回家就坐下写《卡拉马佐夫兄弟》，得日以继夜地写，一直写到10月份。我不去埃姆斯了。我深深尊敬的伯爵夫人，请接受我由衷的问候。我非常珍惜您对我的好意，因而我永远全身心属于您。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 即尤·费·阿巴扎。

② 哲学家、诗人、政论家和批评家弗·谢·索洛维约夫（1853—1900），当时他三十岁。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索洛维约夫的许多思想十分赞赏。

致帕·米·特列季亚科夫

(1880 年 6 月 14 日，旧鲁萨)

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阁下：

请您宽宏大量，原谅我：我这次在莫斯科未利用如此好的机会前去拜访您并使我们能更亲密交往。我昨天才给最最敬爱的尊夫人写信，感谢她在杜马午宴上对我热情亲切的关怀，给我留下美好印象。我在信中向她解释了我未能实现前去府上拜访的强烈愿望之原因，尽管我十分希望。您给我写了美好的信，它使我感到自己未实现愿望而倍加惋惜。① 请您相信，您的热情祝愿将作为我在莫斯科度过的时日的美好记忆而铭记心中，这些时日不单对我一人来说是美好的，这是因为精神在全面高涨，未来的某种前景的东西已指日可待，而普希金作为一面团结的旗帜已经树立起来，作为对这些美好期望的一种可能性和真实性已经得到确认，——所有这一切都对我们正处于忧郁之中的社会产生了（并且还将产生）最良好的影响，播下的种子不会死亡，它将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好人们应该为了相似的期望而联合起来，互相伸出手来。为了您对我的问候我紧握您的手，热烈地向您表示感谢。

真诚忠于您并深深敬佩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 1880 年 6 月 10 日特列季亚科夫去陀思妥耶夫斯基下榻的旅馆拜访，但因后者刚刚外出而未遇，他马上写信向特列季亚科夫表示感谢、问候，并致良好的祝愿。

致尤·费·阿巴扎[1]

（1880 年 6 月 15 日，旧鲁萨）

尊敬的尤利娅·费奥多罗芙娜夫人：

请您原谅，差不多已经半年了，我没有给您回信。唯一的原因是难于写回信，而并非出于懒惰和怠慢。写回信得用去我一个小时，而读完您的中篇小说我花了两昼夜时间，这些时间是我在自己的工作里挤出来的。上帝知道，我多么需要时间。因此，没有回信的原因并非在于我懒惰。

现在我决定将我的见解告诉您，虽然我事先就知道，我的意见会使您感到扫兴（这一点也让我拖延了回信）。问题在于：您叙述得很好，有独创性，虽说过分率真，而主要的是有思想——美好而且深刻的思想。但是，上帝啊，您把这思想表达得令人受不了！这思想是：某些种族的人从他们的始祖那儿获得了基本思想并且连续几代人完全遵循这一思想，之后他们必将蜕变成某种脱离人类即脱离整体的东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将蜕变成某种与作为整体的人类相敌对的东西，——这思想是正确和深刻的。例如，希伯来人就是这样，从亚伯拉罕[2] 开始一直到今天他们变成为犹太佬。基督（撇开他的其他意义不

[1] 尤·费·阿巴扎（1830—1915），歌唱家、作曲家，也尝试过写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于 19 世纪 70 年代末与她结识。

[2] 神话中犹太人的始祖，圣经神话中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奉耶和华之命应将自己的儿子献祭，但刚要杀时便被天使阻止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于诸民族历史发展的思想在《作家日记》（1880 年，8 月号，第 3 章）中有类似的表述。

谈）就是对这一思想的矫正，他把这一思想扩大成全人类性的。但犹太人不愿做这种矫正，他们保留下自己以前的狭隘性和片面性，因此他们违背了全人类性而变成了人类的敌人，他们否定除他们自己以外所有的人，现在他们确实成了反基督的体现者，当然，也一度飞扬跋扈。这是有目共睹的，无须争辩的：他们横冲直闯，他们充斥整个欧洲；所有自私自利的东西，所有与人类为敌的东西，人类的一切丑恶情欲——全都在他们一边，他们怎能不飞扬跋扈，而导致世界毁灭呢！

您作品中的思想倒是上面谈及的那个思想，但在您笔下那个凶恶和罪孽深重的部族的后裔刻画得令人受不了。应该使他受的痛苦只是精神上的，只是意识的，结束时把他写成像圣徒阿列克谢或者像经过罕见的痛苦而战胜了自己的血缘和部族的玛丽亚·叶吉佩茨卡娅那样的人，[①] 而您却相反，臆想某种纯粹肉体上的东西，臆想出某种冷冰冰的东西以代替心灵。

那些为他治病多年的医生竟未发现他没有心！而人没有这个物质器官又怎么能活呢？即使这是一个离奇的故事，但须知艺术中离奇的东西是有限度的和有规则的。离奇的东西应该是十分贴近现实的东西，应该能使您几乎相信它是真的。普希金为我们创作了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他写过一部《黑桃皇后》，这是离奇艺术的顶峰。您会相信，格尔曼[②] 确实有过一种幻觉，与他的世界正相适应的幻觉，然而在这部中篇小说的末

① 圣徒阿列克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尊敬的基督圣徒之一，认为他是“人民的理想”，这个圣徒的《传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塑造阿廖沙·卡拉马佐夫这个形象时使用的材料之一。玛丽亚·叶吉佩茨卡娅是在基督学说的影响下悔罪的妇女。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多次同情地写到她。

② 《黑桃皇后》中的一个人物。

尾，在您把它读完了的时候，您会不知道该怎么看待：这幻觉是出自格尔曼的本性呢，抑或他确实是那些与另一个世界接触过的凶恶的与人类为敌的魔鬼之一（注意：招魂术及其学说）。这才是艺术呢！① 在您的中篇小说里，在苦行僧用圣饼和葡萄酒粗制滥造了一颗心的那一部分您写得非常粗糙，甚至让人发笑。（但作为一个作家，我也应该承认，这一场面的描写是大胆的，并且不无生动之处。）

这就是我要给您提的意见。任何人、任何编辑部都不会刊登您的这部中篇小说，——这是我对您的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最后我给您的一点建议是：别抛掉美好的（和极为有益的）思想，重新对它进行探讨，并彻底地改写您的小说，从头到尾全部改写。要让他精神上受苦，让他去领悟自己的（作为整个一代人的）罪孽，虽然加上了一个苦行僧，但一定要加上一个女人，让他自觉地去为自己所有先辈们和一切人受苦，以赎人类的罪孽。这思想是伟大的，如果您具有足够的艺术性就好了。否则，一小块“冷冰冰的东西”又算什么呢？

请原谅我说实话。但我认为这实话是实在的，而您可以不赞同我的意见。总之，我一度曾难于启齿，怕让您生气，这也是我为什么一拖再拖、迟迟给您回信的原因。

您的手稿我早已交给了您托转这部稿子给我的人了。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以《黑桃皇后》为例谈了他对艺术中幻想的东西之美学实质的看法，实际上他发展了他自己以前就美国作家艾德加·爱伦·坡（1809—1849）的短篇小说而发表过的有关这一问题的见解（参阅《文论》卷中为刊出爱伦·坡三篇小说而写的前言）。阿巴扎的失败促使陀思妥耶夫斯基重新确定他对文学中幻想的因素的态度，而且也促使他写下最初并未计划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写的一章：“魔鬼。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噩梦。”在这一章中幻想的因素起着重大作用。

您别生我的气，请保持对我的良好感情，并接受我的真诚敬意。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叶·安·施塔肯施奈德
(1880年7月17日，旧鲁萨)

尊敬的叶连娜·安德烈耶芙娜：

我需要您全部对人的爱心和通情达理的宽厚，以便您原谅我过迟答复您6月19日的美好而又和蔼的信。但是如果您了解事实，您大概能够对我采取宽容的态度。6月11日我从莫斯科回到鲁萨，疲劳不堪，但我马上坐下写《卡拉马佐夫兄弟》，一口气写了三个印张。我把稿子发出后就开始阅读各报刊登的一切有关我在莫斯科发言的文字（我因忙于工作一直未读这些东西），并决定回答格拉多夫斯基。不，与其说是回答格拉多夫斯基，不如说是向全俄罗斯写出我们的 Profession de foi，因为在莫斯科纪念普希金的日子里所表现出来的我们社会生活中美好和意义深远的完全崭新的因素遭到了恶意抹煞和歪曲。在我们的报刊上，特别是在彼得堡的报刊上，对莫斯科出现的某种完全崭新的、截然不同于以往的事物惊慌失措：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并非像以往那样，只是窃笑和侮辱俄罗斯；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在坚决地希求别的东西。必须把这一点[①]抹煞掉，消灭掉，加以嘲弄，加以歪曲，并让大家都

① 指上面说的“新事物”。

相信：并未产生过什么新事物，有过的无非是人们在莫斯科许多次午宴之后的酒足饭饱，心平气和。我还在莫斯科时就已经决定，先在《莫斯科新闻》上刊登我的发言，接着马上就在彼得堡出版一期《作家日记》——今年唯一的一期，在其中登载我的发言，并且说几句话作为我那篇发言的某种引子。我在舞台上的那个时刻确实就想到了这些话，在我刚刚发言完毕、屠格涅夫和安年科夫也同阿克萨科夫及大伙儿一起向我扑来并亲吻我的那个时刻就想到了。他们一面吻我的手，一面一个劲儿地说我写了一篇天才的东西。真可叹！他们现在是不是依然如此看待我这篇发言？① 他们现在怎么看待这篇发言？他们在兴奋之后又怎么清醒过来？——关于这一切的想法就是我那个引子的话题。我已把这个引子和我的发言寄往彼得堡的印刷厂，并且已经收到了清样，我突然又决定为《作家日记》再写上新的一章"Profession de foi"，并写明致格拉多夫斯基。结果我写了两个印张，写完了，投入了全部心血。今天，就在今天，我把它寄到莫斯科的印刷厂去了。昨天是我的费佳的生日，来了一些客人，而我在一旁写我的文章！因此请您宽厚地对待我，叶连娜·安德烈耶芙娜，别为我拖延了复信而生气，我敬爱您②，您是知道这一点的。

我在莫斯科所获得的印象以及其他一些情况是无法在信中

---

① 屠格涅夫在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言的内容后，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发言中卫护了屠格涅夫本人所敌视的斯拉夫派观点，他于 1880 年 6 月 13 日在写给米·马·斯塔休列维奇的信中对此提出了批评意见。

② 叶·安·施塔肯施奈德是一个文学沙龙的女主人，屠格涅夫、冈察洛夫、阿·迈科夫等作家、诗人经常去那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于 19 世纪 60 年代初就同她认识，1873 年后同她恢复友谊。她很聪明，很有文学修养，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友好。

向您转述的，我现在的心情也几乎无法在信中诉说。我全身心投入了写作，苦役一般的工作。我想并且已经决定在9月前结束《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整个最后一部，即第4部，因此秋天回彼得堡以后，相对来说，我将会有一些空闲时间，我将准备出版《日记》，看来，我大概在明年即1881年能够恢复《日记》。[①] 您在别墅吗？您从何处得知莫斯科的信息？[②] 我不知道加耶夫斯基是怎么转告您的，但关于卡特科夫那件事并非是这样。是俄罗斯语文爱好者协会伤害了卡特科夫，组织庆祝活动的协会把已经发给他的入场券收了回去；卡特科夫是作为杜马的代表并根据杜马的请求而在午宴上发言的。而屠格涅夫完全不会害怕来自卡特科夫的伤害，也不会装出一副害怕的样子，相反，卡特科夫倒会担心别人对他暗中使坏。屠格涅夫有很大一帮子人（由科瓦列夫斯基和莫斯科大学培养的），因此他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是屠格涅夫先伤害了卡特科夫。卡特科夫发言后，伊万·阿克萨科夫这样一些人走近他与他碰杯（甚至敌对者也与他碰杯）。卡特科夫自己向屠格涅夫伸出酒杯，也要和他碰杯，但屠格涅夫将手转向了一旁。这话是屠格涅夫本人对我这么说的。[③]

您信中要我将发言寄给您，但我自己手头连一份也没有了，我所有的唯一的一份正在印刷《日记》的印刷厂里。《日记》将在8月5日左右出版，您留心一下，并请告知安德烈[④]·安德

① 1880年11月初陀思妥耶夫斯基结束了写《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工作，而在1881年出版了一期（1月号）《作家日记》。

② 施塔肯施奈德的消息来自俄国自由派报纸《呼声报》。

③ 此事是历史学家、教授马·马·科瓦列夫斯基在其回忆录中谈到的。他当时在场。在回忆录中他写到：屠格涅夫说："我怎么能够对我认为是变节的人伸出手呢。"——俄编注

④ 写错了，该是：阿德里安。——俄编注

烈耶维奇，我亲近的同事。[1] 我想知道他的意见。请向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奥莉加·安德烈耶芙娜和索菲娅·伊万诺芙娜[2] 转达我的衷心问候，也请向您家里的各位提及我。关于秋天的事我什么也不说。只祝您身体健康，把身体养好，以便健健康康地过冬。我妻子向您和您家所有的人致衷心的问候。

全身心属于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请再给我写信。

致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

(1880 年 7 月 25 日，旧鲁萨)

亲爱的尊敬的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

您的信使我非常高兴，而您答应往后不会忘记我，我更加高兴。我最终决定不去埃姆斯了，因为工作实在太多。春天里一直很忙乱，耽误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写作，我决定在离开旧鲁萨前把它写完，因此我在日以继夜地写。现在来谈谈您托我办的事情。

鲁缅采夫神父是我多年的至交，是我所认识的可敬神父中最可敬的一位。您要了解的阿列克谢·纳杰日金神父就寄寓他

① 指阿·安·施塔肯施奈德曾就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过程中遇到的法律问题予以必要的协助。

② 指叶·安·施塔肯施奈德的母亲、妹妹和嫂子。

的家里。[①] 在鲁缅采夫家租房度夏的还有来自彼得堡的罗特先生一家。罗特是卢加地方的一个地主，在彼得堡拥有好几幢房子，不过，现在他已破产。阿列克谢神父和罗特家关系挺好，尽管他单独住在阁楼上，但我感到他似乎就寄食罗特家。他给多子女的罗特夫妇的孩子们上课。我以前在鲁缅采夫神父处见过他一面，但只瞥了一眼。收到您的信后，我马上在傍晚五点钟去鲁缅采夫家（离我家很近），秘密地将您委托的事告诉了他，并要求他不向阿列克谢神父吐露只言片语。鲁缅采夫和阿列克谢神父虽然相识（住在一幢房子里），但并不十分熟悉。依我的愿望鲁缅采夫马上邀请正在花园中散步的阿列克谢神父前来喝茶。阿列克谢神父推辞了一下，但最后还是来了。我和他在一起度过了整整一个小时，丝毫未谈及您的委托。以下是我做的观察和结论：

四十七岁，秃顶，黑发，斑白发很少。面孔相当端正，但看来是痔疮病患者的面孔。身材健壮，显然是天生的，但他肯定有病在身。由于健康状况不佳而完全不能任职，他才要求离开神职。这已是不可改变的事，因而他自己无论如何不同意继续留任，在交谈过程中他本人说了好几遍。他患的是一种怪病，但幸好我了解这种病，我自己在（18）47年至（18）49年间患过这种病。我有一个（尚活着的）兄弟，他患的完全是同样的毛病。这种病的主因是腹腔严重充血，在有些人身上它一发作就会导致精神和心灵失调。一个人患了这种病会极端多疑，直至会想象自己百病缠身，不断地求医问药，而且还自己

① 神父阿列克谢·纳杰日金向东正教最高会议请求解除他的教职，为此波别多诺斯采夫写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要他做一番了解：为什么这位神父要辞去教职？

给自己治病。主要原因是：痔疮发作到这种程度时会影响神经，使神经混乱到精神病发作。多年来阿列克谢神父确信，痔疮使他脑部缺血，患上了贫血症。他说，去年他答应为光明基督复活节做早祷，做完早祷后他浑身乏力，双脚不听使唤，站都站不住。还有一次，他做彻夜祈祷，但未能做完。从那时起他就不再主持祈祷。“我觉得，”他说，“如果现在有人要我明天做祷告仪式，我就会彻夜不眠，就会全身发抖，大概会尚未走到教堂人就昏倒了。”（至少可以看出，他对主持仪式和举行圣礼有强烈的责任感。）他以前是沃伊科夫家的家庭神父，之后做过涅瓦修道院的慈善机构的学监，上过许多课，每周八节。“上完一个星期课，礼拜天到了，我就整天躺在家中的沙发上看书，”他说，“这真是天大的享受！”——现在他的全部时间都在治疗中度过，服用一种专门为他配制的水。他喜欢讲自己的病，津津乐道。不知道在其他话题上他是否也同样感情外露。现在他显然没有其他话题，他会很快把一切交谈都转到他的疾病上。他很纯朴，不狡猾，虽说他在精神交往上也未必会有很大的需求。他确实挺朴实，但有些多疑，而且不只是在疾病方面。这看来是一个十分正直的人，样子无疑是正派的。信念是真正东正教的，远非路德① 宗教徒，他对我们知识界信仰东正教的俄国人的看法完全正确。他有责任感，但他对宗教事业是否有热情？——我不知道。他对未来并不担心，他对我说：“独身并不可怜。”他感到有点委屈，因为对他请求救济一事做出的决定是：每年给他四十八卢布，或者如果他住医

① 马丁·路德（1483—1546），德国人，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动者，被基督教新教“路德宗”奉为创始人。新教与东正教、天主教是基督教的三大派别，故新派“路德宗”在东正教看来是异端。

院，就代他支付医药费，直到病愈为止。他说他治病用完了全部积蓄，并未麻烦过任何人，而现在只给他四十八卢布。不过，如果他谴责什么，其态度并非恶狠狠的。最后还有一个特点，他似乎是相当爱舒适，房子——他喜欢单独居住，哪怕只有一间房，但设备要齐全。他喜欢一人独处，喜欢看书，有点儿躁狂，但并不十分避免与人交往。

以上就是我所能觉察到的一切。给您寄上这一幅信笔画出的、未经润色的肖像。主要的确定的观察结果是：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继续担任圣职。他的姿态相当独立自主，不狡猾，不阿谀奉承，不图利己，——他完全没有利己的特点。他的座右铭可说是："请让我安静。"

现在我要结束这封信，再谈几句关于自己的情况：除了《卡拉马佐夫兄弟》之外，最近我还将在彼得堡出版一期《作家日记》，这是今年唯一的一期。在这一期中有我在莫斯科的一篇发言，还有为发言而写的一个引子，——这已是回旧鲁萨后写出来的。最后还有我对批评家们的答复，主要是对格拉多夫斯基的回答。不过，这也不是对批评家们的回答，而是我对整个未来的 Profession de foi。我彻底地讲了自己的意见，不做任何掩饰，直言不讳。我想，会向我投来各式各样的石头。我不再向您做详细说明。《日记》将在 8 月初出版，8 月 5 日或者更早一些。我恳求您，深深尊敬的朋友，请别嫌弃，请读一读这期《日记》并将您的意见告诉我。那里所写的东西在我心目中是至关重要的。我打算从明年开始恢复《作家日记》，而现在的我就是在恢复出版的《日记》中我想成为的那个人。

我一直在报纸上注视着您的极为重要的活动。在《莫斯科新闻》上读了您对女学生们所做的一次美好讲话。主要的是，求上帝保佑您健康，别使自己过度疲劳。须知，主要的是指出

方向，可不是吗？而方向又只能靠多年的感化来形成。您春天说的一些话我记忆犹新。愿上帝赐福于您。

拥抱您并热情地忠于您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不知道您的地址！我直接写神圣正教院总监先生收——也许会寄达。

又及

致尼·阿·柳比莫夫

（1880 年 8 月 10 日，旧鲁萨）

尊敬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阁下：

与此信一起我向《俄国导报》编辑部发出了《卡拉马佐夫兄弟》，供第 8 期刊登。这是第 11 卷的结尾，有七十二个邮政半张，整整三个半印张。

非常恳切希望您及时把清样寄来，我决不耽误一分钟。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最后一卷即第 12 卷在下月（9 月）10 日或 12 日左右一定会寄到编辑部。它的篇幅也将是三个或三个半印张，不会更多些。之后还剩下一个“尾声”，共有一个半印张，这将在第 10 期上发表。

现在谈谈这次寄上的稿子。

我本人认为，第6、7、8章是写得成功的三章。[①] 但是，尊敬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不知道您对第9章[②] 会怎么看。也许，您会说它过分怪诞！但是，说真的，我并不想标新立异。不过，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告知您：我早已向医生（而且不止一个）请教过。他们说得很肯定："在震颤性谵妄"发作前不仅可能做此类噩梦，而且可能会有幻觉。我的主人公，当然，有过这种幻觉，但他把它们同噩梦混起来了。一个人间或失却区分现实与幻像之能力（这种情形几乎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哪怕是发生一次），这不仅是肉体上的（疾病的）特点，而且也是与主人公的性格相吻合的心灵的特点。他不承认幻像的现实性，但在幻像消失时他又认为幻像是现实的。他苦于无信仰，同时又（不自觉地）希望这幻像不是幻想，而是某种现实的东西。

不过，我何必做这种解释呢？敬爱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您读后自己会看到这一切。不过请您原谅我写了一个鬼：因为这只是一个鬼，一个小鬼，而不是"烧焦了翅膀"的撒旦。[③] ——这一章虽说长一些，我却不认为它太枯燥。同时我也不认为有什么通不过书报检查的东西，除了那么两三个字："小天使们的歇斯底里尖叫"。我请求您将它们放过：须知这是鬼在讲话，而鬼不能用别的方法说话。如果无论如何不能放过，那就去掉歇斯底里的尖叫，请您写上欢乐的叫喊声。但

① 这三章是"同斯梅尔佳科夫的初次会见"、"再访斯梅尔佳科夫"、"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同斯梅尔佳科夫见面"。

② 指"鬼。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噩梦"一章。

③ 在这第9章中，鬼对伊万说："我生我的气，其实是因为我不出现在红光中，没有挟带'雷声和闪电'，也没有烧焦了的翅膀，而表现为这么一副寒酸相。"

是能否用“尖叫”这个词呢?[1] 否则显得太平淡，而且语气也不协调。

我不认为，我的鬼所说的鬼话中有什么是通不过书报检查的。两则关于忏悔室的故事虽说轻佻，但它们毫不猥亵，——我是这么感觉的。在《浮士德》的两个部分中，梅菲斯特有时撒谎不是撒得更厉害吗?

我认为，在第10章和最后一章中对伊万的心灵状态、在第9章中对噩梦都做了充分解释。至于有关医学上的情况（我再重复说一句）我曾向医生们请教过。

我自己也认为，这第9章是可以不要的，但不知为什么我写时感到津津有味，因而我自己决不会摒弃它。

我的主人公在法庭上做口供时震颤性谵妄正好剧烈发作(这将在第12卷中谈到)。

就这样吧，敬爱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我已向您谈了我所有的疑虑。我迫不及待地等待着清样。

您生活得怎样? 是否仍住在别墅? 上帝是否赐予了您好天气? 我们这里天气妙绝了! 不过不能太夸赞，以免不吉利。而在彼得堡却下着雨，虽说离我们此地很近。在这里虽说工作很多，我的健康状况却在好转。

我将十分乐意地把《作家日记》寄给您，它将于8月12日在彼得堡问世，这是今年唯一的一期。

向您夫人致以深切问候。

劳您驾，请向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转达我深深的敬意。

同时寄上一千卢布的收据一张。非常感谢您及时满足了我的请求。

---

① 发表在《俄国导报》上时印的是“……欢乐的尖叫”。

恳求您将《俄国导报》的第8期给我寄到旧鲁萨。第7期我已经收到，多谢。

请接受我对您深厚的敬意和完全的忠忱。

您永久的仆人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

(1880年8月16日，旧鲁萨)

深深敬爱的和非常善良的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

衷心感谢您给我写来了友善、美好并使我振奋的信。正是一封令我振奋的信，因为我，作为一个人，总是需要我所信任的、我深深敬重其智慧和信念的那些人的鼓舞。每次当我写好了什么东西并将其付梓的时候，我就像是处在发高烧的状态之中。并非我不相信自己写的东西，折磨我的总是这样一个问题：人们会怎么看待它？人们是否想要理解问题的实质？会不会由于我公开了蕴藏内心的信念，结果倒是坏的反应多于好的反应？尤其是我总迫不得已把一些观念仅仅表现为基本思想，而这种基本思想却总需要大加发挥和证实。因此，像您这样的人的意见对我是一种极大支持。也就是说，我并非完全错了，那些我器重其智慧及冷静见解的人都理解我，因此我的劳动并非徒劳无益。①

① 1880年8月12日《作家日记》问世。波别多诺斯采夫写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在从彼得堡的归途中我立刻把它读完了，这里有您写的极好篇章。感谢您：您讲了俄罗斯的真理。"

我坦率地告诉您：我现在正在结束《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是最后一部。我自己清楚并感到，它十分独特，不像其他作家所写的那样，我决不期待我们批评界的赞赏。公众和读者则是另一回事，他们总支持我。我会非常感谢您，如果您能注意一下《俄国导报》第 8 期（它正在印刷之中）上所刊登的东西，然后请注意发表在第 9 期上的东西，那将是《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第 4 部和最后部分①。在第 9 期上将有对法庭审判的描写，将出现我们的检察官们和律师们，——所有这一切都将从一个特殊角度被展示出来。

我决心明年坚定不移地出版《作家日记》。这一期，“今年唯一的一期”，无疑获得了公众的赞许，三天内仅在彼得堡一地就售出了三千份，而我总共才印了四千二百份。我想还得出第 2 版。② 妻子告诉我说您十分友善地接待了她。谢谢您寄来了《华沙日记》：③ 归根结蒂列昂季耶夫多少是个异教徒，您

① 《俄国导报》第 8 期上刊载的是《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第 11 卷《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兄弟》中的第 6～10 章。1880 年 8 月 2 日波别多诺斯采夫写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说：“适才收到《俄国导报》第 7 期，其中有《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连载。在这以前我读过您最近发表的作品，记得是在《俄国导报》的第 4 期上，讲几个孩子的故事，那是我在从莫斯科去雅罗斯拉夫尔的旅途中读的。它使我十分满意，没有任何裂痕：非常非常好。我一有闲暇就会往下读。亲爱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一定拜读您写的一切。”

② 这一期《作家日记》的第 2 版在当年秋天问世。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在彼得堡看望了波别多诺斯采夫，于 1880 年 8 月 15 日返回旧鲁萨，并捎来了《华沙日记》（第 162、169、173 期；1880 年 7 月 29 日、8 月 7 日和 12 日），其上载有康·尼·列昂季耶夫的文章《谈全世界的爱——有感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普希金庆祝大典上的发言》。波别多诺斯采夫写道：“请您读一读列昂季耶夫谈您的发言的文章，在第 169 期《华沙日记》上。如果您那儿没有，我给您寄去这一期。”

觉察到了吗？不过，关于这一点在我于9月底回彼得堡后再同您面谈，在他的见解中有许多引人注意的东西。[①] 深深尊敬的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请接受我对您最最真诚的感情，不仅我一人，而且大家都深切希望从您新的美好活动中获益。

您的追随者和崇拜者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① 康·尼·列昂季耶夫说他自己是个“基督悲观主义思想”的拥护者，他说：“正确的只有一点，——的确只有一点，毫无疑问地只有一点，——这就是今生今世的一切都得毁灭！”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记本（1880—1881）中有一段摘记：“答列昂季耶夫（不值得祝世人幸福，因为已经说过世界定将毁灭）。在这个思想中有一种轻率的不信上帝的东西。此外，这思想对日常生活而言是非常合适的，因为既然大家注定毁灭，那又何必努力，何必相爱和行善？图一个个人温饱就是。”这段摘记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打算反驳列昂季耶夫的。

列昂季耶夫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持异端邪说，他写道：“在波别多诺斯采夫先生的发言中，基督正是要通过教会来认识的：‘你们首先该爱教会。’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的发言中，基督，显然，是我们中每个人可以理解的，至少可以跳过教会，我们自以为有权把救世主从未表述过的“各族人民博爱”、“全世界和平”与“一致”等许诺妄加到他头上，甚至不查一下教义问答入门书，不查一查东正教教义的最本质的原理和绝对的要求。”

列昂季耶夫还说：“完全出乎意料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像大量欧洲人和俄国的全人类的人（指没有民族性的人——译者）一样，居然还相信欧洲有安宁与平静的前途（……）有一件伟大的宝贝托付给我们的民族，那就是严肃的坚定的东正教；但我们一些较好的思想家们不愿老老实实地‘顺服于’它（……）他们宁可‘顺服于’反民族主义的幸福论学说（……）而所有这些对人间爱与和平的指望在贝朗瑞的歌谣中也可找到，而在乔治·桑的作品中还更多一些。”

致玛·亚·波利瓦诺娃[①]

（1880 年 8 月 16 日，旧鲁萨）

深深敬爱的玛丽亚·亚历山大罗芙娜：

请您宽容并且十分仁慈地原谅我没有马上给您回信。如果说我一生中有过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的话，那就是今年夏天。除了我那部长篇小说的收尾工作之外，我刚在彼得堡出版了一期篇幅很大的《作家日记》，也就是说在最近整段时间里我都在满怀激情地写作[②]。我想，这种超负荷的工作一定会影响我的健康状况。这期《日记》将于明天给您寄去，请读一读，并告知您对它的看法。我向来需要我所敬重并相信其智慧和心灵的人们的意见，以作为精神上的支柱。对前一期《日记》给您留下的印象，您说了许多中肯和友好的话[③]。我记得我们在彼得堡会面的情景，不能不相信您的智慧和善良而忠实的感情。经过这次会见，我不仅学会了珍视和敬重您，而且还

---

① 玛·亚·波利瓦诺娃是列·伊·波利瓦诺夫（1838—1898，教育家、作家，在 1879—1880 年间任俄罗斯语文爱好者协会秘书）的妻子。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 1880 年 6 月间普希金纪念活动中与她相识的。——俄编注

② 指《作家日记》（1880 年，8 月号）。这期共有三章：第 1 章：就刊载于下文的一篇关于普希金的讲演所作的解释；第 2 章：普希金（短评），6 月 8 日在俄罗斯语文爱好者协会会议上的发言；第 3 章：吹毛求疵的挑剔。……致格拉多夫斯基先生。

③ 波利瓦诺娃在信中告诉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在她对真与善失去信心时，就读《作家日记》。她写道：“读您的《日记》时，我常常被您怀着热切深刻的信念所表述的真理所震撼。我不断从您丰富的思想中汲取新的力量，而且我感觉到脚下又坚实了。”

信任您。而我一旦信任谁，那我就始终不渝。您说打算再给我写信，请您一定写来。我再重复一遍，只有像您这样怀有真诚和远见卓识的心灵的人才会支持他人。

您在大札中向我提出了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唉！这又是十分普遍的问题。[①] 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否会有人不为类似问题而苦恼的呢？当然，人经常会思绪矛盾，但是，他会因此痛苦。如果没有希望找到一条出路，找到一条能协调一切的良好出路，那么就要根据可能，不要拼命，在某种能够为精神提供食粮、满足精神渴求的新的别的活动中为自己找到出路。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再说您的问题太一般了，而且提得也很笼统。必须多多了解各种个别状况和详情细节，而您可知道，比方说，我本人比别人更不善于也更无权解决这样的问题。因为在这种问题上，作为一个作家，我的处境太特殊了。我总有随时可以兴致勃勃地从事的写作活动，把我的全部痛苦、我的全部欢乐和希望投入这种活动，并借此为自己的痛苦、欢乐和希望提供出路。因此，如果您提的问题出现在我本人面前，我总能找到一种精神活动，从而一下子就使我远离痛苦的现实而进入另一个世界。由于在生活中遇到艰难问题时有这种出路，我当然就好像是一个说现成话的人似的，因为我有保障，我甚至会凭自身的体验偏颇地进行评判。但没有这种出路的那些人又该怎么办呢？他们没有这种随时可以从事的活动来随时拯救他们，并使他们撇开那些无法找到出路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有

① 波利瓦诺娃在信中问陀思妥耶夫斯基："事物的不正常现象，好人与好人间的不正常的痛苦关系，会不会年复一年无止境地延续下去，直至老死都得不到解决？难道这种问题的解决只取决于人的性格？"她的这个问题是由她的痛苦的亲身感受引起的。——俄编注

时会非常痛苦地出现于意识和心灵之中，好像在戏弄他们，折磨他们，固执地要求得到解决，——这些人又该怎么办呢？

9月中旬之前我肯定待在旧鲁萨，此后我将去彼得堡。我不知道秋天或冬初我是否能去莫斯科，哪怕只是为了办事情去，可我尚不知道能否去成。从明年1月起我肯定又将忙于出版《作家日记》[1]。

紧握您的手。

怀着真诚和深切的敬意完全忠诚于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尼·卢·奥兹米多夫

（1880年8月18日，旧鲁萨）

尼古拉·卢基奇阁下：

十分仔细地读了您的信，但我又能回答些什么呢？您本人已经十分聪明地指出：在信中不可能把一切都写得明明白白。我甚至认为，除去一般原则外，我写不出其他任何令人满意的东西。上我这儿来听取建议，这对您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根本不认为自己是能处理您那些问题的内行评判者。您说，到目前为止您不让您女儿阅读文学作品，担心这会发展她的幻想。我觉得，这做法不很正确，因为幻想是人的天生能力，尤其是在任何一个孩子身上，这种能力从幼时起就比其他能力更为发展，而且它要求得到满足。如果不让它得到满足，就会不

① 指1881年的《作家日记》。

是扼杀它，就是让它凭自身的力量过度发展（而这也是有害的）。这种过分紧张只能过早地耗尽孩子的精神力量，而美的印象恰恰是童年时代所必须有的。我十岁那年在莫斯科看了莫恰洛夫[1]演出的席勒的《强盗》，我肯定地对您说：我当时获得了非常强烈的印象，它对我的精神极有裨益。我十二岁在农村度假时读完了司各特的全部作品，虽则因此我发展了幻想和敏感，但我却把它们引向了好的方面，而不是坏的方面，尤其是我从阅读活动中汲取了许许多多美好和高尚的思想，它们当然在我的心灵中形成为一股巨大力量，与种种引诱性的、情欲性的和腐蚀性的印象作斗争。

我建议您现在就让女儿阅读司各特的作品，尤其因为这位作家已被我们俄罗斯人完全忘却，也因为以后您女儿独立生活时不会有可能和需要去了解这位伟大的作家。因此，趁她尚在父母家生活的时候，您得抓紧时间让她了解这位作家，司各特的作品有巨大的教育意义。让您的女儿一部不漏地读完狄更斯的作品吧，让她了解以前几个世纪的文学（《堂吉诃德》，甚至还有《吉尔·布拉斯》[2]），最好从诗歌开始。她应该把普希金的全部作品——诗歌和散文——都读完，果戈理的作品也要读。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的作品也可以读，如果您愿意的话。至于我的作品，我不认为全都适宜于她。最好能读一读施洛塞

① 帕·斯·莫恰洛夫（1800—1848），俄国演员，俄国戏剧舞台上的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

② A. R. 勒萨日（1668—1747），法国小说家、戏剧家。《吉尔·布拉斯》（1715—1735）是他的代表作。

尔所著的整部历史[①]和索洛维约夫[②]所著的俄国历史，最好别把卡拉姆津的作品[③]漏掉。暂时别让她读科斯托马罗夫[④]的书。普列斯科特写的征服秘鲁和墨西哥[⑤]的书必须读。总的说来，历史书籍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列夫·托尔斯泰的书应该全都读完。莎士比亚、席勒、歌德的著作都有俄译本，很好的译本。好啦，这些书暂时就够她读了。您自己可以掌握，往后随着岁月的推移还可以增加某些书籍。报纸上的文学作品应尽可能排除，至少是现在不要读。

不知道您对我的建议是否满意，我这是根据自己的考虑和经验写下的。如果对您有用的话，我将十分高兴。我认为，暂时我们不需要会面，尤其因为我现在非常之忙。而且我再重复说一遍，我从不认为自己在这些问题上特别内行。《作家日记》一期已给您寄出，连寄费在内只需要三十五个戈比，余下的六十五戈比算是我欠您的。

真正忠于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 指德国历史学家施洛塞尔（1776—1861）所著的《世界通史》（共十九卷）。

② 指谢·米·索洛维约夫（1820—1879）。他是俄国历史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1872），主要著作为《远古以来的俄国史》（1851—1879，共二十九卷）。

③ 指他的《俄罗斯国家史》（该书未写完，共出十二卷）。

④ 尼·伊·科斯托马罗夫（1817—1885），俄国和乌克兰历史学家、作家，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1876），著有俄国和乌克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史等。

⑤ 指乌·普列斯科特写的《墨西哥征服史》（1843）和《秘鲁征服史》（1847）。

致奥·费·米勒[①]

(1880 年 8 月 26 日，旧鲁萨)

深深尊敬的奥列斯特·费奥多罗维奇：

9 月 8 日前完全不可能回到彼得堡！当然，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我在这里好像是在服苦役，虽说天气一直非常之好，应该利用它，但我在日以继夜地工作，正在结束《卡拉马佐夫兄弟》。到 9 月底才能写完，届时我才能回去。9 月 8 日我正要忙于把写好的部分寄给《俄国导报》。总之，我在这里干得太累了。我们协会为纪念库利科沃大会战[②] 五百周年举行特别纪念会议——这个想法很好！感谢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他在准备文章[③]，这正是现在所需要的。应该在我们知识界恢复伟大历史事件的印象，他们已经忘记并蔑视我国的历史。我十分盼望您也出来说话，最好能提一笔那个当别人在战斗时“溜走睡大觉”的大公（显然是由于懦弱），[④] 即使是顺便提一

① 奥·费·米勒（1833—1889），文学史家、民俗学家、自由主义斯拉夫派的政论家。

② 1380 年 9 月 8 日，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大公（1350—1389）统率俄军，打败了蒙古鞑靼军，这次战役为俄罗斯和其他各族人民摆脱蒙古鞑靼人的压迫奠定了基础。

③ 即别斯图热夫-留明（1829—1897），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科学院院士，当时他正在准备一篇讲库利科沃战役的历史意义的文章。

④ 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指的是历史学家尼·伊·科斯托马罗夫任意贬低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写他在酣战时逃跑，怕被敌方辨认出来，更换衣服后在树下睡大觉。但后来科斯托马罗夫改正了自己的“在树下睡大觉”的说法，认为这纯属杜撰。

笔也可以。应该以高度的评价恢复这个光辉形象①，抹去近二十五年来为贬低我国历史而散布的无数卑劣思想。

多么遗憾，我去莫斯科时您不在那儿，不然您真可以用您热情而坚定的发言出色地为美好事业效劳！您可以看到，为了在莫斯科的发言我几乎遭到我国报刊的齐声讨伐，好像我犯了偷盗诈骗罪或者在某个银行里犯了伪造罪。即便是尤汉采夫也未挨到像泼到我身上的那么多污水。②

至少在9月8日前我完全不可能上彼得堡，虽说我非常希望去。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由衷地问您好。

我刚才收到了阿克萨科夫一封绝妙的关于《作家日记》的信，但能读到您的信也会是很有趣的。

全心全意忠于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伊·谢·阿克萨科夫

（1880年8月28日，旧鲁萨）

亲爱的我深深尊敬的伊万·谢尔盖耶维奇：

我本想立即回复您的第一封信，而现在却又收到了第二封信，它在我心目中是一封宝贵的信。我认为该好好地详谈，我生平从未遇到过像您现在如此真诚全面地关注我的活动的批评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德米特里·顿斯科伊的评价是极高的。

② 康·尼·尤汉采夫是土地互助信贷协会的一个出纳员，犯了重大诈骗罪，使许多储户破产。

家。我甚至忘记了有这样的批评家，忘记了会有这样的批评家。[1] 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完全无条件地同意您的看法，不过有这么一个事实：出版《日记》虽说我已有了两年的经验，但在许多方面我尚有不小的疑惑，比如该怎么说话？该用什么语调？什么话就根本不该说？您的信正好撞在我这许多疑虑的节骨眼上，因为我当真打算明年继续出版《日记》，正在着急，在祈求上帝，祈求他赐予精力和能力，而主要的则是后者。[2] 这就是为什么有了您我感到非常高兴，我现在发现，我可向您陈述我的疑虑，哪怕是其中的一部分，而您一定会对我说出十分真诚和明达的意见。我已经发现这一点，您的两封信使我明白了这一点。但糟糕的是有不少东西我得给您写，可是我现在没有闲暇时间。您难以相信，我现在忙到什么程度，我在日以继夜地写，像是在服苦役！我正在结束《卡拉马佐夫兄弟》，我在给作品进行总结。我对这部作品至少是珍视的，因为其中蕴涵着许多是我和我的东西。总的说来，我写作是紧张的，有痛苦，有烦恼。而在我紧张地写作时，我甚至感到肉体上的痛楚。现在我正在总结三年来我曾斟酌过、考虑过和做过札记的东西。应该把这件事做好，就是说尽我之所能去做。对于匆匆

---

① 阿克萨科夫在谈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答复亚·德·格拉多夫斯基的文章时，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宣传崇高的道德原理时描绘到一些不道德现象，而做这种描绘时又过分现实，而且写来似乎津津有味。阿克萨科夫认为，在揭露罪恶时艺术家应该坚持纯洁，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却过分现实地兴致勃勃地描绘罪孽，为此他在信中批评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本以为后者“会感到委屈”，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写信给他表示谢意，这使他感到“愉快而惊奇”。

② 阿克萨科夫在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1880 年的《作家日记》时认为，主要的缺陷是一下子给予读者许多东西，因而一些必要的东西倒说不透了。

忙忙地为了金钱而写作的做法，——我是不能理解的。但时间已到，该收尾了，该毫不拖延地把这部小说结束。您相信吗，尽管我做过三年札记，但有些章节仍是写了就报废，我重新写，重新写。只有那些充满灵感的地方才是一气呵成的，而其他的一切写来都挺吃力。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此时此刻，尽管我有着炽热的愿望，我仍不能细谈，因为我的精神状态不佳，再说我也不愿使自己分心。[①] 下月（9月）10日左右我一有空就给您写信，现在我还得好好思量一番，因为尽是一些难题，应对它们做出清楚的叙述。因此，请您别生气，别认为我冷漠。您这么想的话，那就错了，如果您能知道这一点就好了。现在让我真诚地拥抱您，由衷地感谢您。我需要您，我也不能够不爱您。

您的真诚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尼·阿·柳比莫夫

（1880年9月8日，旧鲁萨）

尊敬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阁下：

不管我如何想方设法要把《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整个第12卷和最后一卷完成并送给您，以便一次刊载完毕，但我终于发现：我不可能这么做。我在故事确实能够表示一个整体的

① 阿克萨科夫在回答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封信时说：写《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样的长篇小说真会把人折磨坏，因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尽可以不急于回信。

地方（虽说并非十分精彩的地方）打住了，而且我作品中的情节正好也中断了，这是“审判”。我不认为在叙述中犯了技术性的错误：我事先已经在彼得堡向两位检察官讨教过。[1] 我把故事在“法庭上的辩论”前停了下来，检察官和辩护人的发言仍然保留下来了。这里应该把事情尽量做得好一些，更何况在我的作品中律师和检察官就其道德、自由主义和任务观而言多多少少是我们当代法庭的典型（虽说他们并非我按照某个个人来描绘的)。现在我正在写这两篇发言，它们将同“判决”一起结束长篇小说的第 12 卷即最后一卷。剩下的是尚有一个半印张的“尾声”。但我坚决要把第 4 部的结局同“尾声”一起写完并发表，而这将发表在《俄国导报》的第 10 期上。现在暂时只寄上第 12 卷的部分稿子供第 9 期刊用（诚然，这是较大的一部分)，有五章，差一点儿（就差那么两三页）达三个印张。现在我也十分恳切地请求您及时把校样寄来，就像上次那样。我在这里，在旧鲁萨，minimum 要待到 9 月 25 日，今年的夏天好极了。请向您的夫人转达我深深的敬意，我妻子衷心问候您，祝愿您诸事顺遂。向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致以深深的敬意和问候。

我深深敬仰的亲爱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请接受我向您表达由衷和诚挚的忠忱。

您的永远的仆人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卡拉马佐夫兄弟》时有两位顾问：伊久姆斯克区法院检察官阿·安·施塔肯施奈德（1841—1916 后）和律师、著名的法律-社会活动家、文学家、科学院名誉院士阿·费·科尼（1844—1927)。

像《反潮流》这种文章早该在《俄国导报》发表，何况我国迄今为止一切都仍是（18）48年的古老传说①：路易·布朗、拉马丁②，而这文章对年轻人的思想特别有教益。

又及

致佩·叶·古谢娃③

（1880年10月15日，彼得堡）

尊敬的佩拉格娅·叶戈罗芙娜：

您满可以不如此苦涩地责备我，假如您能稍稍想一想，可能会有一些意外事和各种各样情况就好了。整个夏天我同家人

① 指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二月革命持否定态度，担心它对俄国青年产生影响。

② 尼·阿·柳比莫夫在1880年的《俄国导报》第8期上以瓦尔福洛梅·科奇涅夫为笔名开始发表系列文章《反潮流——两个友人关于革命的谈话》。他写文章的宗旨是要阐释18世纪的法国革命，他说："在我国对法国革命的崇拜十分强烈，虽说比起任何其他地方来，在我国有关这一事件的知识传播得非常之少。也许，这种崇拜之所以能够保持，主要的还是因为在我国对于这一事件只有一些最模糊的神话式的印象。"这些文章一直持续发表到1884年。1893年它们以《君主政体在法国的崩溃》为名出版单行本。关于此书，可参阅1880年11月8日致尼·柳比莫夫的信注文。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法国革命的历史十分关心，在他的藏书中有历史学家路易·布朗和拉马丁的著作：前者的《1848年革命史》和后者的《吉伦特派的历史》。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提及路易·布朗，可能还指这位学者的另一部著作：十二卷本的《法国革命史》。这部著作的第1卷（1847）中给雅各宾派执政时期以肯定的评价。

③ 佩·叶·古谢娃，作家、翻译家，187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她在埃姆斯相识。

们一起住在旧鲁萨（那儿有矿泉），回到彼得堡才五天。您7月间寄到《欧洲通报》去的第一封信我很晚在8月底才收到。我当时待在旧鲁萨，我又能在《星火》编辑部干什么？这个《星火》我并不了解，而且我根本就不想了解。我没有给您回信，您不会知道这是为了什么。这是因为：如果说有人在服苦役，那么这个人就是我。我曾在西伯利亚服过四年苦役，但比起我现在的工作和生活来，那日子还好忍受些。从6月15日起到10月1日止，我差不多写好二十印张的长篇小说，还出版了三印张《作家日记》。① 但我又不能大刀阔斧地干，我应该写得富有艺术性。在这方面，我对上帝、对诗艺、对已写就的东西之成功以及对正期待着结束我的创作的全俄罗斯读者负有责任，而我确实是日以继夜地在写。从8月份到今天我未回复过任何一封信。对我来说写信是一种痛苦，而人们却以大量的请求和书信使我不堪负担。不知您是否相信，任何一本书我都不能读完，没有时间把它读完，报纸也是如此。连我同孩子们讲讲话的时间也没有，因而我也就不说话。我的身体非常糟糕，您都无法想象。我的呼吸道黏膜炎变成了一种不治之症——窒息，缺气，因而我已命在旦夕。② 由于工作紧张，我的癫痫病也发得更凶。您至少是健康的，该有恻隐之心。如果您也诉说身体不好，您毕竟没有致命的疾病，但愿上帝赐您长寿，至于我，就请您原谅吧。

您9月间写的第二封谴责信我日前在彼得堡才收到。所有

---

① 在这段时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第11卷和第12卷的大部分，还出版了1880年的《作家日记》。

② 古谢娃在回信中请求陀思妥耶夫斯基原谅，因为她不知道他病重。她还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讲的“我已命在旦夕”这句话好像钉子似的钉到她的心上。

的邮件都寄到了我此地的寓所，都未转寄旧鲁萨，这全由于我安排不当（固然是由于一个偶然的错误），这样我一下子就收到了数十封信。

我同《星火》没有交往，请您注意，我同任何一个编辑部都没有交往。他们几乎都与我为敌，——我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我的地位使我不能上编辑部闲串门：昨天把我大骂一顿，而今天我却去那儿同骂我的人谈话，这种事我委实做不来。不过，我将尽一切努力把您的手稿从《星火》编辑部搞到手。①但把它安排到哪儿去发表呢？任何一个坏蛋都会因我求他发表您的长篇小说而认为我要他帮大忙，我又怎么去找这些守财奴呢？另一方面，也该事先读一读这部手稿，可是我确实就连完成最神圣和刻不容缓的本分事也一分钟都没有。我已把一切都抛开不管了，关于我自己就更不用说了。现在是深夜，下半夜五点钟左右，城市已经苏醒，而我却尚未就寝。大夫们不许我用工作折磨自己，要我在夜间睡觉，要我别长时间伏案写作，一坐就是十个到十二个小时。我为什么在夜间写作？那只是因为：午后一时许我刚醒来，铃声就响个不断，一个人进来请我办一件事，另一个人进来请求我办另一件事，第三个人向我提出他的要求，第四个人则坚决要求我解决一个不可解决的“老大难”问题，他说：“否则我只有开枪自杀一条路。”（而我却是第一次见到他）还有呢，还有大学生代表团，女大学生代表团，慈善协会代表团，——要我在晚会上为他们朗诵作品。我还有什么时间可以思考、可以工作、读书和生活！

① 古谢娃写了长篇小说《继母》，共十三印张，寄给了《星火》编辑部，后者不采用，她请求陀思妥耶夫斯基索还手稿并转给别的杂志编辑部，她说：“我亲爱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您是文坛名人，您一言九鼎，请您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吧！”

我一定写信去《星火》编辑部，要求他们交出手稿，至于怎么阅读和在什么时候发表这部手稿，我就难以弄清楚了，因为我实在是无能为力，我没有时间，又没有什么门路。您也许会想，我由于高傲而不愿意当跑腿的？得了吧，我怎么能去找斯塔休列维奇[①]或者去找《呼声报》、去找《众言》[②]呢？莫非要我去臭骂我一通的地方？如果我送去手稿，而他们并不喜欢，他们会说陀思妥耶夫斯基骗人，我们相信他是权威，可他却叫我们上当，为的是骗取一笔钱。他们还会把这件事情写成文章发表，四处传播，进行诬蔑和诽谤。您不了解文艺界。

请您别惊讶：我怎么会说出这些话来？我十分疲劳，我神经失调，很痛苦，我才不会去同别的什么人谈这些呢！您可知道，我这里放着几十部手稿，全是素不相识的人邮寄来的，他们要我把手稿读完，并推荐给杂志发表，他们说：您同所有的编辑部都熟悉！我在什么时候可以过我的生活？在什么时候可以做我自己的事情？再说，我去踏破编辑部的门槛又是否体面？如果到处都对您说，您的中篇小说太冗长，那么在作品中肯定有不适当的东西。我确实不知道我该做什么。如果我一旦做出了处理，我一定通知您，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做这件事。如果您不喜欢这种不明确的答复，请您全权委托别人吧。不过，我这么做是为了您、为了纪念我们在埃姆斯相识，若是为了什么别的女人，我才不会动弹一下呢！我把您记得太牢

---

① 米·马·斯塔休列维奇（1826—1911），历史学家、政论家、自由主义西欧派社会活动家，杂志工作者。1866—1908 年间出版《欧洲通报》杂志。在 19 世纪 70 年代撰文与米·尼·卡特科夫的《俄国导报》和《莫斯科新闻》论争。而在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后两刊物上发表作品，并曾反对过《欧洲通报》。

② 1857 年由斯拉夫派作家康·谢·阿克萨科夫（1817—1860）创办于莫斯科。共出三十七期，因政府禁止发行而停刊。

啦。您的信（第一封信）我太喜欢读啦，不过，请您在信中别对我写这些。[①] 紧紧地友好地握您的手。

全身心属于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确实是整个文学界都与我为敌，喜欢我到入迷程度的只是整个俄国的读者。

致尼·阿·柳比莫夫
（1880 年 11 月 8 日，彼得堡）

尊敬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阁下：

与此信一起向《俄国导报》编辑部寄上《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尾声”，到此这部长篇小说就结束了。一共是三十一个邮政半张，大概在《俄国导报》上所占篇幅不多于一又四分之三个印张。

我十分请求、特别请求您寄两份清样给我（不是一份）。我十分需要有第二份，是为了参加 11 月底（20 日以后）将在此地举行的一次公众朗诵会。我自己的东西都已朗诵过，而这一篇却是新的。我将读最后一章：伊柳舍奇卡的葬礼和阿廖沙对男孩子们的讲话，根据经验我知道朗诵这样的片断会产生一定效果。

① 古谢娃在信中提及 1875 年她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在埃姆斯的情景。她说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是“情有独钟”，但她“英勇地隐瞒了”“这个罪孽深重的感情”。

好啦，这部长篇小说写完了！写了三年，发表了两年，——对我来说这是个有纪念意义的时刻。我想在圣诞节之前出版单行本。① 人们打听得真厉害，此地有人在问，全俄罗斯的书商们也在问。有些人已经寄钱来了。

请允许我不同您道别。须知我指望再活上二十年，再写它二十年。我有什么对不起您的地方，请您原谅。

我本想在刚写完《卡拉马佐夫兄弟》时去莫斯科一次，但现在看来我去不成了。紧握您的手，感谢您的关照。还有，也得谢谢编辑的严格督促：对我来说这种严格督促有时是必须的。

您最近一期刊物编得好极了。系列文章《反潮流》是否还将继续登载？这些文章在这里受到很大关注。如果能在 11 月和 12 月刊登，那就好啦！请您相信，这些文章是必须的，而成功是肯定的。

我向您尊敬的夫人致以深厚的敬意。劳您驾，请您向尊敬的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转达我的真诚问候。

我妻子向您深致问候。

请接受我由衷的真诚的永远的敬意。

全身心属于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单行本（两卷）于 1880 年 12 月初问世，印了三千套，数日内就销售了一半。

致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80年11月28日,彼得堡)

深深尊敬的亲爱的朋友和弟弟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

我向你祝贺即将来到的你的命名日,同时也感谢你一月前为我生日表示了亲热的兄弟般的问候。你的祝愿固然纯属一片真诚的手足之情,但它们未必能够实现,因为我未必能够长寿。我身患气短的窒息病,在彼得堡过冬十分难受。我由衷地祝愿你长寿和幸福,尤其因为你也只是现在才开始过上幸福的日子。如果我能够像你一样活到那一天,有幸看到我的孩子们长大,成家立业,成为善良美好的人,那么人生在世似乎不必企求更多的东西了,该做的只是感谢上帝和为孩子们高兴。现在你的情况就是这样,虽说生活中也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烦恼,但我还是在想象:当你瞧着你善良、美好和热爱你的家眷时,怎能不感到欣悦和安慰呢?① 我已经预见到自己的情况:我身后留下的孩子都是少年,想到这一点我有时觉得很难过。

请向你最善良的深受尊敬的和亲爱的夫人多姆妮卡·伊万诺芙娜转达我的爱心和敬意。妻子对我说,她已以自己的名义专门给你发了信。她这件事做得非常之好。我对你的祝愿和建议是:要爱惜身体。至于说到我,在我们这里要爱惜也无法爱惜,何况还有几乎是力不从心的工作要做。我刚写完我的一大

---

① 这时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两个女儿已经出嫁,长子亚历山大已在外科医学院毕业。

部长篇小说，[①] 现在着手写《作家日记》，而且已经开始见报。[②] 主要使我担心的是一期又一期的紧迫性[③]，对我的身体来说这是十分吃力的事。有什么办法呢？不工作就无法生活。但愿能拖到春天，届时我将去埃姆斯，那里的治疗一向能使我恢复健康。12 月 4 日前我想给妹妹瓦尔瓦拉·米哈伊洛芙娜写信，我喜欢她，她是好妹妹和非常好的人。可是弟弟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却完全同我断绝了往来，似乎在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我这个人。已经有两年半了，他这么做是粗鲁的、无理的。他在生气，在发怒，——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不清楚。他这个人过分敏感，随他便吧。我信写得少，请你别对我有意见。你信不信，我甚至连读书、读一篇需要读的文章都没有时间。而我耽误了多少非写不可的信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应酬，同一些人的联系。我真累得精疲力竭了，身体已经顶不住了。我由衷地拥抱你，祝你在一切方面都非常之好，祝你幸福。亲吻你的爱子。再次向你尊敬的夫人表示深深的敬意。

永远是你的真诚的衷心爱你的哥哥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 1880 年 11 月 8 日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尾声”寄给了《俄国导报》编辑部。

② 1880 年 11 月 27 日的《新时代》和 1880 年 11 月 30 日的《呼声报》登载征订 1881 年《作家日记》的启事。

③ 启事中写道：“《日记》的每一期将在每个月月底数日内出版。”

致伊·谢·阿克萨科夫

（1880 年 12 月 3 日，彼得堡）

深深尊敬的和亲爱的伊·谢尔盖耶维奇：

读了您的《罗斯报》① 第 1 期就急切地想给您写信，但只是到现在，在读完第 3 期后我才满足自己的愿望。拖延回信的主要原因是一些琐碎的无关紧要的麻烦事，诸如在公众大会上朗诵等等。但对这些事又不能避而不做，而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身体很糟糕，虽说我也不时出门。我的胸部疾病发作了，呼吸急促，随之是体力衰弱。但我不再讲自己了，我挤出一点儿时间来，想和您谈谈我的一些印象，有好的印象，也有坏的印象。先谈您的几篇社论。是的，好久未曾有过这种类似的东西了，振聋发聩。您的文章写得很果断和具体。您提出的关于地方自治的思想非常明确，就像二乘二似的明白。② 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正是问题的根子。当然，在下几期上您会一有机会就继续阐释您的思想，也正应该这么做。但是，您可别指望，——啊，可别指望，——别人会理解您。现在正是这样的时代，人们的情绪也是这样的，他们喜欢复杂的、曲折的、偏僻的并且每每自相矛盾的东西。他们觉得类似二乘二等于四这种公理是怪论，而转弯抹角的和矛盾的东西却似乎是真理。我刚刚在

---

① 伊·谢·阿克萨科夫先后主编几种杂志和报纸。《罗斯报》发行于 1880—1885 年。

② 伊·谢·阿克萨科夫主张为了俄国的整个国家和社会制度，先要处理好县里的自治任务，因为房子不是从上面而是从下面造起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也表达过类似的思想。

《新时代》上读了一段摘自《俄国言论》[1] 的话，格拉多夫斯基在那儿教训您，向您进行说教。他说，“不是建筑，而是生活。”[2] 一具僵尸竟鼓吹什么生活，但是，请您相信，人们会听从僵尸的话，而不听您的话。您在给我的数封信中肯定地说过：这是个聪明人，虽说是受了毒害的人。而奥列斯特·费奥多罗维奇·米勒则转告我说您想知道他即格拉多夫斯基对《罗斯报》的意见，现在您可知道他的意见了。他说您忽略了最近二十五年改革在我们社会中引起的活跃的新民族潮流，他责备您忽略了，他信誓旦旦地说这种新潮流是有的，是存在的，接着他马上发问：“在何种条件下我们的道德成长才是可能的？在何种条件下我们才会更道德、更爱劳动、更纯洁、更有学问、性格更坚强、更热心于公益事业？在何种条件下祖国这一神圣思想才会更贴近我们的心并为我们所关注？”等等，等等。好得很，既然他发现了这宝藏，这新的民族潮流，——为什么还要问？为什么对解决问题感到为难？事实已经出现，你就俯首吧！你就去描述这种新潮流，去研究它的流向，去研究它以及它的英勇行为从何而来吧，——这样也就解决了问题。否则的话，如果他不会解决问题，那就是说潮流并不存在，只是他似乎感觉到有这种潮流。但他并不解决问题，最后就把形成潮

① 在彼得堡出版的月刊，先是持温和的自由主义倾向。1860 年下半年后，由民主主义政论家格·勃拉戈斯威特洛夫主编，主要刊载文论和政论，基本撰稿人为皮萨列夫，成为《现代人》杂志的战友，影响较大。在评价普希金等诗人时持实用态度。

② 亚·德·格拉多夫斯基以此说来驳斥阿克萨科夫讲的“造房子”比喻。按：格拉多夫斯基，彼得堡大学教授，自由派政论家。他曾撰文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于普希金的发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尖锐地反驳他，批评他的“自由派君主主义教授的”思想（见 1880 年《作家日记》)。下文说的“一具僵尸”可能指他的思想。

流的事朝政府身上一推。这简直是太妙啦！我再重复一遍：我读到的是摘录。明天我大概能收到《俄国言论》了，我要专门读一读亚历山大·德米特利耶维奇[①] 这篇胡言乱语的原文。但您得相信：受欢迎的是他，而不是您。“他解决了，他指明了，而您不过是一个奇谈怪论者。”

自然，您不是为他而写文章的，也不是为一大批控制他人头脑的知识分子而写的。有人能够理解您，而且他们为数众多。必须对他们更多地阐释您的思想，我重复一句，越往后越需要。政权，成了农奴的人民和城市居民，而在他们之间有着十四个等级[②]，这就是彼得大帝干的事情。如果要把人民解放，那就好像是破坏彼得大帝的事业。但是，政权和人民之间的隔离带和禁区里的人却无论如何不会退居次要地位，不会交出自己统治庶民的特权。他们中最好的人会说：“我们将会变得好些，我们会努力去爱人民，但我们只能给他们以官吏自治权，因为我们不能放弃我们的特权。”您恰恰没有指出这一堵叫大家都碰壁的墙，您仅仅说出了一条绝对真理，而它又该怎么得到解决呢？丝毫暗示都没有。甚至倒有某种完全相反的东西，您写道：“彼得大帝（见《罗斯报》，第 1 期）把我们推向欧洲并给了我们欧洲文明。”须知您这几乎就是因为欧洲文明而夸赞彼得大帝，但正是这欧洲文明，它的冒牌货，以十四个等级“优秀人物”组成的致命隔离带形式处于政权和人民之间。您这么写我不明白，但是够了！您的文章毕竟已经不是空话连篇，而是实实在在的工作。关于它的文学价值我就不谈了，但我再重复说一次：请继续阐释您的思想，特别是要用实

---

① 即亚·德·格拉多夫斯基。

② 彼得大帝为了限制大贵族，把官吏分成了十四个品级。

例和指示来阐释。播下一粒种子，——定会长出一棵大橡树。

我挺喜欢“杂文试笔”栏中的一些文章，它们以两个字母署名（似乎是 Н. Б.[①]）。还有许多好东西。但我已经说过，有好印象，也有坏印象。什么东西在我看来是不好的呢？《罗斯报》已经出了三期，我觉得，你们的编辑人员目前较弱。除您之外，还有谁呢？从第 1 期起我思想上就闪现过使人感到凄凉的念头：“如果您去世了，谁来宣传‘俄罗斯方向’呢？”没有活动家，没有力量，虽说有许多同情者。因此，我愿上帝尽可能赐予您长寿，我这句话发自内心深处。第 1 期中那篇类似三人交谈的小文章以及摘自某张报纸（是否是《呼声报》?）的摘录都挺好，您想让人们看到我们政论界的荒诞，您做得非常恰当。这完全是必要的，思想非常好，而且非常实在。

但在后来两期中未见披露一周内的荒诞事情，这意味着：您认为这思想并不那么实际和有益。顺便提一下，在这类小文章中，诸如三人交谈中一样，富有智慧和事实，但锋芒不足。请您相信，深深敬爱的伊万·谢尔盖耶维奇，锋芒不是谩骂。相反，在谩骂中锋芒却会迟钝。我并不提倡谩骂，而锋芒只是深刻感情的机智表现，因此锋芒是一定要有的。——第 1 期上刊登的您兄长的诗作我以前未读过，写得太好了。拉曼斯基的几篇文章是学术性的，但都苍白无力。萨马林的文章我尚未读过。好啦，我匆匆向您谈了初步印象。我以后还要给您写信，还要写。您要知道，我对《罗斯报》的出版有多高兴！我寄予它巨大希望。但是工作人员呢，工作人员！

我在期待着您的合作者。还有一个“简单的”建议，请别

① 该作者叫 Н. М. 帕夫洛夫，这篇杂文的篇名是《我们的一份报纸》，是据《呼声报》刊载的某些片断和文章写成的。

轻视它：要把《罗斯报》办得多样化些，有趣些，越往下办越要多样化和有趣味性。否则人家会说：挺聪明，但是没乐趣，人们就不读它了。——我想出版《日记》，但离此还远着呢！预订工作已经开始，但我的胸部疾病复发：坐车外出时，甚至步行时，总是呼吸急促。关于对《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分析我只感谢您加了编者注，[①] 也谢谢您的许诺：您要再说话。请您说吧。紧紧地拥抱您，祝您获得最光辉的成就，请您相信，您的读者中没有人比我更热切地如此希望。

全身心属于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认为，在这里，在彼得堡，对《罗斯报》尚未形成一定的意见。人们怀着极大的好奇心读第 1 期，零售的份数很快抢购一空。我知道这样的事例：一到晚上送报人送上一份报就要一个半卢布。但是，甚至同情《罗斯报》的人也不做明确评论。可以看出人们在犹豫，不愿发表意见。所有的人都这样，甚至同情者亦然。

注意：我忘了谈政治栏目和国内观察栏目了。言之有理，阐述明确，编得很好，但应该多一点热情、对比和指点。在国内观察栏目中登了几篇好的有特色的指点性文章。[②] 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在政治栏目中用上一点儿讽刺。

---

① 斯拉夫派伊波利特·帕夫洛夫在“分析”《卡拉马佐夫兄弟》时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偏爱一些病态现象，阿克萨科夫对这篇“分析”加了编者注，对《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内容和形式给予很高的评价。

② 它们报道了在萨拉托夫和斯摩棱斯克等省人民的生活极端贫困，也引证了一些材料：粮食价格昂贵，许多粮店空空的，没有粮食。

又及

致亚·费·布拉贡拉沃夫①

(1880 年 12 月 19 日，彼得堡)

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阁下：

谢谢您给我写信。您做了正确的结论，说我认为恶的原因在于无信仰，但否定人民性的人也就否定了信仰。②

我们这里的情况正是这样，因为我们的全部人民性是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的，“农民”、“东正教罗斯”这些词是我们的根本基础。在我们这里否定人民性的俄罗斯人（而这样的人很多）一定是无神论者或者是冷漠的人，反之亦然：任何一个无信仰者和冷漠的人绝对不能理解并且任何时候也不会理解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人民性。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使我们的知识分子同意这一点？只消您一谈到这个问题，他们就会或者把您吃掉，或者认为您是叛徒。但对谁来说是叛徒呢？对他们，也就是对那种在空中飘荡着的甚至难以给它想出一个名称的东西来说是叛徒，因为他们自己也想不出来该怎么称呼自己。或者是对人民来说是叛

① 亚·费·布拉贡拉沃夫是一位在省城里工作的医生和文学工作者。

② 布拉贡拉沃夫写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们的时代是可悲的，在青年中发生那么多反常的现象。И. С. 阿克萨科夫认为祸根在于否定人民性。您看得更深刻些，您认为罪恶的原因是无信仰，虽说不能不同意的是：否定人民性的人也否定信仰。请您教教我们：怎样同导致社会腐败的罪恶作斗争？”

徒？不，我最好还是跟人民在一起，因为只有从人民那儿而不是从否定人民的知识分子那儿才能够期待一些什么，而这种知识分子甚至没有知识可言。

但是新知识分子正在诞生和发展，这种新知识分子想跟人民在一起。而和人民密切交往的首要特征是：尊重和热爱人民所全身心地热爱的东西，尊重和热爱那人民对之比对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更为尊重和崇敬的东西，即尊重和热爱他的上帝和他的信仰。①

这种新的属于未来的俄国知识分子似乎正是在现在开始抬头，似乎正是在现在共同的事业需要他们，而他们自己也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

由于我宣传上帝和人民性，这里有人力图置我于死地。为了《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描写幻觉的）那一章，这里有人把我叫做反动分子和描写"小鬼"的狂信徒，而作为医生的您对这一章却十分满意。他们幼稚地以为大家都会惊叫起来："怎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起鬼来了？唉，多么庸俗！多么闭塞！"但他们似乎并未得逞！

谢谢您，特别谢谢您作为一个医生指出我正确地描绘了这个人的精神病态。专家的意见一定会支持我的。② 您是会同意的：这个人（伊万·卡拉马佐夫）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这样的幻觉外不会有任何别的幻觉。我想以后在下一期《日记》中对这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几部长篇小说和1876年、1877年的《作家日记》中发挥了近似的思想。有关这一问题的思考在1881年的《作家日记》中也有所反映。

② 布拉贡拉沃夫在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说，作为一个医生，他比其他人更有权评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伊万·卡拉马佐夫发生幻觉的描绘。他写道："如此自然和艺术地描绘科学中名为幻觉的精神病形式，就连精神病学的泰斗们也未必能做到。"

一章做出自己的评判性阐释。①

在此请接受我对您的最诚挚和最美好的感情。

完全忠于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亚·安·托尔斯泰娅②

(1881年1月5日，彼得堡)

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芙娜伯爵夫人：

下星期日三至四点钟我将有幸登门造访③。

永远对您深怀敬意的忠于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 1880年10月陀思妥耶夫斯基为1881年的《作家日记》中的一章拟了初稿，打算为《卡拉马佐夫兄弟》做一个"作家本人注"："《卡拉马佐夫兄弟》。恶棍们撩惹我，说我对上帝的信仰是愚昧和落后的。(……) 我可不是像傻瓜和盲目信仰者一般地信仰上帝。而这些家伙倒要来教训我，嘲笑我不开放。可是他们愚蠢的本性就连做梦也想不到我所经历过的否定的巨大力量。还轮得到他们来教训我！鬼（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所做的心理学的详尽的分析性解释，鬼的出现）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是深刻的。他不是当代那种无神论者，他们在论证自己的无信仰时所证明的只是其狭隘的世界观和愚钝的蠢材。"

② 亚·安·托尔斯泰娅（1817—1904）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堂姑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逝世前五天曾和她见过一面，当时她把列夫·托尔斯泰写给她的一封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在此信中，托尔斯泰谈到他自己对教会信仰的否定态度。

③ 这次拜访没有去成。

致尼·阿·柳比莫夫

（1881 年 1 月 26 日，彼得堡）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阁下：

您长期以来一向眷顾我的所有请求，我能否再次希望得到您的关心，协助我达到现在的、也许是最后的一次请求？① 按《俄国导报》编辑部寄给我的账目来看，为《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我还可补得四千余卢布。② 目前我非常需要钱。麻烦您把这种情况告诉我所深深尊敬的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可否吩咐把全部款项给我寄来？您不会相信，您这么做将使我感激万分。我正在筹措一笔费用，迫切需要钱，否则事情准会糟透。

请您原谅我，我等不及《俄国导报》办事处自己做出处理，就提出请求来加速处理这件事情，没有特殊需要我决不会打这个主意。

向您的尊敬的夫人表示深深的敬意，也恳求您向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转致同样的敬意。

真正全身心忠诚于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敬启

---

① 这封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亲笔写下的最后一封信。卡特科夫在悼词中说，他们起初并未真正明白“也许是最后的一次请求”这句话的意思。

② 账目是《俄国导报》编辑部依他在 1880 年 11 月 29 日的信中所提出的要求寄给他的。

致伊·尼·海登[1]

（1881年1月28日，彼得堡）

草 稿

26日肺部动脉破裂，终使两肺叶溢血。第一次发作后，傍晚又发了第二次，极度失血，窒息。约莫有一刻钟左右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已完全确信他将死去；神父听取了他的忏悔，为他举行了圣餐仪式。渐渐地呼吸情况好转了，血也不出了。但由于已破裂的血管未愈合，出血的情形可能会重新发生。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当然，死亡是可能的事。现在他神志完全清楚，也有力气，但他在担心动脉再次破裂。[2]

① 伊·尼·海登，伯爵夫人，从事慈善事业。

② 这封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口授并由他夫人执笔的。海登伯爵夫人从报上得知陀思妥耶夫斯基病重后给他写信，并要求把病情让送信人转达给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逝世那天的五点钟或五点半钟向他夫人口授了这封给伊·尼·海登的回信。

【附】

致亚历山大二世

（1858年3月初，塞米巴拉金斯克）

最最荣耀的、至高无上的、伟大的皇帝陛下、全俄罗斯皇恩浩荡的君主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①：

为效劳皇帝陛下，我，圣彼得堡省的一名贵族，于1838年1月16日蒙陛下圣恩，经工程技术部督学将军同意，就读于军事工程学校工程连，因行为规范和通晓战地服务知识，于1840年11月29日晋升为士官，1840年12月27日遵旨在同一连队改称贵族骑兵准尉。经考试于1841年8月5日得提升为陆军工程准尉，是年一十九岁，并留在军事工程学校高级军官班继续学习全部学科，以便在军事工程军团服现役至1843年8月12日。1843年8月23日任用于圣彼得堡工程技术队军事工程绘图处，1844年10月19日因病由陛下命令退役，1844年12月17日为圣彼得堡工程技术队除名，1849年12月

---

① 此信是由一个文书在印有抬头的公文纸上写就的。

19日遵旨被放逐赴要塞服苦役。1854年3月2日苦役期满后被编为列兵，1856年1月15日在西伯利亚第七常备营遵旨提升为士官，1856年10月1日又因服役优秀遵旨升为准尉，未能以贵族身份供职。我在服役期间未参加过讨伐敌人的征战和事务，未接受过皇上和部队上司的特殊任务，未获得过勋章和奖章，未受到过皇上的嘉奖。

由于参与罪恶阴谋、传播文学家别林斯基的充斥反对东正教教会和皇上政权的激烈言辞的信件，也由于企图与别人一起散发私自印刷的反对政府的文章，遵照陛下于1849年12月19日对军法会议处将军的奏折的批示我受到了惩处：剥夺准尉军衔以及一切财产权利，流放到要塞服苦役四年。但是，遵照国防部部长先生1857年4月18日向西伯利亚独立军团司令先生所通报的陛下2468号指令，宣布恩赐我及婚生子女按昔日出身所享有的权利，但不恢复以往的财产权。1843年自6月21日起享受了二十八天休假并按时归队。我曾在军事工程学校接受教育。我的妻子是十二级文官伊萨耶夫之遗孀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尚无子女。她信仰东正教，住在我身边。我、我父母和我的妻子都不拥有世袭领地，也未购置田产。我现年三十五岁。

目前，由于在服役期间健康受到损害，我感到全身虚弱、疲惫，时常受到面部神经疼痛的困扰，由于脑部的疾病，我不能继续为陛下效劳，因此恳切地提出请求，并将西伯利亚第七常备营军医叶尔马科夫签署的第26号证明附上，该证明系在

第七营上尉巴希列夫参与下出具的[1]。

附呈我1858年1月16日呈送西伯利亚第七常备营营长的保证书，以便于接纳本人请求，根据26号证明书所述病情，遵照军事法典第2部第1续集第2副本的第469页免去我的军职及提升军衔，而我因此在退役之后将不申请任何赡养费用。本申请书由西伯利亚第七常备营士官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希里钦誊清，而原文则是由申请人撰写的。

西伯利亚第七常备营准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敬呈。

我将能获准居住在都城莫斯科。

致亚历山大二世

（1859年10月10—18日，特维尔）

皇帝陛下：

我，作为一个获释的国事罪犯，斗胆向陛下提出恭顺的请求。我深知自己不配蒙受君主的恩赐，我是一个最最无权承蒙皇恩的人。但我是不幸的，而您，我们的皇上，您是十分仁慈的。请宽恕我冒昧向您奉呈此信，不要在盛怒之下对一个不幸的急需怜悯的人施加惩罚。

我因犯国事罪于1849年在圣彼得堡受到审判和贬谪，并剥夺全部财产，流放西伯利亚，在要塞服二级苦役四年，服役

① 军医叶尔马科夫在出具的证明中说：“四年来虽经医治，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的病情却没有减轻，因而他不能继续为陛下效劳。”

期满后被编入列兵行列。1854 年我离开了鄂木斯克要塞牢狱，进入第七西伯利亚常备营，成为一名列兵；1855 年我被提升为士官，次年，即 1856 年，有幸蒙受皇恩得提升为军官。1858 年皇帝陛下赐予我继承世袭贵族称号的权利。同年，我由于在上一年服苦役时就出现的癫痫病申请退役，之后移居特维尔市。

我的病情不断恶化，每次发作都明显地丧失记忆、想象力和身心力量。此病的后果将是衰弱、死亡或者精神失常。我有妻室和一个继子，我有责任抚养他们。我没有任何财产，全靠写作劳动获取生活费用，而这种劳动对于病魔缠身的我来说是十分艰苦和繁重的。然而医生们却认为我的病有望治愈，他们的根据是我的病乃后天所得，而非先天遗传。但是，只有在彼得堡我才能获得认真的和有决定意义的治疗，那里有一些专门研究神经疾病的医生。

皇帝陛下！我的命运、我的健康和生命完全取决于您！恳求您开恩，允许我为接受首都医生的治疗而移居彼得堡。恳请您救我一命，赐予我恢复健康的可能，使我能成为有助于我家庭的人，也许我对祖国也会效其绵薄！我的两个兄弟一直住在彼得堡，我与他们分离已达十年之久，同胞兄弟的关怀也可能缓和我的困难境况。尽管我仍殷切期望，但疾病的恶劣后果或者死亡有可能使我的妻室和养子沦为无依无靠的人。只要我还稍稍健康和稍有体力，我就得为抚养他们而工作。但是未来取决于神的意志，凡人的愿望是靠不住的。

仁慈无比的皇上！请宽恕我再提一个请求，请赐予浩荡圣恩，下旨安排我十二岁的养子帕维尔·伊萨耶夫进彼得堡一所中学公费学习。这是一个世袭贵族，是在西伯利亚托木斯克省库兹涅茨克市死于效忠皇帝陛下之岗位上的十二级文官亚历山

大·伊萨耶夫之子，——他之死完全是由于在他所任职的偏远地区缺医少药。他没有给妻儿留下任何财产。皇上，如果不可能将帕维尔·伊萨耶夫安排进中学学习，请下旨将其纳入彼得堡某所士官武备学校。

如此您将造福于他可怜的母亲，她时时刻刻都在教导自己的儿子为皇帝陛下的幸福和至尊的家庭的幸福而祈祷。皇上，您似一轮红日，既照耀着忠诚者，也照耀着作孽者。您已为您的千千万万臣民造福，恳求您也造福于可怜的孤儿和他的母亲，造福于一个不幸的、至今仍忍受歧视、但时刻准备为贤明爱民的沙皇奉献其生命的病人！

满怀崇敬、热烈和无限忠诚的感情斗胆自称为皇帝陛下最忠心和最感恩的臣民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①]

① 从向皇上的请求信看来，该是由特维尔省省长 П. Т. 巴拉诺夫的一位在宫廷任部长的表兄弟 В. Ф. 阿德勒伯格伯爵转呈。此信转呈至亚历山大二世之手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移居彼得堡的问题已由第三厅厅长 В. А. 多尔戈鲁科夫解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致亚历山大二世的原信边上注有“11 月 27 日”字样，这显然是该信送达第三厅的日期，还有多尔戈鲁科夫的亲笔说明：“关于伊萨耶夫的事，陛下命令与有关人联系。1859 年 11 月 27 日。”——再往下有第二条说明：“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事，他的请求已根据他写给我的信予以解决。”

附　　录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创作年表

一　童年和早期

1821　10月30日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于莫斯科马利亚济贫医院的厢房、父亲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寓所里。

1827　父亲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晋升为八级文官，获得贵族身份，从此享有拥有世袭领地的特权。

1831　父亲在图拉省买到达罗沃耶小村庄。翌年又买到与它毗连的切尔莫什尼亚村。两处共有土地五百俄亩，农奴约一百名。他对农奴十分残暴。

1832　4月　第一次前往达罗沃耶庄园。此后每年夏天基本上都在庄园度过。

夏　开始了解俄罗斯的农村生活。在这里农夫马尔克·叶夫列莫夫曾安慰被狼吓坏了的费奥多尔。乡间住着痴

呆的阿格拉菲娜。他们家的农夫和佣人中有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和马卡尔·伊万诺夫，他们可能分别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和《少年》中同名人物的原型。据回忆，当时费奥多尔总是孩子们游戏的出谋划策者和组织者。

秋　开始向上门授课的教师学习俄语、语文、算术、地理和法语。

1833　秋　费奥多尔和长兄米哈伊尔进入法国人舒沙尔（其俄国名字是 H. 德拉舒索夫）开办的半寄宿中学念书。此前他曾接触过俄国和西欧的一些文学作品。他父亲亲自教授拉丁文。

1834　秋　费奥多尔和长兄米哈伊尔进入列奥季耶·伊凡诺维奇·切尔马克寄宿中学念书。这是当时莫斯科私立学校中最好、学费最高的学校之一，学生多为莫斯科知识分子的子弟，校中教师多为学者，重视文学课程，费奥多尔也因此对文学产生兴趣，阅读了很多国内外的文学作品。　　学校中有较他年长的法国人叶甫根尼·兰伯特等人，兰伯特可能是《少年》中同名人物的原型。

1835　冬　每周六兄弟一起学习历史和俄语语法。据作家的女儿回忆说，他第一次癫痫发作是因其父母争吵导致的。约在本年家中订阅了《读书文库》杂志。通过这份杂志他接触到巴尔扎克、雨果、乔治·桑等人的创作。他几乎背下所有普希金的作品。

家中晚间常常阅读文学作品。其中包括俄国作家、诗人加·罗·杰尔查文、尼·米·卡拉姆津、瓦·安·茹可夫斯基等人的作品以及亚·伊·加里奇的《人的画像》。

1837　1月29日　亚·谢·普希金逝世。陀思妥耶夫斯基约在3

月间才获知诗人去世的消息和详情，非常哀痛。

2 月 27 日　母亲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原姓涅恰耶娃）去世，年仅三十六岁。因其丈夫专横粗暴，常常对她猜忌和责难，她总是郁郁寡欢。

5 月中　与长兄米哈伊尔一起到彼得堡求学。途中目睹了信使猛击车夫的后脑勺，而车夫则狠命用鞭子抽打马匹，迫使它们飞跑的情形，这一幕后来在《罪与罚》中提到。

夏末　同浪漫主义诗人伊·尼·希德洛夫斯基结识，后者信仰宗教，有强烈的正义感，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和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起过“极其有益的影响”。

9 月　接连参加各门科目的考试，成绩优异，但却被排在第十二名，因而非常伤心。

1838　1 月 16 日　遵从父亲意愿搬进军事工程学校居住。他连周末也不外出。为数不多的朋友中有同样少言寡语的伊·伊·别列任茨基，还有德·瓦·格里戈罗维奇（后来成为知名作家），他们常在一起读书。

6 月　长兄米哈伊尔去列维尔进工程兵分队受训。

8 月 9 日　致函长兄米哈伊尔，谈到在人的身上有“天与地”的融合，谈到“高尚、优雅的心灵”与现实世界之间永恒的矛盾，说自己在努力读文学作品（霍夫曼、巴尔扎克、歌德、雨果等等）。抱怨自己的穷困状况。

秋　在他的影响下，工程学校里成立了一个文学小组，参加者有德·瓦·格里戈罗维奇等人，他们一有空闲就聚在一起。

1839　5 月左右　写信向父亲要钱购置衣物，说自己会节省到连茶都不喝。

6月 父亲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被人杀害。据说他在田间大声叱骂农奴不好好干活，平时受他欺压虐待的农奴约十五人，片刻间将他群殴致死。陀思妥耶夫斯基闻讯癫痫病发作。一说他父亲可能死于中风。

8月16日 在致长兄的信中谈到“人是一个秘密”。此后他穷困到没钱寄信的地步。

1840 1月1日 复信给长兄，说自己迷上了席勒。他还将荷马与耶稣并列，说前者组织安排了古代世界的“灵魂和大地上的生活”，而后者组织安排了新世界。他高度评价雨果、拉辛和高乃依的悲剧以及加·罗·杰尔查文的抒情诗。

12月至次年2月 长兄因事来彼得堡，在阔别两年之后，两人的感情更加亲密。

1841 1月 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去剧院，沉迷于法国与德国演员的戏剧表演。

2月16日 在为即将离开彼得堡的长兄米哈伊尔举行的晚会上，他朗诵了自己写的浪漫主义悲剧《玛丽亚·斯图亚特》和《鲍利斯·戈都诺夫》的片段。这两部剧作是他的习作，写于1841—1842年间，没有保存下来。

8月 晋升为陆军工程兵准尉，成为军官，可以在校外居住，因此与人合租了公寓，课后回来便锁在房内从事文学创作。

1842 春 与同住的弟弟安德烈搬入一套三居室的公寓。工程学校的同学、艺术家康·亚·特鲁托夫斯基和未来的著名小说家德·瓦·格里戈罗维奇经常来访。晚上则常常有同学来玩牌。据弟弟安德烈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打牌。

8 月 11 日　通过考试，不久后晋升为少尉。

1843　8 月 12 日　从军事工程学校毕业，“留在军事工程绘图处工作”。

9 月　陷入极度穷困。搬到友人、医生亚·叶·里森坎普夫家居住，为能结识前来就诊的“首都的无产者们”感到高兴。

11 月　收到莫斯科的姨母亚·费·库马宁家（这位姨母从作家父亲去世之后，一直给予作家及其弟妹极大的物质支持，她去世之后，将其在梁赞省庄园的部分田产遗赠给作家，其条件是作家对妹妹们给予金钱补偿，正是这庄园引发了妹妹们与作家之间的争执——她们要求作家放弃庄园）寄来的一千卢布。据亚·里森坎普夫回忆，大部分用以偿还债务，一部分输在台球上，其余被窃。因手头拮据，以极高利息向高利贷者、一个退役的低级军官借了三百卢布。

年末　倾听并记录了一些关于首都无产者的故事，其中一些材料后来在他的作品中有所反映。开始尝试创作戏剧《犹太人扬克尔》。没有保留下来。

圣诞节假期　翻译巴尔扎克的小说《欧也妮·葛朗台》。

12 月 31 日　致信长兄米哈伊尔，建议合译欧仁·苏的《玛蒂尔德》。

二　初登“舞台”

1844　1 月底至 2 月 14 日　继续翻译《玛蒂尔德》。

1 月至 2 月　写作《百篇小故事》，但一篇都没有完成。经济状况越来越糟。

年初　构思《穷人》。

3月至4月中　致信长兄，建议翻译席勒的作品，如《堂·卡洛斯》（“Дон Карлоса”）；告知在翻译乔治·桑的《阿尔蒂尼家的最后一个女人》。

4月初　开始写作《穷人》。

6—7月　译作《欧也妮·葛朗台》在《剧目与丛刊》（第6、7期）上发表，但没有译者署名。

7月至8月初　完成《阿尔蒂尼家的最后一个女人》的翻译，但突然发现小说于1837年已有译本。

9月30日　函告长兄米哈伊尔“我正在结束一部篇幅相当于《欧也妮·葛朗台》的长篇小说”（指《穷人》）。很高兴地说：“一定能得到钱。”此时，他深陷债务之中。

秋　与德·瓦·格里戈罗维奇相遇，两人于是租房住在一起。据后者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夜以继日地写作，放下笔就拿起书，过分的勤奋使他的健康深受损害。

10月19日　获准以陆军工程兵中尉退役。

10月30日　在致长兄的信中说，不再供职，以免浪费时光。

1845　1844年秋至1845年5月　有时拜访友人康·特鲁托夫斯基，后者曾讲述一个女孩子涅托奇卡的故事，主人公的名字令他喜爱。　长时间的笔耕使他身体衰弱，常犯癫痫病。

3月　《穷人》最后定稿。从上一年初冬起反复进行修改，三易其稿（4月投稿前再次加工）。

5月底　作家将《穷人》读给德·瓦·格里戈罗维奇听，后者把《穷人》的手稿带去给诗人、出版家尼·阿·涅克

拉索夫看。他们两人通读这部手稿，被深深感动，虽然读完已经是凌晨三时许，但他们仍立即前往拜访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答应发表作品，次日在将稿子转给当时负责《祖国纪事》文学批评栏的批评家维·格·别林斯基的时候，对他说："新的果戈理出现了！"第三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涅克拉索夫陪同下拜访别林斯基，后者对该书赞赏不已，晚些时候又称该小说为"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作家晚年回忆说："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

夏　在列维尔长兄米哈伊尔家，开始创作第二部小说——《化身》。在写作此作品时创造出动词 стушеваться，意为"消失"，即所谓一笔勾销，但又不是一下子消失，而是无声无息地、渐渐地消亡。——见作家自己在《作家日记》中的解释。他因将此词引入俄语之中颇为得意。

秋　写作《化身》，经常拜访别林斯基。晚年在《作家日记》（1873）里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是热烈的社会主义者……我却满腔热情地接受了他的整个学说。"他又说："我的观点与别林斯基的观点是明确对立的。"

10月　涅克拉索夫计划同德·瓦·格里戈罗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共同编辑出版一部小型文集《龇牙一笑》。11月底出版计划被书刊检查机关否决。

11月初　同伊·谢·屠格涅夫首次会面。在致长兄米哈伊尔的信中说："初次见面他就对我非常依恋和友好，别林斯基解释这种态度说，屠格涅夫爱上我了……我也几乎爱上了他。"但他们之间不久就产生龃龉。

11月10—15日间　在一夜之间挥笔写成《九封信的故

事》。 在伊·屠格涅夫家的晚会上他朗诵了《九封信的故事》，博得大家的热烈赞许。

11月15日 初次访问作家伊·伊·巴纳耶夫一家，后者专门举行晚会，将他引荐给彼得堡的文学爱好者。巴纳耶夫家是当时彼得堡艺术界的中心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自己仿佛“爱上了他的妻子”——阿·雅·巴纳耶娃，这被视为他的“初恋”。她也是作家，著有小说和《回忆录》，在《回忆录》中数次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

12月初 在别林斯基家举行的晚会上他朗诵了《化身》的前三章。据德·瓦·格里戈罗维奇回忆，别林斯基赞叹其心理描写技巧；批评家帕·瓦·安年科夫后来说：“别林斯基也喜欢这个短篇，因它有力而充分地挖掘和锤炼了这一独创而又奇特的主题，可……我觉得，批评家还有保留意见，只是认为无需马上说出来。”而伊·屠格涅夫听到一半，客套地夸奖了几句就匆匆走了。

本年秋至1846年 与尼·雅·丹尼列夫斯基、彼·彼·谢苗诺夫-天山斯基结识，后者在回忆中称陀思妥耶夫斯基博览群书，超过了许多同时代作家。

1846 1月2日 开始写作《被刮掉的络腮胡》和《关于被侮辱的文书们的故事》，前者一直写到10月末，后者的构思晚些时候表现于《普罗哈尔钦先生》中。

1月15日 刊载《穷人》的《彼得堡文集》问世。

1月24日前 完成《化身》。后来（1877年）他说：这个小说的“思想相当好”，但其“形式是很不成功的”。“在十五年后，我做了很大修改……但即便那时我也还是深信，这是不成功的东西”，并说如果他重写表现这种思想的小说，“就会采用全然不同的另一种形式……”

1 月底　与批评家瓦列里安·尼·迈科夫结识，后者谈到自己所发现的《穷人》的特色。此后两人常常来往。他的哥哥阿·尼·迈科夫是诗人，一生与作家交往，给予大量的帮助。迈科夫一家都是文学家、艺术家，他们邀请作家参加他们的文学沙龙。

1 月底至 2 月　开始避免和别林斯基圈子里的人们见面。

2 月 1 日　刊载《化身，戈里亚德金先生的奇遇》的《祖国纪事》杂志问世。

3 月　在《祖国纪事》第 3 期上刊登了别林斯基论《彼得堡文集》的文章，主要分析《穷人》和《化身》，对后一作品肯定中略有微词。　参加涅克拉索夫编辑出版的《四月一日》文集，共同写作“引言”，又与涅克拉索夫和德·瓦·格里戈罗维奇合写诙谐中篇《沉缅于虚荣的梦有多么危险》。

春　同米·尼·彼得拉舍夫斯基初次相遇。米·彼得拉舍夫斯基信奉傅立叶学说，是俄国第一个社会主义小组的组织者。

4 月 26 日前　开始写作《普罗哈尔钦先生》。

4 月至 5 月初　神经系统疾病加重，经瓦·迈科夫推荐，就医于斯·德·亚诺夫斯基，两人后来成为朋友。

4 月至 5 月 24 日前　在偶然场合与米·瓦·布达舍夫斯基–彼得拉舍夫斯基结识。

夏末　在列维尔长兄米哈伊尔的家中完成《普罗哈尔钦先生》。因为没有喷涌而出的灵感，写得很苦，该小说登载于 10 月 2 日出版的《祖国纪事》第 10 期。

10 月 5 日　同亚·伊·赫尔岑结识，对他并无特殊的好

感。

11月 与军事工程学校同学阿·别克托夫及其弟弟（他们当时都是大学生，后来成为著名的科学家）等人在瓦西里岛上租下一座宽敞的寓所，成立了小型公共宿舍。

月内与涅克拉索夫发生口角，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别林斯基小组的人在美学以至哲学、社会思想等方面观点分歧的结果。据说，他们开头称他为“旷世奇才”，后来又断然否定他的文学才华，他为此愤懑不平，从此与他们疏远，以致绝交。 与以涅克拉索夫为首的《现代人》彻底决裂，但与别林斯基尚保持良好关系。

12月1日 《祖国纪事》的第12期上预告即将刊载《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

12月上旬 夜以继日地赶写《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

本年 同诗人阿·尼·普列谢耶夫、作家与出版家安·亚·克拉耶夫斯基等结识。

三 参加革命小组、遭流放和服苦役

1847 1月 《九封信的故事》在《现代人》上发表，同期刊登的有别林斯基的《1846年俄国文学》一文。其中有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评论。

1月至2月中 在致长兄的信中谈及与中篇小说《女房东》的有关的一系列心理和道德-哲学问题。

1—4月 同别林斯基发生争执——由于文学思想和文学倾向问题，很快变成公开的争论，不久与之决裂。

斋期前后 访问米·彼得拉舍夫斯基，开始参加他的“星期五”聚会。

4—6月 小品文《彼得堡纪事》四篇，先后在《圣彼

得堡新闻》上发表。

秋　《穷人》单行本出版。

7月15日　瓦·迈科夫在彼得堡郊外游泳时突然中风去世，年仅二十三岁。

10月2日至12月2日　《女房东》在《祖国纪事》上发表。它受到别林斯基的批评。

1848　1月2日　《别人的妻子》在《祖国纪事》上发表。

2月3日　《脆弱的心》在《祖国纪事》上发表。

2月　法国二月革命爆发。别林斯基、亚·赫尔岑、伊·屠格涅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等表示欢迎，帕·安年科夫和斯拉夫派则认为这是"可怕的事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态度不明朗，但在不久后说：这等于"每天都拿自己的未来、财产、生命和孩子作赌注"。　预告将在伊·巴纳耶夫和尼·涅克拉索夫编的丛刊——《插图本文选》上刊载《普里斯美里科夫的故事》，该作品后改名《波尔宗科夫》，但该丛刊后来因故未能出版。

2月15日　别林斯基致批评家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说：《女房东》"荒谬绝伦"，"他的每一部新作——就是新的堕落"，"我的朋友，我们却把他吹成——天才"。

4月3日　《饱经世故的人的故事（摘自无名氏笔记）1．退伍的兵士；2．诚实的小偷》在《祖国纪事》上发表（至1860年，作者将《退伍的兵士》作了删节，并入《诚实的小偷》）。

4月至5月间　某晚十时许曾拜访阿·普列谢耶夫，在那里遇见尼·丹尼列夫斯基、尼·斯佩什涅夫等人，他们均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谈及在国外印刷（地下印刷所）的可能性。

5月26日、29日　别林斯基逝世并安葬。当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说：“发生了极其不幸的事。”但他后来却对这位批评家大加诋毁。

年中　完成《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的部分初稿。

秋　同米·彼得拉舍夫斯基、尼·斯佩什涅夫来往密切。尼·斯佩什涅夫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的左翼人物，共产主义者与无神论者。不久，他和谢·杜罗夫成立了新的小组。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最为倾心的是傅立叶学说中的博爱精神。

9月9日　《枞树晚会和婚礼》在《祖国纪事》第9期上发表。

9月15日后至10月15日前　这段时间内可能在A. A. 卡马罗夫家举行过果戈理同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在内的青年作家的会见活动。

9月至11月15日前　写作《白夜》和《妒忌的丈夫》。

11—12月初　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会上聆听K. 吉姆科夫斯基关于傅立叶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报告。这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最重要的“星期五”聚会之一。

12月4日　《祖国纪事》第12期刊登了《白夜》和《妒忌的丈夫。不平常的事》（1860年收入文集时，作者将《别人的妻子》与后一篇合并为《别人的妻子和床下的丈夫》）。

12月末　完成《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的第1章。

1846—1848年　利用一切机会观看意大利歌剧。另外，在迈科夫家举行的舞会上，他不仅观赏，而且积极参与。

1849　年初　处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激进派尼·斯佩什涅夫的影响之下。据阿·迈科夫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曾

热情洋溢地劝他加入一个秘密出版书刊的地下组织，告诉他按图纸生产安装的印刷机已经准备好。遭到拒绝后要他严守秘密。

1—2 月　《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前两部分在《祖国纪事》上发表。至彼得拉舍夫斯基案发前一直在继续写作，总是向《俄国导报》的主编[①] 安·克拉耶夫斯基预支稿酬以解决生活之需。

3 月 11 日　彼得堡大学学生、密探彼·德·安东涅利首次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聚会（不请自到）。他将此后的多次聚会内容及参加的人员都一一报告第三厅。（按：第三厅即沙皇御前办公厅的第三厅，或译第三局，在十二月党人起义之后，该厅实际上成为沙皇政府的政治特务机构。）据说此人后来遭到人们的唾弃，在彼得堡谋职时处处碰壁，只得去了偏僻的省区。

3 月初至 4 月半　经常与长兄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在谢·杜罗夫家举行的星期六晚会。这个晚会最初为文学艺术性质，后来成为政治小组。杜罗夫曾秘密组织地下印刷所。

4 月 1 日　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会议上，讨论有关出版自由、农奴解放和司法改革的问题。

4 月 15 日　作家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会议上朗读别林斯基致果戈里的信。这是被沙皇政府视为革命宣言而遭禁的、地下传抄的、反政府反农奴制的秘密文件（据

① 原文为 редактор，中文对应为“编辑”，考虑到当时的出版情况，此人需负责杂志的全面工作，故此处及下文中通译为“主编”。

说他同时也读了果戈理的回信）。

4 月 22 日前　偶遇爱·伊·托特列边、作家在工程学校时的同学阿·伊·托特列边的兄长。“友善地握手”。此人后任沙皇侍卫长。

4 月 22 日　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举行会议（这是小组最后一次聚会，当日作家并未参加）讨论当代文学的任务。在会上有人批评他与长兄米哈伊尔（当日在场），说他们应更加全面地阐述近代社会运动。（此前，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度主张创作自由，反对纯艺术之外的倾向性。）

4 月 23 日　晨五时作家被捕，同时被抄家。（他的弟弟安德烈被误认为长兄米哈伊尔，也遭到逮捕。）翌日被囚禁于彼得保罗要塞阿列克谢三角堡（秘密监牢 9 号牢房）候审。他在狱中阅读了莎士比亚的剧作、圣经和《祖国纪事》等。

4 月 28 日　第三厅批准在《祖国纪事》第 5 期上刊登《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第三部分，但不允许署名（这部作品未完成）。

5 月 6 日　预审时他声明小组曾热烈地讨论过傅立叶学说，并无反叛意图。后写出书面供词。他为自己谈论政治、谈论西欧及审查制度等辩护，并主动承担责任，为自己的同志开脱。

6 月 8 日起　常被提审。

9 月 30 日　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开始受审。

11 月 6 日　审理完毕。军事法庭判决：退役工程兵中尉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与罪恶阴谋活动，公开传播一封肆意攻击东正教教会和最高当局的私人信函，妄图使

用石印方法传播反政府书刊……判处死刑，枪决。”

12 月 22 日　晨七时许，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其他“要犯”一起，被绑赴谢苗诺夫校场。在临刑前刹那，宣布皇帝谕旨：“免去死刑”，“褫夺一切公权”，“改服苦役”（四年），期满后“充当列兵”。刑场回来的当天，他写信给长兄说：以前的“这些希望，我在此一瞬间把它们鲜血淋淋地从我心中挖出并加以埋葬”。

12 月 24 日　披枷戴铐，与其他“要犯”一起被押送西伯利亚的托波尔斯克。

1850　1 月 16 日左右至 23 日　从托波尔斯克被押解到鄂木斯克要塞，开始服苦役，直至 1854 年 1 月 23 日刑满。

6 月 19 日　被列入鄂木斯克要塞国事犯名单。

1854　1 月 23 日　四年苦役期满。

2 月 15 日左右　离开鄂木斯克。

3 月 2 日　作为列兵被编入驻塞米巴拉金斯克的西伯利亚第七边防步兵营，开始充满希望的新生活。

春　阅读当代作品，饶有兴趣地阅读伊·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及其早期的中篇小说。　结识小职员亚·伊·伊萨耶夫及其妻子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伊萨耶娃。

5 月 1 日　第七边防步兵营营长别里霍夫中校向上级推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有感于 1854 年的欧洲事件》一诗。

11 月 20 日　最高检察院委员、司法检查官亚·叶·弗兰格尔被调至塞米巴拉金斯克任省检查官。他以前就知道作家，并曾目睹刑场经过，对他非常同情。在弗兰格尔的垂青和帮助下，作家开始出入上流社会，成为当地营

长、法官以至总督家的座上客，生活境况有了很大改善。

1855 年初 同亚·伊萨耶夫夫妇密切往来。玛丽亚·伊萨耶娃很同情陀思妥耶夫斯基，抚慰他，他把这种同情视为爱情，热烈地爱上了她。

5月 亚·伊萨耶夫为谋生计，举家前往库兹涅茨克，这令作家非常苦恼。信函不断。

6月 向尼古拉一世皇后献颂诗——《一八五五年七月一日》（皇后生日），辗转呈给皇后。秋天，在彼得堡流传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献颂诗表忠心的消息，他受到文学界非笑。

6月前 开始创作《死屋手记》。

8月 亚·伊萨耶夫在库兹涅茨克病故。玛·伊萨耶娃函请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予经济援助。

11月末至12月17日前 获得士官生称号。写信向玛·伊萨耶娃求婚。

本年底至1856年1月 在信中对玛·伊萨耶娃表达爱情，海誓山盟，后者答应做他的妻子。

1856 1月18日 在致阿·迈科夫的信中说："苦役犯人也并没有使我感到害怕，——这是俄罗斯人民，我的受难兄弟，而且我还有幸不止一次地在强盗身上发现了一种舍己为人的精神，这只因为我能够理解他，因为他自己也是俄罗斯人。"

2月底至3月24日前 因克里木战争结束、缔结巴黎和约写了颂诗《为加冕和缔结和约而作》。

3月18日 玛·伊萨耶娃在来信中征求他的意见，是否该答应嫁给一个上了年纪的好人，他为此万分苦恼。

3月24日　通过亚·弗兰格尔在彼得堡为自己活动。致函皇帝宫廷侍卫长爱·托特列边，表示悔过，说自己的“思想甚至信念都在变化，整个人也在变化”，希望能恢复发表作品的权利。此后，爱·托特列边及其弟阿·托特列边竭力为他斡旋。

3月　继续写作表达爱国之情的一些文章以及“喜剧性长篇小说”，希望能够在9月完成。

4月13日前　放弃了表示爱国心的文章的写作，担心虽然言辞全是爱国的，但过分政治化，无法发表，于是构思“文学书简”，准备请阿·迈科夫审阅，看有无发表可能。

10月1日　晋升为陆军准尉的命令下达。

11月26—30日　前往库兹涅茨克看望玛·伊萨耶娃，正式向她求婚，并得到同意。

1857　1月25日　在致亚·弗兰格尔的信中焦虑地诉说这段忙于婚事和借债的日子，抱怨长兄在来信中未提及文学界近况。“这是我的粮食和希望”，表示要“获准发表作品的权利”，请对方帮忙。

2月6日　在库兹涅茨克与玛·伊萨耶娃结婚。

2月中旬　在返回塞米巴拉金斯克的途中癫痫病严重发作，返回后新婚妻子也因劳累过度而生病。

2月20日　回到塞米巴拉金斯克。

4月13日　在致亚·弗兰格尔的信中谈到《关于艺术的通信》，该文旨在与此前不久发表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论争。

4月17日　恢复贵族身份，随之重新获得发表作品的权利。

8 月　《小英雄》（1849 年夏写于狱中）以 M—ий 为笔名在《祖国纪事》上发表。

1858　1 月 16 日　以体弱多病为由申请退役。

春至 7 月　写作《斯捷潘奇科沃的人们》和《舅舅的梦》这两部中篇小说。

6 月 19 日　长兄米哈伊尔向彼得堡书刊审查委员会申请创办《时代》月刊，该刊计划有新闻（国内外新闻）、文学（包括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回忆录、小品文等以及有关国内外书籍的书评）、剧评、幽默文章、版画等栏目。

12 月 13 日　在致长兄的信中表示并不满意即将发表的中篇小说《舅舅的梦》，但为了稿酬不得不拉长篇幅。说酝酿了一部可以使自己声名鹊起的小说，但不愿将它作为“订货”匆匆制造出来。后来（1873 年）他谈到自己十五年间没有再读过《舅舅的梦》，因为当时写作该小说的主要目的是重新恢复文学生涯，因十分担心书刊检查时不能通过，所以小说像鸽子般温顺，相当肤浅，人物形象发掘不够深刻。

四　重返文坛

1859　2—3 月　获准以陆军少尉退役，并能遵照一般规定发表作品。仍受到秘密监视，并被禁止居住在彼得堡和莫斯科。

3 月　《舅舅的梦》在《俄国言论》上发表，受到阿·尼·普列谢耶夫的批评。

4 月 14 日　在致长兄的信中谈到自己正在写作的《斯捷潘奇科沃的人们》较《舅舅的梦》要高明得多，其中

有两个真正的性格都是俄国文学以往未曾有过的。

5月9日 在致长兄的信中谈到在次年出版两卷选集的计划，希望能在第3卷中收入“改写的、最好是完全重写的《化身》”。

6月23日 构思中篇小说《春天的爱情》(后未写成)。

7月2日 从塞米巴拉金斯克出发，迁居离莫斯科和彼得堡较近的特维尔。

8月18—19日 经鄂木斯克、秋明、叶卡捷林堡、喀山、下诺夫哥罗德、弗拉基米尔等地辗转抵达特维尔。

8月26日 涅克拉索夫致函作家的兄长米哈伊尔说：“我永远尊敬您的弟弟，任何时候没有中断过对他的热爱。”希望作家能为自己的杂志撰稿。此前他也曾向阿·普列谢耶夫表示以往和作家之间的争执是因两人的固执造成的。

8月28日 长兄米哈伊尔来到特维尔，两人在阔别十年后聚首。

秋 在致长兄的信中谈到有关《死屋手记》的新想法。准备在完成后于12月1日立即着手写作在监狱的床铺上开始构思的“忏悔录”(可能发展为《地下室手记》)。

9月起 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活动，希望获准定居首都彼得堡。中旬，专门为此致信宪兵长官B. A. 多尔戈鲁基公爵。20日去拜访特维尔省省长，恳请他代为请求B. A. 多尔戈鲁基公爵向沙皇求情。22日致信亚·叶·弗兰格尔，请他帮忙。在特维尔结交的上层社会人士也同时在为他出力。

10月末至11月 忙于出版自己40年代作品的新文集，删改《穷人》、《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删去《小英

雄》的前言，为《白夜》增加关于幻想家的片段等。

11—12月 《斯捷潘奇科沃的人们》在《祖国纪事》上发表。（小说原拟发表于《俄国言论》，但该刊拿到小说稿后非常失望，认为需要删改。涅克拉索夫本允诺以更高的稿酬在《现代人》上发表，但后来因经费原因，也因为对小说并不满意，所以要压低稿酬。作家为此愤怒，将稿子转交《祖国纪事》的安·克拉耶夫斯基，后者如获至宝。）

11月4—9日 去了一次莫斯科。似乎事先没有得到正式允许。

12月2日 彼得堡督军命令彼得堡警察总监秘密监视陀思妥耶夫斯基。

12月20日左右 从特维尔迁居彼得堡（11月间获得批准），这一过程颇费周折：作家曾通过特维尔省长的表兄弟，直接致信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爱·托特列边也曾为此征求宪兵长官同意；之后，作家又给第三厅长官写了正式的请求函。

12月28日 前来庆贺乔迁之喜的有阿·迈科夫、亚·彼·米柳科夫（《俄国文化史》的作者）、长兄米哈伊尔一家、尼·斯佩什涅夫和斯·亚诺夫斯基。

12月底 结识车尔尼雪夫斯基。后来回忆说后者的外表给他留下好感。

1860 年初 与批评家尼·尼·斯特拉霍夫相识，此后成为挚友。

1月 两卷本文集在莫斯科出版。《化身》虽已修改，但仍未收入。

1月4日 计划写作论争性文章《有益与道德》以及论

法庭与法官的一组文章等。(见 1860—1862 笔记本) 虽然没有写成，但是其思想表现在后来《俄国文学论丛》、《——波夫先生与艺术问题》、《杂志评论：1. 答吹口哨者》(名为“吹口哨者”，大约是因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马·安东诺维奇在《现代人》杂志的“口哨”专栏中发表文章) 等文章中。

4 月 14 日　与阿·费·皮谢姆斯基、伊·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伊·亚·冈察洛夫、阿·亚·格里戈罗维奇、阿·迈科夫、亚·瓦·德鲁日宁等人一起参加《钦差大臣》的演出，为文学基金会募捐，陀思妥耶夫斯基饰演邮政局长角色。

4 月　动手写作《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7 月 8 日　彼得堡审查委员会批准长兄米哈伊尔出版《时代》(“Время”) 月刊。(按：该刊的实际主编是作家，他因犯过罪所以只好由他的长兄米哈伊尔担任名义上的主编。)

9 月　拟定《时代》简短的纲领并分送各重要刊物刊出。这一纲领的内容包括在他的长篇纲领性文章《〈时代〉杂志 1861 年度征订启事》之中，后者实际上是“根基论”的纲领和宣言。根基论系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倡导，积极支持者有批评家阿·亚·格利戈里耶夫、尼·斯特拉霍夫等。它和斯拉夫主义近似，主张知识界应在宗教伦理的基础上与人民 (即“根基”) 结合，而其所谓“人民”则指的是温顺谦恭、逆来顺受的“老百姓”(农民、小市民等)。

9 月 1 日　《死屋手记》开始在政治、社会和文学性的周报《俄罗斯世界》上刊出。

9月10日左右至11月上旬　写作《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他谈到在自己的文学生涯中，常常是长篇或中篇小说的开篇已经付印，而结尾还只是在脑海中。这部小说也不例外。他表示，小说即便不很成功，但一定会有诗意，会有两三个令人感动的、深刻的地方，主要的两位人物描写得真实、有艺术性。

1861　年初　同女演员亚·舒伯特相遇、结识、通信，并爱上了她。她是作家的友人、医师斯·亚诺夫斯基的妻子。但不久就结束了这场危险的恋爱。

1月8日　《时代》第1期出版，《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开始在该刊刊出（在第1—7期刊完）。

1—4月　可能曾去尼·列·季博连家的晚会，参加晚会的人各色各样，包括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等。

4月　《死屋手记》由《俄罗斯世界》转至《时代》上发表。伊·屠格涅夫读后赞许小说中各个人物身上有“许多细致和确切的心理分析”。

7月9日　完成《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作家说这部小说依然是匆忙写成，“除《穷人》和《死屋手记》的部分章节外”，其余作品都是如此。但其中还是有“值得引为骄傲的五十来页”。这部小说的发表为《时代》杂志赢得更多的订户。

8月　尼·亚·杜勃罗留波夫在《现代人》第9期上发表评论文章《逆来顺受的人》，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

12月　马·安东诺维奇在《现代人》上发表《论根基》一文，批评《时代》的倾向。

本年　与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阿·格利戈里耶夫、

尼·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结识，会晤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

1862　1月　开始在《时代》上发表《死屋手记》第2部（刊于第1、2、3、5、12期）。

4月　马·安东诺维奇在《现代人》上发表《论〈时代〉精神》一文，再次批评《时代》杂志。

5月16或17日　清晨在房门把手上发现彼·格·扎伊奇涅夫斯基的“青年俄罗斯”组织的传单，传单上宣称：“深信俄国将首先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并以“俄罗斯社会民主共和国万岁”一语结束。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感气愤和痛心，认为“它会贻害所有的人”，因此当天傍晚去见尼·车尔尼雪夫斯基，请他以自己的影响力，当众对此加以公开“批判”，后者以自己并不认识该组织的人为由婉言拒绝。

5月16日至月底　彼得堡大火，当时流言说纵火者是“虚无主义者”、“大学生”。《时代》编辑部准备了两篇文章为之辩诬，虽未发表，但该刊几乎因此遭到查禁。

6月7日　晨，首次出国。途经巴黎、伦敦（会见亚·伊·赫尔岑，同米·巴枯宁结识）、科隆以及瑞士、意大利。9月回国。

12月4日　《一件糟糕的事》在《时代》上发表。

本年冬至1863年　同阿·普·苏斯洛娃亲密来往（此前同她丈夫苏斯洛夫相识）。她一度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当做理想的化身，同他建立了爱情关系，但她是虚无主义者，后来因社会政治观点分歧而分手，但直到1866年初他们还数次在国外会晤。此后两年她还不断来信。

1863　年初　《现代人》上刊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匿名）

的随笔《A．斯卡夫隆斯基的〈文学题词〉》，从而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现代人》之间的长期激烈论争公开化。（斯卡夫隆斯基是格·彼·丹尼列夫斯基的笔名；《文学题词》发表于《时代》1862 年第 2 期。）

2 月 2 日　当选为文学基金委员会委员，并担任该委员会秘书。

2—3 月　《冬天记的夏天印象》在《时代》上发表。该文基于上一年西欧之行的观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现象多所批评。

3 月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现代人》上发表《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时代的焦虑》，继续与《时代》论争。

4 月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现代人》的"口哨"专栏发表对《死屋手记》进行抨击性的、嘲讽口吻的文章，再次与《时代》论争。

5 月 24 日　因前此刊出尼·斯特拉霍夫论波兰起义问题的文章《一个不祥的问题》，《时代》杂志被停刊。

8 月 4 日左右　自彼得堡出国，经法国（在巴黎安慰因失恋几乎自杀的阿·苏斯洛娃）、普鲁士（在巴登巴登与伊·屠格涅夫会晤）、意大利的几个城市，于 10 月（18 日后）回国。在国外逗留期间，构思了《赌徒》与《地下室手记》。

12 月　涅克拉索夫以自己的诗集见赠，并指其中《不幸的人们》一诗说："写此诗时，我想的是您；这写的是您。"

1864　1 月 24 日　长兄米哈伊尔获准出版月刊《时世》（"Эпоха"），当局要求必须"保持无可指摘的倾向"，并对该刊实行特别监视。鉴于当时的形势，《时世》的

方针是同“虚无主义者”（指当时的革命民主主义派）决裂，同《现代人》论战。

3月21日　《时世》第1期出版，刊有《地下室手记》第1部。这是批评社会主义、宣扬自我中心主义的作品。

4月15日　晚，夫人玛·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玛·伊萨耶娃）在莫斯科逝世。

5月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现代人》上发表《文学琐事》，附有戏剧小品《一群雨燕》，抨击《时世》杂志。

7月10日　晨，长兄米哈伊尔在巴甫洛夫斯克逝世。他也是作家，写过一些小说，译过歌德、席勒的作品，并发表过评论文章，先后是《时代》和《时世》的发行人和主编。他的逝世，使作家遭遇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打击，一方面失去了最好的朋友和得力的助手，另一方面必须承担逝者身后留下的大笔债务（办《时代》等杂志的欠款）。

7月　在《时世》上匿名发表《谢德林先生，或虚无主义者的分裂派》一文。

8月　《俄国残疾军人报》（第7期）发表马·亚·安东诺维奇（化名“局外的讽刺家”）的文章《致一群雨燕，寄语头号雨燕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

9月下旬　开始写《社会主义与基督教》，从其写作计划里的很多想法中可以看出作家在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世界观概况。

9月25日　批评家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逝世。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志同道合的挚友、根基论的首倡者之一、

《时代》的撰稿人。

11月28日　在《时世》上匿名发表《为了结束。给〈现代人〉的最后一次解释》一文。

本年　构思长篇小说《醉鬼》，此书没有写成，其中许多内容融入《罪与罚》中。

1865　1月至2月　写作并在《时世》上发表小说《鳄鱼》(即《一桩非常事件》，或称《游廊市场上发生的怪事》)。《呼声报》认为小说讽刺的矛头指向当时在西伯利亚服苦役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七八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1873）中为自己辩解。小说未写完。　构思长篇小说《一桩婚姻》。

3—4月　经常去拜访安·瓦·科尔温-克鲁科夫斯卡娅(每周三四次)。她是一位炮兵中将兼大地主的女儿，受新思潮影响，是虚无主义者，并立志献身文学事业，因向《时代》投稿而与作家结识。

4月末5月初　向安·科尔温-克鲁科夫斯卡娅求婚。因思想观点分歧，遭到拒绝。她后来嫁给法国革命家扎克拉尔。她是《白痴》中阿格拉娅的原型。

4月—5月前后　提请不再担任文学基金会理事一职。

6月　在《读者文库》（第4期，6月16日后出版）等处刊登《时世》杂志停刊启事（因缺乏资金)。这段时间他为了自己和长兄一家，辛勤工作，但却无法摆脱沉重的债务，长期借高利贷。

6月8日　见到安·亚·克拉耶夫斯基，向他介绍构思中的长篇小说《醉鬼》：准备写酗酒现象，并展现不同的家庭以及生长在这些环境中的孩子们。要求预支稿酬三千卢布，被婉言拒绝。

7月1日　与出版商费·季·斯捷洛夫斯基签订合同，将三卷集交对方出版，并答应为他另写一部作品（即后来的《赌徒》），获得三千卢布预支稿酬。合同条件非常苛刻。

7月29日左右　前往威斯巴登（途经哥本哈根，于10月15日左右回国）。

8月至9月　在威斯巴登轮盘赌中输得精光。先后致函亚·赫尔岑和伊·屠格涅夫借钱。因"身无分文"，拟预售构思中的《罪与罚》的版权，《读者文库》、《现代人》、《祖国纪事》均不接受。最后他致函米·尼·卡特科夫，请求在后者的《俄国导报》上发表。

10月15日左右　收到米·卡特科夫辗转寄来的三百卢布。

10月15—16、20日　两次最严重的癫痫病先后发作(半个月间发病四五次)。

11月底　把《罪与罚》初稿付之一炬，另起炉灶："新形式、新计划吸引着我，我又开始重写。"

12月中　将完成的《罪与罚》的第1章与第2章的开头部分（前七个印张）寄给《俄国导报》。

年底　经作家本人重新审阅、补充的全集由费·斯捷洛夫斯基的出版社出版（第1～2卷)。

1866　1月30日　《俄国导报》第1期上开始发表《罪与罚》(于第1、2、4、6、7、8、11、12期刊完)。小说反映了当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引起社会生活特别是思想道德的激烈变化，同时描写虚无主义者的悲剧性，批评激进思潮。

4月4日　大学生德·弗·卡拉科佐夫行刺沙皇未遂（卡

拉科佐夫于9月3日晨被处死刑）。作家闻讯后极为激动，走告阿·迈科夫，在记事簿中与《群魔》前言初稿中都提到此事。

4月上旬　《火星》杂志上刊载讽刺作品《双重人格。雨燕费奥多尔的奇遇。献给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4月29日　在寄债款给约·列·亚内舍夫的信中，诉说自己的困难处境：如果一名作家债台高筑，只能靠稿费偿还，那他就可能积劳成疾反而无法写作。信中还谈到《罪与罚》，说"小说非常成功，提高了我作为作家的声誉"。

夏　在莫斯科郊区柳布里诺租住的别墅里度过。

7月中旬左右　致函亚·米柳科夫，谈及自己与《俄国导报》编辑部在处理《罪与罚》中索尼娅对拉斯柯尔尼科夫读福音书一章（第4部，第4章）上的意见分歧。（《俄国导报》主编米·卡特科夫认为让妓女索尼娅宣读福音书是一种亵渎行为，作家被迫作了很大删节。）

10月1日　亚·米柳科夫来访，建议按照作家关于小说（即未来的《赌徒》）的构思，由好友们一起进行集体创作，俾能及早完成，遭到拒绝。

10月4日　亚·米柳科夫推荐的速记员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斯尼特金娜首次上门担任速记工作，当晚八时他开始向她口授《赌徒》。安娜是已故宫廷内侍格·斯尼特金的女儿。作家很快爱上了她。

11月9日　向安娜·斯尼特金娜求婚，她欣然同意。

12月初　陀思妥耶夫斯基第3卷（作为费·斯捷洛夫斯基编的《俄国作家全集》第9卷）出版，其中收有《赌徒》、《化身》、《枞树晚会和婚礼》、《别人的妻子和床下

的丈夫》、《小英雄》、《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舅舅的梦》、《斯捷潘奇科沃的人们》。

本年 德·伊·皮萨列夫的论文《堕落的和正在堕落中的人们》（评《死屋手记》和尼·格·波米亚洛夫斯基的《神学校特写》）在文丛《光线》上发表。

1867 2月15日 与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斯尼特金娜结婚。

4月14日 夫妇出国旅行（实际上也是为了躲债），在国外逗留四年多，至1871年7月5日回国。

五 在 国 外

1867 4月17日 抵柏林。

4月19—20日 至德累斯顿。参观绘画陈列馆（拉斐尔、小荷尔拜因、提香、阿尼巴·克拉奇、克洛德·洛伦等人的绘画）。在书店搜求亚·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买到两期《北极星》。这段时间作家一般在夜间工作，上午十一点后起床，下午与妻子一起前往画廊参观，晚则去散步，常在大公园里听音乐会。

4月25日 彼得堡秘密警察向外事部门调查作家出国护照的领取以及去向和行期等情况。

5月4日 在妻子的劝说下独自前往汉堡。因为他曾再三表示，如果妻子不在身边，自己一定会去玩轮盘赌。同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收到阿·苏斯洛娃给作家的回信，据说信中对作家结婚表示责怪，她为此十分伤心。

5月6日 在致妻子的信中忏悔说："你通常看到我郁郁寡欢、十分任性，但这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被命运摧残和糟蹋的我一向是这样的人，但我内心里却是另一

个样子，请相信，请相信！”他因想到在彼得堡所欠下的债，寄望于“孤注一掷”。当天在赌场待了十个小时，最后还是输了。此后与妻子的书信往来大都是关于赌博输钱的消息，一面忏悔，一面要钱，一面表示准备马上返回德累斯顿，但接到钱后又去赌博。

5月15日　终于返回德累斯顿，又收到阿·苏斯洛娃的信。

5月20日　上午写作回忆别林斯基的文章。据他妻子回忆，他去图书馆借阅书刊，以便了解国外对俄国的看法。

5月22日　重读雨果的《悲惨世界》，对这部作品给予高度评价。

5月26日　听说波兰侨民A. И. 别列佐夫斯基行刺前往世界展览会参观的亚历山大二世（未遂），对此十分关心。

5月　德·皮萨列夫在《行动》杂志上发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为生存而斗争》）一文，论《罪与罚》。　一直关注在俄国举行的第一届斯拉夫大会。在致阿·迈科夫的信中说，那些在西方的斯拉夫主义者完全是从西方观点来看俄国人的。

6月8日　德国杂志上登载一组有关俄国文学的文章，以《俄国文学新现象》为题。头一篇就是匿名发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新小说》一文，该文当为国外第一篇论述《罪与罚》的文章。

6月14日　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给亲属去信，请求经济援助。　不得不回复阿·苏斯洛娃的来信。

6月15日　大约因为早晨发过癫痫，去画廊时对作品

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说他曾想登在凳子上仔细观看《西斯廷圣母》，被管理员制止。

6月22日　经法兰克福至巴登，在这里狂热赌博。

6月28日　拜访伊·屠格涅夫。因思想分歧引发激烈争论，两人从此绝交多年。

夏、秋　写《我同别林斯基的交往》一文。该文后因辗转寄递而遗失。

8月11日　至巴塞尔，次日参观名胜和陈列馆。小荷尔拜因的《死去的基督》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印象。他对夫人说："这幅画会使人丧失信仰。"他在画前伫立很久，脸上表情很可怕，似乎癫痫病发作。他坚持以后要再次来看这幅画。

8月13日　抵日内瓦。本月同尼·普·奥加辽夫会晤过四次。

8月28—31日　"和平与自由同盟"第一次国际大会在日内瓦召开。与会者有意大利的加里波第和米·亚·巴枯宁等人。

8月29日　与夫人来到大会上，两小时后即离开。后此在给阿·迈科夫的信中，对与会者大加指责。

9月14日　动笔写作《白痴》。

11月22日　焚毁《白痴》初稿（因构思与《罪与罚》雷同），考虑新的写作提纲。

11月28日　第三厅秘密指示奥德萨宪兵处，要求在作家回国时可能经过的边境哨卡对他加以严密监视。

12月　《白痴》进入定稿阶段。

冬　每天阅读《莫斯科新闻》和《呼声报》。

本年　笔记本上记有后来未写成的作品《皇帝》和《狂

热的苦行教徒》的草稿。

1868　1月1日　在致外甥女索菲娅·伊万诺娃的信中申明《白痴》的主旨是“刻画一个十分美好的人”。

1月　《白痴》开始在《俄国导报》上发表（第1～12期刊完）。

2月22日　女儿索菲娅出生。（5月间她夭折于日内瓦，作家为此十分悲痛。）

3月　在日内瓦的街上邂逅亚·赫尔岑，“彼此怀有敌意，夹杂着嘲笑，以彬彬有礼的语调交谈十多分钟后便分手了”。

4月12日　斯·亚诺夫斯基函告：到处都在读《白痴》，大家爱不释手。

5月底　离开日内瓦到沃韦度夏。

8月　《行动》杂志发表德·伊·皮萨列夫论《罪与罚》的文章（《为生存而斗争》的续篇）。

9月初（公历）　离开沃韦到达米兰。在这里不止一次参观著名的大教堂。

11月　在佛罗伦萨过冬。经常偕同夫人参观教堂、绘画陈列馆和宫殿。阅读伏尔泰、狄德罗的著作。

12月1日　自佛罗伦萨函告阿·迈科夫《白痴》竣稿的消息，并谈及构思中的巨型长篇小说《无神论》的主旨。

1869　2—3月　尼·斯特拉霍夫等来函，约请为《曙光》撰稿。

7月（下旬）　经过威尼斯、波伦亚、维也纳到布拉格，在布拉格只待了三天。

8月初　前往德累斯顿。

9 月 14 日 女儿柳博芙出生于德累斯顿。她后来也成为作家，著有关于父亲的回忆录。

11 月 21 日 所谓的“人民惩治会”首领谢·格·涅恰耶夫指挥党徒杀死不服从他指使的彼得罗夫学院大学生伊·伊·伊凡诺夫。这一凶杀案引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极大关注，被用做《群魔》的素材。

12 月 8 日、21 日 构思长篇小说《大罪人传》的写作提纲。

1870 1—2 月 在《曙光》杂志上发表《永远的丈夫》。

3 月 25 日 从德累斯顿致函阿·迈科夫，说自己正在写一部大型的、反虚无主义的“倾向性作品”（指《群魔》）；并谈及《大罪人传》的写作提纲，称这将是他“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规模相当于《战争与和平》：“贯穿于小说所有部分的主要问题正是我一辈子自觉和不自觉地为之苦恼的那个问题——上帝的存在。”

7 月 7 日 普鲁士与法国宣战。

8 月 17 日 致函索菲娅·伊万诺娃，谈普法战争后欧洲前景，诉说《群魔》写作的艰苦。

10 月 7 日 将《群魔》开头部分寄给《俄国导报》编辑部。

10 月 8 日 致函米·卡特科夫，谈及《群魔》的素材——伊·伊·伊凡诺夫遭杀害一事；讲述《群魔》的主人公之一——尼古拉·斯塔夫罗金以及此后这部小说的情节发展。

12 月 11 日前 收有《罪与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四卷本）的第 4 卷由费·斯捷洛夫斯基的出版社出版。

1871 1 月起 《群魔》第 1、2 部在《俄国导报》上刊出

(第1、2、4、7、9、10、11期刊完)。

3月18日（公历） 巴黎人民起义，至5月28日（公历）正式成立巴黎公社。作家后来在《少年》及书信和记事簿中都谈及此事。

4月16日 在威斯巴登给夫人写信说，自己又赌输了，并发誓今后决不再赌博。据他夫人回忆，这确实是他最后一次玩轮盘赌。据说，他十年来（自他长兄去世后因负债累累）一直“幻想”通过赌博“赢钱”。

4月 《祖国纪事》刊载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书评(匿名)，其中谈到作家的才华，并评论《白痴》。

5月18日 在答复尼·斯特拉霍夫来信中的问题——是否会因巴黎公社出现新纪元，这是不是“未来的曙光”时，表示否定态度。

7月初 为了避免入境时被搜查，回国前焚毁了在国外创作的作品（《白痴》、《永远的丈夫》及部分《群魔》）的手稿。

7月5日 由德累斯顿经柏林回国。入境时果真遭到搜查。

六 晚 期

1871 7月8日 返回彼得堡。

7月16日 儿子费奥多尔出生。

9月30日 报刊上报道作家回国，债主们闻讯上门逼债。

秋 与弗·彼·梅谢尔斯基公爵结识，他是当时俄国保守派首领。

冬 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从亲戚家阁楼上找到作家出国

前藏在那里的一个大柳条筐，其中有《罪与罚》等小说创作时期的几本笔记、他与长兄出版《时代》和《时世》时的几本记事簿和大批往来信件。

1872　年初　在弗·梅谢尔斯基公爵家中同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结识。后者是国务活动家，声势显赫（后来，于1880—1905年任正教院总监），他是当时俄国反动势力的首要人物。据说写《卡拉马佐夫兄弟》时，作家每周六的晚上都到他家，“兴致勃勃地讲述小说中的场景”。康·波别多诺斯采夫力图在思想方面影响作家，并把他引进宫廷，多方促使其接近皇室代表人物。

1月28日　给皇太子亚·亚·罗曼诺夫（未来的亚历山大三世）写感谢信。在此前，作家从国外回来时，债主纷纷登门逼债，他面临身陷囹圄的危险。经弗·梅谢尔斯基的斡旋，他从皇太子那儿得到一大笔援助款。此前他也曾给皇太子写过一封信（可能是恳求援助），但此信下落不明。

4月末至5月上半月　画家瓦·彼罗夫为他画肖像。

5月15日　去旧鲁萨（9月初返回彼得堡）。

12月15日　接受弗·梅谢尔斯基公爵委任的《公民报》（周刊）主编职务。这份刊物声名狼藉，弗·梅谢尔斯基自己也说这刊物“负有一项保守的战斗任务”。　《群魔》的结尾部分在《俄国导报》第12期上发表。

12月18日　第三厅通知出版总署，说自己“这方面不会阻碍批准陀思妥耶夫斯基任《公民报》主编。”但又声明，并不为此人担任主编后的活动负责。

12月20日　出版总署通知彼得堡书刊审查委员会，批准作家任《公民报》主编。

1873　1月　《呼声报》刊登由担任主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署名的《公民报》启事，预告该刊将于1月份出版，其第1期将开辟“作家日记”专栏，专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

2月10日　通过康·波别多诺斯采夫呈送皇储亚历山大·亚历克山德罗维奇一部《群魔》，并附上信函，说明该书的内容和自己的写作意图。

2月　就《祖国纪事》刊登民粹派著名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罗曼诺夫的论争性文章《文学和杂志随笔》（评论《公民报》、“作家日记”和《群魔》），作家在“作家日记”（《公民报》2月19日）、《编辑随笔两则》（《公民报》7月2日）中予以反击。

3月　《行动》杂志发表《一群病态的人》一文，评论《群魔》的单行本。

5月26日　因《公民报》（1月29日）在题为《吉尔吉斯议员们在彼得堡》一文中未经批准擅自引用皇帝陛下对议员的讲话，被彼得堡地区法院传审。

6月11日　晨，至法院受审，他不承认自己有罪，但仍被判处罚金二十五卢布，拘留两天。

7月25日　应邀拜访康·波别多诺斯采夫，在致夫人的信中说自己颇受后者的厚爱。

1874　1月初　向弗·梅谢尔斯基公爵请求辞去《公民报》主编的职务。

3月19日　以生病为由请求出版总署批准暂由维·费·普齐科维奇担任《公民报》主编六个月。

3月21—23日　因前案（见1873年6月11日）被拘禁于干草市场上一座监狱的禁闭室。阅读雨果的《悲惨

世界》。

4月　尼·涅克拉索夫来访，为《祖国纪事》约稿，作家虽然答应，但因《祖国纪事》原是与他“对立营垒的杂志”，担心写出来的作品在内容上不被接受，颇费踌躇。不过他却由此恢复了与涅克拉索夫的友好关系。

4月22日　《公民报》刊登编辑部启事，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于健康原因，不得不辞去主编职务，但他仍会尽可能经常地参加《公民报》的工作。

5月7日　安·科尼来函邀请他于8日参观监狱中少年犯拘留所。（按：作家当时计划写一部“关于孩子们的长篇小说”。）

5月　偕家属去旧鲁萨（自1872年起他租用神父伊·伊·鲁缅采夫的别墅休养）。6月4日返回彼得堡。

6月7日　自彼得堡出国，前往德国埃姆斯疗养。

6—7月　构思《少年》的写作提纲。

7月9—15日　参政院审理多尔古申与同谋者“煽动民众”暴动的政治案件，这一案件的审讯材料成为《少年》的素材。

8月10日左右　返回旧鲁萨。在这里过冬，写作《少年》。

8月11日　给《公民报》主编维·费·普齐科维奇写信，请求后者为他收集《莫斯科新闻》与《呼声报》上有关多尔古申案件的报道，并说是弗·梅谢尔斯基建议他读《莫斯科新闻》的。

1875　1月22日　《少年》第1部的前五章开始在《祖国纪事》上发表，全书在第1、2、4、5、9、11、12期刊完。

2月初　在彼得堡停留两周。

2月7日　在致夫人的信中对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所取得的成功表示惊奇，认为小说“相当枯燥”。

2月8日　涅克拉索夫来访，对《少年》表示热烈赞赏，称小说的新颖是同时代作家中未曾有过的。据作家说，涅克拉索夫认为即便是列夫·托尔斯泰也总是在重复他的老调子，甚至过去的更好些，并且希望同他开始一段特别珍重的友谊。

2月10日　晚上在尼·斯特拉霍夫家遇见阿·迈科夫，虽然两人对他都很客气，但他却觉得不太舒服。后来他在信中指出斯特拉霍夫在《时世》杂志遇到困难的时候曾一度弃他而去，只是在《罪与罚》获得成功后才重新靠拢。现在他们态度冷淡的主要原因是作家将《少年》刊登在他们的“敌人”——涅克拉索夫主持的刊物上。

2月25日　在《少年》的准备材料中为自己提出目标：在风格上“完全按照普希金式的快速展开故事”。

3月22日　在《少年》准备材料的笔记本（“前言稿”）中，称自己因描写“地下室人”这一典型，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我国有才华的作家们以高度的艺术描写了中上层的（家庭）生活：托尔斯泰、冈察洛夫以为描写的是大多数人的生活，但在我看来，他们描写的恰恰是特殊的生活。刚刚相反，他们描写的生活是特殊的生活，而我描写的却是常规的生活……我自豪的是，我第一个写出了代表俄国大多数人的起初人，并且第一个揭露了人的畸形与悲剧性的方面……唯有我一人写出了地下室的悲剧性，这种悲剧性在于受苦、自虐、意识到美好的

东西却无能力去达到，而且关键是，这些不幸者深信：所有人全都如此，因此连改正都无必要！……地下室之因——是丧失对公众规则的信念。‘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

4 月　夫人为作家办理出国护照而奔走时，发现他处于旧鲁萨警察局的秘密监视之下。作家得知后很苦恼，他说：“他们监视我这样一个全心全意忠于沙皇的人，实在令人感到屈辱。”

5 月末至 6 月初　去埃姆斯疗养。

6 月 18 日　拟成长篇小说《少年》的“最终的写作提纲”。

8 月 10 日　儿子阿列克赛在旧鲁萨出生。

8 月 21 日　将《少年》新写成的第 3 部中的第 1～3 章寄送《祖国纪事》，写信给阿·尼·普列谢耶夫，请求“丝毫不要删节：因为我笔下的每个人物都是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概念说话的”。

9 月 15 日左右　自旧鲁萨返回彼得堡。

11 月 5 日　开始常常在笔记本上记录所收集的各种素材，这些材料后来在《作家日记》（作为《公民报》的专栏自 1873 年后中止，后作为独立的刊物出版）中得到展开。

12 月 22 日　呈请出版总署批准他出版刊物《作家日记》，此刊物将专门发表他个人各种体裁的作品，每月一期。

12 月 26 日　为写有关当代父与子的长篇小说（《少年》等），参观艺术家俱乐部的儿童新年舞会，观察孩子。

12 月 27 日　自上午十一时至天黑，在安·费·科尼陪同

下参观一家少年犯收容所。

1876 1月31日 《作家日记》1月号出版。

4月9日 致函赫·达·阿尔切夫斯卡娅，说自己准备写一部大型长篇小说，为此需要极其精确地了解所描写的当代现实生活中的细节，其中最主要的任务是了解年轻的一代以及当代俄国家庭，因为后者就是与二十年前相比也已远远不同。

4月28日、29日 参观养育院。

6月7日 复函瓦·阿·阿列克谢耶夫，介绍即将着笔的《宗教大法官》的轮廓。谈及"'石头和粮食'意味着现在的社会问题，即环境的问题……"（按："石头和粮食"见《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4章，3～4节。）

7月16日 在致弗谢·索洛维约夫的信中说：有人责备他在《作家日记》中提出许多问题，涉及许多现象，但任何问题都没有说透，并劝他不要胆怯。他说自己因此下决心以后谈论俄国在人类中的作用与使命。

7—8月 前往埃姆斯疗养。

10月 在《作家日记》10月号上发表"判决"一章，为从四层楼上扔下丈夫前妻六岁的女儿（孩子没有摔死）的农妇科尔尼洛娃辩护，她后来因此被法庭宣告无罪。

11月13日 康·波别多诺斯采夫来信，建议作家将《作家日记》呈献皇储亚·亚·罗曼诺夫。

11月16日 致函皇储亚·亚·罗曼诺夫，请求允许向他呈献《作家日记》。

11月 创作并在本月的《作家日记》上发表《温顺的女人》。

12月21日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来信，约请他给《祖国纪事》第2期创作一部短篇小说。

冬　收到多封描述自杀的信，信中还问及他对这些自杀现象的想法。

1877　1月　探望卧病在床的涅克拉索夫，后者回忆1845年读到《穷人》手稿后他们初次见面的情景。　从《俄国导报》上读到《安娜·卡列尼娜》的片段（列文和奥勃隆斯基谈论现存社会制度不完善），在《作家日记》2月号上加以评论。作家尼·谢·列斯科夫对这篇评论十分赞赏，认为“这是聪慧心灵的而不是脑的分析”。

2月21日　呈请出版总署允许他的《作家日记》免予审查，直接出版。出版总署署长瓦·瓦·格里戈里耶夫批示：“允许这样的作家不经过审查继续出版《作家日记》，没有丝毫危险。”3月23日获准。

春　在旧鲁萨以一千一百五十卢布买得前此租住过的亚·格利别的别墅。此后每年在此度夏。

5月2日　完成《一个荒唐人的梦》，后在《作家日记》上发表。

5月19日　致函亚·帕·纳利莫夫，讲述自己早在十六岁就“深信我迟早一定会出头的”。“……我心中有一把特殊的火，我相信这把火，至于往后从中将会产生什么结果，对此我并不十分操心。”“……我坚信未来一定是我的，我是它的唯一主宰。”

夏　在内弟伊·斯尼特金坐落于库尔斯克省米罗波利耶镇附近的田庄“小桩子”里度过。

7月7日　在致夫人的信中说，《作家日记》的“销量明显下降了”。

8月下旬　返回彼得堡。

11月　经常探视身患重病的涅克拉索夫，后者为他朗诵了近作。下半月与涅克拉索夫最后一次见面。后者于12月27日逝世。

12月2日　当选为科学院俄国语言文学部的通讯院士（次年2月6日领到科学院证书）。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颇为满意，虽则稍嫌太晚：他从事文学活动已三十三年，此前被选为通讯院士的有列夫·托尔斯泰、伊·屠格涅夫、伊·冈察洛夫、亚·奥斯特洛夫斯基、阿·康·托尔斯泰和阿·迈科夫等人。

12月17日　给斯·德·亚诺夫斯基的信中说《作家日记》极受人欢迎，许多人同意他的见解。

12月24日　在记事簿上写道：这一辈子要写：（1）俄国的老实人，（2）关于耶稣基督的书，（3）自己的回忆录，（4）叙事诗：死后第四十天。

12月28日　晨，涅克拉索夫逝世噩耗传来，即往吊唁。回来后通宵阅读涅克拉索夫的三卷集。30日参加他的葬礼，在诗人墓前发表演讲，说他“应该直接列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之后”。

1878　年初　大公们（皇子）的老师、海军上将Д. 阿尔谢尼耶夫来访，传达沙皇旨意，要让皇子们同作家认识，希望他通过交谈给他们以良好的影响。作家之所以能被委以如此重任，可能与康·波别多诺斯采夫有关。在此前后他进入上层贵族的圈子，并受到彼得堡达官显贵的接待。作家力图成为他们的社会政治观点的表达者。

1—2月　全力构思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即《卡拉马佐夫兄弟》。

3月16日　致函教育家弗·瓦·米哈伊洛夫，说自己正在构思并即将创作大型长篇小说，其中会写到许多七至十五岁的孩子。鉴于弗·米哈伊洛夫很爱孩子并经常同孩子们一起生活，他对孩子的观感弥足珍视，因此请他函告有关孩子的一切情况（各种故事、习惯、口头禅、特性、家庭情况、信仰以及残忍暴行与天真无邪等等）。

3月31日　彼得堡地区法院审讯行刺彼得堡市长的女革命家薇拉·扎苏里奇，作家作为出版界代表之一列席旁听。他发表意见，认为惩罚没有意义，她反会被人当做英雄，所以不应进行惩处。后听到宣判她无罪时，他十分赞成，并为之激动。

4月18日　致莫斯科大学学生的信，相当充分地论述了当时知识青年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关系及他自己的看法，劝告他们不要从事暴力革命，而应像老百姓那样信仰上帝。

5月16日　儿子阿列克赛病死（年仅三岁）。宗教哲学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经常来看望作家夫妇。他在1873年初与作家结识，1877—1878年间两人过从甚密。

6月23日　在夫人的请求下，作家与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一起前往奥普京纳修道院参观。途中他对后者谈到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主要思想和写作提纲。

6月25—27日　在修道院三次见到阿姆夫罗谢耶长老，与他进行过两次单独的谈话。

8月29日　在致维·普齐科维奇的信中谈到，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欧洲，积极从事社会主义的不是犹太人就是波兰人，甚至说“敖德萨这个犹太佬的城市成了我国从事战斗的社会主义的中心”，在欧洲犹太佬狂热地参

与社会主义，更不必说拉萨尔们、卡尔·马克思们了。还谈到虚无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父辈。托他向弗·梅谢尔斯基与康·波别多诺斯采夫致意。

10月30日　诞辰。夫人把诗人阿·康·托尔斯泰的遗孀赠送的一幅《西斯廷圣母》像的大照片（购自德累斯顿，与原件大小相同）装入镜框，挂在作家卧榻边的墙上。这是他一直梦想拥有的。作家在去世前，曾多次虔诚地在圣母像前默祷。

12月　拟就《卡拉马佐夫兄弟》详尽的写作提纲，并写成约十个印张。

年底　常于星期六傍晚拜访康·波别多诺斯采夫。

1979　3月10日左右　拟就致内务部的呈文，请求停止对他的警方监视。

3月20日、21日、23日　《呼声报》上连载《梅克伦堡—什维林斯克的母亲》一文，报道哈尔科夫地区法院审理的外国人A. 布伦斯特和E. 布伦斯特一案，他们被控残酷拷打自己的女儿。此案给作家留下强烈的印象，被他用做《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素材。

4月　将《卡拉马佐夫兄弟》第5部（即《赞成和反对》）寄给《俄国导报》编辑部，在致尼·阿·柳比莫夫的附信中说“在我看来这一部是小说的高潮”。

夏　阖家居住在旧鲁萨，同安·瓦·扎克拉尔-科尔温一家会晤四次。（按：她在60年代与彼得堡的革命小组接近，1869—1874年旅居国外，成为法国革命家沙尔里-维克多·扎克拉尔的妻子，夫妇积极参加过巴黎公社，1874年来彼得堡，重又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往。）据说，这几次与扎克拉尔的交谈，对作家的思想起了一定

影响。

6月9—14日　国际文学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期间，作家被一致推选为国际文学协会委员会名誉委员。协会名誉主席是维克多·雨果。

7月11日　自旧鲁萨致函安·帕·菲洛索福娃，谈及自己健康状况不佳、心情苦闷。

7月20日—9月初　前往埃姆斯疗养，继续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

11月　《祖国纪事》（第11～12期）先后登载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三篇文章，对作家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借人物霍赫拉科娃的谈话对他所进行的讽刺做出反应。

1878年12月以及本年3月、4月、12月　先后数次出席为资助文学基金会和圣彼得堡大学学生而组织的文学晚会，并在晚会上朗诵《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作品的部分章节。

本年　当选为"俄罗斯语文爱好者协会"会员，但该会秘书П. А. 别索诺夫因疏忽未通知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次年才偶然得知。

1880　2月3日　在斯拉夫人福利协会全体大会上当选为协会副主席。

2月14日　在斯拉夫人福利协会庆祝会上宣读了由他拟就的、为庆祝皇帝登基十五周年而呈献沙皇的祝辞稿。

2月20日　民意党人伊·姆洛杰茨基行刺最高特别措施委员会主席米·塔·洛利斯–美里科夫公爵（未遂）。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此十分激动。　阿·苏沃林来访，他们谈

及不久前的冬宫爆炸案（民粹派一工人谋刺亚历山大二世未遂）。作家说：假如他们偶然听说有人想炸冬宫，要不是怕“背上一个告密者的恶名”，“我们也许会去报信”，因为“这太可怕了，这是犯罪”。据苏沃林说，作家还谈到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第 2 部——以阿廖沙·卡拉马佐夫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的计划，在这部小说中阿廖沙将成为一名“革命者”。（因作家不久逝世，这部小说没有写成。）

4 月 5 日　俄罗斯语文爱好者协会主席兼《俄国思想》主编谢·安·尤里耶夫获悉作家有意在普希金纪念像揭幕典礼上讲话，来函邀请他参加。作家先后函复，表示愿意在《俄国思想》上发表论普希金的文章，并将应邀参加典礼。

4 月　批评家帕·安年科夫在《欧洲导报》上发表的回忆录《美好的十年》中谈到作家青年时代自命不凡——要求《彼得堡文集》刊出他的小说时，在书页上应加花边。作家在《新时代》（5 月 18 日）上予以反驳，说这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事”。

5 月 11 日　爱斯拉夫人福利协会委派与伊·佐洛塔耶夫（他曾与普希金相识）作为协会代表参加普希金纪念会。

5 月 23 日　晚上抵达莫斯科。谢·尤里耶夫、弗·米·拉夫罗夫、伊·谢·阿克萨科夫等人到车站欢迎。

6 月 5 日　在莫斯科市议会欢迎（代表团）会上，认识了普希金的女儿娜·亚·梅连别尔格并与她交谈。

6 月 6 日　普希金纪念像揭幕。作为纪念活动之一，俄罗斯语文爱好者协会于 7 日和 8 日举行两次公开集会。伊·屠格涅夫在第一次集会上发言，作家在第二次集会

上发表演说（演说稿经过反复修改），演说词中凝聚了他多年来关于俄国社会和人类未来命运的想法。他认为知识阶层必须同人民相结合，用人民的真理去医治“俄国历史上的受难者”，而要使这些受难者得到慰藉，必须实现全世界和全人类的幸福。在场听众热烈地欢迎他的讲话，向他献上桂冠。俄罗斯语文爱好者协会一致同意选举他为名誉会员。当晚他来到普希金纪念像前，把花冠放在纪念像台脚上。

6 月 11 日　从莫斯科回到旧鲁萨，在这里度过夏天，直至初秋。

6 月 13 日　“关于普希金的演说”在《莫斯科新闻》上刊出（8 月号《作家日记》上重新发表了这一演说的修订稿）。它引起自由主义者亚·德·格拉多夫斯基（《呼声报》6 月 25 日）和民主主义者格·伊·乌斯宾斯基（《祖国纪事》第 7 期）的批评。伊·屠格涅夫也于 7 月 15 日在巴黎激烈地加以批评，并对俄国社会热烈欢迎演讲中的“全人类的人”的说教而表示愤慨。

9 月 26 日　列夫·托尔斯泰致函尼·斯特拉霍夫，谈到《死屋手记》，称它为“包括普希金在内的整个近代文学中的杰作”。

10 月 7 日　自旧鲁萨前往彼得堡。

11 月 8 日　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尾声”寄往《俄国导报》编辑部，并附函致尼·柳比莫夫说：“这部长篇小说写完了！写了三年，发表了两年——对我来说这是个有纪念意义的时刻……请允许我不同您道别。须知我指望再活上二十年，再写它二十年。”（按：他一般不愿说“告别”，而是说“再见”。）

本年3月、4月、10月、11月　多次参加各种文学晚会，分别朗诵《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和普希金、果戈理的作品等，博得热烈赞赏。

本年　未来的著名象征主义诗人、年仅十五岁的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来访，并朗读了自己的诗稿。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说："要写得好，就得吃苦，要吃苦！"

本年　记事簿上写着他的两段名言："以充分的现实主义在人身上发现人。这主要是俄罗斯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我当然具有人民性（因为我的倾向来自人民的基督精神的深处）。——虽然现在的俄国人民不知道我，但未来的俄国人民是会知道的。""……人们称我为心理学家，不对，我只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即描写人的心灵的全部深度。"

1881　1月23日　作家夫人在日记中写道：他"经常想拥有庄园"。在她的回忆录里也一再谈到作家一生负债累累，十分拮据，他总是说："等我还清了债，购置一片不大的田庄，以后我们就可以部分地依靠田庄的收入生活。"

1月25日　阿·迈科夫、尼·斯特拉霍夫、奥·米勒等来访，与他约定29日在普希金晚会上发言，但他已经不能践诺了。

1月26日　据作家的女儿柳博芙回忆，这一天作家的妹妹薇拉·伊万诺娃在他家午餐。她来彼得堡，打算说服他让妹妹们都能分到姨母亚·费·库马宁娜遗产中赠与他的那部分地产。兄妹间激烈争吵。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自己的书房，随之吐血。　致函尼·柳比莫夫，请求对方寄来《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稿费的余款——四千卢布，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请求"。显然，信写于吐血

之后。　下午五时半，医生来，扣诊胸部时又一次出血。作家失去知觉。苏醒后，在他请求下，他夫人请来梅戈尔斯基神父，他心平气和地长时间作了忏悔，并进了圣餐。七时左右，与夫人和子女告别。

1月27日　没有再吐血。苏沃林印刷厂的排字工长送来《作家日记》最后一期定稿大样。由于要控制在两个印张里，必须压缩。作家花了约半个小时，向夫人口授两处改动。许多探视者均被挡驾。　据阿·苏沃林回忆，当时“他时而等待迅速迫近的死亡，做出安排，为家庭的命运焦急不安；时而精神振作，思考并幻想未来的工作，谈论孩子们如何长大，他又怎样培养他们……”

1月28日　晨七时，对夫人说，他大概会在当天死去。从早晨起，又开始吐血。几次叫来孩子们，同他们诀别。下午六时半，吐血，不省人事。八时三十八分逝世。

1月29日　《作家日记》1881年1月号（也是最后一期）出版。

1月31日　遗体安葬在亚历山德罗-涅夫斯基大寺院院墙内的季赫文公墓、俄国诗人瓦·茹科夫斯基墓旁。据他夫人回忆，他生前嘱咐：不要把他埋葬在沃尔科夫墓地，他不愿与“那些政敌”（当指别林斯基等）为伍，但希望能与涅克拉索夫为邻。

1882—1883　作家身后第一次出版全集（十四卷集，附有传记、书简及记事簿中的札记）。

（陈思红　编）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书信集　下
作者=陈燊主编
页数=1303
SS号=12684253
DX号=000007630037
出版日期=2010.01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致柳·亚·奥日金娜（１８７７年１２月１７日）
致斯·德·亚诺夫斯基（１８７７年１２月１７日）
致康·斯·韦谢洛夫斯基（１８７８年2月８日）
致尼·叶·格里申科（１８７８年2月２８日）
致柳·阿·奥日金娜（１８７８年2月２８日）
致尼·卢·奥兹米多夫（１８７８年2月）
致弗·瓦·米哈伊洛夫（１８７８年3月１６日）
致尼·帕·彼得松（１８７８年3月２４日）
致亚·彼·乌马涅茨（１８７８年3月２４日）
致一个姓名不详的人（１８７８年3月２７日）
致列·瓦·格里戈里耶夫（１８７８年3月２７日）
致费·费·拉杰茨基（１８７８年4月１６日）
致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们（１８７８年4月１８日）
致埃·阿布（１８７８年4月2日）
致安·帕·菲洛索福娃（１８７８年5月８日）
致尼·米·陀思妥耶夫斯基（１８７８年5月１６日）
致列·瓦·格里戈里耶夫（１８７８年7月２１日）
致维·费·普齐科维奇（１８７８年8月２９日）
致尼·阿·柳比莫夫（１８７９年1月３０日）
致康·康·罗曼诺夫（１８７９年3月１５日）
致维·费·普齐科维奇（１８７９年5月3日）
致尼·阿·柳比莫夫（１８７９年5月１０日）
致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１８７９年5月１９日）
致尼·阿·柳比莫夫（１８７９年5月２５日）
致尼·阿·柳比莫夫（１８７９年6月１１日）
致叶·安·施塔肯施奈德（１８７９年6月１５日）
致安·帕·菲洛索福娃（１８７９年7月１１日）
致维·费·普齐科维奇（１８７９年7月２８日）
致尼·阿·柳比莫夫（１８７９年8月7日）
致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１８７９年8月9日）
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１８７９年8月１３日）
致维·费·普齐科维奇（１８７９年8月２３日）
致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１８７９年8月２４日）
致尼·阿·柳比莫夫（１８７９年9月１６日）
致致Ｅ．Ｈ．列别杰娃（１８７９年１１月8日）
致尼·阿·柳比莫夫（１８７９年１１月１６日）
致尼·阿·柳比莫夫（１８７９年１２月8日）
致米·尼·卡特科夫（１８７９年１２月１２日）
致尼·阿·柳比莫夫（１８７９年１２月１２日）
致一个无法查明姓名的人（女子高级讲座学员）（１８８０年1月１５日
）
致维·费·普齐科维奇（１８８０年1月２１日）
致谢·安·尤里耶夫（１８８０年4月9日）